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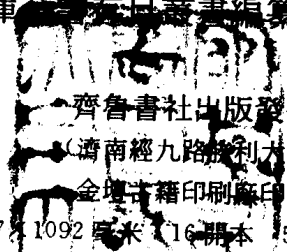


208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

〔明〕南軒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刻本

..... 一

龍飛紀畧八卷

〔明〕吳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吳天祿等刻本

..... 四一二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一)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 六八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

卷

〔明〕南軒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鑑綱目

前編二十五卷》提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序

六籍而下則惟史矣於是涑水有通鑑新安緣而綱目之然皆自威烈以後而金氏又等而上斷之唐虞茲前編所中名也於乎漸拓漸詳漸詳漸備夫復何加第庖義氏萬世文字鼻祖不宜闕如不載而經語與諸子之說同例而共書之又豈其體邪兼之泥沿附會中所未免則金氏不無遺議焉渭上先生蚤年博綜率弗安于其衷也犂壯遊金馬閱銓曹歷藩臬皆燕無釋卷退而逸于渭上肆力舊業益窺變與于是矣以庖義氏而來循倣新安犂然爲綱目也者其中書法有釐一二而見解間附之乃自命曰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年八襲而書得就以示弟子不敏不敏受讀竟卷喟然曰斯其不朽也與哉

本之聖經而變其體參之外紀而祛其紕其所
釐解率根極理道又皆發前人未發而萬世復
有作者莫以易其言也則于涑水新安足鼎立
而神助仁山氏者良匪眇眇矣豈兀兀咕嚕劇
襲故摩之爲眩騁者哉蓋先生世父與其父海
內所稱爲瑞泉姜泉兩公者也嘗卒業文成議
下淵源所自先生邃于致知之學矣是故知言
也嗟夫先生具公輔之器懷匡濟之略而位不
滿才蘊未究施情溢爲文志見乎詞子儕若孫
翩翩文學士而里內諸賢豪又多所及門咸真
能佐一語而矧于不敏陸陸者乎竊效贊聞之
力也所艷慕焉

中門人楊光訓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辨體

軒按六經以闡道爲主古史以紀事爲主。
義各有重故其體亦不同仁山金氏編唐
虞三代事乃全錄書詩二經語夫書詩既
由孔子刪定爲經則萬世之下人人自當
知所尊而誦之矣何事復錄于此若欲叙
述唐虞三代世次並治跡只作編年書其
因革舉措之大者如春秋例庶得綱目之
體耳。

軒聞之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
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
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
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
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

此大政記
所以不廢

金。滕。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嘗。三。復。潛。思。殆。有。味。乎。其。言。之。也。蓋。編。年。通。紀。爲。詳。盡。而。別。記。則。惟。識。其。大。者。而。已。其。體。固。自。不。同。若。詩。經。唯。詳。載。成。周。一。代。歌。謠。以。示。勸。懲。而。商。頌。特。數。章。耳。又。一。體。也。金。氏。既。遵。春。秋。之。例。作。前。編。矣。乃。復。全。錄。二。經。之。語。爲。綱。似。非。古。史。本。意。且。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與。經。語。並。提。大。書。殊。失。尊。經。之。體。竊。擬。更。定。編。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而。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分。注。爲。目。庶。得。古。史。通。紀。之。遺。意。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辨疑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者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大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

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定書。大抵鴻荒闢遠。不可得而詳矣。况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闢之可也。雙湖胡氏曰。天地肇判。邃古遐邇。厥詳曷聞。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它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李

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記五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譌乎胡氏之論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王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即三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昭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

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庶幾仲尼之意云耳

道原劉氏曰六經惟春秋及易象象文言說卦序卦襍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不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包羲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孔頴達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采其文辭論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

氏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

渭上子曰予讀通鑑前編外紀見其辨論三皇五帝之稱者衆矣獨道原劉氏雙湖胡氏頗爲近理第劉氏作外紀猶信百家之說識者譏其是非謬於聖人而胡氏則又尚泥三五之數以貽後學之疑余不知其何謂也故并錄二氏之語俟大方君子訂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原始

軒按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初命三晉大夫爲諸侯蓋悼王制墮盡於此特用爲萬世戒耳而朱文公則又遵春秋編年之例作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而王霸淑慝之辨治亂興亡之跡昭垂萬世此固先哲述作托始之微

通鑑綱目 原始

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備仁山金氏則以尚書爲據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表年係事名曰通鑑前編足稱全史矣乃陳氏子桎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溯自盤古迄於高辛述爲通鑑外紀以冠金氏之編亦可爲稽古者資也顧其中多不經之談讀者率歎其非傳信

之書云余嘗旁觀六經獨易大傳稱說伏

義神農黃帝堯舜尚書亦唯稽自堯舜以下而上古俱未之及蓋聖人不語怪不傳疑唯筆其善足爲法惡足爲戒核而可信者耳故當孔子刪述六經時其於諸所無稽之談悉削之不道矣且則圖畫卦洎書契甲歷諸制作卓爲萬世文字之祖帝王

通鑑綱目 原始

治平之源此伏羲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宜爲振古帝王冠則作史者當自伏羲造端無疑也若夫五帝三王之稱固孔子所未道唯編年書事如春秋例可矣第年月干支間有無從攷者則須闕之而直書其事亦庶乎其爲傳信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引

自記稱史載筆左右勳言書之金匱所藏國家
代有若所臚列千古殷鑑廢興又其善志直道
而行匹夫奚臯焉大成不可繼矣子長孟堅爲
漢南董後世猶或非之何則飾采損真炫奇謬
聖方之一字均乎說鈴唯是史曰通鑑宋司馬
文正公實創爲之紫陽用作綱目編年綴事比

通鑑綱目 自引

于春秋爰始命晉取義微乎而隆古闕然近世
若綱目前編獨載堯以來而諸史會編乃昉小
司馬補史洎劉氏外史源自盤古參以三皇竊
嘗管窺殊未足馮其何能自證于博物君子也
家食數年陳力具是裒次起于伏羲下迄周季
合若干卷蓋非敢與有宋二家齒唯以直寫臆
見俟大方訂焉兩華子曰予選在中秘時撰石

室習掌故即一日著作之庭竝世焉猶思或失
之况將昭嫩刺于繇邇其若之何不幾爲耳食
者流於乎當吾在而難而距古之世不知其幾
千萬年乃反易其難七觀五例實得微辭左國
而還載籍極博辟之蓋標是用爲翼予采其可
攷信者著于篇又未嘗不惕朕若有所失云

時

通鑑綱目 自引

皇明萬曆乙未孟春朔

賜進士出身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
士渭上南軒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義例

一編年書事取法春秋非敢僭爲擬經也蓋春秋本因魯史而作褒貶功罪一字不浮誠爲史書之準的萬世不刊之典矣以故溫公通鑑文公綱目皆不能外是而自爲之制焉予不敏顧獨敢妄作而不聖經是遵哉

通鑑綱目義例

十一

前編

一有綱必有目而目之所載直書某籍某氏曰而不叙成一家之言者蓋以摘文之際不無筆削或字語少有軒輊恐意義失真非實錄矣故唯直述原詞不敢妄加鉛槧使觀者知其事實所從出足以傳信云爾且予居常誦讀隨有見解惟是一二可自諒其不謬于理者附於諸家語後又未敢

悉有所贅也

一帝摯以前世邈籍湮干支時月無從稽矣不可以編年例也帝堯以後通以干支編年各係事實乃有數年不書者攷之經史無所載源自孔子時嘗歎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蓋已傷之矣今曷敢臆書焉間有無事而書年者豈唯原史不可削亦春秋明

通鑑綱目義例

十二

前編

天道以定人事之意耳
一千支年歲類以天王履歷大書於上而列國年號則皆分注於其下所以大一統也
一自周平王四十八年以前不敢如前編以五經與諸子語並書予謂尊經固矣爰自平王四十九年以後其編年書事又豈敢外春秋而輒自妄作也哉乃唯取諸經及

其傳有關於尊周攘夷崇王抑霸足爲萬世植綱常者仍以編年書之亦金氏會編意也

一凡綱目所載唯隆古聖賢所制作足開萬世之利用及後世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其他小德細行無容悉錄焉

一春秋凡列國交聘於魯皆書曰來蓋因魯史而作不得不以魯爲主也今以周天子爲主則唯朝聘於周者稱來而列國不得僭矣所以示尊王也

一諸侯書薨周制也春秋以後僭竊甚矣故皆書卒抑之也於魯獨書薨者孔子魯臣也尊宗國也今通書卒宜矣

一凡統系名號卽位崩葬篡賊祭祀行幸

會分封征伐廢罷災祥俱依文公綱目及金氏會編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目錄

卷一

起伏羲氏

終帝嚳

卷二

起唐帝堯元載

終帝堯一百有二載

卷三

起虞帝舜元載

終帝舜五十載

卷四

起夏后禹元歲

終夏桀五十有二歲

卷五

通鑑綱目
目錄

前編

起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終小乙二十有八祀

卷六

起殷王高宗元祀

終紂辛三十有二祀

卷七

起周武王十有三年

終武王十有九年

卷八

起周成王元年

終成王三十有七年

卷九

起周康王元年

終厲王五十有一年

通鑑綱目
目錄

二

前編

卷十

起周宣王元年

終幽王十有一年

卷十一

起周平王元年

終平王五十有一年

卷十二

通鑑綱目 目錄

起周桓王元年

終桓王二十有三年

卷十三

起周莊王元年

終僖王五年

卷十四

起周惠王元年

終惠王二十有五年

卷十五

起周襄王元年

終襄王十有六年

卷十六

起周襄王十有七年

終襄王三十有三年

通鑑綱目 目錄

卷十七

起周頃王元年

終匡王六年

卷十八

起周定王元年

終定王二十有一年

卷十九

起周簡王元年

終簡王十有四年

卷二十

起周靈王元年

終靈王二十有七年

卷二十一

起周景王元年

終景王二十有五年

卷二十二

起周敬王元年

終敬王十有九年

卷二十三

起周敬王二十年

終敬王三十有四年

通鑑綱目

目錄

五

前編

卷二十四

起周敬王三十有五年

終敬王四十有四年

卷二十五

起周元王元年

終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通鑑綱目

目錄

前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一

史官陳仁錫詳聞

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

外紀曰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釋義曰華胥未詳何謂按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陵乃上古國君或疑卽此又按一統志成紀地名伏羲生於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今省入秦州屬鞏昌府○家語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

通鑑綱目卷之一 太昊伏羲氏 一 前編

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國語曰風者天地之正氣鼓動萬物之謂又王者之聲教也伏羲以木德王天下故以風爲姓

作都于陳

釋義曰節節總也天子居以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陳邑名按一統志古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今爲州屬開封府

教民佃漁畜牧

史記

書八卦造書契

外紀曰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臥則哇哇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犧氏○釋義曰哇臥聲又開昌也卽莊子所謂口哇而不合也吁嘆聲也佃獵獸也漁捕魚也牛羊豕曰牲犧色純者也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

日厨

外紀曰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龍馬負圖于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釋義曰書畫字也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也五曰假借謂今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此即教學也知理而不知數無把持亦無變動故政教繁而兵

作甲曆定歲時

外紀曰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南西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外紀曰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嫁約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流○釋義曰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為妻曰娶儷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為禮後世納幣本於此○陳殷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

以龍紀官

外紀曰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居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粟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粟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

造琴瑟

而政化大洽○釋義曰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外紀曰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世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明之賦以合天人之和繩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員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達靈成性

帝崩葬于陳 神農氏繼世踐位

外紀曰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居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粟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粟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

軒按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相皇中央大庭聚陸驪連渾沌赫胥尊盧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有五氏相繼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攷伏羲命官十五氏

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為當時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國者。未知孰是。且問多無稽不經之語。故姑闕之。唯依易大傳。即以神農氏繼之云。

神農氏以火德王

外紀曰。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釋義曰。按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蟠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即此。

通鑑綱目卷之一 炎帝神農氏

五

都陳遷于曲阜

初。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藝音藝

外紀曰。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和地宜。釐木為耜。揉木為耨。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斯民居安食力。而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曰神農氏。○左傳注曰。天死曰札。

古之醫藥
神農氏之醫藥
神農氏之醫藥
神農氏之醫藥

始為日中之市

外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怒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紀官

外紀曰。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為火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釋義曰。鶉。火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注云。南方七宿曰鶉首。鶉尾。鶉火。蓋鶉鳥無尾。故以翼為其尾云。

通鑑綱目卷之一 炎帝神農氏

六

帝崩於長沙茶鄉

在位百子臨魁踐位

外紀曰。炎帝之世。諸侯風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殺之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釋義曰。茶鄉。即今之茶陵州。屬長沙府。

帝臨魁在位八十年

崩子承踐位

帝承在位六十年

崩子明踐位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崩子宜踐位

帝宜在位四十五年崩子來踐位

帝來在位四十八年崩子裏踐位

帝裏在位四十二年崩曾孫榆罔踐位

外紀曰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及克戲皆不得承帝位克生于榆罔帝裏崩榆罔嗣

位

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廢姜氏遂亡有熊氏繼

世而立

通鑑綱目卷之一帝堯舜禹湯

七

前編

外紀曰榆罔帝裏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為政東急務乘人而關其捷於是諸侯携貳其臣

蚩尤作亂帝遜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之立五十五年

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潞神農氏遂亡○又曰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

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稷有子曰慶甲或云嘗嗣炎帝云○又曰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

帝司徒祝融生術器術器生勾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

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為堯共工寔生伯夷封于呂為舜四岳其後呂尚佐周有功周

齊于

黃帝有熊氏以土德王

外紀曰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為諸侯帝榆罔之世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

繞斗而有娠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索隱曰按有土德

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又曰少典者諸侯之國號非人名

也○徐齊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叙齊史記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濬齊

亦並通

通鑑綱目卷之一黃帝有熊氏

八

前編

及炎帝戰于阪泉

外紀曰神農氏公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能征於是軒轅習用于戈以征不享諸侯咸

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

熊羆貔貅驅虎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春秋傳曰我所欲曰及故

戰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服虔曰阪泉地名在上谷郡○釋義曰干櫓也戈戟也拾

遺記曰伏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器起于太昊矣○爾雅曰熊羆貔貅驅

虎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擣獸獸即服牛乘馬之類也○熊胡容切獸

似豕罷通眉切獸似熊羆蒲麋反豹屬貅翌尤ッ豹屬羆救朱切獸似狸

誅蚩尤於涿鹿

外紀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顓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于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陳殷曰指南車古制不可考唐憲宗始定其制車上有樓四角刻木龍又刻仙人于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亦通

諸侯尊帝為天子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外紀曰軒轅自涿鹿誅蚩尤逐天下諸侯共尊為天子以代神農氏治天下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外紀曰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仍以雲名官號為雲師○應劭曰春官為青雲夏官為

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立六相暨史官

外紀曰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又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為樂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釋義曰祝融大封后土皆黃帝臣名司徒司馬皆官名李古官即大理之職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于四方使為李春秋元命包曰堯得皋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劉向新序楚平王以伍奢為大理犬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元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又曰帝命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外紀曰外紀以史皇氏為倉帝名頡初文字又謂黃帝命倉頡為左史制字未知孰是且以倉頡列伏羲之前又謂伏羲造書契則畫卦時已有文字矣何先儒乃謂有畫無文也世遂傳疑殊不可曉

立占天官

外紀曰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史占星關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事物紀原曰黃帝置靈臺以爲測候之所唐改太史爲司天監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其小吏有靈臺郎時乾元元年也

命大撓作甲子

外紀曰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支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通鑑綱目卷之一 黃帝有歷氏

十一

前編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曆

外紀曰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史蓋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大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欽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已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晁侯問於鬼史蓋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節于是時惠而辰從矣○事物紀原云蓋天即渾天

命隸首作數

儀也高陽氏造渾天儀黃帝爲蓋天則是渾天儀始於高陽氏矣○外紀曰六術者謂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史蓋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也○索隱曰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則是神策者神著也黃帝得神著遂因以推算曆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

通鑑綱目卷之一 黃帝有歷氏

十一

前編

命伶倫造律呂

外紀曰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而五量嘉矣衡即權衡也王幼學云權重衡平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與物鈞同而生衡所以知物之輕重也

外紀曰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

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又制十二簫、以象鳳凰
 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
 比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
 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
 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律呂志云、昔黃
 帝命伶倫造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
 呂、總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
 鐘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
 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
 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
 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鐘之律數
 入至林鐘、林鐘數入至太簇、太簇數入至南
 呂、南呂數入至姑洗、姑洗數入至應鍾、應鍾
 數入至蕤賓、周而復始也、○又云、黃者中之
 色也、鐘種也、陽氣潛萌於黃泉萬物滋萌於
 子而黃鐘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
 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鐘焉、○又云、十二
 簫一曰黃鐘之簫、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
 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其二曰大呂之
 簫、長八寸二分、圍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
 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
 生夷則、其三曰太簇之簫、長八寸、積實七百
 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其四曰夾鍾之
 簫、長七寸二分、圍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
 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
 一、下生無射、其五曰姑洗之簫、長七寸九分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黃帝有熊氏
 主 前

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八分、三分損一、
 下生應鍾、其六曰仲呂之簫、長六寸九分、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
 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
 黃鐘、其七曰蕤賓之簫、長六寸八分、八十一分、
 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
 強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其八曰林鐘之簫、長
 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
 生太簇、其九曰夷則之簫、長五寸七分、二百二十
 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五
 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十曰南呂之
 簫、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
 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其十一曰無射之
 簫、長四寸六分、寸之六十五、百六十分、寸之六千五百
 二十四、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
 分、益一、上生仲呂、其十二曰應鍾之簫、長四
 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廿六
 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陳氏曰、六
 律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
 申無射戌也、六呂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
 酉林鐘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
 候氣管名、律、法也、又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
 氣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
 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
 去一、故下生林鐘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
 一如林鐘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
 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鐘未至應鍾亥皆在
 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黃帝有熊氏
 主 前

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是上生
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
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鐘九以
林鐘六為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
生子則林鐘生太簇夷則生夾鐘之類是也
各依此推之可見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
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從黃鐘
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
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
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
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
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命樂後作十二鐘

通鑑綱目卷之一黃帝有虞氏
外紀曰帝命樂後鑄十二鐘協月
笛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外紀曰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
卷著之橙橘以道其和○釋義曰雲門大
卷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釋義曰雲門大
卷俱樂名黃帝所作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
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也橙橘也橘敵也俱
樂器祝狀如漆笛中有椎連底動之令左右
擊以起樂者敵狀如伏虎脊有二十七鉏鐻
刻以水長尺憂之以止樂者樂書曰咸池樂
名黃帝所作堯修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
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也○橙驅羊切

楊丘
暗切

作冕旒正衣裳

外紀曰帝作冕垂旒充績為玄衣黃裳以象
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
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袞冕衣裳之制興○
釋名云冕之言倪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
垂玉過目所以蔽明也袞冕十二旒以則天
數纁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二十四王祀昊
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
冕昏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
後垂三寸○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袞
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周登
日月于太常九章而已餘五服俱周制也○
輦呼回切飛舉貌翟徒的切山雉也

作器用

外紀曰帝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
器用作杵曰而穀粟始鑿作釜竈而民始粥
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飪以爲醴酪澤有橋
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揮作弓
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輶
神鉦以揚德建武○唐禮樂志云鼓吹本非
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為軍中樂於馬上奏
之唐制鼓吹有五部銑如鈴無舌有秉周禮

以金鏡止鼓也。角吹器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象。○通禮義纂曰：蚩尤師蚩蚩，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聲于黃帝氏也。黃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軍中置之，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鞞，裨助鼓節，今軍行馬上所擊是也。玄女請帝制鼓鞞，以當雷震。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鉦，內傳曰：玄女帝鑄鉦鏡，以擬電之聲。今之銅鑼是其遺制也。

作舟車

外紀曰：帝命共鼓化狐，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撈。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世本曰：共鼓化狐並黃帝臣也。○通典曰：上古聖人觀蓬轉而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轉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此車之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外紀曰：按易繫辭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是則車造自黃帝始。奚仲但改制之妙也。○左傳曰：龍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見於東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剡，空胡切。虛，其中也。剡，以冉切。削也。楫，所以進舟者，亦作機。

軒，按列剡二句，本之易繫辭。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為舟。拾遺記曰：軒皇變東桴。

作合宮

以造舟楫，蓋皆本易為言也。

外紀曰：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蘇氏演義曰：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作貨幣

外紀曰：帝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刑，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釋義曰：范，以模鑄金也。禮記：范金合土，亦作範。○鄭康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廣韻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食貨志曰：貨寶於金，利於刀，故曰金刀。○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

作內經

外紀曰：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飲色，寒暑溫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承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釋義曰：五氣，謂五行之氣。

即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外紀曰西陵氏之女嫫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皺疥之患後世祀為先蠶○皺七旬反皺也疥陟玉切手足中寒瘡也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外紀曰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旌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拔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峒南至於江北逐葦鶩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通鑑綱目卷之一黃帝有熊氏

九

前編

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則地著而數詳○說文云符之為言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如漢文帝銅虎符唐高祖銀龜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之類也○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正義云地著猶言土著也謂著土

皇極經世

屈軼生于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

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之比也

外紀曰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必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魚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鸞鳥不妄搏畜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捕焉○釋義曰羅廣布也按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上

通鑑綱目卷之一黃帝有熊氏

十

前編

帝崩于荆山之陽

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子玄囂

踐位

外紀曰帝德配天地宰制羣動故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至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鼎成崩焉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一統志云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西南五里○史記曰天下名山有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嘗遊首山其一也○一統志云河南府閩縣南二十五里有鑄鼎原昔軒轅鑄鼎於此橋山在延安府

中部縣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故名○雙湖胡氏曰義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為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汗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皆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殺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善乎胡氏之論曰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於天下至于今人蒙其惠雖夙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僊術騎龍升天者其妖妄矣言哉言乎

帝子二十有五人

外紀曰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絜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為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為十二姓曰祁已滕箴任荀嬉姑儀衣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為侯伯者十有九焉

軒按外紀生人以來得姓實始于此

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

外紀曰名摯姓已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

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曉日之明故號少昊金天氏也○或曰黃帝之子清是為青陽氏娶于類氏之女曰皇娥生摯於河之涓○索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忠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曰玄囂是為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為一人耳○又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而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

徙都于曲阜

史記曰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于曲阜即此處也○釋義曰窮桑地名在兗州府魯北城

鳳鳥來集以鳥紀官

史記曰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曰鳳鳥氏曆正也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曰伯趙氏司至者也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曰丹鳥氏司閉者也曰祝鳩氏司徒也曰鷹鳩氏司馬也曰鳩鳩氏司空也曰鳬鳩氏司寇也曰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維為五工

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說文云：鳳，瑞禽，羽毛之長，王者德盛則至。

作大淵之樂

史記曰：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

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高陽氏踐位

史記曰：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其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為工正，制弓矢，主視孤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為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帝別子四曰重、該、修、熙，其不才子曰窮奇。○外紀曰：葬于雲陽，故又曰雲陽氏。○釋義曰：按雲陽，即茶陵州，一統志云：少昊陵在兗州曲阜縣東，北二里，軒轅陵之東，前有石壇，石像，又有八卦石，歲時祭祀，則設祭器于上。○史記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故擾天常。○五峯胡氏曰：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眾矣。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誦惑斯民，為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神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

通鑑綱目卷之十 少昊金天氏

主

前編

高陽氏

焉不復知正身修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仗節死義，以三綱為己任，臨事不苟免乎。

高陽氏以水德王，色尚赤

史記曰：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初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少昊崩，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索隱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陳殿曰：高陽，蓋顓頊所興之地，名因以為氏，或謂開封府杞縣是也。

通鑑綱目卷之十 高陽氏

主

前編

都于帝丘，遷于高陽，制九州

皇甫謐曰：帝丘地名，今東郡濮陽是也。按一統志云：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有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又開州城東二十五里有顓頊城，一名東郭城，蓋顓頊古城也。又臨河廢縣東北三里，亦有顓頊城，未知孰是。○又曰：始建九州，統領萬國，按書稱禹別九州，非始于此，文獻通考諸書皆云：顓頊所制，今姑從之。

命五官

史記曰：顓頊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寔能金木。

及水乃俾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皆代為木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勾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

史記曰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賢民瀆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陳殷曰南正北正並官名重少昊子勾芒也黎顓項子祝融也司主也屬神謂明其祭祀之禮以屬之也屬民謂明其綱常之道以屬之也

改作曆象以建寅月為曆元

史記曰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旋于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為儀制驗其盈虛升降制曆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水東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曆宗○釋義曰營室天之宿名

作承雲之樂

史記曰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為圭木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於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雲○釋義曰按八風謂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也圭水曲未詳其義

帝崩葬于濮陽

在位七十八年

高辛氏踐位

史記曰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初娶鄒屠氏之女生盼明又娶勝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駘明如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為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篋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於昆吾篋鏗封於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於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為楚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莘生大費是為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為秦為趙○會編曰史記謂八愷皆高陽氏之子窮蟬為虞舜之先先正已辨其非今不錄

帝嚳高辛氏以木德王色尚黑

史記曰帝姬姓名爰祖曰少昊父曰橋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朴故也

都於亳

劉弘毅曰按一統志云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皇甫謐曰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即湯所都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古書亡滅未知孰得其寔

作六英之樂

史記曰帝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倕作鞀鼓鐘磬吹竽管壎篪名曰六英○釋義曰六英言天地四時之英華也

帝崩葬于頓丘

在位七十年壽九十有九歲

子摯踐位

史記曰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藩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

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既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生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嫫母氏女曰常儀生摯其不才子曰兜沈閔伯帝至是崩子摯嗣立

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弟放勳踐位

是為帝堯

史記曰甲午帝嚳崩摯嗣立乙未摯元載在位九年荒淫無度不修善政諸侯于是廢之而推尊堯為天子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帝摯九年

主

前編

軒按金縢曰帝摯以上雖有世有年難以甲子編定但紀其在位歲年今姑從之以備參攷然世遠傳聞亦難于盡信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

史官陳仁錫評閱

唐

唐帝堯元載帝自唐侯踐天子位於平陽以

火德王

太史公以
放勳為堯
之命為堯
舜禹之名
孔安國又
曰虞氏舜
名張晏又
曰禹湯皆
字也

史記本紀曰帝姓伊耆名放勳帝嘗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為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帝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

之國後從者故曰伊氏年十有三帝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為唐侯摯在位九年荒淫暴虐天人厭棄之諸侯尊帝為天子年十有六踐天子之位于平陽以火德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家語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通志曰堯生以甲申即位以甲辰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金鑑曰按歲首月正建寅肇自顓帝唐虞因之詳見禹元年又按堯感赤龍之祥而生胡氏謂即漢史所載蒼龍之祥之類也

軒按太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為名安國之說宋儒固多宗之而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似為近之

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若馬融諸儒乃以堯舜禹為謚則謬矣蓋謚舉於前古所未有也

堯典

史記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能明馴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合和萬國○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讀曰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尚書作俊德孔傳云能明用俊德之士與此意別○孔傳曰九族自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百姓百官協合黎衆言天下衆民皆變化風俗大和

通鑑綱目卷之二

二

軒按索隱以克明俊德屬堯而孔傳乃謂能明用俊德之士其義亦通然據曾子傳大學引克明峻德而結之曰自明則屬之堯者為是其謂百姓為百官孔疏引左傳天子建德因生賜姓為說至疏舜典百姓不親乃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夫曰天下則百姓似屬民矣何自矛盾

命義和作曆象以授民時

堯典

通志曰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為義和氏乃命以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為四序以授民時義仲居嶠夷理東作

以殷春中，義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曜無真，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故重黎世故天地，○前編曰：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係之元年，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義和立象儀，則是命義和，帝堯即位之初政也。○又曰：義和二氏也，曆紀繫之書也，象者觀天之器，即所謂璣衡之屬是也。上古因時作事，而曆法未備，帝堯始為曆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後世渾儀實始于此。○又曰：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皆奏義、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唐高祖元載 三 前編

則義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

乙 二載命義和置閏法定四時成歲 語詳書堯典

前編曰：帝既命義和曆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歲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曆家所定章法，助於此，上古民淳事簡，曆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故九釐百工，庶績咸熙焉。○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躡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

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月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曰：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前編曰：按章法雖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為曆元矣。○朱子曰：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唐高祖元載 四 前編

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前編曰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之言天者常密而曆則疎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應○定曆推天則曆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鼎宋壁一度中堯去宋三千五百餘歲堯曆中星與日所次差四十餘度矣

丙午三載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三載

五

前編

軒按孔子修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已未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其於二十四十二年之間雖或無事必書首時子朱子修通鑑綱目於舊史無事不書之年亦著其甲子某歲年以法春秋編年之例說者謂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也愚謂天道明於上則人道定於下而統可正矣此春秋重時之微意也故遵之而發例於此

戊申五載南夷越蒙氏來朝獻大龜

通志曰陶唐之世南夷有越蒙氏重譯來朝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歷○史記曰堯之庭有艸生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

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金縢曰按二事揆之於理似荒唐難信蓋隆古聖人法天立道或者天顯其瑞應之是即河圖屈軼之類也

庚戌七載麒麟遊于郊數鳳凰巢于阿閣

羅氏路史曰帝堯在位七年民不作武鵬又逃於絕域麒麟遊於數澤則能信於人○通志曰陶唐之世景星見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鳳凰巢于阿閣龍見宮沼宮中一日而十瑞○陸氏曰麟色正黃圓蹄王者至仁乃出○朱子曰麟麋身牛尾而馬蹄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說文曰鳳凰神鳥也其像鴻前鴈後蛇頸魚尾鸛頸鸞思龍文龜背燕領鷄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焉

乙卯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孔子曰帝堯之臨民以十二傳曰十二載一巡狩也○孟子曰晏子謂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通志曰巡狩告成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悅則曰我悅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懼幸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治

史 9-30

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
以爲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獄之薦
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慄
瞽瞍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已能順其親使
不至于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
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前編曰按瞽瞍之欲
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
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于常欲殺舜
也然瞽瞍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
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
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祖能守其國者也其
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
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
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
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
如後世之泰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
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與故
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
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有謂舜見
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
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
敗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
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
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
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
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說之迹而在於發明聖
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
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

辯矣

甲辰六十有一載洪水爲患咨四嶽舉鯀命爲司

空俾又堯詳書堯典

通志曰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
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曰洪水滔天懷
山襄陵堯憂民之憂而求治水者羣臣四嶽
皆舉高陽氏之子伯鯀堯封鯀爲崇伯使之
治水鯀乃興徒役而作九仞之城記無成功

壬戌六十有九載鯀治水績用弗成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唐帝堯六十一至六十九

前編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
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
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
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
自任益強弗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
矣是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前編曰
按周漢以來諸史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
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又九載無成而
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始
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
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
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于其間
多爲隄防以節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濫
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六蓋謂此

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鯀之舉鯀也，方命圯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蓋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倖遠衆，易于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弃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訖潰于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弃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隄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滄濟，澤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障之也，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圯族，况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罪也。鯀既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于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為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滄川而已，中間畫井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 六十九 虞夏 前編

所聞異詞
謂立子定
哀以信
祖備以爲
遺世三代
以上耶

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教化于八年之間，定于萬世之計，此禹之所以爲不可及也。

七十載後虞舜登庸。二女嬪于虞。

孟子曰：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是天子而友匹夫也。○通志曰：堯以年老欲異位，而丹朱驕，不可授，乃以天下授許由，許由不受，乃訪諸四岳，岳曰：有鰥民曰虞舜，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傲，舜以孝道誥其家，使不至于惡，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封之有虞，而爲諸侯。○前編曰：按史稱黃帝之曾孫，瞽瞍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旬，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潰姓，亂序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晉歐陽氏謂司馬談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于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嫗，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嫗，而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爲周公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 七十 虞夏 前編

之書也。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于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虞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慕並耕耨而言，則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慕以至于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也。且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絕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也？上古之時，有同產而為夫婦者，帝高陽投諸海外之野，以為夷狄。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為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于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為同高祖之族。

方

為羣從玄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內，為父母所惡，屢瀕于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禽獸，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

舜謹徽五典，納于百揆。語詳書堯典。

蔡氏曰：徽五典，蓋使舜為司徒之官也。納百揆，此蓋揆度庶政之官，猶周官所謂冢宰也。

舜命八愷王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于四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敫、綽、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瑩、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前編曰：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

之世其故家遺俗也高辛氏才子
之云亦然故世稱總謂之十六族

軒按尚書無八愷八元之稱而左傳稱之
必有所據但謂帝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夫
以堯之聖豈有多賢且名族一無所知知
而一不能舉者斯言恐悞或者堯老不及
舉付之
舜耳

七十有一載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殛鯀于
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惡獸也能為人害故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帝堯七十一載 主 前編

天下之人目為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
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程
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
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
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
舉舜于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各
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
而誅竄之也○前編曰莊子釋文謂堯六十
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
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賓于四門舜歷
試之時錄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錄無成功舜
臣堯舉黜幽之典于是有羽山之放驩兜之
北周罔上亦亟黜之至于三苗就竄疑未能
若是速也所以書敘四罪總于攝位之季太

史克以舜賓四門殛鯀放驩兜故併以流四
凶族繫之兩事之前後舊必有考然四罪之
行皆堯七十載舜登庸之後非六十年間事
也意者六字之訛與今追正其訛繫之七十
年以後○又曰按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
害者古者聖人爲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
平土故四裔無人
之境魑魅聚焉

七十有二載舜納於大麓乃使禹平水土益
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
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濬濟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
而食也當是時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
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史記曰堯使
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
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
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

天地鬼神亦或相之歟○前編曰書敘紂于
 大麓為舜歷試之終事今係之歷試之三年
 兼錄以七十載極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
 舜舉之也○大紀命禹益棄皆係之此年今從
 之○又曰或云納于大麓蓋納于泰山之麓
 使之主祭也烈風雷雨弗迷百神享之也蓋
 堯時會有風雷之變使舜禱之泰山而息也
 按淮南子外紀亦言堯有大風之變今不敢
 信用且依史記蘇氏之說○又曰按洪水之
 為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
 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
 鮮食暨稷奏艱食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視鯀
 之方命圯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必得
 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
 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獨不關諸
 人事與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
 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
 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
 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
 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
 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
 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
 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
 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
 子朱之不肯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
 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于制亂故水之為
 災也則敷治子之不肯也則與賢舜禹並與

進

退

文祖

堯典 語詳書

丙辰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於天舜受終于

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爭其為治也然
 則世皆以堯舜為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
 善治亂之君後之為
 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通志曰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之祖廟以明
 天下之重不敢以已授也○子王子曰按論
 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前編曰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
 也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唐帝堯七十三載

太

前編

舜乃齊七政隆羣祀輯五瑞觀羣牧班瑞于羣
 后。語詳書
 堯典

前編曰按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以
 玉為機以象天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
 辰之位次以玉為橫簡推其分度時節以窺
 天而與璣合義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
 儀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形似
 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
 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
 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亦三十六度高高正當天中極南五十五度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七十三歲 九

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環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睹璣玉衡遺法也。○儀禮曆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為之，開元時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為之，宋張思訓創為，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于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朱子曰：本朝置儀三重，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以準地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半出地上，半入地下，結于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

敬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七十三歲 十

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秋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軸，以水激之，使日夜隨天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最內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四方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言受終觀象之後，以攝位告也。合五等諸侯，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于京，是日日觀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受命者也。○丁七十有四載，舜巡狩方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曰：四時日月，侯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陰陽各六，凡十二管，黃鐘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重濁，而舒遲短者聲

高輕清而烈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
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寡
則黃鐘之管容秬黍一千一百以爲倫而十
倫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
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倫所容千二百黍
重十二銖兩倫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
鈞四鈞爲石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
之國有不一者則審而後之也時月之差由
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
子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
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
此修五禮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器即五禮
之器如同也按如五器即禮記所謂考制度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唐帝堯七十四載
主前編

衣服正之
之類也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堯典
語詳書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
侯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前編曰
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
山乃中嶽崑崙高不得爲中嶽據爾雅河西嶽
河南嶽河東泰江南衡則嶽山乃西嶽而華
乃中嶽爾崑崙高之爲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
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泰嶽今猶謂之
霍泰山則堯都冀州蓋以泰嶽爲中嶽爾雅

除

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禹貢所
山一名嶽山又名吳嶽今在隴州者是也然
則唐虞五嶽當以岍爲西嶽泰嶽爲中嶽而
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黃帝以潛霍爲
山之副然則秦以岍爲西嶽漢武徙衡山之
神于霍山歷代加封岍山多以西嶽爲言蓋
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嶽稱岱宗而南西北三
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觀羣后道里
之宜爾不必拘於嵩華之爲嶽
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戊午
七十有五載流共工於幽州
堯典
語詳書

前編曰幽州北裔
也當是遼東地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唐帝堯七十五載
主前編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於三危
堯典
語在書

前編曰按三苗西裔也隋書曰党項羌者蓋
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獮狁
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接葉護南北數千里三
危山名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曰居此山也
○又曰按諸儒言書者稱苗民繼蚩尤之暴
而楚語稱三苗復九黎之德孔安國遂謂蚩
尤爲九黎之君夫蚩尤炎帝之六弟侯也九
黎少昊之末諸侯也其時相去遠矣孔氏合
而言之故說者疑辨特詳然皆不得書之意
夫呂刑之書爲訓刑作也則推所以立刑之
由楚語觀射父爲絕地天通而言也則推巫
鬼之由推立刑之由則本蚩尤之爲亂推巫

鬼之中。則述九黎之爲昏。上古之世。其民淳朴。在下無罪。在上無刑。至蚩尤始爲亂。延及平民。無不寇賊。賜義。姦尤奪攘。于是聖人矯正而虐劉之。此刑之所爲作也。刑以制亂。非有國者所尚也。不得已而後用之。爾而有苗遂並刑以爲害。民始有不得其生者矣。于是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而巫祝之事興焉。巫祝之事。蓋九黎之遺習也。呂刑楚語所指不同。學者多合而言之。其失久矣。

軒按呂刑楚語詳在書經傳仁山金氏辯之極是

制五刑

語詳書堯典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帝堯七十六載

重

前編

朱子曰書云象以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有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朴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贖。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人有不幸而入于青災者。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姑謂有恃終謂再犯。若有怙終而入于刑者。則雖當有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節。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才。

未大畧盡之矣。雖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庚申七十有七載作大章樂

語在戴禮樂記

漢禮樂志曰堯作樂名曰大章。○通志曰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麋。駘置正而鼓之。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以致舞獸。絳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或曰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乃命益八絃。爲二十三絃之瑟。夔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黎欲益求人。舜曰一夔足矣。

辛酉七十有八載舜巡狩方嶽

神龜負文出於洛

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成功因定九州貢賦乘玄圭

入覲告成

語詳書禹貢

通志曰舜見鯀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乃舉禹使續父業天下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為司空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而禹無仇色○前編曰按孟子稱禹八年于外而唐虞之法九載三考大紀載禹成功于八十一載之間蓋自七十二載舉禹至是九年矣其後夏史敘禹之功是為禹貢之書史記漢史皆稱禹治水十三年蓋本作十有三載乃同之文此特兖州貢賦始同爾禹貢夏史之追書故及十有三載之事其實告成則在此年也○又曰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于此而于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于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于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于此矣而謂于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瀦敷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于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

任應奎

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驅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刊定諸山總敘所以先于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汭澮距川暨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患鑿阻濟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于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序于某水達于某水總序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洪水之變多在水潦既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在其間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爾或曰禹之治水固先冀都而充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為大禹之用功于河為多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明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

尤甚遂分爲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水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充青徐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關龍門疏砥柱於大陸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醴爲凍潔使之東殺又通于河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是以冀充青徐次第皆平至于揚荆則以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殺函以東至于鞏連山以爲之限但滎河在其東偏耳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正疆理物土左定井地濬猷滄經貢賦同風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消長而禹貢地理有與今日不同者何也曰是固不同也有人力之變者汴之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有名號之變者九江洞庭之異名敷淺原廬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諸若此類多有不可究詰者是也但江漢同歸而分爲中北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辯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涸而淤而冀充青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夫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殼及石子橫亘石壁如帶

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遷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語求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北耶或曰條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疏于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絳豆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嶺其西北諸山尤爲絳豆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疊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章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

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穀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非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縣且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非支即西傾以南嶓冢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當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肝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州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濬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

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其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二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甸服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田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渚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彊理天下而弱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于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臥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不俱以人迹爲數不復論

句服。強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蓋古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冀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非短南長，五服之地，非無所展，而南有所奔，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冀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水，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郿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而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大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求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八十一載 圭 前編

舉

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語在書

堯典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前編曰：禹貢九州，冀高山大川，此分爲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然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晉無間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八十一載 圭 前編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後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穀，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加賜伯益

史記秦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秦趙之祖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前編曰按伯益卽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翳之爲禺皋之爲舒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鮪廸之爲備紂之爲受問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

契紂雖不得爲皋陶倕不得爲垂鯀不得爲鯀它如仲翬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西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嬴鄔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賁欽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者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封契於商

語詳書

史記本紀曰簡狄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厚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則非帝嚳之次妃明也○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隔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溢不亦甚乎使人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八十一歲

重

前編

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言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鷄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以不祥誣聖人也○前編曰按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頌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所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頌推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為譽子也豈以太史充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殷人帝譽之說遂繫之譽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為不足信矣其後十有四世至湯而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封棄於邵 語詳詩大雅 周頌魯頌

史記曰初微棄之因名棄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皐號曰后稷別姓姬氏○羅氏路史曰稷字度展○前編曰按史記稱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稷為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弃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為舍嫡不立而別立棄又立堯周郊太祖何為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為合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時堯之年已七十餘矣而禹猶暨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高祖八十一歲

重

前編

稷譽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也堯有嫡元弟不能立文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為堯乎鄭康成謂姜嫄為高辛氏世胄之妃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而棄之哉○又曰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畝田則畝壠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為天下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西 九十載虞舜孝慕瞽瞍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癸 一百載帝崩於陽城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遇密八音 語在書 堯典

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鄭康成曰堯遊陽城而歲莖焉○外紀曰莖穀林○通志曰放勳既殂落而舜思慕焉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家語曰陶唐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與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所車所及莫不爽悅○史記曰帝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牧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櫨櫨不斲素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菜食不穀藜藿之羹飯于土簋飲于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滿汰之樂不聽官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說苑曰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萬民○路史曰帝堯之子十其長號監明先卒監明之子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富宜氏史漢作散宜氏生朱驚恨媚克兄弟爲閹詭訟嫪淫帝悲之制奕以開其情使出就丹虞氏國之房夏后封之唐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上唐唐杜皆其後御龍豕韋魯范隨士劉見左氏○蘇氏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謀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前編曰按堯老而舜攝二十有八年堯與天下相忘久矣一朝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孟子曰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俱可見矣

申甲 一百有一載

乙酉 一百有二載舜避堯之子居于南河之南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大紀曰既除喪舜委政於皋陶退避於南河之南論曰堯命舜舜命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將去人臣以爲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冊朱商均去其官室可則可矣是用九爲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遠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粲然明白無可疑者○張氏紀年叙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開而非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

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
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
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朱子曰舜禹
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
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議
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
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
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
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
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
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
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
天下有歸已之勢則已安能無所惕然於中
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
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
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
取之乃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
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
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寔至
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
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
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
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
子益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
寄則宮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
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
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

賢之事其誤甚矣○前編曰按春秋以上君
薨嗣君踰年卽位於廟夫卽位必踰年者當
喪未君也踰年而卽位者不可曠年無君也
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卽位何以知
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
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卽
位在三載之後也卽位於三載之後則聖人
之心可見矣南河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
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不以
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况五帝之世世質民
淳帝堯陶天下於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
禹岳諸聖賢咸萃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
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之衷也聖
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
人之心焉是
爲得之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史官陳仁錫評閱

虞

前編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下即受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梅願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姚方與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為全書子王子曰史官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夏商周

本為虞作典

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祖落足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耳無

他義也自姚方與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

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

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

丙戌

帝舜

元載春正月元帝格于文祖踐天

子位于蒲阪以土德王咨二十有二人

事詳書

二語為虛
宋平氣色

典

帝

史記曰帝姚姓名重華敬事瞽瞍以孝聞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至是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于蒲阪以土德王色尚青仍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舜典孔傳

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軒按舜典帝咨二十有二人足見聖帝勞於任人逸於政治矣再按書序帝釐下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佚凡十一篇益見聖帝經理天下之大規

蓋一身總持大綱於上而諸侯各理其方土官各奉職民各務本於是庶績咸熙黎

民敏德舜唯端拱於上以聽天下之治而已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豈真無為哉為

之而行其所無事若無所為也然汨作等十一篇皆逸亡無從攷其詳矣可慨也夫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

通志曰帝既膺天命踐帝位於是封堯之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

如之謂之虞實示弗臣也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庳

通志曰舜既踐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彌奉子道封其弟象于有庳象雖為諸侯不得

為政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焉○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後

拘泥

下亦其樂
焉其所載
實通者也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
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禹臯陶益稷相與陳謨

三謨

前編曰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不以
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
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
人在上禹臯陶益稷未必有言也至堯崩舜為
天子一聖人在上故禹臯陶
稷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與沈
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

連綴綱目

卷之三

虞舜元載

三

前編

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
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義伯之樂
舞萋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謨或其歌
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
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殺華山貢兩伯
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微其歌聲比小謠名
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
之樂舞齊落歌曰緩緩并論八音四會歸格
于禘祖用特○前編曰按諸侯必貢詩於天
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
於天子也義伯和伯豈義和之後以其知四
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也耶舜巡四岳禮

樂

本錄之

卷之三

興

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言其所述諒哉
昔者王氏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
以廣異聞云
襲音昌鼓聲

丁亥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

通志曰舜帝廣視聽求賢才以自輔欲納諫
聞其過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或曰誹謗木堯
時所署故曰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
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史記曰立
誹謗之木於國都○如淳曰誹謗木橋梁邊
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三代相傳至秦始皇
之○家語曰帝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
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流如泉

戊辰三載考績舜典

陳氏曰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
績時加警策以作其怠○前編曰發例於此
後不
屢書

庚寅五載作節韶樂九成鳳皇來儀

益稷篇

書傳曰蕭古文作節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
樂名節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蕭故先儒
誤以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
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

空
兩伯齊樂
天子黃樂
秦文之盛
殷陽書

有容儀也。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焉。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奉食餽子，乃勃然韶樂興於大鹿之野。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學教胄子，云云。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言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焉者無不虛已，疎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

通鑑綱目卷之三

五

天地順而嘉祥應。

辛卯 六載考績巡狩方岳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聞於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頌詠祝嘏，琴瑟也。七始，黃鐘、太

蕤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蕤猶聚也。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

壬辰 七載作大唐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德也。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語在書。

書傳曰：考核實也。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孔氏曰：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古史曰：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是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之以散其衆。前編曰：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苗民書有異，離則事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而所存者特其一種耳。

巳亥 十有四載帝庸作歌

語詳書益稷篇。蔡氏傳曰：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

虞夏九歌
調真子歌絕

虞夏九歌
然近于環
入無托

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林氏曰舜臯之廢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綴綴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爛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鄭氏曰卿雲爲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慶雲此和氣也○前編曰按十有四載傳序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敕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歟

庚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五祀祀者武尸日月有長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瑟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瘳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鱉成出其穴○前編曰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爲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似爲登歌祀堯

辛丑

之詩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何曰宋書卿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以不類歌氣象豈有有虞君臣觀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乎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而崩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前編曰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則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韶樂誤矣宋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瞍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屬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

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

前編曰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大禹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蓋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軒按書稱堯之德以欽冠首述堯命義和咨四岳曰欽若昊天曰往欽哉其稱舜曰

溫恭允塞蓋恭即欽也其述舜咨二十二
人雖人各一職而未唯以欽之一字總戒
之焉又按堯之授舜唯曰允執厥中而舜
之授禹則益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堯舜
禹至聖也唐虞洎夏之治至隆也以天下
與人至難也而君臣之交微三聖之授受
不過此數言余嘗三復而繹之臆爲之說
天之生人上智者尠中人之資多上智安
行與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操切
而失之過過則政饒而元氣不充沉潛者
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不及則法軌而
神氣不振是故執中者治道之則也然或
忽心一生則懈慢隨之而機務曠或肆心
一生則恣淫乘之而理道乖是故主敬者
執中之本也苟於理欲危微之幾察之未
精則萬幾之還來眈然不知中道之所在
精矣而守之不一則是體驗未真操存不
固而理欲得失交戰於胷中尚可語察之
精乎故必精察乎危微之幾而一守乎大
中之道此又主敬之實功心法之秘傳也
是故人君一心非但垂衣聽治之際所當
嚴加省察即深居獨知之頃實吾心出入
存亡之會非但守經建極無怠無荒謂之
執中即通變行權革故鼎新亦不失精一
執中之道不然徒總總想敬守成憲
是則子莫之執中矣烏可語精一之學

戊午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

學

百官若帝之初

語在書大禹謨

前編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
古史稱舜之千孫乃更郊禘而宗舜此說非
也當是禹郊禘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
相傳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
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
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語詳書洪範篇

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五
極○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
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關
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
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
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
圓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圓三者以
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圓四者以二爲
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
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
爲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舉其變數之用也一
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爲君側
爲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
其位與實皆奇而偶之虛其中也然後陰
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

天地間無
非自然之
理即無非
自然之數
爲並爲對
爲次爲精
說聖說極
不離這个
故程子云
見鬼亦可
起卦

通鑑綱目
卷之三
漢帝舜三十有三載
十一
前編

通鑑綱目卷之三
虞帝舜三十有三歲
三
前編

經世變
不詳四
而論
之有以
釋然矣

復九州

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於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卦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耶乎萬物固有不能外也

經世曆曰大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前編曰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為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庚申

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語詳書大禹謨

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令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前編曰按舜之攝也觀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但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

志德

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歟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歟

三十有九載考績

會編曰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按禹八年乃攝政之第八年也○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交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災度難洪水滔天非小珍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太奇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

癸酉

四十八載帝崩于鳴條壽百有十歲

前編曰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家語曰舜之為君其政好生而為政其任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風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大紀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下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

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于荒外何病于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于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乙亥 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路史曰女塋生義均及季豷均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李釐封於緄其後爲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主胡負遂盧蒲衡甄潁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前編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均亦不肖然均之

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而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畧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畧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路史曰不肖之主虞舜五十載

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夏

丙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於韓以

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

建寅是元
解所司

通志曰帝妣姓名文命崇伯鯀之子黃帝軒轅氏之玄孫也母有莘氏女曰修已禹生於石組長于西羌長九尺二寸至是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韓國也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色尚黑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號○論語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殷周興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以神其祀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十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皆見也○前編曰按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待而春楫管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稽古錄曰禹即天子位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前編曰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

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萬國諸侯畢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歟

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

大夏樂語詳樂記

通志曰命皋陶為夏箒九成昭其成功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旒旒以別尊卑等級以五音聽治揭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箒

士佐

丁丑二歲皋陶薨

漢曰等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鐃啓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世本曰古有醴酪大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箕箒同簋具舉切箕箒縣鐘鼓者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至是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駱氏曰皋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皋陶之後別有舒

夢周宣王八年始滅初陶漁於雷澤虞舜求旂以為主師造律執中封于皋為皋陶陶之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思成思成其後世為理以命族至商紂時理徵為翼隸申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適難伊虛為李氏其後世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為李

李獄官也李理字音同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帝薦益于天

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前編曰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矣然聖相授受其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

也舜之薦禹總百官
也禹之薦益代已也

戊寅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大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甫及三載考功○禮記曰禹在位三年百姓

以仁
遂焉

巳卯 四歲鑄九鼎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前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帝本紀第五

五帝本紀第五

郊祀志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誣矣魑魅魍魎自
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言之播紳先
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
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
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
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
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
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制制立
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贊寧要言曰詳
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暨
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
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

戶籍圖書也○前編曰象物神姦之說王孫
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
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
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為其圖籍所以歷
代寶之歟

軒按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史記漢書俱曰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說文曰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
下崔瑗鵠銘亦曰大禹鑄鼎象物夫曰方
有德似為大禹之初興也況史漢說文諸
書皆明謂禹所鑄者而前編乃謂左傳非
指大禹却從墨子說斷其為夏后開所鑄
且謂開即啓也夫既為啓矣却又書於太
康踐位之下不亦謬乎今據史漢諸書斷
其為禹所鑄無疑但諸家未言歲年而會
編係於四歲未知何所據耳
今姑從之以俟博雅者訂焉

庚辰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陳
蕃傳曰昔大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
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出
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
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
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
以痛之

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禹八歲

辨

其心一安則後無所不為矣

乎般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吾夫子稱禹曰非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殫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饗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於卑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天子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有心者乎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禹八歲

申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

前編曰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問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禹三年之喪未畢益未葬今從之避祿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元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乙 兩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于諸侯

萬章曰人有言至千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而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左氏曰啓即位乃即鉤臺以享于諸侯○前編曰傳稱夏啓有鉤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鉤臺在河南陽翟縣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築臺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然河南固天下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歟

丙 三歲有扈氏大戰于甘

語詳書

有扈氏之衆
有扈氏之衆
有扈氏之衆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胡氏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之變也大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克舜受禪啓獨繼父以足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呼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人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啓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壬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夏太康元歲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語在書

蔡氏曰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前編曰王

子卦數元

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

以從遂都陽夏

語詳書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前編曰按五子之歌一章言太康

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聲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五章哀桐以終之。夫失國固大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歟。

辛酉 二十九歲 王崩于陽夏第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前編曰。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太康二十九年。自夏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拒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酈道原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交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交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太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克復舊物云。

注

王成 仲康元歲命胤侯掌六師。語詳書胤征。

書序曰。義和澠淪廢時。胤日胤征之。作胤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即位。夜拜宋昌為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黨惡於羿。故胤侯承王命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不得以逞。使仲康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蔡氏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掌六師。次年乃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前編曰。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敗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後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句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矜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義和。義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益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胤征。

哭家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語在書

之師職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征義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亂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義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亂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亂侯之為王室倚重矣

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合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仲康元歲

主

前編

兩說蓋蓋治曆者當就天求

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前編曰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曆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曆術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憑此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廟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繇於此占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曆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

為合以驗天此曆法所以遠無舛矣也

吳

二歲命胤侯征義和

語詳書胤征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仲康元歲

主

前編

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之說則合於經世之年且劇之言曆繁有活法在焉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徂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經為正固無假於曆以曆而論則元年之說為有合於經今從之繫於元年之下

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義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稟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此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亂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膏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亂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救也莫仁於亂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莫勇於亂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畧也○又曰皇極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卦用事所以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

三歲羿滅伯封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仲康三歲

主 前

左傳曰樂正后稷之子伯封貪惏無厭忘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義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前編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

丙寅五歲

軒按唐天文志謂日食在是年九月而金氏據經為斷謂當在初年之秋無疑其說詳在元歲九月朔下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邵子經世曰仲康崩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夏后相元歲徙都商丘征吠夷

丙寅二歲征黃夷

戊寅四歲有扈氏賓服

通志曰東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黃夷赤夷夷夷白夷風夷陽夷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德之不厚殺之不修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相四歲

主 前

鼓不陳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耆年而有扈氏賓服

辛巳七歲于夷吠夷來賓

竹書曰后相即位元年征吠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昔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溺于原獸樂武羅伯因熊羆危困而用

寅壬
二十有八歲寒浞殺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氏靡奔有鬲氏

通志曰澆既長矣浞乃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鄩而弑夏后相乃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惡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孟子云蓬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衛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勢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前編曰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爲盡騷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亂流其勢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勢終矣况又有遊畋之荒讒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澆論語作羿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相八年
七

夏少康元年

夏少康元年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前編曰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於斟灌也○又曰按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又按子王子封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殺隕至此年世卦得歸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

夏少康元年

前編曰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卽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會編曰按左氏傳及史記歲壬午夏之舊臣靡誅浞奉少

康卽位復夏正統則自今年癸卯至辛巳乃浞篡據天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大紀乃以少康初生之年卽爲元歲○似失賊浞僭據之實矣今存夏變統不書其年庶幾不沒其實且以垂世鑒戒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軒按前編依大紀卽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謂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矣而會編乃謂大紀失賊浞篡據三十九年之實却存變統不書其年愚謂會編之說本於經世是或一義也然不若前編依大紀似得春秋尊王存紀以誅亂賊之義其寓意亦微矣今從之

君所在
以有君
此誠也

二十有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為仍收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前編曰為仍牧正為虞庖正皆少康為之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夏衆者即帝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又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帝執順絕四十年而少康始與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傳而太甲幾隆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又與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祗官夷哀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蓋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耳不謂其暴君亂主之成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

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聖王代作有井田以養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播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霽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所以分也

辛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通鑑綱目卷之四 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軒按是歲以前寒浞僭據天位凡三十有九年今仍書夏少康者蓋與元歲係少康之義同亦以見夏統不絕云爾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靡與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

畢朝

左傳魏莊子曰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浞于過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伍員曰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廣漢張氏曰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成泥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泥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其勢可謂埋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之震動。惟其時也。○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焉。苟顧其私。內觀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鏹。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熊氏曰。昇足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爲君者有撥亂之志。爲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致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

甫正位而即來賓矣之明德遠矣

典

會紀亦載于春秋

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嗣。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效斷可親矣。○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癸巳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祀。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少康五十有二歲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隨陵陸而耕種。逐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會編曰按於越之先始于此傳。至周春秋時勾踐始大僭號稱王。
軒按吳越春秋無餘之封原自少康。而前編乃書於季杼踐位之後。誤矣。
癸卯六十有一歲王崩于季杼踐位
通志曰按昇篡夏拒后相而立八年。其家相寒浞殺昇。因昇室而生澆及豷。至澆能用師。弑相。相死。遺腹生少康。及少康生杼。至行能用師滅澆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益將

百年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疎矣

甲辰夏后啓元歲

戊申五歲征東海外壽

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通志曰杼可謂能帥禹者哉定寒氏之亂佐其父少康成中興之功故夏侯報焉○前編

曰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

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主后杼之

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帥

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

見洎其卽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

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中

主備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靜況以英毅之氣

帥備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溷遠書史

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其行事之詳爲可

憾也

辛酉夏后槐元歲

癸亥三歲東夷來御

四歲

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夏后啓元歲以玄圭實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路史註曰

庚辰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夏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通志曰泄之世咎夷之屬六夷來

夷陽夷○通志曰泄之世咎夷之屬六夷來

王於是始加爵命○漢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咸叛及相卽位乃征咎夷七年後來

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至桀之亂咎夷復入邠岐之間

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夏后不降元歲

丙寅四歲

丁巳六歲伐九苑

戊午五十有九歲王崩弟局立

外史紀事本末

<p>庚申夏后<small>癸</small>元歲</p>	<p>五歲</p>	<p>庚寅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廩踐位</p>	<p>辛巳夏后<small>廩</small>元歲</p>	<p>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small>路史作帝胤甲</small></p>	<p>壬寅夏后<small>孔甲</small>元歲</p>	<p>辰三歲采鐵鑄劍<small>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孔甲三歲</small></p>	<p><small>陶弘景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前編曰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陶氏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small></p>	<p>二十有三歲</p>	<p>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small>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small></p>	<p>主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small>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大紀曰王好鬼神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small></p>
-------------------------------	-----------	----------------------	-------------------------------	--	--------------------------------	--	--	--------------	--	--

<p>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况其封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前編曰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常人名非夏后孔也</p>	<p>癸酉夏后<small>孔甲</small>元歲</p>	<p>癸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small>寒叔曰峭有二陵焉其南即夏后皐之墓也</small></p>	<p>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傳十有一歲</p>	<p>夏后<small>孔甲</small>元歲諸夷賓于王門<small>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之元年諸夷咸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small></p>	<p>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small>是為桀謚法賊人多殺曰桀</small></p>	<p>癸卯夏后<small>癸</small>元歲</p>	<p>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small>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典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又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small></p>
--	--------------------------------	---	-----------------------	---	---	-------------------------------	---

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俾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路史曰稷生篠簋簋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公劉去后稷已十餘世矣○索隱曰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前編曰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癸三十有五歲 壬 前編

甲子之紀

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發之

大紀曰夏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

興

即作同此
據亦有說
于說

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愛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攻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則同也○前編曰此者同比之比

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丁丑三十有五歲商主癸夢子履嗣位是爲成湯

發章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癸三十有五歲 天 前編

殷本紀曰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

是爲成湯

商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孔子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告來居沃土二篇皆亡○前編曰按譽爲契之父其說非也唐虞以上

無王稱况契非譽之子借使譽子不宜謂譽
為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
詞也毫今應天府
之穀熟蓋南毫也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性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
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癸三十有六歲

无

前編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
其無罰○前編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
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
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文
也孟子引毫衆性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
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
可得而聞矣

己卯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莘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
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癸三十有七歲

三

前編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
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朱子曰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
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取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皇甫謐
曰伊尹力牧之後○路史曰伊炎帝上世所
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之國
父曰伊尹帝堯之後也○前編曰按堯生於
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也傳記謂伊尹
生於空桑空桑蓋地名非真桑也諸說多妄

商湯進伊尹于夏王桀

○又曰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毫適夏就歸于毫之後非應聘之初卽有是說也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爲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雍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背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毫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前編曰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奔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困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曰三歲社君謂年在襁褓而主社稷也○又曰胡氏大紀張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俱在湯卽侯位之年余

壬申四十歲伊尹復歸于毫

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湯之用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毫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初五就湯桀不問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伐之則孟子所謂聖之任者其氣象居然可見矣

通鑑綱目

卷之四夏后桀四十四歲

三

前編

書序曰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毫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今樂今四牡蹇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是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歸毫商王而夏亡○前編曰大傳與此大同小異然羣臣去夏從商宜有制悞不得已之意不應歌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章殆未可信也○蘇氏古史曰書稱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毫蓋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伐桀以濟斯

其悔之

其所取不
足服論者
之心

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而
不與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舍而歸南
耳其後殷末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
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
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其所
以爲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歟

軒嘗聞先哲評商湯使尹事桀及周文事
紂之心率以蘇氏古史之論爲當余三復
之似尚未得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之心至
公無私而倦倦忠君憂世之念固並行而
不悖未嘗較計於名實利害之間少有一
毫爲己之意也乃若古史謂湯之心以爲
伐桀以濟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亂又謂
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
然後棄之而西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
不欲遽取之如此夫曰以爲曰不若是
較計之私曰不欲遽取是已有取之意矣
豈聖人順天應人伐暴拯溺之心哉此幾
微毫釐之差
不可不辨

申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
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
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
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
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舟

雲

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
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
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
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
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前編曰賈誼
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通今
從大紀

壬辰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
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
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草
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
民

癸巳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
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爲夜
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
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
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
耆老或諫桀又殺之其年翟山崩爲大澤水
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見錄書云亡

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
二日東出烟西沉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
費昌乃
歸湯

午商湯十有七祀五十有二歲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通志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告湯曰桀
惑妹喜上下離心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桀有暴臣于辛陵轅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
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
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
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
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大紀曰桀窮其
宗族耻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
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
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
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
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
不祐蓋少俊乎不聽龍逢
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夏亡起禹元歲丙子終桀五十有二歲甲午凡一十有七主共計四百三十九年又按邵

子皇極經世書起禹丁巳止桀甲午通計
四百五十八年蓋自禹攝政之年通數之
耳

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
興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

社稷而崩裂客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
豕御蓐而席隄兩日闕五星錯行鬼哭于國
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
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
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
天下爲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
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
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爲當然矣未幾而太康
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
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
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
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
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
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
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數其
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王王季
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
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之亢世
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
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
之責隆也○胡氏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
也啓禹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
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
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
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
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
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

其義也
數子聚
以辨

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
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武維揚之
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
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和
聖人矣○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
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
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
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
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
達於自然之數而已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通鑑綱目卷之四夏后桀五十四年二歲

王

前編

此即體元
聖元之說

此即體元
聖元之說

史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評閱

商

未乙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胡氏大紀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
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
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
六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愛華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吹
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
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帝初年曰建
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
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
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如是
之紛乎

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語詳書

前編曰按前湯誓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
書也疑毫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賁孳戮之
為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
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
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
者湯誓秦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

我論其說
謂之古

自之正條

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開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與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與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眾則是以前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眾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毫眾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毫眾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眾而觀則如水已漲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奚為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眾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眾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毫眾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

豎

豎

實以誘之嚴刑以驅之他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普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眾不救過此軍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者也

仲虺作誥以告王

語詳書仲虺之誥

左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為湯左相○趙氏曰即萊朱也語告也仲虺對眾而言非特釋湯之懸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南巢今無為軍地桀奔於此因以處之故謂之放然放伐之事終不若傳禪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三

前編

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為恐也○林氏曰孟子對齊宣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開誅一夫紂矣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即仲虺之意也

王歸自夏誣告萬方

語詳書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殷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各單作明居。○蔡氏曰：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蔡氏又曰：師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三殷國名，今定陶其地也。大坰即榮澤，在衛州界，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孔氏曰：各單，臣各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焉。○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敷誥，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助乎此，是其為書辭，忱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成大不同也。○師音而地名。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四 前編 軒按商書孔傳典寶 明居二篇名皆亡

三月商王踐天子位于亳，定都建國號。

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

孔氏曰：殷轅車為善色，尚白。○大紀曰：三月湯歸於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按歸藏即今納甲歸魂等法，古必有書，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祀，建太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甲寅曆。○前編曰：建寅雖曰地

與不封開國之職而封聖賢功臣見其無意矣 于有天下

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史記曰：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惡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四廣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穡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五 前編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西，今支。○應劭曰：姓墨胎氏。○路史曰：公劉商世諸侯。○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不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于鳴條，故贏姓多顯，遂為諸侯。○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前編曰：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胡氏大紀盡入商湯之紀，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天象 故不非有大 聖與禍之 來天之所 以開聖人 也祇以爲 祭之餘烈 亦拘矣

是歲大旱

丙申十有九祀大旱

丁酉二十祀大旱

夏桀卒於亭山

荀子曰夏桀死於亭山○路史曰桀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積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積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積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伊尹言于王

軒按戴禮所載王制雖與周禮不同然大歸不出周禮之範圍蓋兼虞夏殷制而損益之爲周家一王之制者何獨以殷禮目之也且孔穎達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曰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信若此又安得遺周而獨用殷禮也前編乃據大紀收入商湯之紀誤矣今不錄

是歲 庚申 二十有九 祀大旱

二十有三祀大旱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史記曰湯既放桀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諛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諛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軒按說苑淮南子所載俱與荀子大同小異史記及東漢書注乃有剪髮斷爪身爲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於桑林野此其爲民籲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漢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王豈信其說而剪髮斷爪毀傷父母遺體豈聖人所爲哉出野史謬談不可信故削之

作大漢樂

通志曰命伊尹作樂曰大漢修九韶六律聞
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
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
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湯令
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軺不得節車駟衣
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大紀曰禱于
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
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漢作諸器
用之銘以爲警戒史失其傳其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前編曰按莊子云桑林
舞則桑林
亦舞名也

祀棄爲稷

禮記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
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前
漢郊祀志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
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
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
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
說不可遷之義也○顏氏古曰夏社尚書篇
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書序云湯既勝夏
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壬年代猶近
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
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
乃過於社故廢社以棄爲稷也

通鑑綱目卷之五 高祖王成湯二十四祀

入

前編

丁未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
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曰湯在位
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蚤卒次子外丙立
二年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會
編曰按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
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
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考之蔡氏書傳引
吳氏云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
壬之殯側其說與太史公合今姑存之以備
參考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
○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
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
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成湯于亳北○大紀又
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蚤死外丙立二年
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
其實也何以知其非其實耶二帝官天下定于
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
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
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
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

通鑑綱目卷之五 高祖王成湯三十祀

九

前編

辨

可與論

魯以丁未
申立歷數
仲王之外
甚明外丙
仲王之外
甚明外丙

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
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
偃問曰禮然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
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
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
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
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沃丁耳必有所不得
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
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耶此以人情
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
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
諸弟子或爭或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
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
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湯
未嘗立外丙仲王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
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
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
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
丙仲王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
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
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
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

戊申
商王太甲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
十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伊訓

卷

不與伊尹
伊尹二字
之謂伊尹
之名是也
之謂伊尹

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
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
不改也○書序曰成湯既受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肆命徂官○孔傳曰伊訓凡三篇其
二
王徂桐宮居憂
太甲篇
前編曰伊訓所言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
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
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
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祠官以處之使之居
憂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高樓
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
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
太甲此時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
不言之教一大鑑治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
與伊尹之訓添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
則其說窮矣只得以此桐宮為訓
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乙卯
二祀王在桐宮
丙辰
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公孫丑曰伊尹
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
賢又反之民太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
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前編曰伊尹與成湯創
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使
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為至治但恐為辯言所
惑輕有所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
然尹作書以勉其君而及為臣之事何也意
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奉君一
有龍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為
固位之謀者無所不至矣尹之言亦萬世君
臣之大戒也○
艾音又芟草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語詳書咸

前編曰皇王大紀係之七祀甲寅經世以返
政即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接
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
書言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為復亳初年之辭
無疑也今係諸此○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
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
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
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與云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
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

序

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丁
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
世昔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
始卒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
左右矣○書傳曰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
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
前編曰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先儒
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
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精一執中二語耳
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
繼之后眾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
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
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
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
矣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
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
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
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
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
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十有七祀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商王沃丁元祀

戊辰八祀阿衡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宗親臨喪以報人德○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忠臣名作沃丁一篇以戒之也亡○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周晉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前編曰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然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予王子曰成湯播告于眾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用權而畧

通鑑綱目卷之五 商王沃丁八年 前編

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制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柁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乎

西 已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前編曰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素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習諸弟子或爭立遂啓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庚 成 商王太庚元祀

十有五祀

乙 亥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 亥 元祀

辛 卯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壬 辰 元祀

午 三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史記曰殷道衰微諸侯不復朝○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癸 卯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進

進

進

進

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乃太庚之子也

商王中宗太戊元祀毫有祥用伊陟臣扈相

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之政語在書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子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孔傳曰伊陟尹之子巫咸原

二臣名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二篇皆亡○史

記曰太戊立伊陟為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朝暮大拱太戊懼問於伊陟陟曰臣聞妖

不勝德帝之政其有缺與帝其修德太戊從

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殷道復

興諸侯咸歸之○前編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

與諸侯咸歸之○前編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

養民之道三年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十

有六國○世紀曰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

之禮早朝晏起問疾弔喪三年而遠方重譯

來朝者七十六國

二十有一祀命中衍為車正

史記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身俗氏

其玄孫曰孟釐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

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書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

乎夫自中行衍皆羸姓也中行衍家佐太戊皆有明德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語在

書無逸篇

祝氏經世解曰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

中宗崩已未而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於囂

六祀遷都于囂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前編曰按囂

史記作囂今河南敖倉是也在孟州河陰又

曰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

必遷遷也今以例附甲子之紀祝氏紀世當

歲升蒙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商王外壬元祀

史記曰外壬元祀

其玄孫曰孟釐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

史記曰外壬元祀

其玄孫曰孟釐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

其玄孫曰孟釐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

神皇正統記卷之五
神皇正統記卷之五
神皇正統記卷之五

史記
史記

丙	十有五祀王崩國內復亂第河夏甲立
丁	商王元祀徙都于相商道浸衰
未	書序曰河夏甲居相作河夏甲○史記曰河夏甲立是時鬻有河決之患遂自蠶遷于相
乙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申	商王元祀徙都于相徙都于耿
丙	史記曰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
辰	九祀徙于耿徙都于邢巫賢作相商道復興
諸侯賓服	諸侯賓服
世	書序曰祖乙徙于耿作祖乙○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圯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經世曰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祝氏經世解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龍門縣	○前編曰按耿在河府
軒	軒按書序仲丁河夏甲祖乙遷都各有作各以王名篇孔傳云皆亡余以意度之三
作	作或紀遷國之由述創制之難以示戒耳
噫	噫古之君臣勸必有作其重於遷都圖存

也如	是夫
寅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卯	商王元祀
未	十祀
庚	十有六祀王崩第沃甲立
辛	商王元祀
未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申	商王元祀
二十有九祀	二十有九祀
丁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	商王元祀
辰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	商王元祀
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陽甲之時商道衰微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此

已亥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
殷王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
語詳書盤

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
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

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曰殷○鄭康
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修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
陽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
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官室奢
侈下民邑居墊陷水泉洶洶不可以行政化
故徙都于殷○皇甫謐曰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
孔穎達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
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
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
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紕
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
繼舊故達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安國傳無奢
侈之語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
泉洶洶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專爲奢侈
也○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
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
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
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

主德

然民怨非運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
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
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屬民
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胡
氏大紀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
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
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
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爲國故必遷於
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
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
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
君欲有所爲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
張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
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
遷都編年卷之五 殷王盤庚元祀
夫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
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
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
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
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
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莫厥攸居
始以無戲急爲戒五也敘敘有德有謀之人
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
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
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
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
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
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

以自周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
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于商八
遷而後都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
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時濱
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
所共趨毫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
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
患雖數有水禍時地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
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
沈陷淪沒治毫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
為已利也為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
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
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
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
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
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
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逐穢乃
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育汝眾萬然溫厚之
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
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
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
國內哀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
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哉

二十有五祀

丁卯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戊辰殷王元祀殷道復衰

史記曰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追慕盤庚作
盤庚三篇○前編曰如史記所言則盤庚史
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丑巳殷王元祀

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改國號

曰周

語詳詩大雅

孟子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曰昔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通志曰古公去豳邑于岐山之
下始改國號曰周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舉國從之者二千乘隣國聞其仁多歸之古
公乃變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居作五

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歌樂之頌其德○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前編口按世本自不窗公劉至季歷已有十七世史記拘于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窗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組緝又

組緝綱目卷之五 周世修德賢

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辭考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周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于文王乎

軒按世本所載公劉之後有慶節皇甫羌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緝諸蓋至夏父然考之史記唯公劉夏父與經傳合其間名字多闕而國語左傳索隱皇甫氏所云或字或名各不同又經傳無所考證不可盡信也

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史記曰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享國二十有八年而崩

組緝綱目卷之五 周世修德賢

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辭考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周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于文王乎

軒按世本所載公劉之後有慶節皇甫羌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緝諸蓋至夏父然考之史記唯公劉夏父與經傳合其間名字多闕而國語左傳索隱皇甫氏所云或字或名各不同又經傳無所考證不可盡信也

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丁巳殷王高宗武元祀王宅憂其盤為相

論語子張問曰書云高祖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祖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經世曰高宗踐位其盤為相○前編曰按高宗自謂舊學於其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其盤然則高宗新政蓋其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于冢宰以有其盤為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為

已未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傳說爰立作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蔡傳曰按史記高宗得傳說與之語果聖人乃立為相書不言省文也又曰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日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于成湯伊尹也宜哉○胡氏曰今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記說說學之辭詳勤懇切此學之

為王者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相高宗以凌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壬戌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

通志曰按書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桑穀野草而生于朝朝必凶武丁懼刺身修行思先王之道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曰高宗承商微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說苑又曰太戊武丁時俱有桑穀之異

軒按書序及史記皆言太戊時有桑穀之異又書大傳及劉向說苑言武丁時亦有此異且伊陟之對太戊祖已之對武丁語意相同豈物異偶同而賢相均一陳善與抑前有是異後人遂誤傳而重出與前編於武丁不書此異或亦有見乃若呂氏春秋謂湯時穀生於廷此且而大拱考之經史無所見今以理揆之豈一異而見於聖王賢宗時若此其類與必不然矣

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語詳易既未濟卦及詩殷武篇

通志曰：鬼方特固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前道復興。○前編曰：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二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日，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日，震用六官言之，既濟之三日，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又曰：殷自中微，戎狄為患，當是時，古公亦為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于三年，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歡，用兵于既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勢。非傳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傳說以之。○又曰：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矣，而獨百叙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喻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據中州，東瞰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鄰，而召囑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

通志綱目 卷之六 殷王武丁

三

前編

興於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吳，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耳。然則荆可以擣，豫關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丁酉 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史記曰：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是年生，○韋昭曰：太姜，王季之母。有逢伯陵之後也。

乙卯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通志綱目

卷之六 殷王武丁五十有九年

四

前編

軒按：史記稱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自是商有三宗之稱云。然考之尚書無逸篇，唯有中高二宗而無太宗，邦有祖甲，孔傳以祖甲為太甲，唐孔氏亦以為然。今觀太甲克終允德，且為成湯嫡長孫，稱為太宗宜矣。若祖甲國語謂其亂之七代而隕，太史公亦謂帝甲淫亂，殷復衰何得與二宗並稱邪？獨鄭玄解無逸不義，惟王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此漫語不知何自，而蔡傳據此遂以孔傳為非。今觀高宗之賢諒無廢嫡立庶意，而祖甲之不賢豈能為遜國事，必不然也。或者又信蔡傳，輒謂祖甲並中高為三宗，皆為百世不遷之廟謬矣。蓋

未察商世中與之君尚有祖乙盤庚何為不宗而獨宗祖甲耶况無逸曰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是其歷年正與太甲合以此知祖字似誤其後於中高者當是錯簡孔傳謂為太甲者誠是矣但謂以德之優劣歷年多少為先後又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則又失之拘而欠融通耳

丙辰 殷王祖庚元祀

戊午 三祀祀高宗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語詳書高宗彤日

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前編

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

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其盤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釋也夏曰復胙商曰彤周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釋祭之餘也釋之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自

齊

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釋於高宗之廟而有雉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壬戌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前編曰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癸亥 殷王祖甲元祀

續編曰 卷之六 殷王祖甲元祀

二祀

庚寅 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史記曰古公之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朱子曰太任文王之母掌任氏之仲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謀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

賢
以天下之
故而三
本伯道
公妙用
移子云
文王則
破天下
以草師
特爲文
爲三公
最說得
敬有禮
群也古
通用亦
作初爲
作之意
則太王
不遜之
者何以
負百之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國民君事之號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朱子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道是以清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爲伯王季受之而不爲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前編曰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敗卜耳○又曰按詩稱至太王實始剪商不過爲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固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况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倖也太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匹公子而足以有國死因周邦之舊而爲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有以天下遜也故

軒按儀禮三遜謂之終遜蓋謂終以天下遜也其說爲是路史乃謂太伯遜以與王

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其說泥而欠通又按世家所載太伯仲雍事與吳越春秋大同小異但謂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恐非太伯仲雍所爲耳

辛卯二十有九祀周公季歷九年

乙未三十有三祀王崩于康辛踐位

丙申殷王廩辛元祀

辛丑六祀王崩第庚丁立

壬寅殷王庚元祀

乙巳四祀周世子昌季歷文王世子

壬戌二十有一祀王崩于武乙踐位

癸亥殷王武元祀遷都于河北

通志曰武乙卽位復去亳徙都于河北中國微弱東夷盛強分遷於淮岱之間漸居土軒按經世以武乙遷都係卽位之年大紀則係甲子二祀未知孰是

二祀

進 進 進 進 進

丙寅 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人不勝乃修厚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畋獵于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

乙卯 殷王太丁元祀

戊辰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巳巳 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庚午 殷王太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帝乙元祀

命為牧師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王命季歷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周公季歷伐始呼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

為侯伯

大紀曰王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丈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為侯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

進

進

主璜和璧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前編曰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丙寅 七祀周公季歷薨在位四十六世子武王立

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教友二實度于罔天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又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謀於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德寧百神而禾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恟○史記曰公季辛子昌立是為西伯至周公立謚法追王曰文王○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即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也○韋昭曰南宮南官括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侯皆周大史也

丁丑 八祀元年

辛巳 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

其意甚微
已而通天
下不止思
也

遺

天

人心仁者
人君無不
德

鳳凰鳴于岐山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帝乙二十有二年

士

前編

朱子曰鳳凰靈鳥也鳴于岐山聖王之瑞也

軒按漢律歷志云黃帝時命伶倫取竹於嶰谿制十二簫吹之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蓋鳳凰之鳴應律呂也說詳前伶倫造律下

十有五祀岐周地震

通志曰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癸亥五日而地震東南西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為人主也羣臣皆恐欲祈其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罰率德

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級田疇以賞有功未幾疾愈

二十有三祀西伯昌十周西伯昌生子發

詩國風

通志曰太姬號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文王之業賴文母之助為多太姬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季曰聘季載又有滕毛鄧雍畢原豐郕八國皆文王子也○大紀曰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姬太姬不茹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太姬有子十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次曰旦旦師于號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周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盡道於官壺化行乎天下為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難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

雅采
蔽局

已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獫狁詩小

而彼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作關雎葛覃卷耳樛木采芣斯五詩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采芣則象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前編曰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一洗衛宏詩序之訛陋矣又按墨子書曰文王舉閼天泰顛於且岡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兔置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趙趙紉也夫且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閼天泰顛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况文王之取人乎天顛爲文王奔走既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

學子者定
王立嫡其
德之賢不
故書以未
正

辨
愛爲少子
則與史之
爭當在
前所以堅
持立嫡之
議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踐位是爲

逸周書曰文王時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戎謀武以昭威懷○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外紀曰乙妾生微子又生仲衍已而爲后生辛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爲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呂氏春秋曰紂母生微子仲衍其時尚爲妾及爲妻生紂○大紀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日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爲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爲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人命所繫與臣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繼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爲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則商之卜世猶未可知也

書法嚴古
但師心高
世異天之
益其疾耶
所以異邪

丁未 殷王 元祀五拒諫崇侈嗜酒色

史記曰紂資驕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大紀曰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壬 六祀周西伯初禴于畢

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癸丑 七祀周西伯有疾世子發與弟旦素餐

通鑑綱目卷之六 紂王紂辛七祀

大紀曰武王之事文王幸文王事王季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將弗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寅 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

百姓顛怨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史記曰紂好酒淫樂嬖於

按大紀曰紂沙丘之臺多爲臺宮殿廣百室中設九市以實之非謂牧野之師乎

婦人愛妲己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治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而爲瓊室玉門臺廣三里高千尺十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刑辟有炮烙之法

軒按大紀所載與史記畧同但炮烙之刑由于妲己罰輕誅薄威不立之言嗟乎嬖婦之傾人國也如是哉

丁巳 十有一祀醢九侯鄂侯諫脯之囚西伯于羑里

史記曰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惠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新朝涉之醢視其醢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昌仁而有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冠雖蔽福加頭履雖鮮位在足彼將易置焉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於是囚西伯羑里○又曰崇侯虎潛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退之

以此一語
出於千古
不泯定以
誦文王而
無愧矣

真聖人之
言子蓋下
讀之消人
多其邪念

學

戊午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於姜里

語詳易大傳

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疑其育耳肅肅兮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程伊川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醜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邵子曰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又曰文王所定卦位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輔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邵子此言文王改易伏羲畫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

惟不可以
人力智巧
與所以理
無不合妙

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西而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前編曰按大傳庖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四美里蓋益易之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四義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始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固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又在其中心矣蓋八卦定吉凶四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之位非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而後定吉凶耳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况周官明言三易其別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獨為此說也○又曰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耳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先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後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漸生自

六十四字
總是一字
一者何也
人也易也
元人易也
無易聖人
畫一奇象
天地一偶
象地不偶
則畫一奇
象人若
謂天地外
有人人外
有易六十
四字皆矣
釋其錯矣

異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
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
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又
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
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
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
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
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
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
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也字
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
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
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紂辛十有二祀 九 前編

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
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
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以一生水則坎子居北
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
離居南火生土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
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
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
五地十居中而四偶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
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
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
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
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
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
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
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絳萬
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
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物有所入而
後水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
化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
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
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
皆濟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
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
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
時胎有萬物之用蓋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
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
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
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

知此化則
一形在無
於此而無
於彼而無
於此而無
於彼而無

華古變卦
之理變卦
可變則又
辭家九金
易已在矣

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
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凡圖意所該有言
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
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
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細對而
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
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
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
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
寧告戒以前民用重人之憂思後世於是為
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
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
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擇者求卦者將常得七
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
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
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
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
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乾
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
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一變則為同
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
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
履之履虎不噬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
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
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
極當矣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
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
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

得理合三
象數力成
易象數理
易象數理
易象數理
易象數理

一夫下後
時子之幸
知其時人
於其時人
於其時人
於其時人

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
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即
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
六爻之說參同契亦有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
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
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樂見矣至于文明之世
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
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
矣邵子象數推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
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
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
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
而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
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
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
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
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
斯未終以俟後人蓋語古也今撮其大要著
于篇以俟學
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
炮烙之刑從之遂賜西伯弓矢鉞鉞使得專征
伐

大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國中珍寶良馬使闕天太顯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是時西有昆夷之患有昆夷之患諸侯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西洛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又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王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義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王而謂文王為之哉○史記曰賜西伯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治南國江漢汝穎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紂用費仲為政仲善諛且嗜利又用蜚廉惡來輩蜚廉善走惡來輩者蜚廉子也有力手擊虎兇善讒譏商容賢者棄而不用自此諸侯日益疎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大雅 語詳詩

進

禮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咸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閑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辛酉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其所爭田而去諸侯聞之皆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周西伯得呂尚立為師

孟子曰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說苑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于齊○前編曰東方朔又謂呂尚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蓋歸周二年而為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兵法首載尤淺而史記又謂文王囚姜里

散宜生闕天招呂尚今以孟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為正

壬戌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于程語詳詩大雅

通志曰初文王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曰其君強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前編曰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孟子謂畢郢即程也古文通或字誤耳

癸亥十有七祀西伯伐者

前編曰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邢

徐廣曰邢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

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徙都之語詳詩大雅

左氏曰文王聞崇孟庸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固壘而降○朱子曰文

王伐崇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崇者而崇無不戰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威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始攻之緩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終不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通志曰文王伐崇言曰崇侯虎我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矜制禍不均民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於是勒兵攻滅之○前編曰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周西伯立靈臺語詳詩大雅

禮疏曰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也○周易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郿縣豐水出終南山豐谷自郿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在今郿縣靈臺靈沼靈園皆屬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前編曰文王之為靈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為是也又曰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

丙寅二十祀周西伯在位五十年發嗣

立是為武王

大紀曰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孟子曰舜文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胡氏曰史謂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魯頌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讀論語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世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已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耳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

人心如是
雖在而依
斷於夫子
之至理者
不以辭害
義可也

丁卯二十有一祀

元年

剪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有之以紂之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讐害乃不諧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疆土未為文王有而後至武王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耳文武之心蓋不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請得以二王之心暴白於千載之上也

通鑑綱目卷之六

夫

前編

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每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紂二十紀

无

前編

癸酉二十有七祀周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爲妃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前編曰自史記世家稱呂尚窮困年老後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丁丑三十有二祀周西伯東觀兵戡黎

○語詳書戡黎篇

史記曰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鬼是時諸侯皆畔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

賢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通志曰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擊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仁者賢者亡矣商可伐乎對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結冬水可折時難得而易失初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譏勝長王曰未也又往報曰賢者出走王曰尚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誹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對曰刑勝故也其亂至矣往年武王東伐至孟津觀兵于商郊而還○大紀曰先是亳有雀生鵲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仲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紂二十紀

手

前編

以材力進善諛好佞賢臣梅伯性忠直數諫諍紂怒殺而醢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國圉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鴈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幾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蔡氏曰祖伊乃祖已之後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暴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子王子曰祖已之後有祖伊所

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
 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劍床及膚之勢不待知
 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
 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
 後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彜之至情也事
 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
 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有甚
 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
 殺也其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前編曰祖
 伊以西伯戡黎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紂意必
 以西伯不利於殷之語入以告后出以語人
 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武王初無利天下
 之心其戡黎也義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
 則周終守臣節矣○又曰商自武乙以來復

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
 城自潞至衛計地三百餘里耳則黎乃商畿
 內侯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
 伐耆為戡黎係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
 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為至德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
 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
 然則文王固嘗伐邳代崇伐密須矣奚獨難
 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
 殺自文王獻洛西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
 伐則西方諸侯有罪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
 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
 所得討况畿內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
 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

劉處忠
臣費君心
事周之德
也

有南國之師也豈有畿甸之師乎先儒謂孔
 子稱文王為至德以其終事紂耳至如戡黎
 之事以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
 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未敢加兵
 於紂是即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
 紂殺九侯脯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
 之而况稱兵於畿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
 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
 周乎故胡五舉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
 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
 為黎之蒐則黎乃紂濟惡之圖武王觀政於
 商則戡黎之師或因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伐
 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
 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陷危於無日
 矣故吳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
 以其辭氣觀之居然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
 矣然則武王亦謂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
 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制分天下為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
 圭璜鉅鬯之賜果爾則周為西伯舊矣非特
 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
 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
 之事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
 西伯見於史傳
 者有自來矣

戊寅 三十有二祀 西伯發十
 微子諫不聽去之箕

子諫被囚因佯狂爲奴比干固爭死之語詳書微子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微子見紂無
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
行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
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史記曰微子
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
能決乃謀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
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
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
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
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
干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
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剗視其心○
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
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
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遂剖視之○前編曰微子紂庶兄
箕子紂諸父太師也一日親戚也比干少師
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名○又
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
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紂紂初不
及於咎周微箕諸公在於紂紂之必亡而未
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
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

通鑑綱目

卷之六殷王紂辛三十二紀

三

前編

辨

辨

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
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有一毫
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
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
子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紂
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
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之
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
使微子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
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
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
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代商無
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
自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
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于王
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焉武
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
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
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
與觀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
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觀使奉殷
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武王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
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迨武庚再
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
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驟謬已
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達紂之
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爲奴如漢法髡

卷之六殷王紂辛三十二紀

三

前編

鉅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說者又謂其子
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
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
自附於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
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
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商

商自唐帝堯甲子契受封于商傳至夏桀
甲午有國凡五百二十有一年自成湯十
有八祀乙未代夏有天下至紂三十有四
祀戊寅凡二十有八主共六百四十有四
年

通鑑綱目

軒按紂死在周武王十三年而前編於十
二年書商亡者蓋以三仁誅放則民望絕
而天命去矣是即

無商也故書曰亡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
於書詩契爲子姁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
氏來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蘇氏古史曰商有天下三十世周之世三十
有七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既衰而復興
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多賢君宜其世之過
於周周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數百
載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
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
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
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操天
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

下至久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爲至弱之
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

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
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

而繁重者皆周也商人之諫駁發而嚴厲其
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

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
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

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
存又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

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
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

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
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

通鑑綱目

不賢矣○熊氏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風俗
之燧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商之

一代風俗爲最燧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將
亡三人寧死寧遜寧伴狂爲奴所以自靖自

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叩馬一
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

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奔周者非也書所謂
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耳曷

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
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伴

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不爲之
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

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
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

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所謂
歷三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
且四十年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通播遺
黎自是至死不二可見商家一代人心風俗
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庭
廢病廢之人畧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
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
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通鑑綱目卷之六 周亡後至周平王二十五年 辛未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史官陳仁錫評閱

周

已卯 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周王發帥師
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詳

可以發文
考即可以
在天地間
變不然而
未詳言
伐也

成篇

朱子曰一月以孔注推之當是辛卯朔二日
壬辰三日癸巳○史記曰武王東觀兵還師

通鑑綱目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十一

而歸居二年開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四
箕子擗子乃抱其祭器奔周於是備告諸侯
曰殷有罪重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前編
曰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
心迫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
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春正月周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誓師伐商 語詳
誓上 書泰

誓上

戊午周師次于河朔諸侯帥師畢會周王狗師

而誓 語詳書泰
誓中篇

已未周王巡六師誓衆

語詳書泰誓下篇

前編曰按漢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玉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毫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

通鑑綱目卷之七周武王十有三年 二 前編

于商其爲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爲王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後效後世同至之誦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周王陳師于商郊甲子商受帥其旅

會戰于牧野

語詳書泰誓

辨

前編曰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首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及敵湯武之仁義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殄乃讐則爲周人言之不迫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耨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商師潰受反奔鹿臺自燔死王即位國號周復

商舊政

語詳書武成篇

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反走登鹿臺之上永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

身厚以自
其後
之狀至死
不悔也
前舉有九
也

雖非周
之文
也

其一句
也

也

商、商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載拜稽首，送入至紂死所，殺之。」已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師，闕天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未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厚貌深衷，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頭而鷹心，當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忸忸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爲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誅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辭，是以知之。」○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平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愛人者衆，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耳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活。」

八夏之
開于此矣
安民

成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曰：「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項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仁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朱子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以，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哉？而紂固有倭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審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此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程子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

中有一
分回五人
必立見
以不辨

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說者，將聖人心迹做兩截看，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軒按：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則知湯武之師，雖為天下除暴，云爾。原其心，蓋有甚不得已者，以故桀奔南巢，即從而放之，不忍誅也。使紂未死，武王未必不若湯之放桀也。夫既自稱死矣，而又加誅，不已甚邪？史記乃謂王至紂所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說本自汲冢書。太史公誤信之耳。以故朱子嘗謂未必如此。而金

氏前編從而削之云。○又按賈子曰：紂死，弃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牛之，猶不止也。升菴楊氏謂此說近於事理，蓋有味乎其言之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殷方不服者，分師俘之。庚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弁以虎賁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侯。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庚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

與

與

改祀曰年，以建子月為歲首，色尚赤。

蜀唐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侯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至，告以擒宣方。○前編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封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弁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逸周書史記皆先言管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魯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管蔡之過，亦幸而有康叔之賢也。

立徵法。

史記曰：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為歲首，得三之紀，是謂天統。以夜半為朔，牲用騂，以赤為徵。號朝燕服，冕而玄衣。

遷都于鎬。

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朱子曰：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徹通也，均也。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遷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建學養老

史記曰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見而祭人生八歲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及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太樂正論民之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人

前編

俊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復論其賢以告于王而官之○朱子曰養國老於東膠庠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禮玄衣而素裳急而乞言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也久矣憲則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乞言比之觀瞻氣味稍薄

作大武樂

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朱子曰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

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又曰大武者言伐紂除害成武功也

肅愼氏來貢

史記曰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愼氏貢楮矢石弩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矢以示後世使永慕

閏月

李校書云是歲閏乃二月也

三月分封諸第封康叔于殷東

語詳書

前編曰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際也然則二誥雖均爲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沐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封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九

前編

鄘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鄘而有之夫策鄘鄘而有之殆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

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耳

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語詳書武成篇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

大紀曰武王既克商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堯之後於蓀虞舜帝之後胡公嬌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栝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督丘爽鳩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于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鄘季載于邲封庶弟叔繻於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鄆于雍于原于軺于豐號仲虺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於西號賈故夏墟叔封於東號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眾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與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

于邲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訖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彛作分器○蘇氏古史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號仲虺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鄭鄭武王之穆有邢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泰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號仲虺叔為文王卿士號仲為西號晉獻公所滅號叔為東號鄭所滅邲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邲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綏公子曉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麟叩召旻之詩邢嘗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勝季載為周司空邲侯為諸侯伯與邲雍鄭邢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詳書武成篇
周書謚法解

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
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無貴賤一也○禮大傳曰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禮大傳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崇於上帝
祈於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
遼奔走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季歷文王昌不以
卑臨尊也○周書謚法解曰周公啓制文王
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維周公旦太
公望開嗣王季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
謚遂叙謚法諸者行之述也號者功之表也
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大紀曰祀于太
廟始定祀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誅貴切不
誅長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不得相誅追
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
王

庚戌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語詳書
武成篇

王受丹書之戒為銘以自警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
師尚父而問焉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
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
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
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
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
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問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
銘焉於机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
於履為銘焉於席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
廟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矢為
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
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
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
仇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所監不遠視邇
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
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
可救也極之銘曰毋曰胡不殛其禍將然毋曰
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
曰惡乎危於忿竟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机
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
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慎之則富賜豆之銘
曰食自杖食自杖成之慎則逃戶之銘曰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愆弗志而曰我知之乎

無慙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援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肅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典。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靡與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問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

洪範語詳書

史記曰。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又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於朝鮮。而不臣也。○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

通鑑綱目卷之七 周武王十三年

古

前

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警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遵豆。都邑頗放。吏往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度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

通鑑綱目卷之七 周武王十三年

主

前

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惠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春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誤。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

經世解經
此篇正生
論之匪止

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屬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反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賈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

通鑑綱目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太

前編

聖賢

秦

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古感焉。作皇極辨。○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則也。而易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之。而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前編曰。按書稱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王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古史曰。武王伐付。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讓。左有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邑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耻之。隱於首陽。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氏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異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前編曰。按據古史爲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觀是歌辭。然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

通鑑綱目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七

前編

夷齊氣象不同史記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庚辰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

蔡傳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源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語詳金縢篇

蔡傳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

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前編曰周禮古人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

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辛巳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語詳書周官

篇

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圯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

公旦位冢宰正百工

管子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武王而天下治○胡氏曰武王之爲君也大

之爲治範之陳而萬世垂範之道明次之爲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纖之爲九府

圖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

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

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前編曰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

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與其子

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可見

戴記之訛云竹書記年曰武王年五十有四

與他說不同
未知孰是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九年

年

前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戌 周成王元年

周公會父元年

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諸詳禮記文
王世子篇

賈傳新書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
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
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
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
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
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
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傳職篇曰
天子不論於先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理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嫻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
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
公職之天子不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
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
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
賞罰不厚於德不彌於行賜子侈於左右近
臣委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
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

傳職之篇
無職後世
天子不識
卿大臣亦
字有習其
文書矣

天子之奉
無可
動無
若君
之哉

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飲。敬誦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誦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語之適。嬾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繡絲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慄。寢而莫有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至願還面皿。器御之不舉。不滅。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千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食。號呼誦詩。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器。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少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新

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前編曰。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謂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爲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爲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 雅詳詩大雅文王篇

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 語詳書君奭篇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大紀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前編曰。按君奭之書。王氏謂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今從胡氏說。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子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有二月王崩于岐
周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召公內弔父兄外弔
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汲郡古文
曰畢西於豐三十里○肆音四埋棺坎下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
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
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
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侮盡於時惠於民躬賢而任
能其於民遠於侮盡於時惠於民躬賢而任
服交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承
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成王元年

四

○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
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卒相成
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
伯禽以成王元年封○春秋公羊傳曰封魯
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平
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
曰爲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
曰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
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

非周公不
能得此三

辨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語詳書
金縢篇

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
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時賞賜不加
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
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
周公乃辟位出巡狩於邊○朱子曰鄭氏謂
周公遭流言之難避居東都宜從其說○董
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
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遂與師以誅之聖人
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
應不諫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
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
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
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
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

念以余社
言大德者
不假于古
相臣之榜
據也

學

古文尚書
作傳者必
治也與

禮

而已矣。○前編曰：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或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有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又按朱子集晚年與蔡沈之書，嘗為朱子定論。○或曰：周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軒按：金縢後敘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曰：「辟法也。」謂以法法三叔也。鄭氏則音避，謂避居東都也。二說不同，以故朱子晚年定論，謂宜從鄭氏。而蔡氏傳書遂從鄭說。蓋謂我若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必如此解，則周公事君之忠愛、兄之情、全身之智、處變之機，無所不白。要之出於至公至誠之心，而無一毫白便身圖之私也。

丁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語詳書金縢篇

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人在管蔡也。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須以

賢

備吳也此
凡凡一合
所成就也

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主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

東人喜得見周公，作詩美之。語詳詩豳風及狼跋篇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憂憂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棄，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不利於王。」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三監叛矣。

後世之
機引是
實身家
重君國
者也

此論可
與公知
天象
天象

戊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語詳金縢後叙及幽風鵲鳴篇

前編曰按七月之詩幽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政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竝行不悖然此俱可見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鳴則鵲鴉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鵲鴉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前編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語詳金縢後叙

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祭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教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前編曰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絕書稱周公巡邊一年蓋書兼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絕以替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又曰周公代武王死之說非成王卜雷風以啓櫃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益多也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前編

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與武庚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陳賈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毀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或問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遇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弃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心一也

命周公東征周公作大誥于天下語詳書大誥篇

蔡傳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前編曰按武王周公伐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辯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未爲過也若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

十

前編

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況武庚實熾之於是唱爲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遺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殃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

十

前編

王伐管叔蔡叔史記曰周公奉成王命誅

武庚管叔放蔡叔乃知管蔡之伐命自成
王而周公奉行之蓋其事勢分義萬不得
已不幸而值此大變
固亦難乎其為情矣

魯侯伯禽帥師伐淮夷徐戎

語詳書費誓篇

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
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勝遂
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切周公在三公
之位而伯禽撫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
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
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

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呂氏曰禹之家
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
位而驟當有危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
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
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
於深宮而恭於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
公之家學蓋本末
具舉而無所遺也

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啓於宋以紹殷後

語詳書微子之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

周魯
同國
心同
天壤
復世
及命
所不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三年

焉有喪拜焉○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
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
德也至於周公設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
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耶土地
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
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亂三監淮奄並起
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於是濯
征兗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
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
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
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
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恪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
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余以是知
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
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豈不大
哉可懲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語詳書蔡仲之命

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從乃囚
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
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
於東○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前綱曰按書稱群叔流言傳稱
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處蔡叔猶有車七乘

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殊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殺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殺而致戮之蓋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逸周書云霍叔殺此必傳聞之誤

周公克殷還作詩以勞士卒

語詳詩東山篇

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

語詳詩周頌

周公作立政戒王

語詳書立政篇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成王四年

十四

前編

前編曰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微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黜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况當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成王四年

前編

國之患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語在書蔡仲之命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曰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也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語在書蔡仲之命

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誅之○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傳曰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今之○前編曰按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守故周公告召公謀之

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語詳書

夏五月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語詳書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齊於中出即念殷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齊於中聖相繼撫之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

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應覽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與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處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曠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奔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厲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遁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簡若怨周

書

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前編曰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

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成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誥多方於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作

蒐于岐陽因盟于諸侯

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誠晟同明也

左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外傳曰昔者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荊楚

辛卯六年齊正百官制禮樂

語詳書周官

史記曰周公相成王六卿制禮作樂頒量天下大治○前編曰按周書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六年

太

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縱悉皆當昧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况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越裳氏來朝

史記曰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

此乃所以為子孫計長久也

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賜以輶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

壬辰七年春二月乙未王自周至豐命太保召公

語詳書召誥

孔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於豐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于文王廟○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通鑑綱目卷之八周成王七年

九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賦者過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伐我難矣○史記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茲未生於今六十年康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顛服及德方明白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于洛邑而後去○又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遠里均

三月戊申召公至于洛卜宅。語詳書
召誥

乙卯 周公至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

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語詳書洛誥及召誥

多士梓材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 成王七年

辛 前編

前編曰周家營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也

太保召公作誥。語詳書
召誥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丞于文武。命周公留後治。

洛語詳書洛誥
及詩周頌

逸周書作維解曰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
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及作大邑成

興 興

治以衆士治若國衆則以公大夫治得當作

周於上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邪十七里南
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以爲天下漑制邠甸
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
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
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遇百室以便野
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朱子曰書
稱王在新邑烝祭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清
廟之篇其升歌之辭也○前編曰按洛誥召
誥相爲始終然惟洛誥之絕散無倫次有周
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
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
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敘述
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
繫綱

卷之八周成王七年

主

簡編

往來先後之序葢其日月先後已具在繫年
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
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佚生口授
之訛而孔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佚生
之書爲定亦或於此失之

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

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乃

癸巳八年周公分正東都

立五官太廟宗官考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站重元重廟常復格藻乾移旅盈慈常畫內階玄陛堤塘山廡應門庫臺玄間○傳曰官廟四下曰阿反站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室也常累係也復旅三福也藻乾畫梁上柱也丞室曰移旅別也慈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別柱爲之也以黑石爲階塘中庭道堤謂爲高之也廡謂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矣又以黑石爲門限○朱子曰郊而曰天尊之也配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王命蔡仲復封之蔡

仲之命

孔傳曰王成王也蔡國名仲字父辛命下罪不相及○蔡傳曰蔡仲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前編曰蔡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以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茲愆甚而又曰母若爾考之違王人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且足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至閔閔之事辭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益處兄弟之愛其情辭若此觀者當思其言外之

九年封弟叔虞爲唐侯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參神也○衡視鮑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綈旂旄旌大民殷氏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閭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而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陶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管蔡啓商基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叔以車七乘從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周冠聘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

穆也。曹爲伯旬。非尚年也。○史記曰。唐有亂。成王滅唐。遂封叔虞。○史記又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子

千。○呂氏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

是則賤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成

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

時諸公不以爲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

歟。○前編曰。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稱先王

明事厥辟。又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

剪桐之封。非實錄。殆不可信。

進戒。○語詳詩大雅卷阿章。

朱子曰。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

上。因王之歌。而作卷阿之詩。以爲戒也。

申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語詳書

胡氏曰。以無逸繫于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喪

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

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前編

曰。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鳴呼。其警戒之

意。益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述無逸。

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置諸左右。朝夕觀省可也。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卧

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

於畢。從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也。○大傳

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

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

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

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

公薨。成王不葬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

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

在於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

公也。○蔡氏曰。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

政歸老之時。若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

陳分正東郊。成王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

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

也。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

在何時耶。○前編曰。按周公治洛。或此時獨

實造之學常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屈臣
 頌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
 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
 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
 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
 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
 間則於治體已不問矣，不若界之後進，瑞慈
 之人則一意素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
 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闢變化，非四世
 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
 於治體，其觀
 時義者精矣。

丁酉 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

典 詩詳書 周官篇 卷之八 周成王十有二年 主 前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載，王巡狩，殷國柴望，
 祭告諸侯，畢朝。○金氏曰：按周禮三歲徧視，
 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外
 史考書，各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
 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德，
 同風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歟。

戊戌 十有三年作九府圉法。

史記曰：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至是
 太公望乃立九府圉法，錢四兩方，輕重以銖
 通九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
 有四。○釋義曰：九府為大府、王府、內府、外府。

天府，職內職，
 金職幣是也。

壬戌 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及羣

臣受顧命。

乙丑 王崩，太保迎元子釗于畢門外，入翼室恤宅。

宗。

癸酉 元子釗麻冕黼裳即位。是為康王。朝見諸侯于應

門內，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周成王三十有七年 主 前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
 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
 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服，釋之而即吉，
 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
 不可以喪服受也。口何為不可也？孔子曰：將
 冠于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
 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
 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於次。王
 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
 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
 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曰：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也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
 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
 在不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
 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
 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
 不辨○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
 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
 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
 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
 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
 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
 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
 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
 受伊尹群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
 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
 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
 陪臣耶○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
 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
 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
 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
 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
 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
 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
 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
 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評閱

癸亥 周康王元年徧告諸侯朝於鄴宮

通志曰周康王卽位之元年徧告諸侯宜示
 文武之功業以申之乃朝見諸侯於鄴宮

二年

甲戌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
 命篇

前編曰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
 殖貨護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
 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
 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
 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
 是放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
 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
 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
 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
 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
 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述商
 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
 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
 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

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論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賄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於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僞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周康王十有二年

二 前編

戊寅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蒯嗣是爲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
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前編曰按世家伯禽
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爲正則
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
年則當云五十
三年未詳孰是

軒按世家云考公四年卒金燦會編乃書
考公立於康王九年卒於康王二十年則
與世家不合矣今仍依前編書子蒯嗣
於康王十六年以俟後之君子訂焉

已卯 十有七年 考公

主德

楊雄曰康
王之世
賢臣士

壬午 二十有六年魯考公薨在位四年弟熙立是爲煬公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蒯立考公四年卒弟熙立是爲煬公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戊戌 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

史記曰謚曰康公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其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王崩子瑕踐位是爲昭王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大記曰康王克臻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西

魯煬公薨在位六年子宰嗣是爲幽公

巳丑
周昭王元年
幽公

寅壬
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弑其君幽公而自立為

公魏

史記曰幽公在位十有四年其弟濇弑之而自立是為魏公○前編曰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卯癸
十有五年
魏公

卯己
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巡

待至漢崩子滿踐位

是為穆王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源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俗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旅旋踐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金氏燿曰大記與史記所載不同未詳孰是

辰庚

周穆王元年

午壬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語詳

命篇

史記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大僕國之政作罪命復寔○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誥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周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余

切子童孫其辭氣新陳雅老大有徑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駸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賜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無常可不懼哉○前編曰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悶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殷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日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

王心能正
勿以終成
今主武帝
和堂一傳
庶幾似之

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穆王欲肆其心周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還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華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後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祗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淳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叙之祗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島之所繼○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島居之

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七年王西征○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

季勝不
有勳於
穆王
穆王
穆王

是爲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五之馴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賢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前編曰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爲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謚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祗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爲周之賢王王者當以尚書爲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威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公之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周穆王三十五年 本 前編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賓服。夷蠻要服。夷蠻要服。侯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罰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氏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與

四十有五年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頻乎。吾聞夫犬戎樹。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大畢伯氏。犬戎之二君。

五十年作呂刑誥四方

呂刑篇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制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曠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曠。則凡有千緩之資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曠刑之可取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先日勝。其作書於既老。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行獄

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
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徵見其意者
亦不可不察也○前編曰呂刑之書穆王晚
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
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
情僞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
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
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
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官刑大辟之條以追犯
死之罪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
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
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
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
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
通鑑綱目卷之九 周穆王五十年 十一

忠厚之風
尚可法也
戊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
年百有子繫扈踐
位是為共王

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氏
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朱子云招當如徵
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逸周書曰穆王
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史

此等字不
是字力

此等字不
是字力

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
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不遂事之要戒仲戎
夫言之朝望以聞信不義不立則哲士陵
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以誥諛日近方正日
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以好貨
財珍惟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
賢良日蔽而不仁者其臣憚其臣憚而不忠
以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憚其臣憚而不忠
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
殷商以以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
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
有虞氏以以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
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
林以以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質沙三
通鑑綱目卷之九 周穆王五十年 十一
卿朝而無禮君怒而又拘之譁而弗加諸卿
謀變質沙以以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
附三苗以以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
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典也必
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必昔義
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
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憂平州之君
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
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
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
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
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以昔有巢氏有
亂臣而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

此已不成
據注作取
從民自成
常刑以刑
為新也
字俱新

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臣斧小不
勝柯者臣昔有郇之君膏餼減爵損祿群臣
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
之郇君以臣父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
自以無臣父空大官小官交亂民無所附唐
氏伐之共工以臣犯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
氏上衛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衛氏倚義
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
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
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
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
陰事外權有果氏以臣爵重祿輕比已不成
者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隨比而
戾民畢程氏以臣好變故易常者臣昔陽氏
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
於下陽氏以臣業刑而懷者危昔穀平之君
懷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
平以臣武不止者臣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
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
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臣恨而無親者
臣昔者縣宗之君俱而無職執事不從宗職
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臣
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
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臣文武不
行者臣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
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
守武士不用西夏以臣美女破國昔者續陽
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樊

明學
之說

易

咸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
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
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
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臣○前編曰此篇諸
本不一今以蜀本判定以
存遺事皮氏古諸侯也
乙丑三年王游于涇上
國語曰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
衆女三為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
參一族夫衆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
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小醜備物
終必以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王滅密女色之
傾人國家
也如此夫
丙戌十有二年王崩年八十子囂踐位是為
囂
丁亥元年徙都于槐里
大紀曰自懿王為政周綱不
振王室始衰徙都于槐里
戊戌二年王室衰微詩人作刺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前
編曰刺詩之作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

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書序皆以爲刺幽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攷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哀公之詩隸之然不可考矣

二十有五年王崩年五共王之弟辟方立爲

王孝

史記曰王嘗居于犬丘犬丘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

周懿王元年

十有三年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

史記曰惡來華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皇旁皇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爲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爲主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前編

史記曰惡來華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皇旁皇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爲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爲主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前編

彙

曰胡氏大紀例以甲子爲紀今附此年此大史傳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僖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者謂秦併周也

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冰

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當廢秦始封之時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哉

戊十有五年王崩年六十諸侯復立懿王太子

史記曰周厲王二十五年

癸夷王

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

記禮

經世曰國自此衰○前編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癸是爲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於諸侯之手故爲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爲例矣

軒按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

下嗟乎夷王以立於諸侯之手乃自卑禮若此遂致王綱不振國自此衰可慨也夫○觀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

三年命號公伐太原之戎

史記曰夷王之時荒服不至命號公帥六師以伐太原之戎至俞泉獲馬千匹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楊粵至于鄂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渠熊渠當成王時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渠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

通鑑綱目卷之九 周夷王八年

去

前編

子熊渠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渠生熊艾艾生熊渠生熊勝勝以弟揚為後熊揚生熊渠渠生子三人當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益乃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胡氏曰熊渠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而西伐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為王衛康叔七世孫項公首壞王制并邯鄲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况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

惟下堂
而足延後
千是乎不
自上山矣

歎息者矣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

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諸之厲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蒲姑於是詩人作詩刺王

通鑑綱目卷之九 周夷王十六年

七

前編

周厲王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帶王號

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號仲帥師征之

史記口厲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南之夷入寇王命號仲帥師征之不克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昭周厲王王命衛為侯○蘇氏

古史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稱召伯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以爵稱非以賂得侯也

乙未 十有三年 頃侯元年

丙申 十有四年 曹孝伯薨子喜嗣 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腓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君平卒子官伯侯立官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

丁酉 十有五年 夷伯薨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於是始立

蔡厲侯薨子嗣 是為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官侯立官侯卒子厲侯立厲侯至是卒子嗣是為

武侯

戊戌 十有六年 惠侯元年 武侯元年

辛丑 十有九年 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 是為獻公

公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壬寅 二十年 齊侯徙治臨菑

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

宋厲公薨子舉嗣 是為僖公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公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厲公至是卒子釐公舉立

公舉立

晉厲侯薨子宜臼嗣 是為靖公

晉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之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之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是年立

癸卯 二十有一年 秦嬴卒 在位四十年

嗣 是為秦侯

辰 二十有二年 秦侯元年

丙午 二十有四年 陳慎公薨子寧嗣 是為幽公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鼻立申公卒弟相公鼻半立相公卒申公子突立為孝公孝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薨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為僖侯

丁未二十有五年幽公元年

庚戌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在位九年子壽嗣是為武公

辛亥二十有九年武公元年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

史記曰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為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林惕懼怨之來也故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墨子曰厲王染於彘公長父榮夷終

癸丑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在位十年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楚世家曰熊渠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弑而代之至是卒

乙卯三十有二年公伯元年

史記曰厲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諂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史記曰厲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諂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野

賢

謗失道甚矣至秦而有腹誅之詞漢未有橫議之禍欲國之不亡得乎

丙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在位三年子仲嗣

召公作詩諷王語詳詩大雅民勞篇

孔氏曰穆公名虎召康公十六世孫也○朱子曰序說以民勞章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諷王語詳詩大雅板之篇

朱子曰凡伯以板八章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耳○胡通鑑綱目卷之九周厲王三十有四年

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願乃不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諍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丁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凡伯作詩刺之語詳詩大雅桑柔篇

朱子曰詩序以桑柔為凡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其說是也

戊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孝王時西戎皆服秦仲立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及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國人作詩刺王語詳詩大雅蕩之什

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己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彘太子靖匿于召公家

召公家

本記曰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于彘王太子靖匿於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

怨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怨怨而不怒死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庚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

和

史記曰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晉靖侯薨在位十年子司徒嗣是為僖公

辛三十有九年僖侯元年春正月王在彘後不悉書做此

壬戌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在位二十七年子嗣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在位十年弟熊嚴立

甲子四十有二年夷侯元年熊嚴元年

丙寅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在位三十一年弟疆立是為幽伯

丁卯四十有五年幽伯元年

巳巳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在位二十四年子孝嗣是為僖公

庚午四十有八年僖公元年宋僖公薨在位二十年子颺

通鑑綱目卷之九周顯王十四有八年三十四前編

嗣是為僖公

辛未四十有九年惠公元年

癸酉五十有一年王殂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

即位是為宣王

左氏曰至于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前編曰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

用樂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彘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侯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衆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在位十年子熊霜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

史官陳仁錫評閱

戊戌年熊霜 周召公輔政

命秦仲為大夫討西戎

秦紀曰王室衰弱西戎又叛宣王即位乃命秦仲率其國人往征之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語詳詩小雅六月篇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宣王元年

出居于玁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

作歌以叙其事

燕惠侯夢在位三十七年 子莊嗣是為僖侯

乙亥二年僖侯 早

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語詳詩小雅采芣篇

詩序曰采芣宣王南征也○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芣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芣以威而服也○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

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

觀此二詩可見矣

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語詳詩大雅江漢篇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語詳詩大雅常武篇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朱子曰江漢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常武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

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宣王二年

魯貞公薨弟敖立是為武公

魯世家曰魏公潰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湣立至是卒弟敖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幽伯在位九年遇弒

立嗣

丙三年武公元年 齊武公薨在位二十年 子無忌

是為厲公

厲公

甲子

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語詳詩大雅韓奕篇

詩傳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猶使爲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乙丑

丁丑四年厲公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語詳詩小雅召南篇

雅黍苗及大雅崧高篇

黍苗箋曰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崧高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遺集綱目卷之十周宣王四年

三

軒按朱子謂黍苗乃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謂崧高爲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以見宣王中興之業二說皆得詩人之意

戊寅五年大旱胡氏大記連年書旱

晉僖侯夢在位十年子籍嗣是爲獻侯

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語詳詩大雅燕民篇

詩序曰燕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已卯六年獻侯大旱王側身修行語詳詩大雅雲漢篇

庚辰

史記曰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

秦仲伐西戎死之在位二十年王命其子莊復伐戎

大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略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朱子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果先勇力忘生輕死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淫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遺集綱目卷之十周宣王六年

四

楚熊霜卒在位十一年弟熊徇立

楚世家曰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六年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其少弟季徇

為熊伯

庚辰七年
莊公元年
熊伯元年

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詳

詩小雅車
攻吉日篇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
諸侯周室既衰又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
人作車攻吉日以美之○呂氏曰車攻吉日

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
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
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
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壬午九年更作宮室既成詳詩小
雅斯千篇

詩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朱子曰舊說厲
王既流於蕢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
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故詩
人歌其事因以頌禱之也

癸未十年安集流民
詳詩小
雅鴻雁篇

詩序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於家無不得其

所焉○矜又作
錄同古頑反

西乙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

命戲為魯世子

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
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願必犯犯王命必
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奔上天下事上少事長所以
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
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
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一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
千畝○國語曰王不籍千畝文公諫曰不
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教順
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
時視土陽澤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
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
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
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
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成公卿百吏

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散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日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韋昭曰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也孟春日月會於營室○(觀音附相視也)丁依反墾音鉞又音伐

魯武公夢

在位戲立是為懿公

通鑑綱目

卷之十周宣王十有二年

七

前編

齊

齊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

是為文公厲公在位十二年遇弒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而討誅殺厲公者之黨七十人

戊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在位二少子和嗣是為釐侯

衛世家曰釐侯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

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傍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復修康叔之

通鑑綱目

卷之十周宣王十有五年

八

前編

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侯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紀之○蘇氏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康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修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堅自誓之操武公亦有修華之學復康叔之政輪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康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

少相掩也

巳十有六年武公晉獻侯在位十一年十賁生

嗣是為穆侯徙都于絳

庚十有七年穆侯

辛十有八年蔡夷侯在位二十六年子所事嗣是為

壬十有九年僖侯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

懿公而自立懿公在位三年

乙二十有二年桓公元年王后姜氏脫簪珥

諫王王勤政中興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宜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

封弟友于鄭

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邇從寡人起非夫入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各為周世宗○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群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而宣王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有二年友初封于鄭前紀曰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鄆號之開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為南鄭

申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丁二十有四年齊文公在位十年子說嗣是為

戊二十有五年成公

巳二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前編曰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卽文侯異日受平王和璧主墳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庚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在位十年子嗣是爲

辛二十有八年哀公元年宋哀公薨在位一年子嗣是爲

戴○楚熊徇卒在位七年子熊渠嗣

壬二十有九年戴公元年

癸三十有年有馬化爲人

通志曰周宣王三十年有馬化爲人有兎舞於鎬京

乙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

稱是爲孝公魯伯御篡立十一年

國語曰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世家曰宣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

於夷宮

陳僖公薨在位十五年子靈嗣是爲

曹戴伯薨在位十九年子兕嗣是爲

有年化爲狐

丙三十有三年孝公武公齊成公薨在位九年

子顯嗣是爲

丁三十有四年莊公發兵征濮後

庚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爲

楚熊渠卒在位九年子熊儀嗣是爲

下民失所流離語詳詩小雅黃鳥篇

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至他國不若故鄉故思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辛三十有八年頃侯元年

壬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詳

外傳與不
籍于畝同
事非也

寧蓋有喜
功好大之
心蓋是以
料之去年
伐莫戎明
年征申戎
兵於斯為
請矣

朱子曰祈父詩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詩○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通志曰宣王三十九年與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御奄父曰公仲脫王奄父者趙造父六世孫也○前編曰不簾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乃地各也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接于農隙耜獲亦於籍獮於旣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爲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狂僧得此
好友相從
地下

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史記曰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殺杜伯左儒死之○春秋傳注曰杜伯爲宣王大夫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薨在位二十七年弟嬀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丁巳四十有四年
元年

未巳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湟即位是爲幽王

前編曰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况宣王末政正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

天象
唐曰伯
陽周下
史老子也

陳武公薨 在位十五年 子說嗣 是為夷公

辛酉二年 文侯元年 夷公元年

壬戌三年王嬖寵褒姒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官見而愛之生子伯服

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

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夫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崩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癸亥四年陳夷公薨 在位三年 弟燹立 是為平公

秦莊公薨 在位十四年 子嗣 是為襄公

志子孫

賢

賢

作此三
節可知其

雅若之華及
何草不黃篇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兵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

莊公卒襄公立

衛侯和作詩悔過因以諷王 語詳詩小雅

詩序曰衛之初筵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按此詩其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羣臣作詩刺讒因以諷王 語詳詩小雅何人

詩序曰巧言巷伯刺幽王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韓氏曰諂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

君若受之則諂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議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真可謂極矣班固司馬遷贊云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以刺時政 語詳詩小雅

雅若之華及
何草不黃篇

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彫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征行之勞上視之如禽獸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詩所以降爲國風也

五年 平公元年

六年 命伯士伐六濟之戎

通志曰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是時四夷狡倭戎圍犬丘秦世父擊之爲戎所虜歲餘復歸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語詳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于日所以當食而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

七年 用尹氏家父作詩刺之

語詳詩小雅節南山篇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丁卯 八年 以鄭伯友爲司徒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中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魏霍揚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鄭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疏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特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食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誅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畧歷萃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澆主茅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少固公曰南方不可平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緄叔逆難於濮而蠻季緄是立遠氏將啓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先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也九紀九

也之辨

國之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王八年

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視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豳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顧夷豳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豳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皆為采衛或在王或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與矣對姓無後融之興者在芊姓芊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讓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財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煥極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王八年

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或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童謡曰靡弧箕服實公周國適有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父矣其為毒也大矣將後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緡西戎方強王室方暨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緡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緡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隄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姓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

似為秦殺
時事張本

重言褒姒
似以見內
外無嫌感
結喪國

深案

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傳也且大其將與平公
說乃東寄弩與助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蹙
十一年而鄭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

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定天子齊
莊信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前編曰按史伯之言該矣周之士大夫大率
多賢能守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

大夫在於其職而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
大也史伯之言紀錄者亦或有所附會其論

和同謂幽王不能用眾而外專於虢石父內
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寄弩於鄭號蓋陰為

取國之計而史謂鄭號叛鄭鄭武公伐滅之
夫寄弩賄以誘之伺隙而取之是術也而史

不悟何哉於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
鄭在春秋亦無世無晉楚之爭矣

辛辛國也
茅驪山名

戊辰 九年璧褒姒任奄人 語詳詩大雅
雅驪山名

朱子曰賄叩七章刺幽王璧褒姒
任奄人以致禍亂也○叩音仰

夏六月隕霜 語詳詩小雅
雅正月篇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曰正月
繁霜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譏諂而王惑
之知其必滅周也○正音政

軒按毛傳云正月夏之四月也孔疏云昭
十七年六月朔日食左傳以此月為正月
故知正月為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
乾曆事正統陽之月也疏又云正陽之月
而有繁霜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
害萬物故賢者為之憂傷若建寅正月則
固有霜矣不足憂也由是言之則幽王九
年隕霜當依周曆書於六月而會編乃係
之四月誤矣蓋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
是陰盛陽衰之變也褒姒之滅周於斯見
矣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

為太子宜臼奔申 語詳詩小雅
華及小弁篇

史記曰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
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

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周制為燧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

笑乃大舉燧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說之為是數舉燧燧其後不信諸侯益

亦不至于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
父為人佞巧善諛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

太子

已巳 十年饑饉 語詳詩大雅
雅召旻篇

朱子曰召旻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飢饉
侵削也○劉氏曰召旻之刺居變雅之終慨
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
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子

驪山下鄭伯友歿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

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史記曰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
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鄭人召西夷犬

戎攻王王舉燧燧徵兵兵莫至遂弑王驪山
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宣王十有一年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
為平王以奉周祀是時晉衛秦將兵救周平

戎○鄭世家曰犬戎殺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衛世家

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
周平戎甚有功于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

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
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

救周戰甚力有功○前編曰史遷不考之於
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劉氏曰汲冢紀

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于申號公立王子余
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與舊

史不同○胡氏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父子夫婦之間綱常變矣欲不亡得乎富是

時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帥師救周力戰破戎
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
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
子是為平王而周之轍遂東政教號令不行
下矣

通鑑綱目卷之十周宣王十有一年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國勢
辛未
周平王元年
鄭武公掘突元年
遷都于東都雒邑

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維邑○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也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蘇氏曰周自平王至於此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於營洛邑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鄭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之子孫一貶而窮田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此不即此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命秦襄爲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平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卽有其地與晉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命衛侯和爲公錫晉侯仇命語詳書文侯之命篇

語詳書文
侯之命篇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誓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形虜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前編曰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顛墮前鑑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與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乎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當時大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覺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

郊祀大事
胃外行之
而無忌其

秦祀上帝于西時

時者時土
為高也

史記曰秦用駟駒黃牛牝羊各三祠上帝于
西時年表曰秦立西時祠白帝○太史公曰

始得之固不服東畧矣觀其腫於郊祀則無
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晉居河北表裏
山河是為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
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
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與復期之則其委
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要于申武公當
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眾已不能全又散為
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東
取號鄭以為己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
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戊申之志則其
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
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
其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臣大
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
連綿綱目卷十一周平王元年
失民而大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
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
不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
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大戎而不在諸
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
制戎固不服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
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
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
復中
與也

心已吞
暴矣

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瑞見矣禮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雖戎
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腫于郊
祀君子
懼焉

壬申二年魯孝公蒙在位二十八年子弗湟嗣是為惠公

癸酉三年惠公以鄭掘突為司徒

鄭世家曰桓公為周司徒善於其職甚得周
眾又死於犬戎之難平王於是復命其子掘
突續乃父之
職復為司徒

連綿綱目卷十一周平王三年

戊辰四年燕頃侯蒙在位二十二年子嗣是為哀侯

乙亥五年哀侯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在位十子

嗣是為文公

前編曰宋太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鼎狀方
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鄭錫公秦之幽宮
於中

宋戴公蒙在位十四年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詩序曰自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考
正甫得商頌十三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今存
五篇

丙六年文公元年燕哀侯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為鄭侯

丁七年鄭侯元年楚若敖卒在位十七年子熊坎嗣是為鄭侯

霄敖

戊八年霄敖元年

己卯九年蔡僖侯薨在位十八年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九年

五

前漢

史記曰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
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
于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
之邑

庚辰十年共侯元年

辛巳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在位二年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薨在位十六年子石甫嗣其弟武弑之而自

立是為穆侯

學賢

壬午十有二年戴侯元年

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在位十五年子揚嗣是為莊公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
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
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
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矜不
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
也謂之睿聖武公○前編曰懿即今大雅抑
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包曰衛武公行年
九十有五猶使人誦是詩而不離於側董氏
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劉氏曰周之諸
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澳則見
公之可美賓筵及抑詩則見公之所修固可
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
抑詩所以得入於二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
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
合於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
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楚霄敖卒在位六年子熊煦嗣是為蚡冒

申十有四年莊公元年曹穆公薨在位二年子終

生嗣是為桓公

乙酉 十有五年 桓公 秦作鄜時

史記秦本記曰秦文公薨黃蛇自天下屬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丙戌 十有六年 陳平公薨 在位二十三年 子圉嗣 是為文公

丁亥 十有七年 文公

戊戌 十有八年 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陳氏曰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史辭遠晚與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而秦諸宣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本注云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即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左傳後序

己丑 十有九年 遺畿內之民戊申 語詳詩王風揚之水篇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罪之師反

不許賊不恤民而從也
勸成役東
勸所自來

秦於遠
矣以修常

入象

庚寅 二十年歲凶

辛卯 二十有一年 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

本紀曰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

蔡戴侯薨 在位十年 子考父嗣 是為宣侯

壬辰 二十有二年 宣侯 王室衰微諸侯背叛 詳語

詩王風兔爰及葛藟篇
朱傳曰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兔爰也○又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葛藟以自歎也

秦穆與秦
秀同使

已開嚴路
之漸

癸巳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在位十年子力嗣是為宣公

午二十有四年宣公元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

離語詳詩王
風黍離篇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彿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乙未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在位十五年子伯嗣是為昭侯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二十有五年九

秦初有三族之罪

畿內大夫久役于外語詳詩王風君子于役篇

丙申二十有六年晉昭侯元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

曲沃

左氏曰晉始亂故封桓桓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在位十年子鮑嗣是為桓公

丁酉二十有七年桓公元年鄭武公薨在位二十年子寤

生嗣是為莊公

戊戌二十八年莊公元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二十有八年十

此康侯所
謂惡養天
倫者也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前編曰莊公初意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禮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

庚申三十年楚蚡冒卒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

武王

楚世家曰蚡冒立十七年卒弟熊通弑蚡冒之子而自立是為楚武王

<p>辛 三十有一年 <small>武王元年</small></p>	<p>壬 三十有二年 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曲沃成</p>	<p>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 <small>是為潘父伏誅</small></p>	<p>在位七年遇弑</p>	<p>晉世家曰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之眾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末大</p>	<p>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至是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欲入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走還歸曲沃晉人共立平為君誅潘父</p>	<p>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三十有二年 土 前編</p>	<p>癸 三十有三年 <small>晉孝侯元年</small></p>	<p>丙 三十有六年 衛莊公薨 <small>在位十二年</small> 子完嗣 <small>是為桓公</small></p>	<p>丁 三十有七年 <small>桓公元年</small></p>	<p>戊 三十有八年 衛公子州吁出奔</p>	<p>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再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p>
------------------------------------	-----------------------------	--	---------------	--	---	-------------------------------	-------------------------------------	--	------------------------------------	------------------------	---

<p>將立定 禍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p>	<p>咻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p>	<p>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p>	<p>桓公納之 州吁出奔</p>	<p>庚 四十年 齊莊公薨 <small>在位十四年</small> 子祿南嗣 <small>是為僖公</small></p>	<p>晉曲沃成師卒 <small>在位十五年</small> 子緡代 <small>是為曲沃莊伯</small></p>	<p>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四十年 土 前編</p>	<p>辛 四十有一年 <small>僖公元年</small></p>	<p>壬 四十有二年 宋宣公薨 <small>在位十年</small> 舍其子與夷</p>	<p>立其弟和 <small>是為穆公</small></p>	<p>燕鄭侯薨 <small>在位十六年</small> 子嗣 <small>是為穆侯</small></p>	<p>丁 四十有七年 晉曲沃緡入翼弑其君孝侯國</p>	<p>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邾 <small>是為鄂侯</small> ○孝侯在位十五年遇弑</p>	<p>戊 四十有八年 <small>鄂侯元年</small> 魯初請郊廟之禮</p>
---	---	--	------------------	---	--	-----------------------------	------------------------------------	---	---------------------------------	---	-----------------------------	---	--

後世皆以
議成王伯
耶何其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曰初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
角往魯公止之○路史曰劉原父謂使魯郊
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
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天子使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
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夫惠公止之則
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周之也昔
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自稱之也然則
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
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
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
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四十四年八年
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
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
為夸焉禮記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
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子
之土田陪執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爨器
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
羽數於衆仲周公聞來聘饗有昌歌白黑形
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
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
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
禘兼四代服器則祝鮀不應不及况魯行天

如此證
足雖千占
之惑晦
康侯大臨
俱為所決
不獨程子

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問何以辭
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于
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
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
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
從劉恕倘自史角之事之外別有傳記與明
堂位合則外記
豈獨遺佚乎
軒按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蓋嘆魯僭用郊未嘗謂成王賜也其云
周公衰者歎其非周公志而神必不歆也
記禮者乃謂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
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讀者不察相沿至宋
程子大儒也亦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况其他乎余觀劉氏外紀及羅氏路
史知魯惠公請郊乃在平王時王且使史
角止之而後魯自僭用之耳夫以平王且
不肯輕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余意成王固
重報周公之功必不以僭禮賣周
公也彼謂為成王賜者誣亦甚矣
魯惠公夢惠公在位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
四十六年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
再娶亦妾也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子
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嬰兒之生其手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四十九年

主

前編

小凡十九國

見于年表者大

未已

四十有九年

隱公元年

魯隱公元年

齊景公十四年

宋襄公十四年

楚威王十四年

衛懿公十四年

許小叔十四年

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而遇弑無

後其後魯之君大夫皆桓子孫世為是說以

証仲子之正桓之嫡而文其弑君之罪爾左

氏不辨其誣而錄之妄矣○公羊氏曰隱長

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

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

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

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

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

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由小道也若隱公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

則未也○前編曰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

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

內官防夭折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

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惠公元

孔子因魯

史之舊文

立與王之

而下史筆

始有所筆

承矣

而平王

之世蓋

得失盛衰

升降之

會

也

軒按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制命之初也

見其無復警中興之志春秋始於仲子之

昭然則周室之顛覆其失於東遷之計左

而一時君臣胥偷安

不振乎吁可慨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四十九年

主

前編

春王正月

會編曰按是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

行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寓玉法託始於

此年首書春王正月○胡氏曰按左氏曰周

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

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

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平周者以亥為正其

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

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

而不能益也

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林氏曰此私盟之始

克第宣公仲倫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宣母姜氏于城穎

左氏曰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廩延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前編曰按莊公曰制嚴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莊公其初未有他意也然不爲置良師傳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爲言故莊公之私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莊公於此始有執其罪而取之之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爲已未有不戒于群小者

辨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振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益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又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啗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也○前編曰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賵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爲仲子故此以仲子爲未薨而王賵之其曰不及京尸謂賵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賵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以此例之則歸賵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

春秋之辨重在王能之誤及

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弑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祗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憾於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九月魯及宋人盟于宿

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胡氏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與國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四十九年

尤

前編

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凡書盟惡之也

鄭伯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冬十二月祭伯如魯

委實為目
有以宜其
恩謹

辨

文定筆手
五胡之禍
故首繫此
論

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林氏曰此私交之始○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幽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庚申五十年春魯侯會戎于潛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五十年

干

前編

林氏曰此外交之始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胡氏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也○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諸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知內外之旨明駁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議之也

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

挑動鄭莊
全在在母
二字
推之亦巧

不真不足
以感動此
論極是

考叔亦一
此論論哉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五十年

主

前編

左氏曰：考叔爲穀封人，聞莊公之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之。」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姜出，遂爲母子如初。○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勝之，及力既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於父，母之於子，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及其母，囚之城穎，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違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待迎其端而發之，耳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嚙羹舍肉，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是豈聲音笑貌能爲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乃曲爲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爲鄭之莊公哉？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爲闕地之迂，古人重盟之悖，且愚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林氏曰：此入國之始。○胡氏曰：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君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魯侯及戎盟于唐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周平王五十年

主

前編

林氏曰：此盟戎之始。○胡氏曰：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邾者也。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約盟，非義矣。故盟而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唐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十二月鄭人伐衛

林氏曰：征伐天子之權，此諸侯專征伐之始也。○胡氏曰：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

公羊謂不
言朔者朔
在前也春
秋以後食
多于晦于
期而以三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期會者無

辛酉五十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曰滅能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敘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

林氏曰日月交會于朔有食之則食未有非交會而食者也此不書朔官失之也○胡氏曰日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春秋必書所以戒人君不
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王崩孫林踐位

是為桓王

左氏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起以庚戌故書之○林氏曰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赴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胡氏曰春秋歷

夏四月尹氏卒

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及雖及魯不會也華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自見矣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貶也何為貶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氏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

秋武氏如魯求賻

胡氏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前編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賻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周然魯之不臣甚矣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鄭伯為周卿士君之於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鈞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八月宋穆公卒

在位九年

立宣公之子與夷

是為殤公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

齊魯之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鄭之阿

冬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廢先君之舉也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左氏曰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林氏曰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胡氏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故凡書盟者惡之也○前編曰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蓋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郕入許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胥命與鄭謀紀與鄭伐衛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郕討達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僖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繻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卷之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壬戌 周 元 元年 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

婁

林氏曰此伐國取邑之始○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正其本也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

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元年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必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碚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宋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以義弑得國故外傳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前編曰按春秋宋陳蔡衛伐鄭是役也衛為之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鄭以立塲公而塲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弑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秋魯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元年

林氏曰此大夫專將之始○胡氏曰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于魯乞師魯隱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宋人乞師而公不許義也輩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碚碚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

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試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治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犖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林氏曰。石厚碯之子也。仲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親。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宣公

胡氏曰。人衆詞立者。不室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室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事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元年

三

前編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奔隨

鄂侯在位六年出奔

前編曰。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于光於翼

侯

以師助之
而反逆之
叛王師之
不義可知矣

仲子以別
宮故不
同莊廟而
廢用六羽

九月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殺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又曰。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故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二年

四

前編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胡氏曰。邾人告鄭以伐宋。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前編曰。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誘。今邾又為邾人所惑。宋志在於去馮。故為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嗾人春秋

哀侯即鄭侯之子

交

宋人伐鄭圍長葛

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隱公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多誤亦一事也

三年哀公春晉翼侯自隨入于鄆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鄆晉人謂之鄆侯○前編曰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鄆

鄭人輸平于魯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三年五 前編林氏曰和不盟曰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

林氏曰此齊魯交好之始○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鄭人侵陳

左氏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弗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

自下堂二見之後鄭已廢矣

冬宋人取長葛

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告饑于魯隱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三年六 前編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幽王之難武輔平王東遷莊公欲修祖禰之好而王不禮之鄭始怨周○前編曰按周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疏音既州多貌

夏魯城中丘

林氏曰此春秋書城之始○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

不知民
為重而
然從義
之役與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如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淹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滅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十二月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

在位十五年

子稱嗣

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

在位五年

孫嗣

是為寧公

丙寅五年

武公元年

春三月鄭伯使宛歸柩

本義
正義

田于魯

公羊氏曰昉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昉易許田○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正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郊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昉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郊不足為其邑矣昉近於魯許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故經曰我入昉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蔡宣侯卒

在位十五年

子封人嗣

是為桓侯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左氏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前編曰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皆原於虢

秋十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林氏曰瓦屋周地此參

能左右之
曰以鄭亦
強說

不喜之
不朝而反

桓以能命
式微矣

八月鄭伯以齊人來朝

丁卯六年桓侯元年春王使南季聘于魯

盟之始有盟然後有主盟也○陳氏曰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而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誑盟誑盟頌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林氏曰南季天子之大夫也○胡氏曰古者諸侯於天子北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急惕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賄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

鄭莊要挾
王命使
所使

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玉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隱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前編曰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不退號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于西山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立二年徙居于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

戊辰七年春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

夏魯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鄭莊多智
故一舉而
兼取三國
之師

左氏曰春正月隱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林氏曰言先會明非隱公本期伐宋之日也

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郕取防

左氏曰六月隱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郕歸于魯鄭師入防歸于魯○前編曰按三國代宋取郕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利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七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鄭人不合王命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圖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胡氏曰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國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用奇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闕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當

辨

此刑矣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

胡氏曰左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合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已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

林氏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魯侯鄭伯會于時來

秋齊侯魯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夏魯侯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秋魯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瑕叔盈以登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隱公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

然之

公欲鄭莊

此言却

二父兄不敢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餉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它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服而況能禮祝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卿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冥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前編曰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驕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况敢以許自爲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鄆劉爲邾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

十二邑

上所不能
有欲使
是鄭莊之

左氏曰王取鄆劉爲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綽樊鄆鄆橫茅向明州陘隲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前編曰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鄆爲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貸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冬十一月魯公子執弑其君隱公而自立

是爲桓公

古

前編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遇弑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蒯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賄尹氏而請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胡氏曰致隱公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管蒯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

不以易而
謂之假此
聖人許人
改過自新
之意

史必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庚午九年桓公元年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鄭伯

以壁假魯許田

左氏曰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許田公許之鄭伯以壁假許田爲周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九年

五

前編

公初故也○前編曰按鄭以初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初隱公受之已入初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邪或者廣狹肥確之非鈞也桓初隱而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爲垂之會且加壁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假賂鄭也

夏四月魯侯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初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胡氏曰垂之會鄭爲主也故春秋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春秋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贖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

士氣

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燕穆侯卒在位十年子嗣是爲宣侯

辛未十年宣侯元年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爲莊公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孔父而屬焉公塲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大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殺孔父而弑塲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氏曰督將弑塲公孔父生而存則塲不可得而弑也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十年

六

前編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前編曰按宋塲公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爲塲公者述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塲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爲正

二月魯侯齊侯陳侯會于稷以成宋亂

試成風不以爲怪

賁

四傳遺破

林氏曰：搜宋地，成平也。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蓋於是始。○胡氏曰：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懼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諸焉。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怒也。而魯桓公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春秋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以示貶焉。

夏四月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氏曰：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黼、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紕、緼，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有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邪之敗，由官賂也。邾章之敗，由官邪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貳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通鑑綱目卷十二 周桓王十年

七

前編

爲食之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忘諫之
以德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十年

太

前編

壬申十有一年 宋莊公 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陽

獲晉哀侯樂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 是爲小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於汾陽，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

去氣

進

用之遂闕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林氏曰：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胡氏曰：公羊氏曰：晉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晉命。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十有一年

九

前編

天象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公羊氏曰：既者何？光明滅盡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逆者逆者
會者會者

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魯侯會

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接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

既之必
納之有
所利之耳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癸酉 十有二年 春正月魯侯狩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議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皆有常所，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十有二年

十

前編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胡氏曰：糾位六卿之長，春秋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于曲沃○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弟也

戊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在位三十八年文公子

陀弑太子而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十有三年

王

前編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前編曰按周衰篡弑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則其母矣至是弑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觀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期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奉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弑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視君者於國兵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敗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視聘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視聘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也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明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籛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籛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鞏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十有三年

王

前編

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

王王不許

制備知請命王朝禮廢未盡

夏四月魯侯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蓬華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李梁在何益闕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十四年 主 前編

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一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諸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固請尊楚王室不聽○前編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憑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遠為同音委

亦有

北戎伐齊齊侯乞師于鄭大敗戎師

左氏曰齊會于郕諸謀齊難也○林氏曰紀魯之親以齊欲滅紀故魯會侯於郕以裕禦齊也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復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郕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焉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前編曰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成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為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秋八月魯大閱

林氏曰齊方嘉美鄭忽敗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

重政本以
衛民而後
世民以爲
民

除

此論可補
唐虞未逮

馬以備不虞之患。○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爲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王與諸侯其禮固亦不同。魯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魯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爲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丙十有五年。厲公夏穀伯綏鄧侯吾離朝于

魯。通鑑綱目卷十二周桓王十有五年

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穀鄧二君相繼越境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撥亂之法嚴矣。○前編曰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期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爲楚所逼去其國而來朝者故春秋各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固爲強國紀有齊難穀鄧有楚難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爲也失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昏于齊爲其所殺莊公昏于齊爲其所制而魯世遂弱至于宣公益不足道矣。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邲

左氏曰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邲。○前編曰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爲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爲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乎周衰不足以莊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冬曲沃稱誘紂其君小子侯。小子侯在位四年遇弒

左氏曰冬曲沃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丁丑十有六年春正月王使家父聘于魯

林氏曰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

僭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與使遽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先是十四年請而不許而竟移為王自是而後不復知有周矣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欲尊其號王不許怒曰吾先鬬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林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胡氏曰祭公王之三公也師傳之官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也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

秦寧公卒

在位十二年

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戊寅十有七年

出子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氏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紀妾不得以上儕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速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

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已卯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

在位十五年

子射姑嗣

公莊

號詹父以王師伐號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號仲諸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虢公出奔虞○呂氏曰詹父號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號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前編曰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冬十二月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

軒按左傳鄭忽怒魯以周班後鄭事詳前十四年至是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與魯戰金氏謂鄭忽恃功輕周班其識量可知固矣而齊衛為鄭與師報私怨於魯不亦悖理妄動也哉

庚辰十有九年

莊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戰耶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各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拊子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春秋略之而不爵也

夏五月鄭伯寤生卒在位四世子忽嗣是為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廔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開相繼弑衛桓公弑宣公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為不臣者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曰初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貶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林氏曰此書奔之始忽繫鄭突不繫鄭以空為篡也○胡氏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伋曰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衛宏詩序曰新臺刺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太史公曰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必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魯侯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林氏曰柔魯大夫也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魯侯會宋公于夫鍾夫鍾卿地

冬十二月魯侯會宋公子闕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二十年昭公元年

秋七月魯侯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地

通鑑綱目卷十二 周赧王二十年 王 前編

八月陳厲公卒在位七年弟林立是為莊公

魯侯會宋公子虛

冬十一月魯侯會宋公子龜

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

衛侯晉卒在位九年子朔嗣是為惠公

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乃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

小國當明斯道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前編曰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壬午二十有一年惠公元年春二月魯侯會紀

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

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夫力而同德德動則相時小國警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試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前編曰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存存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

雖無罪而終
至於失國也。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若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因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鄧曼智過
男子

癸未二十有二年春正月魯侯鄭伯會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如魯盟

秦三父弑出子復立故世子

是爲武公出子
在位六年遇弑

冬十二月齊僖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諸兒嗣

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林氏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
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興也

燕穆侯卒

在位三十一年子嗣

是爲桓公

二十有三年

襄公

武公

春二月王使家

父如魯求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王崩子佗踐位

是爲莊王至莊王三年始葬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子。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日謀及婦人。立其死也。厲公奔蔡。昭公入。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林氏曰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爲篡也。○前編曰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爲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爲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爲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弑。而春秋不書。以爲不能守國者戒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袤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于平陽宮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二十有三年

三

前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酉 周莊王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

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林氏曰前年謀納厲公不克放於此五國復謀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元年

十

前編

左氏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十一月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黔牟衛之羣公子也

丙戌 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紀侯會盟于黃

左氏曰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魯侯會邾儀父盟于越

越邾反

左氏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魯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林氏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陵。

六月蔡桓侯卒

在位二十年

弟獻舞立

是為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胡氏曰：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通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晉從宋志，背楚之約。○前編曰：按春秋於正月，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五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為紀衛謀哉？春秋書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而秋書及宋衛伐邾，則越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尋茂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必伐之，何茂盟之

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則其罪不言而著矣。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其三族，討其殺出子之罪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自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亯

昭公在位六年遇弑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連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三年

哀侯元年

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濼

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

是為莊公

公在位十八年遇害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湊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不能諱始
此胎禍至

公會齊侯于渠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
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
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
居求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
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史記曰齊
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
摺其脅公
死于車

秋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疊及高渠彌祭仲立

子儀

左氏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疊會之高渠彌
相七月齊人殺子疊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

子儀

卷十三 周廿五年

四

前編

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
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氏曰
車裂曰轘討其弑君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
節仲以子疊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
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
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
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
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茲后匹
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杜
氏曰子儀即王子克也辛伯以子儀庶子寵
秩如嫡欲使周公稍裁抑之以銷禍難周公

不從其言
故及於難

戊辰四年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

左氏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
為親禮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
之故出奔春秋諱奔謂之遜猶言遜讓而去
也○胡氏曰桓之弑文姜與焉為魯臣子者
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
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
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
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
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
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
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安以非
詆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
故通於春秋然後
能權天下之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逆
左作送

秋魯蔡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
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
為之主蔡之於外之為室不若辭而弗主之
為正也

冬十月陳莊公卒在位七年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於齊

林氏曰此錫命之始桓弑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春秋於王不稱天○前編曰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理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讐怠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弑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之又以是和齊魯耳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天下而其所褒錫者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齊師遷紀邾鄆郛

林氏曰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前編曰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同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婚姻耳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者矣

已五年宣公元年

冬十二月宋莊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為閔公

庚寅六年閔公夏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于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戶圭反

左氏曰紀齊於是乎始判○公羊氏曰諱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

燕桓侯卒在位七年子嗣是為莊公

辛卯七年莊公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在位五年

鄧曼知勝
負又知死
生智甚

子熊賁嗣是為始都鄧

左氏曰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發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
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
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
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
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塗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
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史記曰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
已伐隨○櫛音明澆側嫁反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莊王七年

林氏曰不期而會曰遇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
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冬魯侯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
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刺釋怨也○前
編曰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讐其事情皆
有自來姜之謚為文計必有秀慧之質晨維
之才自其家而僖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
送之要其夫親受之可知已離孤之事計必

此人子所
得而為

知見肺肝

不以式微
而廢王命
子美矣矣

已久鄭子忽之辭昏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
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
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淫亂為二國患失自桓
公已不能防閑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
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
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
母借曰不能亦空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
侯狎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齊襄與文姜之
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
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
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
公而讐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
公倪首帖耳非惟徇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
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于防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莊王七年

九

于穀也而已亦有禚之役有伐衛之會有圍
邾之會焉蓋制於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
不讐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
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濊立
其子同可謂
得其情矣

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
宋公也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九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氏曰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冬齊人以衛俘歸于魯

左氏曰齊人歸衛寶于魯文姜請之也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雨

左氏曰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氏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益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十有一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胡氏曰春秋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邾者伐同姓也邾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襄公在位十二年遇弑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紉之公使

除

秦滅小虢

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邽滅小虢

丙午十有二年

桓公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

大夫盟于莒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夏魯侯伐齊納糾小白入于齊

是為桓公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胡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魯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魯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于敗績之上以示崇矣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

左氏曰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

齊侯以管夷吾為相

左氏曰鮑叔告魯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

知二人其相

生死之交

主條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二年

士

前編

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濟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令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

敬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二年

主

前編

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繫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嗾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功者言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賈任僭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耨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鉏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蒲襦襖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

典

案界也

豈民爲之
國之幸也
也

師出有名
不戰而下
也

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野處而
不墮其秀氏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
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
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
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
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卿
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
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
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
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
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
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
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
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
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
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
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
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
勸民知加刑無苛以齊百姓行之無私則足
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
道也○國語又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曰西伐何主
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爲
主反其侵地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
南至陶陰西至于濟非至于河東至于紀鄆
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溺亂者而先征
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管子書曰桓公郊
迎管子而問焉管子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
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

賢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二年
五

言國子
古治要

大言有知
人之也

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
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
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
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天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
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
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
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
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
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
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
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
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
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
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
荷快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
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辨
辭之剛柔臣不如盟朋請立爲大行聖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審威請
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轅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于城
丈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

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管子書又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策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譬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入用之數也○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王十有三年

未

前編

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前編曰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

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邪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哉故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王十有三年

七

前編

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傳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久自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為管仲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伏音逝荷密伏習言多所習也

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對曰：「未可。」齊人三鼓，對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對曰：「未可。」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而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前編曰：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為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三年

太

前編

二月魯侯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林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也。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莊公弗許，自

雩，問：「衛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楚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誅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莊王十有三年

尤

前編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書滅國始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晉為之首亂，罪齊，齊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五伯所以為三王

蔡侯之已成矣

戊十有四年夏五月魯侯敗宋師于郕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魯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其姬○杜氏曰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也

已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閔公在位十年遇弑宋人立公子御說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莊王十有五年

前編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胡氏曰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足為求利而逃難者訓矣太宰督亦死其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冬十月宋萬奔陳

左氏曰萬弑閔公立于濮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

賢

南宮萬

國勢

為天下存王不得已斥伯然東還以後王室不復已一曰後伯以偏伯諸侯如小曰者通識時務之俊傑也

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是為僖王

前編曰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而他國又可知矣

康周隱己元年

桓公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邾人會于北杏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僖王元年

主

前編

林氏曰衣裳之會一也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解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解諸侯安中國免民於左社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仲之所見
者大

何等結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林氏曰遂國名舜之後也

左氏曰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計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不若死矣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壁境君不圖與管子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伐曹子可譽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前編曰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獨詳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詳于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構仇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畧豈齊之史冊有未備邪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為平宋

通鑑綱目卷十三 周僖王元年

王

前編

兵
安民

此後天子
以令諸侯
之始也

辛丑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邵氏以為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為非杏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邵氏以為取魯之吳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劫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為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為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敗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為柯之盟此其實也故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嘗曰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劫不元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考

通鑑綱目卷十三 周僖王二年

王

前編

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林氏曰單

伯周大夫於是諸侯初用王師。○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陳之妻鄭忽紀之求成于齊皆欲假寵於王齊侯之與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寡人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容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遂自殺。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媽以語楚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媽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人之燎于原不可鄉通其猶可撲滅

者其如蔡哀侯乎。○林氏曰荆即楚文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林氏曰衣裳之會二也齊桓修霸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此諸侯會王臣始也。○前編曰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必不止于為宋也是以明年桓自主鄆之會而齊始霸矣。

軒按林氏謂齊桓以單伯會諸侯平宋亂欲歸功于天子噫斯言過矣余意齊桓圖霸之初唯恐諸侯不服從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正欲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要功于已

通鑑綱目卷十三 周僖王二年

五

前編

此孟子所謂假之者也觀明年桓自主鄆之會其初心即卑露矣曷嘗有歸功天子哉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曰齊始霸也。○史記曰桓公專任管仲號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仲得盡其才而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三也。○胡氏曰齊桓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天下之才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人贊天王匡正幾何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僖王三年

宋

前編

胡氏曰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或侵或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四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林氏曰齊楚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

前編曰鄭有虎牢之險爲中原襟喉齊晉之霸常與楚爭鄭爲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日新鄭之地前高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爭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頃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爲地

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齊晉秦楚欲霸諸侯必得鄭而後可霸所以爲天下戰爭之的也使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河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霸何敢跋扈崛起強於後先哉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僖王四年

宋

前編

軒按王氏論鄭之地勢爲中原咽喉五霸戰爭之的極是至謂使有英君出於其間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東周之周召也則舛矣何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權在天子乃天下有道諸侯用命事也若曰挾王命以令諸侯則復蹈五霸之假名爲尊王而禮樂征伐寔自諸侯出權不在王矣如是而欲威服五霸此隆王佐挽頽風以復西周之盛有是理乎此王霸誠僞之辨間不容髮者觀者詳之

冬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也○林氏曰衣裳之會四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

武公黃王受其命
凡三年矣
器而即命
為晉侯是
以不微

秦武公卒
特以其賢
而倍之
殉葬不自
任好始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呂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擊封而王不問一失也潘又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曲沃莊伯弑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信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僖王四年

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秦武公卒在位十九年弟立是為德公

史記曰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豈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於我之治亂反謂係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

內而憂外何其疎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有可乘之釁而不憂顧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緡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答人而不答已空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為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通鑑綱目卷十三周僖王四年

元

前編

左氏曰初曲沃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至惠王立復之○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

邾子克卒子瑣嗣

杜氏曰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五年元年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

于魯

左氏曰秦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晉武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詭諸嗣

是為獻公

王崩太子閔踐位

是為惠王

秦徙居雍

史記曰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周德王五年

手

前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未 周顯王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號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有皆賜禮亦與數不以禮假人。○前編曰曲沃賂周公為王卿士不侯旅朝蓋導晉也。○穀音角雙王為穀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德王元年

前編

夏魯侯追戎于濟西

林氏曰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也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號晉朝王鄭伯以齊統其卿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前編曰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號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威在頭為迎昏非禮矣

秦德公卒

在位二年

子嗣

是為宣公

丙午二年宣公夏楚子熊貲卒在位十五年子堵敖

嗣

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

人燕人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丁莊王生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圖為固邊伯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二年

二

前編

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前編曰按焉國為子頹之師傷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冬蔡哀侯卒

在位二十年

子肸嗣

是為穆侯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杜氏曰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勝臣行所以受敵鄆邊邑也

丁未三年

穆侯元年

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

干櫟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鄭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林氏曰齊始治戎○前編曰是時焉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鄆王室可謂騷矣齊桓方霸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蓋欲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夫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救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空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於幽之後中國無事者數十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三年

三

前編

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賜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

不盟近古
復王近伯
突故英雄

身不以平
畢綱目不
普以納王
故免鄭伯

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鄭厲公卒

在位一十八年 子捷嗣是為文公

前編曰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於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矣蓋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况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假鄭突以示褒與

王巡虢守

守音狩言巡狩于虢也

左氏曰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予之號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林氏曰天子省方謂之巡狩鄭厲公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由是與王室有惡為後鄭執王使張本○蚌號地酒泉周邑鑿步于反鑿鑑鑿帶而以鑑為飾也

巳酉

五年

文公 春正月魯肆大青

胡氏曰肆青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書曰青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周官司刑掌赦宥之法

子太叔故云雖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愚未聞肆大皆也大皆甘肆則廢天誅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者秋之旨矣

秦作密時

史記曰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與晉戰于河陽勝之

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嬖俱愛幸之○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頤孫奔齊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此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權者也若在此與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寇完與頤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死告使為工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茲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史記曰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之子完完懼禍及於是奔齊○杜氏曰禦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公子完顯孫皆御寇之黨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五年

六

前編

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

是為成公○堵敖在位三年遇弑

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遂與隨襲弑杜敖而代其位是為成公

庚戌

六年

成公

春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聘魯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昨

史記曰成王熊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入獻于天子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前編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人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

制齊景公
猶悔于共
王空名

夏魯侯如齊觀社

胡氏曰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劇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秋魯丹桓宮楹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六年

七

前編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

在位三

子羈嗣

是為僖公

辛亥

七年

僖公

春三月魯刻桓宮楹

左氏曰丹楹刻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夏魯侯如齊逆女

秋八月夫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如齊以不
子應魯以
婦人入不

人試問錄
矣之亂北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前編曰。按魯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議。況制於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而後娶。文姜慕蔡。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敗。擇婦可以自制矣。而及沒婚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遇于穀盟于危。皆為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之所以死乎。至是將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後。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亦甚矣。至使宗婦觀而用幣。此則誇媚哀姜也。誇而媚之。則必驕。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七年八前編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林氏曰。赤。曹僖公也。○胡氏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赤者。曹之庶公子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權在戎也。使鄭忽曹驍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亦之孽。何緣而起。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亡

史記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

乃知千古
亡國之主
未嘗不
其不能行
耳

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八年春陳侯使女叔聘于魯

杜氏曰。女叔陳卿。○林氏曰。諸侯始交聘也。

夏五月衛惠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冬魯公子友如陳

林氏曰。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晉侯盡殺羣公子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蔣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蔣與羣公子謀。謂富子而去之。士蔣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蔣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蔣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林氏曰。聚。晉邑名。獻公乃以師圍聚。邑盡殺桓公莊伯之子孫。卒如士蔣之計。○前編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之強。奪宗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士蔣為
小人信社
之不臣者
幾矣
其意乃更

癸丑九年○懿公夏曹殺其大夫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失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晉城絳始都

左氏曰晉以士蔭為大司空士蔭城絳以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

秋晉侯會宋人齊人伐徐

林氏曰春秋宋序於齊上主兵也○胡氏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莊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九年十前編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桓莊之族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十年夏六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蔭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經世曰責納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年十前編

左氏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杜氏曰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前編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四 周惠王十有一年
通鑑綱目

女子有英
雄氣

王以立願至是雖朔死赤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夏四月邾子貜卒 在位十 遂蔭立 是為文公

秋荊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十有一年 十一 前編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志襲讐我反忘之于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旆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前編曰按楚以戲與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伏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誦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侯之變於夷鄭為亂

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

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起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

夏鄭人侵許

魯滅諸及防

左氏曰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戕日而至而畢○林氏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餘畚揭

書歸于京
也師善戰公

皆致之作所水營室星也謂十月而昏正於是樹板榦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

息土功

丁巳十有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

左氏曰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林氏曰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其名也惠王命虢公以師討其叛逆之罪故虢公入樊執皮歸于周也○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桓公爲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楚鬬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爲令尹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

左氏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穀師諫則執而格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林氏曰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滅其家徐邑之卒以紓楚國之患難

勢

後其所

冬曾侯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左氏曰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於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前編曰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爲多而春秋人之殺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平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則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

秦宣公卒在位十年弟立是爲成公

戊午十有四年成公夏六月齊侯獻戎捷于魯

左氏曰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氏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誇示春秋書來

獻者抑之也

已未十有五年

秋七月魯公子牙卒

林氏曰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胡氏曰牙有令將之心而季子殺之春秋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

八月魯莊公卒

在位三十二年

子般立

冬十月魯慶父弑般啓方立

是為閔公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有五年

去

前編

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犖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都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餽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薨于般立次于黨氏冬十月已未慶父使圍人犖賊于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杜氏曰閔莊公庶子是年始八歲。

公子慶父如齊

所謂懷僂與不懷僂可若是也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之也。○秋書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前編曰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桓而桓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第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曹僖公卒

在位九年

子班嗣

是為昭公

庚申十有六年

閔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救邢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有六年

去

前編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齊人救邢。

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于魯

左氏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林氏曰落姑齊地閔公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於齊而復之季友忠於社稷故春秋不書其名而曰季子。○前編曰按左氏稱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昔者子般之弑季友奔陳公于慶父如齊而閔公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邪。○閔

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則是閔公亦知仗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于慶父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

趙夙于耿畢萬于魏

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耿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五年

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如魯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

微高子齊幾不國宣其明之弗絕也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闕成季以僖公適邾其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其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善之也肩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前編曰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五年

十二月秋入衛殺懿公戴公立卒弟燬立是為文公

如不知有
狄者國何
以不亡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有七年

于

前編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奔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

秦成公卒在位四年弟任好立是爲穆公

壬戌十有八年魯僖公圖文公春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秋七月楚人伐鄭

胡氏曰楚初敗蔡人虜獻舞至是伐鄭其勢浸強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有八年

王

前編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榿

林氏曰衣裳之會六也榿宋地卽榿也齊桓合諸侯會盟于榿以謀救鄭也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爲季孫氏費音秘

左氏曰魯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報其復讐之功也

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與陳鄭對
功過各半

尾大之禍
編於此矣

下陽爲楚
魏之塞邑
下陽樂而
故書曰滅

楚失其援
桓伯之說
故矣

胡氏曰楚丘衡邑齊桓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春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五月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曰官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十九年

王 前編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林氏曰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其東方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懷夷狄免民於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號公敗戎于桑田

左氏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

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嗣是爲襄公

二十二年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

林氏曰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衆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各守其地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爲犄角之勢明矣

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二十年

王 前編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不許執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

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孔叔有見

小白無厭
雖心却為
數語折盡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二十年

五

前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耶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
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
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
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
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敢不服君若以力加諸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
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

宣大
智久近

陳陳成歸轅濤塗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二十年

五

前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
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
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屬
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
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
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初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

自楚以後
晉大亂
者二十餘
年滅晉
亦皆矣

對君對世
子一本于
慈孝思克
亦賢者也
惜其所遇
非時欲以
中立俾免
徒減紙二
君之名而
不克靖國
悲夫

情紀

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有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卑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諱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以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矣子其勉之偏躬無隱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微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棠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不以一死
忘父共世
子與天孝
其可憐

更毒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逃罪也○又曰初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驪姬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軒按戴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曰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于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記稱其爲共世子空哉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林氏曰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七也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前編曰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它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譽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同一尊君
文而重耳
校申生自
其英雄氣
其間晉數
世之伯也
宜哉

天象

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也

九月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冬十二月晉人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

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修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諂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賡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

所授先失此其所以無成也

辨

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丁卯二十有三年成公春晉人伐屈，公子夷吾

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二十有三年 三十一 前編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前編曰：按左氏此下叙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乎洮之盟？則左氏是說於經古事，情皆無所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遜于荒，武王入殷，而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戊辰二十有四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殺之以德，加之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驕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林氏曰：甯母魯地，衣裳之會也。

曹昭公卒 在位九年 子襄嗣 是爲共公

已二十有五年元共公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

盟

左氏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林氏曰洮曹地兵車之會一也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也○胡氏曰王人下土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通鑑綱目卷十四周惠王二十有五年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踐位是為襄王

左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閏十月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冬十二月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通志曰春秋書十二月丁未從告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庚午周襄王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在位三十一子茲

父嗣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左師○前編曰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于子魚所以不遂霸爾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元年

夏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曰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恐尺小曰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聞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又曰宰孔

傳于千古者在此

宋無目夷何由增

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鑣其薨矣又何加焉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林氏曰宰閔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蔡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也○前編曰按宰孔後命桓公聞仲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爲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歟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爲辭蓋以宗廟爲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元年

二

前編

軒按國語天子使宰孔致胙齊桓公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拜升受此管子以禮佐桓尊王之大節也以故當時諸侯稱順焉而莫之敢背矣

晉獻公卒

在位二十六年

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

忠臣事君存此念

蘇子即溫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林氏曰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元年

三

前編

無罪故里克稱名

辛未二年

襄公元年

春魯侯如齊

林氏曰魯始屈於大國此魯侯朝齊之始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

晉公子夷吾為晉侯是為惠公

從者之志
遠大如此
伯也

重耳悲其

天下事未
有賄成而

可以久者
宜其不克
享也

始知重耳
非子犯亦

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固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父母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敗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于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茲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厚收其逋遷閭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恆於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

不成遠大之務

未入掌權輕誇如笑此可笑

謀臣心事大抵皆然

又因以為種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顧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猶賴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後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內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猶賴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盟朋帥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補吾利也○前編曰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繫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釀晉亂者十五年於此孟子惡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

軒按前編述立晉惠公事乃參國語禮記左傳而刪以叙之者故標其首唯云傳曰

左氏曰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前編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爲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然與其弑三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爲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蹈弑逆之名於後惜哉

冬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曰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間以召之臣出晉君
若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間且
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
鄭

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左氏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侯
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辭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氏曰夏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林氏曰王子帶召戎入寇欲因以篡位也晉惠公爲周與戎講和言平戎於王尊卑之辭也

癸酉 四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前編曰按黃之滅管仲之言
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

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此桓伯應
衰之微

冬十二月陳宣公卒

在位四十五年

子款嗣

是為穆公

戊午

穆公

春秋侵衛

胡氏曰齊桓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不救，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侵衛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五年

八

前編

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左氏曰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鹹

林氏曰鹹衛地，兵車之會二也。○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左氏曰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饑使乞糴于秦

左氏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伯問諸子桑，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問于百里奚，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涇，汎舟之役。」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五年

九

前編

乙亥六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林氏曰緣陵杞邑，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冬蔡穆侯卒

在位二十年

子甲午嗣

是為莊侯

秦饑使乞糴于晉

左氏曰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魏駘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

秦穆有英
雄氣

晉晉無人
心矣

援必數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申七年莊侯元年春楚人伐徐

三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魯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夫救徐。

左氏曰：春，楚人伐徐，諸侯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謀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林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兵車之會三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曰：秋，伐厲以救徐也。○林氏曰：大夫帥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厲楚與國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嫉惡過甚者不可以圖大仲其知大體矣

以不忘家不意身爲可事者是管仲持誠

齊大夫管仲卒

管子書曰：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之疾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爲人，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三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仲曰：君請觀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賓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誦，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諧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吾焉得生哉？○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

齊仲不舉
賢仲當無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蘇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者，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乎？桓公聲色不絕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伐，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襄文之餘威，得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前編曰：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仲則救徐而徐敗，內則壯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西則與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君以歸，桓公於此，皆未如之何矣。

齊桓公無
不志於
義而無
德之所不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怒之，晉侯許賈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賈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界，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餒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蠶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通鑑綱目卷十五 周襄王七年

主

前編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秦穆夫人，聞之，衰經跪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兔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左氏曰穆公謂其大夫曰獲晉侯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七年 古 前編

對秦伯之言又妙于對秦伯之言

史秦伯之言不徒

善子挑動人清此注落德晉所高師也

有此盛德也

天象

宋都

左氏曰隕石星也六鵠退飛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八年 主 前編

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會于淮

左氏曰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瓜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成周十一月鄭殺于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林氏曰淮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也○前編曰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鄆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畧於此見矣

鬼神殺役人以變之非偶然也

惟其有此
威而宜乎
終也

戊寅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曰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費林之役○林氏曰英楚之與國畢陶之後也

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在位四十三年主中國盟三十九年

爭立

左氏曰謚曰桓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九年

未

前編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初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權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按武孟無虧也惠公公于元也孝公公于昭也昭公公于番也懿公公于商人也

己卯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元年

辨

夏魯師救齊

左氏曰春宋襄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林氏曰宋襄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而孝公又奔在宋故宋襄以諸侯伐齊納之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立

公子昭

是爲孝公

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師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

冬邢人狄人伐衛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年

七

前編

左氏曰邢人狄人伐衛圖菟圖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嬰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營婁狄師還○前編曰按齊桓卒而鄭伯始朝于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爲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事固可知也宋襄狙於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爲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耶伐衛則與邢俱人之盟邢則與齊俱人之桓公歿而狄重稱人夷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霸國之盛也

庚辰十有一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邾人君
之不
宋公實
之何以
成伯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東屬諸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林氏曰睢水名蓋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言宋襄曹南一會而先執勝子後用鄆子是暴虐二君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一年

大

前編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缺而後動○前編曰按齊桓公晚始東盟宋襄蓋繼其志欲以屬東夷首虐滕鄆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齊桓假仁義而伯宋襄假之而不及其屬小國也將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而失之迂宋襄圖霸大槩如此然用鄆子者宋襄之命也春秋歸罪於邾以邾之役於不義也夫以邾子之賢

不能自立而怵於震鄰陷於賣友惜乎

衛人伐邢

師與而雨
或亦事之
何愛于志
德之煥哉

左氏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筮者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魯人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好也○胡氏曰盟會皆君之禮也然則爲此盟者乃魯僖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春秋曷爲沒公而人諸國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一年

九

前編

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魯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稱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之○穀梁氏曰梁亡自亡也酒于酒滔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自亡也林氏曰梁嬴姓伯爵柏駟之後也

辛巳十有二年夏郕子朝于魯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通鑑綱目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二年 辛巳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又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闚穀於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壬子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宋襄欲合諸侯成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曰鹿

春秋之季
楚人猶曰
諸侯若實
有之義欲
圖伯而求
諸侯于楚

國祚股傷
一敗不振
宜矣

目夷可謂
能矣

上宋地宋爲盟主
故春秋序於齊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氏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吾雖不言國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歸○杜氏曰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春秋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見衆國共執之文○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春秋不言楚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蔣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

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然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楚人使宣申如魯獻捷

林氏曰楚大夫始見於經

軒按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似可取者及楚執宋公而獻捷於魯其橫逆甚矣魯於是時乃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惜哉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三年

主

前編

左氏曰會于薄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胡氏曰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遺魯是夷狄反為中國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甚矣故春秋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氏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十有四年春魯侯伐邾取須句

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之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

此必秦人欲得廟室始為此錄也不然則邾而幸其勿雖有此理哉

君焉○林氏曰須句魯附庸國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夏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左氏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前編曰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險阻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矣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逼周甚矣自此伊將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偏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

王召叔帶于齊

左氏曰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五伯假之也吾于宋義尤信于鄧子則戰之於楚人則受之何其顛倒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公孫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請及其未既濟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勑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儼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河澤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遇女器楚子入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以是知其不遂霸也○前編曰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胡考元老之稱儼仕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有四年

孟

前編

深得用人之道

鄭固無王矣王以大制楚貌不亦顯乎

銜反僂巖未整陳也芊彌爾反

申 十有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王臣嗣是爲成公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頰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有五年

孟

前編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爲后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怒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將邠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閭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上以事意
下以教子
姪矣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闇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毋乃不可乎王弗聽使叔桃于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臣聞之曰報者德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五年

前編

九月晉惠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圉嗣是為懷公

左氏曰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亡人謂重

耳

冬十一月杞子卒

在位十八年
弟姑容立是為桓公

乙酉十有六年

成公元年
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入于晉

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較罪莫大焉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在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田盤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曰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滑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驕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六年

前編

語有英雄氣

楚子亦英雄

觀重耳復國之後舉兵曹衛汲必報復其禍焉之矣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六年

天

前編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對曰。子玉。王。泉。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庸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遽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不敢不拜。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公子曰。臣負驕繆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起。亡公子曰。予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子犯所熟知矣。投璧見而然。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六年

无

前編

其僻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及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官火。瑕甥郄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寘紀綱之僕。○國語云。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并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正名有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族。友故舊。晉籍狐其樂。郤柏先羊舌董韓宣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庸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

王使王子虎內史與錫晉侯命

是為文公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是服既畢。賓饗贈賂。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晉侯賞從亡之臣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連也

左氏曰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功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通鑑綱目卷十五周襄王十有六年

三

前編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史記曰介子補與母偕隱至死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惠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

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

難于諸侯

左氏曰太叔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敗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天子無出春秋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六年

三

前編

宋及楚平

左氏曰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厚也鄭伯從之○林氏曰宋自襄公于泓之敗與楚不睦至是成公改紀始及楚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戌 周襄王十有七年衛文公元年 春正月 衛侯燬滅

邢

左氏曰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夏四月 晉侯逆王入于王城 王賜之田

襄王始終得二伯之功而二伯之義亦莫大乎勤王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通鑑綱目卷十六 周襄王十有七年

猶存王者之體

寺人穢趙衰奇伯晉文何以不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陽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圖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畏四夷空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于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

同從亡諸人皆而問寺

食故使處原

衛文公卒在位二十五年 子鄭嗣是為成公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林氏曰頓國名今汝陰南頓縣是也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胡氏曰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小寡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春秋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後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冬十二月 魯侯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曰衛人平莒於魯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林氏曰洮魯地

丁亥 十有八年衛成公元年 春正月 魯侯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

齊人侵魯西鄙魯侯追齊師至鄆弗及

左氏曰春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魯西鄙討是二盟也

一可便折
倒阿伯雄
心

夏齊人伐魯北鄙

左氏曰齊孝公伐魯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之命，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君乃還。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十有八年

主

前編

魯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林氏曰：春秋書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乞師于楚，以誌中國之屈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遂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

功利伯智
不足垂久
如此

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林氏曰：緡，宋地，穀，齊邑。○前編曰：按齊自桓公之殞，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師而自犯先王之命也。楚方西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微晉文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爾庸非魯導之與？是行也，滅文仲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十有八年

四

前編

戊戌十有九年夏六月庚寅齊孝公卒
在位十年
弟潘

殺世子而自立
昭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蔭，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蔭，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罰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子玉之必敗而楚師之何耶

謀帥而官
及詩書禮
樂知古者
武備不外
文章

之有冬楚子及諸侯聞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
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問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卻縠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
卿讓於栾枝先軫使栾枝爲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又曰晉侯始入而
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
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
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
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陳氏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予楚霸也
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
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稱
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爲之也齊桓公卒而衛
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于頓
滅麇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
以是爲夷狄之強矣故雖序于諸侯之上而
人之○騶薦皆楚邑○被廬
晉地○執秩主爵秩之官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宋

十九年之
陰阻難
不能測其
謀復之也
州其勢
一及封
與

所謂隨而
不正者此

胡氏曰魯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
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魯之罪亦著矣
丑巳
二十年齊昭公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

救衛

胡氏曰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至是侵曹伐衛春秋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曰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年

木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胡氏曰曹
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
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謫矣雖一戰勝
楚遂主夏盟其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
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
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左氏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施諸其矣
陽之計
全本于此

伯成子貞
子數語

兵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也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年

七

前編

共

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左氏又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箴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胡氏曰當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位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戊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正其諡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呂氏曰齊桓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年

八

前編

左氏曰晉侯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

只此二語
衛社安如
磐石後之
諸國名整

是時重耳
合諸國
重兵
之役
林在若與
諸侯入朝
則京師
動故以清
王出於
名率諸侯
行觀禮
氏乃云召

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誓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歆夫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夫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 在位十 子朔立 是為 共公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立公子瑕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衛侯

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衛子臧納橐駝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策史使以曹為

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

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王以諸侯
兄弟會
之禮事大

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公羊氏曰。衛侯之罪殺叔武也。春秋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弑叔武。元咺走而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前編曰。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衛侯也。公子歆夫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久矣。使衛侯無忌叔武之心。則先驅何以殺叔武之遽哉。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末滅衛侯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年 十一 前編

庚寅二十有一年國共公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

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淦秦小子慈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盟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交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前編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爲者宜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有一年

辛卯二十有二年夏狄侵齊

左氏曰春晉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壽俞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林氏曰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也○前編曰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玉免此

重耳之瑞
表具也

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內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歸而各之於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齊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使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收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前編曰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爲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居天下之大勢也○舍音捨共音恭

秦之以利
林之以害
之武固難
秦之說客
之祖也

冬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
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前編曰謂夷周於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壬辰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左氏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林氏曰初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有三年

五

前編

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前編曰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復作五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前編曰按齊桓公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晉文公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

劣見矣

癸巳二十有四年春楚子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

父如楚

左氏曰春楚子使闕章請平于晉晉使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文公卒

在位四十五年子蘭嗣是為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

在位八年主中國盟五年子驪嗣是為襄公

襄公

林氏曰文公卒襄公繼伯○前編曰晉文伯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

通鑑綱目

卷十六周襄王二十有四年

未

前編

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使逆夫人贏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贏賤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緊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為迂

甲午

二十有五年

襄公元年

春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五年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本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禦戎萊駒為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以拘原數
語不顧而
賢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五年

秋晉人敗狄于箕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蒙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若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子則稱人然則善秦歟自韓原秦帥無君大夫則非善之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杞子秦大夫是時戍鄭管籥也

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師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殛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師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于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杜氏曰。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林氏曰。曰季。即胥臣也。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卻缺獲白狄于故以一命命之為卿。復與之冀。冀缺父之故邑也。

冬十二月魯僖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興嗣

是為文公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五年

九

前編

乙未 二十有六年

文公元年

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

林氏曰叔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王使毛伯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如京

師

左氏曰王使毛伯衛錫魯文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懷則有錫。禮所謂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敵見主

辭然後歸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而錫命乎。○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衛人伐晉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福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于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六年

十

前編

秋魯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林氏曰戚衛邑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而自立

是為穆公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以宮甲圍成王縊之

秦復使百里視為政

左氏曰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二十有七年穆公元年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尤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夏六月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晉士穀盟于

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春秋書士穀堪其事也○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始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為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威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胡氏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春秋貶而稱人者以其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魯叔孫得臣會晉人宋

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秦人伐晉秦師還秦伯誓于師語詳書秦誓篇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郤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前編曰按秦誓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敗殺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

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爾

秋楚人圍江

冬十二月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有八年

圭

前編

救江至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氏曰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胡氏曰當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圖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二十有九年夏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爲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敗不矜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胡氏曰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春秋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春秋則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不讓晉侯所以添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諸命不越此矣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二十有九年

圭

前編

王賜秦伯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賜穆公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前編曰按秦伐滅西戎益國十二必非一時之事蓋史記總叙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犬戎之難平王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秦伯秦自大夫而爲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俞聘于魯

左氏曰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爲賦湛湛露斯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

詳為不知
其愚之妙
用

以為肄業及之也。曾諸侯朝正於王，主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常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前編曰：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寧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群公之廟，實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久矣。而武子獨譏其不然，魯之君臣亦慢不知省，故孔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審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已三十三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合且貶。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三十年

五

前編

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賵，及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也。○前編曰：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周之失政亦有以自致。自平王忘警戊申而征伐之義失，繻葛之敗特不幸耳。自仲子之期，天子自壞禮矣。而子孫襲之，追錫桓公之命，歸成風之賵，凡不王之禮，即探諸侯之意，數數然。

王法之廢
為極矣

賢

媚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哉。裴度有言：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舉措得宜，能服其心。故爾周之舉措，在後世猶不服，況當時強諸侯何以服其心乎。

夏秦人入都

左氏曰：初，都叛楚，即秦。又肅於楚，夏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冬滅蓼

左氏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三十年

五

前編

冬十二月許偃公卒，子湯設嗣

是為昭公

庚三十有一年春，晉舍二軍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淦，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秦穆公卒

在位三十九年，子罃嗣。是為康公。

出地之位
秦之相沿
久矣此或
不請于穆
而望用之
無但多至
百七十七
人何其憐
也

傳一趙孟
而晉社有
托故不為
五公子之
續其等
于穆之
而小虎
也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曰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亦在從死中秦人哀之○子王子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戎翟之俗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泰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可數習以為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為耳

八月晉侯驪卒

在位七年

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公二十有一年

壬

前編

除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三十有一年

天

前編

子辟無畏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賈季怨陽子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前編曰按晉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偏於穆羸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弑而盾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為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為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故有此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辛丑三十有二年

康公元年

春魯侯伐邾取須

句遂城部

杜氏曰絕太皞之祀○又曰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邾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部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

在位十七年

子杵臼嗣

是為宋人

昭公之世
春秋之世
六卿之制

殺其大夫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預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背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昭公即位而葬。

孤先蔑奔秦

左氏曰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送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日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宋，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

兵

狄人侵魯西鄙

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前編曰：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焉，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率可見矣。况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衛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為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秋八月魯使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立故也，魯文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經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文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急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林氏曰：晉於是始失伯也。

壬寅三十有三年 秋八月王崩太子壬臣

踐位

冬十月魯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林氏曰衡雍鄭地與扈相近雒水名諸戎雜居洛水之間故曰雒戎暴亦鄭地○胡氏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別內外也雒邑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世有戎狄之亂詐輸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通鑑綱目卷十六周襄王三十三年 王 前編

魯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曰穆伯如周甲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奔魯

林氏曰司馬公子邛也司城蕩意諸也印意諸皆昭公之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七

史官陳仁錫評

癸卯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

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前編曰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爲已褻矣

通鑑綱目卷十七周厲王元年 王 前編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胡氏曰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

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秋八月曹共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子壽嗣 是爲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

林氏曰楚君臣始見於經

燕襄公卒

在位四十年桓公立

二年

文公元年夏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隧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狀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威

通鑑綱目

卷十七

周厲王

二年

庸以後秦爲楚從自晉主諸夏之盟合秦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它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林氏曰宜申子西也

晉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陳氏曰蘇子周卿士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栗未詳在所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于朱及文之無良爲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宋公違

通鑑綱目

卷十七

周厲王

二年

命無良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常官而行何彊之有○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春秋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之○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扶音叱打也江六俱國名

三年春楚子伐麇

林氏曰麇音若近楚小國也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取稱人

見楚

夏魯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承筐地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朝于魯

秋侵齊

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師于鹹地魯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魯文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絲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

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國之君緣斯僑如之先

丙午四年春杞伯朝于魯

夏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子孔執舒于平及宗子遂剛與

秋滕子朝于魯

秦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敢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前編曰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叔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穆公始文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主晉而重違秦故厚賄之非徒以其文也

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曩

已本無
心也

左氏曰
如主

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
 曰兩軍之事皆未悉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
 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勛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
 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
 之優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
 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
 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知河乃行
 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既濟地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為劉氏○前編曰按秦晉戰春秋之所深
 厭是以交人之秦晉戰而楚霸矣晉主夏
 盟而若勿同除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
 戰其甚見於邲之敗蓋
 一轍也○驕馬晉邑

丁未五年夏五月陳共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平國嗣是為

邾文公卒子貜嗣
 是為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也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五月邾子來君子曰知命

冬魯侯如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

晉侯盟魯侯還自晉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魯文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文公
 于沓請平于晉文公還鄭伯會文公于棐亦
 請平于晉文公皆成之○林氏曰棐鄭地夫
 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文公朝于晉而
 衛侯鄭伯皆與文公會諸夏之懼甚矣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
 是為莊公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踐位
 是為莊公

尹氏肅啓如晉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冊啓訟周公子

夏五月齊昭公卒在位二十子舍嗣是爲

六月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胡氏曰春秋書同盟于新城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左氏曰叔服曰不出七年晉齊宋君皆將死亂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元如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殺之也長穀五百乘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國欲變

所經甚密
魯律以文
魯律以文
魯律以文

一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陳氏曰楚方交聘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今孤盟于楚救鄭戰河曲趙盾肯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取人之趙盾爲之也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是爲懿公

四月遇弑

冬魯使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遂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母魯子叔姬

左氏曰子叔姬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驅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穀梁氏曰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執也○相氏曰齊若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弑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卒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夫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

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以財誘國人之
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臣之大
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
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昭姬即子叔姬

己酉周匡王元年懿公春魯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林氏曰季孫行父魯大夫即文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如魯盟

夏曹伯朝于魯

前編曰按魯晉宋曹之交良齊楚也

通鑑綱目卷十七周匡王元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自齊反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子魯致命十二月齊人歸子叔姬於魯王故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林氏曰入國書大夫於是始

秋齊人侵魯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魯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于晉侯故不見而還於是齊難公不食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齊侯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于扈

左氏曰齊侯侵魯西鄙謂晉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通鑑綱目卷十七周襄王元年

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虛勿賤喪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喪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林氏曰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蔡侯莊卒在位三十四年子申嗣是為文侯

庚戌二年文侯春魯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魯侯四不視朔

六月魯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以東楚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曰楚大飢我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廢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焉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庸人不設備楚子乘驍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俱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前編曰按楚恃其強陵滅小國其臣屬之者待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飢弱則群起而攻之矣庸小國也而幸其飢弱率群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之初年內有闕克公子變之亂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而立其弟鮑

是爲
文公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鎖詣也時加蓋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

也

反助成其
逆御何悖

公無道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何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春秋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弑而不能救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室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三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胡氏曰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而失其職矣故春秋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齊侯伐魯西鄙六月魯侯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侯適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魯文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春秋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胡氏曰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

秋周甘歇敗戎于邠垂歇昌欲反邠音審

四年春魯文公卒在位十八年子赤嗣

秦康公卒在位十二年子稻嗣是為共公

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懿公在位四年遇弑而立其兄

元是為惠公

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歇僕納闕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歇以扑撲職職怒歇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明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前編曰按宋昭公不能率大夫君國人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乃弑君之賊故邠歇聞職春秋不書盜而二君皆稱國人以弑商人善君罪齊人

嘗君之也

秋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

倭是為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春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室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德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林氏曰惡即公子赤襄仲即公子遂也○惡太子視其母弟也

昔弑其君庶其

左氏曰舊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結仇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弗敢失隊
先訓則于
義何解

雖其後和
三君而無
私積大飾
先期大飾
向取焉

通鑑綱目卷十七 周歷五年

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季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
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
名賴姦之用為大內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
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
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缺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
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前編曰按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
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
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缺君而變置則立

者為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
不能為季友次不能為惠伯專莒僕之事以
初宣公之短已而為之使齊
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五年宣公惠公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州

齊人取魯濟西田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迎女遂以婦姜至自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
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
立公故以賂齊也○前編曰按魯昭姬適齊
生舍為商人所弑而反齊齊哀姜適魯生亦
為遂所弑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齊商人

齊於是失
權矣

通鑑綱目卷十七 周歷五年

弑舍惠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
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
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
姊妹也夫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
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為猶舍之必
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
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克念惡之
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
之齊外為強齊所抑內為三家所專何樂於
為君而為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
宣見利而忘害也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
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
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
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侵陳遂侵
宋○胡氏曰春秋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
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取賂而還為
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取病中國
何義乎○陳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
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
同盟于宋諸夏分為晉楚之從矣
南北之勢于是始故春秋謹書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鄭地

羊斟之失
投之於
水不可不
察

左氏曰楚為賈故鄭過于北林四晉解揚晉人乃還○林氏曰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春秋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冬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曰宋人弑君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春秋書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前編曰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賢師傳而徒強諫此宣子之失也

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人華元迎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將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奔魯○叔將羊斟也合猶答也

秦師伐晉

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闕叔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襲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闕叔將攻楚子遂滅若敖氏○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春秋曷為貶稱人以晉為甚不競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之庸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第黑臀于周立之

左氏曰靈公不君厚飲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觸熊膳不熟殺之冀諸侯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

自古敗亡之君未有不自取者也。不聽明通人者也。唯其安忍懷禍於身。俾為天下笑。

千古第一

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待君宴。而殺之。圖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為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境。又何免於弑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肺音而。煮也。蹠扶元反。奮音本。溜力救反。屋雷也。鉏麇。晉力士也。詛。盟誓也。公族餘子。公行三。者皆官名。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是為定王

卷之六 周厲王六年

王

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卯周定王元年圖成公春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
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齊中已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晉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違不若

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顧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

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

階也○前編曰按傳所稱楚子窺周逼王為罪大矣而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

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以

句必為楚

夏楚人侵鄭

胡氏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

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則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稱僑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

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

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紂之禍兆于一指非無故也

以爲無君去其幾何

冬十月鄭穆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夷是爲靈公

丙辰二年靈公元年春秦共公卒在位四年子榮是爲桓公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在位一年遇弑弟堅

立是爲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异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漆指於鼎罈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八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胡氏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春秋以歸生爲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同執國政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手耳懼其見殺而從之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宋公子子良名堅襄公也

冬楚子伐鄭

王氏曰鄭襄公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討賊盟主亦不能問而楚子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

丁巳三年襄公元年春魯侯如齊夏魯侯至自齊

齊

秋九月齊高固如魯逆子叔姬

胡氏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經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于產辭而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冬楚人伐鄭

戊午四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導河之後
歷十七甲
年而有餘
徙其故道
易之明鑑
遠矣

已未
五年秋河徙

西漢書曰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

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晉宣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宣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春秋不書諱之也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五年

燕桓公卒宣公立

在位十六年

庚申六年宣公春白狄及晉平

立其類
夏晉師白狄伐秦

林氏曰白狄始見于經○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安夏乃其職也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矜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楚人滅舒蓼

夫秦

杜氏曰舒蓼二國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覬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壅田若藝餽宰不致餼司里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六年

大

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孫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中木節解驅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侍而春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覬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弃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

茂入聘

辛酉 春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夏魯使仲孫

郊牧置有萬望藪有園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邦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茂民功有優無匿有逸無能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養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泣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六年

魯侯周不王兩失之矣

左氏曰春王使徵聘于魯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宣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致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

八月滕宣公卒文公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父帥師伐陳

胡氏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睦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七年

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位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舉輕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晉成公卒于扈在位七年子孺嗣是為景公

冬十月衛成公卒在位十五年子遯嗣是為穆公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禁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

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與師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七年

九 前編

左氏曰：夏姬，鄭穆公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胡氏曰：春秋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執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和音曰：近身衣。

壬戌八年 景公元年 春 魯侯如齊 齊歸魯濟西田

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之田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

在位十年 子無野嗣 是爲頃公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靈公在位十五年 遇弑 子午嗣 是爲成公

公成

無符至此
必先死矣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定王八年

十 前編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氏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春秋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以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

儉侈之論
有案者所
宜三復

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
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
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為臣必臣為君必君
寬肅宜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
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
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
施而宜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儉
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
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
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
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
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
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八年
今夫二子者儉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
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
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後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
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
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
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宣
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于家奔齊簡
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胡氏曰公
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
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
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
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
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聘于魯王

惟強是從
國弊之本

重益不振矣自是王
聘春秋亦不書矣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
逐楚師于穎潁諸侯之師戍鄭
癸亥九年項公元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陳地
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
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楚盟于
辰陵陳鄭服也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九年
魯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林氏曰欒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狄
攷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胡氏曰春
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
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
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
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不亦僨乎凡此直
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子陳

納陳悔過
莊之所以
而也

左氏曰楚子爲陳夏氏亂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曰徵舒執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晉宣淫於朝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故春秋外此二人於陳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如何潘徵舒之官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子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底幾乎

十年春楚子圍鄭

左氏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圍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敗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楚莊
入一善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于良出質○胡氏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未滅其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猶從未滅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爲重也○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潘厓楚大夫子長鄭伯弟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必鄭地也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臣愚分邪
以強已責
國事未有
不敗者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晉師敗績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胡氏曰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郊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使晉主之按郊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勸民者三帥也達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藥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退偏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手取之遂下偏陽林父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年

五

前編

從家抗愾
爲子古義
侯之宗

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奔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先穀即彘子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

史記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莊姬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年

六

前編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肖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無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荆卿田光
最尚無其
堅忍

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
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杵臼杵曰謀
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
爲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
之俱匿山中○新序謂
嬰兒即程嬰之子也

冬十二月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

左氏曰楚子滅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
囚熊相左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胡氏曰楚子假於
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宋滅而
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怒
也宋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
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
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
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
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乙丑十有一年春齊師伐莒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
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九
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歿之○後二年孔達
縊而效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前編曰按邲
之師士會樂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不幸
而爲羣子之謀所敗爲晉計者亦盡知所懲
艾息民修政於國而布德加禮於諸侯庶爲
可耳顧汲汲於討貳又使羣子主清丘之盟
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
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
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
以免恩謂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
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丙寅十有二年夏曹文公卒

在位三十子廬嗣宣公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晉侯伐鄭鄭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冬魯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卯十有三年圖宣公春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

林氏曰魯大夫始特會楚

易子析骸而食以無命之力也
凡事之不克自生念害之也
楚軍中當其夜以待不虞而元得璧子反之床偏出子預聞則何必于夜若其以計掩其吭而制其喉此亦乘虛之一變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誰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救廢王命王弃言焉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數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林氏曰潞赤狄之別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以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魯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氏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之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鄫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鄫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用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戊辰十有四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三月晉侯使士會獻狄俘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蓋善人也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四年
主 前編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胡氏曰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胡氏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榭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昔成愷殺大臣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

人火之天所
以見戒乎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

左氏曰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彘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祖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已十有五年春正月許召公卒在位三靈公嗣

○蔡文侯卒在位三子固嗣是爲景侯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有五年

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黃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固及欽孟而逃

褒如以笑
傾尉叔子
以笑危齊
婦人之笑
真可畏哉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成其悔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郤獻子爲政○傳曰克獻子名獻子跋而登階故婦人笑之○胡氏曰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不得已而要之者故春秋書同

庚午十有六年景侯元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

齊魯侯伐杞

林氏曰春秋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

公大夫專征伐至是極矣不可不察

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在位二十三年子審嗣是爲共王

胡氏曰楚僭稱王春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

魯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魯宣公卒于路寢在位十八年子黑肱

嗣是爲成公

魯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竟外

還自晉者已畢使也至笙遂奔齊

齊魯之
君臣逐之
也
倚外後以
除內患是
歸父矣端

周之兵制

辛未

十有七年

成公元年
其王元年

春三月魯作丘甲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威王十有七年

五

前

陳氏曰丘甲丘自爲甲也二十五人爲兩四
兩爲卒出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
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爲甲是丘賦一乘也
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地二家
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
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
多也作丘甲休
少而從征多矣

夏魯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
拜成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
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
氏○胡氏曰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
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
伐之敗績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
之防也是皆聖人之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

辨

東漢武徵
所存者名
耳併此弄
之惜哉

此乾侯之
辨也

桓王急於伐鄭康公輕於邀戎是
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壬申 十有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

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衛與新築人曲縣繁纓縣音玄
繁音盤

國語曰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
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實
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通鑑綱目

卷十八 周威王十有八年

五

前

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鞌齊師敗績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
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成公初立主幼國
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
其憤欲雖無人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政自季
氏出矣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晉師及國佐盟

是役也焚
雍門之矢
獲車至
如鼎而
實編致
晉魯無
也如也

于袁婁

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蔡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卻克及士燮樂書韓厥將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師師會之師陳于鞌
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
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
若主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
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遺經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有八年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警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紆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敢
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

晉以大夫
賞以勳
何以勳

婁使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晉師歸

軒按二傳蕭同叔子即笑卻克者夫以一
笑搆怨不已至使晉人索齊國母為質辱
亦甚矣傳者徒責晉報怨之過而不及齊
招怨之尤語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齊之
不競蓋自取也將誰尤

八月宋文公卒

在位一十二年子固嗣是為共公

衛穆公卒

在位十一年子臧嗣是為定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於三吏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
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
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
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
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
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抗
禮之不可諫諫士莊伯不能對而使委於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
禮一等王以鞏伯燕而私
賄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楚師鄭師侵衛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士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

通鑑綱目卷十八周定王十有九年

左 前編

癸亥 十有九年 癸亥 共公元年 春晉侯會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胡氏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與夫討邲之役則復怨鄭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務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累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鄆丘與皆鄭地

夏魯侯如晉

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汝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秋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寡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狀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體而歸之○荀首知罃父

晉作六軍

晉侯之辭 有臣如此 不表也 辨

杜氏曰
僭王也

冬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爲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於鄆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無左衽矣○前編曰按鄭之可狄久矣獨於是年貶貶必於甚者是歲也覆諸夏之師於鄭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楚再動干戈於許於是狄之以爲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於是終於爲狄矣

二十年春三月鄭襄公卒

在位十
子貲嗣爲

公悼

冬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

在位十
五年

昭公立

乙亥二十有一年

昭公元年

夏梁山崩

胡氏曰梁山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

冬十一月王崩子夷踐位

是爲簡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辭以難○展陂許地側子反名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

是爲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吳傳弟仲雍至壽夢凡十九世吳始益大稱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申 周簡王元年 壽夢 春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以魯喪
中國無辨
甚矣

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不能得復
而後使與
國生心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
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
求諸侯乃止師
還衛人登陴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
是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千世之
利也夫山澤林墜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侯
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六月鄭悼公卒

在位二年弟踰立成公

秋魯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殷之徒相
能取徒那
教世無字
老諒也

冬吳壽夢來朝

胡氏曰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
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
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
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
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
可乎故春秋特書侵以罪之也

神往樂
不獨至德
宋風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
樂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
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
曰孤在蠻夷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前編曰按年
表吳與魯會于鍾離當在簡王之十年

丁丑 二年

成公 春吳伐鄭

胡氏曰經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
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僭天
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
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伯爵與之故紀
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
尼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朝于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子馬陵馬陵衛地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郕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曰楚師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吳入州來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顯王元年

三

前編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納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衆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國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子反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祿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兵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前編曰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鄭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是也此類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軒按左傳謂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諸于晉侯殺之而趙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旣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爲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讓天子之僭賞也

變齊人邾人伐邾

左氏曰晉士燮聘魯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伐失信

子杞伯同盟于蒲

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熒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胡氏曰吳初伐郟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旣不能救及其旣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旣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前編曰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郟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郟空如何救之於前郟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政以順成
自不免此
反覆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於魯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行文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前編曰按

蒲之盟內則為諸侯之貳外則為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秋齊頃公卒

在位十七年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楚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晉執鄭伯春秋稱人者既不以主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楚救鄭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又與楚會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楚子重自陳伐莒圖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故也○林氏曰鄆莒別邑也春入稱人書法與會同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經稱人貶辭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怠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久于側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各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五年夏晉侯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

不原其意
枉殺二臣

保孤難事
成即以死
報更難在
嬰武子古
義士

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緡而鄭人殺緡立晃頭班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在位十九年

子州蒲嗣

厲公是為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皆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我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若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恐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左傳曰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為後而反其用焉

軒按史記則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按左傳則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善乎說苑曰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信若此則二子之高諒奇節均為絕代立矣胡後之譚者每多程而鮮及韓焉母乃稽古之功未諳其詳乎噫

辛巳六年

厲公

秋王命季單子取郕田于晉

左氏曰晉郕至與周爭郕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郕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晉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擅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子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郕至勿敢爭

壬午

七年春周公出奔晉

林氏曰周公天子三公也○胡氏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月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人矣又叛盟

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春秋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耀莪成，而使復歸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公子罷許偃，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

通鑑綱目卷十九 周簡王七年

士

前編

情分

志在屬意
合其非其

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可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福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

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必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前編曰：按晉楚之盟，不書于春秋，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存之以備參考。○隊，直類反，失也。間音開。

八年春三月，魯侯及諸侯來朝。

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

通鑑綱目卷十九 周簡王八年

士

前編

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肖，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御掣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卻錡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是聖何益
豈所以
日煩也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存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自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恩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思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播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手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

辨

與秦為婚
如而公孫
不降

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狄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胡氏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春秋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遯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有人臣之禮也○前編曰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

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殺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茂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迭直結反又

申九年成公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冬十月衛定公卒在位十一年子衎嗣是為獻公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九年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所以為太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鱣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魯晉大夫○鱣衍之母弟也

秦桓公卒在位二十八年子嗣是為景公

乙酉十年獻公元年春三月晉侯魯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

姜氏既哭

遠天討之權于宗廟春秋時之僅見者

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春秋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按左氏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能守節以讓國賢矣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

左氏曰葬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有見錄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年

夏六月宋共公卒在位十三年子成嗣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非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焚武于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執戰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胡氏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經不省文者以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則其正可知矣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

冬十一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林氏曰鍾離楚邑此魯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陳氏曰齊桓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胡氏曰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侂首東向而親吳聖

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許遷于葉

左氏曰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林氏曰葉近楚之邑今南陽葉縣是也

丙戌十有一年平公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

是為成公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曰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左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此制勝之本

天象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有一年

太

前編

可與言兵

自知之明

有識

聖王憂盛危明之念不過如此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遂，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成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其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成，于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可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思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孫曰：『楚以爲外懼乎？』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驚，合而加驚，各顧其後，其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犂以公卒告王，王曰：『貴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其軍，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

兵 兵

華元所以登其床也
范子子路皆合道

左氏

辛，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從之。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瘡，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給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龜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遂。」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曰：「不能見楚子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師。」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

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冬，卻鞮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魯成公出于壤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墳，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

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所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荏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子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嬰齊，魯之常謀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安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晉侯使卻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丁亥十有二年夏，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會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魯成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犇見其語犯，卻犇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齊成公見其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乎？』晉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始必禍者也夫
 若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
 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
 不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
 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
 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
 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
 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偏於晉而降於齊齊
 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是年
 晉殺三郤明年晉侯絀於
 翼東門齊人亦殺國武子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有二年 王 前編

冬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故諸侯還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桓立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犖卻至

燕昭公卒在位十三年武公立

楚人滅舒庸

林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也

戊戌十有三年武公元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樂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厲公在位八年遇弑晉

人送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

文字真知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有三年 王 前編

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牟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犖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轡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未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疾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

賢

心平可對
聖賢

其尊子君
而鄭子家
以節命
故厥以牛
喻性逆無
人心矣

主德

知子莫若
父其弟與
公之謂乎

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攻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殺溫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執厲公，棄之于冀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城，視無還，聽無聲，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胃，其將失之矣。」必善晉，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晉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意外得國
不覺其然
危殆然
以振綱
紀綱以
治天下
有子無
服鄭哉
主德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我，今日否？亦今日不從將安用？」君二子用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有罪，廢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驥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魴之法，并糾御戎，較正屬焉，使訓諸御如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驥，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秋八月，魯成公卒。在位十八年。子午嗣，是為襄公。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二月，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

同盟于虛打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于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戌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會於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有四年
已十有四年 魯襄公元年 春晉欒黶宋華元會

仲孫蔑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

胡氏曰按左氏非宋地也。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戌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郟

林氏曰郟鄭地春秋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伯之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是爲靈王

通鑑綱目卷十九周簡王十有四年

未

前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庚寅 周靈王元年春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夏六月鄭成公卒在位十四年子髡頑

嗣是為僖公

懷私惠而忘大義矣

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驅我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晉荀營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冬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辛卯二年僖公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敗之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心疾而卒

夏四月魯侯及晉侯盟于長櫓

六月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魯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鷄澤衛地

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邲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

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誦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彰音而水名

壬辰三年春三月陳成公卒在位三十子弱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也

癸巳四年哀公元年春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

如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秋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林氏曰戚衛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

冬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

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甲午五年春三月杞桓公卒在位十七年子句嗣是爲哀公

夏莒人滅鄆

十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六月元年孝公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

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僖公在位五年遇弑

立其子嘉陳侯逃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會于鄆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公而以瘡疾赴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五年

五

前編

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

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寅慶虎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

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

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隱之也弑也不言弑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鄆其大夫諫

曰中國不足歸也鄭伯曰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

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志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

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前編曰按鄭僖

德力
足勝
靈厲
二罪人

公之卒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也獄之疑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弑僖之獄非疑矣夫以霸王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卒不明從其瘡赴以是知春秋之意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晉悼及諸侯也

丙申七年元年簡公春正月魯侯如晉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七年

六

前編

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伐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

不書尊晉侯也○林氏曰邢丘故邢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蟘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

委政臣下
三家分晉
之禍始實

無益矣

鄭微子展
必不能堅
二十四年
事晉之信
戰矣

千景知彼
知已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七年

七

前編

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丁酉八年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一月

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
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
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
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

所謂虛聲
以能之
方以謀之
也

本得制勝之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八年

八

前編

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以爲秦援秦侵
晉晉飢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
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盟于戲鄭服也楚子伐鄭子
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駟曰與大國盟口血未
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
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
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未能
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
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
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前編曰
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
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
秦則秦強而得鄭則楚強是以雖明於拒秦
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飢不能報秦而亦急
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
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略也所以
伐鄭而歸急於息民
出積亦以飢故爾

戊戌九年春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

五月遂滅偃陽相楚地偃陽
姪姓國也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句攻偃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恥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汪氏曰晉悼公霸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九年九

業方盛而帥諸侯以會吳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與猶去瘍疥而得腹心之疾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冬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林氏曰此悼公三駕之一也○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孔鄩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一言之間
何甚哉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鄭及晉平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我今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驥曰逃楚晉之耻也師速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驥欲伐鄭師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九年十

○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為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

雖名作而已
實則喪矣
亥

於是乎無
勢矣

辨

知有公則
不敢有其
辨私不可不
辨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年

十一

前編

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僇閔誼諸五父之衡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曰公車千乘乃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乃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

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會伐鄭

林氏曰此晉悼公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

戰國策士
守定此者

不出于申
明五禁之
意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年

十二

前編

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恤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患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氏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

左氏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奚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救鄭

示之以不

文

道
文
織持盤之

賢

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
 三肆及其鐘鼓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
 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
 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之盟府
 以待後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
 ○林氏曰蕭魚鄭地此悼公三駕之二也○
 胡氏曰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經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悼公推至誠
 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禁
 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晉悼公
 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
 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
 越是矣○叔肸叔向也

冬秦人伐晉

庚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在位二十五年
 長子諸

樊嗣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
 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林氏曰乘即壽夢也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師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辛丑十有二年
 國諸樊
 夏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曰趙武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壓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使率其
 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樂壓為汰弗敢違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前編曰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
 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
 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
 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

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爲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伯游荀偃

秋九月楚子審卒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嗣僭號康王世子出

葬吳吳侵楚敗績

壬寅十有三年國康元年春正月晉士句齊人宋人魯

李孫宿叔老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三年 十五 前編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胃也毋是窮棄賜我南鄙之田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衣服飲食不與爭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

美我大不可忽

指詞俱占地步

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樂壓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春秋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曹莫贈反閔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

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晉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樂壓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

直以行軍爲戲是可誅也

之遷也。之役樂鉞曰：此報懷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謂士句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樂氏。秦伯曰：以其太平，對曰：然。樂氏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氏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樂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域林泰地。○樂氏之。子武子樂書，樂之父也。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所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幣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解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

三晉傳若

國事納忠
驥真古之
遺道

為上者
奈何不憤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歸復命，語載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滅紀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還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紀與之言，道滅紀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因民之主，置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諒，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帝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為見逐無乃肆于民上從其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為此類也

秋楚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三年

九

前編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冬晉士句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

薑莒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癸卯十有四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林氏曰劉夏天子之大夫劉采地夏名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

夏齊侯伐魯北鄙圍郕魯侯救郕至遇魯季孫

宿叔豹帥師城成郛

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齊難○林氏曰成遇皆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郛成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子彪嗣

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李氏曰晉悼公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不然悼公之霸業過於桓文矣

自是大夫
尊政以爲
故然而不
忘矣

辰十有五年平公春三月晉侯宋公魯侯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

濕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濕古反

林氏曰濕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

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

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收服修官烝于

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濕梁命歸侵田以魯故

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

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五年主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胡氏曰濕梁之會諸侯皆

在經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也

會于向會伐秦會于戚此三會皆國之大事

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壓帥師伐楚

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

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

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再伐魯北鄙圍郕

冬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

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祿

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五年主

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

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

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史 9-296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相鄭伯以從諸侯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相鄭伯以從諸侯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相鄭伯以從諸侯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相鄭伯以從諸侯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相鄭伯以從諸侯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

圍防

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魯故秋齊侯伐魯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堅以杙扶其傷而死邾人伐魯南鄙為齊故也○林氏曰桃魯地防臧紇邑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杙音七

十有七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七年

圭

前編

左氏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魯北鄙

冬十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泉底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

不知兵法

左史載此細事見其暇也
秋圍夏盟亦見齊無人焉

曹成公卒于師

在位二十三年子肸嗣是為武公

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弗而踰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備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人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樹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蒍勃倫反水名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還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蟾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至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

子庚國楚
老成人

師擊齊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七年

五

前編

燕武公卒

在位十
九年

文公立

丁未十有八年文公元年春正月諸侯盟于祝

柯

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無侵小○林氏曰即年前圍齊之諸侯也督揚即

祝柯也齊邑名
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鄆水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邾魯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魯晉侯先歸分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林氏曰鄆水出東海合鄉縣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水魯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

魯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不輯豈能敵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今德諸侯言時計功大矣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羹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夏王賜鄭大夫公孫薑大路以葵

其意中直
無所不獨
無也

辨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有八年

五

前編

春秋伐人
之義者多
矣士苟不
可及也

以開
傳

進

左氏曰鄭公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夫使以行禮也

秋七月齊靈公卒在位二十八年子光嗣是為莊公晉士句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慶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

通鑑綱目卷二十下靈王十有八年

主

前編

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以公孫僑為大夫

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富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也

戊申十有九年莊公元年夏六月晉侯齊侯宋公魯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

左氏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

通鑑綱目卷二十下周靈王十有九年

天

前編

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己酉二十年春正月晉侯如晉

左氏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秋晉樂盈出奔楚

左氏曰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不相能樂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

兩人無一
念及私二
也代之遺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宣子殺盈之黨羊舌虎等士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鮪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鮪言於君。無不行。求教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鮪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鮪強而禹與尹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散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桓子樂厲懷子。盈也。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著晉邑。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十九年

壬午

前編

即不朝而
復有聘者
投益見其
洪命之修

詳送朝晉
年月以數
其勤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二十一年

壬午

前編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會于

商任

左氏曰會于商任。錮樂氏也。

二十有一年夏四月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寡君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以觀。魯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計之。浪梁之明年。子驥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晉。酇與執事焉。聞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

極之其
所往薄已
甚矣

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
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
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耐直
又反酒之新熟。重者爲耐。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沙隨
宋地

左氏曰。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謂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
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
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會于
沙隨。復鋼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曰。古者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宣王二十有一年

三

前編

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
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逐
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
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
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君無
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
隨之謀遠矣。

十一月孔子生。

家語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元
子。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

賢

萬世禮樂
之宗
大聖誕生
必有瑞應
然諸家所
載不在此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宣王二十有一年

三

前編

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
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
爲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
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徵。雖爲宋公。
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宋公生
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
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
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
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或曰。孔
父者。生時所賜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
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
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
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
父問三女曰。阪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
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
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
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
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
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生
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祖庭。○史記世家
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是年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
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爲兒嬉戲。常陳
豆設禮容。○唐劉禹錫云。孔子堯頭禹目。華
觀象佩。○唐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
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
聞鈞天之樂。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

天象

善挑人隱

此應學之

四十九表。○前編曰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攷按襄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

史記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杞孝公卒

在位十七年

弟姑容立

是為文公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

通鑑綱目

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二年

主

前編

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氏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

正妙在制以意卒使無所惜其手足

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執請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以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請階執其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許之乃出豹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藩車之有障蔽者固宮室之有臺觀備守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通鑑綱目

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二年

書

前編

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左氏曰齊侯伐衛先驅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焚庭戍鄆郛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髦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冬十月穀洛闕

盡殺樂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陳氏曰自衰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焚庭晉地晏楚齊大夫○且于莒邑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塞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天昏札瘥之憂無飢寒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亂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宜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華典十四王矣

通鑑綱目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壬戌 前編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微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官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有三年 春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嗣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林氏曰穆叔如晉賀克樂氏也立德謂皇帝堯舜以德垂世範立功如禹稷立功以垂世則立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之立言以垂世教傳善穆叔之知言○祊布彭反廟門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壬戌 前編

二月鄭伯如晉

左氏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

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倚也
惑之僭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
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
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伯朝晉為幣
重故且請
伐陳也

齊楚交聘

通鑑綱目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毛

前編

左氏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魯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曰孟孝伯
侵齊晉故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
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系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董氏曰比食又既陽將
絕夷狄主中國之象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

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林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代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
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陳致楚師求

通鑑綱目卷二十 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毛

前編

御于鄭楚子自棘澤還使
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齊人來城郚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杜氏曰郚王城也齊叛晉欲求

媚於天子故
為王城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癸丑 二十有四年

元年

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

光 莊公在位
六年遇弑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

哀和賜冠
以綬注晉
二君如出
一轅

卓然不同
流俗

唯聖莊穆
有威

逆賊敢干
滅君不敵
滅賢
後之皆老
禮讓求一
目之榮
無定死
南史更壯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左氏曰齊棠公死，崔杼弑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欲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報侍人賈舉而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子為且于之役故，朝于齊，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弼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之，至死，執簡以俟。聞既書矣，乃還。崔子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踣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薛伯小邾子會于夷儀

左氏曰：晉侯濟自泆，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盟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胡氏曰：晉侯夷儀之會，既間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聲於齊人，執崔杼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

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霄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而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執子美入數係，而此祝後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陸徑也，堙塞也。刑，除也。突，穿也。○免音問喪服也。擁社，抱社主也。子美，子產也。

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曰：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林氏曰：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重丘，齊地。

衛侯入于夷儀

晉趙武爲政

左氏曰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冬鄭公孫夏帥帥伐陳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其所統之
理其正故
不屈

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焉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冬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史記曰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祭欲傳以大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札封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林氏曰遏卽諸樊也巢吳楚間小國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弒其君

剽剽在位十二年遇弒

左氏曰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及也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宋入雖政
權不難委
之人民方

衛侯弑則寡人喜告遺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政聞其入遂行告右宰殺殺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殺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雖然弗可已太叔文子聞之曰衛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胡氏曰喜嘗受命於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矣春秋亦以弑君書何也衛氏視其君如奕棋於衍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氏曰春秋書叛始於此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

衛侯伋復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春秋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入則驕溢
變于俄頃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并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夏魯侯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執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八月許靈公卒于楚子悼公嗣

取諸子齊
取女子衛
可離極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歸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土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乙卯二十有六年春晉使晉梁帶以侵地歸諸侯

左氏曰齊人城邾之歲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使春晉梁帶使諸表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焉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曰趙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

猶曉

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擯吾民矣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

於宋五月晉趙武鄭良霄至六月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晉荀盈邾悼公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勝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調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左師至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蔭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

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喪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陳氏曰：「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天下之大變也。於梁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秦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興衰也。」○伯風荀盈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氏曰：「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難陰不如
能推賢更

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木門，晉邑。○文子大叔儀。

左氏曰：「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卒章，子產賦『罔象』，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

公孫段賦桑扈享卒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林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授之左師辭邑○胡氏曰宋之盟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二十有六年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地師執說
故國若一

丙辰二十七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胡子沈

子白狄朝于晉

左氏曰宋之盟故也○林氏曰陳蔡胡沈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于晉

秋魯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

通鑑綱目卷二十周靈王二十有七年

辛

前編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平周易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吾乃休吾民矣

鄭游吉如晉

左氏曰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冬齊慶封奔魯

魯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

左氏曰為宋之盟故魯襄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週飢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十二月甲寅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楚子昭卒楚康在位十五年子熊麇嗣是為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燕懿公卒在位四年子欽嗣是為簡公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丁巳 周景王元年簡公元年春正月魯侯在楚

夏五月魯侯至自楚

左氏曰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子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告曰聞守卣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

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見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飲非德實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胡氏曰襄公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春秋特於歲首朝正之時書曰公在楚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其身而不恤國朋附權臣而背其君者乎○林氏曰公治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

可為通德之戒

之室死不受季氏之葬。○誕音遂被音拂使巫被除殯之凶邪也。荀黍穰一云苕帶也。

衛侯衍卒

在位二十一年又出奔十二年

子惡嗣

是為襄公

閻殺吳子餘祭

在位四年遇弑

弟夷昧立

改名餘昧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餘祭觀舟開人以刀秋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遺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元年

前編

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

德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歷聘于齊鄭衛晉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淵乎憂

七百年以季不賜有精審至此

者季札也世襲之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平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平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平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汾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平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汾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平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汾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平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汾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平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汾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論詩歸重于頌論樂歸重于韶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元年

三

前編

賢
孫文子亦

札不受次
及之位札
自成其高
可文定何
必曲致其
疑

子連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綰帶。子產獻紼。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遂。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問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我。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於上也。○胡氏曰。札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前編曰。按吳季子之賢也。不書公子。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泰。術楚椒焉。夫子何以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胡氏謂季子辭位。致亂。故貶之。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昧之卒。爾此方夷昧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昧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昧立使札聘於上國。通嗣君也。則曷為貶孔子。謂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元年 四 前編

此亦可備
一說然錄
國風于
古有幾何
必為之新
求

不以一死
其其不
誠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弒殯。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昧之命也。而請觀周樂。雖為博聞好學。於禮固未為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此行。則未可也。

戊午二年。襄公元年。鄭伯如晉。左氏曰。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駒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在位四十九年遇弒。般自立為公。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氏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左氏曰。初王偕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忽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年 五 前編

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伋夫伋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焉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伋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伋夫罪在王也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勝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年

六 前編

官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穀梁氏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

進

鄭使公孫僑爲政

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曰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戌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

知本於仁義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年

七 前編

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潰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礎之欽而殯之子駟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別小而不

僂則大疑
知能

唯其不拂
衆心所以
令行禁止

封漁。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
修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
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
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諄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
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曰。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禪。讓。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
爲辭令。與禪讓。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益多。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然明日。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
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掌詮術者
所宜三思

美錦之喻
猶也。也。因
德之喻。惜
事也。

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
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收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
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則能。
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
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窟室。地室也。
貫古患反習也。
未三年。靈侯。夏六月。魯襄公卒于楚宮。在位
三十一年。子野立。
秋九月。子野卒。公子稠立。是爲昭公。
左氏曰。魯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卒于楚宮。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九月辛巳。

卓然有守
目中不知
有強大

教養此難
以折吾人
之威所謂
馳詞執禮
以爲晉是
者也

鄭伯如晉

也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
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
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賓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
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
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三年

左氏曰魯襄公卒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
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修冠盜克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開闢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
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以
敝邑偏小介於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
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
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如公
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
埤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
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
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衛侯如楚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三年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
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
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
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
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巧人塗者填莫歷反塗也代客
役巾車主車之官銅鞮晉離宮

左氏曰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
印段廷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
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
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冬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子展與嗣

左氏曰：莒，羣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羣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弑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景王三年

魯仲由生 孔子弟子 字子路

庚申四年 昭公 春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

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號魯取郕王使劉子勞

趙武子類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

賢

正論

志於晉，晉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思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令尹圍設服離衛，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梁其璆曰：「貨以落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昔魯爭郕，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僭不信也，穠彼交反，耘也，袁古本反，壘苗也，類或作續，知。

備邊

兵

南師專乘
陽乃所謂
五陳也

音智

夏邾悼公卒穿立是為莊公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

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以什共車必克固諸阨又克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殉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大敗之○太原即大鹵無終山戎崇聚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四年 十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左氏曰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冬十一月楚子麇卒令尹圍實弑之而自立是為

靈公楚公子比奔晉

左氏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疾縊而弑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于出奔晉官廐尹子皆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郊葬楚子于郊謂之郊敖楚靈遂即位遷虢為令尹遷啓疆為太宰○荀子曰以冠纓絞

之○杜氏曰以瘡疾赴○前編曰按楚令尹

圍弑其君麇而代之春秋不書弑而書卒舊

說曰從赴告也夫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

赴也而春秋正其弑此亂臣賊子無所逃其

罪於天下後世所為懼也何獨於圍而從所

赴曰春秋之筆微顯闡幽弑其君而以薨赴

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弑書之若夫國

之弑天下知之久矣號之會諸侯大夫皆料

其篡於未弑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

皆笑其徇於已弑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

天下後世益知其偽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

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槩論也雖

然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弑其君而

自立是為楚成已而其子商臣又弑之而自

立是為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而莫之或

討也然其兄弟子孫爭國而自相賊殺者僅

存而無遺類矣聖人於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辛酉 五年 春晉使韓起聘于魯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

明其罪以
申討正以
申其寃後
之志也

齊之陳侯
之季首之
三家俱成
之勢欲政
之無歸不
可恃也

在鄰國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恥
以六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懼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
也薰隧之盟女嬀若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
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諸師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朝夕從女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
縊尸諸衛加木焉○遽傳驛也

蔡漆雕開生

孔子弟子
字子若

戊子六年春滕成公卒子寧嗣

是爲悼公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六年

夫

前編

齊晏嬰如晉

左氏曰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
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奔其民而歸于
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
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

天象

陽朔同庚

冬北燕伯欵出奔齊燕人立悼公

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
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癸亥七年 春正月大雨雹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七年

七

前編

夏楚子蔡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左氏曰鄭伯許男如楚楚子止之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誅
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
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
吾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君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岳
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

韓如楚
圖尚能直
百無隱子
及產洵不可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七年

太

前編

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臣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雖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食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曰吾用齊桓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七年

九

前編

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楚子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楚子使往曰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胡氏曰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林氏曰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楚虔新立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爲中國惜輕以許之遂合夷夏十三國之君而爲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氏曰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

快絕
試逆之賊
亦知試逆
為大罪是
其良心發
露處

大意如魯
之田賦也
亦不堪大
耳國之誅末

除

鄭作丘賦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戮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楚子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滅賴遷賴人于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達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七年

年

前編

左氏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魯有若生

孔子弟子字子若

六年春正月魯舍中軍

鄭公欲
竊權必故
更張舊制
以奪其利

左氏曰單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

是為哀公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八年

年

前編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曰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陳氏曰春秋初書越而稱人越驟張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孔子志于學

論語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乙丑

九年

哀公

春杞文公卒

在位十四年

郁釐嗣是為

公平鄭人鑄刑書

民可使由
不可使知
即一刑辟
亦有然者

左氏曰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夫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與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周景王九年

三

前編

秋七月楚遠罷師師伐吳

罷音皮

左氏曰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乾谿楚東竟房鍾吳地

台左師所
遇不十年
修其不
遠者也

寅十年春楚子為章華之宮

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遂赦之○十日甲至癸也區為侯侯反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人之法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周景王十年

三

前編

三月魯侯如楚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召昭公三月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及
非後世所
及

左氏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秋八月衛襄公卒

在位九年

子元嗣

是為靈公

王使成子

弔追錫命

左氏曰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故諸侯貳兄弟之不睦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景王十一年

孟

前編

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悅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氏曰貳國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丁卯景王十有一年

靈公元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公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

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陳侯溺卒

在位三十五年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千徵師陳大夫

左氏曰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景王十有一年

孟

前編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

孔奐

左氏曰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顯項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

使祀虞帝臣間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戊辰十有二年春正月魯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曰魯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林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

二月許遷于夷

左氏曰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遷方城外人許於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景王十有二年

王

前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閭田

左氏曰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魘魅故凡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偁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有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

與言及此
其可謂矣

肅然為一

國之登

巳巳十有三年夏樂施奔魯

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棧反穎倅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景王十有三年

王

前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昭公

左氏曰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魯叔孫始齊國弱宋華定衛北

官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魯以孔子爲委吏

孟子曰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史記世家曰孔子爲委吏料量平○朱子曰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有三年

天

前編

孔子生伯魚

家語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弁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佐嗣

是爲元公

十有四年

昭公元年

夏四月楚子虔誘蔡

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亡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

宣行承于
能封故不
敢擊蔡般
之罪耶

歲在承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聞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子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有四年

天

前編

魯以孔子爲司職吏

孟子曰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史記世家曰孔子爲司職吏畜蕃息○朱子曰周禮牛人讀爲機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秋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會于厥慙

左氏曰楚師在蔡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

中國蛇不
無復顧忌
矣

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楚其有咎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前編曰：按蔡般弑其君而立列於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為請之名義皆不正矣，何以復霸？

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氏曰：楚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子卒。

左氏曰：十二月單成公卒，先是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會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五年

三

前編

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楚子使公子弃疾為蔡公。

左氏曰：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桓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美音郎漢書作更字，不羹地，名掉徒尹反。

辛未十有五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曰：春齊高偃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陽即唐燕別邑地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在位三子寧嗣是為定公十六年

夏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乃復。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五年

三

前編

左氏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魯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皆人怨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昭公。公子懿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冬十月魯公子慆出奔齊。

左氏曰：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貴為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校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

四分公室
事取其二
上不能討
下之人能
無憾乎

三年之喪
不廢
子產以

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吉未也。將適黃，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哲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前編曰：按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而內叛不書，內叛必有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蓋欲張公室，亦公意也。忠有餘而不知不足，以至此爾。左氏專以勢利成敗論人，故形容南蒯之叛獨詳，不知春秋所以不書之意。季氏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左氏不以為非，昭公不以為悖，而反譏昭公之不善。子韓哲曰：『家臣欲張公室大罪也。』左氏與當時之言如此，則人心習俗之變久矣。○子韓哲齊大夫。」

原伯綏奔郊成景之族弑甘公過

左氏曰：周原伯綏虐其與臣，與人逐綏，綏奔郊。甘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甘公。○杜氏曰：傳言周哀公，甘二族所以遂微。

楚子伐徐

剛復如楚
度乃為子
悔一言所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蔣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楚子見之，與之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祭側界反。祗音支，又音祀。愔，愔安和貌。

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絲皐歸。○又曰：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壬申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靈王在位十二年遇弑。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王。

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王。

陰謀國人
之駭以動
衆心遂棄
勢以逼二
子食皇恐
及致許

左氏曰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蒍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消有寵於楚子楚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子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楚子奪蒍章龜中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郟尹蒍成然故事蔡公故蒍氏之族及蒍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楚子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以蔡公命召子干子皙及郟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周景王十有六年

三

前編

王○前編曰按程子有言觀春秋者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昭定哀之春秋自楚康卒以來考之於傳則於春秋筆削之意多有可議如公子圍公子比許世子止之事則春秋於亂臣賊子其誅舍若可疑者或左氏所傳不盡得其實與今考公子比之事如傳所言則經當書楚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弃疾自蔡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疑也蓋嘗反覆思之春秋誅心之法也以春秋誅心而言則子干有爭國之心而弃疾無起事之意以春秋書法而論則凡爲弑君者所立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以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弑君而立比爲是出奔則其歸也當正名討賊而不討賊則以公子爭國而已虔有弑君之罪而人莫之討徒以其暴而弑之則臣弑其君而已此一匹夫無親於楚無援於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爲曹子臧吳季子爲人所用以立而立書法得以加首惡之名爲人所怖以死弃疾得以歸弑君之獄所謂爲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則陷於弑逆之罪其此之謂與然則用計以弑其君者獨無誅乎曰唐人有言春秋書王法不誅其身書一事而兼衆義者有之然有難兼衆義者則舉一事以示戒而已若夫天下之理則未有弑其君親而無禍者虔之弑君也以縊而虔卽自縊虔之弑康也及其二子篡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周景王十有六年

三

前編

可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矣非疾歸罪於此而它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監矣○圍許大夫中擊邑各

秋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

晉侯不與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魯侯至自會

左氏曰晉成厲所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水道不可吳子驟乃還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衛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景王十有六年

壬子

前編

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

專恃威力遂相鄰至

不與魯盟惟其知有國而不知有私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景王十有六年

壬子

前編

侯使叔向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痛備於豚上其畏不於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得魯人懼而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制也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至于晉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侯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林氏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前編曰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南蒯之謀公子慙從昭公如晉豈不欲逼此意也而以鄭固辭公取鄭正季孫之罪也公子慙又獨往而意又不達以歸遂出奔齊至是執意如而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脅魯矣又明年復以鄭故止昭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故胡氏謂當按邾莒所訴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內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家之民則方伯之政修矣乃不能此卒使季氏復強而昭

楚平繼統
暴之後不
得不以應
結人心然
必因陳蔡
有不得不
復之勢耳

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為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令未是有也戰國秦人之辭氣助乎此矣

音斯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楚靈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立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不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有六年

左氏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求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杜氏曰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燕悼公卒 在位十年 共公嗣

癸酉 十有七年 共公元年 春晉釋魯季孫意如

左氏曰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以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

他國之人
無不望季
札得國者
其賢者
子一時可
知康侯作
傳曲致其
貶非定論

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胡氏曰晉人始執意如為之邪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抑強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自是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敗人國家乃如此

三月曹伯膝卒

武公在位二十七年 子須嗣 是為平公

十有八年

平公 春正月吳子夷昧卒 在位十七年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十有八年

子僚嗣

左氏曰吳子夷昧之立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史記曰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前編曰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

曲行其請
使人不覺
入其玄中
隱人真可
提議

小登版人
及家世所

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景王十有八年

卑

前編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乙丑 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后穆氏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虞，即穆子。

左氏曰：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存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歸。

冬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躒，即文伯。

左氏曰：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葵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鞶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襲之二路，鉞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羹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鯨，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葵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經也。一勤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參虛晉之分野。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景王十有八年

卑

前編

乙亥十有九年子僚春齊侯伐徐

左氏曰齊侯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昭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夏魯侯至自晉

左氏曰春正月魯昭公在晉晉人止公經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曰昭公數朝于晉三至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之其困辱亦甚矣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所謂自暴自弃不可與有為矣

秋八月晉侯夷卒

昭公在位六年子去疾嗣是為頃公

丙二十二年頃公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郊子朝于魯

左氏曰郊子朝魯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

足徵之權
反齊于商
與則中國
存者幾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息止也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

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九月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井鹿周大獲○井鹿周地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

不欲以風
神詭民

事雖能幻
然亦可謂
能矣

惡亦憤然
乃極況于
此乎

人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
楚地

合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瓊牟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左氏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使人守之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
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
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舳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進對楚人
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胡氏曰楚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
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賊
貨使費無極以讓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
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矣○餘皇舟名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一年

聖

前編

二十有一年春二月毛得殺大夫毛伯過

左氏曰春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其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
之以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杜
氏曰昆吾夏伯也稔熟也後惡積熟以乙卯
日與桀
同誅

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在
位四年

子午嗣

是爲
悼公

夏五月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焚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壬午風火甚

豫原金卒
而從容布
置於第間
客與才能
真難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一年

聖

前編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曰宋衛陳鄭也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
也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
其柩火作子產辭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
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
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從大巡使祝史
其事商成公微司宮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
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
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
祝史除於國北襮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
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
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鄭之有災寡君之憂
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曰
若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
降之災又懼讒慝之問謀之以啓貪人荐爲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
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裨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
叔曰竈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惑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胡氏曰裨竈所言蓋

學業之廢
與存亡之
繫也

典

秋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

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屏攝祭祀之位祔音石廟主石函擲還夜反擲然勁忿貌

左氏曰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語問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有一年 哭 前編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曰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燕其公卒 平公嗣

在位五年

鑄大錢

國語曰主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標救梁之說則止固千古之可憐人也其可原處在不得國在榮泣而死但不得假奸賊以藉口故專以執事與止不和

戊寅二十有二年

悼公元年 平公元年

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悼公弑止奔晉弟斯立是爲元公

左氏曰夏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止奔晉春秋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穀梁氏曰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廵哭泣飲飭粥監不容粒未踰年而死○胡氏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篡弑之萌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也○李氏曰春秋加趙盾殺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前編曰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多矣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

冬葬許悼公

公羊氏曰許世子弑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於城父

左氏曰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龍欲諸諸楚子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曰晉之伯也過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已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左氏曰昭之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賜銘云一命而僇再

學 學

命而僇三命而僇僇僇而走亦莫余敢侮館於是焉於是是以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以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家語曰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公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曰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前編曰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爲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所以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然適周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及與晉平楚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今附昭公二十年之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蓋孔子觀周在之宋之杞之後故齊侯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以孔子備考三代之禮故也○僊力主反僂紆羽反說南宮敬叔何忌孟子之子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

左氏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問伍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楚子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有三年

至

前編

十一月蔡侯廬卒

平公在位八年

子朱嗣悼公

冬十二月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

子

史記曰齊景公與晏子狩因入魯問禮於孔子

鄭大夫公孫僑卒

此孔明之也所以治蜀

以德為政而精為道愛可思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有三年

至

前編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無犯焉水懦弱民狎而誑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冉雍冉求生

雍孔子弟子字仲弓求亦孔子弟子字有

庚辰二十有四年

悼公春鑄無射

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解其繼生何以殖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

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
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餘
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
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
欲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
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餘聲而口出美言以為
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
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聽
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
餘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
佚則不餘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
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形政放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有四年 至 前編

紛動不順時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
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
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
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
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
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繇尚宮匏
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餘餘從平
聲以餘樂律以平聲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
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餘
利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
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餘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餘平之聲則有蕃殖
之財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
餘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怨神非臣之

國本不定
職職無明
可為明鑒

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梓慎曰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冬蔡平侯弟東國攻蔡侯朱出奔楚東國自立
是為悼侯

齊高柴生 柴孔子弟子字子羔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景王二十有四年 至 前編

辛巳二十有五年 悼侯元年

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踐立 是為悼王
國語曰初太子壽先卒次子猛少子朝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至是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單子劉子立猛是為悼王

六月葬景王王室亂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率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而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侍者曰：憚其儀也。遽歸告王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人儀實難，已憚何害？王弗應。劉子擊卒，單子立。劉盆五月見王，遂攻寘。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作亂。○賓起子朝之傳孟卽起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氏曰：王室亂，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劉子如劉單子奔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及群王子。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其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官。郭胖伐皇，大敗，獲郭胖，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胡氏曰：春秋凡稱以不以其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劉盆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而景王之弱後嗣，輕宗社之罪亦著矣。○樊單子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氏曰：秋，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盆以師敗。

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祀。○胡氏曰：猛未踰年，春秋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旣當立，何以稱名，明嗣君也。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各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以王何也？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專國柄者也。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母弟句立，是爲敬王

左氏曰：十一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句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人濟師，取前城，軍于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林氏曰：按通鑑，猛爲庶弟子朝所弑。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衛端木賜生賜孔子弟子字子貢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一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千午周敬王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在位三年

弟申立是為昭侯

秋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

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上臣所謂
鬻子奔命
之是也

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周敬王元年

十一 前編

兵

增吳公子光曰諸侯衛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勿而往。陳大夫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挫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天王居于狄泉

國語曰。卽位館于子旅氏。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卽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時在城外。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

尹氏立子朝

左氏曰。單子取訾。劉子取堵。人直人。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伐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郭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郭。取西關。攻蒯蒯。潰也。○林氏曰。尹氏尹文公。周世卿也。○與極二子。周卿王子朝黨也。

八月乙未地震。丁酉南宮極震。

天象
庶孽奪正
變之大者
也。故天亦
應之。

左氏曰。南宮極震。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周敬王元年

十一 前編

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書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

癸未二年昭侯元年春正月王在狄泉

二月王子朝入于鄆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其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與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公道不泯
于人心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朝于京師

左氏曰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使○林氏曰乾祭王城北門也士伯立于此
問大衆以敬王子朝之曲直衆言子朝曲故
辭之不納
子朝之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鄭伯如晉

左氏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
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敬王二年

大叔一言
之功垂于
三章
何其泄泄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弊不恤其備而憂宗周
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養蠹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餅之馨矣維蠹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
會于諸侯期以明年○蠹蠢動擾貌

秋八月杞伯郁釐卒

在位十
八年

子成嗣

冬吳滅巢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吳雖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公子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
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胡氏曰巢楚附庸
實邑之也○
壽慶越大夫

三年夏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

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

于黃父

左氏曰會諸侯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
使客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食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
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

國子太叔
之言始微
會諸侯期
以明年矣
今復云明
年納王是
全不以君
父爲念也

秋九月晉侯出奔齊次于陽州

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姬之譖殺申夜姑公若
爲之請不得怨平子季郕之雞鬬季氏介其
鷄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讓
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季郕會爲譖於郕氏而
逃於季氏滅氏執旗平子怒拘滅氏老將禘
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然
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二子使侍人倭
祖告昭公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
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

射則公臣
不能具三
萬則其
者二人傷
故微也

時季已尊
有魯圖雖
昭公在位
亦何所不
得志而必
欲成遂君
之名故昭
之自昭昭
也亦齊其
權乎平日
而欲拔其
根于一旦
其可保哉

齊侯唁魯侯于野井

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子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蕪蕪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齊次于陽州○

讓責也萬舞也

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胖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夫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賈弗從滅

子家從亡
孫忠無後
人情所難

昭伯率從者將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君於難罪孰大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魯叔孫婁卒

左氏曰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鐐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

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元公卒于曲棘

景公○曲棘宋地

胡氏曰按左氏宋元公為魯昭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止之願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

孔子自魯適齊

昭昭身
於齊孔子
由此都回

論語曰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又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家語曰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曰管仲饒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僭上○史記曰昭公奔齊魯亂孔子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欲以康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敬王三年

七

乙酉四年景公元年春三月魯侯至自齊居于鄆

秋齊侯魯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氏曰盟于鄆陵謀納魯昭公也

九月楚子居卒

平王在位十三年子軫嗣是為昭王

左氏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

錄左氏所成則不難矣

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賊規速讐亂嗣不詳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壬昭王也

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氏曰往年尹氏涉于鞏焚東營弗克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宿于褚氏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周敬王四年

八

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昔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

丙戌五年昭公元年夏吳弑其君僚僚在位十二年遇弑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閔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勞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鱣設諸曰我

此禮也何
以爲孔

楚失刑

楚殺其大夫卻宛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敬王五年

九

前編

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鮪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遂弑僚。闔閭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前編曰。按僚稱國以弑春秋。不以光爲賊也。諸樊兄弟相傳。益爲季子。季子不立。則國固光之國也。僚恃餘祭。祭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警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爲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會于扈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左氏曰。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無極譖卻宛于子常。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遂令攻卻氏。且戮之。宛聞之。遂自殺。於是令尹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此皆昭終
不復國之

楚誅讒臣費無極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敬王五年

十

前編

左氏曰。會于扈。令成周。止謀納魯公也。宋衛皆利。納魯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氏。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皆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左氏曰。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謫令尹。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濫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懲位。吳有新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吾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殺費無極。與

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蒞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在位九年弟野立是爲聲公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丁亥六年

晉公元年

春晉侯如晉次于乾侯乾侯

晉境內邑

夏四月鄭定公卒

在位十六年子薑嗣是爲獻公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敬王六年

十一

前編

左氏曰祁勝與鄆城通室祁盈執之祁勝將荀躒使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君聞勝與城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賈辛司馬烏魏戊知徐吾韓固孟丙樂霄趙朝條安爲十大夫○杜氏曰楊叔向食邑食我叔向子羊舌伯石也

秋七月滕子寧卒子公結嗣

是爲頃公

魯顏回生

回孔子弟子字子淵顏路之子也

戊子

七年

獻公元年

春殺召伯盈尹氏固原伯嘗之

左氏曰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可敗之○杜氏曰皆子朝之黨也

己丑八年春正月晉侯在乾侯

夏六月晉頃公卒

在位十四年子午嗣是爲定公

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敬王八年

十一

前編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戊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與極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

子西諫

與晉俱三
駕服楚同
一機局

為人君而
不能至此
何以立國

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
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
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
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
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
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楚必道散。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問。問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肆以利反。猶勞也。

庚寅九年定公春正月魯侯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氏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也。晉侯將以
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
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林氏曰。
適歷。晉地。春秋書公在乾侯。意如會于適歷。
以見晉人釋君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
于危。將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
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
無君之禍。晉
人爲之也。

夏四月薛獻公卒。子定嗣。是爲襄公

秋吳人侵楚

左氏曰。吳人侵楚。
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十年夏吳伐越

左氏曰。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
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其凶。○杜氏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
周三十六年。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在星
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
先舉兵。故反受其殃。此去三十八年。越果滅
吳。

秋八月王使富辛石張如晉

左氏曰。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
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
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冬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國勢

三年九月
昭齊齊孔
子適齊上
年昭卒乾
侯孔子反
魯則昭淹
恤在外孔
子必左右
其間其不
濟也天也
朱然子鯁
能復衡侯
而孔子不
能定昭公
豈其才之
未足哉

左氏曰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偃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賦役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成王都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

孔子自齊反魯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周敬王十年

五

前編

史記曰齊景公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異日景公曰奉孔子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前編曰晏嬰賢者也夫子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嬰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而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爲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爲正他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十二月己未曾昭公卒于乾侯

出奔在外八年

卒

壬辰十有一年

定公元年

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曰春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以歸三
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戌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
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
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姦也○林氏曰是
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
幾不受功齊高張後
大夫之無王甚矣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

通鑑綱目

六

東

是爲定公

左氏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下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之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敏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

八年忠難
忠貞無改
其嫌公尊
賢敬士之
所植歟
幾災會也
不欲兄叔
孫故朝夕
哭不與同
會

氣急助詞

正分殊遠
忠義者子
千古

例見

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定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潰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潰反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至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林氏曰魯群公之墓在闕昭公墓宅雖不為溝猶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定公十年之後孔子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通鑑綱目

卷二王周敬王十有一年

七

前編

癸巳十有二年夏盜殺鞏簡公

左氏曰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秋楚人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

午十有三年春二月邾子穿卒子乞立是為隱公

衛卜商生商孔子弟字子夏

乙未十有四年春陳侯吳卒在位二十子柳嗣是為懷公

三月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去一無極
任子常
楚之所以
敗也

又一子常
使弱何
堪

教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

左氏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相與謀竊馬以獻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沈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并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孔子修詩書禮樂

史記曰定公初年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使人無從
辨

夏五月魯侯盟于臯鼫

臯鼫鄭地

左氏曰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蔡將先衛信乎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而封於殷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而封于夏虛三叔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管蔡啓商恭間王室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吾子欲復文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敬王十四年 九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乃長衛侯於盟○恭音忌壽也

胡蔡仲名

杞悼公卒于會

在位十二年 過嗣 是爲僖公

秋七月劉卷卒

林氏曰謚曰定卷卽劉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故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公子蓋知此者也○前編曰按自二霸以來未有盛於召陵之會臯鼫之

楚地五千
里晉用數
士高以不
能去漢
皆逐至國
破者亦可
不戒哉

盟者劉文定公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懷楚尊王於是是在矣乃懷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爲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春秋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

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左氏曰沈人不合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駘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子濟漢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闔閭之第夫繁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周敬王十四年 十

繼之必克弗許夫熊王不待命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鄣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涉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熊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熊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吳句卑布裳到而暴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楚子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警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闕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楚綱目 卷三十二 周敬王十有四年 王 前編

舉楚之國
無敢逆吳
之類行者
而伯麻一
婦人能陳
義數吳之
罪可敬

國儼然一敵

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祿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穀梁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曰楚平伯嬴昭君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棊枊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

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弃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通鑑綱目卷三十二周敬王十有四年

吳言偃生偃孔子弟子字子游

申十有五年懷公元年春王使人殺王子朝

于楚

左氏曰初召伯盈逐王子朝于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

天象

楚至是王人殺子朝于楚。○林氏曰伯盈本子朝之黨知其無成更逐之以逆敬王子朝在楚十二年至是因楚亂殺之也。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陳氏曰向日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卒

左氏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瑀璠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家語曰孔子聞平子卒將以君之與璠斂贈以珠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

意如得書卒所謂定哀多微辭梁懷情季以逆折陽虎

有志者事竟成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

左氏曰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艸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真心為國付生忘死度外若無此血淚無衣之賦未可期也

秋七月魯季氏家臣陽虎囚季孫斯

左氏曰秋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誣逐公父歇及秦遄皆奔齊。○杜氏曰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歐文伯名秦遄平子姑壻也

楚子入于郢

左氏曰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楚子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廬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茂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冬燕平公卒

在位十簡公立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敬王十有七年

孟

前編

魯曾參生

參孔子弟子曾點之子字子與

丁酉十有六年

簡公

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

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許楚之與國

二月魯侯侵鄭

林氏曰自魯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夏六月鄭寇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

左氏曰周僖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開外晉閭沒成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王處于姑臧

左氏曰王處于姑臧辟僖翩之亂也

戊戌十有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單

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敬王十有七年

孟

前編

左氏曰春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林氏曰尹氏復黨僖翩共為亂故敗之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

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鹹衛地沙晉地

左氏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林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書石門志諸侯之合書鹹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

終也。○瑣
卽沙也

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

左氏曰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齊國夏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敢○鄆陽關皆魯邑

冬十二月王入于王城

左氏曰十一月單子劉子逆王赤慶氏晉籍泰送王十二月王入于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十有八年春正月魯侯侵齊

家語曰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逸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鳴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

化國之日
舒以爲唯
其有餘也
泰季之民
朝不及文
窮向恩侯
誰實使之

危者
也

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以定王室

左氏曰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林氏曰四邑皆僭弼之黨相助作亂者故二子伐之以定王室

曹伯露卒靖公在子伯陽嗣

靖公在位四年

秋七月陳侯柳卒于吳懷公在國人立其子越

是爲
陶公

史記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人乃立懷公之子越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掖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林氏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魯襄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

以臣等告
致其叛盟
無謂

魯陽虎作亂攻三家不克奔齊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何癸巳至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備諸以壬辰為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內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周敬王十有九年 无 前編

微虎文子
齊陽虎
術中

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宓不齊生

不齊孔子弟
子字子賤

庚十有九年

文公元年
伯陽元年

夏四月鄭獻公卒

在位十三年 子滕嗣是為

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史記曰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澤無所試莫能用已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周敬王十有九年 三 前編

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珣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秋秦哀公卒

在位三十六年 子嗣是為

魯閔損生

損孔子弟
子字子騫

卷之二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辛丑敬王二十年魯公元年春魯以孔子爲司寇進爲大司寇

進 辨

過化存神其效至此

此聖人恕喻之學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年

前編

家語曰孔子爲司寇乃別五土之姓而物得其所以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寇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益民時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畏俾民不

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三月魯及齊平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魯侯至自夾谷齊人歸魯鄆譖龜陰田

此聖人德化之績

夾谷魯地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年

前編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寇由司寇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左氏曰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遂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屹然如巨鎮

據禮以折
不猛而威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執禮也。用執禮而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曰。景公歸。詢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祝其即夾谷。無還魯大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晉趙鞅定無恤爲嗣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二十年

三 前編

史記曰。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於是立無恤爲後。

二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細推小人
之禍從來
如此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龍向魋

故

冬魯及鄭平

左氏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林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平。不書。必開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癸卯二十有二年春薛襄公卒子比嗣

夏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郕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二十年

四 前編

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氏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

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魯侯圍成弗克

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
衛地

左氏曰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非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其民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念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少正卯墮三都為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李氏曰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景公服義以王道相魯而三桓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敬王二十二年

五

前編

能

欽軒示簡
樂軒旌能

輕率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邢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銳諸大夫之軒唯邢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晏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前編曰按齊故伯國也晉失伯則齊可以伯矣而其君輕率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伯與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敬王二十二年

六

前編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氏曰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與荀寅士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之

左氏曰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與荀寅士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奔朝歌。○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胡氏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七 前編

史記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四方之客至子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五惡者，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鄆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誅少正卯
綱目與魯
史記不載

三家專魯
歷數世矣
孔子一旦
攝相革弊
德澤俱三
強所不利
也周道之
游孔子豈
亦知其無
可奈何而
不進一語
耶

誅也。○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修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朱子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八 前編

薛弒其君比子夷立 是為惠公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前編曰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誚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邱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邱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圖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

欽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宮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膳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膳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

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膳於大夫，曩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膳，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膳也。既而膳果不致，夫使其致膳，猶曩禮也，而不致是昭然疎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越子允常卒子勾踐嗣

是為莠執

史記曰：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傳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

闔閭戰而互相怨伐。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十一

前編

乙巳二十有四年

勾踐元年

春楚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子夫差嗣。

檣音醉，檣李吳郡。

左氏曰：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

屨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手，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

夫差固堅忍人也，情不忍後，子其後，故一耳，不復振。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魯定公會齊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玉、桃甲率秋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林氏曰：齊魯為會止此，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王使石尚歸脤于魯

林氏曰：周魯之交止于此。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四年

十一

前編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粃。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戲陽速告人口，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行，余死。

魯大蒐于比蒲

樂道者臨
難不變

寧武子
幾百三十
年矣從者
猶爲其臣
豈又二武
子耶

林氏曰魯大蒐止此自舍中軍魯定公不與
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
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衛

論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
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莊子曰孔子遊於
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
者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
退○史記曰孔子遂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
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
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
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
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文曰孔子去匡即過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
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厚欲與
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
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前
編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
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四年

三

前編

冬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又敗鄭師

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
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
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
口矣故但重言以普之其普之以天何也失
事一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
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
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
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
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四年

十四

前編

左氏曰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師于潞
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師于百泉○
林氏曰籍秦高彊二子皆范
氏黨鄭亦助范氏故并敗之

丙午

二十有五年

夫差

春孔子去衛過曹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
遂行○史記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
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
之去衛過曹○前編曰史記重出在去陳之
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
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
實○又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
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

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夏五月壬申魯定公卒在位十五年子蔣嗣是為哀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孔子自曹適宋及鄭至陳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至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五年 五 前

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未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前編曰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子於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窘也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之似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為此類也

丁未二十有六年哀公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

左氏曰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也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六年 六 前

伍員之為吳謀則忠矣然勾踐未有大過且能親後施而不許之成寧易乎

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林氏曰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八月吳侵陳

事始於定公十四年

左氏曰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管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舊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者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陳反于衛

論語曰子擊磬于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史記曰孔子在陳陳嘗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嘗從

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寧闕而死闔其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于與之盟孔子出遂適衛衛靈公郊迎孔子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晉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

史記曰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論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張子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前編曰按不狃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于韓皙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皆以已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孔子自衛如晉不果反乎衛復如陳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于衛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得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而殺之丘聞之夫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人哉乃還息乎聊鄉作繁琴耶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通鑑綱目卷二十三周敬王二十七年 尤 前編

珍寶泉鳴脊焉顧之慘焉心悲又反乎衛復如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家語曰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曰由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攝也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日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孔子至陳陳侯起

殆爲中人
以下者言

賢哉子路
與子貢季
札並美矣

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問於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叔監吏遂罷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崩殯之子輒嗣立是爲出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于鄆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前編曰鄆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亦賢者之過嘗思之鄆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也靈公欲立不命於朝而言於野此鄆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云云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於朝即名正言順而亂源塞矣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見鄆之明也若立即受制於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况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鄆之所以爲賢也

秋八月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不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而從君命經德義除詭耻在此行也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受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栗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其為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毀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制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施厚者報美惡大者慎之
與義相反讓功相反

冬十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燕簡公卒在位十獻公立

西二十有八年出公元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姑帥師圍戚

大義所關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係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胡氏曰前

賁前稱世子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賁賁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奈何空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不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

善子處分

倉卒中料
理并井
子因云周
禮在魯想
存者

滅大理而
可爲者乎

夏五月魯桓公僖宮災

左氏曰五月辛卯司鐸火火除公宮桓僖災
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於宮曰庇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投人乘
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濟濡帷幕鬱依從之蒙葦公屋自太廟始外
內以梭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公父文伯至命投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
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
無備而卒辦者猶拾遺也於是乎去表之橐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胡
氏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
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
不毀歟○林氏曰桓僖親
盡而廟不毀空爲天所災

軒按孔子在齊聞周廟災即知其爲僖王
在陳聞魯廟災即知其爲桓僖夫僖王變
制崇華而僖親盡不毀皆有遠天招災之
理孔子據理遙斷秋毫不爽豈億度偶中
者乎蓋聖知天數不能外自非他人
所可及也又按魯季氏世專國政君柄之
下移又矣然當桓僖宮災時救火者自解
大夫而下各効其職無敢惰越者即此足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八年 重 前編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于季斯益
信

六月周殺其大夫萇弘

規宗國之法紀是時猶存也若有王者作
任賢以圖治執謂文武事業不易致乎嗟
乎他日哀公亦嘗召孔子問政矣而不能
用竟類焉墮而不振天平人也咎將誰歸
左氏曰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
故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前編
曰周之衰也受制於諸侯益衰也受制於諸
侯之大夫亦天子之自取也夫以萇弘之賢
足以振起王室王不能用使屬劉子劉范世
姻於是乎右范趙鞅敢以爲討而王又殺弘
以說趙鞅之意噫此
周之所以益衰與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八年 二十四 前編

秋七月魯季孫斯卒

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數曰昔此國
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
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
日桓子卒康子嗣位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
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
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
召冉求於是康
子使召冉求

冬十月秦惠公卒 在位九年 子嗣 是爲悼公

晉趙鞅帥師圍朝歌

承楚言也
即一夫當
關之計而
榮用之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阜夷
庚二十有九年悼公元年春二月盜殺蔡昭侯在位

二十子朔嗣是為成侯
左氏曰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九年 五 前編

左氏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蕩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昇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孔子在陳思歸魯尋如蔡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前編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然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無道而居衛以陳國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入危歟夫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之在衛也以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主而陳侯亦有言

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時楚昭之賢聞於諸侯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至荆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爲二國留行耳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沮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周敬王二十有九年 五 前編

秋八月滕頃公卒

在位二十三年 子虞毋嗣是為隱公

辛三十年隱公元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晉荀寅士吉射奔齊

荀寅士吉射奔齊

左氏曰夏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史記曰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

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鞅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俸於諸侯

秋九月齊景公卒在位五十八年少子荼立

冬十月齊公子駒公子嘉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奔魯

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駒黔奔衛公子鉏陽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周敬王三十年

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壬子三十有一年茶元年春吳伐陳楚子救陳

左氏曰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孔子自蔡如葉楚子遣使來聘孔子

史記曰楚子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議刺皆中諸侯之疾今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

本心有而後生之入必有之而後生之得行其說也楚子必有先示以問者也

子貢至楚楚子與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大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楚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前編曰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况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固於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序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秋七月楚子軫卒在位三十七年羣臣立其子章是為惠公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敗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營亦不知死死一也其死營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楚昭之誠
超出凡庸
宜其振楚
于既覆之
後也

男子不知

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勾踐之女也楚昭燕遊既謹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聞死爲榮不敢聞命楚子矍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卒於軍子聞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仗師閉嬖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王○前編曰按史記昭王病於軍中云然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蓋是言乃在軍之初時孔子在陳聞之此孔子所爲從楚之聘也而卒不遇是亦楚之不幸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三
前編

孔子自楚反于衛

史記曰秋楚子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前編曰按孔子至葉卽至楚也葉者楚之縣也論語載荷蓀丈人長沮桀溺之事蔡葉之事皆在蔡葉之間但史記於在衛之事蔡葉之事皆重出而不考今姑畧之齊陽生入于齊悼公齊陳乞弑其君荼在位左氏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于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齊奴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匿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少君不可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三
前編

後至此
無伯也夫

夏魯侯會吳于鄆

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癸丑三十有二年

惠王元年
悼公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三

前編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孫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
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
諸野幕之下○胡氏曰弑茶者陽生與朱毛
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寵少子茶謂乞曰吾
欲立茶何如對曰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乞曰吾聞子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吾聞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
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及景公卒茶
立陳乞使人迎陽生與諸家召諸大夫示之
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
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
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
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師無紀律
與公何異

秋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

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
與之太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詔曰
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
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
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奔
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
吳爲無能爲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三

前編

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謀之子
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
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獨聞鐘聲大夫諫
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
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
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因諸賈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
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
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存亡與義
圖有定
數乎惟
之

也若夏盟於郕衍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祿也邦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初曹人或夢泉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奔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殺之○林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主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吳為邾故伐魯克武城國人懼歸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期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三十有三年 三 前

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帥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將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華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冬十二月杞僖公卒 子維嗣 是為

三十有四年 閔公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林氏曰吳人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邾音寒

冬吳子使如魯

左氏曰吳子使來倣師伐齊○林氏曰前午齊與吳謀伐魯既而齊與魯成而止故吳憾之反與魯謀伐吳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周敬王三十有四年 三 前

資治通鑑前編卷之二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辰敬王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

左氏曰魯侯會吳于郕○郕齊地

三月齊侯陽生卒

悼公在位四年遇弒子壬嗣簡公

左氏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五年

一 前錄

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而有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

豈非風聲

孔子自陳復至衛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易為獨以救書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林氏曰此延州來季子不書諒不在季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按延陵州來皆季札私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蓋季札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至是七十有七年矣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計是時年當十五六迄今蓋九十有餘歲矣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五年

二

前錄

論語曰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乎及考

孔子周游
之跡當以
此辨為正

借二子以
激發季孫
又借季孫
不知不覺
弄三強子
掌腹使之
如甚

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孔子於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丁巳三十有六年 簡公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三 前編

左氏曰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臣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安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也子強問之對曰小人處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人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

詩書樂
之彥一時
並美師中
之續信文
事之有武
備也

不沒于前
則神智清
明此位大
夫之勝人
處

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戰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齊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郕洩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為郕戰故魯侯會吳于伐齊五月克博至于贏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此論甚佳
然心皆平
貨即諫亦
未必從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五

前編

後人之
鑒哉

秋勝隱公卒

在位
七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史記世家曰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孔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論語曰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以一人
千言
千言
千言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六

前編

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情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者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病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諭之可謂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末聞好學待詞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既歿之後也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

開闢未有之事

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編曰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宋子當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七 前編

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謠在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棠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狸首鸞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邪至於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八 前編

金川縣南
沙先生著
易義拾遺
錄有云子
曰字乃後
世讀所
加其說亦
是

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象傳側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未引子曰以為斷子王于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邪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邪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

通鑑綱目 卷二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九 前編

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之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取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取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之言

戊午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聽○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前編曰按魯自宣公初稅畝而田稅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叙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畧之

魯孔鯉卒

通鑑綱目 卷二 周敬王三十有七年 十 前編

魯侯會吳于橐皋

左氏曰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魯大賢顏回卒

此大賢後人並之類
侯應從刪
則于其王
其大亦

家語曰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卒○論語曰顏淵死子日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

應壽錄
矣春秋詎
有此例

禮記亦門
人爲臣之
意先賢者
辨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七年

土

前編

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又曰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曰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曰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禮記亦門
人爲臣之
意先賢者
辨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七年

土

前編

子既以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歿已有喪予之歿後六七年反魯答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爲好學然則曾子非邪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對哀公時方年二十二耳逮夫子歿時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風悟不滅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不考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秋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郕
郕地
左氏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弊無不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

全楚戰國
漢士口吻
風氣之動
賢者固不
免乎

吳之圖楚
非小弱也
三年之閒
伐會頻仍
雖微越將
自散况其
疾在腹心
耶

彌庸之報
仇也建於
夫差矣復
伐而敗于
越則無餘
証陽矣知
非存敗以
致問越之
智淺勇泥
也

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
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太宰詒悅乃釋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
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手執焉而又悅
其言從之固矣

已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魯侯晉侯會吳子于黃
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入吳及越平

左氏曰夏魯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
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爲二隊嚙無餘謳陽

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
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
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
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嚙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
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
夫差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秋七月盟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
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

景伯可謂
說主之權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三十有八年

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
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
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誠爲伯矣敝
邑將駱駝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
將半駱駝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
止既而悔之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
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太宰詒言於夫差曰無
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
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詒曰不
可於是歸吳越春秋曰黃池之會吳既長
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子久留未歸乃
悉士衆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
孫駱告勞于周曰晉楚之不承供貢辟遠兄
弟之國吾前君闕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
楚昭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楚師敗績今齊
不賢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
差而不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
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
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
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而歸告于天子執
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
矣予賁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
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

史記曰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天音泰下同長上聲旺古旦反

秋九月孔子居魯魯哀公問政孔子對語詳在論語中庸家語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焉吾是以傷焉

孔子作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世家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史記又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

論春秋原委終以武庫爲案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試若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空遺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曰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在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鳳五臺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爲感也○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孔臣賊子誅死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而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豈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賢文之

若以爲非
有意則知
我罪我之
發實爲何而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

十七

前編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聚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前編曰：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纂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趾，作爲史記，猶網羅遺闕，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志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佚，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與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

子我即陳
蓋遂焉又
使之使自
固獨必
克後漢唐
宣官之禍
俱類此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

十六

前編

夏四月齊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善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爲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爲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爲之說，則又鑿矣。

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執言於簡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久陳，逆殺入達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囚者，殺之而逃。初，陳豹爲子我臣，與之言政，悅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于陳逆。」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帳，出迎之，遂入開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陳逆抽劍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

陳闕微不
可並庸知
獨任之愈
平發簡之
梅其母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丘人執之以去殺諸郭闕庚辰陳恒執
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
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魋將禍余請即
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至公告之故對
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于車止之
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
魋遂入曹以叛公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
取質魋不可曹人叛之魋奔衛向巢奔魯宋
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
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
自衛出奔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他
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
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
召之卒於東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杜
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也○論語
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
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前編曰按向魍之亂司
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
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以四海皆兄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三十有九年

九

前編

素

六月齊陳恒弑其君壬在位十四
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弟之言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
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愍然何以在宋留
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
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
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尚有
孩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左師魍之兄
向巢也子
車魍之弟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
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
子之言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
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
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
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勝惜哉○前編曰弑君之賊人得討之夫子
告老父矣而兩言從大夫之後則見在位大
夫當如何也不敢不告猶湯曰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三十有九年

十

前編

有夫子之
告雖不能
手執運位
而恒已討
矣

然兩日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仕也
魯為齊弱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
而委其責於夫子則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
子暮年有此一事又不得為而天下迄不得
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
聖人有為之畧深可歎哉

冬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
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
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
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循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
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烏知徹之當務而不為
乎迂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周敬王四十年

主

前編

辛酉 四十年 平公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呂氏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
平出奔元王五年犂丘之役無平復見于傳
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
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
齊以陳字為田氏○
應劭曰田始食邑也

能

楚師伐吳及桐汭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執寄納蒯聵于戚
此師其為蒯聵而舉焉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
地

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
衢聽共弗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周敬王四十年

主

前編

醒人多少
痴心變亦
工知

雍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
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
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
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曰
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齊為衛故伐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
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
病取讎與闚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
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乃歸成

熒惑守心

天象

史記曰：榮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立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

衛，是為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鄆貽來告。

左氏曰：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懼孔氏之暨，渾良夫長而美，閔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火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太

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嬖從之道。孔悝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榮寧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反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後必救其患。」

有見待生者以仲氏以節節則

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癰蔽于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孔悝立莊公，召獲奉輒奔魯，購成諸師，非出韓宋，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適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轍之戰，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而行，出奔宋。○家語曰：「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夫子遂令覆醢。

夏四月己丑，大聖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號咷予在夜，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曰：按是年四月十八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魯襄二十二年生至是七十三年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前編

荷天下高
千古感
慨特深
至

賁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生夢死，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病七日而沒。○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林氏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左氏因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領覽為祠，塋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梓粉雜籬，安貴五味，梟檀之木，不生荆棘刺人之草。○劉恕曰：包義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聖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蠶籍之邦，不可斯須舍乎？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五

前編

葉公能辨
信勇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

前編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麻，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省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建，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蕃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好復言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邪？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而濟，曰：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賢者之益
人國如是

與其從之
而受其制
寧未從而
死其有已

兩衛極精
曲盡變數
之清然後
段即前翻
入更深更
妙

石乞亦奇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壬子

前編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以險微幸者
其求亡歷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
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劫以兵子
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在正王室而後此焉
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
顧楚國有公不能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麻
召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
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
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
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
若見君而足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倩子不
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始食亦落
成德飲之
意

兵 兵

人各有能
有不能為
司謂能知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壬子

前編

弗去懼害乃逐
太叔遺遺奔晉
亥 四十有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

左氏曰前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
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告太子太子使人與假從已劫公而強
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日請三
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為虎帳於
籍圖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
良夫良夫乘乘甸兩杜紫衣狐裘至袒裘不
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杜氏曰三臯紫衣袒裘帶劍
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左氏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曰越子勾
踐即位三年與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
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
女於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
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
籛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越
子曰蠡為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
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國與范

求詳于生
養之遺足
以當強權
其無遺天
之圖止于
快報復也

無此孽厲
不足激發
人心

十年不收
於國蓋但
就勾踐與
其夫人之
衣食而云
耳其若
養士若
莫必不能
神恩輸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二

籛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之地南至句無非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饌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

更出前
便其不知
所備

志父執所
史名

陳成子成
復于平公
卒于平公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

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衛枝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枝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屯軍衛枝泝涉不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從之又大敗於沒呂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圍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圍吳以大夫種始謀考之必姑結成而退至于再舉始圍吳也○陳上聲句古侯反赤米米之姦者圍曰國方曰鹿

秋七月楚滅陳殺湣公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史記曰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

田恒以篡
有國謂之
根德可乎
史誤矣

瓜叶孤

商書言水
邊也

議亦快

公楚滅陳而有之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
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
得政於齊
卒為建國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
公孫般師而還

左氏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
魚窺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閭
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
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

前編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
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
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
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欲逐石圃未及而難
作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
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
驗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
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
髡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氏
曰殺女歸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
而立之觀平與反虛去魚反繇直又
反鏡救至反髮大計反髮也髮皮義反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左氏曰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
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路
齊侯魯侯盟于蒙

左氏曰魯侯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
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

四十有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左氏曰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
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圃與太叔遺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强者割齊安平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

前編

以東至瑯琊為封邑

史記曰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
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
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
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
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田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强者
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
自為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在位十五年子嗣是為厲

乙丑四十有四年厲其春越人侵楚

按春秋後
麟之廢正
哀公十四
年則是歲
乃也哀十
九年也諸
說何以不
收

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
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林氏曰誤吳
謂越人以師侵楚使吳
人不設備欲滅之也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呂氏曰報越之侵也三夷越
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是為元王

魯叔青如京師

左氏曰魯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林氏
曰按左氏敬王崩在是年世族譜云敬王四

通鑑綱目卷二十四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

前

十二年崩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史記
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
子元王仁立則敬王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
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
定王介立是魯哀之三十七年與杜預世族
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二十年是定王介崩
子考王元立衆說
不同未詳其正也

吳伐楚

呂氏曰為越所驕也楚世家
書吳夫差強陵齊晉來伐楚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寅 周元王元年春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

左氏曰春齊人徵會于魯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氏曰晉
公室
卑

吳人殺其公子慶忌

左氏曰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
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呂氏曰慶忌以勇聞於諸侯世之言慶忌者
多異當以
左氏為正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周元王元年

一

前

冬十一月越圍吳

國語曰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
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
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
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
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
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
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兵法大要
不出于此

古之立國
皆賴君子
易老氏
伯所云古
之善用人
者必達其
出後人漸
也

蜀見其書
又聘秦公
二年足城
金小通蜀
之派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
地之災又觀其民間飢飽勞逸以參之蓋其
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妄爲人客剛愎而力
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殺右
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豈晏無失必順天道周
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越
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呂氏
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
相出入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
之初爲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
圖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謀也

晉定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錯嗣是爲
出公

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

史記曰先是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請曰以
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
損其戶數至是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
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前編曰國語載此事在鐵之戰
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也

蜀聘于秦

呂氏曰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
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秦用夷不能盡行
聘禮故其周史
凡聘皆謂之賂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荀瑤即智伯也○通鑑曰初智宣子
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
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賢長大則賢射御足
力則賢伐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
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
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
必滅弗聽智果別
族於太史爲輔氏

丁卯二年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

左氏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

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
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使吳王知之若
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
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問君親討焉諸夏之
人莫不欣喜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
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
伐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
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坐憂寡人寡人死
之不得矣吳子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
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心惡退無

謗言吳子曰宜哉。○林氏曰史黜卽晉太史蔡墨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史黜嘗曰不及四十年越必有吳。吳子感其言故問其人。○趙孟無恤也。楚隆無恤家臣質如字盟信也。

夏五月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

杜氏曰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元王二年

四 前編

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呂氏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襄子聞新稚狗之勝而能戒念伯魯之廢而傳國於其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至於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模遂以爲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同陷一見豈不哀哉。○前編曰按代今蔚代二州之地也夫結吳固簡子之盟而考之世家則取代亦簡子之志也簡子託之夢帝以賜代託之寶符而示無恤以取代爲是立無恤也無恤居喪念簡子之志爲吳之圖而降

食爲代之利而詐擊之可謂能成父之志矣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滅代惡也則盡心力而爲焉成其惡而不成其善是安得爲繼志之孝乎。○夏屋山名

秋八月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

左氏曰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卑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阜與蹈叶書與憂叶

戊辰三年夏四月越人納邾子益於邾太子革奔越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元王三年

五 前編

左氏曰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越滅吳

國語曰越師入吳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殺不殺請復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內則近大內則遠今君王不遠其志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

詞氣不甚
索奇蓋為
英拔

區區於越
僻處南隅
尚能北轉
齊新彼六
朝南宋一
何不自信
也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元王三年 六

亡其支庶入海為倭也○
甬句東越地海中洲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世家曰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諸侯會于徐州○呂氏曰徐州即舒州也字

从人
音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胥命為伯

世家曰越子致貢王使人賜勾踐胥命為伯
○吳越春秋曰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
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
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

自引咎越
乃還軍

越子以江井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

吳所侵宋地

勤王之稱
始此項至
變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元王三年 七

世家曰勾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
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
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外紀
曰越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
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
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
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慙矣與戰
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
與楚○前編曰按左史倚相見於楚靈之末
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舊
云左氏傳左丘明所作前儒非之謂左丘姓
明名其人於夫子年輩為先此左氏非左丘
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
楚左史倚相之徒為之其信然乎

越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少伯知越
非人所及

呂氏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勾踐深
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
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
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君
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殺疑子
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

臣勞君辱臣死晉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蓋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之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終

四年夏六月晉荀瑤告伐齊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四年

八

前編

左氏曰智伯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智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異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璫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羣丘齊師敗績智伯親禽顏庚○呂氏曰智伯賢於人者五羣丘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強毅果敢也告于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蔡成侯卒

在位十八年

子產嗣

是爲聲侯

八月魯叔青如越越諸執聘魯

左氏曰魯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聘聘魯報叔青也

庚午

五年

魯侯

夏四月晉侯及魯越石伐齊取

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慝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五年

九

前編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林氏曰公子何太了革之也

魯侯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荆爲太子

左氏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彘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

得蒙其此
淨嫡矣之
分不奈

魯侯朝于越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左氏曰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呂氏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為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伯也宜哉○前編曰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今而左氏傳嚭復見於越為魯納賂二書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為正勾踐謂欲赦吳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伯之舉人也○適郢太子名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五年

十

前編

義渠聘于秦

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左氏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徒政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戰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卒公文

兵

食其直
指郭重也
喻郭重也
大夫

六月魯侯至自越

要司迄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季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官謀以攻公鄧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鄭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遣諸其室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六年

十

前編

七年

周悼公元年

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人

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黜為

公悼

左氏曰叔孫舒帥師會越卑如后庸宋樂筏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後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役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于之墓文子使王孫齊私於卑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卑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元王七年 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

左氏曰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衛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遂卒于越○前編曰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聵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爲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

無援至此
出也

冬十月宋景公卒

在位四十八年

大尹立啓六卿逐啓

及大尹而立得

是爲昭公

左氏曰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微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七年

主

前編

王崩太子介踐位

是爲貞定王

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病疾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伐使宣言於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孟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晉荀瑤城宅陽

呂氏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冉攷魏芒卯于非宅乃此地屬榮陽

西周貞定王元年昭公元年

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竝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春越子使后庸聘于魯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貞定王元年前編

既不能用
何益

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十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

師還

左氏曰智伯伐鄭次于桐丘鄭驪弘請放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臨之役而父歿焉以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製南衣也

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而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上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之不亦難乎○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貞定王元年前編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有陘氏固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魯人立公之子寧

是為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而不歸國未可信也○前編曰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夢於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弑而實弑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貞定王元年

六

前編

戊戌二年哀公元年

乙亥三年晉地震

丙辰四年燕獻公卒在位二十八年

孝公立

越葵執卒

勾踐在位三十一年

子鹿郢嗣是為鹿與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葵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鹿與○前編曰按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鹿與當以左氏紀年為正鹿與適語訛爾鹿與必其號猶勾踐號葵執也葵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即華言德云

丁丑五年孝公元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左氏曰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鄒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孟手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悉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戊寅六年晉人楚人聘于秦

鄭聲公卒在位三十八年子易嗣是為哀公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貞定王六年

七

前編

晉河絕于河庖

己卯七年哀公元年

庚辰八年秦擊阿旁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壬午十年越鹿郢卒在位六年子不壽嗣是為肅公

晉之六卿
亡其二矣

十有一年元不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

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

史記曰晉四卿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
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
侯奔齊

晉荀瑤滅夙繇夙繇戰國
策作公由

金季之
初此

大事記曰夙繇狄國也知伯欲攻夙繇而無
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
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
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
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
月而夙繇亡外紀
載於此年今從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貞定王十有一年

前編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在位十
九年荀瑤立昭

公曾孫驕是爲
哀公而專其政

史記曰晉出公怒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
地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
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
哀公其大夫雍昭公少子也號戴天戴子生
思思善知伯思蚤死知伯欲盡其族未敢乃
立思子驕爲君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哀公

不得有所制知伯遂
有范中行地最強

蔡聲侯卒在位十
五年子嗣是爲
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籃臺

賢

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
鮮一羣臣皆賀衛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
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
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
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人
衛南文子曰太子顏其有寵亡必有故使人
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
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籃臺知襄子戲韓
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
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
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
之愬范中行有函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
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
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與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蚘蚘蠶蠹皆
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
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南文子
公孫彌
牟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貞定王十有二年

前編

惟不
以驕至
此

天象

晉河水赤三日

秦伯帥師與綿諸戰

乙酉十有三年宣公元年晉取秦武城

史記秦紀曰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平公卒在位三十五年子積嗣宣公

陳成子卒子盤代成家自陳完至成子恆七世

大事記曰成子陳恆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匝盤世本作斑○前編曰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

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與其意蓋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荀瑤之議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他

丙戌十有四年宣公晉荀瑤大治宮室

國語曰知伯為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上水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當弱襄子
若赤與地
則諸將遂
惟恐所行
乎事仇之
秦穆現任
之矣

保境之利
於是三家
始專有晉

通鑑曰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

彼狙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貞定王十有四年

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前編曰此下通鑑雜取國語史記戰國策而文不同今一以通鑑文公所節為正

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哀公在位八年遇弑

丁亥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通鑑曰三家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寤產寤民無叛意

戊戌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

滅之三分其地

補遺等語
知人意願
何以事智
伯而不知
其食懷之
速亡也

通鑑曰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左氏曰趙襄子慈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通鑑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通鑑綱目

卷二五

周貞定王十有六年

三

前編

賢

段規所見者

通鑑綱目

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前編曰按豫子之忠壯矣然猶惜其出燕丹荆軻之計也智伯雖滅亡無後然知開知寬尚據邑未下也以豫子之勇相與殊死豈不足以興復智氏哉而顧死於刺客之靡邪邵子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既成之何憚於死乎豫子可謂能死事而已然往古事情又難踰度若開寬二子不能相任不足與有為異時未必有成則反不若今日之死得矣○大事記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趙襄子行賞高共為上晉陽之難唯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敗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孟孫之裔
少伯而起
者歟

賢

國勢

社稷乎。子何爲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權。均能美。米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貧親之丘。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

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

趙無恤曰。卷二十五。周貞定王二十有六年。

西

前編

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前編曰。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巳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

大事記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晉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庚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於左傳。魯襄公十一年。秦紀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

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變於夷狄。不尊周禮。故官名異於他國。

衛悼公卒 在位七年 子弗嗣 是爲敬公

蔡元侯卒 在位六年 子齊嗣

辛十有九年 敬公元年 燕孝公卒 在位十五年 載

嗣是爲成公

壬二十年 成公 越育姑卒 在位十年 子翁嗣 是爲朱勾

越始遷

越人迎女於秦

趙無恤曰。卷二十五。周貞定王二十年。

孟

前編

前編曰。按此。越子翁立而迎婚於秦也。

巳二十有一年 朱勾 晉知寬奔秦

大事記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除陳蔡俱卒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 齊在位四年而

亡

金縢曰。按史記世家。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之裔。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

除

丙申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其地今蔡州上蔡縣是也至是楚滅之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七十六年

金縢曰按史記世家杞妣姓伯爵周武王克商求夏后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後遷都緣陵又遷于淳于至是楚惠滅之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蘇氏古史曰宋杞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于用夷無足言者晉孔子學官名於鄭子郊子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國勢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

史記曰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伐伊

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時晉韓虎魏駒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

備邊

秦

戊戌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其月

秦厲共公卒在位二十有二年子嗣是為躁公

巳亥二十有七年躁公

庚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踐位是為弟叔

弒王自立是為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而自立是為

王考

通鑑綱目卷二五周貞定王二十有八年

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哀王去疾即位三月弟叔襲殺之自立五月少弟考王嵬攻叔殺之而自立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大事記曰河南即邲鄢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與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戣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 鄭各不一。有桓公始封長安之鄭。有新鄭。有南鄭。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鄭道元注。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據

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歟。今屬興元府。

周考王元年

二年晉哀公卒 在位十年 子抑嗣 是為幽公

龍門河水赤三日

癸卯三年 幽公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地

史記曰。幽公之時。韓虎趙無恤魏駒三家強盛。晉君微弱。反朝于韓趙魏三家。晉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屬三晉。

丙午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日有食之 年表失其日

丁未七年燕成公卒 在位十年 閔公立

戊申八年 閔公 彗星見 年表失其月

巳酉九年楚惠王卒 在位五年 子中嗣 是為簡公

衛敬公卒子糾嗣 是為衛 屬於晉韓趙魏三家

史記世家曰。是時晉三家強盛。衛如小侯。反屬之。

庚戌十年 簡公元年 楚人滅莒

大事記曰。按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克商。封茲與期于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不知誰賜之姓也。自與期傳十一世而茲不為已姓。始見於春秋。

共公庚與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為楚簡公所滅。

魯悼公卒 在位二十五年 子嘉嗣 是為元公

周自東遷
所存者
與東併
空名亦無
故

秦象

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前編曰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又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議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其初爲人如此曾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辛十有一年元公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壬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在位十弟立是爲懷公

癸十有三年懷公晉桃李冬實

寅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卯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踐位是爲威烈王

衛公子慶弒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爲懷公昭公在位六年遇弒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

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周考王十有二年 辛 前編

國勢

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其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各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爲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西周矣○前編曰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自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自立然少弟揭在焉使揭復迹其所爲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爲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周考王十有五年 壬 前編

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爲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丙周威烈王元年懷公晉趙無恤卒在位二十三年

以兄伯魯之孫浣爲後是爲獻徙治中牟襄子之弟

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爲桓公

史記曰襄子非有代南并知氏強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

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

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軒按：趙襄子初以受戒，能習獲嗣父後，其賢可知矣。尋生五子，乃為伯魯之，不立也。不立其子而立伯魯之孫浣，為太子。其殆聞吳季子之風而興者乎？其賢又何如也？第當簡子置後時，未聞一讓其視季子不能無歎耳。厥後襄子之弟嘉逐浣，自立於代，亡何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則天理人心報應不爽矣。嗟乎當斯時也，人心率為勢利昏，甚至兄弟爭國，同氣相殘者衆矣。而襄子獨能傳位於兄之孫，即謂其賢並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元年

三

前編

秦庶長毘弑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是為靈公。

四年遇弑

大事記曰：毘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

是為靈公。居涇陽。

鄭共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已嗣。是為幽公。

然則韓亦姓也。韓亦姓也。亦姓也。亦姓也。

晉韓虎卒，子啓章代。為武子。

其淵源同出子周周之食福歟

金履祥曰：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白韓萬傳至虎，凡九世。康子卒，啓章嗣。

晉魏駒卒，子斯代。為文侯。

前編曰：按魏世家，畢公高之苗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二年。靈公元年。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

浣復位。

史記曰：桓子逐獻子而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

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二年

三

前編

獻子立之。

戊午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在位二年。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

繻公四年。秦作上下時。

大事記曰：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六年。盜殺晉幽公。在位十八年。魏斯誅作亂者而

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大事記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益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云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壬戌七年烈公晉魏斯城少梁韓啓章都平陽

趙浣城法氏

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法氏少梁故城在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威烈王七年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法氏今法州高平縣

癸亥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于少梁

越滅郟

大事記曰郟少皞氏之後也贏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郟實司之至於戰國二皞之世獨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滅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歎也

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室以人稱不知何說而用人子社君主妻河遂貽禍無窮秦嬴無西門豹其人耶

秦城塹河瀨秦初以君主妻河

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戒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為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其秦鄰意者漆秦俗與

丑十年晉趙氏城平邑

前編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威烈王十年

寅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前編曰魏城少梁而秦塹河瀨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弑其君懷公在位十年遇弑而自立是為慎公頹敬

公之孫也

秦靈公卒在位十年國人廢其子立其季父是為簡公

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

時秦亦數有廢立之事而其後世皆從中主稱耳

國勢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

丁卯十有二年簡公元年中山武公初立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威烈王十有二年三王前編

戊辰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前編曰按地理志云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于鄭下秦人敗績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

禹積漸隄防之制始矣

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滋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圯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為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前編曰河壅龍門至底柱此西河東圯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則河患始大

巳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通鑑綱目卷三十五周威烈王十有四年三王前編

大事記曰世家作伐魯莒及安陽○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今宋州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越朱勾卒在位三十八年子翳嗣

庚午十有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年表作取都

辛未十有六年日有食之年表失其月

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此初命也
諸侯之漸

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趙韓伐齊入長城是時晉三家自通玉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齊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君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卒 在位二十一年 子顯嗣 是為穆公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齊田盤卒 子代是為太公

禮記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問之對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一年 三

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大事記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歷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十有七年 魯公 魯侯尊禮孔伋

孟子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

交

使者出諸大門之外非而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劍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六年 三

大事記曰佩玉三代之制也佩劍秦制也秦與三代所尚之不同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蹕簡公出子之不一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登城縣界

晉韓啓章卒子虔代 是為景侯

賢

文侯亦明
于從善

為國者義
不容復顧
家然忍于
賢則太
甚矣

晉趙浣卒子籍代是為烈侯

癸酉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

使其子擊守中山

通鑑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外紀曰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按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恐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擊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又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侯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前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八年

罕

前編

可以厚
于之課

秦襄洛城重泉

編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與時中山所以復興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質諸孟子皆非是當時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得臣之平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之廉強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於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於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熾魯於是乎失首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都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八年

罕

前編

用田賦而
兵益糧禾
而墾墾
今為模

秦初租禾

處之者何策然自失成之後又十五年而天
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
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為
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
入陽關則齊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
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
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
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於百六十年乎

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
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郤陽

通鑑綱目卷十五 周威烈王二十八年 聖主

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
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洛陰城
在水南郤陽洽水之北○括地志云郤陽故
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洛陰在同州西

楚簡公卒

在位二十二年 子當嗣 是為
十四年 聲公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史記曰雍丘今汴
州縣是也古杞國

秦令百姓初帶劍

鄭城京

主德

變必夏
其下賢
子方義
怒以地之

交

變必夏
其下賢
子方義
怒以地之

大事記曰備韓也○括地志云京縣
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戊十有九年 晉魏斯尊禮卜子夏田子

方段干木

通鑑曰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
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于學出遭
子方於道下車伏調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
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
人則失其國犬夫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
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
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擊乃謝之○大事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軾也史記以子方為
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
夏而君師之進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蓋得其實○呂氏春秋曰文侯過段干
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
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君請相之干木不
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
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秦君以為然
乃不敢攻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大事記曰負黍在洛州陽城
西三十七里今屬河南府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大事記曰毋音貫即古貫國
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齊宣公
鄭繻公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上地

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通鑑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
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

食子殺妻
以成功名
而人卒疑
之昧心以
求利無道
而可也

將大破齊師或諧之曰起始事會參母死不
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
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
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
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起之為將則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褻羸糧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者
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
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為將拔秦五城乃以
為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

兵

詳其戰則
地無主
民無賴
故置甲
子六國

常平社倉
之法乃
于李悝

進

恒主之法
已盡于此

有狐疑之說今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今下
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

為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晉
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
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

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
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

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孰上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

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
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

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
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

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
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

輕役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
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

之以相秦具律
今之名例律也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
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封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
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

自爲善之
實而補遺
不德者多
也

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念然曰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對之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

齊宣公卒 在位四十二年 子貸嗣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威王二十一年 史 前編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充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丁丑二十有二年 齊康公 宋昭公卒 在位六十五年 子購由嗣 悼公

大事記曰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二十有三年 悼公 九鼎震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威王二十三年 史 前編

前編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魏韓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魏韓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論漢水作
史之法蓋
前之

宋昭公謂
葵至

天象

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

編修邵晉
涵家藏本

明南軒撰軒字叔後渭南人據軒自序題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明史附見南居益傳亦云官吏部郎中嘗著綱目前編然又有其門人楊光訓序稱軒爲渭上先生壯遊金馬闕銓曹歷藩臬是其官不終於郎中陝西通志稱其終山東參議與光訓序合當得其實然太學進士題名碑錄載軒爲嘉靖癸丑進士而通志作甲辰進士則通志又傳寫之誤矣此書以金履祥通鑑前編陳經通鑑前編外紀合併刪削共爲一編起自伏羲終於周威烈王然不明提綱分目之法冗瑣糅雜殊無可取至於引爾雅曰熊羆貔貅羆虎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引左傳曰龍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見於東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爾雅左傳皆無其文蓋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學荒諸經註疏皆以不切於時文皮置高閣故雜采類書以訛傳訛至於如此又金履祥受業王栢故徵引師說稱子王子此書既盡變履祥之例而引王栢之說仍稱爲子王子是更與不去葛藟同一例矣

龍飛紀畧八卷

〔明〕吳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吳天祿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飛紀畧

八卷》提要

龍飛紀畧序

龍飛紀畧何紀我

太祖

成祖創業繼統之事也畧何事哉弗盡姑
紀其大畧也紀之者何詔安吳子華甫
也恭惟

聖祖以天授之聖際五百之運提三尺起

塗泥虎噬龍吞剪群雄執秦鹿經綸章

龍飛紀畧序

昧重開日月誠曠古之英也當其間關

百戰收功於萬死一生之餘論道講藝

於後戈息馬之際

皇圖霸畧雖鬼神不能窺測

聖德神功猶畫天地不能爲容何其盛哉

顧其當日行事之跡藏之金匱石室不

惟草萊書生目不及見

廟堂縉紳之士亦有不及知者吳子生長

遐荒糟糠不厭乃能旁搜窮討爲是紀
良亦難矣不亦賢乎初名

聖朝征伐禮樂書予弗善也爲易今名因
爲之序紀凡八卷當代名人若顧秋山
洪覺山李中溪錢月川江午坡田豫陽
夏月川諸公咸尊信傳錄諸生吳天祿
義民陳顯林濱輦共捐資刻之華甫名
朴性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於天文地理
龍飛紀畧序

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
不在其胷中所著有醫葢問難樂器渡
海方經九邊圖本諸書又校補三國志
當道見之無不珍愛廼不能推輟使流
落不偶予甚憐焉故嘗方之史遷云曠
若吳子者其特不遇也耶

嘉靖甲辰季秋之朔武夷散人林希元
書于鳳山之退脩堂



龍飛紀畧目錄通例

一紀畧之集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採事本元
史及我 國初武胷賄黃列傳則例記載而征伐禮
樂備焉 臣等蒐博采遠求近取勞心十七寒暑求其
真而不恤其異但取其當而不必其同不異原於事
真大同由於理當臣等爲紀畧心有在矣成化間史館
奉

勅纂修續編綱目記元甲午歲冬十一月元右丞相
脫脫克高郵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以時考之我
太祖率趙德勝耿再成正守禦六合及龍果壘諸處
奉行天命吊民除殘顧乃失於考證而不知諱避况
近時有名臣功臣之錄止言武功而不及文治其諸
可職掌與夫

大明會典專詳文治而武功未昭且歲月湮沒彼此
錯見苟無會一之歸難爲

法祖之助以是歎惜而述成紀畧蓋表歲以首年因
年以紀月即月以繫日隨日以聯事天道明而大統
正幾微著而鑒戒昭有追原其始者有遷言其終者
有詳陳其事者有略載其父者有因政之廢置而見
者有因人之誅貶拜遷而見者務期脈絡通貫細微
咸備

一月全長至丙午歲書甲子以元主及諸國年號分

註其下者賊夷狄與中國友正也元至正之後即
宋龍鳳年號首諸國蓋宋是

國家首事之主故推先之於我

太祖及諸文武征伐建賢直書其事不繫之宋以著業
由特起也戊申正月大書洪武之年削去至正之號
以表繼天奉元大一統以匡萬邦者矣

紀兵大衆曰師衆少曰兵將尊師衆則稱將稱師
師少將尊則稱兵稱將尊則稱將稱師衆則稱將稱師
浸兩兵相聞曰戰詐戰取勝曰敗解暴掠危曰殺行
定曰徇亟戰曰及內整兵與戰外伺便毒曰次掩
其不備曰襲已去躡之曰追來而備之曰禦聚兵根
而守之曰戍倍衆陵城曰攻禁禁採絕出入曰圍以
義撫服曰定肆行殺戮曰陷大將之於偏裨能左右
之曰以若

大駕親征則書自將去國踰時則書至臨戰危殆得
返則書至去國未久不禦戎行則書還師全功成則
書振旅

一前元紀綱大壞外而將帥相攻內而軍實交激
後世子裔荒悖天災流行歲無盛日與夫憊國破
沒州縣謀為弑逆亦必備書

一札梁刑政宮室衣服田賦雜課兵制之類或古所
無而今始創或行已弊而更改定者則書如書初年

月相同事可類比而篇詞以聯之則稱及稱併明大
純正可以徵今傳後者必加榆揚其終祀樂器律曆
關乎天人之重經體之要所有前見備述其下乃羅
仲素撰集遵堯錄之意亦野人食芹思

主之忱也至於情理事物錯綜斟酌未得義理之安
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蔡固有罪矣

一親親廢忠古今盛典歲在己卯雖蒙革除然猶特
書洪武三十二年於上旁註建文元年于下蓋建文
稱號將及五年素知尊成祖雖以許觀口効卓敬
奏裁齊泰黃湜之主兵建文不惟不動亦且非其素
志天下後世所共知也况許觀諸人滅頂殉君松筠

立節原其志亦可悲矣是以

成祖已嘗痛憫其死於先故今不得不記其事于後
一我

聖祖功德優於湯武事勢盤錯邁于商周蓋發自布
衣提劍三尺身無百里七十之封前無肇基其勤之
績其所為敵如陳交諒張士誠擴廓王保保李思齊
張思道之徒智猾雄武雖葛伯之放縱飛廉奄君之
神暴皆所不逮也肆

聖祖一敎中純群策畢舉數十年間兵無留行遂集
成大統雖然儆戒易忘平成難保此禹貢之書特愿
之謨文德之雅三代臣子所以不能已於不作矣

古皆然于今尤烈謹以混一之功先後難効巨微畧叙如左維歲壬辰季春之月我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遠攻泗州靈璧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和州真州渡米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嚴州廣德長興寧國宣州江陰徽州揚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宜興衢州蘭溪親征婺州改為寧越府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溫台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處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交諒之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饒親征九江走交諒又降建昌南昌龍泉袁瑞撫吉以及斬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吳兵來

龍飛紀事

四

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處州南昌復而江右全友諒滅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荊州衡陽夷陵安陸襄陽贛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進取紹興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明嘉定崑山松江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執而解西寧谷珍降而浙東定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睢州向青州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取陳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兩陽唐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諸州河

龍飛紀事

五

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于東昌薛顯通源傳文德馮宗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後臨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遣將徇下順德河間保定其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西而胡美何文輝入杉關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具損取福州湯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欵楊璟攻克永州寶慶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安畧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朱亮祖會龍運朱忠因馳檄海南海北九真日南三十余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泝江由肇慶德慶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楊璟也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寧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兩廣入苗班師還朝即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德襲擴廓破王保保遂取大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同宣德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臺由河中趨潼關師抵西安降王武喻隴州破任從收進取鳳翔臨洮又降李思齊遂征平涼遇春還師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東界金寧入興上都徐達亦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徑由馬代救大同擒稅列伯軍威奮揚元主遠徙絕恢復之念每肆邊

陵之由是徐達三師定西而寧夏延安甘肅瓜沙
始復漢唐之舊文忠纂出野狐而興和合刺開平應
昌驢駒以無遠羈之庭北狄既平西師復舉馬雲出
鎮遼左以安載觀友德連技階文綿漢有趙成都未
忠襲破瞿塘夔州亦抵重慶明昇出降戴壽就虜再
克保寧遂收四川歲在辛酉雲南是征搃水小徇曲
靖戰白石舉雲南收永寧城烏撒徇建昌激江臨安
尋甸楚雄襲大理定鶴慶收江車里平緬擊破烏撒
東川建昌芒部雲南叛酋楊直等斬首九萬級檄定
百蠻之種威加八俗之邦雲貴俱平友德功第一沐
英次之自是內而湖廣四川雲貴化外諸州若宣慰
宣撫安撫軍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
西域等九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其間
薦而戰之危謀臣出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危
獲服馭之難與誦厥述令人惕然
一大統未集則以收復省府為先及其平定則尤以
撫綏荒夷為要間有險處關係內外重輕者必詳沿
革維繫之由古今經措之畧其京東塞北黃河大河
所經舊有荒屯廢縣則選其委源詳其分併期成屯
田以甯饒足海外如南海傍海諸國破外如西域大
小部落塞外如遼東興和大寧東勝極微國邑海陸
道程遠邇逆順亦悉加考實庶幾不出戶庭可知天

下問又詳具土產論其有無則名備
國家建立市舶之意推廣范大夫之請欲聽民貿遷
之議也海表廣闊列壤稱君無慮數千百國絕不言
兵而許通互市斯遠近畢至物貨叢集因而起例抽
分國計日裕上可以充六軍之費下可以寬民力之
征斯邊鄙狎野海道肅清邊軍坐哺犒人成功矣若
大寧東勝降城瓜沙玉門六處邊塞繁漢唐所恃以
威北虜西戎而莫齒并雍涼者六處雖久淪沒其險
阻關要恢復機宜亦必畧舉其槩而微發其蘊不忘
聖祖一匡之勲先臣宣布之力也

太祖高皇帝

初望氣者言准西苗出天子及元泰定戊午年九月未時

帝生于濠州龍光輝爰人感驚異至順帝壬辰三月起

兵後代郭子興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州南昌

武昌兩淮兩浙為吳國公十年為吳王三年稱吳元

一年混一天下即皇帝位三十有一年於戊寅歲閏

五月初十日崩享壽七十一後上徽號曰欽明啓運

駿德成功統天大孝皇帝廟號高祖

壬辰

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至正十二年
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二年

春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濠州依定遠郭子興

時潁州劉福通羅田徐壽輝攻陷郡縣僭稱專號壽

輝又遣兵陷漢陽興國武昌沔陽中興轉陷江州殺

總管李輔運及南昌袁州岳州房州歸州其竹山諸

賊亦陷襄陽所在剽掠為雄荷鈐為兵不可勝數定

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

援之時訛言騰沸多及無辜我

太祖亦為所逼懼禍將及挺身入濠城為門者所執

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即馳救活之撫之麾下與語

時務大見稱異取為親兵未幾子興曰汝單居當為

汝婿子興嘗歸與夫人飲酒忽懷惜謂曰方今兵

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使為

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語遂以女妻之即

皇馬氏也太祖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有王

志者與郭興亦舉兵相從志見天命有在宿衛甚謹

元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討之泰不華江戰敗死之

朝廷以谷珍為亂海隅出翰林學士泰不華為台州

路達魯花赤既至遂招降之未幾谷珍復劫其衆下

海入黃巖港以叛不華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

王大用抵谷珍示約信使之來歸谷珍疑慮拘大用

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不華

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

終就招旋復為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

克死以報國谷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不華

具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鉤谷珍遇呼

仲達申前約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

即前搏賊船殺五六人賊跳入船又殺二人賊舉棚

以刺輒斫之賊群至欲抱持過谷珍船不華瞋目

叱之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棚刺之中頸死猶植

立不仆投其尸于海時年四十九是役也為朝廷方

征徐州故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谷珍是以懷貳

復叛事聞詔贈泰不華為崇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往國追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祿

元龍西地震

地震晦日城郭頽圯陵谷變遷定西會州靜寧莊

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長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閏月天完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元岳州武昌復而又陷

湖廣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同萬戶陶夢祖復武昌未幾賊復遣兵盡陷沒之

元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引兵向荆襄徇復忠萬夔雲陽等州

元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時朝廷深以江西浙右諸盜為憂命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與參政朵解討江西賊左丞兀魯失江浙左

龍興紀略卷一
承老老與吉星卜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將兵同討饒州信州諸賊

元湖廣平章也先帖木兒軍潰于沙河以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御史范文劉希曾為郡判官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朵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直班既

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之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朵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救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勲舊吾為傷之人將不食吾余矣直班素感疾病風卒于黃州

臣按至正之季外多強敵元朝君臣當明賞罰以起忠烈顧乃法典倒持敗軍者反司臺憲忠讜者貶死外郡脫脫乃亦為此日後不終從此始矣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元即武千戶魏淳復郢武城荊門州知州聶炳復荊門州

龍興紀略卷一
宜黃賊塗祐與郢武賊應必達等攻陷郢武路總管吳按不花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祐必達復其城荊門州先為竹山賊所陷殺總管崇肅知州聶炳至是亦以兵復之

平章咬住復歸峽州及中興路

咬住以兵克復歸州進攻峽州大破賊將李大素等兵遂平之乘勝遂復中興路及屬縣

元主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築堤防

五月元徙瀛國公子趙完普于沙州

御史撤撒帖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群盜轉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等家屬於沙州從之

元建昌民戴良起兵破賊州城都忠復建昌路 六月我太祖狗定遠降驢牌寨得壯兵三千人

太祖入濠駐師已久元撤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敵功賞由是民益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至是 太祖率費聚等南畧定遠遇疾復還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食無所芻欲求降我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即遣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 太祖與聚等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迎 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中密約 太祖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不諧矣 太祖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有秦把頭者結寨於定遠豁鼻山費聚又以義招降之又得兵八百余人引還濠州軍威稍振

元大名路饑旱餓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天完主遣將破杭州元江浙參政樊執敏戰死

重獲寶兵擊走之進復徽州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進攻杭城城中倉猝無備參政執敏遽上馬率眾以出中途與戰奮刀斫賊中鎗而死時重寶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時攻濠州屬朝廷命率軍援江南

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傅霄曰賊見杭城子女士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決傅霄曰公江浙主相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城賊迎戰傅霄麾壯士突前諸軍夾擊七戰皆捷賊奔接符子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余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開次第以平賊將瞞大恩梅元等以其徒來降尋克廣德蕪湖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傅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以平 臣按重寶霄元之智將也我

太祖駐濠四境窮蹙傅霄征克安豐若乘勝致寇濠州得無危乎杭州告慶舍攻濠以援杭則濠州安定主將協勢自此泗州靈璧滁陽儀真俱可行定而渡江之形成矣

福建行省以羅良署漳新寧萬戶

良字彥溫汀州府長汀縣人先是漳州路南勝畝賊李志甫於至元四年反圍漳州守將捌思監與戰失利良乃傾家貲募集鄉民為義兵從江浙平章不花討平之論功為最授長汀尉及至正十一年七月龍溪縣獄囚徒反殺元帥月魯帖木兒焚官民廬舍

縱掠財物良以兵擊擒之帥府將漳浦縣主簿吳仲海許機察必恭交陷南勝縣許江諸岩殺千戶福留良提步騎三十塔之鎮將舉授南鮒淮上翼千戶是年壽輝將詹天驥間道陷龍巖六月悉衆攻漳州西門逼取帥府郡縣諸印綬執民少壯者驅以為亂良哀所部兵與賊巷戰斬天驥梟首于市復躍騎出城手殺賊黨無算賊引去二十有三日賊首曾飛復擁衆來攻西門良復與戰遂斬曾飛并賊徒伊回珠等二千六百級闔郡以寧帥府上其功于行省即以良署漳新翼萬戶

元右丞相脫脫請討徐州詔許之

龍飛紀事

七

八月元湖南元帥府復寶慶路

寶慶為湘鄉賊所陷湖南元帥小失海牙總管顏思忠率兵擊走之遂復其城

元主還大都 方谷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惑迷失

福建元帥黑的兒擊走之 耿炳文謁我

太祖于濠州以為統軍百戶

臣按濠州古之鍾離秦為九江楚漢間號東楚至我朝洪武初改為中立府七年乃改為鳳陽府乃與王之地其地南引荆汝東連三吳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里西援陳許水陸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限良璫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荆資金

石皮革苞木竹箭皆萃山湖數澤之隈小小水旱不能甚害上產草藿之實遇荒年可以取給於戲山河矜帶地險章於丘陵治亂推移興亡見於人事是地在古糜爛極矣漢高決戰陳都亢武連兵舒肥曹操馳馬斬黃司馬師兄弟車力致戰其叔平之功亦難矣大凡地繁險要在治世固為無事或值衰替而以奸臣統之吾恐堅甲利兵得乘其便為令焰酷得遂其私和惠小恩可繫衆志猾詐錮反幸濟之計日謀見利如歸辭然畢集安在其不為亂乎國家設為中都鎮以番守但付授貴於擇人土地未甚闢墾其所

龍飛紀事

表

八

者吾悉問之備知其土地墮遠肥瘠相參宜種黍稷稻麥但其民懶惰耕作由天不加糞力其間廣諸人有役於彼處者所有園地稍加糞壅則收穫倍常土人相視駭愕而終不效法古云道之而生養遂有以教之厲其禁而勸其勤則一熟足飽數歲矣且鳳陽內固南畿外協河南其關繫不細吾聞鳳陽有變壽宿定遠是其兵衝是故陳頴淮汝諸奸或自夏邑諸處由沙河以入宿州或自固始諸處由大別以入霍丘或自項城而來或自汝而通新蔡或由滄而達朶城各取便道易向鳳陽伊甘南唐罷把淺李殺遂自正陽以伐唐梁人克徐州萬從唐遂由郵交以侵壽

壽州船舸集湊歲時由分足給高牆庶人之用天水
一陸畢萃則亂賊容易以為奸猾心貪其小利最易
以引誘防微杜漸不可不預國家建中都于鳳陽
立重鎮於淮安置兵備於潁州開分司於睢陳遠近
相維犬牙相制鳳陽南北之患可以無虞但所轄壽
宿泗潁九繫淮南河南山東水陸陲澗其地雖或不
成軍州但其要足以禦外安內都為覈實以戍守之
則奸無從發縱使衣衾重憲茅前耳生亦不得為患矣
九月元脫脫帥師攻徐州屠其城趙君用奔濠州元每逐侵
朝廷既許脫脫討徐州兵部尚書密爾麻和謨等言
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之番脫
脫以弼亮天工則內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
寄不報仍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
于外督制諸路軍馬命知樞密院事交平章搠思
監也可札魯忽赤福壽等並聽脫脫節制及是帥師
次徐州之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
動麾軍奮擊破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起亟攻之賊
不能支城破李貳遁去遂屠其城趙君用彭祖住率
余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擊之君用與郭子興極
力拒守會魯病死乃去君用遂據濠城稱王二人
以窮來歸子興與孫德崖及魯已以下之遂為君用
祖住所制幾不能以自立

完主遣使趣脫脫還朝
元主以徐州既平即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
太師趣使還朝
臣按徐濠相去不遠唇齒之勢也當時我
太祖在濠州脫脫以重師屯徐州賈魯雖死若移徐
州之師以犯濠州吾恐新造之邦主客未協寧無危
矣乎天祐下民將啓隆昌之運故使元主殄亂其謀
召還脫脫之速於戲脫脫既還其下足慮而濠州
定矣
安陸賊俞君正復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
天完將党仲達陷岳州俞君正復陷中興平章咬住及賊
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范忠復中興咬住還屯石馬
中興路義士以俞君正陷中興路殺判官大都遂與
荊門僧季知固起鄉兵復之君正敗走指揮使都刺
蠻領兵入城咬住始與賊輕戰致敗乃自松隘還兵
屯于石馬以擬賊便
冬十月元霍山崩
山未崩之前三日山如雷鳴禽鳥飛散隕石數百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討天完將趙普
勝于湖口死之
星吉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又
移江西與江浙帖里木兒總兵討方谷珍星吉馳赴

任比至江東復有詔命守江州時江州既陷趙普勝周彊等據池陽太平衆號百萬星吉募兵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周彊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擊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走進復湖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鄱陽湖口綴江西要衝以而恢復日久援兵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縛蒿箴塞上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復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賊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惻思吉子也

十有二月元蒼失八都魯復襄陽

頭兵起元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

汝頴賊起其勢猖獗旬日間殘破江淮諸郡朝廷與師致討迄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起義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屢破盜賊事聞遂並用之以察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階朝列大夫思齊知府事於是忠義之士俱樂依附得萬金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天祐元年春正月元以哈麻為右丞初脫脫西行別兇怯不悅為相以宿將勢中傷之哈

麻營護得免而別兇怯不悅與太平韓嘉納充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兇怯不悅般陽充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用得拜右丞臣按朝廷四方之極于時群雄陷沒郡縣胡元諸臣以私怨互相殘賊吾聞東京立黨而漢祚衰牛李爭權唐經幾墜脫脫所為如此宜元淪亡之速也

元立司農司

初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太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其地東及遷民鎮北抵檀順西自西定南至保定凡官地及原帶管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倣前虞集之議於江淮

召募能種水田者及脩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敕牒十二道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給鈔十錠期以明年散歸

臣按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崔常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地大始相同然盧溝白河潭汜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師

荷不從上源淺不無也。通渭縣界之水發自馬邑洪溝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白羊溪谷之武川嘆士谷之渾源川應州西安鎮之庫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隆慶州鵝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納萬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即溝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清口河之水會豐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河以至關山溪河之水經保安之南合治河西至懷來縣陽山灤河之水順勢西流取會桑乾其龍河之水因塩溝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小由廣陽以入桑乾並從東南流抵死平過

縣西同前衆水俱匯白河禦夷北塞飽丘水南流經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成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山水水流為廣棚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為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沙河河周村馬莊獨樂小碾鄉奈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運通湯池且入賢坻之三河口會通潮河若澤沁水原山代州繁峙縣秦戲山歷代嶧忻定五臺山縣過榆東圍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趨獻縣易水曹河諸流至此俱併行矣戴觀孟縣龍化河水向北流慮慮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為韓河經真定縣界松嶺水經井陘縣為其洶河流為綿蔓又吞藏河松陽河源自靈壽之揪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於燕脂當城孤河直至阜城孤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抵衡水入武邑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行山麓之水流至武安沙窩里伏流出佛敎與沙河縣之水流為響泉河者同入洛河洛河出自遼州太行山歷武安柏林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九諸數水咸指澤沁為壑然易水曹河至獻縣五里舖已同澤沁河朔名水必以曹徐石橋一風滋河沙河鵝兒唐河為宗是故唐水自靈丘縣過飛狐倒馬至唐縣界入祁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

滋河發自無極縣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
河沙河又受道備告河蓋道備河源自平樂縣山麓
之水流至來平縣西十里是謂道備河唐縣楊川嶺
水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雞距泉一坂水流至保定城
西三里而謂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匯為劉家淀矣
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清
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黃狗窩梁
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東南九
十里則有土尾河焉源自蠡縣唐河經縣界抵安州
五里嶺之南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曰大冊河
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所由名也亦入安州其
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南至雄縣以入
尾濟溫義則飲自安肅之南三十里號為曹河一出
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彼此相合河名溫
義耳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縣亦歸尾濟東鹿雙
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境以入深州楊州西南
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潤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
易州有泰水發自礬山桃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
水有莊溪出自紫荊南入白潤以前數水順流歸宿
咸以易水為宗易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即為
尾濟過五里舖合澤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
郡涑山之水流至涑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

里潤則為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
併至白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滄水及掘鯉淀之水
與夫洋東五千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
河武清之南有清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
數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以至安州自安州
西邊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苑
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雞距泉尚泉并方田稻園北東
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塘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然於
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三百里南北五
十里皆可築堤貯水況安州至西山地遙有里若更
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御河東鑿池塘以
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數百里可為稻田荒
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
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流之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
防以資灌漑勢宜分殺者則注引以為塘淀斯派分
于上勢弱於下傾瀉於直沽者罔有疾溢仍按視直
沽武清清苑澤沱五里舖尾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
河三汊口看舟口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紓
緩水勢者不惜平地數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
放因勢穿溝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橫開長渠取其流
分散其水計淫泥所鍾與沮洳處各為斗門以司

啓開外以截鹹水內以蓄淡水斯順海數千里河北
四百里變為良田而宛朐區區未利吾羞為道之矣
蓋嘗要古今之變而推物情之常大都營田京東勢
必募民苟不轄以王官利亦不父若將五府六部九
寺官員應給月俸就以前所營之田佃耕之民隨其品
秩高下而給田畝多寡放成田鄉遂用貢之制田土
治庶民和常祿之外加殊異之崇優田土荒庶民散
罰俸之中重非常之譴責如是則官皆撫其民以保
常祿民亦忠事其官以守常產恩意聯屬農事益盛
不惟可省河海之運而承平變故亦可支持矣

三月我

肅清紀事

七

太祖以耿再成等攻泗州克之陞再成為鎮撫

方谷珍請降于元

朝廷命江浙左丞相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丞相

失里招諭谷珍故谷珍因是又請乞降然猶牽於部

下懷貳未決

夏四月元主如上都

五月元人復饒州

饒州久陷于賊至是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浙左

丞相老引兵取道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洋梁

復之斬黃諸盜望風奔潰

張士誠起兵高郵稱誠王建元天祐殺知府李齊

白駒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信士德舉兵陷泰州淮
南行省遣李齊招降彼留不遣久之賊酋自相戕殺
始縱齊歸士誠舉兵攻趙應陽與化縣行省以左
丞相魯魯鎮高郵出李齊守齊在湖會數賊呼樂入
城省憲臣皆遁齊遠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
王同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者至不得
入賊詔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
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士誠終無降意仍呼齊使跪
齊呼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
其膝而削之時論大魁三人若李輔泰不華李齊肯
不負所學

肅清紀事

八

臣按高郵重地省憲府縣在焉數城入賊而長官皆

遁元朝真無人哉吾切笑之不意吾閩庚寅三月初

旬又因已平有趕馬入自南門執之不獲衆為助之

厥聲聞然妄傳賊囚復反一時長吏踰牆竄走殆無

人也所為如此實客盜心夫倉卒之際盜賊突馳惟

馬騎柁戟可以制之柁戟可以殲擊馬騎可以進射

舍是二器不足以備變亟矣

元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

闕字廷心元統初進士同知泗州為政嚴明陞刑部

主事不憚權責棄官歸家召脩宋遼金三史充脩撰

歷監察御史出為湖廣行省郎中其徑變反右丞沙

班當征而辭闕言曰右丞當征沙班曰郎中言固是其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糧三日而集沙班行入朝三遷出食浙東憲司食事丁毋憂值賊兵據懷河南陷沒郡縣乃起闕宣慰副使食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諸將有司議也田寸戰策環境築堡皆選精甲外捍而耕稼其中浚隄增障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開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戮之粟粟不敢犯時群

盜環布

十九

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保障

六月元立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元河南四川軍復安陸州以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將兵討張士誠

知樞密院事失利把都總河南軍平章失八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遂復安陸朝廷以士誠據高郵殺李齊遣詔命乃命平章福壽總淮南諸軍水陸並進以討之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福安賊圍福州元璋新翼萬戶羅良救之圍解

先是福州盜賊猖獗攻陷福州朝廷以燕只不花為

福建行省平章迭理彌實為理問冒賊赴任時官軍似集省城外擊賊門諸城門彌實策請開一門以縱賊奔因伏兵擊賊之遂復其城及是福安賊康子政又集群賊圍過福州省中震動燕只不花會帥憲兩府以禮幣致良良遂募兵數千人沿海道日夜以進直抵城下與賊交戰賊鋒甚銳良令軍士以藥弩射之中者立死賊視其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以至此良遂挺身突圍入城夜引敢死士追躡賊營殺數百人賊比覺則良提兵已入城矣如是者數四賊大恐翼日出城與賊死戰大捷因各駭散遁去省城圍解燕只不花等開城門勞師旌以幣帛奏授黃金

龍泉紀事

卷八

十一

符印俾長萬夫是時論八閩能將必以羅良為稱首

九月朔日有食之元主還大都

冬十月元授方谷珍等以官不受

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待御史左答失里復招諭谷珍既而二人報谷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即以谷珍為徽州路治中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皆令之官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下艘據海道阻絕糧運於是朝廷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往代之谷珍歛船入海

元江西行省復瑞州路

瑞州先為陶九所陷及是左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川臨江因進兵克復瑞州賊徒散走

十有二月元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會兵擊天完主徐壽輝于漸水故巡檢劉濟子劉健擒其將王善獻于軍府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壽輝于漸水壽輝敗走獲偽官四百余人初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數與力戰中箭墜馬俱被執濟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痊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父仇弗聽因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

中半夜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其殺父者并擒善獻于軍府磔之江浙行省即以劉濟破賊之事聞朝廷異之詔贈濟行省檢校以健知古田縣事元陝西平章孛羅四川右丞答失八都魯復均房州詔以孛羅守之

元主作演揲兒法及天魔舞

哈麻禿魯帖木兒進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其善秘術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加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

當授此秘術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於法廣取子女每遊宴以宮女十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被縵絡大紅鈿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綵帶鞋襪各執加巴刺班之器內一人執鈴柝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捷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漢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法密戒如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任在元主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所處曰萱即元該其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深嫉二僧所為欲去之而力不能

臣按演揲兒法猶言大喜樂也萱即元該猶言事事無碍也于時僭偽並起乃樂其所以亡夫理欲智愚互相滋發古今未有荒於欲而不昏於理者理以欲昏智因昏塞軍機在前乘快指揮焉能折衝遠邇動中敵情也邪淫樂之甚巨憂伏焉的沙孛羅禿堅犯關蓋里上都之奔應昌之走妻子為俘身死莫葬其幾皆兆於此矣

元大同路大疫人死者大半

郭子興引兵趨滁州趙君用遂專濠州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天祐二春正月我

太祖率兵攻靈璧縣取之

元汴河水五色

大梁城東河水皆冰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元谷吳八都魯復峽州

二月元遣使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用度繁多京師食不足故命吏部侍郎

貢師泰往和糴得糧百萬石初兩淮運使宋文瓚上

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

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而反為所

敗後竟假手賊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選智

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恐非國家之有當時

不聽至是其言果驗云

臣按宋文瓚之言胡元君臣之失又是我之殷鑒者

也

三月朔日有食之○元潁州陷

夏四月元汾陽地震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厲死者無算

元主如上都○元河南行省辛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

義兵萬戶府免其民雜差令討賊自效

六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及士誠戰敗績

士誠以兵攻揚州達識帖睦爾率兵討之與士誠戰

諸軍皆潰詔江浙參政佛家奴會師又討之士誠進

陷盱眙諸軍又潰乃復命刑司尚書阿魯魯兵于寧

海州以討之士誠自是勢益振

秋七月我

太祖取滁州以李善長掌軍事

太祖初自濠州定遠將南畝滁陽李善長謁于道左

我

太祖從容語之曰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

謀議吾觀群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

士皆不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已安得獨全汝宜鑒

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自是善長日

見親密俾掌書記贊畫軍機饋餉及是月我

太祖引兵向滁以花雲為前鋒雲單騎直前卒遇賊

數千人於道頗後騎未至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躍馬

衝我 太祖橫衝其陣以出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

不可與爭 及兵悉至遂克滁州因以次兵時郭子

興自泗州還欲拔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泣訴于

太祖太祖曰主帥命不可違也終不往久之子興亦

不復召乃止

八月元主還大都

九月元以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于高郵

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督軍馬

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伐士誠於高郵期必

撲滅乃還

谷珍執元帥守以要詔命

谷珍既受帖里帖木兒左吞失里之招仍擁船阻絕糧運如故朝廷為罪二人命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思寧普復統兵伐之珍遂執元帥也或迷失萬里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十有一月元右丞相脫脫以師圍高郵大破士誠兵於城外士誠及其黨呂珍潘原明突圍出走

脫脫帥師至高郵連戰皆捷士誠引兵迎戰城外脫脫命衆奮擊大破之士誠遂與呂珍潘原明等十人突圍出走脫脫克高郵

龍飛紀事

廿五

脫脫遣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帥趙德勝耿再成禦却之

太祖既取滁州因以駐師脫脫破士誠於高郵復其城仍追士誠分兵圍六合初太祖次滁嘗率兵取鐵佛岡寨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堡收全椒六合并大柳樹諸寨及是元兵圍六合趙德勝接之矢中左股太祖親視傷躬率兵與耿再成守堽果壘元兵攻之益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去明日又完壘苦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我太祖又以計詒之元兵不敢逼遂還徐州未幾元人復集兵大至將攻滁州太祖令軍士設伏澗側命再成澤夫誘之渡澗大發

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師大敗乃引去滁城得完

臣按續編綱目不知稽考此條事實乃於破高郵分註之中備載脫脫分兵平六合賊勢大感益不知我太祖在六合滁州其以為賊蓋疑是張士誠等也不然其罪尤有甚於帝曹魏而寇蜀兵者雖然我憲宗詔修續編綱目其意盛矣稽據弗審臣子能安之乎是以忘其固陋敢刊正而增補之萬罪萬罪大凡修史當出一家不可籍功于衆蓋人心不同所尤亦異不統於一則記事載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清無日是以唐人專以劉知幾領史而以龍飛紀事

龍飛紀事

廿六

宰相劉巨源蕭至忠監之故記事多實且得大跡

上有一月元帥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安

脫脫在高郵不還元主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吟麻為平早哈麻有德於脫脫以後脫脫納汝中相之譖改哈麻為宣政使哈麻深嫉之御史奏賚不花等承哈麻風旨助脫脫出師三月累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著章丘一上乃詔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遂削奪脫脫官爵女置雅安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太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滿察兒加太尉

雲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獲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請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召項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湖察兒等節制各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死

廉廣紀事 庚申年

廿七

後如伊尹孔明之流卓乎卓者也世官巨族習聞機要天下有礙識勢重輕如荀或王通諸人才之次者也又有不事身家專事遊覽四方之形勝察人物之巨微亦能精神聰覺鑑事象物警悟不減於潛備知識均類於熟講如鄒生樓之之徒次乎次者也吾觀脫脫才雖不及伊葛語以王荀鄒劉則並矣且為元世臣歷相三世取精多而用物弘又脩宋遼金三史聞元廣而更事多上承寵命下令諸侯天下智謀樂為之用也又始征徐州李武出走繼征高郵士誠策奔用兵方畧誠有過人者方其高郵既克而師六合瓦礫之攻滁間之戰臣觀今為

太祖當年之懼每念此狀及觀脫脫佳安宜心始平怡脫脫之廢非人之所能為也庸非天意將使我朝混一天下之運哉

元復以威順王寬徹普化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失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仍守舊鎮

薛賊寇元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

元大都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

元主製龍船及宮漏水器

元主製龍船長二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下海子內往來遊戲

龍廣紀事 庚申年

廿八

行時龍首眼口瓜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耳中遇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王女捧時刻壽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能自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子午時自能耦進渡仙橋達三聖殿退立如前其靖巧絕妙皆前世所未有

臣按是時天變符籙郡縣分裂不思輯撫之方而為北耳目之玩是棄祖宗之天下者矣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春正月元以黑廝為平章政事

天完將倪文俊破汴陽

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恩奴敗死遂陷沔陽

元大幹耳柔儒學教授鄭喧請復綱常不報

鄭喧上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以禮而循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之以禮不報

元遣兵分戍河北諸路

時河南群盜數渡河焚劫州縣中書奏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以河為之障賊兵不能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持河北一挫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異噤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揮泣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將分兵屯守陝西山東各府州路之險要形勝者

閏月我太祖取和陽遂守之屢敗元兵於城下

太祖從郭子興既取滁州又謀攻和州乃擊破群盜於雞籠山與韓杞頭戰直搗烏江子興乃命張天祐耿再成同取和州再成戰不利張潰會日暮收兵還

天祐等始至適遇元兵急擊入破之遂據其城元將平章也先帖木兒遣兵與之戰敗復命我

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繼進

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據城使人呼之至左右舉火太祖免胄示之遂入城與天祐為城守計復擊敗元兵于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與天祐等議分苑和陽城計其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是月元人以兵十萬來攻太祖與天祐以萬人拒之又遣

趙德勝等畧平谷山等縣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于亳國號宋建元龍鳳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則立為帝都亳州

國號宋建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郁文盛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六邑大清真宮之材木以為宮闕導道等各遣其子入侍於是元人日謀進兵伐宋

太祖攻散新塘高望青山雞籠諸寨還守和陽

元太子亮堅及樞密院使糾集馬氏兵元帥陳也先各分兵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太祖

率天祐等攻散之為攻雞籠寨未還聞和陽已被兵亟還未及三里有卒持矛至言賊來攻城幕長李善

長已戰却之太祖大悅時與元人連兵三月至夏

乃解

臣按我太祖自濠而滁而安山滁而山未定連兵三月其艱苦憂危甚矣洎奔未得其机英雄無所用武今日臣子閑玩至此寧不為之寒傷乎

元以達識帖睦爾為平章政事○三月郭子興卒我太祖代將其兵

先時濠城舊帥孫德崖之粮就食和陽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自滁至和與之有隙聞其來遂求去及是子興以驚懼暴卒德崖欲統其兵我

太祖代其子郭某辨之諸將多子興貴部曲頗望未

盡效巨禮惟湯和以所領部兵聽命其謹而宋丞相杜遵道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為已用諸將詣天祐

龍飛紀事卷之六

三十一

曰公度能自率樂元兵乎不然公當往天祐遂往

未幾天祐自亳歸推導道檄以郭興等為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我

太祖為左副元帥太祖曰大夫

夫寧能受制於人邪却而不受天祐自受之

天完兵破襄陽

元竄脫于雲南之鎮西

脫脫安置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至是臺臣論其謫

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帖木兒徙四川碭門

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產

劍州兩血○元主如上都

夏四月元以定住為右丞相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

雲為御史大夫

雲雲哈麻之弟也於是國家大政悉歸其兄弟五月元太不花有罪免以各失八都魯代總其兵

丞相太不花以軍士乏粮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

往剽掠監察御史劾其慢功害民詔削其官仍釋率

領人赤溫從征以各失八都魯總其兵陞河南行省

平章

天完將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元帥朵兒只班死之

我太祖以趙德勝等取真州

元兵既退趙德勝乘勢以四月庚午拔板門寨及是

龍飛紀事卷之六

三十一

又引兵擊鐵官等寨遂取真州

六月乙卯朔我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以降將吳昇為總管

太祖駐和日久謀東渡江李善長以眾艱食且無舟

揖姑少俟之俄而巢湖水軍俞通海張瑄勝廖永安

桑世傑為左君弼所扼以舟來降我太祖曰方欲

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德勝等來迎我

太祖登舟乘大水舟至桐城開已脫險然未入江

元驍子海牙集船塞河口以阻諸將之兵趙普勝有

異志德勝等露其機太祖乃謀脫歸和州集商船

多載猛士復至黃墩攻海牙船船高大不利進退德

勝以小舟與敵縱如飛左右奮擊大破之追至雍
家城擒蕭維二長官獲船三艘求安失中鼻脊戰益
力敵兵乃退但我兵猶未得入江會大雨連旬德勝
等喜曰水勢滔天身可越山尚何俟舟乃發中途遇
嶺有澗斷嶺脊上有尋陽橋群舟盡過澗 太祖所
乘舟差大意洞不能容歇棄而乘他舟比至洞纔余
毫髮而渡兵遂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海牙水寨獲
開艦十五艘由是永安得從容待 太祖直抵和陽
通海等處攻苦溪河水寨及鱗洲鐵長官新生河諸
寨獲其人馬而還又是六月乙卯朔我

龍飛集卷之六

三十三

太祖率徐達馮國用和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

耿君用毛廣廖永安等引舟東下自采石磯向牛渚
風順水猛頃刻及岸元兵陣于磯上磯下之舟如織
相去僅三丈未能猝登岸遇春乘快舸相繼

太祖麾使前遇春舍舟援戈先登守者駭愕衆披靡
太平郡將吳昇領郡兵防守知天命有在倒戈投降
太祖喜曰吾納士招賢其謀大事聞汝江左名賢喜
今日之諧即權為總管昇俯伏謝曰主公如欲取天
下莫若恤軍寬民何征不服遂擁入太平城北門元
守臣遁去 太祖曰吾得太平以為根本天下不足
定也命善長揭榜通欄禁剽掠將士愕然不敢動城
中肅靜把頭李懷強勇出不由命大掠良民昇請以

計除之其所部數日乃安時水寨寨江陵鎮胡同
知水寨無湖胡民咸據漂水海牙守米石四境窮蹙
昇請通籍鄉兵選世戶是大通宋成等除千戶領之
居民積蓄悉徙入城乃設伏於襄城橋陳義率衆來
攻時有黃雲罩于城阜義驚而為伏兵所得太平稍
安陶安率父老李習等上見歎曰龍姿鳳質非常人
也吾輩今有主矣因獻言曰方今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雉長然其志在子文王帛取快一時非有安
天下之志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應天順人
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定也

龍飛集卷之六

三十四

太祖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古帝王都

龍蟠虎踞限以大江若據其形勝出臨四方則何向
不克大見欣納

臣按我 太祖及國初諸老皆天授也渡江之難守
禦太平之苦今日坐享樂利可不念之哉

元兵犯太平徐達湯和鄧愈大破之獲其將陳也先
元將也先與康茂才水陸犯太平城湯和擊其水軍
矢中右臂氣益厲達與鄧愈率兵由東門轉戰城北
破其步軍生擒陳也先我

太祖釋之也先與盟而嘔馮國用知其有異謀曲防
之竟不能害於是卻回吳昇東招漂陽遇春招下漂
水以昇父元禧知漂水徇句容守之

廖永安率兵攻采石

時太平雖為我有而前後水陸之寇又多永安於是
以是月四日攻取卅陽湖十三日取小花塢十四日
取水陽至是二十八日率水兵以攻采石

秋七月天完將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進圍岳州

元遣使招諭各處起兵者

元主遣諸王夫里門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禦山
東湖廣四川等處并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
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
女王帛並無鬪志遂倡為招諭不可用也不聽

元以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騷擾南北阻絕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

三十五

用非人肆通賄賂賈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以為高
下謗議紛然所部陷沒不以為意

廖永安復征采石

永安前征采石就留鎮禦京口是月十六日連與賊
船交戰輒破之二十五日復征采石獲快船三十隻
時握兵僅萬人長湖大江賊莫敢敵

八月俞通海攻拔行廊山涇縣小花塢溧陽廖永安攻
拔水陽小花塢

天完遣兵陷宣州元致仕禮部尚書汪澤民死之

澤民字志淑婺源人不屈罵賊而死

九月俞通海取太平河三汊口

通海以兵攻克銀渚東壩及固城湖民寨復取三汊
口戰破海牙獲船一艘

元以紐的該為平章政事

冬十月元中丞孛子海牙復以舟師扼采石陳也先屯
方山

通海前在觀渡橋河口與元兵戰獲船一艘擒其將
屠子花等二十余人海牙悉戰艦結寨采石也先亦
以兵屯營方山以伺太平故永安攻之

十有一月壬辰元主親祀南郊

元主謂丞相定住曰敬天地事祖宗重事也近年闕
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

王十

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便者行之遂命右丞許藥
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郊之祖以太祖配
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儀仗彩坊
隊子齊成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二三日在大
明殿西帳一日在郊祀所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
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十有二月廖永安取常林唐寇寨及克蕪湖

元主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元人圍亳州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悉失八部魯以兵進次許州與宋福通軍相遇戰于

長篇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年收散卒也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又破之於太原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奔安豐

元哈麻矯詔殺故右丞相脫脫

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妻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以異詞拒絕惠卿之至是再徙阿乞輕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遣使賜之鵝遂卒年四十二

臣按哈麻兇狠忍毒遠類漢之鄭朋華龍唐之崔湜宋之問是人也唯利所在必爭趨之劉向五王之不戒受禍於前脫脫初昵哈麻以其營護已也哈麻之

媚脫脫以其能引已也及宣政之除則拂其前日媚已之意矣已當柄任又慮脫脫起軋乎已所以必矯殺之然後快於心

元復濟大河內道

大河內道之開命堃也堃其役堃先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大工元主怒命使高麗又改命宦者蒼失變堃之

荊州大水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春正月天完將倪文俊迎徐壽輝居之漢陽廖永安復征采石拔小花塢

元哈麻雪雲謀逆伏誅

哈麻以進西番僧為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等以淫褻事上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

大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髮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邪因與謀去哈麻雪雲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雲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第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已而省臣又糾其罪不已遂詔哈麻安置惠州雪雲肇州比行皆殺之龍紀事本末卷之六

元荊州地震十日

二月常遇春都魯拔破蠻子海牙水寨采石遂通海牙知我軍南冒復以樓船與康茂才等屯采石結砦黃墩南北不通我

太祖以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故命遇春等大進舟師以攻之遇春設疑兵以分其勢以正兵與之戰箭下如雨良久鄭愈等出奇兵搥之俘其精銳又用舡舩二艘以薪草灌油置砲

其中火烈風猛海牙茂才等舟師大敗獲余船二百是役也王銘居奇兵之列大呼殺入衆不能支水寨遂拔而永安亦生擒吳長官等首目十一人又擒薛寇二十七人并王興祖雷福舒壽等船隻海牙僅以身免又收船十艘於小花塢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張士誠入平江遂取湖松常等州元侍制烏馬兒孫爲死之

士誠亡命復集衆入平江於是湖州松州常州皆降先時或謂士誠有降意故元主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爲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逼之使降爲詬斥不聽

龍飛紀事卷之四

三十九

絕及士誠徙平江爲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諄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漏泄士誠殺之

三月廖永安馮國用破元將陳兆先于方山降之

也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以伺太平兆先部將繆美初與也先渡江而南察其所爲必敗率所部千余人馬三百匹來歸于陰淋畢成亦率衆來附太祖乃命永安國用統兵攻兆先大破擒之獲其衆數萬國用選其驍健者以爲軍鋒

太祖自太平攻集慶庚寅取之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遂立天興建康元帥府統兵行征

兆先既降國用選其兵爲軍鋒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安我

太祖覺之是夕悉令入宿衛環營而寢屏僞人於外帳前悉無兵獨留國用一人侍卧相太祖解甲憇寢達旦五百人始安及是悉發太平諸軍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已而諸軍夾攻力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俄而兵四集遂遇害我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民諭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等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凡得兵士五十萬又立天興建康翼天元帥府命諸將統兵以征不服初國用謁我

龍飛紀事卷之四

四

太祖於妙山而奇之問定天下大計馮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拔之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王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太祖悉從其言

元以余闕爲淮南行省參政仍守安慶

池州賊趙普勝來攻安慶闕與連戰三日普勝敗走

月至相拒二十日又敗走徐達湯和取鎮江聘元行臺御史秦彬龍

達與和將兵下鎮江臨行 太祖戒之曰爾等當體
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
處以軍法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逼其城
俞通海西滅牌灣寨遂接鎮江兵不血刃有一二將
數常縱軍士剽掠 太祖召還欲宣諸法李善長懇
救乃免又嘗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
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吾欲見焉及是元之有從
孫永時在達軍中因遣還報我 太祖命文正朱文
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元之遂與妻陳氏偕至
太祖出迎於龍灣時駐富民王綿島家因邀與同處
朝夕訪時事元之悉言無隱入應天居于西華門外
龍飛紀事 卷中
事皆與謀議元之生日 太祖與世子至其家與飲
元之因薦温州路教授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俾
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太悅稱先生而不名
臣按周禮賢以德得民故帝王征伐必養民致賢以
畜天下 太祖一禮元之而遂得陳遇子曰樂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往者 朝廷有事安南臣在
戎行嘗備訪安南豪傑尹茂魁梁得朋譚慎簡阮澤
民及黎庸阮勤張漢超陳特見范永可杜克章范師
孟朱師教莫挺之等學行事實後裔王師若到必尋
其質以求其後使舉所知以及未知以為聯屬安南
士民之具屬莫氏使人納降而止

太祖既行陳遇曰見親幸至其弟者有三命以官職
辭不就又謂之曰卿若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遇
又叩首以子幼為辭前後賜問眷待益於數載達等
既下鎮江自此金壇廣德宣城皆有心想降附原其由
則自禮遇元之陳遇所致也元之從龍之字
俞通海追元康茂才於第二港茂才力屈乃降
茂才以海牙先兵既破廢與我諸將戰不利遇春
又以兵虛懷之茂才連發軍以應遇春度其疲伏兵
殲其精銳於蓋茂才又收散卒立寨於天海洲前一
月間 太祖命以襄陽砲擊之茂才奔行臺歷知
政事及克應天奔京口至是遇海舟師追及茂才
龍飛紀事 卷中
乃率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預言前日之戰各為其
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
尚獨大馬之力以報我 太祖笑而釋之俾率所部
三千余人以從征
方谷珍降元以為海道漕運萬石谷璋為衢州路總管
兩日相尋
徐達攻常州破張士誠援兵築圍常州
達既定鎮江轉江南行樞密院同簽將數萬人攻常
州士誠遣其第九六威兵來援達擊擒九六既而扼
于牛塘與遇春奮力夾擊大破之又擒張德因乘勝
進圍常州門其諸城門

臣按有聖主必有忠臣若用為國初死事之始及後子孫各死其職而無國於後則者悲之

華高率兵取廣德

高從諸將下金壇丹陽陸秦淮翼元帥因謀取廣德守兵陣于城外以待高出數騎挑戰堅壁不動高麾眾奮擊大破之守兵入城城堅難拔高率眾力攻破之得兵萬人糧數萬余石

五月天完將倪文俊陷澧州

六月彰德路李實如瓜

先是童謠有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立行拒密院于太平以花雲為院判階安遠大將軍守之

秋七月諸將奉我

太祖為吳國公

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我太祖總其事以李善長為

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為郎中各分房掌事至是諸將

奉太祖為吳國公得專征伐因置前後左右中翼

元帥府以張瑄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

王王陳本等為元帥其陶安眷任日深後得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我太祖問四人何如陶安對曰臣謀

畧不及劉基問學木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

琛太祖多其善讓景祥雖文吏然有折衝禦侮之

才與李夢庚侯元善阮弘道等皆渡江者後祥為大

都督府參軍出鎮和陽政通歲餘增樓櫓一百余所浚城濠六百余丈百廢俱舉仍廣屯田足軍食

太祖以璽書勞之後祥等卒太祖曰隨我渡江文

臣若阮弘道等勤勞一十五年似許他子孫世襲所

鎮撫以酬其勤勞

張士誠破杭州元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迺平章政

事左丞相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復之達識帖睦迺復

還杭州

江浙之亂達識帖睦迺等屢敗議者謂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召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有功累官至參

政至是士誠以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遁走富陽平

章左丞相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

苗賢奴破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復還杭州

宋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

天完將倪文俊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余至十二月朔乃滅

九月宋李武崔德入潼關殺參政述律杰

武與德以兵攻潼關陷之殺參政述律杰豫王阿剌

忒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

百家奴以兵守之無何武德復陷關百家奴兵潰豫

王復以兵復之武德敗走

冬十月徐達大敗張士誠兵於甘露港

達圍常州王王為右副元帥營于甘露士誠遣弟士

德以兵來援王戰破之士德策馬走王遣男子虎追

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太祖喜曰士德士誠

謀主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已矣

華雲龍及張士信戰于舊館士信敗績

雲龍先與趙先鋒破廣德州兵遂與士信戰於舊館

士信大敗有湯元帥者善騎馳驟刺雲龍雲龍即運

劍斷其頸湯元帥驚懼墜馬生擒以歸遂陞雲龍為

右副元帥

大星隕于大名

有星如火從東南流去尾如曳鋒墜地有聲火焰蓬

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狀如狗頭其斷處

如新割命藏于庫中

賊陷淮安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不華與副使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聲勢相倚

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者追獲罪狀總兵者恚之檄

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抵縣圍淮安窮餉路絕

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益急總

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

中餓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

及靴皮鞍轡革箱敗弓之根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

稚更相食救至為新人多露處坊間生荆棘力既盡

城陷不華投匭西門力戰中傷被執為賊所縛子伴

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

比之張巡淮安南北要樞淮南行樞密院同簽書樞

密院建議以為南北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

救援淮安誠為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

及自沐陽以抵沂沭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

一總若又於介中設一小營使烽火相望而巡邏往

來遇賊則併力疾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

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言淮之南北

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

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守內全山東完

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復恢復可也時不

能用故淮安陷

臣按今之淮安東南漕運萃焉是乃秦隋成皋洛口

也國計攸繫治亂決之保護豫高當循民撫兵遇溪

溪多設守提則可以保常虞矣

十一月宋遣兵徇河南

十一月二月天完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

元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次南陽嵩洛諸州附宋者

皆降

臣按南陽有高山峻嶺可以扼控如石山鯉魚山魯

王仙翁石火花園瓦陽西夾石荆子石黨子石渠河
馬尾鎮等關又有竟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東
達江淮南通襄漢北向河洛路由石山鯉魚拓禽以
出者也實為要地大不花次兵而滿汝諸州立降是
可驗矣更廣唐鄧汝蔡之田則府庫充實緩急益賴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
鳳三天完治平七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宋李武崔德攻七盤藍田元人合兵禦之毛貴又攻膠
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

武德以兵攻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
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察罕帖木兒得詔遂帥本部兵馳赴

沿途

陝西

陝西

沿途敗敵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

合兵進討劉福通又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其僉樞

密院事脫歡自此又向萊州益都般陽山東大震而

李武崔德向陝西亦無敢拒者

二月天完將倪文俊陷峽州

宋李武崔德由商州入武關西趨長安復東客同華元

陝西行臺御史王思誠撥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擊之敗

走

武德寺兵破商州攻武關拔之遂直趨長安分兵東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洩俱計

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木兒之名

賊素畏之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父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欲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
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
李思齊倍道來援遇敵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散走
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
川左丞臣按元李雖衰亦有人材江浙山東行省之
破也復之則有董搏霄福建行省之破也復之則有
羅良河南陝西之危也援兵而鎮定之則有察罕思
齊察罕思齊忠而未純搏霄羅良忠矣乃為毛貴陳
有定所殺此元亡所以速也

三月徐達拔常州以湯和守之

四月

士誠弟上德被我兵擒獲之後我師益奮士誠氣愈

阻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

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教其開募召

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

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連請益兵圍之至是遂拔其

城定所屬縣又議兵進討旁近府州湯和則統兵居守

元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可叛據泉州

臣按泉州二州唇齒之勢也上達吳福下通潮惠漳

州實居其中水陸利便堪為閩廣首尾之援賽甫丁

等既叛當時燕只不花為福建平章嘗以羅良解福

州圖矣若令羅良以漳州兵征討甯甯丁北據白水
關南守分水界則漳泉寧定上足以為良福之里下
足以為潮惠之庇矣

宋將毛貴陷萊州元守臣釋嘉納絕之毛貴引兵向益
鄆元山東宣慰使董博霄救之四破宋師十濟南太尉
紐約該復以博霄往益都

毛貴自膠州攻萊陽入之守臣釋嘉納絕焉貴又引
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遂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使
知樞密院事不蘭奚擊之未至益都而濟南告急持
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敵兵於城下詔陞博霄為淮
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

諸於紐約

該令依前任援益都博霄為老且病請以

弟昂代領其眾朝廷乃以昂霄為淮南行院判官未

幾使命持霄守河間之長蘆博霄以兵北行且曰我
去濟南必不可保後毛貴果敗不蘭奚於好石橋取
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
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博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
詔遣使拜河南左丞甫授命毛貴兵猝至博霄營壘
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當以死報國恩援
劍督戰賊突前博霄被刺死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
昇霄遂卒臣按齊南為山東內外形便進向據擊敵
有所捍的該以益都為重濟南為輕真不知顧者

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交戍終

致兵闕闕下社稷為墟也五十九之言切中時弊而

元王悅而不釋其太子父率衛兵以出率羅老的必

之逆其亦有所啓之歟雖然元人之失是我之鑒也

我國家以承繼辛丑定都燕京仍元舊也其置兵

肇衛以護陵寢壯中夏威爽伏無不備至是故設錦

衣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曰五

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二團營

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神

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制五軍所以

肆官軍神機所以肆巡哨或云三

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敵必難相應若合

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枝熟之後必賴其用

矣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似亦可用其法前一行

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

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

迭為起接切謂最低之陣若邊塞之外蹲伏之處孤

地取足容身刀楯前敵者騎馬多少選善札馬橫立

其前以風之則虜騎必突吾前騰驤繞亂而吾軍士

伏於地次者刀楯亂發更敵以雲幢而衆之柁戟則

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又邊塞之所其在陸也

則縱橫極點以為為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陣面以為

水櫃然房馬驟來衆情惶迫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
當施吾制殲之方則有電掃雷九可用矣其為器也
管月七尺而以銅為之小管一寸而以藥發之小管
之口塞以鉛丸出入索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
亦二千步九及之處人馬碎易最喜雷騎充塞然後
克施全功若累邑攻堅以復遼要久沒城壘尤其所
宜者且用衆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強人人喜
於進戰不俟我之威逼也所以必用雲幢花戟者蓋
雲幢以遮外衛內而施吾攻戰之秘花戟一揮則強
勇不能禦矣嘗考鉅鹿救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
持關羽直取袁良馬超馳逐曹操關羽衝潰樂犢九
龍騰紅零卷十南
若此輩古今歆羨自吾視之則不能動吾心也我
朝景泰中也先犯順師次京城當國于公既無術以
引致虜騎又無具以決戰平地收歛退怯舉朝婦人
可謂羞當年而辱後世矣吾為此追惜稽古窮思盡
賢愚而參技藝創此電掃雷九及雲幢花戟之法為
吾止成其器而未致其精蓋成而毀者憂矣恐奸猾
則吾之法以工其制而反以制我則我無以為禦耳
備聞京師西苑之內有崇智觀芳園殿承光仁智
介福延和廣寒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凝和擁翠飛香
太素殿與遠趣會景映暉迎暉澄波昭和數處乃
萬錢之暇優游其中以順神和者也間有廣瀾可以容

衆教藝者則召工匠以成其制教百人以及其類演
習以極其精
閱以視其成則嬰之者碎近之者亡雖使閱起閱再
復生亦無所用其猛矣京師兵不知戰邊將參戰
無功大勢憊摧將及內地及觀其所以禦誨人未見
簡便之術是以重感五十九之言不吝推論及此
五月元以糊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我
太祖取軍國府抗朱亮祖元寧國百戶張文貴自殺
亮祖初為元義兵元帥嘗以越滯須經梁山度完湖
肆掠江東江東合兵攻之亮祖懼太祖渡江取太
平下寧國亮祖被擒我太祖嘉其勇悍賜以金帛
俾仍舊官居數月後復歸元數與我戰我軍為其所
獲者六千餘人諸將不能當適欲取集慶未暇致討
賜之金帛而去及下集慶亮祖常州遂遣徐達等率前
鋒討之圍寧國副將常遇春被創而還太祖自往
督戰唐勝宗陸仲子又破其援兵俘斬甚衆達益督
兵攻之亮祖兵敗于城下縛見我太祖語之曰爾
將何如亮祖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太祖壯而釋之留置麾下自是從軍以備征討其寧
國守臣楊仲身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
刎而死寧國既取太祖與諸將因議分兵以取江
陰徽州及池州諸處

張士誠遣將寇長安州守將張炳文劉成敗走之

始二月丙午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士誠遣趙打

虎以兵三千迎戰追至城西門打虎走別州戊申克

長興獲戰船三百余擒守將李福春失糧等義兵萬

戶傳義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炳文札

之用且策分兵據要害太祖因改長興為長安州

立元帥府以炳文為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統兵

守之及是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嚴再興率眾來寇也

上新橋炳文與成擊之擒斬三百余級原明遁去炳

文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斬首三百級自是寇退走

不敢犯者四年

元帥府

張鑑張德林取泰興

初常州下置江淮分院以鑑為副使德林為元帥何

文政為僉院郭天祿湯昌居守鑑等共率兵攻泰興

士誠遣兵來援鑑遣元帥徐夫德林率兵迎擊破之

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

颶風大作江中其起所至有火光如魅死者萬余人

常遇春吳良取江陰以良為樞密院判守之

太祖以常州既定命遇春吳良郭天祿率兵取江陰

張張誠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總管王忽雷奮先力戰

遂破其兵諸將從之會大風雨其師奔潰我師遂據

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拔其城江陰既拔則士誠

舟師不敢訴大江上金焦侵軼路絕遂以良為樞密

院判統兵守之

元以實理門為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

監察御史脫脫木兒請鎮守河北

脫脫木兒上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

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

太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

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

戡無虞元主然之

俞通海克大浦口入太湖馬跡山大獲而還

元帥府

通海既偕諸將定江陰宣城寧國又以樞判趙誠等

趨水陽下句容至是以兵攻克大浦口遂以舟師入

太湖馬跡山衝突賊船軍威雄震敵旗風靡降士誠

守將王貴鈕津盡獲其眾經東洞庭山艤舟施口士

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回西退通海曰

不可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眾邀諸險以擊我上

何以當之不如此與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

不為動徐令從者披已甲立船上督戰賊疑為通海

不敢逼珍尋敗去通海全師而還

秋七月胡大海鄧愈取徽州元萬戶吳納死之楊完者

以師圍徽州大海鄧愈復破走之

大海與愈既取宣城遂日休寧績溪率兵而徽州守將元帥阿思午及建德路萬戶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後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次李克膺等退守遂安大海追及於白鶴嶺復敗之納等自殺江浙參政苗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調鎮撫李才圖徽州期復其城大海自婺源蕪程而進橫觀直前大呼殺入斬李才擒呂旺呂昇衆皆披靡卻愈以徽州城郭未完守禦器未備噉將士明賞罰與大海分門並守奮兵力戰大破其衆擒部將胡辛等一百五十人完者遁去婺源元帥任司亦領兵來降即於徽州立雄峯翼元帥府以胡天福袁政仁大

元大都書務
亨宋寶統兵守之因徇開化等處

元大都書務
上書至旦至午皆不辨人物者旬有五日

元鎮守黃河萬戶田豐叛附于宋
豐為義兵萬戶守黃河至是叛元附宋陷齊寧右丞實理門遁走於是元義兵萬戶孟本周復舉兵攻田

曹上亦敗走
元監察御史迭理爾實請赦免復不報

迭理爾實上言臘歲日感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鎮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從大臣之謀其而克復之宜豫定守備之策不報

元鄭德淵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來附于宋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分兵畧地于山東西以及大名衛輝

福通自將兵攻汴梁遣閔先生破頭番馬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曹冀白不信大刀散李喜上起閔中毛貴掠山東福通自取大名衛輝其勢大振

元以苗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絡律肆為剽掠所過蕩然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達識帖睦爾不得預矜驕自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仰畧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元元以為太尉并授其黨官爵有差

士誠以兵取元嘉興奏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書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因勸之乃承制假江州廉訪使周伯琦為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所可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筆其降又恐炸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余黨各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

韓及附脫脫諺効西臺劉希曾遂不為公論所容後
為浙東廉訪使遇長餘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
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
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少闕

臣按我太祖自入金陵之後不受兵以士誠為
之障也士誠不甚懼夫物完者而深畏我之其後
其所以急於降元慮吾掎其後故岳息有於元而將
以敵我者耳

宋田豐政東昌元人擊却之

豐為孟本周所敗復自濟東昌紐的該擊敗之

元主命紐的該為太尉宋東昌

元澤州陵川縣陷知縣張輔死之○元太不花復大名

路
天完將休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友諒汴陽人漁家之子嘗為縣吏不樂供職會徐壽
輝兵起慨然從之為文俊簿書樞密亦領兵為元帥
及文俊專恣心不餒平至是文俊謀欲弑壽輝事未
果奔黃州友諒殺之併其軍稱平章

閏月宋兵敗冀寧元察罕帖木兒擊之敗走

冬十月置淮海翼元帥府以繆大亨知府事守禦揚州

太祖於前之九月閱兵於大通江命大亨帥師攻揚

州一鼓克之降其將張明鑑得裝數裝馬二千疋

太祖奇其功遂置淮海翼元帥府以大亨知府事仍
命張德林耿再成統兵同守之

宋兵徇大行州郡白不信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
木擊之不信奔四川

宋遣兵北徇大行山郡縣又遣白不信等攻秦隴陷
之進據鞏昌因窺圍鳳翔察罕帖木兒分兵入于鳳
翔城而因遣謀者誘不進等圍城九數十重察罕自
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
右翼掩擊之城巾軍亦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呼聲動
天地不信等兵大潰於是李喜喜皆亡走入四川隴

東頗寧

元苗楊完者寇雄峯翼總管胡天福等禦却之

天福與同翼總管袁政江大亨徇開化敵出兵拒戰
天福擊衆奮擊敗其千戶邵某斬首五百級生擒達

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回翼及是楊完者自浙率兵來
寇天福朱寶復縱兵拒守與完者兵戰於烏龍嶺苗
軍敗却自是敵兵少歛境內粗安

元兵潰于曹州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死之

答里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合兵討林
茂公權至曹州兵潰答里麻死之

當遇春克池州

遇春率周德興趙忠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將軍廖永

安去城十里而軍遂會吳國寶帥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斬洪元帥擒趙壽徐天雄等得糧九千石薄暮賊復以船來戰遇春又敗之遂取池州留趙忠守之因引兵攻枞陽

營田使馬世熊卒

世熊初集義旅駐維揚太祖既定金陵招之即率所部來歸授營田使至是卒太祖以世熊行義之善親為文以祭之曰嗚呼長者之歸也盡天之道乎所以天之道禍亂不作於善災害不萌於良使得善始善終天之道也爾世熊者昔役公門未嘗輕惑於人及師義旅度量弘深士卒感恩時當高年爾孫來奏云老病少侵是月歸奏乃知計音嗚呼傷哉嗚呼快哉且傷且快善人去世君子誰同快快於善始善終而盡天理也

臣按我太祖年總參十而祭世熊一文會理真篤而見道不惑有如此

元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玄字原功其先廬陵人曾大父徙居瀏陽延祐初登進士第授同知岳州平江二府事累遷學士承旨與脩宋遼金三史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元至復留之卒于京師寓舍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

宋兵敗盡關與元察罕帖木兒戰大敗

萬戶謝成大破元苗楊完者兵於雄峯城下

初成從劉愈克徽州陞萬戶元苗楊完者以兵侵城繆美出戰西門又出戰北門又出戰東門連捷追奔二十里及是完者又盛兵薄城釋勇敢士當之眾咸推成七乃率數百人橫戈鼓噪衝之眾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之遂覆其師完者僅以身免論功成為最

元汾州桃杏有花○十有二月慶元鵝鼻山崩

天宗將明玉珍據成都

珍隨州人初因壽輝起兵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壽輝及文俊陷川蜀諸郡令珍守之文俊

死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之

元河南大饑

元太尉答失八都魯卒于曹以其子李羅帖木兒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等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達里麻失里來援分兵于曹澤濮州以禦福通答里麻失里敗沒軍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愒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中使者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而死朝廷知其故尋以其子四

川左丞廖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代將其軍以
蜀進討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以府路州縣正官勸管勸募防禦
事

濠州將趙君用彭祖往據淮安

君用僭稱永義王祖住僭魯淮王

元余寶殺其知樞密事童蒙案附于宋

義兵萬戶余寶悉其知樞密院事童蒙遂殺之來降
于宋將毛貴已以兵益之遂攻拔豫州因據其城

龍飛紀畧

卷終

本上

龍飛紀畧一卷終

起壬辰盡丁酉
共六年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廢春正月天完將陳安諒陷安
慶元天完治平八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初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

顏統水軍戍守安諒自上流引兵直搗山下伯顏與

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拒之俄而

饒冠攻西門友諒棄東門既殲城闕簡死士擊敗之

賊怒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之晝夜

不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

南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

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

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余鎗日中城陷大起

龍飛紀畧 戊戌 乙 詔安

闕知其不可為引刀自刎墜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

妾耶卜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童福皆赴井死同時

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皆不從賊者千計其

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

芳都事帖木補化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登許元琰

奏差尤都查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闕號令

嚴肅與士卒同甘苦稍有違法即斬以殉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額天求代闕間強起嘗戰矢石交下士以

稍暇即註周易率諸生謁郡李會講立軍士門外以
聽使知導上之義或挽闕入朝以固步危蹙不往死

時年五十六事聞詔贈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賜諡忠烈

俞通海廖永安桑世傑攻江陰石碑世傑戰死

通海永安既取江陰太湖宜興等處遂攻江陰石碑海寇其帥樂瑞率州判朱錠等方整接戰世傑奮戈誓必克躍馬陷陣死通海等大怒奮擊盡獲朱錠擒

樂瑞事聞我太祖以世傑死王事追封永義侯廬州精忠大節四人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桑世傑時人以比漢蘇子卿蜀傅舟宋洪皓康再遇云

宋田豐陷東平濟寧元太尉紐的該率東昌豐遂入據其城

元詔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

茂才同永安攻克趙普勝之縱陽遂自秦淮翼元帥遷都水營田使我太祖諭之曰此因兵亂堤坊頽圯民廢耕耘故設營田司以脩築堤坊專管水利今軍務理用度為急理財之要莫先於農春作方與慮早滂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患勞務在當汝得宜臣按取天下在得人何以聚人曰財何以生財曰農吾觀當時若劉福通張上誠陳友諒地廣而勢愈輕人而兵益弱無

他不以農事為重以剽掠為可久恃故也元知樞密院事不蘭奚及朱將毛貴戰于好石橋敗績不蘭奚奔濟南

元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北有聲如雷頃之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似有兵戈之聲

以李文忠胡大海等禦嚴州郭彥仁充帳前都指揮使司都事

文忠嘗以兵破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衢又破苗軍於於潛昌化降洪元帥之衆千余及是會大海鄧愈取嚴州文忠以功陞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

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大海陞院判同守禦嚴州

時嚴州新破城壁未完而張士誠遣其徒率苗僚水陸奄至文忠大敗之復取所斬俘獲巨箴中棄流而下水寇見之驚駭遁走郭彥仁充本司都事文忠與

大海有隙我太祖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專掌行征兵案今來特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托汝於軍中正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粮薪雖今將士英

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若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大海即我心也身包

其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制之使我所屬之易成於是彥仁慙道太祖之意將領和協所向成功未幾士誠遣兵屯烏龍嶺欲攻建安文忠出兵拒卻之士誠又遣兵入寇文忠過艱峻由碧塢破之敵至大浪灘復出烏龍嶺破之於胥口及後追何世明攻克汾水斬首五百級士誠兵遁走士誠鄴將陸元帥復據分水新城三溪又調世明擊斬之凡千余人

胡大海取元建德路宋王士誠陷元晉寧總管寨因不花死之毛貴田豐連破般陽益都以及廣平退保東昌

宋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總管寨因不花死之未幾察罕遣寨因赤復之毛貴以兵陷般陽又陷鄆州鄆州至柳林元樞密院副使達谷珍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遁走據濟南而田豐陷益都廣平大掠退保東昌宋兵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係邀擊之

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元隆興元又你赤以左丞守隆興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

道童奔撫州謀舉兵匡復為追者所殺隆興江西重地交諒既取之自此又陷瑞州

鄧愈及諸將平婺源州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死

院判鄧愈遣王弼孫茂先孫虎取婺源州兵至城西元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是殺傷五百人固守不下愈乃分兵逼之茂先攻北門汪同攻東門孫虎攻南門三道並進復殺傷三千余人拔其城鐵木兒不花死于兵獲士卒三千余人因定於潛昌化等縣元人攻李喜喜于鞏昌喜喜走四川元張良弼李思齊殺其宣慰同知遂分統其兵

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即中郭擇

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於鞏昌喜喜敗西走四川思齊良弼遂同謀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

天完將趙魯勝寇池州守禦太平劉友仁赴援死之

友仁嘗從大海取徽州及收歙縣祁門招降元帥葉公權馬國寶汪君信羅友賢侯邦祐等我太祖奇其功擢中軍左元帥府右副元帥總制仁安翼守禦太平縣至是友諒今魯勝自樅陽寇池州友仁自太平率兵赴援遇賊戰沒於陣

五月元察罕帖木兒遣部將董克昌復冀寧鎮之宋兵踰太行山元關係擊之敗走宋劉福通入汴梁以

其主韓林兇都之

宋兵踰大行為關保所敗福通以重兵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大梁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兇居之以為都

天完將陳友諒遣兵取邵武吉安撫州

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寇邵武又遣別將陷吉安元關保與之戰于高平大破之交諒又自南昌遣兵陷撫州

元太不花伏誅詔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總其兵

右丞相太不花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又在其外勞苦邪時亦

龍興紀事

卷六

起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太不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遣及福通攻汴梁竹貞請援師至十往返猶按甲不動或戒之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復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言語驕慢故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叛乃拜太不花為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將害已諷御史劾其縱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歸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

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

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俱以對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果於是還縛不花父子至京師未至皆殺之干路

臣聞先儒范祖有云朝廷四方之極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吾觀元季河南山東後先淪沒其禍根罪首乃由於太平不花之相傾真可畏哉

元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元察罕帖木兒以虎林赤關保守潞州元又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行便宜于陝

龍興紀事

卷七

臣按潞州府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領長子也晉襄垣潞城壺門黎城六縣有長平吾姑二關十八盤正梯檣林三隘且近遼州又居大行絕頂遼州亦領榆社和順二縣東連武安西接大谷北至平定因此二州之雄若割懷孟河陽又取邢洛磁州以為臂勢根本則上黨安太原固河之南北尤莫矣何者懷孟入洛則鄭道常通懷臂勢成踞嶺龍門不守自堅汴鄭陝潼有賴無恐所以必資邢洛磁者蓋天下有縱山東河北為衝若就路遼立一重鎮往來鎮視賊若忽起吾出兵循太行肆下東西賊以為從天而降矣察罕知守潞安乃不棄治潞州勢不惟念未

幾宋破遼州而其所屯於路首不能資其成敗可驗也夫

宋閔先生諭太行破遼州大掠塞外祭罕帖木兒扼其歸路

閔先生破頭藩等帥師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諭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虎林赤擊走之閔先生等轉陷晉冀中鴈門代郡烽火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祭罕帖木兒遣閔保分兵阻阨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詔拜祭罕帖木兒為左丞尋進平章榮祿大夫

李文忠取浦江元同簽員成以苗將降

龍興紀事

入

文忠以兵進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於是元帥太不花持同簽員成書來納款未幾成又率苗將將

矣劉震等三萬人來降

秋七月元周全以懷慶來歸于宋宋人殺之

元周全以懷慶降于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全悉驅懷慶民入汴福通遣全以兵攻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師福通殺之臣按福通遣兵諭太行既為察罕所扼而洛陽之兵又足以制福通汴梁山東福通不能久得矣

八月元蒙陰縣大饑十米金一斤○天完將陳安諒陷

建昌路○元滕州降于宋將毛貴○元追封唐所贈諫議大夫劉蕡為文節昌平侯○元以解良為潼州總管子安眉襲漳新萬戶

宋閔先生還自塞外攻保定不克

閔先生引兵掠塞外還至保定攻其城不拔遂陷完州又出掠大同與中都及塞北諸郡轉兵而東軍聲大振

天完陳友諒陷贛州元江西行省參政普庵散里及總管哈海亦死之友諒遂遣將分守諸縣九月徐達攻宜興絕太湖口糧道

宜興西逼太湖口張士誠餉之故久不援及是達與楊國興以兵西截大湖口宜興城中乏食由是守城士卒無復鬪志未幾拔之

冬十月城宜興以楊國興為總制大元帥鎮之

國興嘗率精銳偕諸將出大湖口趨湖州攻舊館破士信又平宜堰口并楊氏三十六寨太祖因命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鎮之國興秉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完張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矛矢冒矢石與將士奮擊敵兵大敗又挽壘砲擊其賊船溺死者數萬士誠僅得與數騎遁去嘗援長興有功入見太祖勞之曰長興賴卿相援楊國興對曰唇齒之邦

璉固當然臣聞趙有燕頗蘭州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辱懦愧不及庶蘭耳太祖曰卿之學問近亦進矣後於丁未年正月十八日因戰中流矢卒太祖哭之慟曰失吾一名將戊申之初一新天下城隍之命以國興嘗鎮宜興著有功績勅封宜興城隍顯佑伯

常遇春克衢州鄧愈取蘭溪州

先是七月遇春以兵攻衢州張院判出戰遇春命陳聞擊敗之奔入城再整出戰復鋤而入遂克之鄧愈亦以兵取蘭溪州

以陶安為都事掌中書兵房

龍興紀事

十

是月二十四日參議府左右司等官奉鈞旨仰本省首領官掾史分派房分掌管事務奉此參議府左右司官員議分派到各房事務開坐各各職名稟奉鈞旨仰照依後開事項同署文案分科掌管各守乃職毋紊法度日生事件照科掌行奉此省府除外今委自本職與本省都事王微事公同提調掌管兵房一應文字今開前去合下仰照上施行須至劄付者時征伐甚殷其緊要事件有牢禦各翼關防盤詰調遣征進各項賞功招諭榜文中報公務守禦門禁軍前報捷勾取官軍設置急遞舖凡十件交付陶安領之

十有一月元丞相柳恩監有罪免以紐的該代之

時天下多故疆域日蹙帑藏空虛元主溺于娛樂恩監在位無所匡救迺受賂賄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之以滅口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彛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及是不得已罷之以紐的該代為左丞相

臣嘗歎袁季之朝其用人行政不堪一笑振古皆然元鑒尤近昔周厲王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宰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顧乃皇父鄉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

龍興紀事

十一

子內史璉維司馬檮維師氏元季日食山崩饑饉相仍群雄蜂起而元主所用者如哈麻雪雪思監太不花太平紐的該老的沙等庸鄙貪劣布列中外甚至用宦者朴不花壅遏功狀不以上聞校之厲王殆有甚焉於戲厲王之亂得宣王可以中興元主昏荒歷萬世窳於沙漠何以稽其故哉蓋成周典刑猶存并田封建不廢宣王有志一振作則其舊矣後世典刑無常封建并田難復一遇變故即渙然離耳此先王所以難儉人而畏匹夫也吾聞食毒藥者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何者藥食而毒必發毒發而身必斃古今同也彼用險壬而輕匹夫真食毒藥者矣能父長

也乎但恤王之徒巧智員滑善施於君子其樵窮處
變則蘇索端恐觸事面牆擇心外事而交臂降叛若
受剥君子流移遷置仍不幸而著忠事之節噫周屬
遠矣元鑒尤近如之何毋思

天完將陳安諒陷汀州○宋田豐陷順德

十有二月朔日有食之○我

太祖取婺州改為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

太祖命大海攻婺州未下乃自於十一月親率楊瑒
等兵十萬由寧國達徽州道蘭溪以往以耿再成為
前鋒操戈先行全朝與統銳卒為奇兵調茅成駐杭
州之阜亭山以為應援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烏江

龍飛紀事

主

儒士王宗顯見 太祖曰是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

命潛入婺城察事宗顯至婺城近五里舊識吳世傑
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我 太祖曰我

得發命汝作知府及攻城元石林宜孫遣兵來援其

帥胡深以御子頭作前陣來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

馬步軍迎戰擒其前鋒元帥李眉長胡深敗走大海

率繆美等追至梅花門外逐至婺獲其輜重以還次

日攻城同簽軍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知其夜都事

李相繼城諸軍門請降開東門以納我師師入城守

臣僧住死之 太祖乃置分省衙門改婺州為寧越

府就以宗顯為知府宗顯關鄉學延儒士筆儀宋

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喪亂之余

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欣然 太祖以

寧越既定遂欲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

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

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王當使民樂

於歸附則彼未下州郡亦必聞風而歸吾聞諸將丁

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如

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今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

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

大功可成矣

臣按 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然迥別所克郡縣

龍飛紀事

主

地繁閑要而成守嚴焉如長興宜興江陰徐州太平

諸處守帥得人進可以戰而守則可固夫戰勝守固

民無異望而又擇人如宗顯許瑗陶安諸賢以繫其

心如何民不戴之如父母也大盜民賊則反是

宋開先生破元上都焚其宮闕

開先生等兵東向肆掠遼陽至高麗焚上都宮闕

一盡元主不復特巡矣既而元主欲修之工役大興

中書省參議陳祖仁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難多

虞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大功以光復祖

宗之業苟或上不奉天道下不順人心緩急失宜舉

措未當雖以此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反

正平夫上都宮闕制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鼎興復者也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耕耘而荒農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未復固未妨於寢處使因是而遠天道失人心致大業之墜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安忍而輕之乎願以生養民力為本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昌謀治道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哉

元太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之民被兵者携老幼入京師者甚衆重以饑疫死者相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凡二十余萬人

已亥元至正十九年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

縣我

太祖以儒士許瑗為博士

文忠大海以兵攻紹興之諸暨吳將華元帥遁遂瓦其城擒四千余人獲馬六十疋許瑗以儒士入見因上言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

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日月英豪有如飢渴方廣覽群謀博取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授瑗為博士

宋兵陷遼陽元行省懿州總管呂震死之

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胡大海救之鮮遠

士誠以呂珍帥師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救之奪堰水以灌珍珍窮蹙於馬上折矢誓辭求鮮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彼猾賊狡詐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引兵歸珍亦鮮去人咸服

大海之威信

二月元以李羅帖木兒鎮大同

朝議以京師勢輕故詔李羅移鎮大同欲以捍蔽京師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為十道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張士誠遣兵寇江陰守將吳良擊之敗走

初諸將取江陰我太祖命吳良移兵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母納通逃母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後又命其弟復增兵協守前年秋上誠兵來寇已大破之矣獲弓弩甲仗千數及是蘇同簽以家衝蔽江建平君山指畫為進攻狀有頃陣于江儒

良命至忽雷吳國寶等極兵出戰出北門當其西九
以十餘騎隊之擒其卒數人賊莫敢前急分兵攻東
門良遣王子明馳出一鼓擒其巨帥陶洪以下百五
十人溺死者甚衆蘇同簽夜走未幾復寇常州良引
兵抵無錫之三山殲其援兵賊狼狽俱還自是吳人
相戒不敢以舟師沂大江上金焦子明從良在戌十
年晝則披甲夜則枕戈警備日甚一日故烽火無警
而敵無隙可乘

臣按江陰枕大江在蘇州東南乃扼蘇州通州濟渡
之要江陰莫重則蘇州困矣

太祖自將攻紹興取之馮國用卒于軍紹興又陷于張

士誠

三月方谷珍以温台慶元來附還其賢子

先年戊戌我太祖嘗遣典籤劉辰使方谷珍且招
諭之谷珍與其麾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
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不能與
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若姑
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
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開為質太祖曰自古
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為交質由未能相信故
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
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谷珍既而又

以金玉飾馬鞍以獻我太祖曰我方有事四方所

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
也悉却之衣之使珍也珍飾二姬以進長也却之其
人漸而退衣嘗為文忠幕下文忠部將葛俊守信州
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欲為變文忠止之不聽徵
使出征又不聽欲臨以兵長請往諭之葛俊意悔悟
文忠意乃釋衣後陞知鎮江府脩趙鼎墓除江頗久
沒田稅京口開廢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多風
濤阻溺辰乃自京口至呂城一百二十里去激甍石
作壩脩開順水出入漕運之河多淺易涸脩練湖以
益斗門之水漕舟既通湖下田益稔浙河轉輸道其
境上有失所者辰全活之甚衆

天完陳友諒遣兵畧衢州復陷襄陽

夏四月趙君用殺宋將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君用殺之
祖住死君用益自專初自徐奔濠不能於郭子興于
興向滁陽乃奔淮安僭稱王未幾奔山東依毛貴至
是又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君用殺之
遂與其部自相讎敵
臣按君用鎮沛失所乃一旅人耳其動輒如此在族
之上九焉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夜半于易凶象
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夜半于易終莫之聞也夫以
驕而不順為匹夫尚不能保其身况為天子諸侯者

哉唐莊宗行幸不終魯昭公居郕而潰皆緣之上九者也吾其知君用為人甚微而作戒甚切故特詳書其本末如此

元主却賀天壽節

元主以天下多故故却賀天壽節詔曰朕方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初度之辰郡臣勿賀左丞相太平率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典禮讓不愛固陛下威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各分正宜舉行不允皇太子率群臣復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故典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

龍興紀事

十八

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元主曰為朕缺於脩省以故萬民塗炭今又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勿復言

臣按元末臣子肆為佞幸不能章順其美專務逢長其惡夫能克已事君人臣分內事也今群臣內相傾執太子擅殺大臣乃欲以朝賀為尊榮其君真外貌哉

張士誠遣兵犯嚴州守將何世明擊斬千余人

俞通海復池州以為養書樞密院事

趙普勝初自機勝攻池州友仁放之敗死張德援兵

始至普勝已執牛將趙忠而城陷矣還據樞密院通海嘗擊普勝取黃橋通州及是乘克宜與破張冠水寨之勢以師赴池州適普勝又寇青石埭等縣通海因是攻其柵江營通海先俘趙牛兒等船士眾勇倍乘勝追殺大敗之賊棄舟岸走獲巨艦象衝數百艘擒其將洪鈞等遂復池州是時太祖征浙東方憂普勝剽掠及是捷聞大喜遂臨通海簽書樞密院事

元寧夏及靈武皆沒

五月元察罕帖木兒發兵圍汴梁

元河南北山東西大蝗

龍興紀事

十九

山東山西及河南河北閩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溪壑盡平軍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臣按是時旱饑惟東魯王禎教民區種俱免餓殍其區處曲折今詳見于農桑譜固然未盡見於施行也最宜講考

鄧愈以兵畧臨安大破張士誠兵于閑林寨

六月我太祖至自寧越府以徐達西征安慶

太祖征婺州也以達守建康至是自婺源遣徐達征安慶又命張德勝率兵以從自無為登陸至梁山紫擊敗普勝胡總管兵因克潛山

天完陳友諒攻信州元江京照訪使伯顏不花的斤救

之敗死

友諒遣王奉國攻信州廉防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州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不花的斤登城四望誓以破賊數日賊後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根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地晝夜攻之不息旬城陷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曰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生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毋間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司官迎還行臺乃提兵向信州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臣按古今城陷多因賊入穴地以入然制此甚易易耳若於城中空處穴地深五六尺置太礮其中今少睡善聽者伏焉則賊穴地之聲悉入于窺然後橫開馬渠可以殲賊雖然亦看事勢何如耳守城所以全民也不能全民徒守空城以要時譽而適資賊勢智者不為矣不若則避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古人明戒光弼戰河陽賊勢狂憚嘗憚河南尹市步帥吏民辟

賊于陝當時固無譏之者矣

秋七月簽院俞通海攻安慶

安慶實荆楚咽喉為趙普勝所據我師四出輒來擾我疆域故通海征之獲黃旗斗般

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韓林兒走安

察罕發秦晉諸軍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環城而壘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宋兵不敢復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軍及夜將士鼓勇而登城斬門以入俘斬數萬福通以韓林兒突圍走安豐詔以察罕為河南平章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簽院俞廷玉攻安慶戰死於陣

王自巢湖來附與破海牙雙刀趙黃墩之兵至是命總戰船軍士攻安慶與趙賊等拒戰沒于陣追封河

澗郡公

冬十月俞通海及趙普勝戰于安慶破之獲其將孫四

海及戰船

元徵海運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漕運久不通京師大窘及是河南稍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帖木兒至杭州傳命詔士誠輸粟谷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不

載粟不入京師合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帖睦爾往來開諭乃運粟一十一萬石至京師

臣聞胡元盛時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杭稻一汐潮回集萬船今因盜賊之梗假於士誠其所得止如此我國家定鼎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悉憑河運然臣聞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然則海運之議在今日亦不可已者乎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

龍飛生署本已亥

十一

西傍海壩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者難易久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歆烏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僥倖僅值颶風狂發即宜轉舵卸蓬旁施鐵锚安船任其所適俟其平順乃可啟行記更程之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閩浙水商操舟如神則不憚此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廻船則十二月初復還故處用此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佑人謀與能况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

云

庚辰亥

十一

十有二月元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天完陳友諒遣兵陷杉關遂畧延平院判胡大海取處州元石抹宜孫奔建寧大海得刻基宋撫章溢葉琛

太祖定婺也即命耿再成駐兵黃龍山謀取處州黃龍四圍斗絕再成柵其上以遏賊衝處州將石抹宜孫遣葉琛也桃花嶺參政林彬祖也葛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屯磐嶺胡深守龍泉統龍泉慶元松楊兵并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士無鬪志至是胡深因郡中士民之請叛宜孫問道來降具言處州兵弱易

取我

太祖聞之大喜即出軍抵磐嶺與昇合成合兵攻之磐嶺險隘莫利先登繆美帥收死士特提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因又進兵拔桃花葛渡三砦進薄城下宜孫戰敗與部下走建寧彬祖走溫州遂分兵略定浮雲又得元帥葉琛使諭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於此時自附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師不戰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面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遂出降龍泉慶元皆平立安南翼以耿再成守之大海遂以章溢葉琛劉基宋濂入見太祖勞問之曰我

龍泉慶元皆平

下四

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天下何時定乎章溢等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太祖曰卿等其留輔予矣初太祖取婺州收用儒士許元善葉瑄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夢童皆舊復至是復徵劉宋章葉四人創禮賢館處之文忠復薦用王禕王天錫皆見欣納

元大都有杜鵑○十有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李遵孫政趙中

先是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驢御史中丞禿

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歸太平子也先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與元主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意未得逞至是太子以李遵趙中皆太平所用令御史劾其賄罪下獄皆杖殺之

天完陳友諒劫遷其主壽輝于江州自立爲漢王

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降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友諒遂自立爲漢王置官屬征伐誅拜由已壽輝徒擁虛器而已

龍泉慶元皆平

下五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宋景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

元福建行省參政表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天祿以谷珍既獻溫台慶元大海又攻處州七縣而福寧州迫近溫州乃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以州來降太祖嘉勞之賜書褒美

元紐的該卒

紐的該病卧時嘗謂人曰我疾固不起太平亦不能久於其位可嘆也夫運卒而太子所以謀奪太平者政柄者日甚一日

二月元太平罷

太平以成遵趙中被殺紐的該又死心勢不可爲乃

效以所辭位因拜太保養疾于家於是臺臣交上章奏留之元主不允

三月廷試進士賜買住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差

彗星見東方○宋由豐陷元保定路

元復以柳思監為右丞相

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思監遂與謀結共為表裏於是四方警報及將士賞罰功狀罪跡皆壅不以上聞卒以亡元

夏四月癸酉西皇帝子隸生

隸即我成祖文皇帝也始封於燕後自燕靖難入

應天即皇帝位

龍飛紀事卷一

宋田豐殺元行人

廿六

豐陷保定朝廷遣司農卿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軍中

天完將林國庸攻漳州元漳州路總管羅長擊之遂復龍巖長汀諸縣

前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州賊王猛虎鍾大老陷南

詔也府殺萬戶章聞奪其符印羅長遣千戶張德看

之以功超進中奉大夫世襲漳州總管至是天完逆

黨林國庸間道自汀抵龍巖山谷間持紅巾偽誥詔

惑其民大聚其黨遂攻漳州近郭良遣府判柴十一

主簿張海追躡擒之令府吏林泰密約成化

人景安溪陳雲從合出奇兵盡賊之於是長汀龍巖諸縣邑皆復

五月朔日有食之兩電

漢王友諒寇池州常遇春伏兵大破之

友諒帥師聲言援安慶遇春策其必先攻池州已而

果然卒猝至遇春已先設伏於九華山明日友諒自來伏發俘殺二萬擒二十八

張士誠陷宜興徐達復之副將軍廖永安入太湖敗沒

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達率部榮永安等援之復其

城獲士誠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舟師擊士誠兵

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水淺膠舟遇呂珍

龍飛紀事卷一

二十七

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先是達部

將王玉擒士德及是諸將亦敗士誠兵萬人欲以三

千人生換永安士誠不從

太祖以永安在蘇州遣人往平和好士誠母痛士德

議歸永安以易士德太祖不從遂授永安光祿大

天

閏月漢王友諒陷太平院判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復寇

安慶守將趙伯仲奔龍江伏誅

友諒率舟師數十萬挾壽輝以行攻太平雲與瑗以

兵二千守之相戰積三日不下及是月十九日乙亥

賊引巨舟泊城西而士卒緣舟尾攀槳而上城遂陷

賊縛雲雲罵曰汝縛吾吾主必成汝刺汝為膽
躍大罵縛盡解起奪者刀殺五六人又罵曰虜非
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於舟牆叢射殺
之至死罵不少變年二十九追封東立郡侯妻邵氏
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其子花燦以走璦及王鼎朱文
進亦不屈而死吳昇力戰而出交陷既陷太平遂忌
趙晉勝強盛誘至殺之將士離心我師因取安慶以
趙伯仲守之交諒復移師犯安慶仲棄城走至龍江
我

太祖聞之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遁宜照法
誅之常遇春以仲原渡江人數請曲赦之

龍飛紀事

卷之十

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人竟處以死以其子孫
襲職其弟趙庸以伯仲之故特陞為樞密院事

交諒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
為丞相

交諒既陷太平安慶急謀僭位乃於采石舟中佯使
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搗自後擊之碎其首
以死交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建元大義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臣立
江岸章次行禮值大雨暑無儀節既而還師江州

交諒犯龍灣康茂才誘戰大破之遂復太平及安慶

友諒自江州引師向龍灣遣使約賊之之兵共為建
康諸將大懼或謀奔鍾山或請次死戰乃走劉其謀
傾府庫固士心伏兵擊之以成帝業時漢吳之兵未
合我太祖聞茂才與交諒有舊命作書諭告虛實

偽為內應命老闍以往交諒問康公何在對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橋何如對曰木橋也交諒曰歸語康公

吾至則呼老康為號闍者歸茂才以告太祖曰虜

落吾彀中矣乃命趙德勝據虎口城諸隘險張德勝

總水陸兵即命李善長易橋以鐵石交諒果分兵為

三道自帥師至江東橋呼老康為號並無應者茂才

德勝與之合戰既久殺傷相當德勝從中大呼麾諸

龍飛紀事

卷之十

軍奮擊大破之縛其將士二萬降其將張志雄梁鉉

俞國興等交諒僅以身免馮勝華高亦擊交諒余衆

於石灰山俞通海追至慈湖焚其舟敵又大潰獲李

知高等樓船及張其方陳王五將太祖又命德勝

追至采石大戰既酣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入華雲

龍躍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賊橫刺之

傷額旋轉三週殺傷過當流血淋漓敵衆大敗張德

勝死于陣周顯亦與漢兵戰於觀渡橋獲其鼓手僧

家奴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諸軍各乘勝追擊遂復

太平張志雄言交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

安慶無守禦者太祖又命徐達以兵追之亦拔

廖而太祖前遣胡大海鵬廣信以牽制漢兵亦大捷於靈溪援信州漢境門戶遂隨而交諒尋遣張定邊將兵又陷安慶嚴兵固守仍治兵江州以品報復六月元處州故將石抹宜孫起兵復慶元知縣曾封死之耿再成率兵往救元石抹宜孫亦死之再成遂鎮處州太祖取婺又命大海取處州分官守治以曾封知慶元宜孫叔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曾封率兵與戰兵敗被執不屈遇害再成率兵往援擊敗宜孫之兵宜孫走竹口力戰而死

臣素重死節者每有實跡常籍以自隨曾封宜孫之死各為其主矣是故臣皆許之○耿再成既破宜孫

龍興紀事庚子

三十

仍鎮處州州民父權戰伐生口浸耗再成安集勞來有屯聚山堡者誅其首而釋脅從禦下以嚴軍校有斬人丘木者即立斬之先是士卒有月報之徵私乘於民號曰皆報民咸厭苦再成白胡大海悉罷之郡民愛之甚於父母鄰賊境民聞之悉有歸心

以胡大海之子德濟為同簽書樞密院事守德信州

秋七月以簽院鄧愈守德饒州

鄧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漢將辛同知取饒州有旨以鄧愈守之饒濱彭蠡交諒都江州發遣舟師來攻愈領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擊之屢殲其衆賊遂退時饒內弄兵者尚多德武愈推誠結納撫以恩

信於是元右丞吳宏等皆請降又率兵襲浮梁參政胡邦佐京城遁遂取樂平敗蕭總管兵五千人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遂安

元寧羅帖木兒破宋王士誠于臺州

八月元詔寧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

守江陰樞密院判吳良入朝

良被召赴建康我太祖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即命宋濂等為詩文以美之

九月元寧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治兵相攻詔和鮮

龍興紀事庚子

三十

初山西冀寧等處總督察罕所平定寧羅駐兵大同乃欲并據晉冀遂相讎敵已詔二人分石嶺關之南北至是寧羅將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也文城察罕亦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解和各自退守舊界等旨以冀寧界寧羅遣保陰興祖高脫因倍道趨冀寧守者不納察罕以為用兵數年籍晉冀以致強盛乃不奉詔遣陳東直鎖佳等以兵攻寧羅於冀寧敗之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也澤潞以拒寧羅調延安軍攻城東勝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接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吾何敢抗察罕怒殺之

已而駐兵霍州攻李羅朝廷又遣使諭二人令罷兵
景鎮李羅遂還塞罕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
貢糧而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道
叅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
既受命而不前進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張禎上疏劾
之言其苟懷自安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
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迴遲憚枉
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離殺黎庶肝
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且急誅之不報禎歎曰天下
事不可為矣即辭去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
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龍虎紀事本末

三十二

臣按漢遣趙岐和解關東唐遣彭龜年和協汴岐而
唐唐俱亡元之此舉蓋踵其轍轍者也其亡決矣

元孟州趙州沒于宋

宋人攻真定路復至上都左丞相哥帖木兒引兵與

戰敗績孟趙二州遂陷

冬十月甘露降于元大都國子監大成殿柏樹

元以張良弼為湖廣叅知政事令復南陽襄樊

十有一月黃河清三日

十有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反以亮堅帖木兒

討之軍潰奔上都

阿魯輝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四方兵起朝

廷屢詔示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知國事不可為
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
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
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
欲為即為之遂命知樞密事亮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軍潰亮堅帖木兒走上都

臣聞一統天下其守之當貴北方馬力以就中國穀
粟元季雖衰然使漠北諸王順命引騎兵以驅西夏
支持數年未可知也熟聞東勝大寧開平興和諸處
土宜耕牧黍粟雖晚其牛馬羊橐駝之類大蕃於歲
一奴養馬三十匹漢故事也若驅三萬人養馬其間

龍虎紀事本末

三十一

不出十年可得三十萬匹矣

元李羅帖木兒侵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遂引師

次宿州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漢陳友諒大義二年春正月朔元大赦天下

二月中書省參議李善長立茶鹽法

三月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

中外諸軍李善長為司馬宋思顏為參軍注河為都事

漢人寇信州元帥夏德潤爭草中城戰死

胡德濟守信州友諒遣李明道以兵來寇遂據章平

鎮以遏浙東援兵元帥夏德潤出兵爭其墩戰死于

陣大海部將繆英聞賊保玉山馳赴救之戰于東津

橋無一不當百因復玉山美為前鋒比達信州又絕漢人歸路

遣都事汪河使元察罕帖木兒軍

察罕以兵克復汴梁兵威大振及是駐兵宿州擒宋將梁錦住仍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日夜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遠邇震懼我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錢禎往軍中結援河至軍中議論稱旨臣按察罕元之虎臣也為爭冀寧而怨望朝廷雖攻亭羅故我汪河錢禎得以入之為將不忠則不威察罕以之矣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龍飛紀畧

三十四

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將兵屯鹿臺

初亭羅引兵據延安會詔罷兵還鎮亭羅遂遣良弼出東義谷藍田受節制于察罕良弼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木兒調遣屯鹿臺察罕御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分省浙東王愷為郎中

天完故將明玉珍攻嘉定元李思齊擊破之

元察罕帖木兒侵寧羅帖木兒于石嶺關北

宋將崔德李武叛附于元李思齊

元察罕帖木兒引師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

察罕總兵以討山東遂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孟

新水陸並進

六月胡大海救信州獲漢將李明道

明道圖信州蓋急德祿以兵少難於固守求救於父大海即率師田靈溪以進李文忠亦遣兵往援德祿聞援兵至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夾擊大破之王王手俘明及宣慰王漢二并部卒千余人戰馬器械甚眾乃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因令二人招友諒建昌上傳送之建康我

太祖即命三人各仍舊職以為嚮道是后克江州南昌王王之功為多

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

永來

三十五

常字子權滁州人太祖取滁州常以文客召見與典兵饋從渡江取江南諸郡多資其贊畫至是命知太平府既至募民種藝兵亂之后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請於朝悉貸之至秋大稔私度既實官廩亦允仍與李校延儒師以郡中子弟民其安之

太祖視事東閣

時軍政繁多我太祖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幹濯余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幹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子孫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有不熱願始終如此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也

人能言或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及於已然而不能及其將然今思願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后信能不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素文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教進諫言斯固可嘉思願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主上既遣人捕之今黎黎民間食之次天无益

太祖欣然深是之因命取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八月我太祖自將伐漢克江州漢主交諒奔武昌

太祖下令諸將甚交諒弒主竊號侵我太平隕我名特化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

春

辛丑

三六

已尔等其万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焉有不克初諸將以老憐之捷欲奉小明王韓林兒刘基大怒不拜因防夫命所在太祖感悟即定征伐之計攻安慶不拔至是其獻謀宜拔江州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即督諸將水陸兵西上至安慶先為陸兵疑之太祖命馮勝張瑄等搗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船二十七沂江上流寸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至小孤山距九里五里交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黃擊走遁於武昌諸將追之獲其所御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趙德勝又攻其轉口霸等處皆破江州既拔於是建昌王溥南

昌胡美袁州歐晋祥龍泉彭時中吉安魯萬中等皆有心納款胡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干事太祖初赧色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我

太祖意悟許之美遂以城降而康茂才等又引兵徇下蕪黃興國沔陽及黃梅瑞州諸郡縣皆下之軍聲大振

漢人寇江州徐達破擒之

友諒棄江州走武昌也達屯兵于夏陽之夏口以遏其衝突回守江州尋召還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至漢兵已入達率兵與戰漢人敗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

漢紀卷之六

三

臣按友諒前後用兵既昏且敵尤躁而急然前陷安慶此入江州奇譎輕捷求之古今未有能踰之者臣聞江州今改為九江為東流與國星子黃梅四通之地有峰山馬當之險上足以固武昌下可以援南京亦一要地者也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宋將田豐降

察罕乘克東昌冠州之捷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於是擴廓率關思孝等會閔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洋橋以濟宋人以二萬余卒奪之閔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討東平宋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察罕以豐據山東父為軍民所服為書招之豐

與王士誠皆降因復東平今豐為前鋒計復州俞寶
降討濟寧劉珪又降時宋兵皆聚于濟南察罕乃分
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立
中甸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圍及三月援之
九月以陶安知黃州府

黃州既下我太祖思得重臣鎮之曰無喻於陶安
者遂命為知府安至則芟荆棘開府治寬賦稅省徭
役民務一新民胥悅服
元何曾輝兵敗伏誅

阿魯輝以兵逼上都已命少保老平章討之太子欲
置太平於死地請于元主以為上都留守及是阿魯
輝部將脫歡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
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遂至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
已功

冬十月諸軍拔安慶還守之

臣按安慶自交諒敗余闕之後偽漢與我相爭者數
矣載觀其形勢其山深秀而潁厚其水迤邐而蕩潏
東桐城至廬州府無為州西宿松至湖廣之黃梅縣
池州東流接其南廬州舒城當其北中國得之可以
制江表江表得之足以病中國是故孫權克此而曹
操不寧周人平淮而李氏窮蹙雖然金人破光山安
慶震恐苦來屬於江浙河南頗便今則直隸南京頗

否若即此立一分省則江東北亦以無虞矣
參政鄧愈取撫州遂會我太祖于南昌

愈自饒州進取江西遂引兵駐于臨川之平塘鄧克
明守撫州遣使通款實無獻城意愈知其情卷甲夜
趨北且入城克明舉騎遁走明日遣人以分省印來
獻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民室家胥慶爭持牛
酒迎勞愈悉却不受我太祖自江州如南昌胡美
迎入命愈以步兵來會久之愈由江南參政轉授江
西行省參政

元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
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

十有一月我

太祖至自江州遣常遇春會耿炳文破張士誠兵於長
興

太祖之西征也以遇春守建康軍民無譁從拔安慶
取江州回守龍灣及是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帥眾
十萬寇長興太祖時在江州聞報還建康即命遇
春往援時長興城中兵僅七千余人敵壓而至我
太祖初命陳德華高率宜與兵費聚廣德兵皆為
伯昇夜劫奔潰炳文與劉成固守伯昇攻西門炳文
遣成出擊之擒宋元帥等追至東門而還敵棄面下
戰城中運土石填濬放水船燒水關攻城益急二人

於城中應援月余內外不相聞及遇春提兵至伯昇棄營遁走城中出合擊追斬五千余人

黃河清

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積七日元主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

臣按黃河源出朶井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北分爲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而北又轉西再遶大雪山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蔥嶺干闥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中衛入硤口仍經衛境東北過東勝復由綏

龍飛紀事卷五

四十一

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北歷宜川延川縣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南入併德苛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樓永和大寧吉州河津榮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芮城平陸曲垣自曲垣東流經懷濟源孟瀛入鞏其秦雍諸水以逕會渭前後歷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底柱爲孟津併行入鞏至開封之原武夫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秦塞外朔方上郡雲中九原汾晉以及雍豫小大支川吾能道其詳者九十水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入

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其中牟潁州陳留歸德宿遷芒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埠乃同于海

臣所以備尋水之脉源上流分併者豈以元季河清爲瑞而致贊美者哉蓋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如在西寧甘肅君延東西五百里之河壩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許一經大雨澍泥攸鍾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然苟地屬邊疆如寧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餉不充力曹告乏若今六處軍民依故河南民庶即頗河水退之原樹種植高

老農紀事卷五

四十一

下之粟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求賴力曹不告急矣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是固當今之急務也元大饑○元以羅良爲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兼守漳州漳浦縣西林賊陳世民自比秦主率衆陷漳浦羅良遣都事趙昱掾史鄭行孫省鎮撫張天德也田萬戶帖木兒海牙羅同知劉君玉曾仁禮縣尹羅綬溫良甫方吉夫陳君用錄事趙璋主簿陳君濟張海等水陸將兵擊之屢戰屢勝世民南走潮州衆賊殺之亟首請降遂撫安余衆俾各復業良以功拜資善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仍命鎮守漳州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以張天德敵遠近盜賊皆畏其

名郡中智勇技藝者皆樂附之故所向有功

十有二月元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圍張良弼於鹿臺

臣聞土地人民人主所司人臣不得專也察罕恃功

始爭冀寧而攻李羅繼憾良弼以圍鹿臺至使元主

兩遣和鮮太子面約乃已不臣哉

太祖征南昌兵至彭蠡後降

元李思齊張良弼于武功大敗

朝廷已詔思齊察罕和解罷兵恐其終不和也乃令

思齊討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

以兵自效至是思齊以良弼受節制於李羅帖木兒

復遣兵攻之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其衆

二月乙酉彗星見於虛危

彗星見虛危間其形如練長丈余及至三月戊申以

後不見形惟有白氣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角在

昴宿至戊午九三十有四日乃滅

盜殺參政胡大海院判耿再成知府孫炎王道童張士

誠遣將寇諸暨胡德濟及李文忠破走之夏毅以劉基

入衢州

大海處金華蔣英李福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

樓下觀弩殺之并其子闕住郎中王愷總官高子昂

上章誠德濟聞難即奔言于建康文忠率兵馳至蘭

溪賊委城走文忠遂入之撫定其民處州苗軍將神

李祐之賀仁德承英等之約亦以是日殺院判再成

元帥朱文剛知府王道童孫炎士誠聞浙東亂命同

簽呂珍寇諸暨文忠以嚴州稍近桐城廬州賊境衢

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於是假虛聲揭榜賊境

云郭平章領兵五萬已出江徐右丞領兵五萬已出

徽州約會金華刻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具告呂

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德濟自信州來援適有

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院判再成分門而

軍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喝敵繼鼓鉦砲震

天地一鼓出城繆美又夜研賊管賊驚人馬乱走自

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尸滿野呂珍先鋒投河溺

死者甚衆片甲不還大海為將嘗自誦曰我本武

人不讀書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多入婦女

不焚燬人慮今放軍出遠近爭自生之日當夜出人

見其兩月燁燁有光若燈及曉敵有犯境或夢大海

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

捷王愷之佐大海也民賦軍器皆主之置將擊軍

幕保甲以益戍守籍屬縣丁壯民六丁中簡一為兵

無事為農有警出戰余五丁資其食九得萬人為兵

大海嘗攻紹興其子犯酒禁太祖欲誅之愷諫救

以大海故減其罪常遇春守金華部將有擾民者遣執而撻之於市遇春怒使人譴讓惟曰民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人安將軍所樂聞也文諒始犯龍江太祖命大海出兵搗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葛俊往過衢州愷止之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交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守之乎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拌衄非惟廣信不可下吾懼先騷擾矣大海即身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迎擊敗之督兵攻城益急遂援之一如愷謀及是與大海俱見殺大海追封越國公愷當塗縣男○孫炎初知華陽府有聲政知處州州城七里外皆為賊營炎召城中民諭之民感泣不敢貳賊賊皆相繼來降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猾吏巨族奸縱者斂手吐舌畏之若神又辟召處士劉基章濂時我太祖征伐無一兵與炎賀仁德李祐之亂炎所練士卒亦應之炎被擄幽空室中脅之降炎給之曰若生我我成若事賀祐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夜以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決炎拔刀割鴈臠臠酌酒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乃為鼠輩所擒然我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食卒怒持劍噴目擬之炎飲酒自如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曰此紫綺裘乃主公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以死

遂害之再成聞變之始方與客飲即促劍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效國何負於汝汝乃反邪急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萬段以報國汝謂吾劍不利邪賊怒運槊刺再成再成連劍連斷其槊賊將躍而前中再成頸墜馬猶大罵不絕口以死併執三道童道童亦不屈遇害再成追封泗國公炎丹陽縣男炎之妻王氏國兵入集慶時亦不屈而死衢州守兵聞大海再成等被殺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思計無所出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遂定基發書移屬縣諭以固守所部方谷珍素畏基遣人致書奉禮基不受使人聞于我太祖因令其與谷珍通問基宣國家威德方氏即納土入貢天完故將明玉珍陷應南也金馬山元陝西參政車里帖不兒擊敗之獲其弟明二玉珍遂還成都三月南昌復叛知府葉琛死之張士誠復遣兵圍諸全南昌守將祝康泰既降復殺其知府葉琛以叛徐達自中途復回率趙德勝等精甲攻之士誠聞變復遣兵十萬圍諸全士信益兵後繼院判謝再興急文忠調德濟往援賊敗乃去臣按古今人心相去不遠文諒士誠未滅祝宗康泰將英皆起方以類聚固其所歟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於虛危

星長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凡四十日乃滅
耿天壁以朱絢等接處州斬叛將李祐之賀仁德

初苗軍既降我太祖遣天壁往處州起發有苗將
士來京聽用行次石港遇王右丞來告變天壁即馳
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再成精部千戶朱絢等遂集
合將士會章邵榮張院判胡深諸軍討之張指揮
部下武德刺賀仁德於劉山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為
背城戰德又以精騎突入其陣仁德遂為其下所殺
處州遂復并獲祐之斬之處州未復也文忠調兵使
何世明郭彥仁也縉雲以遏侵軼太祖以處州既
復乃命天壁襲父職以鎮守之

龍飛紀事
以胡深為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

深承命攻處州比至而城已復乃除郎中總制處州
深遂捕誅山寇首惡募戍兵萬人權宜增賦以足軍
食沿海軍素驕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服服江西
食浙東鹽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深請以二十取
一商賈遂通修處州淳梁以濟行人新州學薦新進
士吳世昌為郡學司職教建民廬數十區以居我士
縉雲舊稅額甚重執里長者恒以私粟代償深以新
設入田實其數其害乃息又與李文忠城諸暨討閩徽
諸盜葉仲賢溫州方明善攻陷平陽深出徧師復之
并瑞安所侵之地而自統兵攻溫州明善窮蹙與谷

珍納我歲幣益米若干乃引兵還
徐達趙德勝復南昌五月以朱文王守之

達與德勝攻南昌甲午拔之執斬宗祝康泰等德勝
攻城為砲所傷我太祖壯其為人及是南昌
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藩蔽得其地是去
陳氏右臂而張氏亦齒寒矣遂於五月以朱文王守
之時風俗健訟山寨未降者尚多太祖以非骨肉
老成者莫能鎮故以付文王俾統德勝薛顯等往鎮
其他文王正增城池招降山寨釋健訟者誅之

天完故將明玉珍自稱龍蜀王

初玉珍聞友諒弒壽輝謀欲討之未決乃整兵守夔

王賁

四

閔不與相通立廟以祀壽輝分兵取隴州下吳元收
鞏昌分置守戍遂自稱龍蜀王

泉州賽甫丁寇福州元福建行省平章燕公不花擊破
之餘殺航海復還據泉州

元陳有定復汀州

有定復汀州遂有據福建之志威迫平章燕公不花
所收即將倉庫悉入為家資其官僚以為臣妻有不
從者輒行加戮賊黨震聞中

六月雪出紫微垣

盜殺元察罕帖木兒詔以其養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
軍

山東俱平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罕走入益都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察罕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而防疑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士誠營又至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計聞元主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人莫不哀慟先是有白氣如索長百余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將馳認戒察罕帖木兒勿輕卒未至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河南行省左丞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

封顯川郡王謚忠襄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歲時致祭賜其父司徒河都溫良田二百頃以其養子擴廓帖木兒為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與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擴廓既領兵討賊益急士誠等出戰擴廓破之生擒六百余人斬首八百級士誠田豐等奉氣乃求救於劉福通

秋九月宋劉福通引兵向火星望元關保數擊大破之冬十一月元擴廓帖木兒接益都執田豐等殺之

宋史紀事本末

福通兵接田豐破走奔還安豐擴廓圍益都益急等悉力拒守乃火地道遁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瑛頭等二百余人獻闕下取曹士誠之心以祭其父余黨皆就誅因遣兵平莒州於是山東悉平

十二月趙德勝攻漢八陣指揮於南昌之四山

太諫余黨建柵于南昌之四山號八陣指揮至是德勝同孫興祖等率兵攻之獲三千余人而還自是山柵柵壘漸次遠遁南昌頗寧

元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以兵送之至鴨綠江大敗而還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

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信后之請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子高麗國人上書言舊主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人伏兵四起崔帖木兒大敗僅余十七騎走回京師

癸卯元正二十三年宋恭宗九月夏正月明王珍孫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泰政常遇春擒新神山寨賊羅安賢

初壬寅春修安慶城池交賢構亂據池州之神山寨

與士誠交通欽地震動我 太祖乃令趙春率兵攻之拔其寨執友賢斬之池款遂安

三月元擴廓帖木兒引師還河南以瑣住守益都

臣按益都青州府之附郭縣也古號為廣固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雲門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若置重戍於下即則淮泗之舟莫進儲精兵於大峴則十萬之銳難越彼有欲浮大海以襲臨朐吾按兵不戰俟其弊出舟師擊之破之必矣元人亦頗知其為要但守以瑣住失人矣

賊陷湖州元以羅良為福建行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會兵克復湖州

元史紀事本末

辛

良陞泰政守漳州至是潮州賊金榮殺江西分省平章朶列不花據城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其所虜省印金符而還朝之烏尾琴艘日出沒海嶼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師禦之賊懼威威迹遠遁海外董夷仰良政化亦浮舶聽命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世襲漳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防禦事仍守漳州尋進榮祿大夫職任如故有旨命良與江西行省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克復潮州賊陳國瑛據合紅巾寇以拒我師良大發兵遣都事鄭衍孫率檢校葉子恭理問鄭人者屯萬戶帖人

元史紀事本末

辛

親舊貧富均平吏胥絕弊鄰里有流移來歸者必存撫而衣食之課農桑田地無有荒萊風雨應期年屢大有慨怡如承平世又作譙樓遷驛舍築城浚隍作柳營江石橋脩唐將軍祠并南嶽浮屠老氏寺觀古蹟皆出公田粟私帑金俾吏之幹局應敏者程督其役工師給食時窮受傭各獻效力

三月趙德勝引兵徇吉安臨江撫州皆下之

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吳呂珍帥師寇安豐我

太祖自將救之珍敗走遂攻左君弼于廬州

士誠遣呂珍帥衆二十萬寇安豐廬州左君弼助之

劉福通求救珍悉殺之 太祖乃帥諸將赴援以人

達為前鋒吳兵敗北常遇春突入敵陣三戰三勝敵
兵大敗獲士馬無算珍遁走遂進兵攻廬州左君弼
極力支持廬州幾為我所得乃分兵圍而寇之君弼
窮賊

元廷試進士賜楊寶壽楊範等及第出身有差
元以也兒吉尼為廣西行省平章政事

吉尼為廉訪使時南方即縣多沒惟廣西獨完九十
五年至是陞平章

宋閔先生余黨復攻上都元軍雖帖木兒擊降之

起復胡德濟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守新城謝再興以
諸將叛執節制李應庚兵來寇李文忠大破之於義
塢

先是我太祖命徐達於諸將五指巖下築新城吳
人出兵抗版築者繆英出賊背決戰吳人敗走城遂
得完至是太祖特起復德濟為參政統兵守之吳

李伯昇攻之不拔乃去文忠綏集東主德濟部下將
士大半尚番嚴州間有潛移新城者文忠意為德濟
主使誅其都事羅彥敏以警後人各將士怒曰我等

守方面委命相戰畧不相容因說德濟曰何處不富
貴別為之岳德濟曰左丞殺彥敏自為廣信戰來作
弊非為我也爾等守分寧家勿再言言者以軍法從

事以後太祖召文忠語訖散事夫將士心責之曰

爾不能牢籠人物胡德濟之德爾所不及也謝再興
守諸暨李夢庚為左司郎中與郭景祥分司署事再
興以腹心總兵糜萬戶潛往杭州私易貨物我

太祖聞之怒命再興至京聽宣諭乃以夢庚往諸暨
節制軍事遣再興回諸暨聽調再興回愧無權勢又
受制於人因謀叛遂執夢庚以全城軍馬赴紹興降
於張士誠士誠即遣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帥銳
師晝夜馳一百六十里大破吳兵於義烏余聚走還

紹興

漢主友諒帥師圍南昌宋文正趙德勝禦之

友諒忿地處兵岫自武昌帥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
趙德勝統兵千人開門迎戰漢金指揮操戈直前德
勝奮矢一發而斃賊引退友諒用雲梯攻具百道攻

擊文正於城上發砲石無不中之敵怒晝夜環攻友
諒親督促之期以必拔文正在內分布諸將隨方應
禦卒以保全

夏四月元守漳州右丞羅良遣其將運糧由海道給行
在軍詔進良為光祿大夫賜爵晉國公遂設南詔屯田
萬戶府

自方谷珍張士誠之亂江南五省糧米不至京師雖
加官賜龍衣上櫓於谷珍士誠所徵粟僅十萬石及
是良遣僚佐具舟由海道運糧抵遼東以給行在官

軍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歎異元主嘉其忠貞辭
衣賜之自榮祿大夫特授光祿大夫柱國進封晉國
公疏封其三代父顯仕贈參政祖員峯贈右丞曾祖
天麟贈晉國公良既封公仍守漳州以漳浦縣三都
南詔場至元大德間肇置屯田不設府署歲分泉漳
二郡鎮將率兵參錯屯守比歲終則更代民以為病
良乃疏請于朝設屯田萬戶府置千百大長給印章
四十一空名宣勅四十四牌良擇人任用良於是選
吏士立部伍定賞級分田賜牛寓兵於農入耕出戰
要衝置戍營壘聯絡屯糧則取給於溪東土橋軍無
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邊威大振

龍飛紀畧卷之六

平西

臣按南詔一方西北連山東南瀕海上出塩魚而山
則多出穀粟彼此相資古今一也海潤山隆可方天
下惟精淑英氣未產名賢特以此為恨耳或者風俗
頹壞逆氣交感故山川不降時雨而宏才碩器將有
待而興者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邑踰萬家者哉
其澆風陋俗豪富多役貧窮草竊多出二都大凡人
情貧必歸盜而二都之為盜者多駭富厚之家而貧
窘無賴者則依之以為指使弘治甲子地方擾亂奏
設守禦千戶所正德己卯又設漳潮巡捕通判久而
所軍侵奪民利里甲病於應役蓋既往漳浦以常里
班而又拘下丁接應府捕宜其為民所病也嘉靖辛卯

龍飛紀畧卷之六

平五

創漳浦三三四五都奏設詔安縣矣割隸之際丁
弗均至今未定近有均勻糧米之設意甚寬平但割
豪富以附於下戶則下戶代其賠賠多者有不堪或
掣小戶益於豪富則豪富必陵小戶而至於無以自
立彼此貞激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稅貸小忿之積釀
成訟端听之則告訐無已不听則枉濫無極如之何
能使和氣溫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以生賢哲也正
本清源不宜不豫若丁大造黃冊之歲類別其民按
其丁糧多寡而為鱗甲之面富者麗於富而不參以
貧亡者附於貧而不雜於富一遇差使視面編役輕
重有等董才疑行之數年則風清弊絕富者無所
求取而止於禮義貧者有所息肩而盜賊不作訟端
庶其少矣天下有此亦以是法而通詳之其致隆平
尤未可知也又按漳州雖曰僻郡去京師八千里然
其為郡也上自龍溪中經漳浦下抵詔安海行一日
有半陸行三日有半由海南行自大武經大小井嶼
彭山大星東姜烏猪七洲獨珠外羅交杯竿嶼大佛
靈山前後歷漳潮廣瓊萬順化占城諸處自大武而
北經烏坵牛嶼東沙三礁官塘五虎門與大南已東
落黃裙岐山真谷箕山東西雞壇頭沉礁九山亂礁
孝順雙嶼崎頭升羅廟洲灘山姑山大小七山茶山
洪港寶山東出海門劉家港黑水沙門直抵成山前

後所歷泉州興化福州福寧溫州台州寧波太倉海
州青州萊州登州寧海文登東至成山從實討之靈
成二山當南北之衝漳州中立實華夷之要吾自今
追惜羅晉公忠貞濟蹇而謀慮亦疏夫良既守漳州
又兼宣慰廣東恩足以結衆志威足以行其慮外國
番舶素慕政化其廣西平章也兇吉尼亦得民和且
境內無盜良若檄吉尼以廣西之粟運致肇廣又益
廣東之粟運致漳州仍招南海天竺西域番舶貿易
有無廢成富庶之邦運濟京師之急航海而北溫台
谷珍蘇州士誠俱為吾絡耳推其余以給青萊外全
山東新復之邦內制溫淮出沒之寇縱未能為元祈

龍飛紀畧

卷五

天求命亦可為闕廣生民悱惓顧不為希世之奇功
邪計不出此而一行海運遂止此所以令人致慟也
歟海面方程另有集

五月漢兵陷吉安恭政曾萬中死之

萬中粹中元末為土兵元帥 太祖取南昌二人以
郡來歸命還守之時交諒王盛吉安臨江撫州復叛
附之萬中非至建康乞援授萬中江西行省恭政粹
中親軍指揮使以領兵討平之守禦如故及是交諒
圍南昌遣知院齊必勝饒昂臣復攻吉安時李明道
與萬中粹中不協因潛通必勝約其來兵至城下明
道舉火應之城陷萬中與陳海迎戰被殺粹中已走

經其仇家黃如閨里中即為所執送昂臣殺之知府
朱華同知劉齊及趙天麟亦送至交諒軍中交諒執
之以徇于城下文正等不動

交諒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樞副
趙祥

顯佐文正守城贊畫軍中多所裨益是月丙子交諒
攻新城門益急顯將銳卒開門出戰斬漢平章劉進
昭樞密副使趙祥敵兵乃退謝成守寺步門交諒兵
大至成先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賊復潰走鄧
愈言於文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為然

六月燕院趙德勝巡城東門中弩卒

龍飛紀畧

卷五

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礮張弩中其腰深入六寸即
拔出之拊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其言
無喻於此者豈非命邪丈夫死即死耳所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放微軀垂於竹帛耳遂卒追封梁國
公謚武桓

臣按趙德勝謚武桓此 國家賜謚武臣之始德勝
以死勤事又著辟地服遠之勲加以武桓稱矣吾聞
謚者行之迹美惡一定萬世不易焉汲冢周書謚法
杜預釋例春秋廣謚未盡大義多缺然獨斷止于
四十有六賀琛意則加已意而配諸家不無失之
鑒妄沈約採劉熙來粵新增周公春秋遺意

可據鄭樵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劉敞取古人
名號立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皆非古人立
謚以垂勸懲之意惟蘇洵承詔編嘉定謚攷議六家
去取無偏善惡有定實前人所不逮深可取以行用
竊意自今以後武文請謚宜以蘇洵之議攷實而以
趙梁國武桓公得謚美名之由評之則謚加於人不
為濫恩死者蒙謚人無非議矣

元擴廓帖木兒治兵與李羅帖木兒相攻

李羅初遣方脫脫迎匡福於彰德擴廓遣兵追之敗
還匡福遂據保定擴廓部將乃驢等駐兵藍田七盤
李思齊攻圍興平又據藍屋李羅時奉詔討襄漢又

李思齊

李思齊

驢阻過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催督擴廓帖木兒
東出潼關道路既通即便南討時陝西行省右丞答
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李
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
之擴廓遣豹高會李思齊之兵攻之竹貞遂降

秋七月我太祖救南昌漢兵解圍東出戊子交諒及
我師大戰于鄱陽湖獲友仁友貴八月壬戌友諒滅又
獲姚天祥其將張定遠以友諒獲及其子陳理奔武昌
先是我太祖自安豐圍左君弼於廬州聞友諒圍
南昌即還建康會諸將議討伐之計是時漢吳並據
兵革日尋諸將以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獨曰

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祖亦曰友諒剽而
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

則無遠慮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
援吾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議既定而朱文
正所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求救始文正以友諒攻城
急先遣捨命主請交諒營詐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
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舍命主殺之進
攻尤急文正完守以待故子明取東湖小魚舟夜從
水間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積半月乃得達建康
見太祖具言其故因問友諒兵勢何如張子明對

李思齊

李思齊

曰交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
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取之子明還至
湖口為漢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至城下呼曰
大軍且至宜固守以俟文正聞之守益堅及是月
太祖悉發建康師元師諸將舟師二十萬以救之友
諒聞救兵至乃解圍東出鄱陽湖以拒我師丁亥遇
於康郎山徐達先將將敗敵前鋒一巨艘死者十五
百人即命四守建康戊子常遇春與漢兵聯舟大戰
通海火其船二十軍聲大振張定遠以舟來犯遇春
射走之友諒退保鞋山諸將欲使其去遇春不聽友

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太祖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控湖口通海復來接應秦乃與通海永忠等以飛舸追之定邊中百余矢士卒多死已丑與友諒戰自辰至酉敵不能當死者無算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特東北風起乘風火之賊船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偽王友貴友仁平章新開陳皆溺死軍士溺者亦萬余人先是庚辰日通海汪興祖求忠趙庸等以六舟深入博戰敵艦大艦擁蔽悉燃刀以拒我師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並出勢如遊龍繞出敵船之後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是以漢兵大敗友諒軍乏食出江求戰遇春以火舟火筏禦之敵奔潰數十里三勝之後庚寅敵又率衆來戰大戰既酣自辰至巳不解我 太祖所御舟并遇春等舟皆膠於沙波漢安匝圍不得出 太祖乃設奇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我 太祖服同對賊衆投水中漢兵乃退遇春程國勝等力戰乃得脫幸郭漢人移舟欲遁諸軍先至瞿子口及左蠡攔截湖面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還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散上流彼舟若入則成擒矣劉基密言於 太祖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戰 太祖從之八月八日通海等

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連營賊不敢出二十七日蘇軌寔乃出掠糧餉於都昌為我師所獲乃繞江下流順由禁江口欲遁諸將以軍追之自辰至酉戰益力友諒中流矢貫睛及腦而死時壬戌日也俘其御舟及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蕭壽舟才等悉以接船軍馬來降于禁江口凡十余萬定邊寒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陳理奔武昌發喪成服即呈帝位建元德壽是役也軍聲肅呼湖水起立浮尸盡動至數十里師行之始有異人周顛仙者從行曰破一桶成一統矣至馬常山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恕其妄語投之江中明日復來見我 太祖大驚其蓋顛仙乃漢左慈之流欲扶我 太祖故弄精魄以神預異云

臣按鄱陽之戰天時助順人謀與能而庚寅膠沙之際其危甚矣大凡帝王以征誅而得天下者皆出百死纔得一生蓋其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挫其志庸人則不然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履處之微亦多違意緣不得天之助所以動輒皆窮設身處地自量可也故能思其艱難而所其無逸則治平可保來章有慶矣以劉基為太史令

其善天文為太史令嘗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陽

夫一大將後秦軍胡深伐陳有定果敗沒為有定所殺又一日基上見我太祖方欲刑人基曰何為太祖語以所夢劉基對曰是張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夢時三日當有報至後果於三日得報海寧城降英惑守心基奏宜罪已以回天意太祖臨朝即以手書諭群臣衆心始安

後學草盜為浙東按察司僉事兼管兵備

初處州不寧太祖陞盜為副使鎮之盜曰臣則任浙東無狀同列孔克仁田壽寬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不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乃命為僉事比至討平山寨

盜賊青田夏青與福建范昌合兵寇慶元龍泉盜分兵腰要害列柵為營於龍泉亦命和興等以木城賊不敢犯時兵成浦城糧食不繼太祖以屬盜石丞文忠款運處州糧餉盜以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遂足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寇至仲欽迎戰惟淵却是仲欽以失接致敗盜收淵斬之以徇別遣指揮何世明擊走之處州糧一萬三千有奇處軍與胡深權宜加十倍民甚苦之盜上言於中書中書奏太祖曰吾勞處民父矣詔從其舊又嘗詔處州作大舟入海盜曰處境之交限以峻嶺縱有水道何從得出且民皆

曷以勝此遂力言於省臣事得中止

臣按朝家以僉事兼管兵備自章溢始溢善於此職故謹書之

張士誠自立為吳王過元海軍

士誠雖降元受其官爵其城池鐵穀甲兵皆自據之又素忌楊完者欲啗之而達識帖睦迺亦惡完者驕肆難制乃陰與定計率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帖睦迺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令其部屬自領功德求王爵帖睦迺恐士誠意為其所害乃為請于朝至再三不報

士誠遂自稱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侍郎傅羅帖木兒徵糧於士誠士誠不與

臣按我太祖謂士誠器小無遠圖今觀我勞師鄱陽越境喻時而士誠急於稱王治宮真器小者哉

九月我太祖至有伐漢

太祖自鄱陽還告廟論功行賞有差賜求忠等錢金字牌八字班超群即智遠雄師我太祖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倫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友諒兵據鄱陽先在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逸今勝之誠所未喻太祖曰彼不聞古人所

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陳友諒兵雖數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服心矣夫兵貴時動時動則威上則勝我以時動之師滅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如俱覆此交諒所以為吾破也諸將歎服

冬十月元山東赤氣千里

元李羅帖木兒復攻真寧擴廓帖木兒大破之於石嶺

初擴廓遣兵侵寧羅之境寧羅上言擴廓墮受父惡有不臣之心乞賜處置元主不報寧羅以寧卒死亦

數以兵侵真寧雖被詔和解而仇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真寧至石嶺擴廓大破之擒其部將烏馬兒殺與祖寧羅遂以不振

十一月元殺其太傅太平詔復脫脫官爵

元主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任不可時太平已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晉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詔拘收所受宣命

綱恩監固証奏太平安置吐蕃尋遣至東勝州逼令自殺御史臺臣復奏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體向在中書政事脩奉深恨滿盈日求引退如封鄭王固辭

不受再東鈞軸允濟眾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言措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錐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乞閱其勳舊還其宣命元主慨念欣然詔從之復其舊官爵

太祖自將征武昌

太祖以陳理未下自將征之自建康至武昌令諸將分軍四門立柵圍之求忠茂才於江中聯舟為長寨絕其出入救援之路漢人猶悉力拒守

十一月元出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叅知政事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出奔大同

時宦者朴不花黨羅內侍太子外結朔恩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其罪作太子意坐左迂治書侍御史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

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殿下朕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固自有君父在今方敏德養宮反使諫臣結舌奸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命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棄職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旨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終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又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幸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

知之獨殷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拜
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又上書言祖宗以天
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由天運使然亦
賞罰不明之所致也區上二堅猶不能除况於大者
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
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效力
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
當斥於是蓋臣老的沙以下皆左迁出祖仁為其肅
叅政的沙與知樞密院事老堅帖木兒俱出奔逃于
大同幸羅帖木兒軍中

元史紀事本末

卷六

殘之君的沙風憲承旨曲諭是為不捕之循李羅方
鎮私受其奔將為友誼之大君不君臣不臣於斯見
矣夫宦官為患自古已然漢唐為甚而元次之我
國初分監設局以便役使而不任以政但近年以來
有奉 詔北府權統率輔紀劾王官彈壓守相天順
正德之間屢為作惡幾成巨禍矣雖然御馬印綬尚
衣司禮御用都知高騰等監俱帶管於刑部屬官或
四川山東等道御史吾聞唐有相里造亦即中也正
言朝恩宦官斂手若擇若人以董諸監而供其內役
稱職者不次加陞為要者戮及當道庶復成周西
國初之舊官府通為一體矣

帝長元正二十四年春正月
將奉我

太祖為吳王

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
允善長等固請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
屬以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
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左司郎中張瑄為右司
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以推戴予建國
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
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
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之綱紀禮法立
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
輔相當守此道毋違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元制率羅帖木兒官爵不受詔討之
丞相糊思監承太子意誣老的沙及宣政院使也
忽都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連不已元主知
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
子不從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忽
都等皆畏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
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誣其抵毀朝政而率羅素
與禿堅交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

羅拔色交通亮堅不從匿老仙沙等同謀下招
奪字羅官爵并辭提督大同寺處十道宅田職
放歸四川田里牽羅拒命遂詔檄廓帖木兒將兵
討之

太祖復征武昌張定邊以其主陳理降

太祖以諸將攻圍武昌久而未下遂親視師諸將
戰益力郭子興灑血馳戰多斬獲漢人以兵屯高
冠山傳友德奮之面中一矢鏃出鵬後脇下復中
一矢友德不為阻郭美戰於保安門傷手足陳理
即將陳同簽曉提善樂見我 太祖在軍中望見
旗麾遂馳入中軍帳下我

太祖方坐胡床遽呼曰郭四為吾殺賊美持鎗躍
馬奮臂大呼賊應手隕墜 太祖解所御赤戰袍
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又敗張士誠所
遣援兵於岳州城中益困不能支 太祖遣友諒
故編脩羅復仁往諭理使降理以問太尉張定邊
定邊亦以為可降理乃率定邊等詣軍門九府庫
儲畜悉令理自取仍封理侯爵不戮一人城中民
饑因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皆有心附款矣
徐達以兵趨常德郡守馬汝舟降俾仍舊職有句
容縣儒士戎簡入見我

太祖誥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

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退今雖克
之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
寧有完卵乎況事有變急兵貴機宜陳氏兵敗我
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
追彼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
恐其奔佚料彼創殘之余入各偷生喘息不暇豈
復敢戰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則我師不傷
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
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兵因諭之曰汝等
非不善戰然臨陣決戰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
古人之善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
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退之下泥而以全
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盡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
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
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臣按 太祖於武昌始
以偏師綴其後然後兩翼征之且戒諸將勿輕與
戰續編綱目乃於鄱陽大戰之後陳理奔武昌遂
書師進圍之可謂不悞 太祖之心而疎於考實
者矣是以臣不憚自量小書特書不一書萬罪萬
罪臣又有聞天下之治不難於自莽開創之初而
在於積安大備之後何者開創之始人心凱治宇
之易思董之易成故其治也易大備之後人物朗

難也是人也遇亂世觀望無涯當承平一命可鼓

盛其奇思詭慮好勇疾貧潛伏民疾者不可勝數故有心解而口不能言或能言而手不能書或能書而貌多醜怪不為九庸所服者然一朝有變方物出謀度人料事吾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能及其精神警覺也古今官兵往往敗於盜賊夷狄而不知其由乃由此輩入於其中以爲之謀主耳懷州之生黎繁平之劇賊居延海西元良桑顏之胡虜憂爲瓊山感恩古旧懷遠其肅大同劇門之禍者豈非本土豪猾以爲之指引哉易之純坤取象爲衆若一陽陷於二陰則衆爲盜於衆中而有猾盜之截盜發而有莫禦之勢此其所以治之爲

區區

太祖與談蓋大舜好問好察執端用中之事也

毀綾金牀

江西行省以友諒綾金牀進我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和七寶弱審何以異一牀工巧如此其余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

人有驕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崇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技巧以爲一已奉乎今陳友諒所爲奢縱不恤民隱有賊其致亡也宜矣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臨也

泰政鄧愈討平新淦諸豪

新淦上豪鄧清以卒二萬人據永豐愈調兵討之擒其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一人愈復同徐達收贛江沙坑麻嶺十洞牛皮諸處盜賊

常遇春鄧愈會兵圍贛州

壬寅歲贛州熊天瑞已降及是又叛

難應詔畧

五

太祖以鄧愈總兵率歐普祥劉右丞黃泰政陶泰收小劉簽院求新周同簽廣信葛俊等討之不克太祖又命彭時中統兵會遇春擊之時中戒指揮鄧清同歐文廣自吉安以南山寨併力掃盡直抵贛州遂圍之有求新尹堅脩餘多力乘高飛巨石中遇春賴天瑞尚悉力拒守太祖又命汪廣洋諭遇春等曰天瑞因處孤城猶籠禽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當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降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此可爲法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縣民何益於是遇春乃

凌濛立欄因之天瑞懼乃降尹堅匿不敢見故自
殺遇春召見慰撫之曰男子當如是乃還朝薦之
我太祖命武士四輩與角力皆不及以為真殿
將軍額州既降遇春等入之不戮一人於是南安
凡及廣東韶州南雄諸郡皆有心歸附

夏四月元亭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柳思監太
子奔興松

李羅知詔命非出帝意皆柳思監所為遂令禿堅
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關
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出戰也速不援而退不
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

龍飛記卷一

六

門由古北口東趨興松禿堅舉兵清河列營特城
中無備上下大震令有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
因師至軍中問故老的沙以必得柳思監朴不花
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屏柳思監於嶺北朴不花
耳肅執而與之遂復李羅官爵加大傅仍守禦大
同禿堅兵入自建德門觀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
罪元主宴賚授老的沙平章政事令還大同

建忠臣廟于豫章康郎山以祀趙德勝韓成等

太祖還自武昌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
士以身殉國朕與友諒戰于鄱陽韓成效忠死力
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識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

并以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列進遂贈欽爵有差

以成為首功封高陽侯宋貴京兆侯陳兆先額上

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晉卿濟陽侯晉卿

已丑之戰身被十余劒首脫手猶執兵若戰狀植

立舟中不卧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

貴汝南侯余和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

侯陳弼額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

定遠子王鳳羅山子后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

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喜先定

遠子汪澤蘆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

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春

龍飛記卷二

七

春男鄭男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

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即康郎山除

地立廟令所司以時致祭其豫章廟則有趙德勝

封梁國公李繼先隴西侯以出戰被掠死劉濟彭

城侯許圭高陽侯俱取吉安戰沒趙國昭天水侯

燒賊船追至板橋死張子明忠節侯趙天麟天水

郡伯牛海龍隴西伯城急出戰中矢死朱潛戰死

吉安贈封未詳張德山千戶軍士夜焚賊船被殺

夏茂成總管軍士守城樓中飛砲死葉思誠南昌

叛戰死于市贈官未詳徐明出南昌城外射賊墜

阱中誘降不從被殺知府葉琛贈未詳

達取廬州以為江淮行中書省以俞通海攝行
達回自武昌又帥兵攻廬州拔之左君弼走汴梁
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訪司為江淮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俞通海嘗進兵畧劉家港逼通州獲院
判宋瓊元帥陳勝千戶葛船一十二艘至是以通
海攝省事守禦廬州時兵翼民心未寧通海綏定
其民復業者眾民慕之如慈母脩郡城周迴四千
七百六十六丈惟西北濠經來龍岡石峻多骨難浚
水淺易涸募人鑿之深二丈五尺有水由是壘峻
整深守禦以嚴

五月元太子還大都遣兵攻李羅帖木兒於大
同

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遂還宮慈怒不已命
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討李羅帖木兒東道以白
瑣柱領兵五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賴高竹貞領兵
四萬西道以闊保領兵五萬合擊李羅連兵逼大
同

廣信指揮使朱亮祖伐元陳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
秋七月元李羅帖木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復舉兵
犯闕太子奔冀寧詔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老的
沙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

李羅以太子合諸道合兵致討乃留兵守大同而

而自率兵與老的沙禿堅復大興兵向闕前鋒入
居庸太子親禦之于清江也速軍昌平軍士皆無
鬪志不戰而潰太子馳還都城白瑣柱引兵扈從
太子出承順門由雄霸河澗取道達冀寧李羅兵
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
其罪泣元主亦泣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
使翰林承旨張翥章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發
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我臂可斷筆不能操
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李羅為左
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平章政
事禿堅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臺省李羅專政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吳王士誠逐元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
丞相殺南臺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

時江浙右丞相蘭帖木兒即中真保節事士誠

其金幣數雖遠識之短士誠遠有不相容之勢士
信使人面數達識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
相非士信不可即通取符印遷于嘉興與之士信自
為丞相士誠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晉花帖木兒
不從即遣人至紹興逼取其印晉化封其印置之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逼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
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首仰藥死臨
死擲杯於地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數日達識
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亦命左右以藥進
飲之亦死

按士誠久欲逐達識以楊完者為左丞不敢遽作蓋

完者嘗破士誠兵士誠素畏乃達識所恃以為命者
也在卒之六三卒如嗟如元攸利往無咎象曰往无
咎上巽也此戒人當捨不正強援遠結正應窮交達
識之與完者以之顧乃怵於士誠邪謀殺其兄弟而
收奪其軍藥石去矣貞疾能久恒乎故達識之死咸
其自取吾不以成仁與之也晉化初為福建平章境
內皆為豪右所據不能有所設施及遷南臺乃過於
士誠所謂豪之坎坎終無功者但以其死人臣之常
比之達識為差勝耳

九月徐達取江陵改為荊州府以楊璟鎮之

達率璟攻江陵兵次沙市友諒故將江珪以城降即

改為荊州府命璟分鎮其地景無集軍民彭望言

傳友德亦以兵破夷陵降其將楊以德

冬十月張士信寇長興及耿炳文戰敗績

前九月改襲為衛以永興衛勦軍指揮使司以耿炳

文為指揮使費聚為同知至是上信以兵來寇炳文

擊破之獲其將朱興祖士信怒復益兵來炳文與費

聚出戰又大敗之士誠奪氣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連

擊破之於城下鎮撫歐大智就陣中創死

按湖州府長興縣據太湖口陸走廣德宣歙勢連浙

西嘉抗其守若固士誠散折兵以禦我其力分故全

軍以出戰其勢空我乃坐取全勝之機彼受腹背受

敵之患地利繫於國勢者有如此將者國之輔輔周

則國必強可不慎歟

十有二月傳友德取衡州元萬戶鄧祖勝出走永州

南寧人鄧祖勝於丙申歲以義兵萬戶為元守衡州

庚子取永州陞右丞及是友德率兵攻之祖勝遂棄

衡州走因退保永州

乙巳元正三歲三歲三歲三歲三歲三歲三歲三歲

太祖御端門起居注宋濂以尚書進講

初甲辰歲五月我太祖御白虎殿與宋濂孔克仁

等閱漢書太祖歎漢文帝為漢金主有其時不與

孔樂論武帝則曰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有不平

論唐太宗則曰然萬紀李仁後實德微之直皆至當
可以服人與劉善論玄宗則曰使其能廣視聽而以
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安從生論宋太宗誤
內歲則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與汪廣洋論其宗則曰
初用李沆日聞災異厥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
群臣却意迎合苟媚悅論元初則曰君臣朴厚政
事簡畧然昧於先王之道與劉基論元季則曰君要
安于上臣拔扈於下因用不經征欽日促復召宋
講春秋左氏傳宋濂曰春秋乃孔子褒貶書苟能遵
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濂初為江南儒學提舉
奉

龍飛紀事

卷九

十二

旨授皇太子經每遇綱常大義開陳不倦改起居注
知無不言及是我太祖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
且口釋之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
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太祖曰朕非不知典謨為致治
之要但三畧乃用兵攻取特務所先耳後又與宋善
講家人至婦子嘻嘻失家節則曰朕觀其要只在誠
實而有威嚴實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閭門之失於
順卦則曰人主貴在養民於無逸則曰人君當存兢
惕與許存仁講洪範則曰天人一理必以類應君能
脩德則七政順度兩賜應期災害不生論大學一書
其要只在脩身與王禘講財用則曰人者國之本

龍飛紀事

卷九

十二

者財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論語則曰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治國之良規與存仁講孟子
則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
下豈不定于一乎他如攻乎異端與夷狄有君皆議
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然太祖既講之必躬行之
及後御製文集究天地七曜循環以原法象之於
咨天地高厚以開運數之精取諸易註洪範先以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推皇極之體繼以三德稽疑庶徵
福極昭皇極之用皇極守常制變與天為徒為民之
則取諸書作通訓發君臣上下之等本仁敬之達列
士農工商之條廣忠恕之施則取諸大學大明集禮
正天地有神之祀叙吉凶五禮之式述明以通教化
攸叙取諸語孟臣
按治天下者必本領端正然後功用宏闊我太祖
邃於經史而見於行事蓋其天資既高而學力尤充
善端活潑而心學尤素宜其土直足致親賢樂利於
一時其精微極致猶可稽我後世也
元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給牛於民

丞相李善長承旨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民無牛者官
給之勿取其稅善長退我太祖顧宋濂曰所言事
當乎宋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得

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

大閱

時將經理淮甸 太祖親閱試將士更制編伍命鎮撫君明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論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楫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習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

胡深伐陳有定敗沒不屈死之追封縉雲伯以其子積襲處州衛金事

有定數擾遼東軍胡深率兵伐之會朱亮祖取建陽

崇安我 太祖賜以所乘駿馬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背後深遠兵擊之破其柵寨有定大懼率銳士亟圍深突入其陣搏戰馬蹶被執有定得深頗禮遇之深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群臣樂為之用援實燭歸漢故事以威勳之有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者至督迫之遂遇害 太祖痛悼不已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長子積襲處州衛指揮僉事後有定被殺於縉雲伯公

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元太子遣兵守寧夏

太子在其寧命開平章朵兒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兒軍馬會平章臧李思齊守寧夏

吳李伯昇圍新城右丞李文忠及參政胡德濟大破之新城圍解

士誠挾再興奔遣李伯昇等帥馬步舟軍二十萬踰浦江東圍新城旌旗充塞且堅忍持重為必拔計構飾寢宇建倉庫預定州縣長貳官屬分精兵數萬屯城北以遏援兵兵之初至也繆羨應之於北門外覆其眾於斗巖之下賊攻西門美越當之再戰再捷德濟戒將士勿輕與戰但來攻城發矢石退之乞師於李文忠文忠命張彬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嚴州日

馳六十里赴援抵龍潭去賊營二十里因據其險夜

四鼓德濟知援兵至潛遣使以賊情報文忠曰賊眾莫敵姑宜避之文忠曰以眾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八千謝玄破八十萬符堅庸非眾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亦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下令曰賊眾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丁巳明旦賊將空壁來戰文忠戒所部效死斬擊自仰天而誓言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我師大奮無一不當百陣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先入陷其中堅賊眾披靡地剛而賊之俱殲流血膏野死者數萬德濟亦自城中舉

精甲出城合擊漢水亦擊其寇焚營洛數十俘其同發綿理問滕忠元帥周邁蕭山等六百余人馬三十八匹輜重鎧甲如山立士誠五太子遁去師還父老爭持牛酒迎勞捷報我太祖召文忠德濟赴京賜文忠名馬御衣既見謂群臣曰我朝豈為無人如德濟賢豪傑特陞右丞是役也王瑛獨當一面引仇健善擊士舞槊衝其中堅擒偽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故敵大敗亦受陞賞德濟後從徐達征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皆誅惟德濟送至京賜勅曰德濟雖可誅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

龍虎紀事

卷九

十六

三月元太發兵討李羅帖木兒也速與擴耶帖木兒連和遂破其兵

太子在冀寧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分三道以進自率橫帖木兒兵由中道伐李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出于總管府既而又逼后還官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兵堅率兵攻擊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耶帖木兒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帖木兒中外同情遂勒兵歸承平遣人西連擴耶帖木兒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帖木兒遣驍將姚伯顏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斬之李羅大恐自將出川三

龍虎紀事

卷九

十七

日大雨而還時皇氏亦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臣聞灌嬰與漢連和誅呂樹漢君子許其能摧孝逸助武氏傾唐卒以貶死而君子鄙之也速之連和非嬰比也特逼於勢之不容已理之所當然者耳連和致捷莫償前日中立貽禍之罪矣初擴耶帖木兒太子入討李羅使傳太子旨賜前山南肅政司僉事張禎以上樽且訪時事禎復書含燕趙魯齊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閬陝之區所有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荆襄湘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震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庶蘭於趙寇賈於漢乎京師一殘將有不逞之徒崛起章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寧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今日最切而要者有二條君父之禍不交其必其臣成允平之功不可謂無功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播流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而下雖有知辯有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聚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閣下覽觀焉

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元闕保克大同

五月大都兩麓長尺許以為龍鬚令拾而祀之

元主下詔大赦天下

常遇春取襄陽部將昝復取安陸執其守將任亮以鄧愈鎮襄陽

遇春率兵取襄陽先鋒吳復自沔陽倍道徑搗安陸

龍溪紀事

卷一

州將任亮柵寨其兵大潰遂擒任亮遇春表其才毅可用授指揮僉事任亮在元為同簽守安陸素以威聞故遇春表用之遇春既取襄陽即立湖廣行省以愈為平章政事鎮之襄陽西抵巴蜀北抗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我太祖以書諭愈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已定切宜謹守襄陽舊嘗為兵者仍裨為兵守城聽調為民者宜歸有司裨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爾所守地鄰王保保若汝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之賴汝猶萬里長城而爾之自視亦當不輕稍有不如

敵人不怕汝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幾

君臣恩同骨肉所以告語汝者以成事難而債事易

欲汝謹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宜詳審

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勉焉則功業

垂於竹帛我亦無西顧之憂矣愈奉諭惟謹大敷恩

愛襄漢之民懷惠軍士忘勞四境晏然臣按襄鄧之

由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閩南有菊潭環出

而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去秦咫尺北有白崖

縣終沃衍之墟若廣漕運天下財賦可以大集且人

心質良比之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驚浮河北土厚水

深人心強戾者大是不同嗟云去已衰而衰就未王

龍溪紀事

卷一

而王鄙意閩中雄壯可以抑中強之弊扶南北之弱

然北無降城戎馬每至邠涇西無王門土魯番屢寇

甘肅其勢都未完也暫治襄陽以為緩急之計萬世

之長策矣雖然果治襄陽則貢道必由淮西傍依光

蘄霍丘為淮西南北走集尤當守備得人漕可無梗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初國公

元人陷寶慶守之

先是甲辰年十一月徐達取寶慶將胡海手俘元

帥唐道隆鎮撫李賢以海守之至是元湖廣行省左

丞周文貴復引兵入之仍調重兵以守

秋七月元李羅帖木兒伏誅

李羅嘗以自疑殺其部將保安又失作顏辭辭不樂而大同已克其勢日孤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無度酌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舍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亮堅帖木兒遣使來告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斬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及其子天保奴北走詔民間盡殺其部曲遣使函李羅看往冀寧召太子還宮時遇變城門不開至三日竹貞和萬軍至城外綠城而上碎平則門鍵大掠於都市人不聊生

龍飛紀畧 卷之七
以書與元將擴廓帖木兒

初癸卯歲擴廓嘗遣尹煥章以書聲來通好我太祖即命汪河俱往以答其意河至河南擴廓留之不遣故以書諭之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綺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其去而不回復遣人去皆被拘執留閣下昔與李羅構異雖離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簽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汴陽予思此城雖元人之故地又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向輕我遂拘留前使子雖不輕但以閣下內艱未除猶出兵以攻我使其勢專力完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

令諸侯創業于中原則當開誠心示嘉祐睦茂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侵入淮城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專欲併閣下此甚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閔內反舍近而欲超遠利極力支梧非遠計也予嘗博詢廣采閔中諸將將欲為亂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達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總遣回廢不失舊好惟亮察焉書至不遣

八月元主后弘吉刺氏殖

后性節儉不知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而宮元主少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時巡上都次中道元主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辞曰暮夜非至尊性未之時時內官往復再三卒拒不納元主益賢之居坤德宮終日端坐未嘗踰戶閤殂時年四十二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衣也

徐達常遇春師向淮東

九月元太子還大都

太子還自冀寧擴廓將兵扈從太子還大都以伯撒為太師中書省右丞相擴廓太尉左丞相兼知樞密院事

元以方谷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冬十月徐達取海安吳王下誠以兵次于范縣

達等以師攻克海安又進攻泰州上誠恐夫泰州乃

造舟師薄海安次于范縣以疑我師我太祖識其

意諭達等曰寇兵初駐范縣港吾疑其有詐今觀望

猶豫不敢沂上流其為詐益明不過欲分我勢非有

失機乘勝之謀宜遣廖永忠等還水寨禦之大軍勿

輕動凡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日必克

泰州既克則江北瓦解不戰而潰宜謹備之

元老的沙禿堅帖木兒伏誅

樞密副使觀音奴擒的沙禿堅以余兵奔入八兒思

之地命嶺北左丞相山僧擒斬之

盜寇饒州知府陶安樂之遁走

信州盜蕭明寇饒州其至城下安諭父老固守與千

戶宋炳率吏民捍城拒守選勇卒為遊兵晝夜巡捍

安登城諭賊曰爾眾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

眾曰使皆如太守總制豈有今日若城破必不相害

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安請救於行省越三

日行省遣陳明統兵來援大破之蕭明遁去擒招討

都海萬戶常勝斬之諸將以鄉民從賊欲加屠戮安

曰民為彼所脅耳非其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

免饒州遂安初甲辰間命安為饒州知府太祖賜

之詩曰匡廬巖穴甚齊齊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囚

韓夫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

閏月徐達克泰州遂引師趨高郵

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擴廓以伯撒舊臣與之並相居兩月不安即南請促

師時中原稍安江淮川蜀各有所主元太子屢請出

督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代

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并遼南一應軍馬及諸

王各愛馬應該總兵一應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

糧名爵黜陟子奪悉聽節制擴廓於是分省自隨

官屬之威發與朝廷等尋還河南

十有一月徐達攻高郵尋召還泰州

達帥師攻高郵我太祖恐其深入敵境不得策應

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馮勝帥所部軍節制高郵諸

軍而令達引兵還泰州

十有二月元主立奇氏為皇后改為爾良哈氏封后三

世祖父為王

吳王士誠遣兵襲京口我太祖追破之遂如江陰軍

是歲除日士誠遣將以巨艦數百艘搗京口江陰吳

良戒嚴以俟越三日我太祖躬率舟師尾追及境

大破之賊退走遂幸江陰見良防禦有方謂曰汝非

昔之吳起乎稱數久之大加賞賚下及偏裨良在鎮

仁勇不妄殺夜宿城樓枕戈警備不廢暇則延賓

士講經史兵法訓將校務成其材取胥吏不少儲
莫敢欺以私防名節新學宮立社學結誦相聞官無
誑訟又屯田以足軍食平徭役以蘇民力嚴條約以
禁游惰有一男子自稱神師妄言禍福惑衆斬之歲
旱禱雨滂沱

初徵湖廣江西魚課

李善長上言湖廣邊務蕪議魚課若收江西湖廣魚
利歲可得穀一百萬石資給軍餉每歲差官按其欺
隱悉從之於是河泊利大興軍食取給臣按善長
建徵魚課利頗以為訝及遊嶺西聞地方亦徵魚苗
課以供軍餉然後知善長慮出夷等果不加賦於民
龍飛紀事

而財自足也又備詢嶺西一帶地方比及燕梧凡屬
吾官府所轄者沿溪山林畧皆濯濯名為徭蠻所處
者林木森鬱無慮數百里沿溪肇堡屯軍至堅至密
而所司供給極為煩疲聞之道中云徭蠻之地蠟添
椒桂不勝其盛若減邊關條禁以遂民瘼賢遷則徭
蠻漸可馴服歲課可以給軍每歲所入不止魚苗之
小利矣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龍興十二年春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又
北徙自東平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

元擴廓帖木兒徙彰德諸鎮不受節制

李思齊與擴廓父察罕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
廓來總其兵思齊不能平擴廓調各處軍馬張良弼
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恃功驕慢懷異請別為一
軍莫敢統屬察罕遂成德鄆遣閔保虎林赤以兵西
攻良弼於鹿臺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兵以
拒擴廓

以孫興祖守海安遂破吳兵於通州

徐達遣使請以興祖守海安太祖可之興祖整軍
練卒慎防未幾海口有警率兵與戰敗之擒偽官彭
元帥等兵二百人攻通州州將出兵拒戰興祖麾下
千戶張隆等奮擊大破之賊走入城擒斬數百人自
是吳兵不敢犯境

三月夏主明王珍卒子昇立

王珍據蜀僭號九五年卒子昇即位年始十歲建元
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同聽政以戴壽為平章主
國事吳友仁等鎮方歲

元主廷試進士賜赫德普化張棟等及第出身有差

兵興以來惟此科得士七十二人元朝設科亦止於
焉勝周德興攻拔山寨還克高郵以華雲龍守之

以平章韓政攻濠州

李濟為士誠守濠州徐達等攻淮東李濟觀望未決
我太祖遣使召之極論逆順成敗禍福之計

密諭甚切濟不從 太祖曰濠州吾鄉里濟為張氏
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遂命平章韓政率顧時葉
琛等數萬攻之李濟治兵拒守

夏四月康茂才破馬邏港吳梅恩祖以淮安降

茂才以兵馬選港拔其水寨獲士卒滕衝無數梅
思祖乃以淮安城降我 太祖嘉其識時知命免民
鋒鎗即授大都督府副使誥稱其辭項從劉知同曲
逆舍舊去述識擬伏波用是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
彰效順之誠式示輸誠之勸淮安既降即以華雲龍
為本衛指揮使守之

韓政克濠州進拔安豐元忻都竹貞走汴梁

龍飛紀事 丙午

廿六

政引兵至濠州攻其水寨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
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並
攻城中不能支李濟乃與光州馬麟出降 太祖得
捷報大喜曰吾有國有家矣命脩城浚池以顧時守
之政因進兵攻安豐既至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
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丈城始壞遂破之
守將所都竹貞遁走入汴梁因克安豐得兵四千馬
千匹糧九百石遣千戶趙祥等至潁州獲其運船以
歸留指揮唐勝宗守禦 太祖以安豐既定又遣人
賫書往宿州以諭吏民

太祖如濠州展省陵墓

元徐州守陸聚以徐百來歸

書諭宿州吏民反覆利害辭甚切至陸聚大感懼即
以所部來歸即以聚為江淮叅政仍守徐州復以書
諭吏民備述帝王行師之意及汝頴妖言惑眾之害
元人行師擾民之毒至云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
害民者必速禍是以敬畏天命脩明兵律教兵耕種
訪賢才以授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濫咨爾士民既懼
妖黨之禍又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勞費日久自丙
午歲為始民間稅糧軍資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
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業毋致驚疑自是民
心固守元人屢侵之不叛

龍飛紀事 丙午

廿七

五月求遺書

命有司遍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
臣曰三皇五帝之書不存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
事漢光武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
復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
賢之孝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於宮中無事輒取書觀
之甚有益

六月元汾州介休地震○山陰卧龍山地裂

元主后肅良台氏却生日百官進箋

后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隘答里等曰自世
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行不合禮

步却之○臣按魯莊公夫人姜氏大夫宗婦觀用弊
唐高宗以武明空見百官於麟德殿遂致無禮無度
之禍肅良台氏以非典禮而却有官進箋似也然面
諭丞相則非矣故我

朝后妃居內群臣不許謁見尤為正大嚴整遠超
前代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徐溝地震

元加李思齊為大尉擴廓帖木兒攻張良弼詔和解

擴廓以良弼拒命遣朱珍盧旺屯河中關保虎林赤

合兵渡河會竹貞商嵩且約思齊共攻良弼遣子弟

質于思齊以求援關保戰不利思齊請下詔和解之

龍飛紀事

廿八

特禮部侍郎潘尚賓吏部侍郎樞密持詔諭思齊開

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

一年始還

復以書與擴廓帖木兒

太祖以汪河未還復以書與擴廓曰曩者尹煥章來

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當此之時李羅

提精兵往雲州與京師密通其勢必挾閣下豈不知

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世則講信修睦朝聘以時如

季札至魯請觀樂韓起以聘因考周禮未聞有拘留

之典也有事則速交近攻合從連衡以率鄰國以保

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誤未聞

有拘留者古之人誠之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示絕

於楚楚人執良霄漢武屢伐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

復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乎予亦不以此介意予

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

二山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

以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

四戰之地閣下兼得而踴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

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於此留心方且千里

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

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余輩跳梁於西

北鳳翔李思齊鹿臺張良弼王信之兵合黨而東出

龍飛紀事

廿九

俞寶拒戰於安樂王仁逃歸於青齊幽燕無腹心之

托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

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閣

下拘留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

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

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

在掌握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正笏決此

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丁矣上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

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章具

待亞夫以大牢從陳平計也禮雖有厚簿未嘗拘留

也拘留之意惟出閣下亦可見謀臣又在陳平之下

失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
我猶好還我使臣各保疆宇則地利從可守後患可
從緩焉閣下利豈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師乘
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徑唐鄧之郊北超許汝以安
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安急使泰安濠泗之將自陳
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
舟師會俞實同入山東加以張季及天保奴腹心之
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之計不足
為利而反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君子同謀之母徒
獨斷以遺後悔書至汪河等仍不遣○臣原擴廓初
意既不答書又不還使緣受元主之命期以克定江

龍飛紀事

卷之四

十一

淮已而調兵於諸鎮既皆拒命散悉師南下復慮後
梗舉措俱轉輾傾危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
坎窞者不然必執河等以歸元主矣

大將軍徐達師于港口以吳禎屯舊館

八月大發兵伐張士誠徐達李文忠趨湖州華雲

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有定敗胡深故元主以是命之有定因是討諸省內

未服者遂有據福建之志

元李思齊以其下益井獲徐繼隆斬之

常遇春湯和軍湖州大破吳援兵於東阡
遇春湯和以兵屯大湖橋萬口兵義直趨湖州之北

山與吳兵鏖戰吳兵敗走直抵城下丞相張士信悉
境內精兵來援屯舊館出伐師之背遇春閱仇健士
由大全港繞入東阡乃出敵背為奇兵以分其勢復
填壅港口絕其歸路士信出戰一鼓敗之又破其援
兵元帥徐義所將赤龍船千鳥鎮是役也王銘挺戈
先登陷陣是以敵敗

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元以方谷珍為江浙左丞相谷
瑛谷珉明善並為平章政事參政張彬取湘鄉元周文
貴復入寶慶

彬為湖廣參政守禦岳州至是以兵攻下湘鄉周文
貴復據辰州我太祖聞之遣人諭彬曰湖廣地接

龍飛紀事

卷之四

十一

溪洞人恃險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制之簿其
山寨絕其樵採糧道烏合之眾志在剽掠既無所得
勢必潰散乘機勦捕庶無遺患有協從者則開釋之
收復郡縣晉兵鎮撫以綏遠人於是彬等分道進討
文貴乃遁入寶慶而楊璟所遣張勝宗討叛羌易華
於牛峰寨破其衆執斬之於是潭湘岳州俱得安息
元陳有定陷漳州守臣晉國公羅良及夫人陳氏死之
有定既為平章殺兵諸郡聲勢甚張遠近聞風瓦解
獻城稽首無敢角者惟良卓然不屈慨然歎曰噫賊
乃人為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秦政國之大臣也
汀州之復是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

下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竄定下破郡邑而為家資驅官僚而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焦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望勿輕移勝地一夜有定以兵千余人攻海倉塞倖言奪海舟赴潮直下望臺千夫長張石古等遺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

淮陰軍 卷之六

世

於馬岐山敗績兵遂圍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三日之需皆伐棄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含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盧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銘德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中三尺魚池鞠躬匍伏自盡環亦死池內從之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田園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

難以角勝者來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躬也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余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昇送于綠江之墳呼為烈婦冢臣按唐泰有言尚觀世之人有夫能死忠而婦無全節未免為夫德之累婦能死烈而夫無忠心未免為婦名之玷夫忠婦烈子孝弟義萃于一門皆稱美良子

龍飛紀事 卷之六

世

八人安賓死余俱衰絕惟第七金剛相字尚庸有後未顯有司不為良立祀人咸以為憾陳有定既得漳州奢縱益甚有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先固乃散遣人開山以洩地氣縮城之西北以小其規模咸不聊生追思良恩德至有泣下者

冬十月參政薛顯大破吳兵於丹山吳呂珍以舊館兵降

徐達既擒尹石義遂圍湖州塞溝港以絕糧道薛顯將遊軍以取德清獲船四十艘擒院判鍾正叛將晉德成遂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與吳兵戰時以數舟繞之吳兵俯視而笑時覺其怠引數百人躍入其

舟余舟競進薄之吳兵大敗五太子又率兵來援常遇春合戰稍却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眾又大敗五太子及朱達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功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余又善沒水珍遲亦善戰既降士誠奮氣是役也部將郭子明苦戰被傷累創復戰是以敵兵大敗士誠聞珍降知事勢已急自引兵來援

元擴廓帖木兒以其弟脫因帖木兒及猶高完哲將兵次濟南

十有一月甲申徐達取湖州辛卯李文忠下餘杭

達乘皂林之勝進逼湖州以珍遲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麟及李伯昇以城降辛卯文忠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朱亮祖會袁洪等共圍余杭謝再興子五人不能支以全城降

文忠引兵至錢塘具杭州守潘原明以城降

文忠兵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納款文忠曰大軍臨城而員外郎來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莫不齏粉此城百萬生靈聞之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勞來雞犬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知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引兵入卧内惟笑款接因條陳入城次第遣歸明日

原明以狀來上并籍其土地人民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併執叛將劉震蔣英等出降九得兵二萬糧貳拾萬馬六百匹文忠入宿于城上令軍士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文忠即磔以徇内外帖然民民不知有更革我太祖以原明歸附仍授浙江平章官屬仍舊士誠勢大孤

俞通海取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李文忠華雲龍取紹興嘉興

通海初偕諸將克舊館烏鎮寨至是入太倉州州民獻羊酒香醑迎降通海却其獻仍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守帥陳仁榮大艘百有已避入海聞其聲復回鄉里稽首麾下願為編氓凡數千人番舶商船由此軍集至崑山崇明嘉定松江朱顯忠皆降文忠所遣兵亦取

紹興華雲龍亦進兵取嘉興於是各勒所部同謀向蘇州

大將軍達及諸將圍蘇州我太祖命守徐州傅友德出兵濟寧

康茂才持戟詣士誠銳卒盡覆兵至城下遂分門而軍達軍對門楊國興軍間門華雲龍軍背門郭子興茅成軍妻門何文輝軍于城西北耿炳文軍于城東南築長圍架木塔敵樓設火筒及襄陽砲以攻擊之

連將伐吳也我太祖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東有陳友諒西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余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欲富貴聚洲數却奪寇攘而已友諒敗城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爾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輯睦勿縱左右欺陵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敏之故諸將皆遵其命兵之所至民不知擾我太祖以士誠窮寇未必即下重慮元擴廓侵徐淮於是命指揮傅友德參政陸聚以騎兵三百出哨濟寧以警中原使不敢以師南下賜友德宴以乘璫陪之

臣按我太祖始伐漢也命吳良炳文固守長興江陰今之園蘇州則以友德陸聚出哨濟寧遂致虜不敢窺物力完雄二國既舉而中原底平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所以用其入取舍屈信之變臣其會之矣

十月二月建宗廟社稷

時群臣皆言新命既建官闕制度亦宜早定我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於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宮室營繕者以宮室高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言室苑園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歡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窮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邪既而新殿成皆樸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我太祖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

宋主韓林兒殂

臣○按宋主乃小明王也初為劉福通所立自碭山徙居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走復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入建康龍灣采石之捷諸將歌奉為帝劉基大怒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嘗以是比之前古以楚義帝則不及方漢更始劉盆子頗相類皆為人所立君臣之分未立豈已不能君人人亦不

以為君者也我

太祖為吳王時凡用人行政見於牒文則稱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遲遲三年不建年號及其既殂乃稱吳元年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勢殊同歸臣謂

太祖亦然故表而出之

以協律即冷謙考正樂器樂舞

冷謙承命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各用六十人鐘磬各十六搏拊二應鼓二琴十張瑟四張簫十二篪四管笛十二管土塤四

虎張紀畧

卷八

祝故一版四串方響四柶此謂中和韶樂凡

聖節冬至正旦上徹號進寶錄冊封頒詔進春進曆遣祭郊祀聽誓受戒進士傳臚上表則用之是外復有琵琶八把篳篥八把箏八架笙十二大鼓二杖鼓三十六名曰大樂進表箋迎詔則用之其迎膳樂器戲竹二笙二笛二頭管二簫二篪二杖鼓十柶十絃二方響二鼓一板一杖鼓八臣按今之中和韶樂因王履休也履休典太常嘗得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唐德宗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

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價登庸也今樂極盛黃鍾鐘磬十六鼓失形制臣直謂冷謙諸人不詳元消長之數四時盈虛之運矣一元流行來復於黃鍾廿六於大呂升九於太簇夾鍾姑洗仲呂逐極于蕤賓減六於林鍾降九於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又復於黃鍾蓋黃鍾三寸九分其聲輕清而眾音宗之猶人君至德淵微而天下應矣在太呂林鍾升降各六分者以陰陽之氣盛未能遽長也其餘皆升降九分者陰陽之常也若律數既成便非本律聲氣無所出皆不可用矣乃取四清聲各加鐘磬以四此蔡氏錯認九寸之非吾朱子未及裁考之過耳則鐘磬止十

左樂紀畧

卷九

二從平本律古人依律倍半為鐘故黃鍾鐘長九寸七分五釐兩宋謂鍾廣三寸九分銑間謂半手上謂鼓鼓上謂鈺鈺上謂舞舞上曰甬其柄謂旋衡于鈺甬其廣相同各三寸一分二釐鼓舞之廣亦同各二寸三分四釐取三寸一分二釐十中之一為厚六分其厚以一分為遂三分甬長二在上一下以設旋衡此黃鍾鐘之制也古人為磬倍句一矩有半黃鍾磬上矩之博每方九寸七分五釐四方共三尺九寸其股分該博四寸八分七釐五毫三分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則鼓博三寸二分五釐三分鼓博以一為厚則得一寸八釐三毫三絲三忽有奇半矩之博方四

寸八分七釐五毫四方共一尺九寸五分股分之博三寸四分三釐七毫五絲三分股博去其二以為鼓博則得一寸六分二釐五毫三分鼓博以一為厚則止有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六忽有奇此黃鍾之磬也蓋三寸九分各登於十而為三尺九寸又自三尺九寸以四分之半矩皆然其餘可以推驗矣 古人為鼓徑圍高大各有制取故三中取一為徑取二為鞠又三中加一為大是以黃鍾鼓之面徑一尺三寸圍三尺九寸高二尺六寸中大五尺二寸其餘皆可以即此推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鼓亦為衆音之主俱失形制如之何可以鍾令諸諸人之失而不亟改也天下聰察之士多矣以臣前

元飛紀畧

四十

所論者深繹其說則一覺恍然如獲拱璧其修復改正必有甚於臣矣若夫八風配對之後天流行之常吾心五常之德若舍符節有不能以語人者則存乎德行

呂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夏開元三
是歲九月張士誠被執

丁未春正月元張良弼脫列伯推李思齊為盟主思齊良弼脫列伯並獲鄆帖木兒相惡乃同會早舍元駁其推思齊為盟主協力以拒擴廓

副指揮戴德取沅州

戴德從大將取辰州等處溪洞率兵圍沅州守將李興祖降得壯士二千三百二十人隄參政

二月徵處士肇寅三局

始設三局以宋濂等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分置各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練於憲章者君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君之三曰誥局以撰詞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詞者君之

元人侵徐州守將傅友德破擒之以為江淮參知政事元將擴廓王保遣左丞李貳侵徐州至于陵子村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率眾二千禦之德俟其出掠將步騎沂舟至呂梁舍舟登陸擊之友德以槩刺李貳號將韓一墜馬兵敗去貳益兵來攻友德開城門出陣于外士卒卧鎗以俟及至令士卒鳴鼓師奮而起衝其前鋒賊大潰遂擒李貳及將士三百七十余人馬五百足溺死無算獻俘京師我

元飛紀畧

四

太祖嘉其功命以鼓吹送還第陸友德江淮行省參政復以書與擴廓帖木兒

書曰自古臣有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閭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終今先王去世閭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書致禮致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閭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哀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清去而不返予初能無疑然久而得釋者以此時夢

倘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制動一
以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掌羅自為之患汪
河之留殊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
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邪予請
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
社稷為重生靈為念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
襄即位之始衛使女叔晉使智武子來聘襄公亦使
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
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
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士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之地東
運齊魯西距秦越北接幽燕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
非不多所患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
隴俞賁之兵畜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變於近郊恐
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而不問坐使諸維
連結禍械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
遣使人奉書讀聽者是予欲畫一得之愚於閣下閣
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矣近秦塞函
弁混撓鼎沸不寧者此皆前日所告之言為閣下全
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
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全
閣下用兵中原近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其有人

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於衛晉
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
閣下執此為法即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糧等
還則既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不
開我南方之爭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
日積強敵益增仇讎不解雖深謀如莽操詭譎如懿
溫英雄滿前何以反生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
海守之以謙况其為臣者乎閣下宜深思之書至河
等仍不遣
遣陳何以書諭左君弼於陳州
初徐達自滅友諒之後再攻廬州君弼棄城走汴梁
元將李克彛便守陳州至是太祖遣何以書諭之
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
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
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
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出師侵境真中輕重自可量也
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桑梓
丘隴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
以就功名亦欲保父母妻子於亂世也足下以身為
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
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
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

齒生身之親不可再得下能留意於是惻然而來
子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
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太祖乃歸其
母於陳州君弼感泣後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
以州降前途無阻臣按擴廓君弼皆先獲難取為
人甚微而作梗甚劇我太祖低心平氣以求之在
他人豈不以為皇威侮於小醜而生忿疾哉太
祖志焉遂任不廢卒之擴廓西走定西君弼宣力汴
洛涸陰沍寒乃消融於春風和氣之中嗚呼仁哉
建忠臣祠於安慶江州以祀元余闕李黼
以楊璟為胡廣平章政事分省荊州

璟與張彬等平湘鄉璟又率兵由松慈至澧陽招撫
駐三江口慈利軍民宣慰使覃屋詣軍門謁見璟諭
遣之又進兵取澧州石門縣降漢將鄧義亨陞平章
仍於荊州分省署事誥曰天戈大舉威揚逐鹿之秋
日馭方升氣壯攀龍之士助予神武乘之大敷維云
明韜畧於奇正控制甲兵萬壘之雄數登教於朔南
弼戎四海一家之治

定文武科取士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文武勇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廩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廩舉及歲
賢者有罰至是又下令曰上端肅則賢之除用武

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
則在文武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奉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孝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要是以周官選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
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武者察之言
行以現其德著之經術以現其業試之書弄以現其
能策以經史時務以現其政事應武者先之以謀
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实效不啻虛文三年前令有司
豫為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率俟開科
之歲充貢京師目其等第各出身有差著為令以傳

後世我太祖嘗謂詹同曰

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
德或以道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
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
之士不以道德為本不達當時之務故詞雖艰深意
實淺近即使過於楊雄相如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
文但取通達理明世務毋事浮藻

平章俞通海戰沒於陣詔贈為光祿大夫

俞通海自廬州調兵偕通源以向蘇州通海於戚渡
橋殺賊提兵挑花塢蕩賊營中流矢卒詔追贈為光
祿大夫贈恤優厚

夏四月忌祭大廟

太祖以是月遇忌日祭于大廟禮畢泣下不止既而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鳴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臨遣惻然嘆之曰吾祖宗去世已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養之恩惟有感泣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歆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安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生皆感

五月元山東地震

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知制誥

置翰林院以安充學士知制誥安撰誥勅千余太祖賜聯曰國朝謀畧無雙生翰苑文章第一家

元李思齊據黃連寨尋解而西

思齊遣良弼部將郭謙等據黃連寨據郿部將關保虎林赤商葛竹貞引兵援其寨郭謙走會顯高等為變保虎林赤夜遁思齊解兵而西

六月朔日食晝晦

右相國李善長勸進不許

善長等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豪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正位號以繫中外之望我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順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讓讓未遑以俟有德意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稱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議丁後吾安得更自鳴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元太子殿後有龍見光焰燦人

除元人連坐法

時元法令酷密我太祖謂李善長曰法有連坐三

條不已重乎善長因奏自今民有犯法鞠獄宜從輕恤無更連坐有參議李欽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善長皆劾黜之

副將軍常遇春以王弼大敗士誠兵於蘇州城外

諸軍圍蘇州已久士誠欲突圍出而說城內之見陣

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門將奔遇春營遇春

覺其至分兵截濠扼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時王

弼軍監門遇春撫其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

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騎揮双刀往擊之敵衆少却

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於金澤甚衆

士誠馬驚墜水有與入城忽忽計無所出

以韓觀為散騎舍人帶方侍衛

觀韓成之子也以為舍人令帶刀侍衛我太祖甚

重忠節之臣其前謝真戰死龍濟以後楊廣戰死兆

州塵輝戰死虜於是取謝真之子謝英愛之子潮

輝之子瑛皆令充散騎舍人亦帶刀侍衛

不雨兌今年田租

時久旱才雨我太祖日戒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

大雨降臣請復膳太祖曰亢旱為災實不德所致

今雖得雨然飭無損必多朕食矣雖甘未得乎民心

則可以得天心今歌頌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

民庶可以奉天之孝乃詔免今年田租

秋七月元李思齊據陝西

思齊遣許國佐薛飛會長弼脫列伯也幸陽又遣

鄭德祥守西安自引兵還鳳翔

八月元立撫軍院以太子總制諸道軍馬太子不出師

元主詔曰九良重任職在撫軍總古微今中有成憲

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流言

驚鼓愚頑淹沒郡邑殆瀕海內茲喻一紀故祭罕帖

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沐洛克平青齊為國

捐軀深可哀悼其子續嗣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朕

功但四方未底寧靜而民庶未得久安太子

受獻識理達麻計安宗社舉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

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以王爵俾

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

賊愈威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

異端詢諸將謀余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事

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諸王附

馬各道總兵官將吏一應機務生殺予奪事無巨細

如出朕裁擴廓帖木兒總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

清江淮李思齊總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

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

興脫列伯各以軍馬進取表樊王信總本部軍馬因

守山東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各宜洗心滌慮同

濟時艱遂立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員

副使同簽八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管勾一員專管軍

械內外諸王附馬各處總兵行省行院宣慰司一應

軍情不許徑越行移大撫軍院初太子之奔太原欲

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

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逼帝擇位擴廓還知

其旨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太子深憾之乃

累促出師江淮擴廓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

等往山東與良弼構兵不已朝廷疑之故以太子處

諸道軍馬以期克復然太子志在禪位竟不肯行

五月大將軍建克蘇州執張士誠

先二月達自軍中請事我太祖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名世之臣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發炎漢伏羲群策伏舉所以克集大勳肇隆祚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遠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向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杜緩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倏急諸事將軍從宜行之蘇州城堅難以卒拔無錫莫天佑與士誠為聲援其

九月庚辰

五十一

部將楊茂善游水天佑遣為偵邏卒獲茂送軍中達梓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信知士誠天佑屢實及是城中困乏乃督兵圍之拔其城紳士誠及其平章李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并小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萬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諸人皆送建康上誠在兵中聞見不食及至京師昇入中書省李善長問之士誠言不遜善長怒詈之已而言于我太祖散金之士誠竟自縊而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太祖悉召諸將諭之曰朕自起以來賴將士之功拓地開疆制平敵國文諒兵衆也大已先摧滅士誠兵強積富今

就擒非爾等將帥用命何以致此今日論功行賞以報勲勞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皆有各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古之名將乎

以湯和為御史大夫兼諭德

誥曰虎臣翊戴久弘勛定之勲焉府登庸委任肅清之寄出握戎機於閭外入振風紀於朝端位並鈞衡職兼將相時咨實當倚注攸深湯和才氣老蒼天資重厚動合縉鈐之法練成節制之師麾精騎於滁陽渡義旗於姑孰金陵地開明開日月之衝鉄甕城環險固山川之境爰登拒府遂下毗陵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靖陽美之區十載任於左轄

九月庚辰

五十一

陞以辦章直道不阿雄威愈奮克永親勲其餘皆指姑蘇威其偽邦載嘉骨鯁之貞誠苑若鷹鷂之擊搏禦生風於臺閣兼諭德於春官於戲總四海繩遠之綱既乞資於耳目佐一人止戈之我尚思賴於股肱茂壯顯功用躋咸治和於是就職以吳良為蘇州衛指揮使袁洪為錢塘衛同知太祖以蘇州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畧者乃可以鎮之即授良為指揮使良奉宣德意脩武備固防禦軍民輯睦一如江陰袁洪初據睢陽以衆來歸從胡大海鄭愈攻取州縣輒有功又命韓季文忠太祖曰文忠朕甥也以其純謹可輔重事之自是文忠

所至洪必從行凡幕府贊贊_內約東進退緩忠實
罰予奔洪必悉心出入惟允克諸陸岳嚴州取分水
救廣信定處州解新城圍皆與其勞文忠取杭州克
桐廬洪分兵進取富陽擒李祿遂合兵圍余杭謝五
附文忠既定杭州降潘景明即以洪為錢唐衛指揮
同知以鎮之

楚國公廖永安之喪至自蘇州

前年七月丁未永安卒蘇州太祖親為文以祭叙
其巢湖來歸之績及渡江定太平戰米石太湖功勳
及是吳士誠平命有司歸其喪我太祖出迎於郊
又為文以祭歎其有功不得享其報有才不獲盡其
忠飛_飛事_事五十一

用仍賜葬於鍾山之陰卹典優厚改封鄭國公謚武
閔以其從子昇為淮安衛指揮僉事

以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將軍伐方谷珍

谷珍據明州未下我太祖以蘇州已定遂命和與

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之禎引舟師乘潮
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不意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

已逃海島勒兵尾追之

朱亮祖入台州徇仙居諸縣

太祖命浙江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言谷瑛
至蔡未駐新昌遣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辛卯至天
台知縣湯盤以成降一酋向台州公瑛出兵拒戰

嚴德戰死辛丑至台州谷瑛奔黃巖瑛初欲遁去會
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道其兄谷珍方治兵為城守
計勸瑛勿去瑛始棄城拒守然士卒懷愠往往潰亡
瑛去我師攻之急瑛度不能支以舟使載妻子出興
善門走黃巖守將哈兒魯即以城赴軍中降亮祖入
其城遂徇下仙居數縣谷珍聞之無鬪志

皇太子巡視太平金吾右衛指揮同知周顯以兵衛之
臣按我太祖每遇親征懿文太子則同大臣居守
於戲開創之始小大臣工但有著勲效勞各隨功之
先後業之巨微量許陞襲以酬之矣居守之功同於
守禦然則懿文不可謂無功矣我

龍飛紀事

五

成祖繼統懿文之後為匹夫恐非

天_天地_地威意而我

成祖惠宗之心敬兄之意殆不如是矣推親親之厚

以大無我之公成

祖宗之德而篤親愛之仁今當所有事也天順元年
我英宗思建庶人淹禁六十余年欲出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李賢對曰陛下此念

天地實臨之

祖宗實臨之堯舜存心亦不過此使太監牛玉入監
宣意達庶人且喜且悲乃遣人於鳳陽淮水造房屋
若干給皆者二十余人送庶人往住聽其婚姻嫁娶

舉朝稱贊以為盛德美事。臣自今追恨李賢用心大狹不能章順其美啓

英宗昨以茅土之封夫父母兄弟一氣也鵲鳩之誼既盡靈長之慶自延事出偶然時若有待我

皇上尊

恭稽獻皇帝之詔曰施由親始廣愛必因于心恩以亭推為治可運於掌詔旨如此乃仁人孝子用心豈忍忽視兄弟混同平庶而不加之富貴乎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臣切望今日

帝堯又矣比有詔續古今忠賢又絕之祀臣因是又

龍飛聖恩

五十四

感我洪武革除之日言念革除可憫若擇忠節顯灼物議同歸者許復舊官而又選擇正胤錫昇封爵以存懿文之祀則既不失吾親親之恩且有得夫勸忠厲曲之義使天下後世知有親者在所親忠所事者又必錄沉寃昭雪和氣溫煦蓋聞表人之忠可以激人不忠續人之祀未有不昌其嗣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實在於此彼有倡為不必舉乃不仁不忠者也

冬十月元羅擴廓帖木兒官爵奪其軍擴廓帖木兒退也澤州

元太子受詔出師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

受於是擴廓部將關保額高等皆叛而殺衛輝守

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範國英引軍至清化關將

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因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

本以盡心為忠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

興官軍雖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禮義焉能

事之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臣等

敢不受命元主遂詔以擴廓帖木兒拒命宜默其兵

柄罷大傳左丞相及燕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

為食邑弟脫因帖木兒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帳前諸

軍瑣住虎林赤領之河南之軍李克彛統之關保統

本部軍仍王保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

龍飛聖恩

五十五

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額高統之詔既下於是

擴廓帖木兒遂引軍退屯澤州元之大勢益四散不

可為矣額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忻州下鄆州還攻真

定詔也速自河澗引兵合攻之亦不克也速還河澗

額高還彰德

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北伐遂

傳檄中原

太祖將北伐平定中原先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李

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並平章軍國重事至

是以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甲士二十萬

由長淮入大河北向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

命平禍亂安生民以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推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泰然吾不患遇泰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泰統過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遠者何足稱數但據城指揮遇泰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泰領前鋒或敵勢強與泰將馬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

元飛龍 卷一 下 未 五十七

達則專主中軍兼顧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職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上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並驅觀其取敗者末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傅友德曰此行汝當學力昔漢高與項羽爭衡彭越官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慎之仍遣使傳檄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

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受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倫滑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人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蓋憲報復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又事所致寔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德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志圖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侵元號以齊私恃有無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抗閩越湖湘

元飛龍 卷一 下 未 五十七

漢河兩淮徐邱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
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問收自安方欲遣兵北
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
反為我讎望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予号令嚴肅无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體之如蒙古色
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
天地之間有能知礼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抗
養無異

老鼎紀事 卷十

五八

以胡美何文輝征福建楊璟周德興張彬取廣西

美為征南將軍文輝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穎
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
從征 太祖諭美等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
年忠突無过故命尔總兵征福建何文輝為尔之副
戴德從尔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法
凡号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
將帥統馭无法心竊鄙之及后握兵權所領一軍皆
新附之十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
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
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

凡攻城圍邑必擇利便可否為之進退毋失機宜
定之功全賴於汝尚其勉之楊璟為征南將軍德興
張彬副之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
由湖南取廣西皆與大將達等同以甲子日受命拜
辭以出璟等遂發兵欲向永州美等自贛州東取道
以回延平

十有一月頒戊申曆

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儒官高翼等所定也 臣按定
曆全在節中二氣何則天氣先至故十二節氣常先
半月地氣後至故十二中氣常後半月惟閏月則無
中氣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為朔虛一節

老鼎紀事 卷十

五九

一氣共三十余日有余分而為氣盈余分即中氣者
也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月朔之
與月節每月利一日有余以所余日歸之於終積成
一月是謂之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
七閏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成元曆至
於元前後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却得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又為曆元近聞今曆不能無差為其不
依曆元且情於剋刻之度也蓋嘗推極代紀起唐堯
甲辰及今嘉靖乙未總三千八百八十年未及曆元
逆推甲辰以前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莫共求
之嘉靖日升龍潛之歲直至乙丑合甲辰首歲通計

三千六百一十七年延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矣斯時也並無秒分之積蓋秒分之積緣於晷刻之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莫若稽求覆矩而南自舟穴北暨神京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寡定晝夜之短長天下之極皆協其數矣我

創之曆俱主郭守敬取二至遠近日晷用酌其中蓋守敬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以日為百分分秒為百秒以歲實加氣應即求歲之冬至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求歲之閏余上考往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

嘉慶紀畧

卷十

百年消一蓋順天以求合不為合以驗天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守敬測驗景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五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七政之變度明矣然謂之歲差者指冬至日躔赤道之度非謂氣朔矣天道微密小大難測守敬以衣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定朔立則交者之時刻不竟天運之先後可稽但守敬測驗宗於僧一行一行嘗遣南宮說等於河南七平測日影及星極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比極

嘉慶紀畧

卷十

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汝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弱極高三十四度八分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謝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五度南北相距三十六百八十八里九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又至南交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燁然皆古所未見而今閩廣海商率以為常矣夫極之長短不同然卒未能會其指歸于一恐所以測之之具或未詳也抑臣聞天地上下共八萬四千里日月麗天借土以久其明坤土該載資明以厚其德是故東經則經底土南行則經柳土西度則則經胃土北毓則經女土

朱亮祖取温州會吳禎聚破方氏舟師於盤嶼

陳子湯和

亮祖兵至黃巖燒官廨民舍退守海上已未兵至
温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珍之子明善拒戰我兵敗之
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余兵奔入城亮祖遣指揮張
俊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將兵為應援
輔特克其城獲負外即劉本善亮祖入城撫定其民
分兵行定瑞安降同簽俞伯通及是月癸酉復率舟
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縣之盤嶼合戰自申至夜
三鼓克獲其戰艦人馬而還湯和又遣人持書諭谷
珍以國家威德珍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
旋師黃巖谷珍及其弟谷珉親率所部詣和于軍門
龍飛紀事卷之六

和乃送谷珍於京師谷珍之初降也約云抗城下即
納地來朝抗城卒據守日如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
叛服計仍北通擴廓帖才兒南通陳有定高為犄角
我太祖以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
糧二十三萬石珍不報及是乃降得器械舟楫
萬計拆東還安

胡美何文輝度杉關李文忠出浦城吳禎攻福州拔之
美與文輝以兵度杉關署光澤縣下之杉關閩之西
鎮其關既下則延平邵武建陽皆可事矣我太祖
又命湯和吳禎費聚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進取
福州太祖問征閩諸將於章溢何如章溢對曰湯

和自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
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
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浦城溢子存道率鄉兵五
千人以從無何胡美兵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
得將士五千四百人至建寧曹復疇降遣指揮沈
友仁守之吳禎嚴程進兵亦奄至福州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走行宣政院事奈
耳死之存道以兵從平閩後詔存道從海道北征
溢言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征閩許以事平歸農
今又調之是爽信也太祖不憚而罷既而從溢計以
昔叛逆者悉為軍余皆還農

龍飛紀事卷之六

六

以廖永忠朱亮祖伐廣東陸仲亨胡通治兵
于贛

太祖以福州既平即命永忠亮祖自福州海道師
舟師以伐廣東仍命仲亨胡通治兵贛州將由韶
州以為犄角之勢

大將軍達克沂州進攻青州大破元也速兵遂
入之

達引師向沂州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達自沂州進
取嶧州遂向青州遇元也速兵傳友德率騎士五百
與戰佯敗走也速追之達麾軍進擊倖斬甚眾
平章保老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

知院張俊皆死之普顏不花始為江西行省即中
值徐壽輝來寇不花戰守之功為多為中書參政
與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往江西經略至建寧遇
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皆前將各
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
之誓與此城同存亡命築各城甕門前後拒戰六
十四日賊敗走明年召還授以東宣慰使守禦青
州及是大軍壓境不花捍城力戰城破保老出降
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
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大將軍素聞其
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不花曰我元朝進士

元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官至極品事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
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并其女妾皆自溺死
有二月朔日有食之

臣按古今日食先儒類多論著但未有能使吾
心哲然者是不可以無說矣今夫日月合朔月常
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
月、雖資日光以員於望時微相參差則光員恰如
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當爐灰火熾之失被其
衝射則燈反不燃矣所謂暗虛也蓋日月之行稍
相先後不食適相當對則食日月周天循環兩
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為天首一處謂天尾天尾為

天首為羅五星之行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首
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七十六火
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
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十七金水二星隨日
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太星四十
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從實計之而知其然
也古者推步氣朔五星躔度居其一離合遲速率
彙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皆由此矣伏孛生於日月
之行遲速有常最遲者謂之孛故曰月孛上六十二
年而七周天杰生於閏二十八十年而杰行一周
孛杰皆有度數而惟無光象故羅計孛杰同謂四余
元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并七政為十一曜若又以大衍之數為主合二始以為
剛柔二中以為通曆二終以紀閏余以合朔定日月之
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卦定七
十二候是故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三節為一
時成歲一元流行始終至一氣之中凡十五日上
升之度一日升四百六十里零二百四十步一候升二
千三百三十三里零一百二十步一氣升七千里一節
升二萬一千一百一十里升四萬二千里二時八萬四千里
升極必降其降也里度同於所升其間寒暑為溫定益
為熱而成春成夏變熱為流變涼為寒而為秋為冬乃
若積陰陽之精以代明于晝夜則日月之狀亦有可

考日聞日月方員八百四十里四尺為步三百六十步
為一里八百四十里則該三十萬二千四百步矣陽行
健其數用九陰行順其數用六是以月旦之後六中起
九月晦之間九中起六夫月魄生魄率自旦日三日以
後其魄生魄一晝一夜魄於魄中進七十里積六晝夜
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魄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共進
四百二十里通前所進遂滿八百四十里魄中魄全陽
常陰位乃日月望自十六日為始魄中生魄凡六晝夜
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魄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共進
四百二十里通前之進亦滿八百四十里魄中魄全尚
有余光又二日月魄滿宮乃曰月晦月有盈虧而日無
增損者陽大陰小陽得養陰不得養陽是其大分也
大懸象著明方圓咸親食止動經里步是故要其
體踐流行而撮言之

詔定律令 太祖以唐宋咸有成律斷欲惟元不做古
制取一時行事為條格吏胥易緣有奸民無所措手足
自平武昌以來即議詳定已立臺憲并各道按察司先
於今年十月命中書省及御史臺大史院翰林院理司
外而湖廣浙江江西按察司按察使滕殷文原食事劉
承等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瑄等定為律令將成
法付按察司官巡歷州縣使內外知所遵守面諭善長
等曰立法貴在簡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

不違其情今 陛下除暴救民大命所成不可違
臣等敢死以請

太祖固却之善長等復請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
請

太祖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比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義而
行不可草率辛酉善長以即位儀禮進甲子

太祖御新宮以善長等進戴之善告于

上帝 皇祇時本月二十有一日也期以明年正月
行事善長等乃退

紀畧卷之三畢

甲辰乙巳丙午
丁未戊申

洪武元年

戊申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正月四日乙亥

帝以善長等推戴乃祭告

帝祗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其親為祭告之文有曰惟我中國人民自宋運

告終帝命其人於沙漠入主中國為天下主其君

父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勘定

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祥江

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荆

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

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漳鄉易華平江王世

明沅州李祖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谷珍沂州王宣

益都保老等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二萬里廣野

臣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

不告禮成善長率百官皆老北而拜賀

追帝祖妣上冊寶誌

冊文曰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

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宗功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

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謹於今

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賦性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

儉脩身永念於貽謀先德履道每期於垂裕昔

陶唐上崇少皞周武追王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

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

鴻名乃克符于典祀作廟有英鑒王惟榮謹奉冊寶

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

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恪土建邦永賴在天之

烈祖上 懿祖妣冊文曰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

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

闡之積累嚴脩禮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

道順承靈儀雖穆儉遵幹濯德音夙著宗烟禮備溫

恭慶承遠延孫子矣惟中助不顯前聞惟種德松百

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恥貶獲復至尊爰

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

受帝社求膺令名重耀緯衣皇象生榮之願開睢麟

趾尚期陰相之功其 德祖 熙祖 仁祖亦皆上

冊謚尊號舉謂李善長等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

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典祀尊學先代肅肅一

心對越神靈所謂重萬機懷愴若或見之李善長等對

曰陛下孝誠感通達于幽顯又詣社稷壇立主致祭

乃還

立馬氏為皇后子標為皇太子

初丙申歲 帝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
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戰元歷日親率安勝完緝衣
輿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帝想畫動合事機
歲值大歉嘗自忍飢凍糗餌脩脯供應未嘗乏絕造
次洛遵婦道 帝每有記事書札輒命藏之倉卒取
視即於囊中奏進未有脫誤 帝嘗焚香祝天願天
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
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
本鎮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
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
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 帝謂
侍臣曰昔光武勞馬異曰倉卒無養宜粥澤池河
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金朕念 皇后
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
餌食朕比之羹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
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熾
疑朕素為郭氏所疑朕任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
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又欲危朕 后輒為爾
縫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
怒小仕輒謂朕曰主心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惕然
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朕朝因以語 后
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

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後得元人府庫
貨物不以為寶惟欲以得賢為寶嘗奏表章小孝豫
備水旱有光祿卿徐興祖典大京食近臣奏事官滋
味涼薄啓 帝亟召切責之後增大學生月糧以給
其家皆緣 后之陳諭訓 太子諸王務李有以衣
服器皿相尚輒舉亮辭茅茨七階夏禹文王惡衣卑
服因舉 帝尤惡奢麗憂勤以治天下以激厲裁抑
之
臣按 高后承天順聖義兼周之姜嫄大妣其彌縫
聖躬輔運誕 聖功德之盛事勢之難又有大於首
摯邑善者臣聞周人祭姜嫄也樂奏仲呂夷則各自
為宮各極六變其所以尊崇先妣也至矣今制 祖
妣合饗以是而不得特崇之祭傳言禮雖無有可以
義起尤有是禮但廢棄而不舉若依 祖廟之制
別立一廟以我 高后東向 群聖之后以昭穆列
于左右東墜取親王諸妃西墜取功臣命婦必孝友
宜家愷弟宜人可以裨祐風化者配饗如此則尊
祖之誠展親之義報功之典熾疑之明王化之弘其
美畢備矣
皇后既立遂立 太子 帝又戒之曰天子之子與
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係一家之盛
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王器之重將有天

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收敗上冷一
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豈但一身一家之比
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受其殃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加李善長太子少師徐達兼少傅以章溢為御史中丞
時中書都督府奏欲以太子為中書令帝曰取法
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胡入事不師古設官不以
任賢豈可為法以太子為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
宮官制觀之曰朕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
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舉用賢才立國之本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輔道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本必

虎飛龍

五

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加善長少師
仍諭以兼官之意輔成之道後陶凱奏請選東宮官
罷兼職帝諭之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是
臣有才而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大臣與
宮僚有不合者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
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使父子
一體君臣一心無相猜之患也詔命徐達兼少傅曰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能臣
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
非常達則姿英傑量雄深嚴上岳之重燭上虎
貌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志來茲定鼎

於江南遷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拔機成
威行四壤而推恩撫民文昭牙旗指鎮淮海清雷
電鏗轟湖湘率服西連巴徇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
陸兵戎所向則收那縣苗籍削平二獫狴雖古名將
無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疊奏蘇湖之
捷俘其臣主而歸允為元勳宜膺上爵尊崇相府宜
加開國之褒輔道儲官尤重之選於歐太公韜畧當
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命尚
克欽承又諭善長與達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
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
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危於安逸軍旅之事多
忽而不務一有緩急同知所指二公所言不可忽也
以溢為御史中丞溢務存大體不屑細事或以為言
溢曰臺憲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
人避而不犯豈但搏擊為能哉帝嘗親祀社稷會
大風雨還生外朝怒議禮官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
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不盡合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澤之威帝怒為
解而議禮官得不加罪

虎飛龍

六

諭來朝府州縣官

時諸府州縣官來朝陛辭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
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翼所植之木

不可推其本要在培養而安全之 帝嘗謂省臣曰
得天下者得民心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弟子者悅
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兄者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
丁亥帝御東閣

帝御東閣學士陶安中丞章溢侍因論前代興亡惟
帝曰喪亂之原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
樂者易肆如此未有不亡者今日聞卿等論深有感
於心古者今之鑒豈不信歟又論學術陶安等對曰
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帝曰邪說害道猶美朱悅
口黃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
決去之也戰國之時從衡押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
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徂往事未就而國
隨以亡此誠何益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惡得
而治陶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帝曰仁義治
天下之本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
國餘弊又安得知此

中書省進大明令詔頒行之

中書省御史臺等衙門參政等官進所修大明令是
月十八日已丑奉 聖旨准頒行天下 帝序之曰
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
于後古人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至有不能遍其
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誰知是皆吏

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委繁就簡
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
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
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令中所載事
條吏令一百四十五戶三十四禮一十六兵一十一
刑一十七實與律相為表裏但令舉大綱而律則詳
節目云

壬辰胡美何文輝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

美與文輝以是月壬午師抵建寧守帥同簽達里麻
參政陳子奇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
諸鎮兵皆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

龍飛軍

庚申

八

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
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以為然備禦甚堅文
輝進兵圍之數挑戰里麻不出我師又環急攻之里
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及壬辰旦總管翟也
先亦率衆請營降美怒二人不先詣已殺屠之輝止
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款以
私忿殺人可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
送京師以費子賢領兵守之未幾克興化其泉州屬
縣咸附遣曹復時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汀州將
陳谷珍總管吳崇俊亦率普民降於軍門
楊璟周德興張彬攻永州破其援兵遂圍之

璉等師次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
阿思蘭遣兵來援璉遣德興迎擊破之獲卒九十五
人馬二十匹遂逼永州祖勝出其南門外拒戰德興
又擊敗之獲其將止鑑祖勝因收其入城固守
大將軍徐達取東昌府元守將申榮王輔元死之
申榮輔元守東昌達率師攻之申榮輔元死焉據廓
帖木兒遂自澤州退保晉寧關保守澤潞與郭高合
軍拒守

詔定郊廟百神祀典

制曰朕惟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
前代不察乎此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
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禱天者不知其幾濟禮
祀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
大夫士庶各有宜祭其上下所祭之神禮部其定議
頒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祀圜丘方丘宗
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聖
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
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社土
穀之神并得祀寔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
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夫扶鸞擲筮符咒
水諸術並加禁止又命禮部論有司祭祀畧曰上古
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

男爵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其所重者以祀
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
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奏該祀之神具於人事又何懼
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惑俗者居官亦不訪於
賢人是以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若有志者居官
必訪賢人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吉事業昌矣
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戒者鮮矣朕思
之人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
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禮部通告諸司如教
置各處衛所及定大將將兵之法

太史劉基所奏也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
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一百戶所設總旗二
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
相聯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致紊亂空歇
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
印於朝軍士各歸其業復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
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湯和克延平執陳有定及其子海以歸

初朝廷遣使招諭有定有定誓衆以守湯和征之沐
英率兵攻鉛山遂會和於延平攻有定逼其西門有
定窮蹙乃遁於省堂仰藥飲之賴正孫夜開門納師

遂入泰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後庭
械送京師其子海聞父敗自將樂來歸遂并執之寔
是月二十九日也遣大興往將樂撫諭將上安輯其
民置延平衛以蔡王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來寇王
與戰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固守運寧衛指揮
使宋英夾攻之擒其將馮谷保劔南遂安

二月左丞相李善長學士陶安傳獻進郊社宗廟議

帝嘗勅善長等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
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
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

龍泉紀事

戊申

十一

聞至是善長等具奏有國大祀曰員立曰方立曰宗
廟曰社稷其議員立曰今當遵古制分祀天地於南
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員立以大明夜明辰星
太歲從祀

臣按此議迺大舜肆類上帝之義也

其議方立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
立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臣按此議迺大舜禋于六宗之義也舜典不言祭地
而稱六宗以六為地數之中言宗尊之且其序次在
上帝之後山川群神之上蓋舜攝位既告天又告地
也先儒誤以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

水旱時以為六宗臣皆承憲命與修社氏通典通考
群籍未有議其非者因陶安之議喜識其止而備述
於此

其議宗廟擬以四代各為一廟皆向以四時孟月
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
除則合祭於高祖廟

臣按安等此議止及合祭而不議禘者臣聞郊祀配
天最不可苟商周郊祀以契稷配天者契為司徒而
教民稷勤其官而野死又皆帝嚳元妃所生子孫先
有天下尊而祀之以其功德普大比之元氣渾融祀
之正也我太祖以德祖配天甚得尊祖之義仁

龍泉紀事

戊申

十二

幸之極自今日論則又當以太祖為主若更用

德祖非所以康德祖也欽惟

今上肇舉禘祫禘以季冬祫以孟夏五年一禘制準

禮緯之舊每歲一祫事仍陶安之文而又以太祖

配天允允合物情典禮萬世不可易者矣

其議社稷曰今宜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安又建

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

則屋之不受天陽也若於社壇創屋非禮苟祭而遇

風雨則於齋宮致祭帝皆可之

臣按分祀天地祖妣黃鍾大呂則以祀天太簇應鍾
則以祀地夾鍾無射則以祀先祖夷則仲呂則以祀

先妣姑洗南呂則以祀四望皆以輕清重濁之等以祀神之崇卑各自為官各極六爻律用左旋呂以古轉而有自然之合矣

初制冠服

已未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帝曰五冕礼太繁今於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通用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楊璟遣兵取寶慶元參政賀興隆戰死於陣

璟遣鎮撫呂琛千戶王庭平兵攻寶慶擊破敵衆於

茶更灘凡千餘人參政興隆戰沒陣中因克寶慶周

龍飛錄 卷之四

十三

文貴引兵來援張彬復敗之斬其將朱院判元帥治

申等六人又遣指揮袁子明亦破文貴兵於湘鄉百

戶周迪戰死獲傷尸武一等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馬

百餘匹

元創撫鄺帖木兒爵邑命充參政合兵討之

大將軍達取安樂撫州

師攻安樂至十河距城五里達合軍士填壘以進守

將俞勝遁達率華雲龍竭其誠之東雨郎中張仲毅

以城降獲牛石丞以雲龍守之因誅悉師而西

以康茂才參同大軍進取達率善長察告江河漢濟之

神乃行師

較勘斗斛秤尺須其式於天下

令安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市中斗斛秤尺

及依時估定物價在外府州縣各城門安馬司一體

兼領仍令鑄造鐵斛斗升付戶部收糧仍降其式於

天

初定文武官朝參奏事

凡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闕礼儀者九新任官及

諸武臣侍儀司官每日於千門外演習御史二監現

有不如儀者糾舉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早

朝文官自左掖門入武官自右掖門入如奉天門朝

至金水橋南各依品級東西序立如華蓋殿至鹿頂

水陳紀事 卷之四

十四

外東西序立有事者進奏無事者出四品以上及庶

姓殿者入殿內序立五品以下官出至鹿頂外列班

北向立候鳴鞭以次出文武出入俱分東西不許徑

越御道東西行走如在奉天門朝某有事東西往來

出至金水橋南行過朝遇雨雪免朝有事奏者不拘

此限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百官既具朝服公服之

後毋率笏行私揖礼文武大臣賜坐不許推讓坐後

遇有顧問初時跪對畢即坐若復有所問坐上條對

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顧問一人奏對餘皆靜聽

毋挽言勸說如冬有所見候其人言畢方許前陳其

入朝行坐食不許談笑誼諱指畫跪望朝參近儀

教者許即退班或一時眩暈及感疾不能侍立者許同列

官拔出大臣年高者取自 特旨倘有顧問於便殿賜生

三月有星孛于西北

先是正月慧星見於昂畢間至是又孛西北

大將軍達引師上黃河陳州左君弼導至汴梁父老臺將以迎

征闕師至漳州元達魯花亦溫送迎彌實自殺

時王師入閩七中八州不兩月而下弥笑監漳州守將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總制者已納降俄

宋紀事

五

報 新朝使者至礼當郊迎弥笑語左右曰吾將焉

之乃朝服北面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人致位二

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

惟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

引佩刀刺喉以死尚執刀按膝毅然如生郡民聚哭

庭下哀聲震地相与共歛葬于城東門外漳州經有

定兵殘之後得弥笑頗有生意及卒民皆憫之

廖永忠朱亮祖師次潮州東莞何真納款

永忠亮祖自福州海道進取廣東檄諭何真壬辰師

次潮州真遣人詣軍門納款上印章郡縣戶口錢糧

之數奉表請降於是惠州廣州悉為我屬師由潮州

以進前途無梗何真後用為江西右丞封東莞伯楊聚克全州遂徇道州桂陽常寧武岡下之

賜帥師向全州守臣阿思蘭率眾脅道州民以城降

因遣兵各定道州萬戶吳友遜寧州土官李文卿藍

山元帥黎茂陵以桂陽常寧降遂攻武岡州降其將

曾權

大將軍達引師至汴梁元李景昌棄城走遂向河洛鄧

愈取南陽

達至汴梁守將李景昌棄城走遂克其城又引師向

河南洛陽

帝以手書賜鄧愈統領襄陽安陸景陵時衛兵征取

迤北未附城池其景陵存番官軍守城外其余軍馬

教指揮副使李廷琛統領參隨進征愈乃命王弼廷

琛攻唐州克之成又與指揮孫茂先分道取南陽所

向克捷擒元蔡國公史克新時二十七員軍士千五

百人馬一百五十七匹

夏四月以范常為翰林學士兼太常卿

常知太平府召入為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官

直對無隱又嘗記滁和事跡上之 帝大喜釋翰林

直學士姜太常卿九札崇設施多與其議

命王弼古者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代之事

帝思古之孝弟及身所經歷艱難戰代之事命王弼

之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農業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余慶以及於朕今當此者吏後世樹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寺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大於此亦莫此為切帝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楊璟克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死之執叅政張子賢

環圖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等於各門築壘造浮橋於西江揀軍以示必克祖勝城中食盡胡海又敗其將周壽等於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部伍繼之遂克永州祖勝飲藥死叅政張子賢與元帥鄧思誠力戰兵敗被執百戶夏昇詣璟降璟因得其全城軍民以丁王統兵守之遂引師向靖江

廖永忠朱亮祖至廣州陸仲亨胡通引兵會之於龍潭

永忠亮祖以辛丑朔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見之進次于虎頭山門小張元帥降戊申至廣州之龍潭盧左丞遣鎮撫劉成然款仲亨胡通亦率惠州南安南雄之師亦至先是帝勅仲亨胡通曰近命楊璟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之師由湖南取廣西永忠寺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師南安之師由韶州直搗英慶三方並進為犄角之勢幸無不克廣東

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威聲既著勢如破竹當撫輯生民毋縱肆掠仲亨遂畧定英德清遠曲江連州肇慶諸處守將張鵬程遁走身遂與胡通以兵會永安亮祖于龍潭劉成然既降得舟五百軍士二千五百馬三百糧三千石永忠以胡通守之偽叅政邵宗愚既納款復携貳永忠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及其徒斬于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等復聚眾作亂捕誅之南海人麥康祖以壓鬼蠱毒殺人亦捕斬之百姓大悅因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余城皆納印請吏

大將軍達取河南客定洛陽嵩州

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之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入其隊敵以二十騎攢刺之遇春一矢中其前鋒大呼殺人達麾任亮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散卒奔陝州大軍遂進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漂渡河又自虎牢關與曹良臣至塔兒灣戰破營同五萬之衆遂引兵會大軍于城北於是李克彝出走平章梁王阿魯溫出降河南遂平乘勝下洛陽以趙庸守之傳友德亦取福昌山寨降右丞潘莽兒又取凌青仙人寨獲牛叅政等八人因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統兵守禦

元李思齊張思道解兵西還參將馮宗異按潼關思齊奔鳳翔

思齊聞大軍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我師已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商盧難調其部將張德欽薛穆飛守關拒戰宗異一鼓拔之遂取華州進兵攻潼關思齊棄關走鳳翔帝以書諭之曰昔者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向詐力孔興等自為保中廣鄜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効敵足下當時不能面素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為掬角者今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從傷物命終無所得專德

元李思齊

十九

者豈如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尚強猶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牙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時賓融之礼相待否則非朕之所知也

以薛祥為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

祥漕運河南孟津帝遣人謂曰聞有亡命者潛伏衛要恐來劫掠倘彼衆我寡問輕與敵待夜半抵蔡

河賊果至祥諭之曰爾衆良善值兵亂嘯聚乃出不得已今聖天子以汝當順天命歸守家業樂安

田里無累妻孥縱使汝有千人不過初得米千石我所部不下二十萬待曉縱兵覓捕汝衆何逃衆服其言而散帝聞之大喜祥嘗病背疽帝親視之亟命醫治顧巡安戾曰薛祥之疾托在汝等慎勿令愆嘗語祥曰汝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今用兵山東供億糧餉未得其人汝相從於起事之初固有年矣簡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弼漢室不絕糧道汝汝效之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沙塞

元李思齊

二十

崩竭祥疏通脩築晝夜不息役使均平不施刑呵人自服懼雖勞不怨者祥慰之曰爾等戮力官家我奏爾功必得賜爾職計得論功授職者三十余人後幽州附官民當南遷者皆經淮安飢餓者食之寒凍者衣之死者殯之及考滿還京淮泗之民皆焚香咒天願其再來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駐馬黃琛調軍追捕俘萬余人皆有名號其誑誤者皆良民祥與琛會問力排釋之衆罵生員以祠

以陶安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是月癸亥置山東行省帝以江西參政汪廣洋少誕可以經理諸務調任山東以學士陶安代廣洋之

任謂之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李習見於軍門為朕敷陳王業論當世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開謨論今調廣澤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海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陶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又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聖恩帝曰躬環甲冑決勝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集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就任為政寬仁厚德吏民畏服

聖紀事 卷中 廿

時有言安隱微之過者帝曰朕素知安豈宜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帝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黜之省臣建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帝曰不然夫植嘉禾者必去蟪蛄長良苗者必受狼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然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滅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竟然之帝嘗曰眾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眾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如其毀之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不至於受抑知其譽者

為不肖則偏諛之言可絕而人不至於倖進改尚寶司正五品置登門鼓于午門外

本司設卿少卿丞等官掌寶璽符牌等事御寶十一曰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上之寶敬天動民之寶其餘皇城諸門及陪祀錦衣衛光祿寺公族駙馬伯文武樂官俱有金銅牙木等牌符俱就本司領出行用又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鼓御史隨即引奏其無此等及越訴者不許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今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收狀類進候旨意一出即差該直校尉領駕帖備批旨意於上連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恐嚇受奏者聽錦衣衛直鼓官執送追究教唆主使之入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聖紀事 卷中 廿一

令太廟器四易以金服御應用金者以銅代之以太牢祀三皇二仲上丁遣官釋奠孔子于國學五月車駕幸大梁以為北京諸將朝于行在遂立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討平未下鄢堡

以何文輝為河南衛指揮使康茂才郭子興于光平潼

河南之地西蔽函東虎牢龍門禁其前黃河帶其後
帝在大梁以文輝為指揮使使統兵守之都督馮宗
異以潼關重地請擇鎮安之者徐達以茂才子與于
光成守之以帝意諭之曰快州潼關三秦門戶扼
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若其
來慎勿與爭軍卒多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穀嚴守
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取之茂才為運糧餉造浮橋
鎮河中又招蒲解以遮蔽潼關秦人自是不敢東出
臣按陝城三面懸絕蒲解水陸可通若據三處則可
以遏秦甲之東然吾欲保關固華而壯西安龍驤虎
翼之勢則此陝蒲解尤當致重也蓋蒲解不治河南

龍驤虎翼

三

兵變而必以擬陝絳汾之盜或由蒲渡河入吾腹心
則華川之成勢必棄走守關之衆必撤內援文節既
解西安能為西安乎世人但知秦人不守黃山以致
峽關牽於張良唐人不備禁谷以致潼關沒於黃巢
而不知陝與蒲解尤所當守故則而言之○文輝在
河南有進山寨賊將劉志原等寇汝州三屯尚店諸
處文輝率兵至嵩州遣任亮討破之余黨潰散獲其
驛馬七十四而還

大將軍達引師至陝州元李克彥復奔岐山

達自河南進師至陝命王璘等將兵至號州諸將克
平毛葫蘆山寨又拔汝州劉參政等寨其鞏縣諸山

及登封雞翎天堂諸處鄒堡皆平克彥始棄河南奔
陝又自陝入關推恩齊為總管部將忽林赤脫張
意據盤屋商嵩據武功克彥至是又據岐山任從政
據龍州互相應援以拒我師

以蔡哲為福建行省參知政事

福建行省舊領福興泉漳延建汀邵至是帝出中
書省參政蔡哲為福建參政臨行諭之曰君子立
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
之源常人則惟利是徇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
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海民
物庶富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怵陷

龍驤虎翼

廿四

干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蔡哲對曰臣
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帝曰公即無私
義之謂也私即無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一字亦未
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鑑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撥事
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
卿宜勉之哲頓首受命

臣按張敬夫有言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
之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
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存矣吾聞仁者一念利民物而澤
萬世夫為義則公惟公則明明公則仁惟仁生愛愛

道周聖人之能事畢矣大始流行於庶品莫名甘通之功君心出入於明公亦有物各賦物之妙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蔡邕嘗於癸卯之歲奉命入蜀以報夏主明昇之聘暫挾畫史而其山川險易以獻帝大奇之至此故有是命

六月廖永忠朱亮祖取藤州元行省事普顏帖木兒張角死之得普顏帖木兒亮祖遂會楊璟于靖江之象鼻山

永忠亮祖以廣東既平遂引師由肇慶泝江而上直

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宜至藤州聞王師

龍飛紀畧

戊申

廿五

至鼻人迎戰無一應者已而聞州守吳庸降乃率所

部百余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張翔亦赴水溺焉亮祖駐師藤州於是潯貴及容州同知

明安普化寧縣達魯花赤間買鬱林知州張那海同

知王楚金等皆降楊璟圖靖江已久分據要害絕其

聲援仍分門而軍璟屯北關張彬屯南關亮祖自鬱

林以師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軍威大振初帝勅

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祥倒懸

以慰民望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

克薊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破一割據民困

又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既平中心震懾莫有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降附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

下者廣東要地全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

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

水兵取廣西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及是廣

東平亮祖會圖靖江

壬戌諸軍破靖江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僉事帖

木兒普化元帥禿魯萬戶董五漢府判趙世傑皆棄之

執平章也兒吉尼以歸

龍飛紀畧

戊申

諸軍固靖江已二旬而城不下璟諭諸將校曰彼所

恃者西濠水耳當先取開口決其阻岸則破之必矣

乃使丘廣攻開口開殺其守堤兵決其濠水因築土

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其水溢斬其百

人也兒吉尼有懼色璟部將胡海獲萬戶皮彥高楊

天壽等便彥高陰構其犯水元帥張榮裴觀舉兵內

應策以書繫矢射城外達璟營約降期以六月壬戌

夜來會暨二鼓觀絙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圖

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百皮帽俾歸為約至四鼓從

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繼之自八角亭梯

墻以入也兒吉尼聞變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

亮祖周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張彬尚屯南關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嘗患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行衆心始安却事元隆陳瑜求錫帖木兒普化董丑趙世傑皆自殺

臣按也兒吉尼長官也元隆等官屬也吉尼在廣西久著聲譽城破不能死有愧於元隆諸賢多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臣甚末之○璟執也兒吉尼歸于京師遣兵攻彬州皆下之胡海以入城定為首功誥授昭勇大將軍仍寶慶衛指揮使

以黃彬鎮袁州撫定山寨遁逃

叅政黃彬初為友諒副將友諒太武昌帝幸南昌

庚申

世

彬率所部降授叅政以後取新淦永新復南昌戰鄱陽武昌隆顙州皆與有力及是帝聞江西通卒在山寨多為民患詔彬統所部移鎮袁州以招集之彬至下令有能來歸願從軍者聽其補伍願為農者放免復業皆給以資糧由是遠近聞風來者不可勝數遂置袁州衛以隸之

元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秋七月元大都紅黑氣塞道

癸酉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早至夜之消乙亥日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乃消

兩江土官黃英傑奉伯顏以州降廖永忠復師南寧

璟定靖江取彬州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貢印章赴于軍門以降於是永忠又引師向南寧

車駕發大梁諸將陛辭受命

車駕將發大梁大將軍達等自陳橋入辭乃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聞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又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爾等率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

宋飛龍

庚申

世

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遠天雪民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守之庶幾上蒼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

大將軍達檄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之兵會于東昌

薛顯俞通源以兵渡河遂取衛輝彰德廣平

顯與通源旋自關陝渡河取衛輝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兵追及之龍二復走同知某以城降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進攻廣平守臣平章周顯

遁邯鄲尹郁文王又以廣平城降

元叛將顏高閔保伏誅詔廣鄆帖木兒帥師勤王弗及

高與保連兵攻晉寧廣鄆與戰大破之擒閔保顏高

遣其斷事官以聞詔以二人間謀構兵可依軍法處

治遂斬之詔令擴廓帖木兒帥師勤王擴廓知我軍

不可敵又自晉寧退守冀寧

以陳灌督運糧儲

時諸將北伐欲向大都命灌督糧餉以供給之灌役

使均平民悅趨事所至未嘗缺乏初灌於丙午春為

寧國知府與利除害脩先聖廟建學校立祠壇設驛

館制為條格革兼併之俗嚴欺隱之弊朝廷取其戶

龍飛紀事

戊申

帖頒行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六十圩故堤峻

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灌為加舊數倍伐巨石作水

門以時畜洩民咸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數丈民

咸懼灌禱于敬亭山神水害以息宣城數邑踵元弊

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灌至有發其事者典司者

皆怙懼得罪灌意此特循故弊非始造奸颺言於眾

曰吾以某月某日行邑視廩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

實其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麥舟當死獄已

具灌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風抵岸而挺引取之

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募僚初皆難

之後卒如灌議坐先取者一人余從咸論三年政化

大行及得代民不忍去代者山東鞠瞻霄素負才不

讓視灌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弗失也及是用以

潛運以給大軍

閏七月諸軍會于德州克長蘆直沽水陸並進元都大

震

顧時以大將軍達之命浚開以通舟師與傅友德會

兵克臨清獲李寶臣驍衛仁為鄉道開道通步騎攻

德州拔之達復遣人詣東昌趙諸將以師會于德州

攻長蘆左僉院遁去遂克之進攻直沽獲海州七艘

作浮梁以濟師至河西務戰破平章俺骨達朵兒只

進巴擒知院哈剌孫并省院將校三百人馬百匹糧

龍飛紀事

戊申

二千六百石已而諸將各率所部舟師並河東西以

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擇禦海口望風奔

潰元都大震自是諸軍陸續會屯濟寧凡十餘萬方

將向燕未決駐郡稍久時濟寧知府方克勤要官勢

吏爭索芻糧日膠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諸

軍稱能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行水涸舟膠不可

動脅克勤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軍法從事克勤不

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

順發莫有知其由者方克勤孝孺之父也

濟南軍亂守將陳勝討斬之

陳勝守禦濟南降將喬金既以大軍北征遂作亂勝

討之斬三千余級喬金院福建解象官也大軍下濟南故降及是叛討斬之

鄒愈取棄舞陽魯山諸縣

愈遣兵攻克隨州降其右丞王誠定德安及是

帝復以手書示愈不必往河南進征只將襄陽等衛及已附山寨軍馬總統勦平兩陽等處未附山寨使民安集愈將王成攻光山陂山寨駐營小西門令千戶張佐攻大西門又遣人據羊卧嶺斷其水路垂即拔之擒樞副張成同簽劉敬等六十人斬之獲軍士二千九百人馬牛羊三百於是棄縣舞陽魯山諸境悉定

龍飛紀畧 庚戌申

世

將軍郭英大破元兵於通州城下元主妥懽帖睦爾北走

諸將以兵逐朵兒只等郭英生擒達達院判抵西務中城遇奄卜平章大戰破之俘獲人馬甚眾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眾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我攻城非吾所利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三千兵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余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千級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孛羅朶王丙寅夜三鼓遂克通州大將軍達達華雲龍等

以師俱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宣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

八月大將軍達入大都元留守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中丞滿川左丞丁敬可侍制黃殷仕總管郭允中死之

達自通州率大軍向大都令尹堅執長刀突陣兩手

龍飛紀畧 庚戌申

世

生擒金虎符二將卿刃於口而馳元兵莫敢近至齊化門命諸將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左丞丁敬可大都總管郭允中侍制黃殷仕皆死達之入大都也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遣者有罰殷仕愧之詒其從僕張午出沽酒遂赴井以沒達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印二成宗王璽一封其府庫高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

也既而順德守將吉石丞胡參政皆自西山來降獲
前安樂逃將俞勝及南參等遠方遣使獻捷于京師
又命諸將分道進取於是友德薛顯顧時曹良臣各
將兵偵羅古北口諸隘追元潰散上幸獲馬一千六
百匹牛羊八千余車二百五十兩又克龍華寨分兵
守盧溝橋而還

傳友德及金朝興畧大同及河間保定中山遂至平定
州

友德將兵畧大同獲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又偕金朝
興徇下河間保定進下真定大將軍達調友德守禦
真定尋命常正代守友德自將鐵騎二千畧平定州
尋守晉平

臣按平定州北通遼東連井陘井陘守固則真定

無虞河間保定有賴南通平陽若屯泉口之險則蒲
絳河南可以無害西抵汾州更守黃蘆諸要則石
州隰州一帶亦可無恐然遼州居大行絕頂路安為
太原屏附必勢連平定乃克有濟

軍駕還京師李善長奏定六部官制

帝自河南大梁還至京師善長奏定六部之制每部
各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各有定品設局分司
管理庶務

置燕山者衛以孫興祖統兵守之

大將軍達將向太原留兵三萬余人分隸燕山大四
永清等六衛以興祖守之興祖紀律嚴明軍民安堵
達征山西所過擇人守禦要害平未附山寨
京師火

帝以京師火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四方水旱相仍
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
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國休戚宜
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瓚等對曰古人有言天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
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脩德省愆
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益之願臣等待罪宰輔有
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聖祖遇災知懼懇以真誠而翼以賢輔我皇

上乙酉以前火災兩見官闈及因星變制為戒訓謂
應天以實不以虛文勿循徃例以塞一時務究厥實
以垂永靖訓吏戶部曰司黜陟者無評品之真職邦
計者無計理之策訓禮兵曰典邦禮者忽風夜惟寅
之敬居邦政者無安內攘外之資訓刑工曰秋官味
欽恤之典冬官矢節自之宜訓武官諫臣曰任兵戎
者或武備之未精列諫諍者或論劾之適已又以縱
私趨欲忘親背君為戒惟職是勤惟學是蹈惟義是

從惟正是宇斯百官各舉其職至末則以德教脩
為休祥之應用是以觀則聖祖垂其矩矱皇上

神其心者也 天心仁愛有自來哉

免各處水旱稅糧及立桑麻科徵
今水旱去處不拘時限從實踏勘的係災傷稅糧即
與蠲免民種麻每畝八兩水綿每畝四兩栽桑者四
年以後有成始徵其租不種桑者使出縮一疋不種
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綿者使出綿布一疋
臣按成周之興其先亦重農桑相與服習其艱難歌
詠其勞苦哉

聖祖亦然且倣成周警惰之法而科罰尤得其中其
尤張紀畧一戊申

勅興永世也宜哉

九月元人侵潼關守將于光郭子興破走之

元右丞王保保自河中以兵攻潼關子興出兵禦之
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大呼橫衝其陣衆披靡子興
乘之元兵大敗追奔數十里自是不敢復犯關于光
南康府都昌縣人也友諒舊將因友諒弒壽輝故來
歸

庚永忠至南寧元阿思蘭以象州降廣西悉平

永忠引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戶宋真執平章咬
住參政張那海遣使請降永忠以真守之遣耿天璧
討思蘭於賓州敗其將李左丞及是思蘭遣僧保獻

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以降廣西平永忠遂班
師

元梧州守郭雲兵敗被執

雲南陽人元末天下亂集義兵保鄉曲元授以知院
陞平章守梧州時諸將平定河南雲獨守梧州不屈
疊諭不服累戰不克志存恢復及是以孤軍戰敗被
執屢欲自盡為守者慎懼不能有為帝嘉其忠義
釋之授以有司親民之任民和政舉由是帝奇其
才擢南陽衛指揮築城建衛綏撫軍民咸得其所後
卒帝以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沈有撫安之
道忠義凜然以其子洪入開國功臣之例授以宣武

元來紀畧一戊申

卅六

將軍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其職宜令
中書奉勅毋稽早為到任爾洪母俾小人勸習武事
以備長成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臣觀郭雲
為元撓我人所難堪我聖祖以其忠於所事授之
以官且許世其職則夫我朝革除死難之臣斷然
可復其官無疑矣

平章鄧愈取金商均房諸州

愈又引兵進取洪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
甚衆又討濁河莽張獲之於是金商均房之境悉定
臣按均州有鄖縣僻遠甚要東鄰竹山上津西近金
州石泉洵陽漢陰地廣可以耕種勢險堪以屯兵金

州若開互市羌馬群集襄陽大築渠堰儲糧自充更
開上津遠引淮西江湖光斬霍仁之粟運貯金州
南陽互為應援倘關中東北有變官軍東守陝華北
支戎狄則三輔必虛矣緩急之頃運金州之粟以入
漠中自漢中或之西安或之鳳翔或之靈武或之潼
關安內攘外動無不利吾聞蒲汾有莒山西之運不
通渦口告變江淮之漕亦絕關中所以虛窘奸宄戎
狄所以繁滋也鄆縣有備資金州而倚南陽則其所
以資實關中却戎狄而撫東夏開蒲汾而震徐淮不
必言矣是地荒僻人多玩之吾雖有言或不為然是
故不厭重復特表而出之○愈鎮襄陽外收唐鄆山
志非紀畧
撫均商南夏無虞楚鄂亦固 帝大其功後封為衛
國公誥曰朕觀江海之深淵為神龍出沒之所蓋由
彼波濤洶湧人莫能測其淺深神龍得以運用其間
於是奉天時而出興雲致雨代天澤物有益於民此
雖龍之能神亦由深淵以資其神而致然也朕起草
萊與群雄並驅獨居江右周迴皆敵敵爾愈從朕戰
勝之後守山越鎮襄陽兩處方而雖有敵未嘗輕犯
其境爾之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及有號令所向無
前威聲之振若洪濤洶湧而人莫敢視是以中護邦
畿人何知我所為故得匡綸籌畫遂成帝業焉
及十月其宗異取懷慶伺太行諸州轉克平陽

徐達命宗異率兵征山西是月己巳至武陟遇懷慶
邏騎百余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平章白賈住等已棄
城走澤州宗異入其城獲將士八百人以紀斌守之
又引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進取
澤州平章賀宗哲出走因留兵戍守進攻潞州及猗
氏地方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克之擒李茂先克
絳州又擒田保上獲將士五百人馬三百匹
偏將軍楊璟父元韓札兒戰于韓店璟師敗績
璟自廣西還即命為偏將軍統兵同徐達征山西及
是元平章韓札兒以兵來侵澤州璟與戰于韓店失
利大以為恨遂發橫勒兵以鬲報稱
志非紀畧
碎水精宮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造水精宮漏制極精巧中設二木
人能按時自擊鼓鉦 帝曰廢方機之務而用心於
此所謂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
亡滅命左右碎之
十有一月定諸神祭祀
中書省礼部奏定諸神祀一依前議在祀典不當祀
者並嚴禁止 帝諭省臣等曰凡祭享之礼載牲致
帛交於神明費已繁中必較之如燕入陌幣辦香
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
力所致也○國家倉庫府庫所積乃生民膏指以此

為韓醪祖饌文突神庭徵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國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立穎州衛以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穎州遭元拜交兒之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是年五月

車駕幸大梁道其地親見之至是命指揮僉事李勝築城立衛守之勝撫集流亡民始復業

以吳復為安陸衛指揮使

復以甲午歲采婦營守常州吳兵大至躍馬手矛追

敗吳兵於長興又發賜吳兵於宜興高橋之間吳人

再犯常州又率衆大敗之得破刺紅繡蟒衣一襲及

驄馬又從援安豐大崩士誠之衆從徐達圍廬州手

鎗大呼光登克其城繼下漢沔荊州諸郡回京賞王

頂棕帽王布疋良馬從常遇春下襄陽取安陸擒

任亮留鎮安陸公私舍宇甲仗畢具軍民倚賴至是

又克汝州魯山取黃口趙完者等寨以功授安陸衛

指揮使嘗破鄭縣均房州拔七十八寨恃險以自豪

者復培易文通寨克竹山寶峯於白土關取捕殘虜

九擒偽官計三百余員

有二月耿天璧取海南北州縣

嚴州衛指揮同知統本衛軍征海南克南安營方等

州與生黎化黎小賜洞主汪官泰等戰大破之又以

恩信招諭各賊使降於是海之南北悉平

初制皇太子冠禮

行優老法及定官民喪服之制

民七十以上者免差役仍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小

差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

凡有喪送設宴會親交娛尸惟較酒殺辜薄元哀戚

之情風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天下根

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礼則海內之民轉相倣習

弊何可勝言况送終事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

厚風俗帝是其言詔善長定官民喪服之制刊布

中外其服制俱准律令中所載節損適中民便遵守

遣中順大夫漢陽府知府易濟使安南

是月壬辰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領詔于安南其詔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

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故

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

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

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

承正統方与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

爾四夷君表舊帥等最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其占城高麗諸國亦馳書往報咸有朝貢之心臣按

此乃我朝綏服安南之始蓋聞安南失於五代變

承美其後丁黎李二家節次篡立傳及陳氏境內大

治民物阜豐以交州為東都北江諒江建平建昌三
江奉化鎮蠻升華八府為輔郡其輔郡之外鎮則有
太原新安宣化清化人安新平順化諒山之八府歸
化嘉興廣威廣州之四州其各府所屬州縣不在是
數也外鎮之外沿邊海汭江口如大安大龍王神
符天符會朝雷長安謨多魚巴盧太平神役情口哈
會通靈長丹甲典史處口河台巨奇羅荷華布政土
里共二十處各立小鎮、各除官置兵以翼外鎮州
府巡警機密最為嚴密其取於民每田一畝收粟三
升官吏軍民俱有分田畝以代耕不仰給於官府化
州雲屯外國市舶收利甚廣蓋雖制命一隅抑亦備
諸善政黃福不能及也

庚申

四十一

種蔬于內苑

帝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語太子謂王曰此非不可
以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
傷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
身死國亡漢文欲作露臺積百金之費民安國富奢
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儉戒可也

元擴廓帖木兒自太原經保安居庸關以侵燕山大將
軍達以兵襲破之擴廓帖木兒奔大同

達發燕山征山西直趨太原元主命擴廓帖木兒王
保上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以侵燕山

達聞之會諸將謀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
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關以侵平孫都督六衛之兵
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
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
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聞之果還兵
其鋒甚銳傳友德擊之兵未及接萬騎突至友德率
敢死士五十餘騎衝却之常遇春謀曰我騎兵雖集
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眾亂
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
降且請為內應於是遣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
老飛紀略 庚申

四十二

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其衆覺變擾亂擴廓不知所
出亟納靴未竟跪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
遁去及旦豁鼻馬使其子來報友德追至土門關不
及而還達勤兵進營于大原城西豁鼻馬以將士降
得馬四萬匹擴廓奔大同

郭英常遇春大破元主保兵於城西取太原遇春復
追擴廓帖木兒於大同擴廓帖木兒奔甘肅乃以都事
汪河還

諸軍逼太原營于城西保保出軍與我相拒郭英遇
高望之謂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
劫之遇春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五十里以俟

火為砲為號至夜英率一余騎入營火為砲火亦舉火鳴砲遇春引兵繼至鼓噪之聲相接保軍大清自相屠戮保軍乘夜遁去遂克太原復馬三百匹大將軍達復命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走四大王逐行貞兵於是博折霍絳倚氏平陽等處復定遇春復勒兵追獮貊於大同擴廓懼復走甘肅始以行人部事汪河還朝帝嘉河忠貞不屈超陞吏部侍郎眷侍有加河亦善於其職

立天下豫備倉

帝思天下豫備倉未立緩急公私無以賑濟乃令各處悉立豫備倉官各為糴穀以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

二年

己酉春正月帝耕籍田

帝嘗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制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首舉行之以為天下勸及是行之損益前代儀節務期切實得中自告朔而迄奉事其間太史文告之辭農官省庵之節一破三堆九堆之數朱絲縹緗之文無不悉備又嘗諭戶部曰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自什一之制運技巧之工作而後農桑之業廢厥思足衣食在於禁末作而華華靡夫一夫

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故人無食不可得也後魏國左令左右導太子遍視農家謂之曰女知農之勞乎夫農勸四體以修五穀終歲動國家經費比其所出故令爾知之收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致於飢寒也又嘗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淨化門謂侍臣曰適見田者冒暑而耘因憐其芳不覺徒步至此夫身處富貴不知食賊艱難古人所深戒也後又皇右帥內外命婦齋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自賊事而迄獻功其間受爾繅絲之度副棉絮衣之用關地築官之位曲植簞簋之具亦損益前代即文而備行之

左飛使東

卷七

四

臣按古今重農之君惟漢文帝仁宗而已有心於蠶桑者惟漢明德帝長孫二后而已明德祠于薄於內施長孫置蠶室於濯龍其他若鉅定上林之獲紫壇青幕之臨城東千畝之甸皆師遵古制今之名無憫農重祀之實宋之太宗修親蠶室以無數為名哲宗修蠶麥殿以思文為名玄宗改九堆以為九穀之報則庶乎知義而重本者宋初以白帶事先蚕殊非古誼採三條以做三堆不可以附為非而惜之也蓋事先蚕當於北郊純淪為尊宜從播王聖所論不可易矣恭惟高皇高后統和神人燕重耕織今我皇上親耕南郊皇右親蠶北郊於西苑則聖帝

籍空室用備觀省躬課耕織則由我高皇洗世主
空言之陋開神孫世守之規所以盛美一至於此
也

建功臣廟於雞籠山

帝諭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儀臨濠
保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
北下中原踞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允混一各諸將
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不貽其成建功不
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
可為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
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廟肖像存封爵祀
之

左飛龍聖廟也

四五

詔定徽鎮海濟名號及歷代忠烈官封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疊教弗同朕
奮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
未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如在朕思
之則有不然夫徽鎮海濟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
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
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
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
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凡徽

鎮海濟並去前代所加封號止於山水木石稱其神
其郡縣城隍神舊稱帝王公侯伯者一切改正歷代
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
舉皆革去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所可比其有封爵宜仍
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
禮祀神之意故詔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閑雜泥
塑神像改題木主曰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常遇春拔大同傅友德取宣德府

遇春引兵攻大同城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援之友
德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敗元將脫列伯

左飛龍聖廟也

五

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

遣使諭諸將於太原

勅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清湖
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城胡未
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與賊
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
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
居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上協力同心剪除余
虜務以殄滅毋以細故為慮時諸將以山西已定謀
趨陝西

贈封恭政陶安祖妣及其妻喻氏繼室陳氏

安初為士旨稱其賢義多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
軍民信議禮刑則體要成律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
惟允艱難繁劇不以動心真為一心者至於牧民而
民安治吏而吏服捍城禦侮寇慙民擒列則宴寧其
芳即著茲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魁儒英重道
尊賢且爾為長尚其論思以盡已獻納以告君綜
理人文明揚世教副子眷注以臻治平前年出為江
西叅政及是追贈其祖父陶大宥嘉議大夫尚書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姑熟郡侯祖母果氏為郡
夫人旨稱大有賦性循良為人惆儻兄弟敦其友愛
鄉黨服其老成再世生賢貽謀有素果氏天性柔嘉
閑儀端肅起家本於勤儉睦族盡其慈和善積于躬
慶延于後父文興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姑孰郡公母徐氏為郡夫人
旨稱文興存心慈實造行直方本親則甘旨如富家
撫幼則義方有遺訓致其嗣子為狀名臣徐氏資稟
嚴明行能端淑全四德以相夫法三遷而教子遂逢
興運大展奇才居翰苑而擢文升省垣而執政每念
倚間之望茲封上郡之榮故妻喻氏旨稱其幼遵姆
訓長肅閑儀奉姑得其懽心主饋守其常法且服勞
於蠶織思養成於雞鳴願以殊恩同其殊秩追封姑
孰郡夫人繼室陳氏亦封本郡夫人爰頒褒誥以新

求作魚軒之貴亦以其婦道肅顯德容婉順云
臣按聖祖推恩臣下雖援古制亦緣有德陶安為
我朝文臣之首是故謹書而備錄之

平章韓政討平河北諸盜

初大軍下山東韓政師于梁城同知院盧斌筭院程
福降徐達遣政以兵畧梁城外諸寨鎮分兵扼黃河
以斷山東援兵政復遣千戶趙實畧平滕州繼守東
昌臨清廣平招降白土寺六十寨得兵數萬徐達北
征分遣諸將收平山寨有彰德府林慮縣二十余里
有蟻山大寨元末為右丞吳庸王居義鎮兇所擾剝
榜旁民以給衆食時諸寨已收惟蟻山大寨山極險
絕不可攀踰遂命薛顯督諸衛兵討之時政守順德
將兵列營進攻庸度勢力不能支乃誘居義鎮兇殺
之其首詣軍門降得士卒一萬一千六百民三千
五百有二十政悉放免之俾各復其舊業

二月立皇陵碑

皇陵碑之立也帝命李善長為之首言骨肉流離
之情次言干戈困苦之狀末言金陵定鼎之吉大意
謂創業甚艱而守成當不易也

唐州兵亂楊璟還自太原討平之

大軍初下唐州以朱指揮守之諸軍征山西州民作
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旁縣皆應

之事聞詔諭大將軍徐達上承制以環及左水周覬
寺還兵征之環至南陽首諭徐從若曰今天下大定
唐州兵亂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行生理胡
為效尤宜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非有所歸
由是脅從者皆散走乃專攻唐州一鼓拔之環遂戮
其首而宥其餘環因晉唐州鎮禦

傅友德攻元張思道於鹿臺大將軍達引師還河中造
浮梁以移陝西李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陽

思道撫鹿臺德以兵攻之思道兵敗遂西走徐達
引大軍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選士
馬以從副將軍常遇春將馮宗異先渡河以移陝

宋已酉

四九

四時兩軍人馬其衆方事離殺夾武功東川而陣李
思齊在其東張思道在其西日數挑戰奪食以俟部
將耿炳文不少解甲蟻聚生身不恤也大抵彼稍却
則我進以是力不能支遂相與遁去李思齊奔鳳翔
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以擬拒我師

七也速侵通州守將曹良臣擊之敗走

元年十一月徐達至真定會遇春于柳亭調諸將分
守要害地以曹良臣潘敬趙良貴守通州元丞相也
速將萬余來寇營于白河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曰
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獲之兵
可以計破乃遣件勇趙良貴陳指揮潘敬陳恭等

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
軍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蘇州
不及而還

三月大將軍達引師入長安規取關西河隴以耿炳文
鎮長安

思齊自武功奔鳳翔庚戌達引師駐陝西列營長安
城北元平章主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炳文鎮
之撫定其民遂謀取鞏昌臨洮延安平涼靜寧莊浪
等處炳文在長安後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
余丈民便利之及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連徵運
餉五千余石赴鞏昌軍食饒足所向克捷皆炳文屯
龍興紀畧 宋已酉 五十一

田積穀之功也

汪興祖攻拔武州朔州

興祖率兵攻武朔二州俱拔之擒知院馬廣等六百
三十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口未幾以興祖為晉
正武傳燕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

馮宗異以兵向鳳翔李思齊復奔臨洮

初李思齊得 帝書已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
下誘之使西入吐番思齊信之及宗異以兵至鳳翔
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獲其將薛平章

夏四月立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

倭賊寇蘇州指揮僉事王德擊捕之詔遣使祭告東海

倭賊出沒海島數據蘇州崇明等縣王德率軍出海追捕至于海門縣之上封賊米碑德用磨衆擊之殺死無算獲九十二人得其兵器艘舟奏至詔陞德本衛副使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畝又民罔敢逸豫蠢彼倭夷屢肆劫海濱郡縣實被其災今命將統舟師揚航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体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出兵往捕倭寇自是不敢復至海民以寧

光緒二十一年

五十一

臣按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余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為柵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鮑盧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國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任吾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國於東海而民物阜豐金銀羨積好吾閩浙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疋廣川村葉銅鍋鐵鋤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來吾定海縣之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咸廷海條禁以遂商賈實迂寬例

抽分以致其來誠意悞接以結其意平其價直以鼓貨聚則利不東海數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南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未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及類可達福余福余者東北番衛也與余類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屢為遼東劇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徑抵日本新羅而轉達緘貊沃沮福余可以規制余類而收復大寧以為京師一陵寢磐石之壯不可視為末務而不之究也然此非臣之始謀唐置渤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具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馬而果於殺胡異日有事大寧劇門遼東厥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搗福余是所謂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本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畝之

光緒二十一年

五十二

大將軍達引師至鳳翔遣馮宗興攻臨洮李思齊以兵降

達至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自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陝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接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以備戰關土產足以供軍實以大軍蹙之思齊不四走胡則東于

就緒耳臨洮既下則勞縣自一矢遂進軍攻隴州
州東德於秦州監節追擒呂固公呂德抵華昌降元
平章梁子忠總帥汪瑩真保守後郭子興守之達乃
遣宗真直趨臨洮恩齊以州附獻銀印等物并騎兵
二萬趙琦亦率眾來降琦後為臨洮指揮從征察罕
惱兒甘肅又伐朵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并征吐蕃
烏思臧等處有功得賜綵三百

五月遣耿忠訪問兩浙人民官吏

時紹興三衢金華寺處俱不雨農事不登有司阻民
告災羽林衛指揮耿忠上疏以聞帝怒提究官吏
責罰仍命忠往兩浙聽訟訪察官吏問民疾苦忠嘗

為建昌衛指揮使入調羽林云

大將軍達帥師次涇陽降慶陽將張良臣達征平涼良
臣又叛

達以大軍次涇州令湯和率兵以往別遣指揮張英
將騎兵偵邏慶陽會謝三遣人招慶陽守將張良臣
以其兄思道先走寧夏為據耶帖木兒所執責其嘗
與恩齊合兵軋已也良臣聞之遂以城降達遂帥師
征平涼良臣自以城高險下有井泉可以據守兵人
精悍養子七十人皆善戰以王保為聲援有宗哲
為羽翼平章姚輝為爪牙欲覆宇以圖大功決意遂
反達命諸將分道討之

詔立各處學校

令天下各府州縣立學校學者專治一經以礼樂射
御書數復定射儀令諸生肄習

六月遣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使安南

先年易齊頌詔至安南國王王陳日燦隨遣倍臣少
中大夫同時敏正亮大夫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方
物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李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
使其國封日燦為安南國王賜以馳紐塗金銀印詔
曰咨尔安南國王陳日燦惟乃祖父昔守境於南野
傳之子孫嘗稱藩于中国克共臣職以永世封朕荷
天地之靈肅清華夏頃馳書而往報與率土之咸寧

知能奉表稱臣專使來賀

平四

之民春茲勤意深可嘉尚用是遣使齎印仍封尔為
安南國王於歲一視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王
等俾承奕世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藩輔賜日燦大
統曆一本歲金文綺紗羅四十疋同時敏段梯黎世
安阮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疋紵二疋其副阮敷及
從者三丁三人賜各有差以寧等遂往於本年十月
至安南界日燦以五月已卒其姪日燦嗣立以寧護
詔印留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諭以米慈安南遣其
臣阮收亮來迎因請詔印欲即授日燦以寧不許且
曰尔国有喪不可行吉禮况奉詔封尔先君非世子

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 高帝行庶合典祀於是日
煙乃遣倍臣少中大夫杜彝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
寧留安南以俟命安南人不行三年喪以事援古礼
教日煙率行其風俗粗率惟以長揖為敬以率又教
國人效中國行稽首頓首礼 帝聞之大喜製綬
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書又賜以寧詩令日煙
守制曰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
尊中國礼計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万里
神交是宿緣更把聖書深与道直教素服至三年
封占城國王及遣使祭高麗山川

卷四

五十五

封占城詔曰咨尔占城國王素處海邦莫居南服自
乃祖父世篤忠貞習慕中華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
統撫馭萬方歌率土之咸寧實馳書而往報而尔能
畏天命知事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
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尔忠誠良可加尚是用遣官
齊印仍封尔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
同仁以小事大尔尚慎哉如始求為藩輔益勉令各
改茲詔示想宜知悉高麗承詔即遣使上表來貢方
物及是亦遣官齊印封之仍以祝文牲幣祭其境內
山川詔曰朕肇膺正統誕膺多方乃眷尔高麗表朝
群之道懷元運中更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

即表詞之來上如有方物良功稟情益由風氣於集
風用是恪修於臣職爾爾三韓之衆世皆慎始獨
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
其官齊印仍對尔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慕
榮懷於禮服守礼父之國作弄翰於東藩其始自今
毋替朕命故茲詔云想宜知悉

卷四

五十六

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挑花浦
杏花浦石人注處馳海島首江水程八百里自烏魯
江过烏牧江江椒島長口鎮有長口鎮歷秦王石橋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小程千里乃抵鴨綠江唐恩浦
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綠江綠積利
畏列海谷新城扶餘南縣木底倉若大行尋夷几十
處 城乃至高麗國渤海之地古有五京鐵嶺為東
京尤京府又曰柵城府領慶德遼貢四州沃沮為南
京南海府領沃晴版三川女真野人肅慎為上京尤
京府領尤湖遼三州顯德城為中京顯德府領遼頭
鐵嶺遼興六州高麗則在四京之西故号為西京鴨

綏府舊領神垣豐正四州五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
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而九鄰環之區如扶餘府
領扶仙二州長嶺府領琿河二州郭頭府領郭頭二
州定理府領定瀋二州定遠府領安邊三州 賓府
領華蓋建三州東平府領伊素陀黑比五州鐵利府
領廣汾浦海義綏六州懷遠府 遼紀富美福和芝
七州安遠府領寧郡慕 肅州其銅陳之三州計
六十余州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遠建國六十余
州之地多為我之臣屬 咸以征伐北胡女直諸番
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 族為建都司一立衛
一百八十五所二十仍官其 長為都督都指揮又
指揮千百戶所鎮撫等職各有為貢不相臣屬蓋散
黨分勢甚乃六易獺豕之牙之義比遼人以阿骨打
衰節度使金人以鐵木真為都統專土周旋號民禍
國甚不侔也故高麗幸我盛恭遼左東逐高枕豈非
區措之安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巳之交海西建州
女直諸夷嘗協轡輶元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
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遏立憲治於建州
合蘭賓州忽汗腦溫黑龙哈州奴兒干十九連城耶
木川五國城等處專管夷官委授夷兵調發但死協
扶州縣以嚴統體則彼番夷輕悍易為犯上如之何
其可也古今有守於微莠者多以兵爭及討其所以

經營也得不得償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者則善心
生相擬以兵戈者則殺心生臣先列定海成山之要
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款比遼
東開元則創聽其夷民致貨貿易以為收復太寧之
本故也
副將軍常遇春旋師元大破元也速兵於全寧
遇春偕徐達入秦李天龍西而元也速乃以兵侵通
州 帝乃命遇春及李文忠率所部軍東還以拒之
遂搗永平由遵化度鹿兒嶺過惠州敗江文情於錦
川獲之得七馬千計次全寧也速迎戰一鼓破之也
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攻大興文忠
度虜必走乃分兵千余伏其歸路虜夜走伏焚破之
斬平章烏住進兵克上都元主又北徙遠走遇春乃
引師還燕
退封寧海衛指揮僉事嚴德金都督承事爵天水郡公
秋七月元王保保遣歸札兒陷原州守將陳壽敗沒大
將軍達分兵扼驛馬關
達帥大軍復自涇州起慶陽張興獲慶陽小元帥謀
者張五十送達軍門斬之保上遣札兒攻破原州指
揮陳壽等敗沒達得報與宗異等議以驛馬關當其
衝遣左丞徐札以兵守之與宗異友德復謀曰大軍
圍慶陽良臣雖困未怯據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

故遣礼兒攻原州以援慶陽請得後軍迫關以拒原
州彼計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軍臨驛馬關去
慶陽三十里而屯与徐礼緩急相應礼兒復攻陷涇
州宗異追擊之礼兒遁去宗異还兵驛馬与礼協守
以究良臣天以常正繁瑛分守邠州平原由是王保
不敢復以兵來侵徐達治諸將失律多所斬殺惟械
胡德濟送京師以前在浙東有功得免

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薨於軍李
文忠代將其兵

遇春既破開平還師次于柳河川得疾薨時七月七
日也帝聞之震悼自鄂回追封為開平王諡忠
武飛龍軍

武文忠代領其兵謀越陝西以後慶陽後遇春極至
龍江帝御製文親祭之備述其功擇地于鍾山之
原以葬之帝念不已且曰朕東撫高麗西臣吐蕃
北抵沙漠南來占城討其開拓之功十居七八

九命儒臣撰神道碑文配享太廟及功臣廟皆易
二子茂襲鄂回公次子昇封開國公

元賀為丞相攻鳳翔之北門中將張隆擊之敗走
以康茂才鎮大原

帝遣兵襲徐達曰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將東
茂才所部士卒三分其二往鎮山西大原諸
咸悉聽節制以一增守陝西

大將軍達及諸將圍慶陽未克之斬張良臣王保
貞宗哲遁以馮宗異鎮之

達帥諸軍俱舍慶陽遣諸將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
畧其西傳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顏時異其北獲
思道所遺王讓持金帶白氈衣且言保王已往永昌
伴已以城降良臣遣人赴寧夏亦被獲於是慶陽音
問通絕達督宗異湯和急圍之發敗良臣兵於城下
糧食復絕煮人汁和九嚙之姚暉寺獻門納師達勒
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誅其黨數
百人達遣陸成獻捷友德薛頤与達會兵原州追敗
王保王保王於六盤山保王絕塞遁走達至平涼訪还京
先飛紀畧

師又命顏時將騎畧靜寧宗哲以兵寇蘭州時與宗
異率眾三萬擊之宗哲即由迭烈巡渡河北遁乃以
宗異鎮慶陽節制各鎮軍焉規取糧餉徇下河外諸
郡陝西稍安

月元脫列伯孔與攻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
破擒脫列伯
文忠領遇春之兵以癸亥日自北平行至太原將赴
達軍適聞陽以援而元主北走也蓋里歇而恢復
命脫列伯孔以重兵攻同甚急文忠与趙庸謀
曰吾与若等受命而來間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
也今大同受圍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是

自失機會衆皆然之遂由代出馬門次馬邑元離
數十倖至文忠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達次白揚又
擒四大王時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教騎出入山谷
察視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迂之復
前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入大同報守將汪興祖使
知之是夜脫列伯果悉統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
尊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
度其飢疲乃分軍為左右文忠身當前鋒奮擊大破
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數進兵
至東勝州奔哥倉而還孔興亦解大同圍走綏德部
將又斬之來降元王知事不濟無復有南向之志益
北走之忠以脫伯等延之上坐叙賓主孔於是降者
無不慰悅

龍飛紀事

卷七

六十一

臣按是時中原雖為我有然也速擁永平太寧等其
擴廓王保也 在定西俞寶屯亦集乃勁兵健馬皆萃
且經百戰精良者慶陽未下大同受圍元主也蓋里
以繫諸虜之望寧夏夷起滅之大機也向非開平策
熱上都文忠著績雲中 山邊平慶陽何以能集一
統之業致太平之速哉但諸公循其常岐陽達其交
已不可不知

大將軍達還京師以孫琪朱祐統兵守平涼

易條器皆用磁○令有司飛報災異

儲糧太倉州及置各處都轉運鹽使司

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州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
將有事於遼東以給軍士又於北平山東河間靈州
廣東海北河東俱置鹽使司及鹽課司每歲辦納鹽
課每引二百斤先是置兩淮兩浙鹽使司每引四百
斤官給米一石臣聞鹽利之在天下存積多則虧商
常股多則害國兩者虧害價必騰踴吾民必多淡食
矣但鹽出於劔南西川青州諸井以人力為之甚艱
河東解池之鹽取於風花而灶丁甚逸夫解鹽產易
故數十年美余多積無用丁壯終歲動動而不得衣
食而其逸者樂南風之至效數日之勞而終歲得以
嬉遊其出於井而煮于鍋資于海而慕于埕工力浩
重原帶歲課辦納不前雖獲些利但散於衣食茲繁
民間之疾苦者也或言以運淮糧船回載滄州山東
官塩填積淮南官得倍稱之息軍獲回船之利商無
守支之難民享多鹽之用斯言極大有理然未寬夫
煮鍋暴埕者夫煮鍋暴埕取於井而資于海漫無紀
極民所以難於興功而利不大集者懼官多收課稅
故不肯為而為之亦不衆也若聽民暴煮比常課加
寬六倍則奔趨者衆國課日增而利不可勝用矣

遣楊璟使西蜀

帝命璟招諭僞夏主明昇入朝璟入蜀諭昇以禍福

昇款入朝牽於群臣不決景乃還復以晝曉之大畧
謂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
德不足則歸順故能兩全身家流譽無窮福及子孫
族姓至引劉備據蜀孔明佐之財用不足取之南中
但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兩不過播川北不及漢中
以此准彼相去萬上又宣 聖上神武順附無不加
恩負固然後致討以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又以
足下年幼惑往賢之說失遠大之利故遣瑯面諭禍
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 者不淺可不深念之乎亂
堆如友諒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穀如山丘
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
來飛紀畧 一 南
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
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 主上
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幡然
獨斷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
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倔強一隅假息頃刻魚遊
沸鼎之中燕巢危幕之上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
前日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縣或以城降各自為計以
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幼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
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昭然可觀
順逆之幾機在審之而已昇竟不從
康永忠朱亮祖振旅還京師詔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

於龍驤以汪河為御史臺待御史
高麗使來弔祭
高麗聞開平王薨因遣使來弔祭時禮部主事魯魯
索其文觀之使者斬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
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魯責之曰
龍帕固疑誤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果安在邪使
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
九月都督汪興祖帥師伐興和
臣聞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
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
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為
龍飛紀畧 一 南
中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國家於
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直過宣
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為窮兵黷武者哉蓋燕
築造陽之郊秦壘臨洮之險王霸驅逐上谷諸胡之
意也我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 孤
便為狄境然則徙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
日所以岳議收復以為宣府之蔽而冀 神京萬載
之安可容緩哉鄙意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
堡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
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畧興和中都直抵
哈刺罕西傍察聽之山下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

軫定桓興之辰然後畢出屯守哈刺罕之衆行收忽牙撒里禿諸虜徑至双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震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東北諸胡烏飛鼠伏最為無常而點集夜分善乘人弊未可以必取勝臣應之曰胡虜固善乘弊然吾師旅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師之入胡地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可乘矣夫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等堡僅三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之安宜興肥要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為開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一帶最宜田牧其

江西參政陶安卒

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

易元季時中鄉試試禮部命為明道書院山長及謁帝於太平歷都事員外郎中出知饒黃權翰林俱著寵績及代汪廣洋為江西參政在任寬仁吏民畏服至是卒在病時猶草時務十八余事上之卒年五十九計聞帝追悼親為祭文遣江西有司祭之文曰朕念爾生長姑孰秉性聰明習先聖之道所目皆通當胡元科舉之時惟適中鄉選出群儒之上使閭里增輝爾祖宗亦陰佑柰胡元疑吾漢南雖有道之士不居要職朕遇朕渡江慨然相附于今十有四年曾負勤勞今年授爾江西參知政事朕思當此英雄展志之秋文章先輝之際其闡聖賢之學正在今日柰

何天不假年如水之東逝使朕款款而淚襟者何也蓋不忘同患難以至於今耳特令有司列牲祭之明文以諭靈之不昧尚饗

冬十月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是月十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昉白鈴耳彌布松柯聲烈氣達左右勃鬱淋漓黃澤大蘇丙子日李善長率群臣稱賀帝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終休休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為朕明言之衆知政事臣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大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事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不受道而

嘉祥微顯也起居注臣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惟豫底于粉寧神應之臻職以此故也侍講學士臣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衆則竹常受之今甘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無窮之聞帝情存此皆推而不居

臣按甘露之降各以類應其氣味芬香又如此又按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亦降于孝陵松栢之上凡四日疑為玉脂蠟為瓊液聚若垂珠懸若編貝仁宗為太子時居南京採取馳獻我成祖祗薦

卷之七

卷之七

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甘美之味旁達莫可擬倫近有一種名曰爵錫其色白濁其味頗甜其具松脂嚼之膠舌頗重飢食之致病多食之則死其徵之證也必痿國之賢人或有大喪憂之臣乃取以獻御前其侍臣大臣亦不問辨其真偽以致褻瀆宗廟貽譏遠邇臣非敢猥引妖異以疑吉祥也臣聞古有番胡進蜂蜜者忠愛之臣必嘗其酢酸之節摘斥胡人之情以聞其君而俾之勿御曾謂我朝大臣及不若乎臣嘗呈官而竟不為達江湖遠思之情至今行憶未已

初製鐵券及織誥勅之則

制鐵券將以賜功臣制依唐宋之舊公侯伯各有尺寸刻誥文皆錯金罪減死係祿之數字收以金為左右二面合以字號凡誥織用五色紵絲其前織文曰奉天誥命勅織用純用綾其前織文曰奉天勅命俱用升降龍文左右盤繞以後俱織某年月日造帶用五色鐵券公二樣一高一尺闊一尺六寸五分二高九寸五分濶一尺六寸三樣高九寸濶一尺五寸五分四樣高八寸五分濶一尺五寸五樣高八寸濶一尺四寸五分六樣高七寸五分濶一尺三寸五分七樣高六寸五分濶一尺二寸五分

諸軍還京師

本

十有二月大賞諸將平定中原閩廣及守禦功次大將軍達等班師還朝各上所佩將印士卒各歸諸軍衛所乃議定賞賜徐達白金五百兩楊璟廖永忠朱亮祖康茂才顧時吳禎陳德曹良臣各賞二百五十兩趙庸郭子興各二百兩軍雲龍百兩其各兩數及文綺布帛各依功次行賞有差元王保保圍蘭州守將張溫德之守鞏昌指揮于光收蘭州初大將軍進攻克蘭州時張溫為天策衛指揮僉事達調溫守之元王保上聞大軍東還曰甘肅帥師來襲掩至城下溫會諸將校謂曰彼悉眾襲我上兵集

難與為敵然彼來不知我眾寡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於是整兵出戰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保上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防備甚至鷹揚指揮于光守營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保上兵眾寡不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張將軍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光遂被殺賊嘗以夜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相持數月溫屢棄其急輒擊破之保上攻不利又聞大軍將至乃引去賊之登城也千戶朱祐被酒醉卧不之覺巡城軍擊却賊上圍解還其肅溫執朱祐將斬之知事朱文諫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徇眾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釋之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寡敵眾守朝廷法以直言論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忠遂賜綺帛各五疋陞溫魚大都督府事帝嘉念于光忠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功臣廟

戊申己酉卷畢

三年
庚戌春正月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出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兵出野狐嶺

帝以王保保賀宗哲擴廓帖木兒為西北患其東北諸胡從元主遠走未復者尚多乃以達為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帥師自潼關出西安以搗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兵至興和守將皆出城迎降進至察罕憐兒擒其平章祝真

以耿炳文為秦府左相兼陝西行中書省左丞賜右丞王溥省祭于貴溪

帝之徇江右也王溥以兵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溥以饒信干戈倣擾奉其母葉氏避兵貴溪倉卒間母子相失凡十八年葉氏所在不可知而溥思母葉氏亦切是歲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及是溥言于帝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豈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亡已十八年願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三代假龍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帝為惻然有制與告所以撫諭之者亦至仍敕

儀曹具祭物給之。即日四家對舉上卒詣貴溪之
桃源山向母舊時避兵之處伐木入山以物色求之
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賊兵逼
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又披榛棘尋
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
之。華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不自勝乃具衣衾棺擲
即其地葬之。

集社稷祭拜殿及置齋戒銅人木牌

先是定議社稷壇臨在廟前雨則於齋宮望祭至是
乃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建拜殿五間以備不測風
雨祭祀。帝又嚴於祀事嘗曰精誠則福至怠慢則

禍生故凡齋戒

奏戒

禍生故凡齋戒奏戒之類無不致謹及是又令禮部

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簡如大祀齋戒則書致

齊二日于簡太常司進致于齋所後又令諸司衙門

各置木齋戒牌刻其文曰國有常憲神有監焉遇祭

祀必設。帝每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親王戎

服侍從。太子親王雖不陪祀皆一體齋戒。

二月華雲龍率兵攻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魯及右丞

哈海

詔開科取士及立科舉格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以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

之末而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
優而推貴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祿竊士祿
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抱道懷才之賢恥於並
進其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
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而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
傳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
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

策舉

三

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

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

惟賢庶可成乎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其各處行

省舉人隨人物多寡不拘額數初場經義二道四書

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

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

以王禕教大本堂

帝初下金華徵禕至軍中署中書省像甚見親信授

江南提舉儒學司校理又除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者

禮制多所定議迂起居注山為南康府同知建府署

招逃民皆復業帝聞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焉將即

位召還議禮尋左遷漳州府通判上祈天求命之說
大要勸 帝以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如成周漢高之
法上法天道下順民心法天道如春夏之長育秋冬
之肅殺順民心以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當減夫
法天順民則存於心自然忠厚發於政自爾廣大祈
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在漳州四年復召入脩
元史充總裁至是命教大本堂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燕坐非仁義不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告
每坐必賜飲膳

改元回回監為欽天監

帝以元回回司天監司之為言非所以欽崇天道乃

龍飛紀事 庚戌

改為欽天監監官專掌曆數天文地理等事監內正
官與陰陽人天文生各掌一科其回回官生附隸子
弟仍世其業務以精其藝

復定百官朔望朝奏儀

朔望朝儀畧如朝恭位次班首詣前同百官鞠躬唱
某官臣某等問起居贊禮唱 聖躬萬福班首平身
復位同百官皆再拜引班首百官分班對立有奏事
者由殿西階陞殿奏事畢降自西階引班引百官以
次出如無事則侍儀由西階西殿跪奏知之俟侍儀
降階引班導百官以出凡官員奏事皆跪有 旨令
起即起進退皆以次毋得撓越諸儒臣於御前奏事

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近
御案立須下東西隅不得直前凡上位行立去勢猶
人不得輒便奏事跪拜必俟坐定方許奏事行禮俱
免取便此向

三月以永平兵補燕山諸衛

參政華雲龍上言大將軍徐達克永平留元五省八
翼兵一千六百六十七人屯田人各支月米五斗今
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補伍練用詔從之
大將軍達大破元故將擴廓帖木兒於定西詔遣使招
諭之

龍飛紀事 庚戌

擴廓與保保互為犄角達帥諸軍征之至定西大破
其衆夷其部落獲人馬輜重無算遂部將費良臣生
擒嚴奉先凡諸軍所獲元之王公以下百人卒六萬
擴廓保保率其衆益西北走是役也亮賁指揮使
潘毅卒於軍追封為恭陽伯 帝以二虜終為邊患
乃詔之曰自古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廣
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無水而並用之所以法
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在右收兗
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未收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
孤忠保其衆居乎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
許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
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

若聽其賀宗哲孫竊趙等未能替其來歸其功非小
授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而之

左副將軍文忠大破元師於白海駝馳山

文忠率兵自察罕憐兒至白海駝馳山敗元太尉蠻
子平章必不丁朵兒只八剌等進次開平又獲上都
軍等因遣將率兵向三不剌川五即口應昌諸處

監察御史胡于祺請遣都關中不報

初于祺應詔至京師受知于帝擢監察御史即上

書請遷都關中不報後出知延平府○臣聞關中西

接羌戎東盡潼關南連巴漢北際朔方左有函公二

報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右有褒斜龍首帶以黃河涇

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九州上腴天地巨隄楚

六

楚

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庸又命巴蜀治船積粟浮

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萬

歸卸屯葉唐鄧永以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

吾出兵同華下甲宜陽據虎牢成皋歷原武延津以

及衛輝陽晉再自成皋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

蒲津以擾汾絳則韓魏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潁即

墨之南發河北之卒直批博關則潁青又寧山東無

恐蜀中有變若命江伯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

松或由司馬鈞關或自陰平故道或進沓文或由瞿

塘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五峽難為其險矣蓋

關中所以制禦諸賊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
可萬全諸賊所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

阻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為可都也我聖祖神智

如天何嘗識此但于棋不詳事勢所以難從夫當時

擴廓保在寧夏南牧之馬常抵邠涇思道俞賢在

永昌連跨甘肅關內鄭國白公之渠久廢不治武關

商於上津之路荆棘未通又歲歲出師民不堪命關

中如何其可都也事非偶然時若有待我國家南

北聲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

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况自北京臨制中原

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若建瓴何則大河以

左

七

楚

南自保州遠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其間若

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牟山至保州西北六十五里之

栢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之八角口古

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定州之西一百

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舅銀坊冶山數處雖

北京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郡大是向背

賊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外多阻塘水

而不可進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壑溝

溝筆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

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管內圩岸隄水漸如

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里兩河之間雜草

茂威地類天維又西至安爾縣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磽确不平地類天隙凡此皆北京難師於中原者也臣欲即山河形使東起滄海至北平六百里東起大郡西延大河至隰州千余里府州軍衛今雖分屬直隸河南山西亦宜羈以重鎮而燕領於陝西則常山勢成首尾迭應而又大興屯田儲糧積穀命大同延綏寧夏以後東勝降城而守高關命西寧甘肅行定沙瓜而軍主門則西北勢完仍大治襄鄧上通四川之貢下引滹西之漕則關中體全勢固然後可以議都矣

澤寧叛楊璟誘之敗績詔璟以立功贖罪

九

慈利軍屋連構諸洞為亂帝勅璟討之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其所費今師入其境但使遠遁不令出擾州郡可也不必窮其策矣更宜約束麾下勿逐利輕動是月璟以兵攻之不下其攻之也賊下山迎戰官軍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峻險視其下三面巖阻下俯江水一面僅有一路總通一人軍不可上乃迎駐山下賊據阻勝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遁入山璟以兵迎之軍屋遣人詐降璟不悟使即將黃永繼往諭為軍屋所執由是盡知我官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計

遣使請撫餉帝遣使讓之曰爾僅吾言妄動不能平凡既已失策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令再命參政戴德又以兵從爾凡諸小寨俱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前澤州失利之罪治爾劾至璟遂督將士盡力攻戰賊敗遁入溪洞璟引軍還又捕斬縱寧民蕭天祐等境內頗安

三我軍及禁焚乃

凡民貧無地以葬者令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為義塚敢有狗胃元人焚棄尸骸者所在官府許依律治罪

律治罪

九

崇民僭侈

凡民民間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不得裁製花樣金線粧飾後又令民間婦人止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七紅鴨青黃色常用藍絹布女子在室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帶窄袖褶子婢媵高髻用絹布袂領長裙小婢裙雙髻用長袖短衣短裙

夏四月詔封諸子為王分鎮諸省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

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若其衆子則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棟為秦王第三子綱為晉王第四子諱棟為燕王是為我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棟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棹為齊王第八子棹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策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歲衆建諸藩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同姓所以眷親上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

立司農司于河南

禁民間勿犯先聖賢大國君臣及歷代國號等字

朝廷以中原之地自與兵以來田多荒蕪命李善長等議民使田設官以領之於是善長等司開治所於河南設鄉一員以鄉二員至四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帝悉可之○按宋樂初有曹即十奏請也

臣軍不占熟民不占荒其各處荒之許軍盡力開墾不取其稅於是各處荒地大治軍伍足食隊伍罕有逃亡者

以囚徒運陝西邊糧

令法司將囚犯流徙徙囚人先自平涼起程到西涼將運去糧米就西涼收貯候抵到甘肅完訖却從西涼起程至平涼接運每囚二名共買車二輛牛二隻運米四石後又令每車一輛并貼囚人兩名俱當諸將藥克西蜀興元守之

諸軍還自定而將藥興元傳交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

秦州

十

畧陽擒夏偽平章秦琳送入汴州大將軍達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遂以興旺張隆守之

元主妥懽帖睦爾殂于應昌太尉完者觀音奴以梓宮北葬

五月給存恤祿

李善長奉制給存恤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物故及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妻子母俾失所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帝諭吏部以本部為銜鑑之司政事得失在庶官庶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弊官曠職卿等若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上碌上而已及癸丑四月復命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遽亡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才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徇幸札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品至治辛未年詔敦請山林之士

元鼎紀卷一

上

取天璧追討卜納王降之

林懷才抱德之士甲戌年復令内外文臣卒沉滯百僚隱居田里者亦將起用之不使怨乎不以

大將軍之征吐蕃也遣天璧先招諭之至西河州命統各衛軍收捕前元卜納王追至阿撒里忙打必失腦兒秃魯于擊敗卜納王院使馬密等復同臨兆指揮趙琦過秃魯于等地卜納王使太子并馬密齊印牌降西番悉寧

不雨 帝禱于山川

帝以天久旱不雨謂有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憂憂禱祀之事礼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

之爾中書各官其代朕告諸祠命 皇后與諸妃執饗為昔日農家之食令 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是日四鼓 帝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膳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奉饗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至三日傳敕曰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天實監之吳去疾曰心切愛民上天眷祐必有甘澍之應未幾天果大雨四郊沾足。臣聞古今燠旱恒在五六月之月蓋陰陽之運偏重不均陽雄而剛過亢而不下濟陰雌而稚太柔而不上來是以多旱惟人君有德則可以回天地玄功而革陰陽常數故當旱亦不為旱 帝嘗謂許存仁曰

元鼎紀卷一

上

天道微妙難知人事咸通易見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兩陽應期災害不生矣

李文忠趙庸襲應昌拔其城元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元亡朔庭遂空

文忠與庸擊破沙不丁等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上都罕左丞蓋元魯留守八失忽都余萬戶等知元主以四月二十有八日殂及是月十五日昧爽率師襲應昌克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答失帖木兒平章阿里馬溫海牙宋元王璽金寶玉勅書玉策玉鎮七圭大圭玉尊玉斧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脫走文忠遣兵追之不及而還

走役也我師輕捷又元上都竹紅羅山為蔽紅羅山
以上都為援文忠得攻拔之是以全勝副將軍孫興
祖指揮平定以兵次三不刺川與虜戰死於五即口
指揮孫虎與大尉買戰死於落馬河後與祖追封燕
山侯虎樂安伯文忠引兵過中與擒元將江唐國公
降其部屬軍民三萬七千紅螺山楊思等亦以一萬
六千余人請降於是元亡漢朔無王庭。臣按應昌
去上都東北三百里元人號為蒼林子之地幹羅陳
萬戶尚世祖之女世祖為建城邑以居之其地頗為
胡番調集之所或言元主以四月二十八日殂而我
以五月十五日襲之不幾於伐喪乎士曰不伐喪春

龍飛紀事

庚戌

十四

秋是之文忠此舉何如也臣應之曰文忠此舉所以
為達權也何者齊人與元其勢不類士句不伐齊睦
鄰字小之仁也誅討殘胡無俾易種于沙漠以為中
國憂天吏討罪之義也觀元太子未獲其金孽起滅
上元刺屢為我東北邊憂知文忠乘夜破其國都為
慮遠矣

初行大射禮

帝命凡遇郊廟之際先期命文武執事行大射禮工
部制器射鵠有七虎鵠五來天子用之熊鵠五來
皇太子用之豹鵠五來親王用之豹鵠四采一采二
品文武官用之熊鵠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

狐鵠無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射則用之射時
置突於鵠左執旗及侍獲者以蔽身設幅并韋當射
時置于前以齊矢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
間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諸王用之兕中
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
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執事設司正官二員掌
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
筭兵部官職之司射二員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以
鼓衆以工部官職之司射器官二員掌辨弓強弱分
為三等驗人力強弱而授之工部官職馬舉爵賞罰
以馬禮授不中者飲光祿寺官職之請射者掌定耦

龍飛紀事

庚戌

十五

射畢再請某耦射每鵠二人侍儀司職之侍獲者
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各隸僕供其役執旗掌于突
後執五色旗如射者中的舉黃旗應之中采者舉采
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卒赤旗不
及鵠舉黑旗以軍士二人掌之又引禮二人掌引文
武進退侍儀司舍職之。臣按聖祖斟酌射禮本
於成周其情文兼備則尤過之

戊申日北至帝親祀地祇于方立

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有司百僚集射于西苑命
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誠神故射以觀德誠
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

致其誠母替朕命丞相善長至于百官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承 天子之休命時霖雨連日乙巳帝御法駕率百官告于太廟遂告于齋室雨勢未已丁未日二鼓有風徐來霖潦頓收微月出雲氣漸清及登壇萬籟無声凡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六月雨霽免今年田租

五月雨降連日霽而復雨苗未滋長及是雨霽天氣益暄因詔曰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縣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余未能蘇息其應天鎮江宜

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繁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免稅糧二年鎮江宜州廣德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億皆為繁苦今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念其民久惟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虞為先

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行以體朕恤民之意。解卦之辭曰解利西南不利東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聖祖政崇寬大不為煩瑣是固得解利西南不利東北之義矣。屢免民租師無留行是固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矣。

遣翰林院編脩王濂吏部主事林唐臣使安南

五月安南使臣杜舜卿以日燼計音來告且為日燼請封。帝以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吊祭使吏部考功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賁詔往安南封日燼嗣安南國王并取前使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行至八月始至其國日燼與其部臣出迎於郊議接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濂一厲声叱之乃奉 御製文於絲輿迎入寿光殿別設日燼靈位于殿前使者南面而宣布之日燼率群臣再拜俯伏以聽盡臣禮而退翌日唐臣等奉詔印詣寿光殿日燼君臣北面跪受稽首頓拜如藩臣禮其詔曰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燼來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燼已逝今世子日燼欲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宜命爾日燼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濂之行也又

得旨齋白金若干兩其牲牢代祀漢將軍馬援於
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觀其面貌頽壞因斥余金命有
司繕整之乃徙林亭元之進士漳州府龍溪人字
元凱後避時禁更名弼出知登州府臣按王瀛唐
臣為使禮儀曲折俱合典禮日燈乃敢心萌犯上往
還數四茲乃蜜齒示尊詭敬之術然非所以施於受
封也受封主國體元為先而主敬其要慢朝使以示
尊武日燈本心亡矣叔明纂載其亦有所窺而動乎
以張溫燕陝西行都督府事

初都督僉事張溫入謝帝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
奇功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功
九

益墜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
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
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集見情達變坐而制敵以
樹勲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功名終始萬古
不朽其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後綏靖以致
敗亡此蓋勇有余而仁智不足故也占稱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矣至是命燕陝西行都督府事

九

淫祀及定文武官朝服制
丞相李善長奏准民庶除該祭之神外其鄉厲巨
厲之制里社郡縣自奉之其白蓮社明尊教白雲正

現扶鸞持聖書符呪水諸術並行禁止其衣服之制
文武官朝服與常服之制各依品從有仙鶴錦雞白
鵬麒麟白澤豸豺熊虎野馬并練雀雜色諸樣
封故元孫奇溥溫買酌里八刺為崇禮侯

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刺及其后妃等赴京師中書
省上言宜獻俘於太廟帝以帝王之後不忍止令
其本俗之服以見至日帝皮服皮弁御奉天殿百
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
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唱行
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第宅庫庫封買的里八刺為
崇禮侯詔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
九

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
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刺實為元
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既殂及克應昌爾乃來
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爵爾其夙夜恭
慎庶稱朕優禮之意帝又以元主不戰而奔遂克
燕京知順天命特謚順帝元人私謚稱為惠宗帝
又以其后妃在京師不勝耐暑且北狄但知飲酪食
肉仍教中書省臣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
還汝漢未幾遂遣之以從其意及後有立於汝漢者
流離艱辛往來和爭亦遣使持賜書問
帖及召人懇手北方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
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
民令有司開點比對有不合者發充軍官吏隱瞞者
處斬又令各處軍民有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又
以北方田地不甚脩治乃召北方之人墾田地每一
戶十五畝又給地二畝種菜有餘力不限頃畝皆免
三年租稅

置均夫而冊及定畿內田頃輸草廬州安慶等課四川
監井軍綿花絹布

初定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至是置直隸應天
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均夫而冊

地限軍需 廣東

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

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

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

五合又定應天寧國等六府近京師者重租田一頃

輸草十六束輕租田加倍池州安慶等十六府遠京

師者輸草重租田一頃十八包七各十五斤輕租

田加倍其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史慶桐城所產礬石

歲辦二十二萬七千斤每三斤為一引官給工本錢

一百五十文私煎者論如私鹽之法其四川鹽井等

衛軍士每人給布二疋絹一疋綿花二斤

備三徐一夔等同修大明集禮

帝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
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至京於是各

該有司以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宇周子諒胡行簡劉

宗弼董彥發蔡深滕公琰及是曾魯與李善長等修元

史方成奏留之即命與諸儒同纂修書成賜名曰大

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

字學樂律六百為之綱其目則以吉禮十四曰祭天

地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太歲風雲雷雨師執鎮

海清天下山川城隍三皇孔子旗纛馬祖先牧馬牧

馬社祭厲祀典神祇嘉禮五曰朝會冊拜冠婚婚禮

鄉飲酒禮二朝貢遣使軍禮三親征遣將大將以禮

二平賻喪儀樂律三鍾律雅樂俗樂其冠服車輅儀

仗鹵簿字學各一凡升降儀節制節名數纖悉具備

通十五卷按一夔董彥發周子諒以官惟梁寅劉宇等

賜帛有差

立府州縣陞資陞應天府正三品

各行同知一考無過者陞知府知縣二考無過陞知

州縣丞一考無過陞知縣以應天京府設崇其秩重

其任改知府為府尹賜銀印同知為府丞專掌親民

其品秩禮貌視在外諸府特異

洪七月李善長等進元史
是時修元史李善長東源王禕充總裁曾魯與儒士

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璜熊魯趙汾張文海
徐學士黃篋傳怒王鉞傳著謝微高啓等十七人其
所修者疑信各因所傳筆削俱放春秋未著順帝不
綱風憲皆為不捕之猶將帥盡成反噬之火由是群
雄角逐九域八分輪獨元英肅二宗實錄并丞相
拜住等傳元史全部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字
公賜帛綺有差

殺左丞楊震

憲初在刑曹甚為帝所信任嘗諭之曰民之為惡
譬如衣之積垢加以泔濯則可以復潔威以刑戮欲
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及轉左丞時善長病中

龍飛聖事 庚辰

廿

書無官帝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楊憲因劾廣洋陰
事善長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為奸帝命群臣按治
殺之。臣聞大臣之佐人主當順養忠厚保合太和
使善類無恐和家永賴昔唐宣宗遣詔立廢王中尉
王宗貫乃立鄆王是為懿宗嘗出宦者請立鄆王監
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
無名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
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
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懿
宗怒亦釋宋慶曆中劫冠張海過高郵范仲約令百
姓飲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富弼歎誅仲

以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憲法不舉乃多方阻之
何以整敘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威德
事奈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弼竟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園門未測
上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繞牀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建炎初諫官來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
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
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徒貶竄故威德足以祈天
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有潛善等不

誅

夏人北寇興元金興旺張隆德之傳友德襲破木槽關
東寇歸州陳開與戰大獲

龍飛聖事 庚辰

廿

夏人忿失興元遂遣將北出以犯之又東出以犯歸
州以報興元之役吳友仁承明昇之命率衆直抵興
元旺與隆出兵擊之明日復求攻旺與戰面中一矢
拔之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僅三千人友仁
兵二萬旺以力寡欲入城遣使間走寶雞求援友
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擊益急旺與隆發巨礮摧石
賊中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
遣友德救興元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
攻斗山寨使士卒持火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大
驚而敗天璽圖指揮黃潛善取曹口賊寨亦至友仁

乘夜遁去自是興狂張臨威望日着夏人不敢復犯其瞿塘守將莫平章亦率水陸師犯歸州守將陳剛出兵南門與賊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十八人送楊璟斬之夏人以東北出兵各遭敗衄遂為自守之計

遣廖永忠往福建撫定泉州漳州

高麗來貢

高麗遣其倍臣刑部侍郎金柱來貢且朝獻柱頗知書彙從朝中大臣遊問出清宴閣燕記自言八世祖

金錄所作題宋重和七年徽宗燕祭京王輔於宣和殿故京作典燕流傳四方以為威美高麗聞而慕之

本朝紀略

廿四

故清宴有譙而錄為之記柱以為奇故以相示然不知其文比擬蔡京不足為奇也

初製神帛織文

郊祀上帝及配享曰皆曰郊祀制帛 太廟祖考曰

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先

師孔子及諸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配享曰報功

制帛蒼白黃赤黑各以其宜 臣聞古者大祀用幣

必一丈八尺蓋一以象陽八以象陰所以寓陰陽不

測者也然則奉先展親禮神報功等帛亦有所取矣

八月大將軍達從自西安帥師征王保保於定西保保遁乃還

定功臣守墓入戶

功臣守墓人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為差其合用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依品級成造後又詔功臣故不建享堂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戰沒者官給之

冬十月以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伐覃屋於慈利

慈利上酋覃屋及茅岡諸蠻為寇 帝以德興為征

南將軍率兵討之仍命潭州常德等郡官軍悉聽節

制德興至慈利覃屋遁走

復令天下悉止學

帝諭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校名

存實亡況兵燹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不識

廿五

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俗此最為急務宜速行之

帝嘗諭御史臺曰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

廢雖中才或墜於小人又嘗諭廷臣曰君子知學則

道與小人知孝則俗美於是黜百家罷詞賦闢縱橫

戒浮藻為教本孔孟求儒為文取典謨訓誥及孔明

韓愈柳宗元由是士相倣習賢才輩出前元一切浮

陋風俗頓革

十有月李文忠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勞江上

文忠趙肅以士衣旅師將至京師發已進評漢表畧

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昭之德乾坤大一統群生

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治具畢張威武繼揚妖氣頽

息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 皇面格

祚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拯生民

之陷溺救亂世之勳勦洪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

彞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侮竊

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威用加天討臣賦性庸愚

紀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慙無養養之能拜命闕庭

俾率熊羆之士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矛渡關

而興和降後騎出塞而馳山嶠進開平而成破竹之

勢克應昌而應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貴人俱獲

金璽玉策歷代重器盡收 皇風遠被於遐方胡運

竟終於此日凡茲功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蓋由

陛下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察而西月

底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翰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

萬年悠久

大封功臣賜爵祿誥券有差以中丞劉基入開國例封

誠憲伯

是月丙申詔定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

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撰制

誥丁酉 帝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李善

長率文武百官列冊墀左右 帝召諸將諭之畧曰

汝等宜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

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

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

往亡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

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然

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

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宜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

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

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

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推堅撫順

勞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加大國以示褒

嘉余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官功懋賞今日所

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

後言諸將悅服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宋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鄧愈衛國公善長徐達並賜帛二百

疋銀二百兩達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善長韓國

公食祿四千石文忠馮勝鄧愈俱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傅友德穎川侯

楊璟營陽侯廖永忠德慶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

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

吳植靖海侯陳德臨江侯費聚平涼侯康茂才千鎰
斬春侯郭子興華昌侯趙庸南雄侯胡美臨川侯朱
亮祖求嘉侯汪興祖東勝侯俞通源南安侯韓政東
平侯俱食祿一千五百石永忠當封公以其使所善
儒生窺 旨意徵求封爵止封為侯趙庸誥中道其
兄伯仲因其非命自却罷職而逝梅思祖汝南侯王
志六安侯鄭遇春弟陽侯陸聚河南侯曹良臣宣寧
侯俱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後巡視
海南城池卒於崖州加三百石各賜誥命鐵券其餘
將士頒賞官職錢帛有差劉基勤勞忠益例應受賞
亦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
食祿四百四十石 帝素厚章益嘗奏處州稅糧止
宋則例每畝加五合基為中丞時特命青田縣料止
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上為美談也
基在憲臺以元紀綱寬縱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
避 帝嘗幸鳳陽使基居守欲定都之劉基寒曰鳳
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未易輕也
因辭歸及定西失利保王走沙漠 帝手詔叙基勲
伐召赴京欲進爵基曰陛下乃天授 臣何敢貪天之
功先是吳平之後張昶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帝
及時娛樂基曰是款為趙高也 帝領之又諷 帝
責事於丞相李善長憲使凌忱因彈之基上言李善

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司 帝曰是款款不行汝為之
地汝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
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
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篤鈍又不可爾 帝嘗欲以
楊憲為相憲與基素厚亦謂不可以相曰憲有相才
無相器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理義為權衡而已無與
焉今憲不然寧無敗乎 帝曰任廣洋何如劉基對
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帝曰胡惟庸何如劉基對
曰此小憤憤憤而破犂矣 帝曰吾之相無以愈
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但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
劇為之且孤 大恩至是論功亦與諸將同受封爵
世襲誠意伯 臣按 聖祖擇相實無踰於劉基者
使即用之必能為 國家而制度為長世慮安養
百姓為邦本計矣惜乎不用也
十有二月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帥京衛剗襄舟師由瞿
塘趨重慶傳友德為征虜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
秦隴趨成都
帝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寇歸州漢中乃 親祀
上下神祇告伐之命諸將各率兵同湯和友德以往
諭之累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下不可不計命卿
等率水陸師分道進討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行師
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毋肆殺戮昔王

斌之事可以為戒。鍾惺之乃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廖亦志為副將軍，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顧時為右副將軍，汪興祖、王簡、楊璟各率水陸兵以從和，歆自歸州向瞿塘，以趙重慶、友德至映楊言出金牛而實歆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以向成都。夏丞相戴壽等悉銳守瞿塘，又遣人北守金牛，戴壽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引纜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鐵鏡，傍橋兩岸仍置砲石諸物，日時鼓噪操練，以拒我師。

四年

辛亥春正月，定科舉歲例，以三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

三年之制

辛亥

三十

詔也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淮安田三年後每畝收租平度民田，設糧長免關里孔氏糧役，及定軍戶役差。

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戶部又奏准浙江行省歲輸糧九十三萬。

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名。關里孔氏子孫凡三十六戶，並免差徭，其各府州縣軍戶以田三頃為率，稅糧外悉免雜差，其各田與民同役。

初立稅茶法

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縣茶園每十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給價，直以買無主者，令守之。

軍士孳倍及時採取以十分為率，官取八分，軍收二分，五十斤為一包，二包為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馬，其後令四川產茶地方亦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其無主者令人孳種以十分為率，官取八分，又立局於碭門，未寧均運諸處徵剪刀、粗葉茶稅，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之茶照依江南茶法於所在有司告給文引，任其販賣。

二月，張以寧還自安南，卒于途。王應麟、唐臣還京師。

卒士以寧編脩王應麟主事、林唐臣等自安南還，陳日

壘遣倍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且貢方物，以寧在道遘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素自

守所居省約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樸被以往，臨終

辛亥

三十

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察都無陸賈金。應前脩馬援廟，蓋以遂事為之也。及還朝，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上御大本堂，李善長丞相及禮

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應因奏對間，且言脩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群蠻，過當故，蠻人不供其祠祀耳，

為之脩廟，良是也。

元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劉益以遼東米歸，詔授益為指揮同知。

益徐州碭山人，為元遼陽行省平章以遼東州郡地畝并軍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命院楊賢奉表來。

降表言天運既去人力難為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

益勢窮力屈惟 有德之是依詔諭一頒恩威旁達

臣等既荷煎滌無任惟欣謹遣右丞董璚等航海朝

天望風投款休兵待命布洞照於愚衷實願買牛乞

放歸於田里 帝嘉其誠遣斷事兵五持 詔置遼

東衛指揮使司於得利羸城以益為同知詔曰曩因

元政不綱群雄角逐朕起布衣提三尺劍命我中國

英豪削平僭亂撫恤群黎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

無安間者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欲薄海

內外咸底治安識時務者率眾來歸共成大業前遼

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時裁推誠歸朕以遠東州

尤用紀事 辛亥 世二

郡地岳遠重遵奉表朝獻朕甚嘉焉雖漢竇融何專

前美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益同知爾其恪

遵朕命固保齊民

都試百戶立除王銘為武畧將軍

帝命各衛百戶試其用餘之精者王銘為首與百戶

尤宜角三合三勝 帝大喜立除武畧將軍太倉衛

管軍副千戶

元改平章洪保保及馬彥瑩殺劉益元張良佐房昂殺

殺彥瑩保保奔金山

元遼陽平章保日 勢彥瑩共謀執益殺之其右丞良

佐左丞房昂率部二擒殺彥瑩保日走金山依納

出漢軍衛衆推良佐權署衛事

三月傳友德拔階州文州遂趨綿漢

初友德伐夏陞莽 帝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

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吾兵難以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隨

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

隴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謁知青州果陽空廬

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

兵五千為前鋒緣山谷晝夜無行大軍繼之直抵階

州夏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

双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珍走還因

尤用紀事 辛亥 世三

克階州遂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

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度至五里関世珍復集

兵據險以拒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友德怒奮兵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

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走友德遣人諭降

之俾各還本業留肇昌滿指揮守之即引兵趨綿州

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余艘時蜀

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為固及聞造舟以進益惧友

德將進攻漢州歎以軍中消息達於湯和而山川懸

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書克階文月日投漢

江順流而下蜀人見之解體與和始得罪 帝有

問命伐夏以面實封及是戰死 帝聞之追悼不已
復東勝侯另賜其幼子田五百頃

湯和廖永忠取歸州楊璟王簡進攻南城瞿塘敗績還
守歸州

和與永忠率曹良臣等師取龍伏隘會趙庸令攻直
桑芙蓉洞覃崖寨皆平之其取尤伏隘擒夏僉事任

文達斬獲千計攻天門山擒張元帥及小張僉事降
其衆千余人至歸州又克李逢春烽火山寨及是同

趙庸由歸州進攻瞿塘關時江水暴漲乃駐兵大溪
口其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以振夔州李指

揮出白鹽山攻夔府南城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
王簡出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兵亦

退乃還歸州
夏戴壽吳友仁自瞿塘帥師赴漢州傅友德大破之於

城下遂拔漢州
壽友仁聞友德破階文搗江油乃抽瞿塘精兵以援

漢州留老弱者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陳德又
入綿州破龍德照夏將向大耳悉兵戰於城下友德

選精騎擊敗之無何壽友仁將兵至友德下令曰彼
勞困遠來大耳兵敗衆必洶亡一戰可克也乃帥兵

迎擊壽兵大敗援其城擒招討黃允萬戶梁士達等
百余人壽與大耳走城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以顯特

守漢州自將擊古成破之擒殺其兵二千余人獲宣
慰胡孔璋及馬騾五百匹友仁自占城走保寧友德

將向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獻良馬十四匹臣按傳公入

蜀最為輕捷又聞廣州西路歷聲慶蒼梧左江邇將
何亦可徑入四川之成都後日不可不戒

廖永忠引兵向夔州
時湯和駐大溪口欲俟水平乃進適友德捷至帝

恐其留逗乃引友德冒險克諸州之功以責之其詔
畧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

蜀無險可恃正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
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

誤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末忠被聞詔命即引兵直趨夔州以規進取

守文州朱顯忠城陷死之追贈為都指揮使
顯忠初為張士誠守松州俞通海克太倉崑山嘉定

以兵臨松州顯忠以州降及是從友德克文州遂留
守之夏丁世珍誘番數萬攻之顯忠戰却其衆世珍

復合趙元帥大女攻之城中空食外援不至部下皆
曰與其守城陷死孰若出城求生顯忠厲聲曰守將

守城亡存與存城亡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語且世
珍攻城益急顯忠出與東門拒戰世珍復攻西門

且募願忠被傷崇創復戰力不支城陷為亂兵所殺
事聞追贈為都督使○臣聞用兵豈地易守城難何
以驗其易夫有民居十萬者卒報賊百舍民莫不
震慄携散然使賊觀其地民狎不憚且有欲殺之者
矣以傳公克捷雄武又得廖湯二公奮揚願忠不能
保守文州可以辨兵勢畧守之難易矣

夏四月遣兵接應瞿塘綿漢

勅湖廣平章鄧愈曰可將安陸寺衛官軍貴付王成
官領前去敬馬廟蓋井寺處節制已調指揮同知任
亮等軍教劉應保作鄉道開通徑路搜捕山寨如陸

路寬平直抵瞿塘會湯和大軍攻取若道路險隘不

能前進教任亮應保作遊兵依前攻打山寨却教王

成領兵由水路去未幾復勅曰四月十六日領川兵

傳友德報今月四日已行攻破階州殺獲人馬見取

官軍宜從襄陽與元來會今日說與衛國公知道仍

教任亮與南陽軍馬前往敬馬廟著應保作鄉道開

路會湯和聽受節制征進其王成軍馬不必由敬馬

廟及水路去止由與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亮遂
引兵趨瞿塘以從湯和王成趨與元以就友德仍詔
播州楊鑑率馬一千酋兵二萬為友德先鋒金筑安
抚司密定亦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帝又慮襄

兵出城守虛弱以手書諭愈曰劉愈可將襄陽軍馬
城池事務委鎮撫胡潤官領用心守禦如是本衛指
揮出征回日交付掌管愈得書即以胡潤管領本衛
事務

五月廖永忠大破夏師於舊夔府

已卯永忠至舊夔府平章鄧興樞副飛元張開永忠
兵至即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已接乃麾後
軍兩翼旁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
樊興殺溺士馬甚衆夏人為之奪氣

六月遼東衛執殺劉益者以獻

張良佐等遣恭政張革行樞密院副使焦愚廉訪司

食事李茂等及斷事崔忽都貢馬并械送殺益之黨

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師又上元人所授印章

宣勅金牌大小衙門銅印五十八仍上其事於中書

右丞相汪廣洋隨即以聞遂以八丹僧兒等悉寘于
法

壬辰廖永忠襲破瞿塘關徇夔州丙申次銅鑼峽癸卯
湯和會永忠于重慶夏主明昇降

辛卯永忠引兵至閬以閬水峻急蜀人設鐵索飛橋
橫慶關口舟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
踰山出關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
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岸石間守關者不

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騎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鎗火箭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未忠已破其陸寨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駭下流舟師亦擁而至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矢死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發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余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亦自歸州進兵自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約會重慶行定沿江州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惧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性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如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免生靈塗炭鋒鏑昇乃遣使往求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將軍未至辭而不受臣按永忠破關以出湯和歸州之師而又降降以從湯和節制之命其視晉王濬徑直渡江鍾會鄧艾相爭入蜀其器量遠甚矣無他聖君則臣良親晉君鄙故其臣亦鄙也癸卯湯和引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是日夏至昇面縛嘶聲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太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辱仍擬字向大車載昇家屬令

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高德等送昇等官屬并降表於京師長中有曰既蒙寬宥先幾之智又乏錢俶違事之宜見同升姓計窮穴鼠端罪實由於已啓蒙川匪其人自揣愚蒙干冒天討傾關之何益遂開門以未降拜迎道左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收希孟昶之傾心謹將土地人民軍馬錢糧若

部進宴饗樂章
宴饗之樂凡九奏本部尚書陶凱所制也一曰炎精開運篤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

鼓鐘鑠上宮徵洋上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曰皇風被八表熙上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延龍袞耀朝日金爐象祥煙濟上公與侯被服獲且鮮列坐侍丹宸啓柝在周旋羔豚升華組玉饌充方員初進奏南方繼歌獻賦篇上欣載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上定天下之舞上士三十二人左執上干右秉戚上飾威服其樂章名曰清游宇掩劍起上策馬定案上氣開天統寶曆應乾符武果文謨熊虎風雲創業初將軍是統介勇七月彎弧選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壯帝居三曰赫上上帝眷我

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榮厥本伊何育德 春宮既
支伊何 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及祥生及時為樂
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葵撫安四夷之舞東
乃南北夷舞生各四入服色各依其方調小將軍之
章曰大明君定宇寰 聖恩寬掌江山西戎北狄南
蠻手高擎寶具盤又調殿前歡五雲宮闕遠霄漢金
光明照眼玉溝金水声潺湲頰觀趨瞻看儀鸞嚴
肅百千般威人心膽寒又調慶新年虎豹閑文武班
丑彩間慶雲朝霞燦黃金殿喜氣增丹墀內仰 聖
顏翠繞紅圍錦綉錦班高樓十二欄笙簫越紫煙仙
音韻璫纂按拜舞齊歌謠讀吾 皇萬壽安又調過
左舞聖聖 辛亥 四
門子定宇寰掌江山撫百蠻謳歌拜舞仰祝讚萬
年 帝業安四曰馬負函兮天道傳龜載書兮人文
宣義卦畫兮禹疇叙皇極建兮合自然綿仁曆教歸
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 聖子
神孫繼 祖武垂拱無為邁前古奏車書會同之舞
舞士三十二人左執籥右秉翟分為四行每行八人
調泰階平乾坤清寧治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
如則致其禮 廟則盡其誠卿雲在天甘露澤風雨
時若有穀登禮樂雍和政刑肅清 儲嗣既立封建
乃行謬侯屏四海賢俊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
君臣齊歌揚頌聲五曰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請

謠稱多士為楨 皇綱赫我 大明德尊踰漢
唐百揆脩厥績公輔理陰陽義冠正襟佩都俞在高
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
穰獻禮過三爵歡娛樂未央奏百戲承應六曰鍾山
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
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
英雄豈但嗷曹劉我 皇昔住懽祭屋神遊天賜真
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
玆饌諧八音繼三嘆請觀漢祖用兵時為嘗傷吳澤
沱飯奏百戲承應七曰長楊曳綠黃鳥和鳴畫雉呈
鮮紫燕輕盈千花色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芳樽在
左舞聖聖 辛亥 四
庭管音嘒上絳韻冷上玉振金声各奏爾能睹下國
老載勸載德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
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奏百戲承應八曰夏王厭芳
醴商湯遠色堯聖人示深戒千古垂令名惟 皇登
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群生天庖具
豐膳鼎鼐事調烹宜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
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奏陳舞
承應九曰日麗中天隔下運公卿侍宴多令儀簡韶
九奏觴九獻爐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聖顏喜
歲熟民康長若此六尤迴駕風樓深寶扇齊開扶王
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

如天地歲七曹年樂奈何奏隊難承悲則以是上進
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律呂曲更
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
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
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
一切流俗譴澆滛褻之樂悉屏去之臣按宴饗之
樂既盡美又盡善聖祖天德之純王道之備於乎
盡矣但百戲隊舞又間以作且九奏之後解臣畢出
北向以立於此若奏雅牘應三樂度我人心整肅禮
度允終臣聞牘以竹為之或七尺或三尺其端有兩
孔春於地以作聲容辭恐有瀆於禮故於容出則吹
之因以牘各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有五寸中有椎
亦春于地實歸恐其不應乎禮故欲其行與樂相
應因以應各雅狀如漆桶而身長五尺有六寸以畢
常規之有相紐亦春於地實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
故以雅名乃古天子燕享諸侯群臣禮畢實出之樂
亦卿飲御射之後而奏之者也應此三器不用久矣
故臣備而金之

作徐王廟于宿州

徐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于宮中乃封為徐
王母鄭氏封為王夫人以別無繼嗣因為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祀以稽典禮無其義於是即所居
宿州鄉里闢地於瑩城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
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祠祀帝嘗御通天冠絳
紗袍以祭王祭畢召問大臣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
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
用之余則當降禮也

秋七月傳友德逼成都戴壽向大亨以城降

友德固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列陣出戰友德
命前鋒指揮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
壽兵大敗躡籍死者甚眾友德奮擊亦中流矢會湯
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聞志乃籍府庫倉廩

冬十一月辛亥

四十一

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率官屬降友德按兵入
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州縣至
崇慶州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破其兵執斬之判官
王桂章率城中耆民赴軍前迎降

以馬雲葉旺並為遠東都指揮使靖海侯吳楨由海道
運糧以給軍

帝以保上等殺劉益元太尉開元王納哈出等未附

保上逃往其營必有兵端又權指揮事張良佐房昂
上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
元臣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喇張屯據
瀋陽古開元城則有元相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

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保上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舉乞哥斷事吳立鎮撫軍民遂以良佐俱為指揮食事遣黃儔以書諭納哈出反獲利害甚為切至納哈出不從乃置定遼都衛以雲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食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雲旺於是登萊渡海虬兵金州招降元參政葉廷秀攻走高家奴遂至遼城繕兵屯田興學承制登劉益護其樞歸葬碭山帝又慮遼東諸衛窺伺者多乃命吳楨統舟師數萬以戍之視由登州轉運糧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楨調行方泛彼風濤如履四達仍詔山東儲糧以給之臣按海運便宜已悉於

元飛龍

辛亥

四

前篇而吳楨為朝家海運功臣之首是故記之而我今日亦不可容已者矣

存心錄成

存心錄既成帝覽之謂侍臣曰朕親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爾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及于哀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或由是致朕為是惧每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集是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為善惡豈以行之於今將禪子孫永為法式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二十七歲時血氣方剛軍士日聚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

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如兩敵然時上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易若持檢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李善長等對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帝又嘗記觀心亭有曰返視却聽上契冲漠擬問心有曰運之至精守之永久題暮雲禽面曰玩物喪志道衡說曰心常獲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臣聞上古聖神道統之傳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安汝止惟

元飛龍

辛亥

四

幾惟康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堯所以得統於天舜所以得統於堯禹湯文王尤所以得統於堯舜也我聖祖返視却聽上契冲漠即堯之執中運之精守之久即舜之精一不迂不曲禹之安止幾康也玩物喪志即湯以義制事文王不聞亦式也肆我成祖講議有心如明鏡止水之喻因製筆有今人息忍大儒積勤置金獅子而有小事必謹小過必戒則又合聖祖而契群聖者矣

鑄洪武通寶錢八月癸巳

帝乘飛越夕月于清涼山

蜀明昇之降獻羅鬼養龍院良馬十四其一色正白

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余貫膺終腹至尾間而止振翼一鳴萬馬辟易鶻鵠不可近上則輒作人立而吼

帝謂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教典牧副使高敬襲沙四百斤壓之跨囊上使遊行苑中久之性柔至是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乘之以出如驕雲而馳一塵弗驚賜名曰飛越峯復命御馬監直長馬晉臣繪其形藏之

傳友德克保寧執吳友仁以歸以李文忠鎮四川

友德攻保寧克之遂擒友仁送京師留和陽衛指揮

龍飛紀事 辛未

四本

黃崇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招集舊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籍其壯者為兵帝又遣李文忠率軍鎮撫文忠以成都舊城低隘築增新城高城深池置成都等衛及保寧守禦千戶所蜀地悉定以陳開為成都右衛同知撫綏新附

華雲龍襲被元兵於雲州之牙頭

元平章僧家奴以兵營于雲州牙頭雲龍謀知之乘夜分精兵突襲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并獲脫馬四百匹復引兵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寨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余衆奔走

封明昇為歸義侯賜第京師

萬德送昇將至京師詔中書六部太常翰林國學諸受降禮皆言宋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偽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則下皆奏服紗帽進待罪表

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輔躬待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闕門使承制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晚受各跪慶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闕門使引昶等入問起居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昶等陞殿昶等再拜陞宣徽使承旨宣昶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之昶復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三呼萬歲遂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

二御奉天門昇等於午門外晚進侍罪表侍儀使者

龍飛紀事 辛未

四本

奉表入宣表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承制賜昇等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帝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且見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乙丑昇率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受昇歸義侯賜第京師

日本入貢

行人楊載於元年奉使招諭日本二年至自海上未幾復詔載往其國及是日日本使者隨載表表入貢初趙秩嘗使日本泛海至柁木崖入境問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良久乃延秩入館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

責其不臣中國等語王曰吾雖夷倖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音奉准蒙古以戎狄誣華夷而小國視我使其臣趙姓者休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庫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夷天使亦姓趙豈非昔日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休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刃之秩不為動徐曰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和於是王氣沮下堂延載禮遇有加遣其僧祖并僧九人随秩入朝奉表稱臣貢馬至是又隨載入貢

九月置軍儲倉及內外倉庫符券

置軍儲倉凡二十所各設官以掌之又以錢糧出納不可不謹令內外倉庫放支錢糧內則中書外則行省第其字號以為符券然後放出

冬十月傳交德廖永忠振旅還京師詔定功作頌文諸軍還京師湯和友德永忠等悉上所佩將軍印綬并得蜀物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

十路府七元帥八官憲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八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匹帝以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綿漢成都保寧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其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額時一百五十四陳德百兩楊璟王簡無功不賞又製平西蜀文以旌忠勇有智勇將又張無謀純兵之徒頌曰天佑我邦出師以律將憤揚上馬嘶蹄踏盡角声張惟我額疾智勇難量羌人稽首壺漿道傍勞我軍行綿漢是降盡爾載壽率眾來當一戰拔靡拒城且藏旬日因迫請軍請降傳將功就并歌瞿塘天生廖將與傳成双紅龍飛龍

復令天下勿奏祥瑞許奏災異

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天垂戒然人之常情遇禎祥即有矜心聞災異即有惧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不舉或舉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省宜行天下有災異即以實上聞及後有司遇有災異隨即申達各該管上司具奏每歲月禮部以歲旦

先後類奏凡民間一歲三男者有司給米養贍○臣聞晉武平吳而急唐憲宗滅蔡而驕我聖祖不以平蜀為功乃以不實聞災異為慮蓋聖心虛也虛則心不足望道如未之見

十有一月始創吏員皂隸巾服

是時軍旅繁興賦稅充塞頗重吏事已嘗定內外衙門吏員月俸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月支米二石五斗標吏令吏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典吏一石二斗三品四品衙門令吏書吏支米二石承差典吏一石五品衙門司吏月支米一石二斗典吏八斗六品至雜職司吏月支米一石光祿司等典吏六斗其在京

龍興紀事

辛亥

辛酉

三品以下衙門典吏月俸一石六品以下吏典俸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又以其巾服不可無別也乃制令吏掾史書吏典吏穿皂盤領繫絛戴四方平定巾其皂隸公使人役則穿皂盤領衫戴平頂巾繫白搭牌帶錫牌

遣編脩羅復仁諭安南占城

安南占城治兵相攻故遣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晉詔往安南諭之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數年之間土地闢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焉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

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蕭且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聞之心甚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各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難明以朕詳之彼此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怒於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及爾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二國皆聽

龍興紀事

辛亥

五一

命安南贈復仁以黃金寶貝固辭不受及還具以其事上聞帝曰不受其醜是也時安南使者莫季能來因命中書加賜遣還臣按我朝家鉅老出使安南極有盤錯古田飛編修順德何侍御則其表著者蓋張教日燈依禮居喪何比黎明欽行御道朝廷增重夷裔寒心其他或被其誑誘不由州縣而間行山谷或被其誘托辭禦宴而馳令北向彼則當尊入其國以苞藏爾使我無見也處其歸則用大僕侍衛使我其行也為使者當及已之是悉敵之情一有疑得當訊機而折其虛其奸若夫不受金貝特其小節者耳卿當台好者亦能不為未足為奇也

近因登庸恭逆境內大亂肆天兵將行肆伐彼聞風
即時輸款臣聞由弘正始阻朝命及後就魏博六州
唐憲宗遣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裴度宣諭弘正出郊
迎接且請通至馬州宣布天子德澤魏人悅服安南
遺民久罹莫氏莫之禍重以阮鄭陳黃分據之擾
金炭極矣今既款降受封若遣使吊祀鎮夷死事忠
魂仍通詣屬下諸州即以貢物還賜其民使死者得
瘞傷者得起徙者得已斯與情欣悅道成顯比矣

十有二月華雲龍獲元故將伯都不花賜之第宅

雲龍獲元惠王伯都不花諸王伯顏不花宗王蠻七
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二金印一金半國牌九

龍牌二

帝幸步

三

帝喜賜伯都不花及伯顏帖木兒第宅幔
帷衣服什器

五年

壬子春正月以大將軍徐達帥師伐逆西李文忠總東
東道兵趨上都

帝以殘虜未除終為邊患乃以達帥師伐之馮勝傅
友德文忠各總東西道兵顧時陳德為副將軍率兵
以從賜勅諭戒以務察胡人情狀審其求否則慎督
三軍一鼓可俘否則堅守斥候以靜朔方文忠與
時分兵入沙漠馮勝友德則西出勝破虜於別力篤
山陳德擒岐王部將長加奴獲畜十餘萬文忠由金

蘭道率驍將五千趨西涼破失刺罕兵又破朵兒只
巴於虎刺罕口獲人馬數十萬後肅州制院平章不
花至亦集乃敗俞實兵分兵守扼閑塞馮勝乃以友
德又率兵追擊俞實於瓜沙州又獲金銀印三馬羊
二萬文忠則率師由北平出居庸關直趨上都
賑給無告老幼男婦

凡鄉村城中若有身無殘疾老幼少壯男子婦女一
時不得已而乞覓本里長及同里上中八戶量為
資給候其培養成家還復人戶所資之物有司常加
檢察毋令失所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者同里
上中八戶官驗其家所有糧食除存留足用外余沒
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湯旱飢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
限

初制士民相見之禮及禁蒙古色目人為婚姻

今凡鄉黨淳樸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
時宴會揖拜之禮勿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如
佃人見田主不論齒叙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若親屬
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其蒙古色目人既居中國許
與中國人結婚姻不許於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
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其色目飲察自相婚姻不在
此限 臣按蒙古色目是同姓也同姓為婚禽獸之
道哉

聖祖禁之日月重明天得以為天燕雲重整地得以為地婚不同姓人得以成人

遣承直郎翰林院侍制羅德壽

帝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會梓出使吐蕃召還至是又命梓使雲南朝臣或謂梓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梓慷慨即日就道及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不聽館別室庫餼有加數日又以陳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當

老龍紀事

圭子

五四

時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自科勇悍攬恨執愈陳張士地甲兵執愈中國度德等義執若天朝推亡固存執愈天命天之所廢執能興之若不降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五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

二月李文忠取和林追虜至阿爾渾河大獲而還

文忠引兵出居庸搗應昌是月戊申取和林師進至可溫哈刺莽來虜後營連遁去文忠曰虜虜魄矣可獎而擒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由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軍士各持二十日糧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戰數十合文忠自將

龍驤紀事

圭子

三

臣按國初虎臣出征北虜多以兵少動遭顛危戰死如良臣真可憫也若臣庸掃雷九之技售一里之遠虜不敢逼三四百步之內嬰之者碎矣古人從容而杜奸謀笑談以摧強虜感慨今事撓我腸思是故不量而微言之文忠留驛海三日始還迷失故道乏水渴死者數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踏地泉水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忠牲以祭良臣戰死事聞追封為安國公諡忠壯以魯魯為禮部侍郎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白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多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

局編類禮書衆以老成之士無踰於魯共堅晉之議禮有如聚訟魯當衆言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某說者是從其說者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魯歷舉傳記答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而折高麗使者易其國書至是帝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曰不過主事即日起六階中順大夫本部侍郎魯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為定不之許魯不得已乃就職

復薛顥求城奏

顥初有罪帝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歎有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由其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顥有肝胎米歸朕撫之專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其從征討皆著奇績破慶陽取王保仁戰賀宗哲勇畧意氣迥出衆中真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人剛忍朕屢戒勅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醫獻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今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効從朕有功無過顥因利其所獲整高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

經伺之於途率衣哭罵且慙寃於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害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朕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及是月初五日帝領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他洋以語工部又五日尚書陶凱以券進呈帝乃給賜於朝與列侯一體同賜詔命

三月始給僧道度牒

令僧道錄司造周知策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為偽僧後起飛紀卷五十七
令府州縣擇有戒行者領寺觀請給度者必考試精通經典方許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其民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續有清理釋道二教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居之不得雜處于外道士不許設醮拜奏書詞各遵頒降科儀其民間士庶有假張真人私造符者罪之
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造獨轆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淮南將軍將兵擊五溪蠻

長嶺等州五溪蠻相繼作亂南方大擾乃以呂公著為淮南將軍統兵討之良受命即率兵以進聲言勸捕群

蠻俱為震州

五月吳良次渠陽遂破五開洪古等州寨

良以是月八日率兵次渠陽之靈溪遂進攻諸蠻一鼓入銅鼓破五開收渾溪再鼓辟騰浪附萬莫越溪洞開太平三路三鼓服地青夷隆徙通洪州良又欲化蠻以德招撫納降不忍加戮蠻獠尤黠者有曰清洞崖山據銅關以抗官軍良怒破城之古州八萬乃俱而降洞寨三百余所在編民願附籍者甚衆不數月郡境悉平渠陽民咸告曰往歲緩軍洞獠賴疾一鼓而清今年會同洪江賊反毀縣治我令佐侯復遣將生擒之於是刻石紀功漢洞蠻獠輸稅奉法一同內地

六月辰州蠻復反副將軍楊璟討平之

辰州十八洞九溪九洞水米坪散毛洞柿溪蠻連橫作亂掠劫旁郡縣以環佩副將軍印率兵往討遂盡平之辰靖以安及還帝賜第宅於中立府

秋七月琉球入貢

琉球從行人楊載浮海來貢帝嘉載功重加賞賚琉球自是世受封爵後所貢土產或刀或馬俱於福州南臺外番使館先行頓獻乃入

八月安南復攻占城陳叔明弒其主日燬而自立

是月乙丑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達班瓜卜登

采朝奏言安南後以兵侵其境王乞賜兵器俾安南

知小國乃聲教所被之地則不敢欺帝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以為安南占城既已講和而又興兵天魚尾浪驚驚風生交疊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俱乎是則場傾地摧欲良二以完之奚陳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而諭一如朕命吉哉臣按此詔語必有脫誤在今當以疑存疑耳○夫陳叔明以兵伐日燬腹心先殺之遂及日燬即遣使來貢其表忍著陳叔明之名主客嘗已受其表將入見魯魯取其副封魯曰前日陳日燬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臣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日燬為叔明所逼而死遂暴其位心懷恩故托脩貢以規朝廷之意禮部以聞帝批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學士之撫章詔責之曰春秋大事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日燬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燬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燬為盜所逼悉自剪髮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朕於大義必誅無赦如或更欲改轍擇日燬親賢命而立之朕可以續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

後遣使至安南見其君臣謹詳歸奏其狀乃降勅命

中書省曰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不知禮義其彼中動以詐偽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教令人往來近者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使入貢方物甚豐又治兵欲兼併占城以自廣兵端連年人皆不聊生。臣按叔明所為大類州吁虜驪用兵土國城漕悉師南行叔明篡伐占城其即州吁文仲之數代鄭者乎國家兵力未嘗使暴戾得以專土虐民哀哉

九月膏露復降于鍾山

膏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咸見於歌詠侍即曾魯亦撰賦以進先是帝將親祀郊出宿齋宮命取諸作

龍藏書

幸

幸

使侍臣更翻誦之至聞魯賦獨曰此曾魯作抑褒極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者之可驟至哉後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帝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魯撰詔中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帝曰頃觀陶凱文已超人意今魯又如此文運康其昌乎

冬十有二月翰林院侍制王禕卒于雲南

雲南梁王君臣初聞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郎賈寬政館掃適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侍即脫自西番來且徵糧餉散連兵以拒我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掃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掃於民間脫亡聞之因詣

梁王曰

幸

幸

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付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出掃見之脫亡欲以威服掃曰天迄汝元錄我朝實代之誓火余燼尚與日月爭光乎我特遠來豈為汝死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殺來使不從則死彼何罪焉況王公材器天下無双宜有以全之脫亡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掃顧謂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二十四日未申時也達里麻陳物奠祭左右具衣冠歛之即界至地藏寺漏澤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其葬所者。臣按出使絕域不可不擇其人漢隨何使九江能殺楚使班超從郭恂使西域能殺匈奴之使用能使美布知懼共成滅項之功焉孫安慮頭執藩臣之禮詳觀雲南君臣頗存好生又子充先至脫亡後來脫亡敢肆兇毒吾獨不能誅脫亡乎或者無隨何之材其屬蔑班超之勇也歟後雖舉雲南繼其君而撫其臣費氣多矣雖然子充之節可以裁一時立節萬代增輝正統間即追贈為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諡忠文矣

六年

癸丑春正月廣州衛僉事楊瑄討平海北諸盜初壬子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仙姑數於海晏下川大膽文持等地環即同指揮范懷率舟師

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歷世之多後世莫及又嘗從容語燕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議論庶廣見識幸善調護之太子由是德業日進寬大仁明天下屬心

詔免會試貢士以次第擢用之

夏四月指揮孫恭以兵征惠州錦川破松山皆降元侍郎白鴨子

傅友德巡長城外追獲元故將鄧季華帖木兒還鎮北平

時大軍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聞之

絕塞遁去追獲元平章鄧季華帖木兒軍還鎮北平

時適元旱友德自行祈雨

六

時通元旱友德自行祈雨又疏陳五事一轉輸之法

宜令河間軍自長蘆運至通州北平軍自通州運入

北平城則民不勞而事集矣永平民接運軍儲由雅

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清河涿水故道漕運則

用力少而成功多一派民越境其為邊患宜招撫安

集寬其賦役優免三年則民力自蘇彼得安居三古

此諸處兵民一夫守關二夫供輸有名無實莫若放

還民夫俾力田畝各令官軍千人戍守彼專其責則

邊戍寧固關外新附之民多貧無生理宜給以衣糧

厚加存恤則戶口日增五北平用將連年供億大軍

宜少紓其力使民日富朕樂於聽事赴功帝嘉之

悉以施行尋召友德還京師與皇太子諸王儼于

六月頒律令於內外衛所

律令之頒以禁止官軍人不得私下或明白接受公

侯所與信實金印改定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

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

私自喚呼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官

軍人三犯發南海充軍

秋七月總兵陳德及虜戰于河獲其將忻都

總兵陳德率兵出塞外破虜於三分山擒失刺罕等

七十余人及是復與虜戰于河三戰三捷斬首

六百級獲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

給賞北平內外軍士

永平居庸古北口為一等密雲州為一等北平在

城為一等真定通州為一等臣按是時大寧未城

故沿邊關口不得不守臣聞元人攻燕勁騎據居庸

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蔚

朔等關雖為京師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險要未

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寧久沒於奚胡輻輳關

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昌平州七東北九十里有

黃花鎮自黃花歷大小谷口如白馬陳家市馬等峪

關口積有四十八東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古

歷二十四關口至娥嶺寨開歷黃松嶺將軍石
關凡五口乃抵劇則東岸此自關以東歷寬谷等關
凡十口乃至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流羅文松
青龍井堤潘家口團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
喜峰口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
青山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沅等
三口至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蘆龍縣之桃林口自
桃林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
至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
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跨
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峯潮河去京師二百余里地甚
平坦可以長驅黃花山海兵糧少弱密雲一帶地方
延長營堡稀濶力分勢緩朵顏結婚海西連併兀良
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峰收大寧破走朵顏且
慮變起倉卒而無以脅之者矣從容以杜奸謀談笑
而摧強虜臣素所講也唐有賈林見朱泚僭號大素
犯通奉天其弟朱泚自龍盧悉境內及奚胡之師歎
與泚會於上陽唐家社稷危矣賈林說王武俊與泚
讎殺泚敗歸鎮泚以失援而關中平復後世追論以
為功高李晟馬燧懷光不足言也當時用林之功而
賞不及身不意臣亦類之夫伐安南其事係不得已
亦非臣有所求知於人也陳主事發之蔡待郎李鑑

史求之林食事請之代作諭書頗極情交理勢條列
里道足補軍門出哨之差大功告成不惟微勞弗錄
又且因以獲罪如之何其可以有言乎雖然我躬弗
閱遑恤其後而君子存心不宜以薄關口之要臣又
當備言之夫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
盡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西有白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
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
里有紫荆關唐縣西北有鴟山倒馬八渡三關真定
府井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由惡
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陽縣之龍
泉龍泉而之金龍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
定州之西倒馬關美承順真保前後關口積二百有
二十喜峰潮河固可懼而紫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
泰中也先以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紫荆白羊者
乎蟻穴弗防遂成鼯鼠肉食之憂當必有甚于養食
者故不吝推論至此

定各省山川之祭

天下山川舊各祭京師併四夷中之名山大川至是
悲厭之止今本處本省自祭其各府州縣城隍之神
其祭之也春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九日率以為常
八月詔采瀛海大明日曆

帝嘗命漣搜萃歷代奸臣之迹成編各為辨奸錄七
成進呈即以分賜 皇太子諸王 帝嘗御制祖訓
其目一十有二曰持中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
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書成命漣為之
序漣嘗侍後苑觀樓 帝曰農事成矣宋漣對曰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
疾苦實盛德事也至是又得旨命脩大明日曆擇其
中言行之大者為實訓五漣總其事朝夕禁中

九月禁私鑄錢

先是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錢上文曰大中通寶仍
令各處行省置泉貨局領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又
禁之犯者許將發銅送官每斤給官錢一百九十文
諸稅課局內如有私鑄錢者亦為更鑄以定于一○
臣聞南齊孔顗有言奸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
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使銅不惜多工不靳費使所
鑄之錢體質卑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輪郭正則本多
費創雖驅使鑄彼亦不便況昌禁為之乎此塞奸之
源不刊之式不可不立矣

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元太尉伯顏不花
臣聞朔州內固襄應三州外連唐龍東勝橫塞三處
其所以為朔州之重者以有火山嵐哥諸州耳是故

朔州有憂若以火山嵐哥諸軍或潛西徑度山谷或
緣草城川則可以接朔州矣近聞山西巡撫不置朔
州而常劉太原不惟緩急無當於事其所以為雲中
馬代襄唐東勝橫塞亦疎矣

初用教練軍士法

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
射十二箭內陸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中試遠可到
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
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
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試中
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為則內取一千人令所
在飛軍

左飛軍

六九

轄指揮千百戶總小旗領赴 御前試驗余以次輪
班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執善鎗刀步軍善弓
弩及善鎗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
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
文為道里費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
百人中者佳俸四箇月四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不
中者佳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中者佳俸十箇
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中者佳俸一年七百人以上
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百戶
戶所管軍一千人內二百至四百人不中者佳俸半
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中者佳俸一年六百人以上

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三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軍士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以上不中者降小旗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在京衛發廣西南寧都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南方者極遠北極邊衛分守禦各都指揮使司所試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者都指揮使職

設糧長知數斗級糧夫

令蘇松等府糧長每一人設知數一名斗級二十名

送糧人夫一千名以備運納

十有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擬新律條例揭于西壁置太僕寺于滁州

寺設于滁州知品從三又置以卿寺丞等官專掌牧馬之事凡管馬官吏常時下卿提督者驗馬匹要見定駒若干明白附寫以俟太僕寺官出巡比較五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京馬為舊管官補筆生為新收故事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在春至三月二十四五秋季九月二十四五冬季十二月二十四五送太僕寺類繳其有生質奇異與馬種不同者明白申報

凡比較馬文簿原領筆生見馬數分給該筆駒若若干不該者若干已生未生者若干原齒色及所生駒毛色逐一開報凡倒種馬及駒俱在年終完補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杖二十管馬官吏加苛痛治其管馬有圖算貪污害民者分管及所在掌印官開奏以除民害○世設養馬所以備征戰壯國威官吏之下細依報之煩後民無疲於奔命乎額數雖存肥健必小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周禮鄉師校人掌王馬以辨六馬之種謂之公馬養於官漢時勸民養馬復卒三人縱民畜牧上官不禁遂致挑氏數千群匹唐府兵給鐵市馬歲周覈其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厥後府兵漸衰民貧難致則以監牧之馬給之矣宋置務監分群牧司給地牧馬諸監既廢仰給市馬義勇保戶復從官給要之周漢為可通行而今日之弊尤不可不知也蓋聞今內寺馬以郡縣解入者寄牧於民給配於軍喂養賠補民不勝弊支配則給勢實備軍亦告苦其外寺馬有廝養之役鬻養之地畧做成周燕酌漢唐然牧夫搭飲苦若征役告勞牧地燕併為害踏勘取獲逃亡埋沒或不可改失况是外復有支稅閹實治裝雜費至其互市商賈得以高價取諸因之專利弊固甚

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天健山其山四面石壁
岬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其分派入建平府之長安
州也則有章廬洞其洞群山峭壁林木茂蒼巨川繞
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內以至羽林山四面迴迴數百
里木石蒼鬱遶繞四旋內有小河自安讓海門過大
王江口水至山下岩穴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
岩潮退可容小舟潮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
路歌問無人真天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入
肆伐其縣避元兵多初官宇兵庫於安邦天健羽林
章廬四處元兵入境久乘其難之久疾作勢必旋師
然後併出四處兵衆敵擊走此元人所以大敗後
人所以不可不鑒也

七年

甲寅春正月定大祀祭穀禮

大祀之時 帝行初獻禮將畢分獻官即行初獻禮
至獻終獻亦如之又命祭祀皆免上香其設爵洗爵
條爵拭爵燭昨飲福之類悉皆革去

李文忠復出兵代將

文忠出兵至代縣遣將各分道以出至三不刺者獲
元平章陳安札至于卑順門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
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

更定 皇太子諸王朝賀儀

凡正旦冬至 東宮親王并妃朝賀宮中不致賀詞
止稱 父皇 母后行八拜禮
敗中立府為鳳陽府以應天府州直隸六部浙江等行
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帝初欲都濠州以濠州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定四
海之義劉基深言不可適請將征王保於定西失
利乃定都南京至是敗中立府為鳳陽府應天等府
直隸六部易浙江等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嘗
督諭承宣之誥其畧有曰爵分五等列國天下若得
其人 國家盤石時安然為浙江布政使

二月新律成

新律之編其篇目一准於唐曰名例禁衛職制戶婚
廩庫擅興盜賊聞訟詐偽雜律捕亡折獄傍舊損益
輕重得宜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頒行中外

三月旌表吳縣姚崇妻黃氏

黃氏名妙清歸為姚崇妻生男女各一而崇死時
妙清年纔二十有九子文聰始二歲貧甚紡績以育
之或勸之嫁不從初張士誠入據蘇州亂兵掠文聰
以去二年不聞消息或以其无子又勸之嫁黃氏曰
我豈以子存亡為去留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
歸黃氏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
年里耆列其狀于縣府監察御史實制下旌其門

曰節婦。臣按此廼聖朝旌節婦之始是故謹書而傳記之聞風興起者當大書特書

夏五月孫恭復率兵趨惠州錦川收捕殘胡

恭以大寧諸處未清復率兵趨惠州錦川捕獲亡命潛伏民間者並同金都督征與中于西川五鳳山戒和太尉虜司徒平章崇因帖木兒

宋濂進大明日曆

濂在禁中脩日曆成上之序其首有曰一日功高千古謂挺生南服創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所未有二曰得國之正同符洪高謂元季弊弊初元黃室左蠱之念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群雄之手

宋濂進大明日曆

申寅

七六

而安集之三曰獨稟全智謂平生用兵戰勝攻取未嘗少挫決幾料敵諸將仰受成筭至於繼天立極經綸出治又皆出於一心四曰敬天勤民謂欽畏天地存於心目有赫其臨至於郊祀必嚴必虔不敢仰視惠保小民如恐不及有貪墨者必處以極刑五曰家法之嚴謂后妃居內不與一髮之政外戚畏威順理无敢時寇有化邪端供掃除之役六曰兵政有統謂兵權悉歸朝廷征伐不專大將帝嘗与侍臣論制女寇寺人外戚輔臣藩鎮夷狄曰不惑於声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体恩不掩義此制女寇之法不牽於私愛惟貨是用苟于憲典裁以至公此制外戚之

法閣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此制幸

人之法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擁蔽謹威福

之下移此制輔臣之法藩鎮之設不以衛民使財端

有司兵必待符而調何有藩鎮之禍脩武備謹邊防

來則禦之去則不追何有夷狄之患凡此所謂萬世

明法也濂修日曆無分晝夜躬閱載籍書于牘上覆

視于冊一字不遺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正

宴慶札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勲臣

名卿昭德耀功之大次第紀叙皆可為法在帝前

凡有陳說不為虛飾隱蔽雖家事苟蒙問及亦一一

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豈可欺乎帝歎俾參大

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

帝益尊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訪舊章

講治道屢有建明嘗召問廷臣臧否濂則但言其善

者由是帝益嘉賞之○臣聞蕭相漢六合為家

牛李爭權唐經幾廢甚矣進言於君不可不慎也幾

事弗密禍生偏曲小則合為昵私大者激成朋黨故

邢邵諫崔暹之短暹乃為所長王旦稱寇準之美

準反發旦之惡是以尚論者稱暹不事攻訐美旦休

休有容宋濂承問廷臣而但言其善暹且之尤也

不雨帝壽之六月雨

時天下久旱帝躬祀大歲風雲散鎮海濱及鍾山

之神與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其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載民瘼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為甚方今仲夏當農事渴雨之時予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為達上帝苟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為民災坤其聽之既而六月遂大雨積至六日四郊沾足

秋七月李文忠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元宗王朵儿失里及承旨百家奴

八月文忠累豐州破獲殘虜乃還

文忠引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虜衆一百二十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顏得

金印玉璽書各一斬司徒魯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

都○臣按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余里高闊牛頭

朝那三受降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聖祖嘗建東

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林其中也

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也又撤東勝

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橋三面城守也

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用主父偃張騫之

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雖有久戍之弊甚為

朔方又賴之防我朝自降城捐棄東勝為墟戎虜

南牧之馬不惟震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

然臣聞河套千里虜虜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

寨之設若以銳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以邊軍以拒其後吾若令朔州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降城以延安具堡綏德孤山榆林及寧夏花馬池黑山吳武河西諸寨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而受降城必封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余吾峰真水而斥草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聲收之饒足以厚民轉輸省民力寬卒伍亦蘇息矣真水心山又在降城之外昔張仁惠率降城遣部將論弓仁將兵屯真水草心山以為避衛城乃可築

安定王遣使來貢

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

先帖里臣按安定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與瓜沙赤

斤蒙古曲先海西寺處皆古燉煌之地數處之中沙

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其去哈

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

於河西據二關而列四郡我國朝鑒其遠戍勞民

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逐地封付舊首沙州

徙于嘉峪及後戎虜猖獗關隴騷然幸彼此猜疑連

結卡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畧

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亦斤以臨

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王

門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部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
開隴安枕而片亦莫矣和戎五利晉悼行之而
卒以復霸吾雖欲不效晉悼獨不念及吾民也抑古
今戎狄相擬以年戈必殫詐力開關以互市遠近咸
舞唐時西安北廷戍卒之費供取王門陽關拓關商
賈之征臣按拓關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謠
城以至思渾河外城及于關之大石城古有赤山碎
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國新城頗建阿史不來俱
蘭統建恒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木城段芳岐山
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吉良城和支滿漢渡州藍
陀蒂閑皮山姑墨焉耆于衍榆林蘇東夷薛西夷
光祿紀事 卷之十 十一
碎亦崖安西九姓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蕃部
落矣以言陽關之外若蒲昌伊看石城弩支時勤并
渡且末蒲仙悉利支片勿遮移社彭懷東蘭九一十
三處亦皆落也以言王門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
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亦新赤谷長泉龍泉蜀山
凡六部南平安昌礪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處
則屬土魯番其柳谷金沙七屯三節亦皆屬之其瀚
海清海神山沙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遜焉宰濟
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弓月龜火密伊麗九一十八
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蕃衙帳皆自羅護發
其駝泉西華東華獨泉納職三百九十里之延而次

箕等六番處其內自羅護西南達龜茲以至赤亭
則哈密土魯番之通又通若自羅護而北上至焉嶺
一百二十里至赤谷經長泉一百八十里以至蜀山
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廷由是觀之赤亭當其衝
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接換龜茲北廷安西六
大都會尤為西域諸部內外形便今皆沒於戎虜而
不可復矣其礪鵝山之外又有廢礪鵝山礪鵝山并
塞栗達且野橫泉諸胡若牽引醜類併力并涼不惟
井肅延緩寧夏大同莫克支打而燕幽關西雲朔亦
為難守矣元起主刺咸國四十以及西域自西域及
西夏有西夏侵軼涇陽則鎮北即非吾有自渭之極
光祿紀事 卷之十 十一
則長安三輔不能存長安外據則同華自危同華既
危則陝蒲必裂陝蒲若裂則虎牢汾晉必奪而天下
紛矣臣考赫連勃勃遼溫循夏兵跡而竟我西北廷
陸虛弱竊歎施吾長枝棄廣勢貳搜掠河套海西以
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吾見商
賈叢集物貨俱萃待以寬恕而加之誠意又之西域
漠北蕃胡放效積以歲年有增无減同而起例抽分
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安斗糧而可以坐守遠關
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討
之事交廣漳潮路去西域不止一萬五千里往牒所
載往往有西域商賈來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

往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涼商賈若往西域必自拓開陽關至門以出雖無險而路則近也

九月賜西番烏思藏銀印勘合定以三年一貢

日本僧人未貢不受

日本僧人未貢以其無素文却之其臣亦遣僧人未貢馬茶布刀扇以獻貢亦却之

冬十月造錦竿申悉易以皮

初制諸司文移紙式

奏本紙高一尺二寸一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一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二尺為一等

三等品至五品文移紙高一尺長三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

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官員在任內外公移文紙皆如式者考為一

最其有不如者則罪之

十有二月免亡故官員之家徭役及山東正軍差

凡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其山東正軍全免

差役貼軍者俱免四百畝其餘田悉與平民同所有

差役不得比例優免

甲寅止

八年

乙卯春正月帝親大祀始用新製樂章樂舞

大祀樂章 帝所親製也及是大祀遂用之迎神樂

奏中和之曲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嘏耀兮備

筵而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仰首兮願來期想

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兮降壇壝奠帛樂

奏肅和之曲天垂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氲兮氣化

全民勤獻賦兮束帛鮮臣當設宴兮奉來前進俎樂

奏凝和之曲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獻

願享子以敬初獻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聖靈兮

皇皇穆穆兮金床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

捧觴亞獻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載歌兮載將百

辟從祀兮具張威 聖情兮無已拜首稽首兮願享

終獻樂奏寧和之曲文德之舞三獻兮樂舞揚看羞

具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况日吉時良

徹饌樂奏雍和之曲旌幡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

兮駕飛揚遙瞻冊上兮上下方必烝民兮永康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進羅列三燎厥方炬焰發兮煌上神

變化兮東帛將感恩兮無量臣按古者以黃鍾太

呂之樂最清妙以祀天神用左旋呂以右轉各極六

變各自為宮廷奏者異歌則律廷奏者律升歌必呂

陰陽相合若出自然以太族應鍾之樂次清故以祀地并

歌廷奏一如前法但祀天其舞雲門祀地其舞咸池
我聖祖洪武之初冬夏二季舉祀於鍾山之陽鍾
山之陰分祀天地止為得禮以其順陰陽之義因高
下之勢擇壇以盛祭章舉辨各異也又古者啓蟄祈
穀用郊必於寅以應三陽爰生之義當秋報穀必於
申以應三陰爰生之義而萬物發生頌實亦或取之
夫天地不宜合祀也久矣肆我皇上繼統復之象
以建南北郊復行分祀其實申祈報禮亦可定郊
祀配以聖祖宗祀配以睿宗甚合商周奉饗穆
配天武王崩周公攝政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
意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或疑宗祀之配當奉

宋祀記卷之五

五

成祖而不當 睿宗大是不然何則 成祖配帝
在洪熙時則當奉行今日之祀則當推崇 睿宗矣
若推遠所親重瀆 遠祖不惟情理不該尚慮
上帝弗享吾誰欺上天下乎曾謂上帝不如林放乎
既嘗推古今之變而要以情理之極我仁祖篤生
聖祖 睿宗篤生 今上其功一也 成祖功邁周
武 今上業顯武丁其大振作功尤同也若更定
仁祖為桃廟之祖武宗以上列聖例該升附以次列
於廟中仍以 睿宗上比 仁祖由武宗而下其尊
崇之典及屬世升附亦如 仁祖之故則世及並隆功
德示勸雖有迂儒邪臣不敢妄引偏議動搖輕變矣

然此 朝廷大典固非愚臣所敢與而一曲之見不
忍不言

復製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社稷及歷
代帝王先師孔子先農樂章樂舞

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迎神樂章吉
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雲京畿山川城
隍之神濯濯厥 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奠帛靈旗莅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遠有帛
在筐物薄而微初獻神弓安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
奠茲醴酒晨光初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
亞獻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升洋洋

龍飛紀卷之五

三

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表交于神明終獻執事有嚴
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
神其歆顧永言樂只徹饌春祈秋報率為我民我民
之生賴于爾神維神祐之康寧是禱祭祀云畢神其
樂歆送神三獻禮終九成樂奏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鳳馭 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望燎祖
豆以徹禮樂已終神之雲旋修焉將從以望以燎庶
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光聞古者奏姑洗歌南
呂極於六變以祭四望奏蕤賓歌林鍾極於六變以
祀山川孟姑洗南呂次濁蕤賓極濁取之以祭各有
所象也况祀月當以實柴祀風雲雷雨當以標燎祭

嶽鎮社稷當用血祭山川當用沈麝今制不然意者
宋濂曾論諸臣未之考乎月將如正月祭明二河魁
三從魁四傳送五小吉六勝光七太乙八天罡九大
衝十功曹十一大吉十二神后也春秋祭社稷迎神
予惟土穀神乃造化功爲民立命乃當報崇民歌且
舞乃期雍雍備筵率職乃候迓迎想聖來乃祥風生
欽當稽首乃告拜曹年初獻氣氤氲初醴薦乃民福
之立命倚陰功予將王帛獻敬裏初斟醴薦乃民福
洪亞獻予今樂舞乃再捧觴願神昭格乃軍民康恩
必穆穆乃靈洋洋感厚恩乃拜祥光終獻干羽飛旋
乃酒三行香煙繚繞乃雲旌幢乃今稽首乃忻且惶
神頽悅兮霞彩彰微饌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
竹兮樂舞揚願祥音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
康送神氣氤氲氣乃祥光張龍車鳳輦乃駕飛揚遙
瞻稽首乃六何方民福留兮時雨賜望座捧肴羞兮
請糜芳鳴鶴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
稽首兮謝恩光○其然歷代帝王迎神仰瞻聖容想
靈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容
兮蒼生有崇瞻諸帝兮是瞻予頽首兮幸蒙奠帛秉
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頽首兮效勤捧
禮帛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欣享乃旋駕兮雲程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乃再瞻再崇群

臣忻兮躍頽從願觀穆穆乃容亞獻酒斟乃禮明
諸帝熙和乃悅情日職奔走乃滿庭陳蓬豆乃數重
亞獻乃願成終獻獻酒乃至終早整雲鸞乃將還宮
予心眷戀兮神聖歆攀留兮無蹤雲衢乃緩行遙瞻
乃達九重微饌約肴羞乃領陳烝民粒乃幸生將何
以乃報崇維歲時乃載瞻載迎送神櫛櫛遶繞乃道
來蹤駕輿與冉冉乃歸天宮五雲擁乃祥風從民歌聖
祐乃樂年豐望燎神機不測乃造化功珍羞禮帛乃
薦火中望座庭乃稽首頽神鑒乃寸衷其於先師
孔子迎神樂奏咸和之曲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
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求格於昭
聖容奠帛自生民來誰底其威惟師神明度越前聖
案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是聽初獻大哉
聖王實負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斃清醑惟馨嘉
牲孔碩薦薦修神明度樂來格亞獻終獻百王宗師上
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壺惟清且旨
獻于三於戲成禮微饌儀象在前邇豆在列以享以
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
越送神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穆
格惟馨神馭還復明運斯畢咸膺百福臣按朝家
有事文廟則胡元瑄之儀崇雅實平正之禮且不
奏四配樂章尤得顏曾孟荀師重祖之意爲良

制矣。但言當進學庫則視器備見鐘磬各一十有六而高下大小厚簿似失形制甚切傷之嗟。夫聖人心安於正造次不遺也。祀以失制樂器誰則忍乎。是故鐘鼓石磬臣悉畧具於前。取依成造則歌奏協律矣。其祭先農迎神東風啓蟄地脉奮然蒼神掛角燁燁火田民命惟食創物有先園鍾既奏有降斯筵奠帛帝出乎震天發農祥神降于庭謠謠洋洋禮神有帛其色惟蒼豈伊具物誠敬之將初獻九穀未分庶章攸同表為嘉種實在先農黍稌斯豐酒醴是供獻奠之初以蕲感通亞獻倬彼甫田其隰其原未耜云載駢御之間報本思享亞獻惟虔神其歆之自古有年

終獻帝籍之典享祀是資潔豐嘉粟咸仰于斯時惟親耕享我農仰禮成于三以訖陳詞徹饌於赫先農歆此潔脩于篚于爵于饌于羞禮成告徹神惠敢留餞及終畝豐年是求送神神無不在於昭于天曰迎曰送于享之筵冠裳在列金石在懸往無不之其佩翻翻望瘳祝帛牲醴先農既歆不留不棄瘳之厚深有幽其瘳有赫其昭曰禮之常匪今斯今臣按今制祭先農情詞備矣當蠶尤然先蚕足見國家致重農桑之政非前世不察民事者北也。但祭先農而歷代有功於農如后漢勸於播種伊尹之為區田伯益之作牛犁趙過之為代田其此之類取以從祀其

報功風後又不必言也

詔天下有寄跡佛老志向嬰賢者許入國學以背天理民彝乃昇之以政制各驛夫馬免掣則例

自京師至宿州十三驛馬夫田租全免自善道至鄴州免三分之二自滎陽至陝西山西北平共二百二十有一驛則免三分之一

二月以薛祥為工部尚書

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壓鎮祥面拆之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據交

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蒙其奏活者千數人後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作上等帝怒命有司將

尤飛紀略卷之七

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在側因奏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極言抗諫得令下腐刑祥復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帝可其奏至

是命為工部尚書

夏四月以俞通源督田鳳陽徙江南十四萬民實之

造大明寶鈔

所造寶鈔九等一貫一千文一貫五百文一貫四

百文一貫二百文一貫一百文鈔四貫換赤金一兩

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

錢十三鈔七一百文以下則止用銅錢臣按今

之缺貫宋時所謂幣者也其行易矣

以安定衛襲封嗣王復置安定阿端二衛指揮使

秋八月甲午作秋水賦

帝覽川流不息水容澄爽有感于衷因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為之賦以叙道體之無窮合天人

於一致又令禁林諸臣各撰賦以進帝親覽之悉

置評品於其間仍賜以酒學士宋灝素不能飲酒

帝強之三觴而如楮行不成步帝歡笑書楚書一

章賜之仍命詞臣咸賦醉學士敬曰俾後世知吾君

臣同樂如此也臣聞天地交而品物亨君臣和而

治道泰振古皆然于今尤盛我聖祖行之於前我

皇上行之於後蓋自平臺議禮之後凡有大政典必

召大臣而承宣諭萬幾之暇又召輔臣同賜遊觀深

以治安為慮盤樂為戒如演武南城則留宴益之忠同

游西苑則為望雨之什歌幽風而嘆稼畝艱難詠無

逸而懷宴安之慮輔臣賡和亦賦不忘戒忠愛喜懼

溢于言外明良相遇千古兩見宜乎立致太平幸成中

興也

以周德興代俞通源督田鳳陽

勅江夏侯周德興曰古有移民之道為產少食多所

以狹鄉之民產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安業且厚

可見昔君養民富國誠如是為良法也前者胡運衰

豪傑起而廢中土民不聊生朕與卿等帥六師東

保江右二十一年立綱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

捲將如律民無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為蕭條

前者移民十四萬詣鳳陽使各農田實地以壯京畿

恐斯民之眾下民不能馭特留卿等督責而提調之

近聞安南侯俞通源情事弗勤開田之役擬作三月

通算日工一夫止開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狀未

審如何方今霜天在邇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夫

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外未知悅

乎卿開國元者特示以利害惟卿督之是便於是德

興分丁計畝嚴立程限墾不如數者有罰立業已定

龍飛紀畧卷之九

民咸利焉

冬十月溫州衛僉事王銘浚築濠開

銘在溫州嘗造船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民用

不擾吏無所售其奸端安盜周廣眾至六百人殺巡

檢銘選兵授以方畧盡獲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鎮

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壯厚不足

以固國勢卒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湏改為

臣敢以聞詔許之銘遂繕城固甃甃砌延袤三千余

丈視舊規加三之一各門甬道與城相稱創層樓三

間環城上五十余樓至是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一

千余丈深廣倍之初期二堰開曰南關曰堰頭為高

洩之限又增築外垣首起神山尾屬郭公山二丈有奇高闊各二十尺由是海潮暴溢而患不及城

帝始以溫州為東南重鎮故以屬銘及是換銘廣威將軍許之世襲

改光祿司為寺從三品

光祿原為司今改為寺設卿少卿典簿錄事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每寺設令丞職掌羞膳宴饗等事凡本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上林苑四署照數進納供用不足於民間買辦又令本寺買辦比於民間交易價錢每多一分

十有一月發有罪官吏屯種鳳陽

龍飛紀事卷之九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賍及雜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臣按葉房升疏於聖祖曰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國邑非所以供奉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額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丁家小在內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余丁家小復何罪哉疏進聖祖深納之

皇太子諸王如中都

帝以皇太子暨吳王楚王秦王晉王靖江王父廟

宮掖無以發精神乃命如中都沿道聽其射獵以講武事諭月乃始次滁州

十有二月元故將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使馬雲集駐戰破之

納哈出自金山以師入寇雲旺知其將至命蓋州指揮吳立張良佐牙高嚴兵固守虜至城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見城有備不敢攻乃越蓋州趨金州時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其勝等督衆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刺乃吾以數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弩弩射之刺乃吾被傷問起遂獲之虜衆大阻害富等縱兵出擊納哈出戰不利又慮援軍至

龍飛紀事卷之九

十一

引兵走以蓋州兵立有備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雲旺策其必退先引兵移柞河令良佐與定遠前衛指揮僉事周鶚自連雲島至窟窿寨十里沿河壘水為城以水淋之經宿皆凝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坑於平地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樹旗無何虜至旺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惶惶北奔超連雲島過水城馬不能前皆入阱中遂大潰雲亦出兵追殺自至將軍山乘河旺等乘勝逐至諸兒峪獲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

丙辰春正月改建太廟

帝始即位建四廟於闕左特享以四孟月及歲時凡五享二年改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歲除如舊至三年仍用四孟月惟孟特享于各廟至是始建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翼以兩廡寢殿凡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主皆向南凡帝床榻衾褥禪拖篋筭惟慢器以之屬皆如生事之儀時享則德祖居中東向懿祖熙祖仁祖則左右列其親王如壽春霍丘安豐蒙城盱眙臨淮下蔡南昌寶應六安都梁英山山陽招信十四王配享東壁功臣如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成桑世傑配享西壁列祖皇后各依世次以序附于祖王妃如壽春王妃劉氏霍丘王妃翟氏安豐王妃趙氏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劉氏亦依各王之袖主壇位亦配享東壁其時饗所用樂章樂舞迎神樂奏中和之曲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都之乃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初獻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思孟先祖耀靈于天源發慶流祿高遠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經時崇億念斯年亞獻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威格在庭如見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衷情終獻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承前人之德化家為國母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欽報其德昊天罔極烈祖三獻我心悅懌微饌樂奏雍和之曲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亦祐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還宮顯芳幽芳神運無跡鑒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孫孝思無斁臣聞古者以夾鍾無射之樂各為宮各極六變以祭先祖蓋取其又次清也其祭先妣必用仲呂夷則之樂各自為宮各極六變則以其次濁也我聖祖特饗有告成于祖亦祐皇妣之文遂致累朝承襲列聖群后共列于廟雖以我高后承天順聖翊運毓嗣亦不得享特廟特樂之祭况功臣在西壁似有形迹之嫌同享夾鍾無射之樂不無疑乾之潛情理未愜非所以康我高后群后也一偏有見不得不言臣萬罪萬罪惟達禮樂之情文者必能究極之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造使賁將帛出各處祭歷代帝王陵寢并禁樵採設陵戶其祭文曰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民生四海咸賴涉世已遠陵墓所在往往為櫛翳祭祀遂致廢而不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

馬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精神上與天通降帝所必能格於冥冥中也尚饗

二月立官員紀錄例

令諸司正佐首領雜職官犯公私罪該答者贖罪杖流者紀錄每歲一考歲終布政使司呈中書省監察御史按察司呈御史臺送吏部紀錄以便稽考

三月以薛祥為北平布政使

北平轄內大興縣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到任即責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以俸贖給主一切廢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

龍飛紀畧

以害公私在任九三年地方以寧

以馬雲素駐劄大都督府事

遼東捷聞帝以勅勞之曰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必須戍守朕初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求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命馬雲素駐守帥精兵東渡高深金蓋遼陽以安黎庶北狄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十二月寇我金州指揮常富等告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將忠義干天得獲巨師不負委託宜鎮方面達望馬雲素駐劄大都督府事其餘將領陞賞有差

夏四月詔臣民極言時政闕失

是時五星茶度日月相刑使傍惶不知所為因頒

建言格式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於是教山西桑唐升上封事極言帝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水治

太急考古證今喻萬余言時山西有賊號四大王突

嵐山谷官軍捕之則駭散入山林大壑數年無功欲

遷徙新附小民於是太原諸郡凡四千里之居民廢

大擾升因是又勸帝勿為輕動以挫民心至言國

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為守令者則責其

先禮義慎征賦以養桑學校為急務司風憲者則責

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德澤下

流求治之道得陰陽調風雨時諸福嘉祥豈不畢至

尚何天變不消時論建之

納哈出以兵哨海舟馬雲素之納哈出遁還金山

吳植自海運糧至遼東納哈出整兵來哨訖奪其糧

馬雲素聞之即整師擊之納哈出中途阻回復遁還金

山帝又以書諭葉旺曰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

農戰交脩其航海之運連年未已近者靖海矣率舟

師廣戰揚航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整兵

欲來哨奪已被馬雲素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年但

九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

舉大軍既至隨火速差人星夜前去整兵備禦則無

憂矣

六月以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帝嘗謂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伴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濂對於行步詔皇太子送良馬以賜帝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以寵耀之時有詔許內外臣民言事有疏萬余言帝殿其迂愆欲罪之以問群臣有何旨者指其疏以不敬此大罪當誅帝咎之而罷怒未解召濂問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忠耳惡可深罪帝默然既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旨者罵曰吾方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言者邪

龍飛紀事

卷一百一十六

十六

嘗廷譽宋濂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事朕十有九年未有一言之偽誦人之短寵辱不驚終始不異可謂君子人乎仰可謂之賢者矣至是用為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秋七月傳友德大破元故將伯顏帖木兒於延安友德副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木兒請和乃命諸將悉還獨留友德屯兵以備之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數於是皆酋縛帖木兒以降

九月考較內外錢糧罪惡空印者

錢糧之出入也用使空印在昔已然而洪武詔條律

令之中亦不無禁章該載上下承襲以為當然至是大行考較內而尚書外而叅政及各府等官有用空印者帝疑其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有潛謀不軌或那移作弊於是大震怒至有不保其首領者或追糧俸或斷發工役或改發充軍中外臣僚蕩然一空有慶遠府同知鄭士原亦坐用空印斷發工役其弟鄭士利上疏爭之帝怒為釋○臣按葉居升言於聖祖曰古之為仕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弗獲之罪以鞭撻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士務無遺遺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除官又以貌選所奉非所聞所用非所奉泊乎居官奉動四跌所以不免誅戮也因勸帝明別賢愚錄長棄短使中才爭為廉智善人有所容身疏進大見優納

龍飛紀事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冬十有一月移河南都指揮使郭英鎮北平

河南久罹兵燹井邑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英為都指揮使在鎮撫集流亡寬科條明賞罰遠近來者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處置五總兵下漫散軍選驍勇二百為軍鋒以備征調余尚六千人乘遣赴京師帝嘉獎之以北平禾甚平治乃自河南移鎮之河南士民遮馬數十馬不得行至有泣下

為立生祠者及至北平聞群胡反側不寧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聞其風來降九千余人帝遣使勞以上樽羊馬授龍虎將軍

造新營戰襖
今將作匠造綿布戰衣用紅紫青黃四色江西等處今後造戰襖表裏與色使將士交服之以疑敵心號為鴛鴦戰服

遣傅友德巡行西蜀

帝將伐雲南故遣友德巡行西蜀求寧雅播諸處脩

治城郭閼梁於是金得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相

率來降及還京師獻馬五百匹帝以內廐良馬十

五匹賜之

十年

丁巳春正月復合祀天地

初從陶安等之議以二至分祀天地於鍾山之陽鍾

山之陰至是又行合祀天地即園丘舊址為壇以屋

蓋之名曰大祀殿每歲正月擇吉日行禮

加封湯和為信國公

和自平蜀後又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鎮通州甕外

郭鎮彰德燹其城追元通臣伯顏帖木兒於察罕惱

兒獲牛馬羊無善及茲還京師

帝念其功加號推

誠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信國公議軍國事食祿

三千石後又與李文忠練卒於鳳陽又巡撫西河州

完城郭又與徐達北伐木灰山擒平章別里哥樞副

文通又承詔至四川求寧修濠墉飾士馬五開蠻反

率兵討之降四萬余人及入朝以春秋高乞骸骨歸

故鄉群臣次第為言詔許之賜鈔五萬錠俾造第於

鳳陽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

視要地增戍築城以固守備和乃行因巡視海道築

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及新第成和

率妻子陛辭得賜白金三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二萬

五千錠文綺四十端妻胡氏賜白金千兩黃金三百

兩彩段三十端俱降手敕褒嘉之人美其榮

夏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先是松州蠻寇為亂以丁王為平羌將軍帥兵往討

之二月遂克辟蠻龍州知州薛文勝開路修橋供給

糧餉之功為多帝勅王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羌

之境朕豈欲窮其遠討而罄其資入為寇援我邊民

命爾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除

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滿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

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可服但高城深池中

有阻遏者擇士卒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山驛道無

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必遣入觀親撫諭之

勅至可分一軍還四川別有調遣至遂使高顯成松
州請印設官領軍戍守至是設指揮使司統兵鎮之
六月以皇太子知奉事群臣先啓後聞

平羌將軍丁玉還四川討斬妖賊普貴

王尚駐松州未還四川復勅之曰大軍入松州克戎
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震夷爾功懋焉朕聞
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
用有用之人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
於保寧及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計議來奏既而
王奏松州為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詔從之因
詔王還師四川討捕妖賊普貴等賊之帝復以勅

左通政

左通政

獎勞令寅失律指揮普亮等子法後王還京師陞為
左都督竟以逆黨論死臣按我聖祖用兵九道里
遠近敵情勇怯奇正相合無不洞照諸將不過仰受
成算而已其視前代之主軍前機密一切不知以至
覆軍殄民異矣

秋七月置通政使司以魯東正為通政使劉仁為
左通政

初置察言司今掌四方章奏章奏至是置通政
使司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仍設經歷知事
等官職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
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前聲息

民間災害等事時官制初立帝欲重其職頗難其
人刑部主事曾東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為通
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
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
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
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
正百官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無避忌當駁正
者勿阿徇當敷陳者勿隱匿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譏間以欺罔公直清亮
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冬十月

冬十月

冬十月衛國公節愈薨于壽春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愈自河州召還以疾薨于壽春帝哭之勸輟朝三
日自衛國公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月十九日柩至
三山門車駕臨奠為擇地於城南西山之原九喪塋
者皆官給之帝以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歷
鎮八州有功無過詔朱夢炎撰神道碑以昭不朽愈
泗州虹縣人也自襄陽從大將達平隴右破定西在
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贊南普化兒只汪來等於是
河州以西朵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眾其後吐蕃
所部州城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愈討之與副
將分所部兵為三併力齊入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

斬首不可勝計獲牛馬羊十萬 帝嘉其功遣使召
還欲行獎勞至壽春薨

十有一年

戊午春正月給文武官牙牌

九朝參文武官俱給牙牌懸帶出入無牌者依律問
罪及借與者罪同在外來朝官於各衙門附名出入
後又令朝參官員門籍各衙門自置

刻功臣俸米之數于石

功臣公侯每歲所支祿米俱於官田內支給中間多
寡悉如始封所定之數漢吳降將如李伯昇潘原明
王濬歲支米七百五十石亦勒于石

水經記畧

三月給在京工匠鹽菜柴米

凡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給柴米鹽菜若歇工則停給
後又令工匠役作內府者量其勞力日給鈔貫以償
其勞人皆便之

夏四月寧夏地震勅守將耿忠防邊

是月二十九日西安都指揮使司報寧夏地震且久
將有半日 帝勅寧夏衛指揮僉事耿忠曰地震且
久應應在邊念爾乃功臣子弟前者為不循軌度而
有罰焉今降職勅守極邊異苗報稱但其所統之人
亦非忠良之士為首帥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成
功就若恩威歸無歸着則士心恐有變切防此等陰

措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內軍多有

小智巧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為所惑則無事於是忠

奉勅惟謹告諭軍士莫敢有妄動者臣按寧夏為陝

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上有塔積

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

驛也我 朝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

胡虜雜處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

多故矣且諸衛無積充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

穀價騰踊所恃以濟亟急者常股存積之益耳又多

不繼是以沿河溝壑營壘極為虛弱為將領者虜來

則退縮及去則伴追失事則破調相排同事則裝點

左傳記畧

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為國

外強中乾雖胡虜亦知之矣臣聞東勝舊地東起振

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川廣袤六百里

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瑞金泊大塩沒越及

安豐文山等處屯治饒沃閬中無比若驅逐殘虜專

守降城外阻大河為固內擅耕牧之饒則陝西有息

肩之漸迷并儼長城之壯臣又聞殘虜隨逐水草散

居河壩鄙曲類無城寨天兵一臨勢必瓦解且其中

虜酋桀驁多不相能而勢無定一倉卒兵至旄倪糾

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諸虜以撓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勅耿忠謹於防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

長技以驅逐之則通其交

秋七月安南入貢降勅諭之

叔明既篡先已來貢及是又遣陪臣阮士謬以方物來無何陛辭告歸帝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謬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王陳日烜荒昏以致咸亡然既亡國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賈為政儻有少愆當自脩省塞責庶可以回天意後又入貢帝愍士謬之故不許陛見降勅諭之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先是爾王差陪臣阮士謬來朝比歸朕

恭錄

卷之四

二十四

恐待王之禮薄專令內臣與阮士謬往安南何期至境阮士謬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爾邦其士謬問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進席宴之間昇端非一果礼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者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礼既非其於他者何有且安南於中國雖稱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之朕恩限山阻川實為強制若我中國有道安南四夷中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余愆初阮士謬來朝及其至國觀訪似非有官今爾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

恭錄

卷之五

二十五

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無我干故茲勅諭叔明白以纂弒得立心歎不自安屢貢方物甚豐復降勅諭之曰爾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入貢之礼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內庭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為萬里神交者邪且王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歷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侮若從常施以小詐將非輕重則大體一失不拒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辨真偽阮士謬非人國王為之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

八月西番叛以沐英帥師討之

西番叛屢寇擾邊境帝親祀嶽鎮海濱鍾山大江旗幟諸神曰曩者兵事既久老幼艱辛少壯奔迫苦哉甚矣當是時賢愚思治感動昊穹上帝好生授民以福命予平禍乱育黎庶予無他能賴百神效靈今禍乱平十有一年矣惟西戎密邇邊陲洮州戎寇肆侮年年未曾出師問罪今特命西平侯沐英會都督王弼率兵進討兵行會神以告英乃率河南陝西山西兵征朵甘諸酋降其萬戶乞送加夷其部落遂進

擬洮州

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

盔甲等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件馬步軍刀二萬把率以為常

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

冬十有一月制諸王宮城之式

先是議准諸藩王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闊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濠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有城樓立往樓山川壇于王城內西南宗廟于王城內東南

龍興紀事

庚午

二十六

改蟠螭為龍王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礼西曰遵義北曰廣智俱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定官城週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制式既定凡遣官起築諸王宮殿城郭悉依此為之

十有二年

已未春正月沐英襲洮州諸番破之遂戍其地

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兒只額素子阿烏都兒阿卜商等援納鄰七站之地英與王弼周武等移征朵甘思之師以擊之至洮州故城阿卜商等遁

去英追破之獲積石州逃叛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斬之殺獲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于職方於是吐番川藏聞之亦降是役也指揮楊廣千戶李清戰死遂於東龍山築城守之未幾番復來寇出戰大破之生擒三副使而唐光又進取阿速石門關雪山寨英遣使報捷請城守事宜帝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之是扼其咽喉矣即置洮州衛以指揮聶信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同守之洮州遂安

初制兩廣羣屬地方官員陞調限

吏部奏准兩廣所屬地方有羣屬者有司俱以三年陞調雖係兩廣而無羣屬者仍以九年為限福建汀漳湖廣郴州江西龍州南安遠地亦羣屬歷任三年一體陞任

龍興紀事

庚午

二十七

三月追贈指揮僉事李實為大都督府僉事

實領騎兵從沐英平西先是月九日與虜騎遇於土門峽大戰數十合我軍乘其少却張翼出其後以精騎蹂之虜大敗實擁眾躍馬乘勝深入俄為流矢所中流血披甲裹創復戰勇氣益倍會日暮收兵還營翌日創甚輿還華昌卒事聞即追贈僉大都督府事

庚四月劉真大敗女直部野人於鎖兒

真於前年十二月征女直部及是於隆安哨至肇川
多擒獲之過溫江分兵為三道逐至鑽兒口與戰
大敗之斬虜首及獲牛馬無數又逐北路野人連戰
破之野人遁去復引兵過江應援大軍校退虜衆於
是東北諸胡聞風懼

五月靖海侯吳楨卒

楨字餘湛州定遠人封靖海侯以是月二十六日卒
帝震悼輟朝三日詔贈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
公謚襄毅賜寢鍾山之陰官給其葬之日帝親
臨奠加贈賻勅禮部侍郎劉松撰碑道碑序其勳績
以美之

六月益封西征諸將沐英等為列侯

帝以西番首惡雖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鋤所有羣酋
盡行拘入勢孤力弱將自滅矣於是論功行賞封沐
英為西平侯王弼定遠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
周武雄武侯張隆鳳翔侯龔昇靖寧侯各食祿二千
石余將士陞賞有差

秋八月罷鎮廣東永嘉侯朱亮祖于江寧

亮祖以定浙左平閩中征兩廣伐四川行定未下州
縣七年同何文輝鎮比平十一年巡視淮陽又鎮廣
東嘗募軍民三萬人拓廣城北八百余丈在鎮所為
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帝念其

功不下吏但令罷職居江寧縣安德鄉
冬十月定致仕官恩典及處鄉黨之禮

初令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舊四品
以下各陞一級給與誥勅其歷年未及三年及為重
降用或工役屯種取到者依本等職事致仕不給誥
勅後又令年六十以上致仕者皆給誥勅所居鄉黨
惟於族内序尊卑如家人礼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
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
同姓致仕官會則序爵上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
者相見不須答礼庶民以礼官謁見敢有凌侮者論
如律

十有二月以李文忠督理河岷

帝以河岷鞏昌已平乃命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
昌梅川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凡邊境一切事宜
悉從文忠節制

置神樂觀

置神樂觀 帝御製碑文以記之其文中有云長生
之道世有之不過脩身清淨脫離幻化疾速去來使
無難阻是其機也觀内設提点知觀專管樂舞生屬
於大常每遇祭祀先期數日率本觀樂舞生於觀内
演習以便祀事且按周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
川之祭祀教敎舞帥而舞以祀之祭祀教習舞帥而

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旱暵之事我聖祖神樂觀之設屬於太常而統于禮部排優佛老兼領胡部俗樂未除臣嘗探其意矣蓋古者前巫後史宗祝皆在太師陳詩不廢鄭衛所以觀民風而養王德觀內設官意者其在茲乎臣聞古天子太祀太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咸大德聖賢之徒豈惟集事亦以致虔我聖祖深明乎此九遇祭祀禮文禮節必選官僚熟於禮者以為贊相未嘗以觀內人役供大祀也今則君相行禮道流黃冠堂堂大禮洋洋大樂皆其所掌矣序和情文恐非是屬所能究人物猥鄙尤非所以相君相以格神明也宜急正之使母見笑外夷

宋飛龍事

三十

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詔諭陳叔明寢安占城兵

帝以安南怙強欲侵奪占城境土故致敗亡因煒使人來貢乃遣使詔諭煒兄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亡滅者何蓋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其捨久長之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先賢不云乎母為禍首母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富貴而若是邪抑民有愆而致是邪故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

可回耳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聚若印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求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構兵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讎未解將如之何爾如聽朕命息兵養民天蓋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為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可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如還故智者有不為也爾如鑒春秋之失而母蹈往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母有所忽

十有三年

庚申春正月胡惟庸伏誅左丞相李善長吉安侯

宋飛龍事

庚申

三十

陸仲亨詔勿問

惟庸以謀逆事覺被誅李善長惟庸外父也辭逮善長及仲亨群臣奏請併罪之帝曰朕初起兵時善長謁于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悉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伏藏草間朕見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二人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詔勿問

元故將脫火赤寇邊遣沐英率兵討擒之

元脫火赤與知院慶足也和林為邊患帝命沐英

經率陝西師以討之英略亦集戶路度黃河經率夏
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下令分
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勇當其前後
斷故以進合兵圍之火亦愛足惶惑不知所為皆俯
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還鎮關中

月更定官制及京官功臣免例

軍中書省陞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改大都督府為
左右前後中五府吏部與五部相伍兵部與五府持
立都察院職專糾察大理寺參駁刑曹其諸道御史
六科給事中放成周柱史保氏之職翰林通政准成
周內史之職俱親自除擢不為吏戶兵部五府掌其

其終之權則出於兵部大理參政若奏決之成則

又歸于刑部科道糾劾俱由吏部施行內外學校則

以禮部督官於是官府令一內外相維體統精嚴機
樞不紊後帝又御制勅詞以戒之曰其戒吏部曰

進退燕職亦為重要戒戶部曰量入度出後撫民

戒禮部曰勤點諸儀使不失節戒兵部曰試山川之

險易嚴烽燧之分明戒刑部曰執法不法于憲伏辜

戒工部曰敬事信工無弊上下仍禁後世不得輕為

更變敢有違言奏請欲優丞相者本紀處以極刑未

我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兩將判祿司儀禮司行人

司隨朝官員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

僅盡免其各處功臣家戶有田土除合供稅糧草夫
役外其餘糧長里長水馬夫役盡免鳳陽揚州并和
州民畜養馬一匹者免二丁

定天下儒學師生俸米

學正教諭訓導各有月支米與雜職同師生廩膳米

每人日一升

開豁無籍貫軍罷抽分竹木坊

今挨無籍貫軍經十次回申者即為開豁其天下抽

分竹木坊悉罷之

夏六月停各處王府工作

勅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思民為先其王府一

切二作宜皆停罷時張銓奏府胡美蓋潭府甘肅

初不違

帝又以河南方造周王宮殿恐軍民服役

勞若又諭張溫周武曰河南將士疲勞者多宜善撫

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美

休毋盡其力溫等奉勅明年宮殿乃成

秋八月占城遣使來賀聖壽

占城使至復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因上賀聖壽表備

訴其事降勅慰諭之臣按我朝不欲遠事四不故小

夷為強夷所侵奪者多置不問雖於小夷有缺其心

而內地之民不勝其福矣臣聞安南占城占臘暹羅

等國上壤寬博耕作人稀甚類古公岐陽臨上之原

所謂逢山方見地見日始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
欲連則似之其視江南五省地狹民稠盡力不能尋
常者有間矣元峻都欲於雲南交趾暹緬占城土壤
相接之處請置行中書省屯兵里潮州毗蘭以免海
運雖非久安之道抑亦足為都護諸夷之要不知峻
都能發此議直矣豪之士也臣感慨我聖祖慰諭
占城而因有見制馭南海西域番戎之法夫南海西
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
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加小葛蘭榜葛刺錫
蘭山古里班卒柯枝呂宋合循里碟里蘇祿忽魯謨
斯忽魯母恩其把里麻林古刺麻沼納撲兒加異勒
龍溪紀畧 廣東申 三十四
祖法兒留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
丹奇刺尼夏刺比窰察尼烏涉刺錫阿丹魯密彭加
那拾刺齊八可意坎巴東替左法兒黑葛達八吞黑
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蘇婆羅門淳泥有花彭亨
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刺九五十九國而我國
廣散入諸番者數千余人臣聞占城為安南所逼自
新州遷都鶴頂山安南以莫氏阮氏陳氏鄭氏者為
禍亂各據土疆其占城舊都若新州以西靈山以南
田土肥美魚鹽充裕羊嶼新州加備貌三處濟港四
完之處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可以築邑二國各自有
事其地又棄不理若允占城修貢載行錫以真封嚴

勅諸國凡有閩廣水商久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
分由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
都護占城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產轉相貿易不出
數年番舶畢集具浙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
理起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趾
怵服仍以中國之化施之炎嚆則慕我名崇吾德
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有奸雄崛起吾以新
州步騎西北入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畧
廣南順化新安則交趾腹背受敵尤可以取全勝也
交趾民田畝稅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為變其為府十
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及軍衛有
龍溪紀畧 廣東申 三十五
司計其歲入不足以給況望其上供以益國哉
聖祖屢置不校我皇上姑准其降先聖後聖
其撥一也大凡海外近吾邊陲之國風俗殊異除官
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則我所得倍於
土賦彼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來亟往但其名不
隨人所耻言若從實添計則誠利于民生國計也治
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為先謀國以言利為歸是心
也王和伯和談王不知所以王及其無策欲用伯術
以救之必無及矣於戲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
賦之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臣之億息
也孔明在蜀財用不足取之南中唐以王鐸節度鎮

南遠招番舶關中皆富於財又因以咸廣州常征之稅甚矣市舶不可以或已也臣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晏至占城乃進交廣其土產物皆若椒蠟香木犀角象牙鶴頂寶石玳瑁珠玢腦珉珊瑚白磁之屬與勃海朝鮮百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菟南海昆布柵城之岐扶余之鹿却鄭之豕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肅慎之鐵率賓之馬廬城之稻眉沱之麝與夫紹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所出川廣藥材銅錫鉛鈔羅段綵蕉葛皆番夷素所願易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例抽分始終無偽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孔明區

鹽課

三十六

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靈山北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南通太倉定海是乃天建地設而資我以綏四夷而收其船利者也蓋聞西南諸番耐暑不耐寒東北諸夷耐寒不耐暑西南諸番若過七洲獨球則天氣必寒東北諸夷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熱之交侵番夷所以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為沿海邊民之害者矣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用本通番亦多為之惜其不為生民計不為國家慮不肯建白以然而潤澤以推行之耳凡空船行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惟通番貨買者往還重載誦讀贊祭如或失焉振古皆爾不惟

今然或者忿怒海賊遷及番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九月大享 太廟賜助祭官馮勝米五百石

武肅

詔減蘇松嘉湖重租

先是四府之田每畝起科七斗五升七年已減其半矣至是四斗四升者減什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什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置內寶鈔行用庫

在京內外各置寶鈔行用庫凡軍民倒鈔令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則以路帖路引為

驗其鈔務

太康中

三七

置行人司

本司司正正九品設行人左右行人職專掌奉使之事改行人為司正左右行人為司副更添設行人三百四十五員

父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行至夔州病卒

濂之孫宋慎有罪被刑濂坐累妻置茂州至夔州未發以疾端坐斂手而逝濂在翰林嘗奉勅與樂鳳韶等同修洪武正韻九六謄並始克成繙諸音韻協者併之否則拆之字義同正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敢收者補之註釋一依毛晃父子之舊計七十六

前此之江右制額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橫有
七音者不同矣瀛平生為學常欲正心脩身期措之
事業俯仰無愧又篤於倫品五倫問皆可為法名聞
四夷朝貢者必問宋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板刻
國中安南高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者
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帝問之宋瀛對
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帝深然之致仕時賜緡幣文綺皇太子贈衣三襲
帝諭之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
卿今年幾何矣宋瀛對曰六十有八帝曰藏此
詩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至家拜表謝恩仍上
箋於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得賜詔褒答大
旨謂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
生獨全致仕請歲一入朝帝停想既久廷問屢矣
及至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越
翌日勅儀曹奉醪膳抵寓館以賜日侍帝遊盤旋
禁御諮詢備至至便殿日晏始退帝喟然嘆曰純
臣哉爾瀛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歲暮遠中
賞賜上尊既行數日帝問其子璉曰朕時昔夜夢
見爾父談笑如平時爾父雖去其容儼然如在朕目
中也璉拜謝曰非陛下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皆為歌詩以紀

之瀛與人和易雖為人所給亦不校又好接引後生
一生未嘗去書致仕隱居青蘿山人不見其面視近
甚明一黍上能作十字乃不飲酒寡嗜欲所致也至
是以慎坐累卒于家人皆惜之門人方孝孺稱其道
德可以訓暴禁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旨可
以信於人而傳于世臣按國初立法甚嚴我
聖祖之威亦不可犯嘗幸金華訪求許文正公之後
得許文善召之未至而車駕還京又驛召赴京與語
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博士無何
陞祭酒出入兩宮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之事至於人
材進退時政施張無不與議文善亦是是非上無所
顧忌為學校更設規法以教養數十事無不施行及
後文善以孝宮雜器用於私室為言者所劾章入
帝覽之而笑言者不已乃安置于鄒州夫文善與瀛
乃國初名賢其制作之富眷遇之隆又如此總有
差失置法不宥愛養人材是固國家盛意若恃寵
生奸犯害民物者可以戒矣
以宋訥為國子祭酒
訥元進士也入我朝為祭酒橫經講學聞者如得
所歸由翰林李士歷陞今職在監科目所得人材率
三天下之一以後乙丑戊辰狀元咸出大學

初下頒曆法

今豫刊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其諸王及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州俱欽天監印造頒給十二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使印刊以授府縣頒之民間俱依欽定 皇帝親王曆註三十事民曆註三十二事

十有四年

辛酉春正月復以徐達帥師伐逆北詔馮勝節制河南舊年冬元故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至是命徐達耿炳文帥師討之賜欽遣行命馮勝節征虜將軍印節制河南勅曰河南為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眾

龍飛紀事

辛酉

四十

方今大將軍北征特命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訓練士卒以佐征討時周王府官殿告成復以勅諭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守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夙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不左右為圍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當令兩軍守一馬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即乘馬至報爾就都指揮馬兒說亦宜慎察人心動靜

沐英以兵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

諸將各領兵從大將軍達進征英出古北口經界公大山寨等處以兵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獲

知院李宣等千余人而還

三月復制朔望朝儀

朔望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候闕三殿公侯一品二品官入東西角門俟其餘三品以下先於丹墀內班橫行序立鐘三鳴公侯一品二品以次入序班立鳴鐘畢儀禮司奏外辦導駕官導上位陞座鳴鞭畢馬贊唱班齊通贊詣中道奉首臣某等問起居聖躬萬福畢百官行五拜禮畢儀禮司奏禮畢乃退

三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帝念人材盛衰由學校興廢憫北方荒亂又經胡元染習之余入鮮知學遂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

龍飛紀事

辛酉

四十一

十人分教北方至是又以五經四書頒於各學因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五經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之使其講習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置朱墨勅令創編賦役黃冊

帝以命令下行恐有僇偽乃置筆印勅令下諸司牧軍六部都察院應有行移印便比對勅令朱墨相同大連奉行者亦置六部都察院印七廟如勅令至

日即便附寫緣由收貯仍將原

府其勘合

附寫緣由明白滿月差人

入繳其編造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 多者十人為長余百戶為

十甲甲九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

曰坊近城曰疇鄉都曰里十年一週七後則以丁數

多寡為次每甲編為一冊上首總為一面錄寡孤獨

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面後

名曰呵畧冊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各府州縣各存

一本 按黃冊之編法意極良至今咸遵行之但十

年攢造之際所用之人俱非純素建於上者恐難為

憑其丁口稅糧登除收割之數不無增減互異欺隱

射脫該縣按冊比追小民上訴不理其弊久矣

夏四月傳友德耿炳文大破虜兵于塞外

友德炳文領兵出塞外大破虜兵於北黃河外俘獲

人馬悉送大將軍營而友德又選精騎夜襲灰山獲

其部落邊境寂然

五月編修具沉具伯宗進千家姓系

制農民商賈校尉祇禁僧道等衣服

農民家許穿納絹紗布商賈家許穿絹布校尉用

邊欄鞋用青紫束之衙門祇禁穿皂衣改用淡青僧

道服色禪僧茶褐常服青條五色袈裟講僧五色常

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僧官

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道官亦如之
惟僧錄司官袈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皆用綠紋絛
以金

六月塔平散毛洞蠻反以仇成為征南副將軍率兵
討之

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作亂掠旁近郡縣

帝於是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九有國者

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近年以來西南諸夷數

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來至於今弗循教

化弗畏威蓋恃崇山而固險依山林之深叢眺梁山

谷管良民而傷生今遣安慶侯仇成文征南副將軍

取容美等洞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靜西南

秋七月周德興復討五溪亦蠻詔以為征南將軍討塔

平散毛皆平之

五溪蠻復反議出兵討之德興時年老請行 帝未

許請益力且示變驪狀 帝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有

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捍災

禦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而取而羌馬援請討

交趾朕嘗歎美謂古有是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

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

然請行朕聞卿老不忍煩卿上乃固請受命為大將

軍往征南服鳥呼忠勤不息卿之志見矣爾俾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旋師當有以報卿也及是德興兵至五溪蠻見兵威震盪皆散走尋有詔克征南將軍與仇成合兵進討塔平散毛諸洞蠻賊皆平之

月制各處倉官遷陞法

先是令倉庫司局官錢糧以歷俸周歲為考滿收受少者以數交付代官給由多者以半俸守支畢日給由雖經改除亦以九年通論至是又令各處倉官周歲考滿守支俸給三分內支一分守支畢日未入流陞從九品已入流陞王九品

營事東宮者皆稱臣

建官俸軍糧倉于京師

左丞兼署

十四

遣御史按天下罪囚有罪者悉送京師

九月朔以傳友德為征南將軍統師征雲南

帝以雲南執我信使納我通逃乃以友德克征南將軍沐英藍玉陳桓胡海費聚為偏裨率師三十萬以

征之臨行帝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形勢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

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

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擾要害乃

進兵由靜曲靜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

師察審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靜三將軍一入提勁兵赴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

彼此牽制彼弊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帝躬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

周德興從成振旅而還復以仇成從征雲南

德興以平蠻還師賜勅褒美稱其忠勤不怠禦侮安

民非卿者誰賜田一庄為子孫世祿仇成討平五里

諸蠻回至常德令從友德以征雲南

傳友德帥師至湖廣遣陳桓胡海郭英趙烏撒英遂襲破赤水河兵

友德以諸軍至湖廣即命都督陳桓胡海郭英率兵

左丞兼署

十五

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

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宜策之上和

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

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斫木造筏渡

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烏撒并阿容諸

蠻由是雲南城邑皆破膽

遣使勅諭馮勝於河南

勅曰夫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雖處宜用安撫

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師宜遣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

到之日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羊城都指揮出迎則

宋國公守城以三之一出迎余悉令城守爾其夙夜

加慎毋忽後復勅曰聞有盜五百人由黃陂縣而西殺掠居民此必征南士卒畏避而逃者夫不用軍法罪固當死因而為盜在官為官即遣兵於汝寧南陽之地伺其出沒捕之

冬十月南雄侯趙庸討平漳潮諸盜

漳州南靖民作亂殺掠鄉邑趙庸遣兵擊捕其黨悉平潮州海陽民亦作亂庸又調兵討之擒賊十餘并家屬二千七十餘人復討程鄉群盜擒賊首萬戶饒隆海等百五十人斬首四十級

工部尚書薛祥死于杖下

祥為比平布政使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誣以差役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不均坐殿左遷嘉興府知府則已未年春也庚申歲惟庸誅罷中書陞六部召祥為工部尚書帝謂之曰奸臣每說汝亡何不言薛祥對曰臣罔知所故及是月以他事祥旁累下杖死臣於前年冬見宋濂被殺卒于夔州今年冬見祥坐累死於杖下二臣皆國初賢而有功者亦不得以與八議之例豈不是當時大臣之過歟

陞太醫院正五品

本院更設令丞吏目及御醫始依文職授散官未幾復改院令為院使丞為院判其屬置惠民局又於本衙門置生藥庫各設大使副使

十一月陰寒良卒于青州

良受命營齊王府宮殿社稷於青州功成而民不勞留二歲是月二十六日卒計開帝震悼輟朝三月

追封江國公諡襄烈昭景伯宗擬其碑于高陵陰矣

十有二月友德帥師由長沅趨貴州徇曲靖大破雲南只於白石江

友德大軍由沅辰趨貴州攻普定擒安瓚羅鬼蠻紀

佬悉降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一循格孤山之南奇

兵襲畢節可凌皆下之進取曲靖梁王遣司徒平章

達里麻丹精兵十餘萬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

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於是倍道以進

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已

臨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

黃矢指里麻擁兵陳水上友德急欲濟沐英曰未可

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旗激為疑

兵於山谷間里麻驚急撤兵以禦陣亂英乃趨師濟

首領尸十餘里友德樂善人各使歸業夷人地歸者皆喜冠軍聲益振遂平曲皆留兵鎮之乘勝克陽休友德自帥師循格孤山之南以擊烏撒和夫亦攻六梁州擒帖不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

沐英蓋以天趨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有殺遂分兵

烏撒

友德既何為撒達英與王以兵起雲南梁王初聞達里麻被擒懼遁真也島中先盜其地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至板橋右丞觀音保率城降父老爭出山香拜迎王師英入城欲毫無犯市不易肆拔梁王

本龍院事

辛酉

也十八

金印并官府符信品籍撫定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九月出師至此僅百日英遂分兵直趨烏撒以會友德大軍

友德帥師會和夫陳恒胡海于永寧破實卜烏撒烏撒得七星閑

友德循格孤山南以通郭英等永寧之師時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以拒友德繼至沐英自雲南又來實卜即引兵遁去友德令諸築城版築才貝靈後大集友德也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弗許士卒無不思奮效死友德變其可用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後合心必不一併力

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我師既陣有亡部土酋率眾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趙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樂墜馬死我師益奮眾皆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遁走遂城烏撒得七星閑以通畢郎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副將軍等所至亦降元司省各路官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

中軍都督府僉事孫世卒贈同知追封富春侯謚忠

勇

遣使如傳友德軍

勅諭傳友德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即

本龍院事

辛酉

四十九

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事勢何如烏撒為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將軍分各軍四衛今知質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臣按古之善兵役不至再因糧於敵故軍足可足大功易成友德實以之大凡古今久沒方鎮其人孰與我為敵者皆必糧儲充積夫苟能破其兵而不知館其穀以為我利非長將也

二十五年

庚辰春正月唐肅宗張德討平浙東諸盜

時肅宗溫賊首吳元三葉丁香寺作亂即命肅宗張

德討擒之賜勅曰古之為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

曰勇曰仁智在筭無遺策信在戰無后期勇在摧敵

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名後世也近浙東山民

蕭聚害衆害民命卿等為將軍同往不愈五月而平

之今既凱還賜卿田一庄為子孫世祿於戰功成不

易保之尤難卿尚勉之

置雲南布政使司

勅諭友德曰比得報知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

未暇

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

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民毋挾兵刃

至如竊羣蠻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遂置布

政使司于雲南及在外府州縣置都司長官司一百

有八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六百

沐英御建昌徵江臨安尋甸楚雄比乍之降元平章

闊乃馬魯政剋重不花遂向大理

東荒迭起趙普討捕之

東荒迭起趙普討捕之

東荒迭起趙普討捕之

十二家擒賊萬余斬首三千級招降第源等縣復

業人民三千余戶進兵攻破石鼓亦嶺諸寨擒偽官

百余人其黨收走於是四會白沙長岡等處父老拜

迎不道肅宗遣之有元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元

南民作亂肅又捕之九五百七十八

今朝親官各奉所知人

初制奏啓本式諸司行移及內外屬官各見禮

九奏啓本內官員正而真謹食名當該吏典於紙背

書名畫字如有事故官員不許偶列空函年月及正

面上用印信毋致漏使其六部等衙門九差人有事

公幹所在府州縣止是具奏啓行差去人回還復命

未暇

赴當該衙門發落批牒官物者令承批人資批徑赴

該部交納不許泛濫徑申行移体式今所遵用者是

也惟通政司儀禮司并內府六科係出納帝命近侍

官員與內外衙門別先行移不許申稟呈其內外之

官凡有所屬卑官參見者不各拜品級等者各拜所

屬官品級高者與上司官卑者均禮

改國子學為監頒教條及禁例於天下

國子學改為監定設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博士助教

率正率錄掌儀等官專管教習人林願條規一十八

條今所遵守者是也其監生有病故者有司給棺具

歸其喪以後又設正義崇德廣業脩道誠心率性等

堂以教各省卒人歲貢并文武臣子弟又令天下各
李鐫勒石碑置於明倫堂之左求為遵守生員考居
優等得補廩每月給米一石

閏二月副將軍沐英及藍王王弼胡海襲破元尾
閏執改世遂夏定鶴慶軍里平緬

英以兵攻大理其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皮羅
閣所築者元首尾二閏號險要土酋段世聚眾五万
扼閏藍王王弼率兵由耳水東趨土閏王又以兵趨
下閏沐英以一軍付胡海由石門間道趨繞出于點
蒼之后攀木緣崖而上立旗幟運明伐軍抵下閏者
見之踴躍叫噓賊兵驚潰美萊馬渡河水及馬腹諸

軍從之遂斬閏而入上軍亦趨下擊賊腹背受敵因
大清遂拔大理擒段世初從者衆縱之蠻夷感悅先
是二月

帝以勅諭友德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乃報知將軍
調度有方節制嚴整得催堅抗順之方運籌決勝之
略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即當進討故命福馳還
諭將軍夷性頑惡多詐攻戰之策必籌之熟矣若煩
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乘機進取一卒而定再不勞
師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福未到英等已克大理
友德遂分軍取鶴慶夏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
里摩些和泥平緬皆降

三月傳友德遣使獻俘奏事于京師

友德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土梁王家屬三千二百
一十八人送至京師并遣人奏事云雲南自元世祖
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而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
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
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僧道壟占今准
元舊制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雲南臨
安楚維曲靖烏撒普定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
見儲糧數一百八万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
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与土
官供輸益商中納成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帝悉可其奏后又置雲南鹽課司招商中納以益軍
費

今吏部寺部有應問者俱付刑部問理

置錦衣衛鎮撫司

初置儀衛司至是改為錦衣衛設都指揮使等官所隸
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專掌五駕侍衛巡捕等事其屬
有鎮撫司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后必非法凌
虐感詹同行不上大夫之奏將本衛刑具焚毀以所繫
囚送刑部鎮撫司凡問刑各徑自奏請不經本衛本衛
有事送問上畢仍自具奏是元鞫問奸惡重情得實
具奏請 旨發落内外官員有犯送問者亦如之

夏四月烏撒獲叛友德調兵討破之

帝嘗勅友德曰諸蠻同官軍散怨大勢不合故有此
變今宜屯聚大軍蕩蕩諸部盡寇戮其酋長使之畏
威方可分兵守禦友德乃遣入會才英進擊烏撒西
堡蠻賊一萬五千餘人寇普定城甚急友德獲遣
揮領成擊之賊皆敗走乃設大渡河守禦

千戶所調千戶吳忠領兵千人守之仍造舟以濟行
旅

五月費聚攻克關索嶺諸寨

副將軍費聚以兵破阿咱等處寨堡斬首數百獲馬
牛無數及是帝以勅諭安陸疾復及聚曰符到可疾

光祿

奏

五

報征南三將軍九烏撒等東川芒蒙盤江關索諸

寨悉蕩蕩之尔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
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
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散其家不能糾
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
力攻之必克也聚因是進兵攻取關索諸寨及諸蠻
寨數十遠近震懼

太享廟成 帝臨視之

前年夏詔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定天下
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臨而陋何
以振文教朕相其於鷄鳴山下高臺平遠豈天協朕

心若藏此地侯與一代之幸乎群臣稽首曰 皇上

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宰制授諸工部又遣金吾
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至是工成九堂七會講
有晏倫其肄業所有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
等堂以至會饌庖厨室井倉庫蔬圃亦備兩堂間東
西有館以居助教宰錄奎正東偏列室則以知諸生
文淵紅奎之東其盤八百一十有奇自經始以來

帝臨視者屢矣孔子而下像不王繪祀以神主唐宋
胡元之習以革先遣使祀 先師以太牢礼畢胄子

民之俊秀登堂受業未幾 帝又躬臨廟行礼奠酌
獻拜拜而退乃達宰官祭酒吳願博士龔教執經講

說礼成乃還

奏

六

定各處軍衛馬料及軍士替役法

今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淮安蘇州
等衛馬草不許料收馬料不許支給其各衛軍士有
年老及殘疾有丁男者許替役所管軍於不許生情
留難違者悉坐以罪

秋七月刑部進大明律

大明律尚書劉惟謙等所進今所遵行者是也
帝覽閱之親為之序以冠其篇首

遣耿炳文巡視陝西城池兼督屯田

炳文至陝西即訓練西安等二十一衛卒九十一萬六千八

百七十四人得驍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
二萬三千五百四境內古陂廢堰及軍士屯田無不
脩治臣聞沿屯田當行周制唐不足效也周制將
藏于六鄉而兵寓焉居常則備朝无非守職之吏師
與則掌旅各專閭外之寄異於唐人府兵將有定額
有兼領遙制之弊矣無事脫甲而耕遇敵荷戈往戰
蓋耕者自能戰不借力於兵戰者自能耕无仰給於
農異於唐兵數有定額不免調外援內以致卒之驕
交關闕下者矣陝西諸將善於屯田者惟炳文為最
是故臣為之今者屯田軍人視為恒產多有私相
貿易在生不能禁將領奴隸什伍多被顧指氣使在
下不能堪欲革斯弊必生煩擾不可以試也俟降城
克復河套无虜然後以成周之法施之庶朔方完富
開輔求賴矣

友德沐英復攻拔烏撒東川建昌岳部斬首三萬級
烏撒東川建昌芒部咸叛友德帥師會沐英合勢攻
拔之斬首三萬緩獲牛馬羊數萬大軍遂引而東攻
取諸蠻未服者露布以聞臣按古今收復久失故地
類非一戰所能定也蛟龍亡洲虎狼失窟勢不得不
咆哮衝激矣古之好佳兵者得地而權益輕燕人而
勢愈弱豈非以此之故与易戒鬼方之伐史重廣德
之訓臣以是知今日之於安南果不三以輕動而

城河套瓜沙大寧四處邊地復之雖易而撫守甚難
也友德捷至帝以勅之曰卿等南征諸夷提兵深
入如風行草上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
之比席卷英豪長驅於碧雞金馬未我報捷摧堅敵
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於是雕
題之俗遣使入貢撤定百蠻之種威加八份之邦將
軍之勞至矣然功益亘古勲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
夷大丈夫至此豈不顯父母揚名者乎敬勞以樽酒
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

揚直寇雲南副將軍沐英及都指揮使馮誠追破斬
首六萬級

友德沐英分兵攻未服諸蠻以誠守雲南諸蠻見城
守虛弱相扇為叛有土官楊直者尤桀詭給其下曰
總兵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圖也各糾集衆二
十萬且又以兵會之屯於城西北阿陽亦以所部會
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來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
病忽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謝熊以孤軍拒守旋施
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弩勁弓於賊近輒射之往往
應弦而斃俟賊少怠則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為
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選驍騎萬餘來援至
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
領軍三十万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宵遁走至安寧

次仰甸當民等學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棚款
再舉誠與英調兵悉數捕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
人諸部復定誠國用之子也

八月皇后馬氏崩

后以疾至本月初十日崩次日文武百官行奉慰禮
又四日清晨素服各詣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臨畢
素服行奉慰禮其命婦亦素服至乾清宮具喪服入
臨行禮文武服二十七日而除在京官及聽除者給
布一疋自製喪服軍民男女皆素服三日在京禁屠
宰四十九日在外三日停音樂祭祀百日停嫁娶官
一百日平民一月

九月癸亥北南斗勅傳友德備鑾謁奉欽降雲南

悉定

時癸亥祀南斗 帝勅友德致謹天戒大意謂師久
勞於外恐衆怠弛為賊所乘宜加警飭以備不虞友
德以烏微諸蠻雖敗餘衆未服復遣兵搜捕潛匿者
取而殺之諸蠻懼服於是諸蠻悉欽皆來降蠻地悉
定友德見烏微烏蒙等部三州之地近四川遂劃隸
於四川布政司因其子依定租賦與奉校撫戰骨廟
屯田設諸司衙門大小相維大牙相制後以曲靖孟
定曲靖等處夷服不常復征之修鎮遠城池區畫
詳審友德為將出奇取勝敵如神可比韓信紀律

清平土卒用命可比周亞夫老成持重經國遠猷可
比趙充國機權施於腹收餘殺不阻敵鋒則李愬其
有萬開道在亦不論故其平西川無兩俱首功

冬十月詔南雄侯趙爾班師

初肅清陽山掃蕩等縣賊寇克灯心龍湖歸大牛成
家塘潭源洞生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
人斬首千級招降二千九十九戶廣州蛋戶萬人附海
島無定居或為寇因藉為兵又俘賊首等平王獲賊
黨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人賊偽一萬六千人斬首八
千八百級招降平民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七戶至是奉
詔班師還京入見 帝加獎慰賜綵幣上 良馬

給貧民不能自給者每人日米一升

龍糧長禁詭寄人戶田地

時各處糧長催徵或多不便故悉罷之止令照黃冊
里甲人等催辦其處奸頑之徒將田地寄人戶者許
受寄之家首告就賞為業

十有二月令軍士有違言者所司用印實封入遞
奏聞其人不必要示

改善世院為僧錄司教院為道錄司

僧道二司俱正六品僧錄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經名
義職事掌釋教之事置於天界寺僧有三等 禪曰
講曰教在外僧人府屬僧司州屬僧正司縣屬僧

會司管轄皆統于本司其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演法至靈義職專掌道教之事置於朝天宮道士有二寺一曰全真二曰正一其在外道士府屬道紀司州屬道正司縣屬道會司管轄皆統於本司俱屬於禮部本司官選用並不給俸及行移等項其僧道常住田不許典賣署為令

十有六年

癸亥春正月以奎文忠燕領國子監

帝諭文忠曰國子為育才之地公族之子弟咸任焉雖詩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嚴飭重臣蒞之恐怠於務學故以命卿云爾

初制歲貢法

歲貢各處生員俱以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二人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各一篇判語一篇道中試者入監不中者罰充吏

定京官高者張傘蓋

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應天府尹國子祭酒翰林等學士許張金蓋其品秩卑者並不許出京者聽之

二月遣耿炳文諭友德班師以沐英鎮雲南

友德遣人送元璽南右丞觀音保奏政剋車兒不花及既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師帝以雲南既平命

長興侯炳文往諭友德班師且曰遵速之機宜直寄度友德奉諭班師沐英留鎮雲南英為辦方物定貢賦視民數均役力疎節自麓川外有緬軍里外有八百媳婦皆內附

置大理指揮使司

帝以大理重地夷情狡服不常乃置衛以周能為指揮同知統兵守之役城大理垣墉堅厚櫓櫓壯麗創四門東通海西蒼山北安遠南建樵樓鳴鐘鼓街巷曲通關閭輻湊又築上下關兩城臣按大理東抵洮川西界永平順寧附其前鶴慶衝其後峭山深壑連葉榆而倚點蒼蓋南詔一大都會也夫鶴慶麗江

地險難攻

土

金薩車里平緬等地民夷雜錯又覆易生若於洱海太和景東騰衝通安劍川永昌木密安寧宜良易門馬隆諸處脩補曲防備極其至則地方靜矣臣觀其地形南以元江為限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媳婦大甸西以永昌為限麗川為蔽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暹羅占臘占城及古朱波亦率之矣東南達寧遠接于安南其龍門沱江與宣化州皆通之矣西北至麗江則又通吐蕃麗川之地由金薩過蒲縹踰屋林渡潞州歷高黎前山蹊徑間無慮數千里在路江安撫司上二日可至騰衝七日可至麗川其在雲南白崖過景東歷木通至灣甸渡河入茫施北

至路江之界十日亦可至麓川麓川之源出昌峨蠻境流入茫施者也自是而經緬甸合人盤江直至騰衝然麓川以上有南甸千崖峽川威遠灣甸鎮康大候紐元茫施等府州司蓋深在百蠻之外遠繫木邦而麓川安危亦視騰衝景東騰衝景東則視金鑑金鑑外維諸蠻究其失又以大理為重也周乎近不遠乎遠上斥候費示以虛量豐凶而賦其稅通關市不抑其直斯其所以保大理而維雲貴乎

○三月始制嫡妻封贈及文武官封贈陰叙例

李善長奉詔定嫡妻封贈例頒示中外復定文武封贈陰叙之例封贈之例十一陰叙之例五悉從之以為定式

夏四月置長河西務等處軍民安撫使用

長河西安撫司每年一貢給以勘合於四川北碚雅州入貢每貢一許五六十人多不過一百人方物該

守關官員辨驗申送都布按三司審實起送貢物下秋七月度蘇松嘉湖民田多寡出馬

今食四府之民有占田四十頃以上者出上馬一疋

三十頃以上者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者出下馬

一匹後又命各處驛馬不問官給自備其驛馬應令貨物惟為事因馬匹有羣生仍令報官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難差

正月頒鄉飲禮而於天下

允洪武五年民間里社百家為一會主以糧長里長至是革之頒其簡式於天下至庚午之歲又更定焉今日之所遵者是也臣聞鄉飲酒之禮實主象天地侏儸象陰陽三賓象三元諒之以三象月之三日成魄回面之坐以象四時

令天下衛所選善射者赴京

九天下衛所於善射者十選其一於冬月農隙輪班赴京校試不中者罰其指揮千百戶中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六錠不及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通里費各邊軍士就於本衛較射

冬十月給暹羅進貢諸國勘合

初暹羅來貢方物實正其已遣使實詔印往賜之笑帝又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通彼此之情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浴文俱於所各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國又有分而為三有中山山南山北三王賜以鍍金銀印文綺等物后及賜三王鈔紗羅冠服主妃紵絲羅主嫔玉相家官亦賜以綉服其差來正使副使舟公長人等亦給欵賞茶果酒肉厨料與從四僧持各以國大小隆殺

有差者為定制

十有一月建潯陽王廟于潯州

帝恩郭子與首事與王有生全之恩且震駭而左文皇后馬氏養父也故立廟祀之王夫人張氏一女為帝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及一女

安南陳煚攻占城病死遣使祭之

初陳煚慕叔明而自立遣使入貢詔諭之曰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二年遣使一貢所貢之物惟是表誠而已苟華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豐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

未定奈何昔主昏荒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於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成者耳意中國聖

人有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兄其不乃已矣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煚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黎庶膺王爵儻或慢天地而靈庶民又非久安之道且安南限山限海遠居最爾天造地設今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无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无強凌弱累暴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无慮加兵既而陳煚率兵攻占城國病死海濱使來告哀帝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胎

方隅者一正綱紀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遠通逃却有

罪睦隣邦而恤鄰寡故得二者之權必以先事人不

端為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嘗曾悔於鄰寡而乃

至占城有何逼迫而若此欤彼占城無礼致祖祀而

若是欤使者來告尔歿海濱朕不吝苦心嗚呼一言

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其陪之佐奚用其道有此

耶嗚呼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尔亡

邦家無虞特遣使奠祭尔其有知尚嚮臣按安南

九有莫違立者必軍責中國以安其位然以其貢享

而致詰責如我聖祖者鮮矣前後詔祭之文讀之

多不敏句必有漏誤不敏強補也往年登庸暴虐桀

黠尤甚於陳煚表云欲從國人之請以金銀人祈代

已罪并陪缺貢方物慮在罪致不敢唐突蓋為詞甚

卑而鈎取甚巨臣嘗慮欲將以登庸所進貢物益

銀回賜安南於毒黎庚一以破逆賊斂財樹已之私

一以昭中國顯比無外之休斯荒民咸戴商賈

動矣

十有七年

甲子春正月復定科率格式

科率之式卿式會式今所遵行者是也但主於布政

司而不監臨以巡按御史其卿式此今稍寬七篇未

是者許減一道五策未能許減一道官未入流而无

錢糧等項粘帶者皆由有司保奉入試其學官及縣吏娼嫖隸卒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自是以為常

陞都察院正三品及令布按三司考所屬官

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設左右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治書殿中監察等御史續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復改為七品止設監察御史分各布政司等道監察御史無何陞三品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左右僉都御史經歷都事并十二道御史專糾劾百司明冤枉提督各道一應不法事務其所選用務得公明廉重歷練老成不許新進初任及知印承

差吏典出身人員老用又令各處按察司官年終未

朝將所屬官員考過堪用平常不堪用名數親自奏聞其直隸府州官亦然

造大統曆定以今歲甲子為曆元

漏刻博士元統請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元統復以歲差為言以謂差法未有修改故月食時刻分秋有所不合臣聞造曆必有曆元若黃帝辛卯顓頊因之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日為陽精行南陸則盈北陸則縮月陰精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四分二十五秋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

七十二秋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秋積六十六年有奇必退一度則歲差可考而七政之躔度明矣然測景於日則有欽天監在苟驗氣於地臣聞監中未有成說或者未究可容臣言與海內聰察之士評之乎蓋聞天地一元運行不息其十二律之短長各有一定黃鍾三寸九分大呂四寸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九寸林鍾八寸四分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以此十二之管底安於地俱各九寸其管各按所直之位直樹正立皆齊齊其下不齊其上蓋必先以員木準之然後可以按管入地填以黃土之粉覆以輕緹之素實以葭蘆之灰周以三重之屋當月氣至管自飛灰如冬至中氣黃鍾氣升絃滿三寸九分之管其去孔口地面尚五寸一分大寒氣升滿曰寸五分之管去孔口地面尚四寸五分雨水氣升滿太簇伍寸四分之管去孔口尚三寸六分春分氣升滿夾鍾六寸三分之管去孔口尚二寸七分穀雨氣升滿姑洗七寸二分之管去孔口尚一寸八分小滿氣升滿仲呂八寸一分之管去孔口尚九分夏至氣升滿蕤賓九寸之管律口與地面平矣大暑氣滿八寸四分之管去孔口尚六分處暑

氣滿七寸五分之管去孔口尚一寸五分秋分氣滿六寸六分之管去孔口尚二寸四分霜降氣滿五寸七分去管去孔口尚三寸三分小雪氣滿四寸八分之管去孔口尚四寸二分夫測景恍惚難憑求氣數然一定辰集時刻毫髮罔差上而日月之代明天運之先後盈虛損益如示諸掌必而備簡而明也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通荊州水利

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詔從之凡溉田數

百畝歲增官租四千三百餘石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薨

文忠有疾 太子臨視 帝親幸其弟慰抚良久因

庚申

成薨徽朝三日御制文遣使致祭自曹國公追封為

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配享 太廟及功臣

廟皆第三文忠為人器量沉宏人莫能測臨陣陷虜

奮矣遇大敵膽氣益壯在 朝廷勤慎心始終始如

一及釋兵家居恂恂若書生嘗師金華范祖幹胡幹

講明性理之學處身家一循軌度為詩詞雄壯可觀

音操華麗泊死所嘗子三人長景隆襲曹國公次增

枝前軍都督次芳英中都正留守

勅遼東將唐勝宗葉昇絕高麗

高麗使來不存臣礼与惟庸等交通事奏遣還 帝

以勅諭勝宗葉昇使絕之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

水陸並至皆非臣礼暗行解明彰義演於舊古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擄其禍者也伐四夷絕滅其國魏伐二次屠其國晉伐三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万口隋伐一次城其地唐伐四次斬首五万級夷王藏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等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寶毓維捕殺之以就維為牧馬之地稽古事迹可以絕交不可暫交况深交乎未幾高麗使者復至勝宗葉昇奏之復勅曰尔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遠左朕嘗備詢高麗必效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為善說所誘望所當言不見曹魏之將田豫為鳥

庚申

恒 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財賂京軍甚重

設使受其賄者少有所知豈不報哉今尔知誘而能

素而豫不得獨多千古矣遼東東界鴨綠北留曠塞

非多義不足以防未然亦能養有餘則各彰矣後因

天象有警復諭以慎守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俟

其急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爾不測也勝宗與昇

奉性謹臣聞外國有所急求於我者必其國中有塞

等事也時高麗賊臣李成桂已用事矣

夏四月加封南征諸將誥授世襲

誥曰昔者至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授之朕觀古制

侯封最多然族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差等

為功有先役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輕重也今平定雲南小等功勳昭著是用使爾子孫世世承襲食祿若干石朕本疎遠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茲與爾誓其死者則曰以券誓若逆謀不宥外其餘若犯死罪爾兒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戰安不忘危慎終如始思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難訓及後人永延世祿豈不偉哉西平侯沐英武定侯郭英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瑄定遠侯王弼晉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俱食祿二千五百石宣德侯金朝興永寧侯張瑄俱食祿二千石友德以首功加三千石所給諸券皆以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王軸伯子男則用犀軸以為別

秋八月初制朝覲官吏文冊圖本

令天下諸司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仍畫土地人民圖本俱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其服色各以品級為差惟雲南遠在邊鄙特免其來

定各處鹽工本鈔

兩淮兩浙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每引俱二貫

立吏員撥用法

九吏員試中一等二等者於在京出身衙門內用第三等者於在京未有出身衙門內用仍以等第姓名

出榜曉諭遇缺以次撥用

冬十月河南大水勅李祺同有司驗民戶賑恤

都督俞瑄陳文卒追封東海郡侯諡孝勇

立批劄法

令各處批劄人口家財就解本處衛分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軍官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今本衛收養給與馬軍人騎坐牛隻給與有屯去處屯種無屯去處并一應軍需重物件盡行交賣價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祖墳墓者下在批劄之限後又令謀逆造偽斂者沒其家產丁口其餘殺一家一人採生折割攬納不交保過付詭寄田糧等項止收其產仍以農器耕牛還之

十有二月賜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高謙田

謙屢從大軍戰漢平吳定中原有功陞同知自紹興調雲南右衛謙素家屬繁盛非祿養所能給願分給田鄉帝可其奏仍賜水陽田一千七百畝

華昌侯郭子昂卒

子與鳳陽人嘗與于先守潼關有功朝廷方倚求鎮西陲及是卒詔追封陝國公賜塋于聚宝山之陰塋具一取諸官

十有八年

乙丑春正月定會試考官員數及貢舉非其人之罪

九會試主考官二員并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輪

林官請用其餘同考官五員許在外宰官請用其會

試不中願回讀書以俟後舉者聽又歲貢不中式者

遣復學肄業提調官吏論以非其人之律教諭訓導

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二月中山武寧王徐達薨

比歲達鎮北平口外余民收盡生養滋息海內無虞

去年召返冬疾作帝遣使馳召名醫視之及得于

神祇弗瘳及是月二十七日薨年五十四帝悼慟

罷朝親為文祭之自魏國公追封為中山王謚武寧

賜葬鍾山之陰帝謂群臣曰朕自徒步起兵大將

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

濟大難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

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良將之速

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流涕思盡心為國家社稷之

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歎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

著其勲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

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既備其功又繕其言簡惠

精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

屠與人不戰受命而師功成而捷每不自矜至於封

姑蘇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

志無匹昭明日月配享太廟及功臣廟位皆第一

子輝襲魏國公孫景定國公

定設翰林院官罷起居注

設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為首領侍讀侍

講博士典籍侍書侍詔為屬官修撰編脩檢討為史

官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原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

注皆不設仍設筆蓋武英文華文淵東閣等大學士

班本院學士之上臣按起居注成周左右史也記人

主言動起居之事所以養精儲源裨君德以澤蒼生

昭善惡以信後世所係大矣今乃廢之則夫外庭之

臣所知者號令政事文章而隱微莫覩與處者宦官

宦妾而賢士罕接

制滿王之國及慶賀受曆儀

王到國其日設儀仗於露臺東西設大樂於露臺上

東西北向陳金鼓旗於承運門外軍職官員各守殿

及王城門設文武百官拜位於丹墀文東武西設贊

禮官於文武百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護從執事等

官先詣殿後候典服官啓請王具冕服訖典儀

啓執事者先行四拜禮畢各就位典儀啓請王陞

殿導引官前導大樂作陞座訖樂止贊排班引禮引

文武官就拜位贊班齊鞠躬樂作拜畢樂止引禮

引班首陞自東階由殿東門入至殿中贊跪外贊簡贊跪班首衆官皆跪班首致詞云某官某等敬惟殿下欽承 上命至國之初理當慶賀如係王府官則稱臣某等後同內外贊俯伏興引禮引班首復位贊鞠躬樂作四拜平身典儀詣殿中跪啓禮畢樂作導引 王還宮樂止各官以次出凡遇 聖節正旦冬至行告祝天地禮其日設香案於露臺上設王拜位于案前文武官設于丹墀東西王冕服就位各官具朝服隨班四拜 王詣香案前跪衆官皆跪 王致祝詞訖俯伏興復位衆官皆俯伏興四拜禮畢中宮壽日行禮亦如前禮畢不用樂百官不隨班 官壽行告祝禮王皮服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禮儀同前其慶賀正旦禮 王冕服百官朝服四拜班首由東階陞殿致詞云某官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敬惟 殿下茂膺多福賀畢俯伏興復位又四拜禮畢其遇冬至則云茲遇節應黃鍾日當長至敬惟 殿下茂膺多福壽日則云茲遇 殿下壽誕之辰某等敬祝千歲壽九茲三事惟王府官屬及附郭衙門文武官員稱賀其外各衛所府州縣豫期摘發佐貳官或首領官一員至日隨班行禮本府典儀具啓本云某處差某官幾員為正旦前來慶賀聞訖然後行禮其有出使官員一體隨班行禮 王妃之到國也

命婦出城五里迎接慶賀皆同惟致詞正旦云發端之節冬至里長之節命婦班首詣王妃前致詞云某封某氏敬惟 王妃殿下壽誕之辰祝千歲壽班次照其夫品級每日常朝文東武西遇朔望本處守禦衛分及府州縣等官朝見各照品級東西列行叩頭禮畢四品以上及長史紀善陞殿五品以下於丹墀東西序立北向若有事召見不在朔望之限其王府凡有辭見官員人等每日早晚俱引見其 朝廷所頒正朔每歲九月初一日欽天監進次年曆日頒訖即遣使者齎曆至 王國長史司官先啓開設香案於殿上 王常服出殿門迎接使者捧曆詣殿上置於案退立於案東引禮引 王詣前贊四拜贊跪受使者取曆立授 王 王受訖以授執事者復置於案贊 王俯伏興拜再四拜禮畢三月廷試進士以練安黃澤為翰林院編脩安字子寧臨江府清江人父伯尚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表毀如禮同郡人金幼孜安謂之曰子與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甲子領鄉薦是年入對 大庭極言今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遷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遂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意言其剴切不顧諱忌 帝嘉之擢憲第二名次丁

頭之下授編脩益以名節自鶚黃漢字子潛袁州分
宜人蔡玄膺貢入監甲子中京闕御試第二會試第
一賜進士及第又次鍊安之後亦授編脩尋又陞脩
撰兼奉坊侍東宮講讀臣按是科得人守死吾道惟
二臣為然

又四月五色雲再見不受禁天下不奏災傷者

五色雲再見禮部率百官表賀 帝諭之天下康寧
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帝堯有卿雲之
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
德不遠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世帝王喜言
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

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息故祥克有

五

終可以為戒先是四年二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
獻瑞麥祥臣皆賀 帝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
淑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
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
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
乃不勝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
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
爵并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於此乎衰由此觀之
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及五年六月旬空
縣民獻二嘉瓜同蒂而生省臣以進陶凱曰陛下

御同蒂之瓜產於旬空旬空 陛下祖卿也實為積
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及瓜連蒂之瑞偶見於
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帝曰草木
之瑞如嘉瓜並連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
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之縱使朕
有德天不必示以一物之祥苟有過必垂象必譴告
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祥
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德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
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並卻不受表賀仍令各
處災傷有司隱下不奏許本處者宿建名申訴有司
極刑不饒

秋七月

六

六

農桑起科
秋七月定諸色米課官俸收拆復設糧長差賦役及停

今兩浙京畿官田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一
疋准一石二斗金一兩准十石銀一兩准二石綿布
一疋准一石苧布每疋准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
兩准絹一疋重十六兩其天下有司官俸米每鈔二
貫三百文准米一石其酒醋諸色課若有布帛米穀
等項俱折金銀鈔除量存各司府州縣樂稅所用
余稅所用余各令該司局等官親齎具奏有司帶辦
若差吏管解俱以次年正月起程直隸府州限正月
以裏各布政司限三月以裏到京若金銀鈔珠砂勝

譽黃丹青縹毛縹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解本
色其餘魚茶酒醋礬硝鉛粉黑錫石膏商稅雀課等
諸課俱拆金銀錢鈔若四川等布政司并北平河間
等府州縣河泊所凡六百八十九道皆如之又令各
該有司復設糧長以民戶稍多者充當其各屬賦役
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至是又命有司
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
取驗以革吏弊時以農桑起科大重百姓艱難今後
以定數為額聽從種植不必起科以甦其力

令聖賢之後犯工役者俱免武職年五十以上者許以
子替職

孟氏子孫犯罪該工役故令免之

以蹇瑤為中書令賜名義

瑤登丁頭榜進士除中書舍人每奏事率稱 旨數
蒙獎賚一日奏事畢 帝從容問瑤曰汝非蹇儼次

親澠 宸書義年賜之以易書名自是大見信用至
建文間遂為吏部右侍郎我 成祖即位轉左侍郎

尋陞尚書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義
為言損益貴適時宜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悉可之或

有諸義不忘建文或除官不得善地者咸以陳訴

成祖皆斥之於是訴諸者乃止 臣聞解縉有言蹇義
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我 成祖繼服承運無資於

蹇義之陳力然以中無定見之偏不可為繼急備儀
之類是故臣有取吏部尚書張統之自殺而無多乎
義

冬十月詔錄罪囚于烈山冰春奏釋非罪者數百人

時繁天下重囚於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
冰春錄而詢之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那海
等構逆 帝命春馳往至則巡城屬兵襲而捕之推
校得實白其誣枉者又全活數百人

革積歲害民官吏復以朱季用知福州府

初福州知府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赴京吏一以
法論罪作城湏役嚴價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

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賞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
汝勿悲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
戒二弟熊正不敢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工役告

稱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雲南軍者二人被極
刑者四人煦不顧死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

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
死萬上無憾遂陳其詞于通政司本司通其情詞於

帝察其情實在可宥即赦季用復使回知福州府告
時以煦告得免者一十四人季用台州仙居人也

十有九年

丙寅春三月勅戒司直汪仲魯歸老于鄉

是月賜 帝御奏天門勅中使傳宣召春坊贊善劉
三吾司直即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 帝顧仲魯曰
吾知所以見召意乎對曰未之知也 帝曰日昨仲
魯不常以老病故請告還娶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
有不須辭別之肯已廼思之若等老陰有限言歸有
期仲魯瑞嗽為病誠屬然臣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
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乎
知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
窮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
為未結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
矣所戒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門以
絕之俾童子輩示之曰仲魯幸蒙 聖恩許告還鄉
宜殿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速
厥疾如是考者終命矣三吾仲魯叩首謝曰 聖
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
節者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 上心臣按 聖祖勅
仲魯曲盡古今物情聖謨洋洋孔嚴孔彰國中士夫
克申斯訓公私其少事哉雖然非公事未嘗至惟之
室潘堊氏之正大也人為正大則不以非事干公門
矣

建剛象衛及太平所
臣安剛象衛之建所以控制兩江也兩江千里提計

溪洞萬遠制數餘轄止有馴象一衛太平一所寧不
已薄乎且西北則牂牁羅甸自北以南又鄰交趾日
所當備者此南寧所以為要不可不慎也唐段文楚
戍兵五百人李蒙又減七八遂致邕桂陷沒兵禍慘
於廣南今若鑒唐之失求今之宜雅當多徙貧民耕
治南寧荒田廢縣兩江有故則權拘尺籍分協太平
田州鎮安思明中興有功者援例宣授冠平禍殄日
隨即解休則廢縣得人而實惠衆觀之自憐兩江無
事而邕桂晏然矣

夏六月初設天下勘合字號

初除授官員皆給勘合到任至是革之其行取官員
及查理事務等項則仍用勘合廣西雲南浙江湖廣
廣東江西則用子丑寅卯辰巳字山西山東河南貴
州陝西福建則用午未申酉戌字滁徽蘇州鳳陽揚
州松江淮安太平寧國常州安慶則用角辰月房箕
斗牛女虛字鎮江廣德池廣永平和州徐州保定河
間應天真定大名順德隆慶保安則用危室壁奎卷
胃昂背參井鬼柳星張翼轸等字畢之字號則無所
考又革去各衙門出納官物勘合止令該衙行文書
下車用印信手本於各衙門關防出入

秋八月安陸侯王志卒

志以是月十七日卒自侯追封許國公謚襄簡賜葬

于鍾山之陰命學士劉三吾撰神道碑所需彝具依例給之

令從征沒陣者子孫襲職陞一級

賜民爵及米帛

令所在有司審貧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者八十以上每人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疋絮五斤其有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

制欽天監官不許守制

帝以欽天監職掌天文其占候非他人可代雖或丁

父母者亦不許守制後以非人情所願止許養喪三箇餘月

冬十有一月詔禁更易名諱

詔中外軍民吏胥人等有更易名諱及兩三字被人告發家財給賞告人本身處死家口遷發化外先是詔蒙古色目人入仕或多更姓名歲久子孫相傳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後又令官吏人等奏告更名復姓若自幼過房乞養或入贅與人因從外姓報入戶籍外姓係軍匠竈戶而本姓係民者不許復改至是又重改易姓名之禁令中外知所遵謹

胡元禽獸之說而欲歸之中正云

三十年

丁卯春正月甲辰詔尚書洪範成

初帝命儒士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集註蔡氏有失亦糾正之推極皇極所以守常制變與天為徒惟皇作極者尤得真的及是成召贊善劉三吾謂之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為天道而驗於人事筆字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敢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覽之劉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也臣按聖祖註尚書洪範而我皇上亦表尚書三要疏遺治五事

元納哈出復寇遼東以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道走

納哈出自金山復擁眾入寇乃命勝率王弼等兵三十萬由新開喜峰口討之納哈出懼遁走

征北潢河慶州哨至全寧大石崖

大軍征慶州張文率兵以從追獲果來平章擒達賊帖木兒等巡哨至全寧大石崖回守大寧文後屢從大軍征火麻難漢山及亦都山有功得賜錦衣鈔錠羊酒

夏四月和州衛指揮金華李輝卒無嗣義子僧保繼誌

臣按李肆無子僧保繼誥為民雖不睦已於情要亦不失子義乃有無知軍職已既無子不睦開防甚嚴至聽婦人養他子以為已子內絕祖宗之勲上冒朝廷膏爵不亦昏惑無忌者乎

不無符驗者不許乘驛

凡公侯駙馬伯出使其僮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乘驛傳船馬後以在外諸司不守成法泛濫給驛定公差人員除應給外其余尋常事務及各王禮節往來並不許馳驛有擅應付及假以軍情為由馳驛者處死

閏六月申行養老之政

帝語禮部試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悌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暴者朕照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馮勝追破納哈出降其軍旋城大寧

勝命諸將以兵追納哈出至一迷河破之納哈出降

并受其學士也先帖木兒國公官童平章燕王納款

所部悉降得達兵二十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位時

音曲有悔欲謀叛去者雖音誥不通而在衆政胡海

揣知其情狀議法約束終不駭騷動悉送朝廷處

分而沐春護送納哈出入朝既旋師遂城大寧以三

按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

衆富康金源惠河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契丹

號燕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京師在南遼陽在

東大寧則居其中松漠在上松漠西南三四十里之

間舊有種州餉導百五十里之間又有懷州東南至

平地松林四十里松林水出是為黃河或十里或三

百里皆盤據交錯其去大寧或三百五十里遠亦不

出五百里輕騎疾馳旬日可以四往若大寧形勝多

大山深谷頓負千里馬孟山六十里山之南北千里

東西八百里崇隆遙連亘
京師之西山內有長

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

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聚且其地東接福余若招漳潮

吳淞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

日本可以通機
貉貉亡為渤海
東京龍原府沃沮

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徑

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余而西入大寧契

冊置通吳軍世道必白於此矣臣竊謂朵顏連海
海西款脅大寧以入為謀久矣事不先而禍恐莫測
我國國家兵力未舉使先朝父城之威沒於奚胡之手
潛構連親民庶戰兢異日出兵收復必由遵化喜峰
出攻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允興州右屯及松亭
永寧之師三萬遼海出界朵顏福余而繼以義州廣
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角師進自小陵此其成計不
可易者然皆非所以施於今日之警急者也喜峰內
地非險阻之勢潮河之川有順流之便秋高馬肥虜
若突至當如何以待之黃河之運苟通遼塞兵糧若
裕吾命耳爾西寧出軍嘉峪以收派沙玉門寧夏延

龍圖閣

丁卯

十五

以郭英為副將軍統師鎮遼東

英從馮勝降納哈出師旋王保七第降高追襲之英
與決戰鎗傷左脇又復中右脇英陽呼虜傷吾甲我
軍盜奮遂戰數十合屠同遂却使聞詔進英為征虜

右副將軍統師鎮遼東

秋九月封張赫為航海侯

赫常為福建都司於八年六月內嘗統哨船入牛嶼
海洋追倭賊至琉球大洋擒賊首十八獲其船及已
末年帝以遼東漕運甚艱軍食後期命赫督運歷
庚申辛酉歲各一行壬戌年捕東嶺山寇賜書獎諭
復督遼運歷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歲冒險履危艱
勞備至是封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令子孫世襲
追封濮真為樂浪公謚忠襄

龍圖閣

丁卯

十六

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誅
不忍加兵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
聲討豈為無故爾詎海過效順庶幾轉禍為福王愛
其驍勇除曰吾欲用爾為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
聲曰吾為天朝大臣罵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
我耶王怒歎兵之真規曰害吾主必滅爾國不知
吾大丈夫有赤心豈爾屈邪即剖心以示之而死王
之初意止欲迫脅不虞其死也及死大懼遣人入朝
謝罪併歸其從兵士帝曰濮真當危難義不
屈志節可加追封為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
群將忘渴惟師見手與方在機標即封為西涼侯

今天下增廣生員不批額數

冬十有二月覈實兩浙田土及稅陝西沿邊屯租

帝以兩浙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令戶部覈實

遣監生往丈量畫冊編號悉書主名為魚鱗冊以

備查考又令陝西屯軍五十抽一稅稅照民田例田

五百畝者一歲納五十石緣邊屯田每歲收穀種外

其餘剩糧以十分之二上倉

撤馬兒罕來貢馬駝

二十有一年

戊辰春正月平緬叛總兵沐英遣將討破之平緬復來

寇英督諸將又破走之英及雲南布政使張統以吏目

程本立守禦馬龍他即甸

平緬叛結若于馬龍他即甸之磨沙勒英遣審正將

兵討破之斬首一千五百未幾平緬復患衆三十萬

衆百餘寇定遠以報沙勒之役英督湯昭等兵三萬

擊之既與賊對壘馮誠以輕騎三百挑戰賊驅萬衆

乘二十象來敵誠一出戰殺賊數百人而還英喜曰

如此賊不足破也明日賊驅衆數萬出營驛百象結

陳以待衆皆披甲背有戰機若欄柵然挾大竹筒於

兩旁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英令士卒多置火銃巨

砲神機箭將士分作三行約衆前行火銃箭發衆

未退衆三行繼之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衆必驚走

然後以大軍繼之及明即分三隊馬誠領其前都督

審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申嚴號令進捷者

一級必盡賞退師者一隊必盡戮將士皆奮勇而出

陣既交衆在前列前軍神機箭生流烟飛鼓砲交作

銃聲霹靂山谷響應衆皆驚奔今三軍大呼而鏖戈

甲戛擊血飛流濺有首刺者殊死我軍少卻英命取

帥首來左帥一人遙見一卒拔刀飛騎而下衆衆復

前英督戰益急賊大潰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獲四十

七象余皆被箭如刺蠅以死賊將刀斯即各中百矢

殪衆上余黨走死生還者什二三於是旋師所通城

池爭獻牛酒至雲南驅俘囚於前敵吹入城父老賀

平蠻者填道自是群蠻震服平緬歲時入貢不敢復

叛旁山郡縣以寧按沐英多用火銃衝破平緬然

必繼以三行象與入馬乃始却走若臣所制電掃雷

九節七突出自能為繼聲聞隨驚賊不可為衆也馬

龍他即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先時諸夷相煽為叛

本立曾單騎深入為書開諭順逆利害諸夷咸悅沐

英與布政使張統以西南初靖余孽尚驕乃以本立

統領守禦本立因自督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民不

避艱險山行野宿楚雄姚安大理鶴慶江永安威

類其撫治自是民安其業軍得在伍本立字原道浙

江崇德人丙辰中以明經秀才舉擢秦府典儀所引

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馬匹楮幣在任五年以母憂去庚申補周府札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系謫馬龍他即旬吏目及是用為守禦大著成績

二月詔定歷代帝王名臣從祀

初禮部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叅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博爾木亦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 帝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為

本朝紀事

卷九

十九

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黎華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黎華而置安童既祀伯顏其河木亦不必祀如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凜然燕善始終可從廟祀余悉如禮部所擬凡三十七人從祀帝王廟庭

郭英率兵襲破元主愛猷識理達臘于捕魚兒海

元主自立漠北郭英耿炳文帥師討之師出哈刺等處徑至捕魚兒海前鋒見虜營英欲俟軍畢集乃進部將施文曰若待我集彼衆亦集矣英是其言令諸軍少憩食馬嘶枚卷甲倍道直趨其營元主竟乃率十餘騎潰圍出走衆大駭奔其太尉魯子不拒戰英

手刃之獲兩宮所積金寶玕玩器書馬四萬匹降者五萬余人英復徙迤北擒虜將父司徒囊家太尉奕古達兒十不達刺王子等四萬余人馳一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數是役也王弼為前鋒師之捕魚兒海時也我師方病渴而山顛靈泉為之湧咸以為神助云

三月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盧質進士及第以盧質為翰林院編修卓敬為給事中

質寧海桑洲人虞中之子由縣學中鄉本會試典式典對 大廷帝奇其策擢實第三授編修後歷太常少卿陞戶部侍郎即死于官諡瑞安人登亨泰榜進士

本朝紀事

卷九

二十

立除給事中嘗進言曰諸王服飾尚有僭擬天子者此外道也可以令天下 帝笑而納之未幾陞宗人府經歷

夏四月中書奏吉士解縉上封事極言時政闕失

初解縉上言敬民為敬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

帝嘉悅之擢御史又轉吉士及時上封事大畧言

帝誠信有間用刑大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勸 帝密加存養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

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又何取夫節義哉 帝好觀

說苑讀府道德心經雜書因勸 帝上沂唐虞夏商

周孔下及閭閻瀛洛隨事別類以備勸戒思寺宦官

乞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又言太常非
俗樂可肆官燕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壯者可
復於人經呪妄者可付之火以絕欺誑之弊治厯用
方向然神孤虛天道東西北行與天德月德最甚不
經但申播植之時不用建除之謬時以刑名輕重為
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
奉善但曰除奸偶聞上有赦則必故為執持以希恩
免乞鏡照而黜退之時建國中士夫不為君用之法
立朋奸黨惡之條盜生進士多困州縣考廉人材驟
歷華要推閭閻革剔歷負販者冠裳與馬跡交賢者
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庶幾
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
人役商量之堂誥若任用忠良勿任意喜怒生殺申
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呂氏鄉約鄭義門家範可以
頒行時款與師取室以神仙為徵應則言寶之真偽
莫明誕慢恍惚不足為稽臣按我聖祖嘗與宋濂論
神仙有曰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
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
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名振於後世此長生不死
也恍惚之事雖憑幽怪之事易惑宋濂曰陛下此言
足祛千古之惑有方士獻道書則却之謂左右曰朕
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濟天下生民

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則迂
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又有述太白降者亦嚴禁之
夫以聖祖高明不惑及是歟與師取寶以神仙為
徵應而反前日之為君謂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克善
端間發而心學無素則我聖祖無是也爰考其時
劉基宋濂諸賢俱已退隱故不聞所以有此失
歟縉又言茶椒有糧粟絲有稅既賦所出之地又
稅所過之津其田土高下不均起科輕重無別或增
而稅及輕瘠鹵而稅及重可勅有司及時脩治整葺
臣聞田土交易必有契券方圻高下肥瘠及價直米
稅明書其上各取兩碩畧無抑勒無所不均何有輕
重之偏哉所以偏者其弊或起於橫造黃冊之際也
蓋奸民計免賦役虛割數畝之地重以數倍之賦其
豪猾而貧者亦喜其直之少而貪受之以致賦稅殺
亂無併之族其賦甚輕貧難之家不免重役此古今
同弊治亂攸由也將革斯弊若取原立交關契券而
通制之則脉絡可尋巧弊立革田賦均平民有息贖
矣時又設弓手緝請課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於農
又請開設武舉以收英雉廣立鄉校以延俊乂興復
書院遺基舉山舊業及貢士庶又田等事時內外百
種楚屬官甚於奴隸勸帝勵節又非犯罪惡解官
極管之刑加用催科小過止用備鞭示辱請又以當

時六經殘闕禮樂不備乞加刪改訪求大儒作樂書
以惠萬世仍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陶伊尹太公周公穆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大學而孔
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以顏曾子思
孟子配自閔而下各祭于其鄉闕里建梁紇廟贈以
王爵以顏路曾魯孔鯉配臣按解經此言頗有所見
但未及精微伏羲以下君臣固所當尊但不宜祀于
太學也后世諸儒有功於六經者皆得從祀閔子諸
賢親受聖人之教而使祭于其鄉不已簡乎恭惟
皇上於文華殿東之室撤去佛像乃推原義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製王服設位次奠而祠之
本朝皇帝
三皇曰皇師二帝曰帝師三王曰王師周公曰先聖
孔子曰先師儼然對越神會一堂另祀梁紇配以顏
路曾魯而下及程朱諸賢之父情文典札至精至備
徵民心而協父遠解經又不足言矣又言當俾樂
書以惠後世而我皇上偶未之及爾爾為斯言諒
必有見但於一元消長之常五音輕清重濁之等文
王後天流行之妙蔡西山黃鐘政寸之差及六樂所
以用於該祭之神果的確而無疑者乎爾又言祀天
宜復攝地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嘉其識正臣按經言祀天宜復攝地
聖祖不暇施行我
皇上今皆肇舉分建園立方澤續創昭穆詳廟

又作 成祖廟於群廟之外以表不遷更 獻皇廟
于都宮之左以建渠道五歲一掃以祀 皇初祖而
奉 太祖以配以立春特享 祖宗于本廟於夏秋
冬舉時合享 大廟及至季冬仍奉 大裕 太
祖東向 群靈昭穆序列其 獻皇止修四時之祀
以建豐禘之燔至精至當至明至倫
五月遣使賜安南王陳日烜詔書羅疋
陳日烜嗣安南王 帝遣使賁詔書及織金素紵絲
線羅各五疋亭布一百疋以賜之詔書中大意歆日
烜益前王之失戡兵保民以享爵土日烜感悅遂遣
陪臣大中大夫阮完等奉表詣闕陳謝
本朝皇帝
秋八月東川蠻降而復叛沐英遣兵捕賊之
東川蠻據烏撒山為岩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英遣
冏正率雲南兵與京師大軍相為犄角討之賊已降
復有二志遂悉誅之
冬十月達軍反河南都指揮使王德討平之
納哈出所部達軍十餘萬有安置陝西者行至中途
皆叛掠破州縣村堡河南都指揮使王德與部將陳
恭追至延安之麻街悉平之
沐英自雲南入朝尋遣還鎮
初丁卯歲十月廣西何亦都酋長曰者滿曰央情結
結越阿資為叛英自將將者滿央情誅之俘男子三

千口馬牛糴是阿資亦降今年春阿資復叛遣審正
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數百牛馬羊
千計阿資母出降及是入朝帝宴之于奉天殿賜黃
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別
賜鈔五萬為鳳陽造第費仍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
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乃回蠻酋長越境款降
室家胥慶回鎮之二年順寧蠻猛吳馬忒因爭龍甸
遷怒傷官軍遣都指揮俞翰問罪咸向服不肯阿資
復叛英親提兵至補衝殺獲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
搜捕逃匿有旨諭英還鎮以金都何福為平羌將軍
審正為叅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子出降英請于朝立

元成宗

元成宗

元成宗

衛於越州屯兵鎮之越州遂安因罷兵英在鎮治水
利通塩井墾屯田至一萬三千畝軍食饒足

造國子監別房及定天下歲貢之數

先是監生有患病者已令官給醫藥又病不痊遣行
人送還所過處有司供藥物死亡者官飲之歸其柩
至是乃命工部於監前別造房百餘間具寬金牀榻
以處監生疾病煖牀人二十名給役人皆稱便復定
歲貢九天下府學一年州二年縣三年各貢一人必
資性純厚學業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

編故逃軍士面冊并定月報則例

各衛所軍有逃故者令本官編成面冊送兵部照驗

行取不許多差入各府州縣類造軍戶文冊遇有
勾丁按籍起解其民匠充軍者月支米八斗牧馬軍
士支乙石及後復令民丁邊軍操練者月支米一石
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各遣人來朝

臣按四處之來朝以我前城大寧又得王祥等守禦
之固也自大寧捐棄彼酋長受吾官爵以用其民剽
門始聳而陵寢不復寧矣臣聞閩越通番者必以舟
楫過塞通番者則陸途九通番夷我朝家有禁從
實計之以本通番多係良民惟有罪出逃或無族產
者多行無忌誠能咸遏關之條禁逐民庶之實遣使
彼番其形便識其部落窺其散聚審其虛實稱一出
之無差即併力以大舉斯迅電不及瞋目疾雷不及
掩耳大寧可復而東北邊定矣况我兵旂漳潮舟師
或由唐恩浦口或自扶余沃沮俱可以至大寧者乎

頒大誥于武臣

帝嚴於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剥皮
問罪每年各州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申說民情
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聽至十六兩
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剥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於府
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土地為剥皮之場名曰
皮瀆廟其府州縣衛所公廨之後及左右兩旁各一
剥皮實草之案款便有司衛所官員接於目而警本

心及是作大誥首以君臣同遊卒以為民造福其間如郭桓貪贖害人固所不宥而誥中大旨則務寬平中外臣民犯罪有大誥俱減一等科論及是頒之武臣使子弟肄誦庶知朝廷以寬濟嚴之意

十有二月定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及四川茶課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每歲差人問辦茶課以為定額其四川產茶地方俱許民間採摘與羌人交易辦課自是率以為常

二十有二年

己巳春正月改宗正院為宗人府

院改為府定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掌玉牒

譜系之事初以親王領之後但以敷祿大臣管掌不備其官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

生子及孫即以 上開付宗王所立襲名每一世取

一字以為上名其下字隨時選擇定為雙字名編入

玉牒至十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其東宮位下有

曰兄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

成我 成祖文皇帝位下曰高瞻和見祐厚載翊常

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其 余吳晉周楚齊澤

蜀湘代肅遼慶岷寧谷綿潘安唐郭伊及靖江王亦

有擬名字云其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

正以開考驗授官職坐轉如常法如或有犯宗上

取問明白具奏未聞則置罪降等重則照為廢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臣聞宋人兄弟大恩厥后子姓不保優于養士九族不允淪為編氓惟許應科貢甚得大易交通之義今我宗室中有目擊與思請立宗室者有願辭樞入以就科舉者誠曠遠之識也若以羽士充奉常之任用資補外任之官以宗親之賢者代之無所不可矣

厚賜列侯諸將遣歸其鄉

夏五月令雲南選貢入監及給監生衣被

初雲南未行選監至是令布政司行各該府州縣選

生員充貢送監肄業其本監國子生屢給賜秋冬衣

被及灯油靴襪至是又給監生直隸人鈔各四錠製

冬衣各布政司者給以衣被又給射圃弓矢

建忠肅廟以祀元御史大夫福壽及達尼達恩

定諸王遇慶賀皆服九章袞冕

賜泰寧衛指揮使等官冠帶

定武職褒獎給賞之例

令都指揮原係世襲都指揮者出職仍授世襲指揮

使若指揮同知陞都指揮同知者出職仍受指揮同

知益陞降一級云後又令祖從軍父為事典刑褒祖

職父從軍兄為事典刑褒父職父從軍就為轉刑者

發克軍其給賞之例公侯伯鈔十錠武職一品二品

七銖三品至八品五銖文職二品至六品六銖七品至九品三銖未入派官二銖監生一銖俳巴長樂工二貫樂舞生二貫各寺守座住持一銖衆僧一貫初制官員常朝侍立奏事

詔奉天殿常朝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錦衣衛大理寺等官就於殿內侍立所有奏事止於華蓋殿

作帝王廟于欽天山

帝素重祀典其於古昔帝王尤所致意初胡元至元戊寅年間有浮屠總統楊璉真珈利宋朝殲官金玉改爲妖言以惑世祖於是宋帝諸陵俱被發掘哀其骨雜馬牛枯體將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陰召少壯者乘夜以他骨易之座于蘭亭山後種冬青樹以記之惟穆陵顧骨被真珈携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以爲祭器危素爲言于

帝即索還之座于聚寶山及是帝以古帝王廟址界通衢表而不蔽乃徙建于欽天山之陽工部尚書秦遼以是月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勲碩德比侔者列像于庭衮冕輝煌每歲春秋二仲諏士誓士帝御宸極命大臣承詔祀事三年則命官奉書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

六月傳友德將兵征朵顏

友德率楊彬等兵出征朵顏至鴉山迤河札失里四

至兆兒河獲人口馬匹

立茶馬互易例及禁中禦軍交通境外互市

秋七月陞大理寺正三品

本寺設卿少卿并左右寺分掌審錄天下刑名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駁事有冤枉者推情辨明務必刑歸有罪不陷無辜其屬有左右寺正寺副評事等官

友德以兵至金山畧定塞北山寨

友德兵抵金山又四出征黑嶺寒山至磨鑣海子打蘭失山追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所居野人及熊皮山追達斡兀刺罕獲其馬匹

勅戒天下官吏

勅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畧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終日听信小人浸潤謀取賍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魂倉惶至於哀告懇切奈何聖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犯法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盜其非而改過也哉既勅以戒之仍又條列其責任之事使相清察其大旨則在去惡遷善績又詔有司過誤自初犯至三犯皆問罪後職許令改過

自新

冬復鑄錢與鈔兼行

更定錢樣分兩又造小錢每錢一文用銅貳分其餘四等樣錢依小錢制遞增九鈔一貫准拆錢一千文其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每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拆二錢八十當三錢六十當五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於是民頗便之

定南安國以三年一貢外閒暇不許遣使往來

二十有三年

庚午春正月南蠻散部反以胡海為征南將軍伐取之

散毛部落復反命胡海為征南將軍統兵十萬自瀘州至九溪大庸也度天火嶺抵六古卑峒擒蠻酋三

龍象紀事

庚午

二

八古皮等獻獻京師還次賀山悉兵出修路賊蠻兵千余轟山而下海與其子披甲上馬迎賊手射殺數十人蠻潰去會修路兵回前後左右環繞夾擊無生全者散毛部落綿亘數百里分道勦捕俘獲千計其畏懼逃遁者每念其醜類之多遂撫定之然後班師肅清逆黨榜示勲臣

勲臣五十七人各以類為標目自周德等十九人題曰所在隨軍征討屢有戰勝之功未有總兵之名其論舊封侯者亦以德興為首肇昌侯郭子與南雄侯趙肅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隆靖海侯吳楨東勝侯汪興和普

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韓國公李善長其涉逆黨者多論死

友德大破虜衆於迤都山還次開平

友德北征河南副千戶徐忠運糧溫口友德兵至迤

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轉征寧夏遣忠護送俘囚入關忠悉心存撫俘者如帥陞忠濟陽衛參事忠徐用子也

令生員應補軍役者遣歸卒業

置五軍都督府五司官及給部院歷事官俸

五府每司設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等官專督五

府并所轄都司衛所軍官軍人刑名其六部都察院

所屬歷事官三年無私過者給全俸十年者則給半

俸

立草傷放馬更定茶馬之法及寬各處稅局司商稅令都督府等衛各立草場俱於江北陽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又定沿邊互市上等馬每匹易茶一百二十斤中等七十斤下等五十斤西番茶易者隆金牌

信符賜番族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以私茶出賣者斬關隘不寬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

私易者籍其國以入官其各處稅課司官攬有侵欺
者出榜曉諭令司局巡欄令計所辦額課日逐巡辦
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攬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攬
侵欺致令巡欄賠納其商稅三十取一不得多取
令各處提調官盤點庫藏

令各布政司府州縣提調正官監收官攬人等查盤
在庫一應錢帛若金銀錢鈔并元帛零段解赴京庫
雜物及銅錢錫器收貯備用不堪項項物件當官
燒毀舊破衣服給付孤老仍開具數目以備稽考
龍天下歲歲既及及制文賦官衣服寬窄度

各處歲歲既及及制文賦官衣服寬窄度

在京織造又定文武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職
官衣長自領至胛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後回至肘袖
袖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伯與文職官同武職
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袖廣一尺袖口
僅出拳

祭酒宋訥卒

訥卒定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其給則
自如始訥字仲敏山陽人

夏四月重造符驗給在外諸司

各王府及山西北平山東陝西廣東福建遼東貴州
各都司布政使司各給六道雲南衛各給五道都司

不與如有軍務以多乘快船飛報中樞給予司各道
設察司陝西寧夏衛各給四道山海關雲永平河州
岷州北州大理臨安普安松潘建昌茂州諸衛各給
三道平節為徵永寧等定平越楚推曲靖海五開
鎮遠興隆諸衛各給宣慰使司及衍聖公張真人各
給二道其餘衛門及腹裏軍衛運司俱不給

五月韓國公李善長卒

榜示勲臣善長衛在列未幾有以逆庸之類為言

帝弗究會有奎變其占為人臣災帝疑之善長遂

卒年七十七特王國用上疏伸其冤大理少卿陳汝

輝上言胡惟庸雖李善長之婿但善長事陛下封爵

國公品位已極焉從惟庸奏遂其封爵亦止國公善

長豈肯以垂白之年富貴之極黨於惟庸以取大戾

哉疏奏帝為感動泣揮我漳浦四都人喜之功遂

詩文嘗奏免沿海風沙地米麥入家其利

詔浙江等處河泊筍毛不係上產者免徵

令天下衛所一充充軍二名者免一為民

定貴州等衛及安穩建軍月糧數

晉定貴州平越三衛為徵畢節永寧黃子千戶所興

隆晉安魯基赤水四衛軍士有家小者月支米一石

無家小者五斗又令廣洋衛安插建軍成戶者月支

米一石不成戶者五斗又令廣洋衛安插建軍成戶者月支

有子一歲二歲該紀錄片皆與正報候或丁收役不
許別勾以亂隊伍

六月蒙因徒買辦車馬船隻

命刑部都察院於囚徒內審有丁糧者每二名買馬
一匹秋囚一名充水夫一名十名造船一隻常川走
通其用車去處流囚四名共辦車一輛正身病故大
丁補役不在消乏之例臣按流囚責以辦車若已故
復勾其丁則甚矣是以正統庚申間有舉此則例上
諭者我英宗特可其奏凡囚徒充站夫其役將滿
所司先期三月中請撥人代站將該滿囚徒依期釋
放民情大悅

秋以宋嚴帥師征哈密平之

嚴嘗鎮涼州追虜至亦集乃之擒斬其兇渠也逮見
監余黨悉送京師招降元國公吳把都等萬余入送
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於京師簡其壯健者
補卒伍余悉處之善地使其耕牧自便至是命充總
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里嚴攻破之誅其偽王子
別列怯等三十余人獲虜衆一千三百及金印一銀
印二送京師後復征罕東西番叛寇誅擒二千五
百余人獲馬二千牛羊十餘萬臣按前代豪傑據河
西寧夏如赫連勒李高趙元昊之徒皆賦弱水而
墉峴連交河以震并涼我國家討平交河不守

其地慮遠戍勞人也本欲息華而反為虜所制哈密
即交河交河即土魯番屢輸王門龍堆歷瓜沙踰嘉
峪寇我甘肅勢不可忍矣臣聞嫩煌之塞有高梧谷
伊吾關最為險要蓋高梧處水阻之衝伊吾連晉昌
之勢西戎自交河來若據高梧絕其水阻則不戰自
走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
之智不能保瓜沙甘肅之不危矣內厚西寧大治甘
肅收復瓜沙王門屯守高梧而連兵王門陽關伊吾
三處以輔之則塞內屯田不逢虜騎踐暴樹藝可興
而西塞軍儲山積矣

皇太子不豫

太子有疾尋薨帝悼傷不已謚懿文以其子敦為
皇太孫執喪東宮計至醴沐哭號慟失聲自是飲食
為減

冬十月復逃戶民業及定官民田輸草

遣監生同各府州縣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審知逃亡
該縣移文差親鄰里甲於各處起取其各里甲下或
有他郡流移者即時送縣官給行糧押赴原籍州縣
復業又定官田每頃料草七包民田加倍俱起運赴
京師草場交納臣聞宋徽宗時諸郡草料俱運汴京
之草場靖康元年金虜入寇馬牛資之而宋人無如
之何夫當虜人未至不知運草入城及虜已至又不

鐵以柳魚水撥濕其草宜其坐困於虜也柳水撥草
馬牛不食或誤入口不食以死

普安釐反沐英遣兵討平之

普安首寇即作亂英以都指揮張泰率賓州兵討之
俘殺二千余人獲牛馬數千糧四萬解密即亡命遁
走群蠻震懼遠境以寧

復定浙淮歲辦鹽引

每丁辦小引鹽十六引引重二百斤復鹽工丁半之
其餘工丁四引

造弓箭以匠輪班

各處弓箭歲造人頗以為擾且所造不精故令工匠

輪班赴京成造

二十有四年

辛未春正月復定百官班列朝參之次及儀從人數

凡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啓事外如遇陸殿各用履

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

司糾劾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十二部掌印官都察院

堂上官十二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

僕寺應天府翰林院春坊光祿寺欽天監尚寶太醫

院玉軍衛事官及京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各衛

所官朝班序詳大書品級列丹墀左右木棚之上百

官照品級序立侍班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

次之公候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

及在京雜職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儀禮司

糾劾其官侍從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品

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至九品二人共役使奴

隸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

人三品不過八人

定考試科舉文字式

凡出經史題目以試生員貢士須要含蓄不顯使答

者自詳問意以觀才識

立甘肅城池

初都督劉真自述北往西創立甘肅州城池操練

軍馬屯種田疇

鞏固寇邊遣郭英率兵追討至鴉寒山而還

帝初遣諸將還御明年獨召英還京賜坐與語甚歡

命典禁兵及在京諸軍及是虜酋阿答失里寇邊屯

朵顏山命英充總兵討之俘其人口五百焉千餘匹

逐北至鴉寒山而還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狀元及第

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府貴池人父贊于同郡許

氏從其姓觀庚午歲領鄉薦及是典式會試入對御

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紳兵謀武之

法滾滾千餘言帝嘉之擢第一授翰林學士陞禮部侍郎

與侍講方孝儒日見親用

復定黃冊格式

冊式比前加詳今所遵用者是也禁有司官吏里甲不得科歛民財有改抹文冊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縛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官吏里甲通同人戶作弊隱瞞者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槩影射減除糧額等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編排里長不出本都不許別都人補湊應觀寺院僧道有田糧者亦編入冊與里甲納糧當差寄在人戶除里甲原籍排定應役雜泛差役皆隨田糧應當冊成送戶部轉送

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薦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

辛未

辛未

田糧埋沒差錯造冊徑奏取目九官員監生吏卒人匠每五日一次過湖瞭曬司札監戶部收掌鎖鑰不許一應諸人往來其各處軍民人戶有籍不明解人前來挨查後湖黃冊不許將府州縣全抄止許抄本戶糧田軍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泄事機

夏四月初制文武官內外冠服及生員衣巾

凡公侯駙馬伯花樣腰帶與一品同大袖衫用真紅色一品至五品絳綾羅隨用六品至九品綾羅絳

絹隨用霞段褶子皆用深青段匹公侯及一品二品

金繡雲霞翟文三品四品金繡雲霞翟文五品繡

雲霞鴛鴦文六品七品繡雲霞翟文雜職未入流

公服與八品九品同其命婦入朝見君后在家見舅

姑并夫及祭祀則服之其各處奉生員巾服欄衫用

五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條軟巾垂帶

升學官位於雜職之上

五月傳友德將兵征哈者舍利王大獲

友德北征哈者舍利王追故元寇王軍行邊下令班

師勇聞之以為然蔚州千戶施文戒所部節餵糧嚴

裝以俟越二日友德趣師深入至黑嶺鴉罕山等處

甲

還至金鞍子山又從黑嶺寒山掩襲虜衆而還文軍

士得食他隊不如也文初從郭英征哈喇哈之地牽

馬而步者六旬人問之即曰畜力所以待用也英然

共言

以花茂為廣東都指揮使司同知

茂巢縣人在廣州嘗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及清遠英

德翁源傳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山諸

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擒賊及倭賊至是陞

都指揮同知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連

連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擄捕魚遇番賊則同為

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為兵庶

京前惠又奏添設沿海依山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
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
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

六月以郁新為戶部右侍郎尋轉尚書

新初為戶部度支主事歷陞北平部郎中及是起陞
右侍郎後考功

帝於庭中稱警權尚書嘗奏事被顧問天下戶口漕
運地理險易計數時日應機響應無遺謬自謂劉晏
以下不論也

初制歲貢不中者罪罰

凡各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者
尤承聖 辛未

照例論罪二年者住俸半年一年住俸三箇月學官
無分久近照例貢罰生員食廩五年者充吏不及者
復業次年復不中者雖未五年亦充吏

秋八月劉真征哈梅城九月破之

真統兵以征哈梅九月進攻破之擒偽王子別列快
齒王桑哥失里知院岳山獲金印一銀印二殺國公
省院阿朵只等并大目首目所獲士馬悉以給軍
禁占荒田及墾山東田畝

今公侯伯大官以及民間不問何處惟墾熟田方許
為主但是荒田俱係在官之數若有余力德比再開
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則例為主不許過分

占為已有又今山東縣官農民務限丁著役限定田
畝着令耕種敢有荒蕪田此流移者全家發化外充
軍

復免應天等府稅糧之半及選富戶實京師

帝以應天等府如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興王之始供
給艱難其官田稅糧自後減半徵收又思京師當今
富實即令戶部行各布政使司選富戶起赴入京以
實之

九月立武臣封贈例

凡武職父見任不封嫡繼母在所生妻母不封再醮
之婦不封嫡繼母已故所生母見在合照子職封嫡

繼母所生母俱故止贈嫡繼母在嫡母已故合封繼

母贈嫡母兄從軍第襲其職合封贈父母伯叔從軍
姪代襲者係為人後合封贈伯叔父母襲祖職者止

封贈本父母其致任官陞除不與陞授止與原授後

又令義男襲義父職又隨義父姓者當封贈義父母
若出姓者不封贈其親父母亦未得封贈若本官以

後自立功陞職者許封贈親父母若代義父總旗先
鋒自役後自立功得官而尚隨義父姓者封贈義父

母出姓者封贈親父母女婿承襲妻父職者封贈妻
父母若代妻父總小旗役後自得官者當封贈父母

給錢買馬以市入養之

令布按二司并府州縣官俱給官錢買馬以市民輪
流看養

十有一月立各處收受寶鈔并定揚州泰州鹽例

榜諭各處商稅衙門河泊所官吏每遇收辦課程不
許勒索料鈔但有字貫可办真偽者不問破爛油污
水跡紙補即與收受解京若官吏巡欄刁蹬不受及
因而不堪办真偽鈔解京者俱坐以罪其楊泰二州
鹽引俱依淮鹽例

二十有五年

壬申春正月詔天下傳誦大誥

大誥二篇已嘗頒於武臣至是詔天下官民之家傳

誦九遇鄉飲酒禮一人講說眾人盡德使人皆知趙

吉避凶不犯刑憲其秀才教訓子弟引赴京考試有

記一編兩編或全記者俱受賞仍其賞過名教曉諭

天下使人知所敬慕儆戒 帝益加惠斯民以遺後

世嘗論刑部曰自今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用重刑

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及大誥之作一以寬厚為

本臣按我 聖祖立法以懲貪墨則為甚嚴制大誥

以遺後人則尤甚恕自是 列聖皆率由之載觀我

成祖令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情輕及公罪者皆

得收贖至我 皇屢降赦宥官吏軍民除謀反叛逆

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二

家非死罪三人拆生拆割謀殺故殺姦孽斃賊毒藥

殺死人大犯大獄及為事充軍原係真化死罪燒死

并失機強盜人命不赦外其餘情可矜疑則令所司

不必拘泥成案即為釋誥蓋其存心即二祖之心也

斯世斯民何其幸歟

都察院請罪屬官不許

都察院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

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聞章不稱職當罪

之 帝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為難昌齡輩安知其

終不言乎若聞章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

等非不誠言但心懷誣詐不肯言耳 帝曰人臣進

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

若遽以心懷誣詐罪之何異於張湯腹誅之法於是

袁泰不敢復言

改詹事府為院

院改為府定設詹事少詹事府丞主簿錄事左右春

坊大學士庶子翰林中允贊善司直洗馬校書字等

官續又添設春坊左右清祀郎左右司諫通事舍人

皆以輔道 東宮侍從讀書為職每進講畢時凡帝

後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

大經大法皆得與聞

陞按察司僉事位長史上

定禮射書數及增各學歲貢額

凡朝廷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務要熟讀精

通以備科貢考試過期望習射於射圃樹鵠置射位

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偶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

繼長官主射：舉中的飲三爵中末二爵一爵書依

古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其數法務在精九章之變

以期實用其天下各府州縣學歲貢生員每府一年

以割真巡北邊燕理城池糧儲

遣都督劉真率指揮李彬等於宣府興和雲州大興

保安隆慶懷來等處踏量城基并理宣府等處城池

倉廩

韃靼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遣周興帥師討

之

脫古思帖木兒繼愛猷識理達臘而立及是為其臣

也速迭兒所弑部屬皆奔散內附乃遣周興將兵往

討其罪追至撒土兒山大破之又遣大興衛副千戶

鄭亨出使漠北至斡難河以撫集之虜因大敗之後

自是十余年不敢近邊可以勞超陞密雲衛僉事

夏四月條列舖兵接遞禁例

凡急遞舖接送公文必須認果是前舖之兵方許

交領有詐冒押解起京在外衙門者應遞公文令舖

兵當官交領其差使人員有公文亦須經由所在官

司辨驗方許入遞凡有人於中途舖分投下公文不

係知識者許舖司兵竿解赴京其有司官吏舖長司

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驗輕易接遞致令別生端者

俱治以罪

賜文樂月魯帖木兒於建昌

又從調廣西雲南嘗從征南寧宣化等處克那龍大

小安定黃高龍川等寨鎮及平樂府各塘等村屯軍

陳華四徃賊又平象州武仙叛賊攻神龍都教隘二

寨及大村及洪武十四年六月九月內從仇成汝勦

容美五里等峒十五年十一月從費聚攻破普定何

諸岩遂開開崇安龍青道接應盤江以後克西堡

的谷隴阿黑白雀羅師庵者鹿角阿昌七百秀的兩

北納山等寨以功陞建昌衛指揮僉事又調征祿壁

翼于卜落瓦等處蠻苗并東川及克百居七官桶賽

住巢烏略等寨及是上官月魯帖木兒糾合各處

土著西番廢此典土著官軍大肆殺掠文率本衛軍

禦之賊攻城文將士固守西門以矢石中傷賊衆

遣千戶劉海領軍山南門與戰敗之賊復攻城又用

砲石擊射之賊退夷月魯帖木兒安輯忽樂等攻

西門復以火銃擊之矢石交下如雨賊死傷者五十

余戰體面者甚衆賊首百戶也他不花等率百入攻
上西門命百戶張米興等出門與敵多所殺傷又令
鎮撫裴慎擊賊獲其上城竹梯木牌賊懼是月一日
悉奔入山寨文尋率所部與四川翟指揮克復軍州
立地里水二關安樂寨又攻破山狼寨擒數十人斬
獲首級馬匹甚衆

定巡檢考滿及立陞用總小旗法

凡巡檢考滿其捕獲軍囚盜賊等項二百名之上無
私杖者陞一級有私杖者對品用一百無私杖者對
品用有私杖降雜職五十名之上無私杖者降雜職
有私杖者降遠雜職不滿三十名者發遠充軍

老飛龍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七

若有強賊及逃軍聚衆劫掠能擒獲以除民害者二
十名之上又上無私杖陞一級有私杖對品用一十名
之上無私杖者對品用有私杖者降雜職九名之上
無私杖者降雜職有私杖者降遠雜職若擒強賊
逃軍六十名以上或止二十名又能獲軍囚二百名
之上及擒偽造寶鈔偽印者俱奏陞用其衛所總小
旗補授以併鎗勝負為陞降遇有應併人役到部照
依比試事例行移會官於都督府監併其總小旗十
改親男第姪女婿能併鎗者俱准併勝者補原役護
衛總旗併鎗兒赴京要貴四川兩廣從本都司官監
併福建遼東陝西山西行都司俱照此例後令異姓

併鎗得勝者受役年月從本男始不勝者總旗子陞
小旗小旗子降充軍異姓不分總小旗名下俱充軍
不勝者俱不許再併其任津失陷傷故殘疾出海運
糧覆沒者補役免併鎗

六月鎮雲南西平侯沐英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

英在鎮薨時年四十八官僚士庶縗黃髻白莫不奔
號其門泣語于路計開帝為之慟哭制文遣使少
祭命王春奉喪以歸柩出金山送者數萬人詔封黔
寧王謚昭靖賜葬江寧縣長赤鄉觀音山勅百官
郊送比葬帝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
府部諸司祭者一塑像功臣祠及配享太廟英平

老飛龍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八

生好經史愛讀通鑑綱目大率衍義大書太極西銘
敬齋箴孔明出師表揚于座隅朝夕瞻對又以太極
圖白鹿洞規刻置奎宮使士習之子四人春最昂昕
春襲爵晟自以平定交趾功追封定遠王昂任都督
昕尚公主駙馬都尉

令王妃以下有所出者稱夫人

令鳳陽陰和廬州每戶種桑葉絲各二百株

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

京城內東市設寶鈔行用庫凡三年每庫給鈔三萬
錠以為鈔本倒收舊鈔送四府

秋七月俞通淵楊文追破月魯帖木兒于打冲河遂獲

越雋衛

是月朔通洲及楊文以兵追月魯帖木兒於打冲河
攻破土備寨征哨德昌克天星寨擒斬甚衆乃於瑯
部築城建越雋衛以鎮之事平 帝遣河漕召文還
京慰勞陞右軍都督府僉事

五相視病故原告法及給安置者船隻

令刑部若遇有原告病故者監察御史同錦衣衛官
相視都察院原告病故刑部主事同錦衣衛官相視
取獲批張附卷備照如有欺弊從相視官聞奏又奏
准凡為事務雲南兩廣福建遼東充吏安置者應付
船隻與充軍者同

左飛龍署

四九

益極邊軍士月糧并免北平民輸草

凡各處極邊軍士不拘口數多寡月支米一石其北
平草場內外衛軍不支草束自採野草備用以後遂
有採青草之例

八月運太倉糧儲以給遼東衛軍

今海運蘇州府太倉州糧六十万石以供給遼東衛
自是以為常臣按遼東直沽同一運道昔陳瑄所立
海上高丘至今尚存舟行停泊不患膠淺今黃河遠
徙糧運未通可講海運以求濟矣

更號高麗國為朝鮮

高麗既更為朝鮮乃賜其国王金印大統曆錦繡絨

簡母妃金綺紗羅相國等官則賜絲段紗羅

冬十有二月起復沐春襲西平侯統兵鎮雲南

春在喪未畢起襲侯爵以鎮雲南詔曰曩命爾父副
征雲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德懷柔率服朕無西顧之
憂十有一年今命爾襲父爵當思爾父相達之忠
誠為國豪傑存心則光輝有鑒錄位永昌矣春至隨
戎懷遠以也田為賈務較多寡之人嚴賞罰之例墮
功乃陪軍食饒足在鎮七年田以畝計三十萬五千
九百八十戶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又
鑿鐵十四冶益糧餉以石計四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
復民河地灌且良田曰數萬頃

二十有六年

癸酉

辛酉

壬子

癸酉春正月併中都監生入國子監及立教官考滿法
中都國子學以洪武八年置至是以國子主併入太
學其天下府學額設生員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
名教授學正教諭九年之內府生員取中九名州中
六名縣中三名又考通經者為稱職則陞用府中四
名州三名縣二名又考通經者為平常平等用若府
生員取中不及四名州不及三縣不及二考又不通
經者為不稱職黜降別用其訓導分教生員一十名
九年內取中三名又考通經者陞教諭若中二名或
三名考又通經仍充訓導若科舉生員全無又考不

通經者降黜別用臣聞學校之設其故本乎明倫其要在求放心其成在乎脩身其極在乎濟世蓋嘗愛范文正讀書之法其言曰治世之要有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節又習熟備於礼性上之理具於詩得失之鑒在乎春秋而又參以正史濟以時務該以方畧明師以翼其勤賢友以充其益濡誨之久服藏自聞真見天人為一心理相通是故以元亨利貞之德措於文則見其溫以堯疏以達美以毅莊以肅以春夏秋冬之令施諸政則見其和以讓潔以齊清以肅貞以固詳而玩之一時各能自為春夏秋冬而各經亦每相通為用其以然之妙無形之契吾又不知其所

老樵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自來也隆古先民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其道必由乎此

令車馬過陵及守陵官民入者百步外下馬違者以大不敬論罪

命遇令節在京官吏監生軍民僧道俱給寶鈔

二月撫州府崇仁縣儒學訓導羅恢請正文廟從祀報

飯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倭於牽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祀聖予言行者四皆見實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等予居兩廡公伯寮阻懷聖門不宜從祀遵伯玉孔子

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格聖廟疏奏不報恢永豐人後與修高廟實錄陞學錄

令四川土官衙門歲貢生員免考試送監

復嚴各布政使司寶泉局

允各處解納泥污絹布者之罪遂定折納例

今棟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解納絹布如泥污水

跡堪染顏色及稍破壞者皆不必賠座爛破損不堪

用者准賠補亦不治罪因定折納絹布則例每絲二

十兩及十八兩折絹一疋長三丈二尺闊二尺綿布

每疋長三丈二尺闊一尺八寸重三斤臣按我

老樵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聖祖之立是法甚是寬大二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復五月造盔甲給皇城守禦軍

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皇城守禦軍士

始制吏員陞用例及選取承差

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吏書吏

內陞用再歷三年給由赴京如有余吏送赴吏部不

許一槩縣陞於州上陞於府府陞於布政司等衙門

及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

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役曰無私過於

雜職內叙用其有私過者則充吏役

令舍官放粮守支夫絕聞夜盤付見官吏方許守制

秋七月定打斷罪囚官

凡有罪囚許刑部令主事聽會監察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馬指揮打斷後又令錦衣衛官亦得與焉

冬十有一月科荒蕪田租

初庚申歲詔狹西河南山東北平鳳陽淮安廬楊等處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及是令開墾荒蕪官田照民田起科

定工匠班次役作

工部奏准工匠各照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輪當給典勸令凡二十三萬二千八十九

名

二十有七年

甲戌春正月頒種桑棗法於天下

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扶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侍扶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澗一壠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數日造冊四果遺者全家發雲南金湯充軍

建瀾滄衛

沐春以雲南和泥保谷為邊患遣元江刀平抗禦之

東川夷弗靖奏後攝案為知府一境遂寧羅維洪肅

聚亡命遣何福征降之維羅阿的等十一案構王弄

一山聚拾諸洞酋拒命又調都督瞿能致討俘賊一千

一十九口斬首六百五十四獲馬二十羊四千及是

越雋賈谷刺連西苗誘逐出入北勝州浪渠州春以

兵伏其要獲之斬首二百四十三人請立開倉衛鎮

禦詔從之於是苗苗不敢復為寇

二月初制親王公主婚禮

戒親王詞云往仰爾相承厥家率卒勉以敬無忝戒

命其冊公主制曰古之君天下者有女必封爾長次

二女已成人未有封號特以某郡為爾之親配某官

之子彼為附馬爾為公主既入某官門恪遵婦道以

奉舅姑閨門整肅內助長佳母累父母生身之恩爾

惟敬哉其誥附馬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

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勳舊此古今通義也朕

今命爾為附馬都尉當堅夫道母寵母慢永爾其家

以称朕親之意恪遵朕言勿怠

定國子監等衙門及王府選用屬官王親職銜

凡國子監內丞博士助教掌正本錄俱於教官內陞

用行人司正司副俱於進士內除授太常寺山川壇

并各陵奉祀已丞及欽天監太醫院各從本官正

官推選陞補其各王府長史等官曾經過犯之人

不許選用其親王妃父原無官者授兵馬指揮
主妃父授兵馬副指揮我衛俱不任事文職并族屬
有女為王妃或夫人男為儀賓事項俱各見在及有
子孫者不許陞除京職已故及無子孫者一縣陞授
令武官舍余年十五以下者許入府州縣丞讀書主
官無子者許其弟襲職

益江陰橫海紹興水軍月糧

每名各支米一石五斗其紹興三江千戶所駕海艇

民兵亦月支米一石

三月修築北邊關口

宣府德勝等處險要李彬領軍及行修築填補

龍飛建寧府庚戌

壬午

和安

廷試進士以戴德彞為翰林院編修楊砥為行人

司副

德彞奉化人中張信榜進士第三授編修尋陞侍講
帝諭之曰官翰林者以論思為職朕既列近侍且及
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
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謫論補
益當時顯聞后世尔等益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彞與
張信等皆頓首謝德彞感激奮發拾遺補闕直言震
朝廷後以事改除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間為左拾
遺靖難師起與黃昇日夜畫策防禦竟死于官砥澤
州南村人司副時陞行人司正七品職行人三十二

員以砥為司副嘗上疏言文廟從祀宜退楊雄進
董仲舒有功名數喻三年砥陞湖廣左叅議吏民懷
服吏辰間以言事調遼陽及我成祖即位起授鴻
臚寺卿臣聞宋文天祥榜有刈巴者失身降元議者
謂如以羌蜋轉合蘇香也今德彞忠於所事砥則為
鴻臚卿我成祖每追痛練安戴德彞等之死若楊
砥恐不以公忠視之矣但砥能砥楊雄而於已背焉
豈非工訶古人而敢於恕已者乎臣素惡夫失節者
砥之於雄臣皆不取也然頗有疑焉雄為郎十載不
仕當時獻瑞王奔者已立取三公矣雄恐非刈敵之
徒欲詳觀楊雄劇奏美所作引援無終或者以此
龍飛建寧府庚戌

庚戌

郭宋

戲弄亦未可知也

榜示天下寺觀僧道

先年道士請給度牒者審皆逃民發錦衣衛令習工
匠至是榜示入歸併大寺設碣基道人一人以主差
稅僧道年高者率領僧道其余者不許奔走於外交
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財其一二入於崇
山深谷脩禪者真者听三四不許有妻妾者許諸人
趕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听亦不許民間兒童
為僧道者併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為
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
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

元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方時公權來附于宋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分兵畧地于山東西以及大名衛輝

福通自將兵攻汴梁遣關先生破頭番馮長勇沙劉

二王士誠攻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

貴掠山東福通自取大名衛輝其勢大振

元以苗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剽掠所過蕩然達識帖睦爾方

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

予奪皆決於已達識帖睦爾不得預矜矜自肆不可

復制達識帖睦爾仰署成案而已

龍飛紀事卷中

五十二

張士誠降元元以為太尉并授其舊官爵有差

士誠以兵取元嘉興娶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

書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

信不許完者因勸之乃承制假江浙應訪使周伯琦

為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

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

所可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

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作完者

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

密院事余黨各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

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

聲及附脫脫謬劾西臺劉希曾遂不為公論所容後

為浙東廉訪使遇長鎗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

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

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幾為少闕

臣按我太祖自入金陵之後不受元兵以士誠為

之障也士誠不甚懼夫楊完者而深畏我之購其後

其所以急於降元慮吾擒其後故昂息肩於元而將

以敵我者耳

宋田豐攻東昌元人擊却之

豐為孟本周所敗復自濟濮寇東昌紐的該擊敗之

元主命紐的該為太尉宋東言

龍飛紀事卷中

五十二

元澤州陵川縣陷知縣張輔死之○元太不花復大名

路

天完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友諒汴陽人漁家之子嘗為縣吏不樂供職會徐壽

輝兵起慨然從之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

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欲弑壽輝事不

果奔黃州友諒因襲殺之併其軍稱平章

閏月宋兵攻冀寧元察罕帖木兒擊之敗走

冬十月置淮海翼元帥府以繆大亨知府事守禦楊州

太祖於前之九月閱兵於大通江命大亨帥師攻楊

州一鼓克之降其將張明鑑得衆數衆馬二千疋

犯卒日家貧如洗

復定武職襲授比試優給之例

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雲南土官襲職乃比試其指揮千百戶陣亡物故者無子弟有父母妻給全俸三年後給半俸有子弟年幼者亦同候襲職給本俸或以參隨歷練未及授職者給半俸其病故無子弟有父母妻者給半俸終身有子弟年幼者初給半俸次年又半之及襲職給本俸參隨未及授職者亦給半俸軍士陣亡或給月糧三

秋施甸蒲阿董寇永昌沐春遣將討破之

阿董聚眾寇永昌春遣指揮胡淵乘間出奇襲之殺賊三百三十二人獲馬七十匹賊遂披靡散走

九月立災傷去處散糧則例

先是壬申歲山東災傷每戶給鈔五錠癸酉歲令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先發倉粟賑貸然後具奏及是乃定則例凡人戶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

京中侯謝成坐事死以田宅與汪昨火

榜示國宿皇城條列

凡宿衛軍士務要正身不許頂替當直者父母妻或死喪或因病或本身有病或嫁娶或公差或因事被監或種種疏虞五穀看守果木或婦人產難等是軍人有妨上直之事亦許准說京軍不出百里之外有死喪慶吊許告假本管官吏即時准其放行以快人情其當直軍千戶差調百戶各帥本五軍旗不許拆散隊伍軍有暴疾本管軍旗即放歸營請醫調治或看視遲慢放回猶疎致令病甚親管小旗校一百總旗校九十九戶住俸半月其軍人別無余丁或父母染病許在家侍奉不拘幾時詐冒有罪之軍夫妻隻者妻有病許看視妻室病痊上直或點大軍疾病不許扛擡赴點幼軍年十三起點十二以下不赴點凡一應閑請有孕婦不許入內苑者本管官旗校一百若不令官旗知會匿孕婦私入者罪坐本婦守衛諸門有人出入不由本門者雖係親戚亦擒拿解官官當直時須待朝后辰時乃許交班其內官內使出入須要比對銅符依前搜檢其各處進納官物長解及內府做工諸色人誤帶鈔貫等物入門搜檢止當放寄方許進門若進門搜檢潔淨比候出門搜出有帶出物件即時拏奏其官員軍民人等入奏事務

守衛官軍人等不許問其緣故所持文書亦不許開
視隨即徑直引奏若擅問緣故及將文書開看者依
律問罪臣按是撈曲不法情其不許羣婦入內乞見
慎微之至

修各處水利

勅示天下凡有坡塘湖堰可以蓄魚備潦者或宜
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地勢修治勿妄興工役拮据吾
民仍遣監生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築水利臣聞
古之為水者善其溝防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故
為溝水必切齒之為防水必湓之崇廣相均其利三
分去一方能一成久安

龍飛紀事

甲戌

六十一

十月廣西右叅將劉真克平雅賊遂定奉議南丹等州
八月內真克廣西右叅將勅征孫酋黃世鉄及是真
率兵至奉議州分兵勦捕向武都康等州克錦花等
寨殺獲孫家叔捕各處山砦殺其自又獲黨衆無算
於鎮安府撫定土官知府岑伯綱就調土兵抵龍英
州抄截要路分兵攻都控已籠納龍雷山還并寨悉
破之斬黃世鉄梟首奉議州市獲銅印及余衆首級
又破龍英州連弄影等處殺土官黃嗣彌亦梟
首以示衆進征南丹州土官莫金道殺其子万和
等數衆妻生擒莫應基追至永州分力寨獲金斬之
遂城南丹又至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若大學等

地雖賊擒其叛首陸公光戮之余悉撫定於是兩廣
遂境稍寧

三十有八年

乙亥春正月沐春討越州酋何資斬之

初越州土酋龍海子何資據龍窩縱兵殺掠屢為

民害

朝廷命將卒兵數萬征之不能克以後無敢議及征討
者何資益肆猖獗春請討之衆以為難春遂進兵紫
溪山擒其常署宗及謀曰歷年官軍不獲此寇者彼
恃其地多阻險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
土酋俾徒征設謀羈絆使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倚

龍飛紀事

甲戌

六十二

角制其出沒授首必矣春就分兵駐陳寧以迫之本
月初六日至赤阿果獲何資即梟之以示衆并及同
黨沙沱普也等一百四十一人亦斬之土夷震服軍
聞帝嘉獎殊甚廣南酋儂真裕阻兵負固春調都
指揮王俊征克之俘斬二千一百七十人獲牛馬四
百八十四殺一萬一千六百四十石廣南遂通
置皇城門厨旁恩軍

為守衛軍士造作飯食長安左右門厨房一所恩軍
二百二十五名管軍百戶二員金五員副衛鎮撫司帶
管東安門厨房一所恩軍七十七名管軍百戶一員
羽林左衛鎮撫司帶管西安門厨房一所恩軍一百

一十一名管軍百戶一員羽林右衛鎮撫月帶管北安門廚房一所恩軍一百一十二石管軍百戶亦一員金吾右衛鎮撫司帶管后置倉設副使一員

二月復嚴歲貢不中者罪罰

凡歲貢生員初試不中者遣復李倬廬肄業提調官教官訓導取招生員俱限次年再試兩廣四川兩年再試復不中者照例充吏其該提調教官仍舊責罰初制內外勘合簿

今內外諸衙門開支物料戶部編置勘合送內外府收掌其該衙門奏領勘合赴該庫比號相同乃照數放支又命司禮監編置內官衙門勘合簿戶部編置

在外衙門勘合與底簿內符一扇送內府收貯本衙

門與該庫各收一扇凡各衙門開領物件自行開數具奏門出勘合填寫物數齊赴戶部比號騰簿底

倉神用印仍與該衙門齊去該庫比號照數支領本庫將勘后送司禮監收銷或有差錯等項該衙門即便具奏改正用印鈐蓋臣聞聖人不世邇德之盛也聖祖出內之式纖微周緻可謂文理密察者矣

給賞陝西邊軍寒衣及加陣亡者月糧

帝念甘肅等衛新發充軍者寒凍令陝西行都司照舊軍事例給賞冬衣花布一年以後減半其從征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月支糧一石其在營病故者月支

糧五斗臣聞聖人不忘遠仁之至也我

聖祖寬寒而念新充邊軍想戰而陣亡士卒可謂寬柔有容者矣

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如安南尋徵其糧以助伐元州時將征元州以其地界安南故先命札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奉制書諭之因語亨泰曰元州之役其師略衆然地連安南彼中必疑宜令預知趙宗壽之罪且古語下之今與分茅土者不循王命有征伐之誅今壽所為必當問罪師行道入論安南慎守邊毋生納匿之機王若一如朕命彼以逐徵之民乃全矣亨泰等至立溫先以書與三其略曰亨泰等辭

未幾即署

六四

闕之日而奉旨諭雲南梁王元之子孫本欲存宗祀奈何自謀弗靖匪通逃誘迭入天討不容所以滅亡今餘州不臣允廷臣議奏與十萬之師問彼之罪地界交南五縣人民若有容納通逃者悉行勦除然猶念前王之篤實憫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驚駭故遣亨泰等親詣安南款諭恩至隆也尋遣前刑部尚書楊靖等亦往其國徵糧數万石以供邊儲日焜皆遵奉不違初安南閩人阮廷檣從陳端攻占城端死廷檣流落占城後浮海至嶺南送詣京師帝留為內臣供事凡六年告歸許之因降勅諭安南王曰前日占城之役批候內人阮廷檣行中之一爾

國前王終於占海之濱是檣沉於占國因俘海至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病途日必令再至今因廷檣朕復論尚兵相加後必有災自今以後王毋再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无窮故茲勅諭想宜知悉○師征九州又得安南糧餉之助於是九州趙宗壽進退失據遂降王師遂平九州以趙宗壽世襲王官守之

三月刘真復率燕山等軍城萬全懷來

召商中益輸邊復定淮浙煎鹽工本

時各边缺粮戶即奏請中納米定為則創出榜召商

於缺粮倉分上納豫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

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粮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完

粮填寫所納粮數并該支引益數目付客商實各該

運司及益課司提奉司收掌候中益客商納未完實

執勘合比對殊墨二号相同照數行程支益又令兩

淮兩浙運司工本照各場領辦益數遣監生管運給

散山東福建河東止於官庫內開領給散

夏四月敕民戶給養馬匹

先是令飛熊廣武等衛每五戶養馬一匹各領於監

言至是革各監官命有司提調擊牧江南一十一戶

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一匹內丁多寡充為馬頭

一專一養馬余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

輪流有仍輪流及令孤寡殘疾一縣出辦者發邊衛

充軍如馬頭家生畜不旺許令於貼戶家看養凡兇

馬一匹配驃馬四匹立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

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拳鬪獸

看治馬匹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驃駒每二年納駒一

匹

詔罰工役死者免追家屬補役

秋八月致左都督事湯和薨追封東甌王謚褒武

己巳歲和有鳳陽未賀元旦忽感微疾疾音不能言

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婦故里十月

詔和之子將命召至京師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

至復厚賞使婦以侯有廖甲戌年和疾彌甚不能再

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視手為按摩語及舊勞對之雲

涕賜鈔六百五十紙豫為營葬具本月初七日薨于

里第帝感悼輟朝三日自信國公追封為東甌王

謚褒武親為文授使者以祭仍命諸王祭于其家

葬曹山之原詔肖像功臣祠復配享太廟祥禱賜祭

子昂僉前軍都督府事驍右軍都督同知後征五開

卒

較定合用刑具

詔刑部將合用獄具依法較定與諸司遵守敢有不

傳者就非法獄具處治邑隸抵禁鞭撻聽從行使者一體死獄具如答杖訊杖枷紐鐵索鐐各有大小長尺寸之限 臣按獄具有七其常用者杖也今制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五分二厘小頭徑三分二厘以大刑條為之削去節目較板如法較勘毋令勑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分受臣聞唐之夏楚乃今之杖也宇文融之子審為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元制始創杖架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今若求其制而為之死所不可者大然則杖之施於人也好者不得以輕重其手而人之受杖也又得以完其軀則其所以聯人心而壽 國祚豈淺上哉

抑又有聞方今中外臣民每有大獄必訊于午門或因奏疏間有悖例乖理而許 上旨者打斷之下則用紅棍巨闊金人紅棍內夾以鉛外包以竹比之今杖陪五等矣此乃胡人法也鉛棍所加爛肉徹骨故有杖未畢而身已斃者斃矣不可復生相彼言者情苟註誤心苟為 主吾何不革其弊而必欲斃之悽怒難任救諫不裨縣陳巨禍甚於淺治之死僅開不守則以周子諒之設於杖也 臣愚不揣遠為 國慮竊欲以宇文審所創杖架交銅規所齊者而易紅棍使 朝家多寬大之容惠直達敢言之氣專作綿遠與天無極不亦建乎

今除醫官責者起復就彼後職表表者有在職守制始制各充吏法

王軍戶五丁者克更四丁不許水馬驛站貼軍雜犯養馬等項人戶四丁以上者克吏三丁不許民戶兩丁識字者亦許克吏

九月永清衛屯門產嘉禾大熟

北平永清衛屯門產禾異莖同穗其三輪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輪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最歲大熟

成祖時奉北藩于燕遣使來進群臣上表賀

帝為詩一章以賜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除異禁亂之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賜豐登之慶史

垂垂戒之嚴明堂極焉之重末示讓中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六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盛心溢於言外不以嘉禾之祥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冬十月建南丹等處州縣衛所及軍民指揮使司

牛是廣西蠻反一帝以楊文克總兵帥上討之南丹奉議慶遠向武都康富崇連花太平等處聞寨賊各擁兵屯守之悉攻破之擒殺賊首莫世鐵等一万八千三百余八俘獲并燒死者四百三十四招諭復業者六百四十八獲銀印五誥命三馬騾五十九匹牛二千糧食無數遂相地築城開設南丹奉議州慶遠四處軍民指揮使司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守

集千戶所以所獲賊牛就給新立衛收領給軍屯種
初將有事於廣西徵蠻于顯若諫切至 帝以蠻賊
弗靖廣西終不得安竟遣楊文統兵平立南丹奉議
慶遠等處府衛 臣聞蠻徭之性易動難安且其所
據山莽壤土俱係前代故棄不治之區蠻苗耕守其
間轉相承襲視為已有吾若與兵勦捕欲拔其地以
鳩其民則彼不惟不識吾有更生大造之恩反以失
土亡官為恨余煨一熾甚費經營此東漢段紀明所
為非臣所以望於揚文也然南丹等州一建廣西遂
安一時鉅勤勞而今日則蒙長利矣

二十有九年

丙子春正月定朝觀之制及朝班奏事次第宣諭儀

朝觀之制定以辰戌丑未年為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
察院考覈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前刑
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謹肅有免皆
出 上命及有免還任各賜 勅一道以申飭戒其
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其朝班奏啟事目各緣所屬
之事具本奏啟及是人之官員軍民人等若有事啟儀
禮司打點六科給事中各一員每日於午門外照依
該管事務總收奏狀入奏監察御史一員公同看視其
有不經由各該官員將自己瑣碎事務徑自奏啟者
有罪者罪之其奏事次第一都督府二十二衛三通政
司四刑部五都察院六監察御史七斷事司八吏部
等五部九應天府十兵馬司十一太常寺十二欽天監
若太常奏祭祀則在各衙門之先九有宣諭大小百
官于丹陛前或奉天門各照品級序立候 上御座
跪聽訓辭

人之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與九品同

三月楊文振旅還京師

住京泰還自安南降為監察御史

亨泰至安南國王日焜以為中朝狀元又亨泰議論
英發敬之盡禮及是還京坐私市蠻人為僕降監察

御史

北邊有警李彬調兵出哨復還應昌

北邊警報鞭韃復將入寇指揮李彬領軍出口征哨於泥河營調領山海衛等兵哨至駙駒口海子哈喇松林等處乃還軍應昌臣按是時北邊如與和開平應昌桓州興州大寧皆為我有故鞭韃告變而諸衛併出蓋我所以制虜也勢一力全而虜所以禦我勢分力散是宜哨兵一出而胡虜冢道矣托言餽餉之舉自開平徙入獨石由興和移入龍門遂失肥要邊地六百里北邊單弱虜勢益震京關臣知其人不敵顯斥也六處邊地開平為要應昌次之大寧次之

應昌次之計復數處當用七萬人大寧二萬崇千開平二萬六千和一萬三千止辦一月之糧一入其地則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城則棄其城之馬迎降者令保其生格聞者必破其族如此則恩威並著六處邊地可復或疑六處兵數殊失輕弱一月之糧恐恨或小臣應之曰國家近來虛歛不堪多兵且三道出師將實難得又兵貴神速不宜頓久虜中有粟自可因之一月之糧臣已為太多矣但是言一出天下疑訝惟說祀樂而敦詩書關道藝而精戰利者或諒之

三月宋晟擊平五開龍里諸洞以羽林衛兵

總兵宋晟先嘗率兵破遼東胡虜於鴨溫江獲衆千余馬倍之又平廣西幟諸寨誅擒七千余人至是五開龍里十三洞蠻賊俱反諸將討之多兵敗死身晟率京畿羽林八衛兵遂討平之臣五開蠻賊小醜也羽林禁兵上駟也以上駟而擊小醜在易晉角伐邑之義也

夏四月制軍士補役法

補役之法採集軍有幼男在伍者免勾丁生員應起解者起送翰林院考試成效者開伍發回讀書不成效者照舊補役

秋七月立殺獲倭賊賞格

凡沿海諸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伍拾兩鈔伍十錠在船軍士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二十兩臣按國家若行海運通番船海船既多小夷自不敢肆侮

改戶部屬為浙江等清吏司

戶部之官其屬有四曰民部度支金部倉部二十年已改為浙江等十二部各令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糧等事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每一部內仍分為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其有應令行移內外衙門文書俱各案呈本部參詳允當施行及是復改為

清吏司云

冬十有二月制官員道過王府將軍相讓儀

九文武官員過 王府將軍於道馴馬儀賓公侯

讓左文武一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則皆下馬

定國子監生及天文生月米

九國子監歷事監生每月支米一石天文生則每月

支米六十臣按天文生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歷以

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雖

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

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

八宿為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為度歲有十二

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上刻皆八子午卯酉則

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奎井奎是謂度也

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

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而又分為四分之日以周天

分十二次上三十度而復為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

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

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

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

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

氣盈朔虛闔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言降婁玄枵

以負東海其神主依宗歲星在馬星紀鶉尾以負南

海其神主於衡山或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

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

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承常為中州其神

主於嵩丘鎮星在焉辰次之行節、相係是以分野

定於山河陰陽昭于雲漢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自

乾携箕為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宛

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氏之墟

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營昴也故為顓頊氏之

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大昊氏

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

氏之墟得四海中水者謂之天紀本神地土氣之與天星

之墟得四海中水者謂之天紀本神地土氣之與天星

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二

王若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

艮維始下接下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

為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昴

升陽之氣寔而漢雲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

為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

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

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

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易以陽決陰象也非陽

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紫

為天庭正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
鉞得坤維之氣陰氣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
於列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居列
宿上觜端參代皆直天闕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
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
室升氣益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
漢升氣自此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
流行以考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
文思過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
者也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
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
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
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曆特為
紀數之書象特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不在是矣故
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
審二分二至之測景稽一元升降之常度隨時改
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以寓無形之妙其所
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
文思帝堯所以為不可及而趙堯李舜倪湯貢禹雖
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少
康也天文之說歷代甚長然推其要皆不足以稽曆
定樂故不覺感 聖祖定天文生月米之令而推論

之如此

置陝西沿邊運糧倉

時以陝西各府州縣轉運糧餉道遠人難令駟道有
軍民處置倉各就近地計程近接人以為便

三十年

丁丑春正月更朝賀儀及聽通政司早晚奏事

同文案王帛案前儀禮司設于丹陛之東及是改由
殿東門舉進安于殿中宣表訖舉同文案王帛案俱
安于寶案之南又改令節為 聖節其通政使司則
特許早晚奏事若有軍情重事不時入奏其各衙凡
有一應事務止於早朝內大班奏啓不許退朝又將

五開鑾復反驛召楊文於遼東充總兵討之

文統兵督理屯田於遼東屬五開鑾復反遂駟召文

回京命充大總兵掛征虜前將軍印以韓觀為副率

京師湖廣江西等衛所兵二十萬大小官軍悉聽

臨發 帝御制詩以送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

秋水呂虔刀馬鳴甲胃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

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蛟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

庭院春深慶百芳

定考覈署事官員等第免王府官及復衛首領

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

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

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

至是詔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按在任三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衛首領官例不考覈

二月陝盜起以郭英討擒之

川陝賊高福興等集眾反其勢甚張帝顧郭英曰非卿無能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征之兵至汚之後河生擒高福興并其黨四十余人疏其同謀者誅之脅從者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詔從之遣陳誠呂讓如安南議疆事

安南王陳日焜所侵思明府邊地故帝遣行人陳誠呂讓使安南國諭日焜以所侵故地還思明府議

論往後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適自為書以曉之曰近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築地朝廷稽典籍考舊誌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布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詠月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記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微則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建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建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州蘇茂枕柳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當為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溫等地乎元世祖時爾祖光昌

入欵稱臣及日焜嗣位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與罪之師日焜蒙剽竊伏章莽生民殆盡賊郭英日燁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燁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懼有侵伐之師往亡亂之丘溫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西踰淵脫如整慶遠而盡有之抑棄元之亂燒亡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陳黎二國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為祖宗之地未審何所執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諫書所記日燁之日母乃但為浮說耶抑王懼有侵他之罪因執无稽之說以飾邪皇上天錫勇智表正万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死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致祥往歲九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客過召狄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皆明效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狄迎祥歸其地豈惟宗社之安國生民之幸也釋而不圖爭而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岳之臣按呂誠其書宋末的確宋治平九年郭逵伐交趾兵進至富良江擊殺乾德之子洪真乾德懼遣使納欵但違不敢度富良江兵覆死者八萬人中什夫其六乃還然猶得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枕柳縣因改廣源為順州以徇

獨知州事余皆用其舊典又總兵降則又以前州縣還之其詔有曰卿撫有南交世世王將乃皆德命竊暴邊軍棄祖考忠順之勳順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窮蹙始歸迹其罪尤在府縣前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情詞灼見悔朕既緩萬國不異遠邇但以邕欽廉之民遷劫炎陬久失卿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州賜之乾德送民二百二十一陶弼亦言順州置戍鎮守士多摩沒乃悉平四州一縣與之而元世祖所遣鎮南王伐安南日短以兵過之於女兒關立急嶺鎮南王由單巴趨墨州間道以出北還安南相傳以為大捷此皆宋元有事安南哭跡陳誠罔上不知書情未盡不為話笑亦為幸矣况其輸誠歸地哉日焜得陳誠書心甚不服遂以書來復曰日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披思明書云天使屢造小國迎送止立溫一節此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立溫當其要衝往時自思明而入潯州道時自潯州入洞登道皆必關林野之地不便立站於立溫以當縣之日有縣官管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于疆界如今坡羅唯關是也當元之初立溫已為小國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里而東侵其立溫等五處觀此則思明人之言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護曾以未遷亦不一

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今日耶餘具回啓不收贊誠等得書復與論辯不已日焜愧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曰賊者禮也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有利者也王欽以尉佗自處而以貴處人乎日焜無以對遂復咨戶部曰伏見上司為思明府奏侵壤地遣行人陳誠召議持咨文至下國今遷所占地下國竊惟立溫如舊慶遠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立溫坡羅唯關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立站侵占將面得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已有定矣又何用立站為哉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存立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邊界之設故今草起房屋以便宿歇已而復撤何與於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欲尚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破城而此時且站其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靈異至於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三次捕交回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夫邊者邊

阻供給餉餉竊賊二次大軍之將即往鎮南王不止而餉歸元史雖諱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傍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由單巴縣趨墨州道以出觀此則軍勢可知豈有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賁交趾供給餉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占所屬立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餘歲千載之下陵谷變遷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碩欲雖千伯顏將可信耶又謂因前主官失於申明乍襲取職盡而呈及以建武誌為訛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而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耶下國與思明接壤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疎遠難於告訴思明狃於小獲乃高大利而誣至於此下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觀望典奪以煩上司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訴煩瀆台聽罪焉敢逃今回啓申京伏惟閣下上體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鑒裁下國幸甚誠等使命帝召

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違朝命當誅帝曰蠻夷相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臣按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故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立溫縣有鎮南關通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己未安南陪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有隙黎彥俊路散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錫勛其事以國初設鎮南關于憑祥而路由龍州甚有深意仍令貢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錢榜告示其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文萬崖上思下思廣源七州及淵脫單巴如黎立溫等州庫董慶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可以安枕人又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蓋地係險要交人必爭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與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徑管柵無所立糧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見立舉之勢耳况諒山名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土賦亦薄載觀前後地形源泉距田隴上山腰敗石橫危徑枯柴鋪斷橋安南歲賦其土產止是布白麻皮塩硝竹紙桐油耳其視望江賦黃蠟峰蜜桂皮新安則賦象牙犀角太原宣化則賦金銀銅鐵太平則賦馬絹以至入安出金靖安雲屯產珠玕石室

漏產水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蚰蛇并綿白磁器等物其貧富尤不侔也蓋安南數郡惟諒山惟詹華夷兵變惟諒山為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忍所出不足以供戎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糧以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也臣聞希元在欽州開通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迤民夷各哀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不常支用若用心撫懷傾國必赴歲稅所得或有侔於雷廉常賦矣臣竊歎廣希元之余意推其政於邊方若龍溪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光典夫車里老撾及占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希元在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偽吾見忠信孚於蠻夷番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南南交兩關之商通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後州縣之通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而桃柳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矣太平互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梁關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嘉興州龍蒙四忙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曠縣當道文安平原底江狀物太蠻揚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處州鎮咸赴教化矣車里老撾設互市則安南之廣威等州鎮軍等府民夷致貨

福安也占城新州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皆至吾且未論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又安清化兩府日南驢象九真清化等州文羅安寧河華東岸安老俄樂等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四府直至俄山則引華思義順化南聖布政等州黎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鄧左平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偕我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豈專為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趾一方自梁貞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美前後基據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民無所戀久矣吾欲多置務務不惟取其土產以鈎彼虛實機會有啓罕其技面如未可乘夏夷亦利此易師員而吉伏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者也苟不審時勢直欲搆兵吾恐交趾未動我先弊怨結先成功未成先妄之藥不可試也已三月廷試進士賜吳應鵬等及第出身有差以陳復初為行人司副復初字世善山陰人登今科進士授行人司副尋入翰林為編修初試意伯劉基卒帝命御史李鐸往取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占於石室中從鐸詰問上之帝命普惜書教人入便殿繕錄復初在列

同輩憐於天威流汗至不成一字復初動止安雅經峻書法端好帝閱視嘉悅命賜以酒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

授下第舉人官及定監生省親之限

令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授教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各州吏目始監生之入監也三年後許照地遠近定限歸省欲挾取家小及成婚者亦如之父母照例丁憂如同居伯叔兄長喪無子亦許立限奔喪有父母年老無次子者許回籍侍養妻故子幼許送還鄉給典脚力至是又定省親限期直隸四箇月河南山東江西浙江湖廣六箇月北平

兩廣福建四川山西陝西四箇月其佳家省親三箇

月畢婚兩箇月送幼子還鄉一箇月丁憂照官員例不計閏二十七箇月過限兩月之上者送問復監不及一月有患病文憑者送監其四川兩廣福建過一年之上北平山西陝西湖廣半年之上浙江山東河南江西五箇月之上直隸三箇月之上俱發充吏禮部引奏發落

令歲貢不中者復學免停廩

令屯軍少壯者守城老弱餘丁屯種

令雜職官遇大朝賀許照九品朝服行禮

夏四月罷各處銅鐵爐冶

官治既悉罷許民採煉出賣每歲輸課三十取一改太常鴻臚司為寺

先是置太常司正三品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律贊神司樂太祝等官職掌祭祀之事及是改司為寺司丞為寺丞鴻臚司亦改為寺定設卿少卿丞主簿司賓署丞司儀署丞鴻贊序班及外通事掌朝儀宣贊等事

制百官品秩高下相見之禮及禁衝突官員引道者

令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立稍卑者西居高者居東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見等者則卑者

下拜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如一品與二品相

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若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若禮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票事則跪餘倣此凡司屬官品級並於上司官者票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僚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拜跪其軍民人等於街市遇見引道經過即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如違治罪

廣東都指揮使花茂卒

茂在鎮卒有旨命其子都指揮食事花英護柩還

京師即命工部建祠宇停柩凡部致祭韓王等諸王
及在京府部官員咸祭之又命欽天監劉隆擇地牛
首山賜塋安德門外葬具悉出

恩典將終再遣祭既畢英入謝又令於莊外樹木園
五月立茶倉復申條禁

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播州宣慰司等處各立茶倉
貯茶以待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番易馬各該官掌
官未幾令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員於陝西
河州臨洮四川硯門黎雅等處省論把隘關口頭目
禁約私茶出境初歐陽駙馬販茶數百斤事覺

帝怒曰我純行一法乃敢首壞之遂寘極刑 高后
不敢勸至是又申明前法

以各處宣慰宣撫安撫司隸兵部

凡各處宣慰宣撫安撫等土官承襲先時皆本布政
司掌行及是以其職專掌土兵也乃改隸兵部其陝
西潼關四川糧塘亦隸之以其險要也各府州縣巡
檢驛傳七官亦然土官無子其第女婿為夷民信服
者許其襲職或許其妻襲職若指揮千百戶子孫應
襲者若無文書亦不准襲

秋七月楊文帥師平五開遂建銅鼓衛

文統兵二十萬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水從等九長官
司所屬上下南江述洞皮林九層隆里上下天府

諸洞用機設奇擒殺賊一萬九百三十三人賊酋一
萬六百七十口招徠天柱上下二洞徒黨民七百八十
三獲馬牛稻糧無數遂建銅鼓衛以其所獲悉給本
衛公用臣聞興師十萬費農家七十萬倍之則一百
一十四萬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亂於黃巢
而禍基於桂林前蓋不遠求念惕然揚文用師二十
萬所得復業者七百八十三所謂勞我中華雖有功
不免得貳夫人之弊矣然則蠻酋叛亂聽其猖熾不
戢乎臣應之曰蠻酋叛亂則有司存通吾互市可換
其群

八月令京堂官詳審罪囚設政平訟理

令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官將一
切罪囚詳加審訊務在得情當罪續又令軍民人等
犯徒流以下供不中上司止將死罪并應議文武官
員不分罪名輕重俱監候具由申呈合干上司轉達
待報發落又以流徒等罪名若不申詳慮其枉濫乃
令徒流雖犯死罪充軍囚犯仍復申詳但止將原發
招由轉呈候審允訖方發下施行又設政平訟理二
衙除武臣死罪 皇帝親問鞠其餘法司以所犯其
奏後引罪囚至 承天門本司官持訟理傳 百
論之其罪應得釋者持政平旌宣憲遣之時稱平允
臣按集居升言於 聖祖曰昔狄流徒死今之五

刑也同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太公正也而
川刑之隱矜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賊罪多寡
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 旨雜犯
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放流徒又 明定舊律諸
條減宥有差漸見寬大今活者衆然未聞有戒治獄
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治獄猶存舊弊雖有寬宥
之名未見有寬宥之實也 帝深納其疏悉見於施行
冬十月恭將劉真討擒洞酋

其為恭將統兵征蠻自秋迄冬征克青潭迷木瓜矮
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等洞擒土官楊百萬楊十萬
又領兵征哨龍婆臘加杓文坡諸洞賊悉破之
減米石折價及置糧長正副

諸減米石折價銀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兩准
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棉花一斤准米二斗又
更置糧長每區設正副二名編定輪當

三十有一年

戊寅春正月以齊泰陳迪為兵部尚書黃澍為太常寺

齊泰漂水人自侍郎陞尚書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
人先由雲南左右政使陞陸禮部尚書黃澍則自春
坊遷太常卿臣按泰澍二人建議削諸藩之權為國

產難任托孤之不終者也特有其末謹錄其本
初制考覈府縣首領官之法

先是各府州縣首領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
稱職者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
但不稱職俱發充吏及至三十五年又令未及三年
九年者俱許仍舊引奏復職

三月續定吏員出身及減內外吏月米

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
考或在京一考在外兩考一昂二昂衙門提控都吏
從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吏并內府門吏正八品出
身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出身典吏及四品衙門司
九職總纂 奏成案

吏正九出身四品衙門典史五品衙門司吏典史書
吏俱從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雜職衙門吏典都察
院吏典俱除雜職其擬歷亦各隨衙門大小而均分
之府部院寺又奏 准吏員考滿不給由丁憂不起
復及侍親等項託故在閒已經官府問斷仍充吏役
者重歷三考其在京吏典有家小原支米一石以上
者每石減支二斗無家小者減支五斗提控都吏胥
吏掾史等項不分有無家小原支米二石者減支五
斗原支米二石五斗者減支八斗各處布政司并直
隸所屬府州縣及各都指揮使司衛所等該吏全支

鈔

夏四月龍川酋及沐春帥師討破之

初順寧酋猛立結外夷雲龍酋段晃謀叛沐春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往討猛立惧而死段晃伏誅改立猛明改海食其地寧遠州古為七十城門壤接交趾其土酋刀拜爛恃遠不服春命何福率兵一戰盡盡江殺男婦二千四百十八人盡獲其乘象軍實酋俱乞降群酋大震及是麓川宣慰倫恩發酒其下惡之刀干孟謀遂思發而自立思發奔告春携之入朝受成筭往討之春率師屯怒江遣人諭干孟釋兵不聽春乃戒何福罷能率勁卒八千卿拔倍道直搗其寨巨魁乘象突出追射殺之遂奮擊破其衆四萬余斬首三千六百級獲象一百四十餘頭擊景罕空還二砦皆下之時賊黨七萬人或勸春屠之春曰殺降不武乃誅其尤余盡盡釋之自是百蠻震懼不敢携貳捷聞詔受春征虜前將軍總四川貴州兵盡平麓川等處之地

令軍余當差及禁僉點農民為巡攔

令各都司衛所在營軍士除正軍并當房家小其餘盡數當差其天下府州縣稅課局巡攔止取市民殷實戶應當不許僉點農民違者治罪

閏月乙酉

帝崩于乾清宮皇太子孫繼位即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食靡心

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退朝有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寫殿宇斥絕侈靡遊幸罷却貢獻異物異味如三佛齊國之火鷄

山西葡萄酒外戚驍將威順理供事掃除其區處內外諸司及遠方城鎮皆鑒上可為憑藉至是以本

初十日崩遺詔天下臣民令到出三日皆釋服毋簪

民哭臨宮殿中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

中外官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王國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

分其諸王不在今甲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遠近

臣民服二十七日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主內史

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聞喪第四日成服為始二十

七日而除其作木主則以栗木為之制度以家禮皇

太孫統極前即皇帝位詔建明年為建文元年寬

租賦省刑罰申養老大赦天下

遣楊文備禦開平

時經大喪恐北虜乘虛入寇乃遣總兵楊文揀擇

北平行都司及燕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將之往鎮

金華

開平以防禦北虜

九月庚辰西隕征虜前將軍西平侯水春卒

時春總四川雲貴兵邊平龍川等處是月十二夜忽有長星自天西隕地下厥聲如雷春遂卒時年三十有六

勅立湯和神道碑於曹山

和字丹臣喪葬已畢又肖像功臣祠升配享太廟其神道碑未之立也是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和之孫湯昱頓首言曰先臣湯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刻文惟陛下問之俾大臣有述焉制曰可即命方希古銘其碑

冬十有一月葬我高皇帝于鍾山

皇太后即祔

中

高帝葬于鍾山之陽號其陵曰孝陵與皇后馬氏合葬設神宮監并建孝陵衛及祠祭署官臣聞適

尊以不顯為恭由隱為順藏葬之礼不宜以卑動尊我高后若視我高祖則為卑矣已先卜葬而我

高帝合焉其於以卑動尊之義可無嫌矣

卓敬奏裁諸藩不報以張紘為吏部尚書程本立為郎祭院左金都御史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大畧謂明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入其事竟寢張紘為雲南左布政使以

考最為天下第一至是陞吏部尚書程本立於春初

以奏計來京應天府尹向璉李士董倫交章薦公立文孝優長守身廉潔乃徵入翰林與修高廟實錄授左金都御史

三十有二年建文元年

己卯春正月大祀天地奉太祖高皇帝配饗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皇帝首親大祀奉太祖皇帝配饗不以德祖又追皇考為皇帝謚孝康廟號興宗凡興宗所款為而未遂所願得而未得者皆奉而行之思前事士朱應素為興宗所知言必仁義道德以致聖德寬大

仁明天下屬心乃召其孫朱懌官于翰林臣按章除

皇太后即祔

中

間制作紛上惟此二事允協物情典礼何則郊祀

高祖以配天仁人之心也身貴而必崇其父孝子之情也興中有感再欲長言我朝以忠厚立國其於

父叔兄弟最為敦篤昔我憲宗純皇帝遣官致祭恭仁康定景皇帝萬代瞻仰天下與仁至今猶傳行

焉夫恭仁立位七年建文皇帝在位幾于五年其所取進士尚多用之况興宗建文皇帝之父我成

祖親兄也蓋嘗承高帝之意後興宗為懿文太子之號矣然高帝均愛其子莫不歡其子之及孫

及玄同享富貴也我成祖尊敬其兄莫不歡兄之子玄來雲仍亦享富貴也今晉天之下率土之廣雖

謂我成祖不敬其兄我高帝不愛其子乎敬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推高帝均愛之心休
成祖敬兄之義建庶人出居淮水所胤子姓必有可
以分封承祀者矣篤親上之厚以大無我之公以延
朝家無疆之祚深有望於今日抑臣嘗旁考史籍
凡立國久厚者其命多蹇六朝戕殺不足論矣魯國
先周而亡晉人不久世霸其大木大原亦以魯隱無
後魏文侯之祀耳於戲父子兄弟一氣也欣戚之感
非他人喻宋德隆盛光堯有聲求君子之善以為祈
天永命吾

君疾早以行大臣爭承休德斯孝休惟求民庶不偷矣

夏四月遣兵圍叔父湘王柏于荊州逼殺之

王諱柏高帝第十一子有文武材封湘王居于荆
以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之四王右好士類嘗開景
賢閣以延四方賢士臣聞漢馬援有言建武之元為
天下重開自此生民太平但國家諸子既壯而舊防
未立一交通賓客則人獄起矣未幾楚王英果如援
料洪武末年事頗類此當時見幾識變豫言其事惟
乘居升卓敬者耳升言不行於先卓疏又忽于後多
事之源實由此乎○初達軍友進至常德府又抵荆
州之虎渡王曰虜兵銳甚必有以挫之今漸沮
若縱使得入為害將大因出兵擊破之又招降五

蠻不戮一人捷至高帝大悅及是皇帝信
以重罪遣兵圍其宮城逼殺之王曰嗟乎吾親前
世大臣遇昏暴之朝將詔徹下吏便自引決身親
太祖皇帝于南面而王太祖實天疾不及視葬不
及會抱茲沉痛有何樂生於世又將辱於奴婢之人
乎苟求生活吾不能也因痛哭灑地沾濕繼之以血
具衣冠赴火死闕宮皆從之

秋七月我成祖起兵北平遂取薊州遵化

皇帝立未踰年交亂成法改官制以都御史為御史
大夫侍郎為侍中用齊泰黃湜之計削奪放圖諸王
無虛日我成祖自燕入臨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口
劾之曰虎拜朝天殿上盡君臣之義龍垂顧地宮中
叙叔姪之情燕王托疾不拜無人臣禮請逮法司
問罪皇帝曰且饒那一遭及歸燕藩齊泰復遣人
欲行弑逆不克屬齊藩不靖廷議九諸王國之
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以張
昂為北平左右布政使嚴制燕藩時右布政使郭資
擇心所事并易榷吏李友直素以昂之謀上聞我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乃召張王未能謀起兵於是用
張王計策收昂及都指揮謝寶等殺之奪北平九門
撫順討逆三日內外大定遂移檄遠近數齊泰黃湜
派間曹豹之罪以抑資等北平指運軍需引兵而南

張王進曰：「先定劍州，將為後患。」劍州下，餘不足平也。時劍州將馬宣謀起兵，逆拒。成祖即命王往討之。王至，遣人諭之，不下。宣出戰，王破擒之，并執毛楷。揮王知其可用，但殺馬宣而釋毛楷，揮送至北平。王遂撫綏劍州軍民，乘夜趨遵化。先戒將士止，設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覓守將率眾相拒，即擒斬之。其餘不傷一人，即與朱能合兵，徇求平。於是密雲、諸衛縣鎮皆望風附服。」

八月以侍講方孝孺考試應天府

時兵政旁午，孝孺以侍講被命考試應天鄉試。出題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有蘇州人劉政以春秋入試。孝孺閱考，得其文，驚曰：「此子他日亦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其文有群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待之。之語。即擬宣稱元政字仲理，素以忠義自許。及壬午歲聞國事，已去。感慨不食卒。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宰。浙江寧海人。博學有氣節。九理李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歲數之詳，莫不縷析會通。故其所取劉政亦以其忠義激發，顯於文詞而畧相似云。

成祖自將攻瀋河，還取雄縣，執都督楊松潘忠。

成祖率張玉、朱能進攻瀋河。王進計策曰：「都督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成祖是其策。遂親發兵，命王為先鋒，朱能副之。王以計下涿州，又攻雄縣，能以兵首破其東門，敵眾敗走。追及於月漾橋，擒楊松潘忠，復追其餘眾於莫州，斬獲不可勝計。乘勝趨具定。

起復趙雋、侯安，命通淵將兵從征。

通淵夔著功於建昌府，打冲河等處，收平山寨，不可勝計。嘗建趙雋、衛景功，封趙雋侯，侯家家居。至是遣天端即家中起之，使之將兵隸曹國公軍中，以備征調。

長興侯耿炳文帥師援具定，及張玉、朱能戰敗死之。

張玉、朱能引兵趨具定。炳文率師二十萬以救之。列屯厲士，以期必勝。王自請覘營還報。成祖俱言炳文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成祖親至無極，以敵眾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率兵將何所向？因度可以勝否。眾未有定計。張玉對曰：「今當徑趨具定。彼雖眾，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矣。」成祖曰：「王言正合吾意。」倚王一人足辨明月抵具定。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余騎，諸軍奮擊，耿炳文大敗。左副將軍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齊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級，獲馬三萬匹。

敗安陸侯吳傑軍 成祖曰今日大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以此未能與三十余騎追奔至澤沁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上奮勇大乎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米降者三千人炳文就陣中死焉我 成祖大悅賜書展諭而薛祿以擒李堅功自卒伍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十月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我 成祖還自定救之高敗東走

鎮守遼東將江陰侯吳高聞我 成祖在真定遂悉遼東兵西攻永平守將告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我 成祖與張王謀畫以永平危急宜先往援北平兵食稍足可以備禦乃引兵馳援永平兵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走遂追擊之斬獲甚衆臣按承平之世民不識兵兵不習戰其所以禦不測也不宜多用其民何者承平兵衆與外死生而伍起者其勢甚不相若也蓋伍起者足非千里不以爲騎材非伉健不以同與劔非斬鴻不以入鞘智非傑出不以相謀至其所以相爲用也則如腹心之與手足是其氣勢隱然已無敵矣况處爲之敵者冥然悍然牛驥同年驟督共事却無開撥徒欲以人衆勝人古來人主坐此而亡其國家者屢矣臣嘗譬之通都大邑民居稠密或遇警急苟人衆譟亂足跡

騰奮不惟無益於人反且以資敵勢若當警急而真以安靜戒令居者勿起行者且止則勢不混雜而敵發易擒持天下於太平之後其術亦當如此矣夫苟多用吾民以禦小敵俾小敵益神而威致國家愈盛而弊若建文時齊泰黃澁諸人所爲是毀瓦畫墁者也臣考其時我 成祖驅馳河北未遑遠征泰澁果忠智於其主即命吳淞青齊以舟師絕海直趨天津以大原步騎出土門關經保安州以瞰居庸檄遼東大寧薊漢都落以綴永平遵化但取兵精善戰不濫衆以損吾威張朱二公雖智勇其政輕動也乎計不出此而輕於用民臣知以危而動民不與再矣

成祖取大寧還破李景隆之師于北平城外

吳高等已破敗奔還 成祖又議所向張王言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患我 成祖然其計整軍趨大寧目辰至午城破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抗都指揮房寬安撫城中頃刻遂定薛祿又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居無何北平守臣報李景隆以重兵圍城我 成祖即悉大寧諸衛之兵并及奚種部族引而兩至鄭村塢與景隆接戰張王直搗其營大戰三日城中鼓噪而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初張王朱能之入懷來雄縣也景隆禦之黃澁爲其指畫景隆依違而已於是兵敗南走

十二月我成祖引師徇廣昌蔚州攻大同遣張王朱能還兵及李景隆戰于白溝河越雋侯俞通淵監軍陳復初死之

景隆奔濟南 成祖以景隆兵敗南走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攻大同府北平守臣又謀報景隆收集散卒號百萬且又至北平張王獻言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我 成祖命王率兵馳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王以精騎馳擊斬獲無數已而我 成祖亦自將兵來以朱能為前鋒日中至白溝即敗都指揮平安軍及申時又張左右翼出戰大捷陳亨衝陣而死明日朱能領左哨當前鋒大破景隆軍盡克其柵皆通淵力戰而死監軍禮部左侍郎陳復初服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景隆率余眾走濟南朱能追至鐸山景隆連敗當時降者十萬余人我 成祖悉撫而遣之余眾聞風感戴皆頭來降臣按求樂間定大樂亦歌詠是役曰白溝戰場旌旗雲合迷日光令敵氣張三軍踴躍齊奮掃除殘甲如風湧凱歌傳四方 仁聖不殺降望河南先捷擒又曰兩傍四方展為翼風雲鴈行出奇兵敵難量士強馬強過百里旆旗卧鎗勝兵回樂洋 然役通淵復初兵敗身死俞氏自是無後復初朝服躍河則不忘舊君亦結縵畢命之義也

東參政鐵鉉及斷事高親募兵守濟南

初景隆集大軍駐德州鉉督漕運飛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及是景隆大敗南奔鉉與親遇於臨邑遂與協力同募兵守濟南

三十有三年

建文二年

庚辰春二月放胡顯及其父泉于臨襄山

先是洪武十八年八月胡顯從楚王征古州諸峒還師武昌收集軍士一千五百人又討平陸肇等處又從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部收集馬匹克州封十九以功封梁國公給誥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及是二月有 旨梁國公誥券拘入革爵安置臨襄山其父胡泉從 高帝起兵渡江與平漢吳山東有功亦安置

皇太孫

東萊

手筆

臨襄居二年卒 臣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胡顯果有功其爵果出 高帝所命我何為以楚王之故而廢之王法天刑不容以私意遷移若齊恭黃泥諸人其真不能輔主以義哉臣聞建文皇帝性寬能容戊寅之歲正月二十五日庚午我高帝疾大漸輦出 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付獄正罪復進御醫戴元礼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元礼頓首而退及建文皇帝即位以 高帝意拜元礼為院使帶奉選

○三月廷試進士得王艮胡廣

禮部以會試奉人吳溥等錄獻六庭 皇帝於是
以本月十五日御奉天殿親策之其制策曰蓋聞致治
之主論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為准堯舜禹湯文
武以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
施澤于民者其先後始終亦可得而言欤夫由親以
及疎篤近而率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

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有共鯨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不及欤抑為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欤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帝王之治何脩何為而可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圖圉空虛刑措不用欤面治莫切於用賢而惠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校而惠禮樂之難與果何由而可使野無遺賢而民皆樂於為善欤茲欲使海內皞皞熙熙如唐虞三代時致之必有其術施為必有其序諸生習於聖賢之說久矣其著于篇朕將親覽焉時貢士王艮對策稱旨議賓第一胡廣第二帝遣人視艮以良材貌不及廣乃退艮居第二將廣拔置第一廣

對策盛稱 帝能寬租賦省刑罰申養老末以漢董仲舒自況 帝嘉悅之為改名胡靖取忠臣靖恭爾位之義實嫌漢胡屠手沉漢朝之醜也靖與王良俱入翰林充脩撰編脩楊榮以會試第三又中高第亦得入翰林充史官臣聞春秋之時晉卻克耿魯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手僂同時使齊齊頃公選國中人士使耿者御耿禿者御禿跛者御跛僂者御僂入門行礼其母肅同叔子騁于房聲聞于客卻克等各請其君為輦之戰大敗齊師取表婁之盟而還後世因此遂重身才之選然皆以施於出使而非以用於科目也唐設科取進士先以身材尚論者非之

臣不意建文君首科取士亦以貌選是故惜之
夏四月我成祖帥師圍濟南叅政鐵鉉禦之

景隆以白溝河之敗收余卒退保濟南我成祖遣兵乘勝追擊圍其城朱政鐵鉉盡力守禦我成祖命諸軍堰濟南城外溪澗諸水以灌之相持月久鐵鉉設板伏門成祖幾為所獲又進攻之鉉守禦益力成祖遂歿旋師鉉初為五軍斷事善理刑獄我太祖嘗字之曰鼎石及是守禦濟南有功朝廷遣使齎勅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布政未幾擢兵部尚書佐大將軍壓城侯盛庸統天下師以面北平五月以陳繼之為戶科給事中胡濙授兵科

繼之福建莆田人在 洪武間嘗念江南僧道多占
腴田因上疏請加裁損每僧一名量給田二十畝其
餘悉以分佃小民或取其租賦亦可以給軍資適
太祖崩其言未及施行 帝知其忠遂用為戶科給
事中壬午歲靖難師入南京繼之大督特譽胡濙字
源潔宿遷人登胡靖榜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
給事後我 成祖即位供職如故以奏對稱旨陞戶
科都給事丁亥歲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
事實書成我 成祖以濙忠實可託遂命濙巡遊天
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俾齋 御製書勸
勵天下於是濙盡心竭力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
到在湖廣間最久臣按胡忠安公巡訪異人久處湖
廣當時有內臣鄭和者亦賁 詔浮海遍詣南海遍
羅諸國故老相傳亦以採寶及訪異人為名俱在丁
亥之歲於戲我 成祖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嚴父愛
兄無所不至豈有命使四出以訪異人之事哉閭閻
無知私相訛傳而李賢為 國家上 臣作漢碑銘亦
以是為言真不知大義者也但碑文相傳廣而且遠
主人習讀致疑其費說詞是以臣不得已採李賢所
銘有漢行事於先乃以臣 鄙見斷之于後異人為誰
是以鑒文太子之子所詣皇太孫也
秋我 成祖至自濟南改倉州克之

成祖以濟南堅守難猝下若行急攻則殺士卒必多
乃解其圍欲還北平以俟後卒至滄州遂攻之朱能
先破滄州東門遂入城斬首六萬級獲其總帥徐凱
其降者悉使各供職業臣按永樂間定大樂亦歌詠
是役其調慶太平曰奸邪濁亂朝綱構禍難煽動戈
戟赫怒吾 皇親征壩上指天戈敵皆降其調滾繡
裘有曰肆旅拒恃力強一心構殃樂滄州百尺城隍
驍軍毒恣狼虎孰能禦當順天心有德昌隆倒戈飲
甲齊歸降撫將生還達故鄉自此仁聞愈彰朱能等
既克滄州軍威大振遂謀進攻東昌盛庸亦調各處
兵以備戰守
聖太孫 成祖
冬十月遣曾鳳韶如師
鳳韶為監察御史清幹有聲朝廷以 靖難師日盛
凡往戰者皆被敗衄乃遣鳳韶奉詔如師諭 成祖
罷兵歸國鳳韶至不得入乃取竹去節鼓風順勢達
之卒不見聽鳳韶乃還因去官歸吉安後 成祖即
位復以御史召之至再往又強之鳳韶齎血書呈
衣裾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
宦而作繡衣之即慨一死之得宜庶不愧吾天祥遂
卒時年二十九妻亦自殺以殉
十有二月大將軍盛庸帥師及我 成祖戰于東昌大
敗遂失河北

成祖自滄用以張王朱能薛祿等之師進攻東昌盛
庸以所調諸道兵列陣決戰薛祿帥五十騎為前哨
敗盛庸獲馬三十余及庸悉眾往追祿又奮戰大敗
其兵又獲馬二百余疋我成祖以數千騎繞出庸
陣之後庸遂縱兵合圍數匝成祖躬自衝擊朱能
奮力死戰翼衛已出張王不知我成祖所在突入
庸陣大戰連殺百數人王亦被創而卒寔是月二十
五日也未能乘勢進戰夾可為先鋒連敗盛庸之兵
薛祿擊走威縣深州伏兵會于夾河與敵將平安
合戰於漳沱河右軍力屈祿率眾馳赴出入敵陣凡
數十人賊走斬獲無數獲馬五百疋再戰單家橋祿
馬蹶為敵兵所得奮拔佩劍斬敵兵復上馬督戰平
安兵大敗祿遂偕朱能自葉城追之於真定戰于東
門又斬首萬余級因行定彰德順德州大名等處及
勦西水寨進破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汶
上諸屯寨乃護成祖旋師諸將皆傳謬及東昌事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
王良輔吾今至寢不帖席食不下咽涕不已諸將
皆感泣王為將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戮
一人每語麾下曰為將當測血戰袍方能流芳汗簡
後自榮國公加封河南王謚忠武初齊泰黃湜主兵
征伐深以徐凱盛庸為重又滄州沒凱被執東昌藥

城夾河漳沱諸戰又無寸功情大駭黃湜賦詩見志
有曰仗鉞曾登大將壇孤來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謀國偷生詎忍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
日是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泣向蒼天錢墜冠聞者
悲之所謂悲趙括者以括用兵不交奢猶景隆不象棄宅
三十有四年建文三年
辛巳春正月靖難師徇河南山東州縣皆下之
以侯泰為刑部尚書督運糧儲
夏六月靖難師過沛縣知縣顏環集民兵設沛豐軍
民指揮使司
靖難師過沛縣沛民逃匿知縣顏環招集民
壯五千人隨險築堡備禦仍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
以統蒞之故以拒守
秋九月翰林脩撰王良卒
良以靖難師變戰克捷居常憂懼不食日就羸癯時
闕門慟哭不已與其妻子訣曰食人之食者當憂人
之憂乘人之車者當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至夜
服腦子卒事聞遣礼部侍中許觀諭祭臣聞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濟之理是故日昃之難不鼓缶
而歌非也朕孤寡寡難不盡力求濟亦非也辛巳之歲
是我成祖西朔之福建文君東鄰饒牛之日然時
師未渡淮更不盡而可為善而之謀以臣自今為

王艮當年之愿若德安慶北州斬黃襄陽上津藍田
函谷諸處審事勢之輕重運儲糧以足食靖難之師
可禦則畢力致死如不可禦則奉主西迂府部寺院
守宰印章皆吾所自出其因能授任隨才容使又任
吾施行若西如閬中養民致資因機而變發關西山
西諸軍以暇幽劍悉唐鄧汝蔡睢陳光斬之衆以協
淮西斯常山勢成首尾迭應魚鹿陣立臂指相聯縱
未能祈天永命亦可以紓允緩亡矣至國破君奔死
同蕭文也邪艮非執政者事危而死亦為合義所可
惜者以其徒知一死足以報君而不知其反蹇為鮮
濟渙成萃以樹休績耳雖然閬中豈易以遷營哉哉

徵權署臣已列于前矣

冬十月侯泰運糧至濟寧

時控禦靖難師諸將各以所部兵屯于濟寧泰督
蘇松太平等處糧餉以給之又恐其不足調大江以
南五省兵食以赴內外騷擾齊泰黃浞日夜算計籌
畫調發諸將出禦進戰並無寸功

以平安總師鎮淝河

朱能將兵行定山東河南州縣又引北平劉州大寧
諸軍聲言渡徐及淮朝廷乃以平安為副總兵統
師十餘萬屯于淝河小河諸處與鎮南衛指揮使水
志協力戰禦

三十有五年

津文

壬午春正月靖難師入沛縣知縣顏瓌主簿唐子清典
史黃謙死之指揮王顯以縣降師至濟陽教諭王省亦
死之

靖難師至沙河以是月二十二日攻沛縣知縣顏瓌
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縉出
走告之曰汝還家為白大人子耿弗克盡矣因題察
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曾平舟心不
攻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
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採民艱達聖明
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瓌冠帶升堂南向
頓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
復還而瓌已死亦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
黃謙至亦死之胡先至收瓌父子尸葬于沛縣南關
外靖難師既破沛遂向徐淮遊兵至濟陽獲其教諭
王省上被獲從容引警詞意慷慨衆乃舍之省乃步
入李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
倫今日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
生亦大哭省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字子耿吉水人
中洪武壬子科鄉試
三月我成祖自小河攻靈璧朱能大破平安陳驥馬
海徐真兵遂向臨淮

平安等以師也。淝河朱能設伏破之。成祖自小河進戰平安等。乘嚴陣以拒我師。衆稍却。諸將請旋師。北平以俟。後本朱能獨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少挫敗自阻？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憂戰屢敗，終與敵下。本兵以來克捷多矣，此少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我成祖拊掌嘆曰：「爾言深合吾意。」遂勒隊而行。進及靈壁，平安等盛兵迎戰。朱能先登陷陣，大破之。生擒平安、陳暉、參將馬壽、徐五及都指揮等官三十余人，獲馬二萬，降者十余人。萬人悉縱遣之。自此靖難師遂向泗州。歸淮初，平安等在淮南副都御史茅大芳以詩寄之曰：「燕幽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氣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鉄騎過天河。」閔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秋風一度一悲歌。及是平安等被擒，師遂渡淮。朝廷大震。臣聞守江以守淮為要，守淮以靈壁為要。靈壁橫截淮河，如大河中之平陸。曩塘口之端，州大孤小孤彭蠡之金山，米石兩浙沿海諸郡之海門兩山皆要地也。要地一失，則其他不守矣。是以我成祖攻克靈壁，則以為巨勞，定入奉天征討之例。夏五月，靖難師至高郵。刑部尚書侯泰被執，侍中許觀修撰張英募兵廣德。平安等被擒，長淮將士已寒。俱望風奔潰。

靖難師已渡淮，遠近震懼。降附些貳者不可勝數。京師戒嚴，侯泰連糧至淮安。京師告急，泰乃復赴京師。靖難師追及於高郵，遂被執。朝廷益震，即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以入援京師許觀即往安慶。叔英知大事已去，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婦九泉。嘗聞夷興齊，餓死首陽巖。周粟豈不嘉，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尔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死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悔於後世，遂自縊而死。」先以書囑道士盛希年葬於祠山之麓。叔英字原來，台州黃巖縣人。

○六月，靖難師次千金川門。丁丑，皇太孫出走曹國。公李景隆以京城降，吏部尚書張統戶科給事中龔泰左給事黃鉞斷事高麗副使程本立紀善周是倫皆自殺。侍中許觀沒于李陽河。齊泰黃傑奔蘇州。庚辰，我成祖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靖難師既克高郵，分兵行定州。郡勢如破竹，無有守。臣不奔走，附或有獻濟江策者，以有獻平京師策者。其都督陳瑄已先具舟迎濟，遂長驅至南京。金川門城中危，逼所徵外郡援兵莫有至者。練安方等隔城

論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之歷數其罪
奏請誅之皇帝皆不聽但召學士輩處便殿操茶
翰林討論周官法度而已至是景隆將約開門納師大
理寺丞鄒公瑾監察御史魏公冕聞之率同僚十八
人即殿前殿之景隆幾斃其日輟朝公冕大呼
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 皇帝亦不聽次日
宮中自焚出走過池之建潭王梓時掌宗人府事與
曹國公李景隆開城門迎降臣按自是以後我朝
家不復以親王領宗人府著例于會典我成祖以
景隆既開門納師遂整兵入城秋毫無犯臣按永樂
定大樂亦歌詠是事有曰敵兵戰敗神魂喪擁輓
胤直渡長江開市門肆不移宣 聖恩如天曠 論
音頌降普天下仰吾 皇入城之日是為十月四日
丁丑吏部尚書張統自經于本部之後堂統字季治
陝西富平人也戶科給事中龔泰左給事黃鉞斷事
高巍皆自殺未之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程本立亦自
盡家無遺貲衡府紀善周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
邦先聖自為贊係於衣帶亦自縊於東廡下侍中許
現收兵至安慶聞靖難師入京城痛哭謂人曰吾妻
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
京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給
取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

橋溺死現至李陽河慶大事已去於羅以殲端急處
給舟人疾掉即投水以死齊泰黃澍奔蘇州依知府
姚善約善與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守
土之臣當與城俱存亡太滉乃去群臣請即 皇帝
位 成祖以問姚廣孝姚廣孝對曰非得侍講方孝
孺代草詔不可乃召之孝孺不出遣人逼之孝孺乃
持斬衰以行竟以詬罵不屈坐族誅至十有七日庚
辰我 成祖乃始即位定元永樂凡 皇太孫輕變
洪武制度俱悉復之以從其舊吏部右侍郎蹇義與
胡靖鄭賜尹昌隆解縉蕭道用胡濙楊士奇等係迎
降歸附各使供原職蹇義尋轉左侍郎歷陞尚書
繁禮部尚書陳迪兵部尚書銖鉉刑部尚書侯泰刑
部侍郎胡子昭左副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潤
兵科給事韓求陳公迪散騎舍人廖鏞蘇州知府姚
善徽州知府陳彥回鎮南衛指揮使朱忠貴問不屈
皆殺之戶部侍郎卓敬遠至我 成祖面數之曰此
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下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
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街不殺
石勒而勒終殺街夫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
哉敬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若經日其面如生齊
泰黃澍練安亦係至被責問不屈俱受戮泰澍與
原質俱族誅黃澍一子避難易姓為田及經赦後乃

復姓家胡廣之威寧袁州人祀湜於鄉賢祠練安姻
親有被逮戍邊者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礼仕於
朝為鄉人所持習礼不自安以告建寧楊崇上乘聞
以聞我 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
之况錢習礼乎及後卓敬門人黃朝光其子黃養正
齋卓敬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修安福刘球作傳球
私謚敬為忠貞當是時建元永樂須詔天下思建文
君抗節以死者尤不可勝數詔至漳州府李敬授陳
思賢率其徒生員曾廷瑞等六人慟哭舊君亦被繫
身死其浙東有樵夫聞我 成祖即位亦感慨投水
而死是皆我 聖祖作養人才有素所以為臣者報
禮甚重孔子作春秋褒善糾惡說者謂其誅死者於
前所以惧生者於後臣今 龍飛紀畧之修大意則
在褒死者於前所以歆生者於後相彼 志不屈身死
舊君者豈真充頑哉其幾警忠確足以折奸杜萌舊
頑革矣誠得若人以衛國家誰敢侮之表忠勵庸我
朝樂聞而樂道人善物之恒性卓敬正色立朝發
微以動主大刑弗避暗仁義而成名 成祖慮存
宗社不得保其生及其久也則深哀其志刘球若因
黃養正之求明暑事跡奏表于朝安知 宣宗不体
成祖美意復其官而追以謚乎球乃不暴於眾私

忠貞卓敬有鑒必不悅其非礼之恭而輕臺
朝廷竊掠大美君子有辭於球矣 為是懼旁求
卓敬諸人死事附于永樂建元之年當時有耿清
者身為郡御史既已受官顧乃藏刀欲行弑逆事露
被誅是為臣一心情狀類盜非忠勇者所為也故特削
之其所以取卓敬諸賢蓋畧其死狗吠

堯之懲取其為臣死忠之義以翼我

國家以風我良士自今而後世上享用忠賢自然不
至伏節死變史氏有作當大書特書評書不一書

龍飛紀畧終



龍飛紀畧 卷之三

甲七年

龍飛紀畧叙

蓋聞班固居鄉里繼成漢書陳壽
處私家專精國志先大夫范常劉
辰勤採淦和遺事我

太祖高皇帝大見欣納臣於征伐禮
樂采而輯之非敢比夫四子也直
欲揄揚其

盛以蘄寡過耳久藏巾笥以議處
安南為與議者聞于當道流適致
遠提學副使田亦行文取覽直名
為國朝綱目臣思綱目乃朱子
倣春秋而兼左史所作君子稱為
史經後人何可比擬先是銀同林
次崖見臣前集號為

龍飛紀畧取

太祖飛龍在天咸寧萬國之義視惟
造創惟艱繩守不易

昭代功烈觀此五十一年行事便
見度越千古我

聖天子聿求

法祖振作事功臣悉稽合初終務協

叙

第二

文質然不識野人食芹果可思嘗
九重否乎肯

嘉靖壬寅冬十月丙申漳州府詔安縣臣吳識



龍飛紀畧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吳樸撰樸字華甫詔安人是編仿綱目體例紀明太祖事蹟初名征伐禮樂書後改今名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蓋據元史及明初武胄貼黃列傳則例紀載旁蒐博采而成前有嘉靖甲辰林希元序及樸自編通例是時建文年號未復故於已卯以後四年仍以洪武紀年旁註建文於下自屬當時功令未足爲譏若自壬辰至丙午明號未建順帝儼存猶是元之天下乃削去至正年號惟書甲子則偏僻太甚於公議爲不協矣至所謂成化間續編綱目托克托用兵六合有賊勢大蹙之句不知彼時明祖正在六合罔識諱避云云律以臣子之義鑿然正論雖起商輅於九原無詞以解也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一)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

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宋元通鑑序

旂少讀二十一史苦其浩瀚既取荀悅
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脩五代史讀之
各成一書咸可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
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
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
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編劉時
舉陳桎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
缺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

宋元通鑑序

之事而馳騁場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既而
奔走仕途每携宋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籍
碌碌竟未遑也廼後視學浙中校士之暇雖
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鄞延放歸屏閒
無事得以研精竭慮熟復四史於凡宋元名
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深次
日夜手書五六年間數草綴稍竣凡益數卷
年衰力旋覺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侵遼江
朱郡守移遣書吏磨出旂乃復爲刪潤可爰

可信校計毫釐如是者又四五年乃始就緒
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祖禹
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
中間牴牾不敢自保矧旂狐陋獨學無朋可
以語此也哉但旂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
蘇洵氏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
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
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
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

宋史鑑序

三

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
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
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
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
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初立國君子小人
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顯融迨建
中靖康間曾蔡之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後
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肉小人
外君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

謂舉國之人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
大讐以是遼金雖滅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
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
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中國盡
爲夷狄也旣而天心厭亂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 聖度洞
宏上契天心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爲元忽必
烈之罪而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
遂詔脩元史仰窺 淵濬豈但曰國可滅史

宋元通鑑序

三

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本於宋之用匪
其人所致而千萬世之末鑑莫有大於是也
故旂於宋元之際蓋重有感焉而叅附遼金
以爲是編誠有不能自己者矣及觀元儒揭
傒斯有言曰脩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
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
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俛思蚤歲涉獵于史
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性命俱無裨
實用晚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不能

附麗未及一二見諸行事竟惟沮尼邇幸泰道旋復優游於學稼穡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不忍以藐焉之身終爲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成之德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爲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黽勉以畢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

宋元通鑑序

四

本

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不能免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再加叅校獻之

闕下以舒芹曝之忱茲懼率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上瀆也

皇明嘉靖丙寅十二月朔旦前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武進薛應旂序

宋元通鑑義例

鑑者監也備前代之善惡爲後世之法戒故不曰史而曰鑑者取斯義也文章固非所論然而文章亦自有不可廢者昔人謂司馬遷作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作漢書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以是爲固不如遷愚則以爲遷固之優劣蓋自有在不在文之煩省間也故今歷覽宋元之史及諸名家紀錄及詔令奏疏議論啓劄有可爲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減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無以快心明目不能使人感發懲創也

宋元通鑑義例

張本

昔人謂文有屬對平仄用事者皆不可施於史傳以爲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爲此言者是蓋專意於爲文而非有志於經世者也君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得已而爲文無非爲經世而作也藝文者但曰古文古文不知文不經世雖古何爲譬諸火化既脩何必茹毛飲血禮樂旣制何必儼皮土鼓矧文至於宋其施之郊廟朝廷宣之華夷臣庶者多爲四六之詞亦其一代之典章也雖司馬公不喜四六

亦未嘗沮朝廷不用抑他人不爲而歐蘇諸鉅公皆奉行如制程朱諸大儒咸遵行之若遂削而不書務模倣以擬遷固之文則非當時之實錄而一代之制度文爲亦何以考見也愚於宋以後之文章凡有關於世道可以垂鑒後人者多爲錄入要諸實事不在虛文也

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所

宋元通鑑義例

二

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爲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周濂溪曰天地間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以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名字固不暇論若以官爵爲重輕則賢人逸士之高尙其志而不事王侯者及隨世就功名者之不若矣故愚於是編凡書卒者其名字顯晦悉據其平生而並注之其所重輕蓋自有在要不在於官爵之有無崇卑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經史

一也後世史官咸推遷固然一則退處士而進奸雄一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殆浸失古意而經史始分矣朱晦翁謂呂東萊好讀史遂爲着眼夫東萊之造詣不敢妄議若以經史分精粗何乃謂精義入神之妙不外於灑掃應對之間也故愚於是編理學政治論次舊聞凡事關體要言涉幾微者並爲錄入讀者當自得之庶無伯恭之累也

宋元通鑑義例

三

也後之纂脩者乃或合始末而併書之此紀傳體非編年例也故余於紀事仍序書於各年月日之下唯於名臣碩士之卒則合其平生而併書其大畧其有年月不可考見者則因事附書固不沒其善亦不掩微瑕庶俾後人知所法戒也

資治通鑑多致詳於名臣碩輔之經國政事而於儒學隱逸或從節畧愚於此則並著之庶窮達出處唯其道焉皆可以爲後訓也

君子小人大分自定但人非聖人則或不能毋事盡善故仲尼好惡必察所以無誰毀誰譽而春秋爲

公是公非之書也後之史官於衆所好者雖其事未必皆是而輒爲附和幾於佞史於衆所惡者雖其事未必皆非而務爲排擯幾於謗書愚惟博綜並觀據事直述而善惡自不相掩韓退之謂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可不畏哉

道德功業相爲體用三綱五常原於天而備於人根於心而統於性情者其道德也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生民歸於皇極發揮蘊奧協於訓典者其功業也用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總名之曰道也古之聖賢達而在上則其道行窮而在下則其

宋元通鑑義例

四

道明君相師儒其究一也世降俗末偏蔽淺陋之徒各執己見依傍道德者則鄙功業爲庸俗馳騁功業者則斥道德爲玄虛持論相沿而道德功業岐而爲二甚至儒林道學宋史亦分爲兩傳矣不知儒非道學以何爲儒道學不謂之儒又以何者謂之儒哉宋初未有道學之名范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於是徂徠有石守道蘇湖有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迨後周程繼起師友漸涵而道學日盛寔自希文倡之論者徒以希文功業之盛遂不得與道學並列夫謂

道學不必功業則可謂功業非道學則不可若謂功業非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夷夔伊傅周召之爲相皆不得謂之道學乎故愚於是編致詳於道學而凡有功業文章者雖其學有精麗純駁之不同亦並著於篇以爲經世者之法不敢不謂之學也

范淳夫作唐鑑每條輒爲論斷程伊川常置之几案蓋善之也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必皆自己出故於是編唯紀述當言動不敢爲一人一家之見間或畧附數言亦采

宋元通鑑義例

五

公論非臆說也

科目以得人爲先某科得某人則書之或於其卒年書之若無名世之士則科目固在所畧也

君子道其常變異在所不論此固夫子不語怪之義也論者謂左氏失之誣以其有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類耳但陰陽錯陳常變間值而氛祲妖異世或有之夫子不語恐滋衆惑而垂之紀載亦示人以脩祿脩禳之道故愚於此類不敢盡削也

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爲我注

脚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屏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鑒矣君子之經世警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愚之此編欲後人監前人之轍迹以爲法戒而不

宋元通鑑義例

木

至於失身敗事要亦陸宣公集古方書之意也但宋以來脩日曆者惟據諸司之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甚至蔡卞蔡京之屬亦濫竽史職愛憎徇意變易是非朱子之在當時固已病之矧於數百年之後能盡得其實哉夫亦博采舊聞參考衆論傳信傳疑而不任己見庶幾其得之矣

元史備一代之始末於其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憲爲帝紀蓋紀傳之體也若通鑑編年則宋祚一日未亡當爲一日正統故於世祖十七年混一天下始爲元紀自茲以前則附於宋年號之下此續綱目

之義例蓋甚當也丘文莊世史正綱分書年號此固內夏外夷之義但宋祚既亡而世祖儼然帝中國南北盡屬其疆理此亦氣數之一大變而天定命之王宋二公纂脩元史悉大書年號蓋不沒其實亦紀異也况我

太祖高皇帝明言天命真人於沙漠寔哀唐晉豈無謂哉故愚於此不敢自用唯於順帝至正十二年

我太祖起兵之後則始以元主書之以見天命之有歸而元主至是不當稱帝矣

宋元通鑑義例

七

宋元通鑑義例

宋元通鑑目錄

卷一

宋紀

太祖一

建隆元年開禧帝宗二年 三年

卷二

太祖二

乾德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卷三

太祖三

宋元通鑑目錄

開寶元年 二年遼景宗賢 三年保寧元年 四年 五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卷四

太祖四

開寶八年 九年十月以後太宗 太平興國元年

卷五

太宗一

太平興國二年 三年 四年遼乾亨

五年 六年遼乾亨

卷六

七年遼乾亨 八年契丹聖宗隆

太宗二

雍熙元年契丹統 二年契丹統

三年契丹統 四年契丹統

卷七

太宗三

端拱元年契丹統 二年契丹統

卷八

太宗四

宋元通鑑目錄

淳化元年契丹統 二年契丹統

三年契丹統 四年契丹統

五年契丹統

卷九

太宗五

至道元年契丹統 二年契丹統

三年契丹統

卷十

真宗一

咸平元年契丹統 二年契丹統

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卷十一

真宗二

咸平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卷十二

真宗三

景德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二年 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四年 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五年

卷十三

宋光通鑑目錄

三

真宗四

大中祥符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六年

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七年 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九年

卷十四

真宗五

大中祥符五年 契丹統和三十一年

六年 契丹統和三十三年 七年 契丹統和三十三年

八年 契丹統和三十三年 九年 契丹統和三十三年

卷十五

真宗六

天禧元年 契丹開泰六年 二年 契丹開泰七年

三年 契丹開泰八年 四年 契丹開泰九年

五年 契丹開泰九年 乾興元年 契丹太平二年

卷十六

仁宗一

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二年 契丹太平四年

三年 契丹太平五年 四年 契丹太平六年

五年 契丹太平七年 六年 契丹太平八年

七年 契丹太平九年 八年 契丹太平十年

九年 契丹太平十一年

四

宋光通鑑目錄

卷十七

仁宗二

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二年 契丹重熙二年

卷十八

仁宗三

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二年 契丹重熙四年

三年 契丹重熙五年

卷十九

仁宗四

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夏元

二年 契丹重熙八年 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卷二十

仁宗五

慶曆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卷二十一

仁宗六

慶曆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卷二十二

仁宗七

宋元通鑑目錄

五

慶曆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卷二十三

仁宗八

慶曆六年 契丹重熙十五年 七年 契丹重熙十六年

八年 契丹重熙十七年

卷二十四

仁宗九

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 夏 遼 聖宗元年

二年 契丹重熙十九年 夏 天祚 聖宗元年

卷二十五

仁宗十

皇祐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四年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夏 福聖 承道元年

卷二十六

仁宗十一

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二年 契丹道宗洪基 清寧元年

卷二十七

仁宗十二

嘉祐元年 契丹清寧二年 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 夏 穆 都元年

三年 契丹清寧四年 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宋元通鑑目錄

六

卷二十八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 契丹清寧六年 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八年 契丹清寧九年 夏 拱化元年

卷二十九

英宗一

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二年 契丹咸平元年

卷三十

英宗二

治平三年 遼 咸雍二年 四年 遼 咸雍三年

卷三十一

神宗一

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
乘常乾道元年

卷三十二

神宗二

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卷三十三

神宗三

熙寧四年

遼咸雍七年夏
天賜國慶元年

卷三十四

宋元通鑑目錄

七

神宗四

熙寧五年

遼咸雍八年

六年

遼咸雍九年

卷三十五

神宗五

熙寧七年

遼咸雍十年

八年

遼大康元年

卷三十六

神宗六

熙寧九年

遼大康二年夏
大安元年
十年
遼大康三年

卷三十七

神宗七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二年

遼大康五年

三年

遼大康六年

卷三十八

神宗八

元豐四年

遼大康七年

五年

遼大康八年

六年

遼大康九年

卷三十九

神宗九

元豐七年

遼大康十年

八年

遼大安元年

卷四十

宋元通鑑目錄

八

哲宗一

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
天安禮定元年

卷四十一

哲宗二

元祐二年

遼大安三年夏
乾平元年
遼大安四年

卷四十二

哲宗三

元祐四年

遼大安五年
遼大安六年

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
天安元年

卷四十三

哲宗四	元祐七年 <small>遼大安八年</small>	八年 <small>遼大安九年</small>
卷四十四	哲宗五	紹聖元年 <small>遼大安十年</small>
哲宗六	紹聖三年 <small>遼壽隆二年</small>	四年 <small>遼壽隆三年</small>
卷四十六	哲宗七	元符元年 <small>遼壽隆四年</small>
三年 <small>遼壽隆六年</small>	二年 <small>遼壽隆五年</small>	夏末安元年
卷四十七	徽宗一	建中靖國元年 <small>遼天祚延禧乾統元年</small>
卷四十八	徽宗二	崇寧元年 <small>遼乾統二年</small>
二年 <small>遼乾統三年</small>	夏貞觀元年	二年 <small>遼乾統三年</small>
卷四十九	徽宗三	

崇寧三年	遼乾統四年	四年	遼乾統五年
五年	遼乾統六年	卷五十	
徽宗四	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二年
			遼乾統八年
卷五十一	徽宗五	大觀三年	遼乾統九年
		四年	遼乾統十年
卷五十二	徽宗六	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
		二年	遼天慶二年
		三年	遼天慶三年
卷五十三		四年	遼天慶四年
徽宗七	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	金太祖完顏
	六年	遼天慶六年	夏雍寧元年
	七年	遼天慶七年	金天輔元年
卷五十四	徽宗八	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
		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

二年 遼天慶十年 金天輔四年 夏元德元年

卷五十五

徽宗九

宣和三年

遼保大元年 金天輔五年 四年 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卷五十六

徽宗十

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 金天輔七年 八月太宗晟天會元年

六年

遼保大四年 金天會二年

卷五十七

徽宗十一

宋元通鑑目錄

十一

宣和七年

遼保大五年 金天會三年

卷五十八

欽宗一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卷五十九

欽宗二

靖康二年四月止

金天會五年

卷六十

高宗一

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 西遼康國元年 夏正德元年

卷六十一

高宗二

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卷六十二

高宗三

建炎三年正月

至六月 金天會六年

卷六十三

高宗四

建炎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卷六十四

宋元通鑑目錄

十二

高宗五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卷六十五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卷六十六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卷六十七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卷六十八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高宗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		
卷六十九			
高宗十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皇后蕭氏咸清元年		
卷七十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宋元通鑑目錄			
三			
卷七十一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會元年		
卷七十二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	金天會二年		
卷七十三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會三年		
卷七十四			

高宗十五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卷七十五			
高宗十六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卷七十六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宋元通鑑目錄			
十四			
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		
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卷七十七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皇后耶律氏崇福元年		
二十五年	金貞元三年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卷七十八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二十八	金正隆三年
二十九	金正隆四年	三十	金正隆五年
卷七十九			
高宗二十			
紹興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		世宗雍大定元年
卷八十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卷八十一			
孝宗一			
宋光通鑑目錄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卷八十二			
孝宗二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卷八十三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二	金大定六年
三年	金大定七年		
四年	金大定八年	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	
五年	金大定九年		

卷八十四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七	金大定十一年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九	金大定十三年
卷八十五			
孝宗五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二	金大定十五年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四	金大定十七年
卷八十六			
孝宗六			
宋光通鑑目錄			
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卷八十七			
孝宗七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七	金大定二十年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九	金大定二十二年
卷八十八			
孝宗八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十一	金大定二十四年
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十三	金大定二十六年
卷八十九			

孝宗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十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十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卷九十

光宗一

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二年 金明昌二年

三年 金明昌三年 四年 金明昌四年

卷九十一

光宗二

紹熙五年 金明昌五年 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宋光宗通鑑目錄

十七

卷九十二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二年 金承安元年

卷九十三

寧宗二

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四年 金承安三年

五年 金承安四年 六年 金承安五年

卷九十四

寧宗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二年 金泰和二年

三年 金泰和三年 四年 金泰和四年

卷九十五

寧宗四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二年 金泰和六年 夏安金應天元年蒙古太祖元年

卷九十六

寧宗五

開禧三年 金泰和七年 蒙古太祖二年

卷九十七

寧宗六

宋光宗通鑑目錄

十八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 蒙古太祖三年

二年 金主未濟大安元年 蒙古太祖四年

卷九十八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夏遼項光定二年蒙古太祖六年

五年 金祖元年 蒙古太祖七年

六年 金真寧元年 九月以後句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卷九十九

寧宗八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	古太祖九年
八年	金貞祐三年蒙	古太祖十年
九年	金貞祐四年蒙	古太祖十一年
卷一百		
寧宗九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蒙	古太祖十二年
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蒙	古太祖十三年
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蒙	古太祖十四年
卷一百一		
寧宗十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	古太祖十五年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	古太祖十六年
卷一百二		
寧宗十一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蒙	古太祖十七年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蒙	古太祖十八年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卷一百三		
理宗一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蒙	古太祖二十年

卷一百四		
理宗二		
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年蒙古	太祖二十一年
三年	金正大四年蒙古	太祖二十二年
卷一百五		
理宗三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二年金正大六年蒙
三年	金正大七年蒙	古太宗元年
卷一百六		
理宗四		
紹定四年	金正大八年蒙	古太宗三年
卷一百七		
理宗五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蒙	古太宗四年
卷一百八		
理宗六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蒙	古太宗五年
卷一百九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蒙古	古太宗六年

卷一百十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卷一百十一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卷一百十二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二年

三年

宋元通鑑目錄

三

卷一百十三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

五年

卷一百十四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蒙古定宗四年

十二年

蒙古定宗五年

卷一百十五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卷一百十六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卷一百十七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卷一百十八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中統元年

三

景定二年

蒙古世祖中統二年

卷一百十九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卷一百二十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五年

蒙古中統五年

卷一百二十一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卷一百二十二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卷一百二十三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八年	元至元九年		
卷一百二十四			
宋元通鑑目錄		三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卷一百二十五			
帝昀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卷一百二十六			
帝昀二			
德祐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		
卷一百二十七			
端宗			

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二年	五月帝昀祥興元年
卷一百二十八			
帝昀			
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卷一百二十九			
元紀			
世祖一			
至元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卷一百三十			
世祖二			
宋元通鑑目錄		十四	
至元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卷一百三十一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卷一百三十二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卷一百三十三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卷一百三十四

成宗一

元貞元年

二年

大德元年

二年

卷一百三十五

成宗二

大德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卷一百三十六

成宗三

宋元通鑑目錄

三五

大德七年

八年

九年

卷一百三十七

成宗四

大德十年

十一年

卷一百三十八

武宗一

至大元年

二年

卷一百三十九

武宗二

至大三年

四年

卷一百四十

仁宗一

皇慶元年

二年

延祐元年

二年

卷一百四十一

仁宗二

延祐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卷一百四十二

英宗一

宋元通鑑目錄

三六

至治元年

二年

三年

卷一百四十三

泰定帝一

泰定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卷一百四十四

泰定帝二

致和元年

九月文宗圖帖睦爾即位改天曆元年

卷一百四十五

明宗一

天曆二年

正月丙戌明宗即位未改元
月庚寅暴崩已亥文宗復辟

宋元通鑑卷第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中憲大夫禮部中書丞鄭德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鄭永朱 修後止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鄭永朱 修後止

宋紀一 起庚申至于

太祖一

建隆元年 周恭帝宗訓元年周亡蜀主孟昶蜀後二

帝劉鈞天會五年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北漢李和

國一舊小國四北五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 泰正

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匡胤涿郡人四世祖

胤唐幽都令生璵唐御史中丞璵生敬涿州刺史敬

生弘殷周檢校司徒馬軍都指揮使弘殷娶杜氏生

匡胤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常如識者

知非常人學騎射輒出入上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

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贈汝北往則有遇

矣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真應募居帳下廣順初

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

數從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歸之詳見司馬光通

鑑周世宗紀中世宗嘗於文書篋中得木牌長三尺

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永德

周懿親有功世宗疑之乃命匡胤代之及周恭帝宗

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

竊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

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月辛丑朔遣匡胤禦之殿前

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謹言將以出

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

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發汴京軍校苗訓善觀

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

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

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

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

以事白匡胤第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

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

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

二人皆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

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起諸將校已露刃列于庭曰

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即被以黃

袍羅拜呼萬歲按之乘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我有號

令若輩能從我乎皆應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

我北而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

市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川命有重賞違即擊戮

汝皆載拜肅隊以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謝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惶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追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殺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等至質以義讓匡胤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骨肉未寒而太尉若此柰先帝何匡胤流涕曰吾受先帝厚恩違負天地一旦至此君其謂我何質

宋元通鑑卷三

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知勢不可過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當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匡胤揮涕許諾然後召文武百官至晡時班定翰林承旨陶穀袖中出周主禪詔曰天生杰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

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匡胤北面拜受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卽皇帝位易號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建隆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遂定有天下之號曰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中外百官加恩進爵有差初唐末隱士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在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脩神僊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百日不起後隱于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則

宋元通鑑卷三

頻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常隨任俠百餘人往來出入嵩華關洛間至是方棄轡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天子博曰天下自此定矣戊申贈周韓通爲中書令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風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睽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勲將加殊寵倉惶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

廷國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
論翊戴功以周義成軍節度指揮使石守信為侍衛
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侍衛親軍步軍都指
揮使張令鐸為殿前都虞候王審琦為右廂都虞候
張光翰為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
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有差以命光義為殿前
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時慕容延釗握重兵也
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宣從
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
衛都指揮使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已未以生日為

宋史紀事本末

五

長春節癸亥以周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雄武軍節
度使王景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荆南節度使高保
融及凡領節鎮者進爵有差已巳有司請立宗廟詔
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
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諡於是荆太常寺置殿上
議尊高祖肱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妣崔曰文懿皇
后曾祖珽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妣桑曰惠明皇后
祖敬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妣劉曰簡穆皇后考弘
殷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帝御崇元殿備禮冊命李
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旦

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是月
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
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
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曰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
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
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恹
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
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

宋史紀事本末

六

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言
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
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是日以
周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尚書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
仁浦樞密使吳廷祚並依前加官有差仁浦既相僕
射陶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每見仁浦輒
望塵下拜其便佞如此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
襲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
熟狀盡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猶存

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各疏其事
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庚寅賜貢士楊
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三月乙
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內辰南唐主李景
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壬戌
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遷周六廟于洛陽
廟成遣官奉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南唐
主劉鋹殺其弟桂王璇與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
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鋹除去諸
王鋹以爲然遂殺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宋元通鑑卷一

七

夏四月癸酉周太常竇儼上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
乙酉幸王津園遣使分詣京城門賜饑民粥丙戌浚
蔡河癸巳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時
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
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
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
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
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帝歸
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
獨不能小讓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令幕府爲檄

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
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
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
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
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聲大義于天下計之上也
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
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祖不悅其說
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
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
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

宋元通鑑卷一

八

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
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五月己亥朔日食
以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庚子遣慕容延釗王全斌
將兵出東道與石守信會擊李筠癸卯石守信敗李
筠于長平丁巳詔親征李筠以吳延祚留守上郡弟
光義爲大內都點檢命韓令坤屯兵河陽已未帝發
京師帥大衆前進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帝先於馬
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
等會丁卯李筠率衆迎戰石守信高懷德大破之擒
其將范守圖殺北漢盧贊及援兵之降者數千人筠

走保澤州帝命列柵圍之六月辛未帝命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謂帝曰犬吠非其主汝宜速殺我我決不為汝用帝怒以鐵錘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帝遣伐上黨時筠子守節守之丁亥守節以城降救之以為單州團練使帝遂如潞州 秋七月戊申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選諸州兵入衛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

生道錄卷一

九

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由是驍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戌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以趙普為樞密副使初周世宗之世帝帥師入滁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會獲盜百餘帝將盡殺之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帝大奇其才畱置左右普幽州薊人也乙丑南唐進白金賀平澤潞又進乘輿御服物制皆度使高保勳平唐保勳知軍府請命于帝

授以節度使以寶儀為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為三十卷 八月辛未遣郭玘饗周廟壬午以光義領泰寧軍節度殿前都虞候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 九月癸卯三佛齊遣使貢方物壬寅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眾晉州鈴轄荆罕儒復率眾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已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

李重進傳

十

何序

不自安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擊之趙普勸帝親征冬十月丁亥帝幸汴十一月丁未至揚州圍城方重

進之起兵也有二子爲宿衛帝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爲此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遂往至劇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見二子且聞帝語皆相顧大駭士卒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宋師壓境城將陷左右欲殺陳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

宋通鑑卷十

十一

何論

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李重進既平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迦鑾鎮南唐主李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南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帝命斬著于下蜀市配良隸廬州牙校景稍安十二月丁亥帝還汴授吳越錢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自帝受命貢奉有加常數辛卯唐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入貢稱藩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懷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

二年五國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

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遣使賜錢俶戰馬二百羊五千橐駝三十 三月癸酉有司奏進士合格者十一人中書舍人王著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鸝鵲著獻頌因以規諫帝嘉其意下詔褒之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即遣

宋通鑑卷十

十二

何論

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已卯賜符彥卿粟 初唐主李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于景踰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自周世宗平淮甸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帝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 三月丙申內酒坊火酒工乘火爲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八人餘以宰臣諫獲免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嚴以酒工爲盜坐棄市閏

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夏四月癸巳朔日食壬寅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五月癸亥朔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以下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帝

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軍節度使起李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帝

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使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使纂晉郭威自天雄軍節度使纂漢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昏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

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微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王中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漢超

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昔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八月甲辰南唐主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帝輟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昂祭贈絹三千匹景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又遣戶部尚書馮謐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彩三萬匹且奉父遺表願追尊帝號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畢計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繼傾懇悃上告先君因世

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是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繼承因顧肯堂不敢減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祚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禩實當受譴於神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十六

明方

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無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宴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蔽土近似深警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讐嫌撓干旒屢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帝許之優詔答焉煜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已酉執易定節度使孫行友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退

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惶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辛亥女真入貢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

宋元通鑑卷一

七

歷年

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庚申周世宗實錄成九月壬戌朔南唐遣使進金銀繒綵戊子帝遣使南唐賻祭冬十月丙午葬明獻杜太后于安陵癸巳南唐遣其臣韓熙載田霽來會太后葬丙申帝遣樞密承旨王仁瞻送南唐禮物十一月甲子太后祔廟癸酉沙州入貢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十二月壬申回鶻可汗呂瓌遣使獻方物

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甲戌帝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贊重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雍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詔郡國長吏勸民播種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已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糾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臣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

宋元通鑑卷一

六

何片

貫足陌者死壬午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對甲寅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三月戊午朔實霜殺桑已巳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詔申律文諭郡國自今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禁民火葬以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

夏四月乙未延州大雨雪丙申寧州大雨雪壬午
州雪二尺是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子紹鑑與
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
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而洪進自爲副使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
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
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
注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
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
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七

何倫

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
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
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推之利悉與之
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
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
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
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
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太常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
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

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
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
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
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
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
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
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
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
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
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何倫

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
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
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
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
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
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
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尚有其同
善爲商確五月乙亥開太行運路詔增脩大內時
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帝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帝曰東家之

西即西家之東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司天不能
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尹拙駁正三禮聶崇義復
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
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
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
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
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
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
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
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

先漢書

三

壁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
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
謙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
璧琮九寸琬琰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
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
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
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
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脩撰其
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
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

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
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荊川恭肅君取
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誰也如梁正之言可
知誰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
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
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
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
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
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

先漢書

三

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說入
朝獻天子夫人之琬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圖好
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
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
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
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琬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
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琬崇義非之
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
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
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於

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邊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禋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摺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

宋史禮志

圭

何

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脩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彝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川誠

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六月壬子部尚波于等爭採造務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擊走之乙卯黃陂縣有象自南來食稼詔南唐主李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闢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脩貢其大慶更以買宴為名別獻珍玩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壬戌放南唐降卒羈者數千人歸國八月乙未川

宋史禮志

高

知制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許錫又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化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九月壬申脩武成王廟高錫上封事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實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梁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之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其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太赫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顛顛末

什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
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傳
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
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
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
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
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
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平
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為武之宗觀張國威
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脩因以歷代武臣陪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
義足垂勸況於藝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
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
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
為虜韓信彭越悉茹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
員則浮尸江濞左車亦償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
穰苴則償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
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
於獄史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劉寶嬰
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焉援死

於蠻徼還尸闕遺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倚事偏方
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閭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
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情取
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况其功業寧隆名節
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
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念古
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典景行高山更奚
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况彼陛下厲
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
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
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
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 冬十
月辛丑以趙普為樞密使吳廷祚罷以普代之 遷
故主周鄭王宗訓于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
子保權嗣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壬午賜南唐生
隆四年曆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繼
冲保融子也 十二月甲辰衡州刺史張文表襲潭
州據之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
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

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誠
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
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
權遣兵代末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
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
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
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蜀主以川度
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為之者置
塲推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
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

宋元通鑑卷一

主

何

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關
言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
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南漢內
侍監許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彥
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妃者
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
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
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
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宋元通鑑卷第一

宋元通鑑卷第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
起癸亥至丁卯凡五年

太祖二

乾德元年五國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時諸
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
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
不下數十人帝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
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吳越錢俶以
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瑪
瑙器數百事來貢翰林學士王著宿直禁中醉酒
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黜為比部員
外郎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范質等對
曰賓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
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以賓儀為
翰林學士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
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
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
容謝之自是對近臣儀服必整帝欲察羣情向背頗
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

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日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庚申命慕容延釗等討張文表初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且不暇給取之易也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

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一

郭筠刻

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卽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監軍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壬辰處耘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縛而食之梟首荆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矧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覲繼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至卽惶懼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

宋史紀事本末

三

郭筠刻

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彼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江端勗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

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庚寅鑿習戰池用趙普之言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辛卯行應天歷初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帝自爲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壬辰賞湖南立功將士癸卯辰錦叙等州歸順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

宋通鑑卷三

四

何

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多不治有飛語上聞於是特選常參官強

幹者往知縣事且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宣付之頒行帝語之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事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親友送于都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且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

宋通鑑卷三

五

何

氏 五月乙丑廣大內旗午給荆南管内符印梁周翰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錕柳開范杲習尚淳古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 六月乙未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內中詔歷代帝王三年一饗立漢光武唐太宗廟 秋七月丁卯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贊等謀逆伏誅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章綏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會與妾婦通而

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月王全斌將兵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詔以樂平為平晉軍壬午殿前都虞候張瑄自殺初帝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候關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當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為之遷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

宋史紀事本末

本

郭瑄

召瓊面訊之不服帝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櫪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九月丁卯貶李處耘為滑州刺史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貴其過止罪處耘責受滑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戊寅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郭進救却之初進從征澤潞澤潞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

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冬十月以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為同平章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顯參預國事既又以文度無為議論不協乃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十一月乙卯武寧節度使高繼冲進郊祀銀萬兩錢俶遣其子惟濬入

宋史紀事本末

本

張本

貢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冊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進賀南郊尊號銀絹萬計十二月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嚙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折德柔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遣使謝曰父為

子隱願赦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
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被拘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
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
有氣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溪州蠻來附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
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
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
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
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甲中皇后王氏崩
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九

張本

南唐主李煜上表乞呼名詔不允閏月朔校醫官
黜其藝不精者七十二人

二年五國一鎮春正月宋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
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
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事垂方
者並連坐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庚寅以趙普同
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帝
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普
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

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
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褥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安一榻之外皆他
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願聞成筭所向帝
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
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帝又
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
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就可守帝曰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九

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
慮矣帝自此不言伐燕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
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
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
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
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
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
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

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時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欽于民二州甚苦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 夏四月丁未朔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不限官庶取博州判官顏贊宋初取士

宋史紀事本末

十

序

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爲限應制科者自贊始乙卯堊杜太后王皇后于安陵乙丑始置叅知政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叅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碑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

半之未欲與普齊也壬申徙宋州諸縣民之蓄蠶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于鄉 五月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賂貶復以王著知制誥辛巳宗正卿趙礪坐賊杖除籍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初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叙四郡其武陵辰陽溱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嘯聚依山阻江皆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掠圍逼州郡迄無寧歲帝旣平荆湖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再雄辰州徭人身長七尺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闕下察其可任擢爲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

宋史紀事本末

十一

何序

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堽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靈武饑轉運粟以賑之 六月己酉以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頒判大理寺寶儀所定刑統 八月置推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推之 九月乙未帝幸北郊觀稼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彬州克之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珪言：「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憮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珪為招討使，屯洸口。宋既克彬，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鬻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玑珥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

宋通鑑卷三

主

張本

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冬十一月，宋安節度使折德晟卒，德晟世居雲中，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以其子御勲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范質卒，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力學強記，舉後唐進士，在晉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漢加中書侍郎，周累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封蕭國公。至宋為宰相，卒年五十四。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光義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

可。惜爾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初帝欲謀西征，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

宋通鑑卷三

主

郭植

遠固止之。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楊勗、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同舉兵，因入汴，覘強弱，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其書曰：「早歲曾奉尺書，遠達虜庭，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帛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今彥韜等指

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盡
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四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
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
蜀且詔有司爲蜀主治大第於右掖門外臨汴水之
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
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
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
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
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
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

宋史通鑑卷三

市

何

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
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
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
將史進德與韓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
正及進等獲糧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
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
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銳
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
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劔門初夔州有鑲江爲浮梁
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

圖指鑲江曰我軍汴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
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槩夾攻取之
必矣及師至夔距鑲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
復牽舟而上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
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
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
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
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
灰燼中以禮葬之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
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

宋史通鑑卷三

幸

何

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
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
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
治國守邊爲意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
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推場禁商人渡
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是歲宋滅蜀春正月王全斌攻蜀進次益光得
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
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
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

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劔門昭遠股慄失次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壬午全斌克利州獲糧八千餘斛蜀主孟昶聞王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儒

宋元通鑑卷三

宋

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遣其通奏伊審微資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

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和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卅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關稱藩奉貢之誠涕泣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筭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微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

宋元通鑑卷三

宋

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帝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覲之志潛結弁寇自啓蒙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

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駟騎嚴戒兵鋒務宜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帝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吳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癸巳劉光義取萬施開忠四州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峽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

何序

路用兵諸將遵曹彬號令不敢屠戮秋毫無犯丙申赦蜀歸俘除管内逋賦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方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荷月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部下流奪無厭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三月月食全斌等不即

奉命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師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綿漢間斷閣道緣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

何序

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叩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塲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敎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帥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塲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

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四月乙巳回

宋史紀事本末

平

何

鶻遣使獻方物癸丑職方員外郎李岳坐賊棄市南唐賀收蜀銀絹以萬計戊午遣中使給蜀臣鞍馬車乘于江陵五月辛未朔詔還諸道幕職乙亥蜀主孟昶至汴遣開封尹光義勞昶于玉津園丙戌昶率官屬子弟素服待罪于闕下帝御崇元殿見之賜將士衣服錢帛戊子大赦減死罪一等壬辰宴孟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先是所治第宅供帳悉以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為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

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脩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告諷之文以慰奚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主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跪以陳誠伏天闕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鶻首之奧區為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

宋史紀事本末

平

何

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官除拜有差 六月甲辰封孟昶子玄喆為恭寧軍節度使庚戌孟昶卒年四十七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卒帝聞而傷之轉贈加等

嘗見起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珩廷珩屯浣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頗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詣廷珩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珩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珩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浣口祠之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至德於勛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遺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問獻欵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尚寧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之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夏超彛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 八月戊戌朔詔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從趙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關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謂將不得專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不知嗣世之兵之耗弱者亦漸由于此也戊午殿直成德鈞坐賊棄市 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九月己巳閱諸道兵以騎軍爲驍雄步軍爲雄武並隸

親軍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
池中帝常臨觀之 十月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
賊殺人棄市 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鶻可汗遣僧獻
佛牙寶器乙未劍州刺史張仁謙坐殺降貶宋州教
練 十二月丁酉朔詔婦爲舅姑喪者齊斬 己亥
詔西川管内監軍巡檢母預州縣事戊午甘州回鶻
可汗于闐國王等遣使進馬千匹橐駝五百頭玉五
百圍琥珀五百斤 南唐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
酒器數百事

四年四國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
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丙子遣使分詣江陵鳳翔
賜蜀羣臣家錢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
北漢來侵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等敗之於靜陽
擒其將鹿英 二月辛酉試下第舉人甲子免西川
今年夏稅及諸徵之半田不得耕者盡除之 三月
癸酉罷義倉癸未賜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錢
三萬遊西域 遣拾遺孫吉取孟昶僞宮縣至京師
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 夏
四月丁巳進士李藹坐毀釋氏辭不遜黥杖配沙門

島 五月策賢良方正之士于紫雲樓甲戌光祿少
卿郭玘坐賊棄市罷美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
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
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
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辛卯熒惑犯軒轅 閏月求
遺書 六月甲辰月犯心前星判太常寺和峴言大
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
上望詔有司別造仍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 秋
七月丙寅詔蜀官將吏及姻屬疾者所在給醫藥錢
帛戊辰西南夷董暹歸附 八月庚戌樞密直學士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張本

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爲宰相趙普
陷以賊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九月丙午
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 冬十月癸亥詔諸郡立古
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和峴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
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
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
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
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
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
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

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賈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覘討論其理覘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

宋通鑑卷三

宋

何給

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繡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一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

宋通鑑卷三

宋

何給

歸復五變象叩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鑣鐸雅相金鐃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十一月實儀卒儀字可象漁陽人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帝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爲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儀舉晉天福中進士歷仕漢周至宋爲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三第儼侃侃倂倂相繼登科時號五桂十二月兩川平初帝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等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郾

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軍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平西南諸夷多請附宋北漢復取宋遼州鞬鞬入貢于宋鞬鞬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五年^{一鎮}春正月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甲寅責降王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丁巳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讓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以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二月甲子以薛居正呂餘慶並爲吏部侍郎依前叅知政事以沈義倫爲樞密

宋史通鑑卷三

宋

郭

副使初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東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罷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時有譖重贊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贊以譖誅即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帝乃止出重贊爲彰德節度使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丙午以趙普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檢校太傅是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寶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微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夏五月乙巳賜京城貧民衣北漢石盆砮招收指揮使閻章鴻唐砮招收指揮使樊暉各以砮來降甲寅以王溥爲太子太傅六月戊午朔日食秋七月丁酉禁毀銅佛像己酉免水旱災戶今年租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九月壬辰倉部員外郎陳圖坐賊棄市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

宋史通鑑卷三

宋

張

克叙嗣彝興即彝殷也以周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冬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母守素坐居喪娶妾免

供奉武仁海坐枉殺人棄市 十二月丙辰趙普以

母憂去位丙子起復

宋史通鑑卷三

三

張本

宋元通鑑卷第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 起戊辰至甲戌凡七年

太祖三

開寶元年 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甲午增治京

城陝之集津絳之垣曲懷之武陟鐵賑之 二月立

宋氏為后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

乾德元年卒至是立宋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

也 三月初覆試貢士知貢舉王祐王著擢進士合

格者十八人是科得舉士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

宋史通鑑卷三

十一

張本

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而

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

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

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四月

乙卯帝幸節度使趙彥徽第視疾 五月以盛暑詔

諸州恤刑謂侍御史馮炳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

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于卿也 丁未賜南

唐米十萬斛南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初熙載在

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

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

相以其色荒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癸亥詔
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以董
遵誨爲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
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焉藉父勢嘗侮之
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
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
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
辭宗本去自是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
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
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
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
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
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
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戊申北漢主劉鈞
卒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釗以微賤
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
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刎妻改適何氏生繼元二子
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
繼恩異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

不對至是以契丹屢拘其使而不報憂憤疾篤召無
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惡其
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
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帝嘗因謀者謂
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
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
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
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不血食
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
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
之 九月辛巳朔禁錢出塞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
坐鞫獄濫殺棄市庚子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
進薄太原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
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
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
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已酉北漢主繼恩欲逐郭
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
刃入闕反扞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
環走霸榮以刀搦其脅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
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于霸榮

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冬十月貶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時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帝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驕市人第宅聚斂賄賂帝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

宋通鑑卷三

四

張本

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勸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滅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女嫁晉絳二州壬寅

享太廟帝見所陳豆簋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器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膳一牙盤從之癸卯日南至郊大赦改元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北漢主劉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盾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極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摧逼辱無復嫌問世祖十子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宋通鑑卷三

五

何倫

唐主立周氏為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京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猶更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澄太子太保徐遵別居澄心堂密畫機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遵從子元祐等

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十二月甲子行慶自
開封興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蒸侯並加勳爵有
差

二年是歲四春正月己卯朔帝以出師不御殿 三

月契丹殺其主兀律于懷州契丹主耽酒好畋獵嗜
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驚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
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
是攻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盟人花哥庖
人辛古等殺之 李繼勲等伐北漢聞契丹救兵而
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

宋史通鑑卷三

六

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李繼勲等
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 三
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
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
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
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所由始也自
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是月帝
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李繼勲軍於
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
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雍汾晉

三水以瀧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
漢主猶恃遼為援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
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
冀動衆心北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契
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辰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
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羣臣尊曰天
贊皇帝號兀律曰穆宗以蕭守典為尚書令納其女
燕燕為后賢嬰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夏四月契
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至太原使韓重贊倍
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

宋史通鑑卷三

七

張本

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
千餘級 五月韓重贊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
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
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
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來降 閏月
己酉魏仁浦卒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晉末隸樞密
院為小史謹厚善書計漢遷兵房主事周歷遷集賢
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宋進右僕射卒年五十九時稱
寬厚長者 契丹主遣韓知瑋冊立北漢主知瑋習
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祭盡心固守帝命水軍截

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併力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曰

宋元通鑑卷三

八

何鑑

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寡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帝遂引兵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隔北漢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闔人皆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不可赦北漢主

殺之以徇六月丙子朔帝發鎮州癸巳至太原赦京城囚以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酒掃獄舍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自是歲以爲常秋七月丁巳帝幸封禪寺詔鎮深趙邢洺五州管内鎮若縣悉城之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冬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庚寅詔相深趙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

宋元通鑑卷三

九

何鑑

復其家是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入朝帝晏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仲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閱及歷履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益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死之宴罷王彥

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十一月丙午幸鎮寧軍節度使張令鐸第視疾庚申回鶻于闐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未帝幸中書視宰相趙普疾已亥右贊善大夫王昭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姦賊奪兩任配隸汝州

三年四國一鎮春正月辛酉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才異行不拘此限郡國仍為治裝詣闕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

宋史紀事本末

十

張本

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二月庚寅帝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三月庚戌詔開進士十五舉以上並賜本科出身辛亥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酸棗人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歛容對曰此父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唯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

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擢國子博士以衰老不受賜致仕夏四月辛未朔日食除河北鹽禁詔郡國非其土產者勿貢五月丁未禁京城民畜兵器癸亥賜諸班營舍為兩壞者錢有差六月乙未禁諸州長吏親隨人掌廂鎮局務陶穀卒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為十歲能屬文及長為單州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薦為知制誥後乃厚誣崧下獄乃謂崧族子昉曰汝李崧之禍穀有力焉宋初為翰林承旨遂排實儀多忌好名奔競務進

宋史紀事本末

十

柳本

嘗自言曰吾頭骨法相當戴貂蟬冠人多笑之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八月戊子帝幸教船池九月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南漢主劉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勲言鋹肆為殘

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李煜爲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因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已亥命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發十州兵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師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州

宋史通鑑卷三

三

郭桓

冬十月己卯潘美聞伍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十一月壬寅潘美徑趨昭州潘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乙巳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凋弊每念此

宋史通鑑卷三

三

張本

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減三分之一癸丑右領軍將軍石延祚坐賊棄市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帝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帝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十二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整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北漢以僧繼順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順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順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

顧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四年是年南漢三國一鎮正月戊戌朔帝以出師

不視朝丁未右千牛衛大將軍桑維翰坐賊市

二月己丑潘美伐南漢克交趾二月潘美以兵眾

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

兵馬遂去廣城十里若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

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官者樂範與衛

兵千餘盜船而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淮奉表請

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淮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

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

興率國內兵拒朱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

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聚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

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搏水而陣崇

岳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

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縮竹木為柵若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

夫人持二炬間道進其柵會暮火俱發風

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陣其屍被風

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害國中珍寶皆空盡之使

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之宮殿一夕皆

盡明日南漢主劉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及官屬

澄樞等九十七人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

曰是杯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於是潘

美等上露布曰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

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

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

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

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

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

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

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錫解以恣情鬻割封屠

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

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

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

半年乘勝連平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

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

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

不敢逗留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廣州以及

一程劉鋹又頻發使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

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勝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劉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時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松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銀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燄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銀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但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

宋史卷之三

六

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廻光聖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銀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王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奉等朋助劉銀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倖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詔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賣者並放免爲政有官

民者具以聞除之夏四月丙寅朔前左監門衛將軍趙玘訴宰相趙普坐誣毀大臣汝州安置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坐前任盜用官錢棄市劉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繫劉銀及其官僚龔澄樞李托等獻俘于廟社帝御明德門受俘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位龔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

宋史卷之三

七

鞍馬是日大宴於大明殿銀預焉丁酉賞伐廣南功潘美尹崇珂等進爵有差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丁丑命翰林試南漢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令錄簿尉壬午封劉銀爲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醢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

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終陛下生成之恩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字永齡洛陽人後唐時以父蔭歷右補闕晉拜翰林學士周歷工部侍郎宋任御史中丞重厚清介好古執禮開封尹光義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執扇所遣卽前吏視西舍封識宛然更還以告光義歎服乃命輦歸府中光義見帝道及溫叟辭錢事帝亦嘉賞久之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

宋史卷三

文

何倫

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明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此時登樓者非陛下也帝尤善之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至是卒年六十三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秋七月戊戌賜開封尹光義門戟十四癸亥汴決宋城 八月壬申百官上尊號不允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賊棄市 甲申詔犯強竊盜者

郊赦不頂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南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南唐事宋雖外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封諸王爲國公官號多所改易先是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遣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

宋史卷三

文

何倫

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庚戌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通判姚恕坐不卽上聞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聞者不卽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壬戌內殿直乞賞斬罰有差初帝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爲川班內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舉行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帝怒曰朕之所與餼廩唯稱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

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有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畋近郊禁衛兵必控馬首乞憐莊宗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帝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見戲朕今士卒有功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執事官器幣有差辛未賜九經李符本科出身

五年三國春正月壬辰朔帝以雨雪不御殿庚子鄆

宋光宗皇帝

壬

鄂垣

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厚賜之授永鄆陵令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閏月壬辰禮部試進士諸科奏合格凡三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未及引試是科始放榜揭示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墜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

習水戰屢敗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請許以宜欽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書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煽殺仁肇江南主煜以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歲以爲常帝令從善諭旨于煜使來朝煜不從三月乙酉御史張穆坐贓棄市夏五月辛未大雨河決濮陽命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帝謂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爲災也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六月乙丑河決陽武決穀熟害民田振之詔曰近者澶

宋光宗皇帝

壬

鄂垣

潞等數州霖雨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涇濱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潞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秋七月己未朔右拾遺張洎坐賊棄市永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當以此與伐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占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八月己亥廣州行營都監朱憲大破獠賊于容州九月丁巳朔日食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自

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冬十月庚子幸河陽節度使張仁超第視疾十一月己未李繼明藥繼清大破獠賊於英州十二月己亥開封尹光義暴疾帝如其第視之甲寅內班董延誨坐監務盜芻粟杖殺之乙卯大雨雪是歲大饑六年三國春正月丙辰朔置蜀水陸轉運計度使二月丙申曹州饑漕太倉米二萬石賑之賜南唐米麥十萬斛賑其饑民三月乙卯周鄭王郭宗訓卒于房州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庚申初殿試貢士時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貢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者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進士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皆坐責殿試遂爲未制夏四月癸巳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賊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

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戊申命薛居正監脩五代史五月詔行開寶通禮初帝命李昭劉溫叟重定開元禮用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已交州丁璉入貢封璉爲交趾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珩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文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武寧節度

宋元通鑑卷三

南

何

使高繼冲卒六月辛卯閱在京百司吏黜爲農者四百人癸卯雷有鄰告宰相趙普黨吏胡贊等不法贊及李可並杖籍沒庚戌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宰相趙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普權秋七月壬子朔詔諸州府置司寇叅軍以進士明經者爲之八月甲辰趙普罷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穡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

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屑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雷德驤貶商州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愆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怒悉下御史

宋元通鑑卷三

事

御

獄鞠實始疑普事見六月普不自安至是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召德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九月丁卯呂餘慶以疾解職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帝羈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爲明辯時稱長者壬申封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詔曰周

之宗盟異姓爲後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萬邦也
晉王親賢莫二位望俱崇方資夾輔之勲仰先三事
之列宜位宰相上 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不視朝戊子流星出文昌北斗 十一月癸丑詔常
叅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文學一人 十二月丙午起
復盧多遜叅知政事多遜敏給任數謀多許中以翰
林學士判史館帝好讀書每取書于館中多遜預戒
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帝問書
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叅知政事未幾以父喪
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

宋史通鑑卷三

庚

張本

普元勲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內
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
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
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尋遣人
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
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
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職等先後俱以
讒見殺

七年二國春正月癸亥左拾遺秦豆太子中允呂龜

並坐賊宥死杖除名 二月庚辰朔日食癸卯詔詩

書易三經學究依三經三傳資叙入官 己巳太子

中舍胡德冲坐隱官錢棄市 三月乙丑三佛齊國

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丙午遣使檢嶺南民田是

月遼始通使 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

南唐餽遺謫官 江南主遣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

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

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帝不

許 六月丙申河中府饑發粟三萬石賑之己亥淮

溢入泗州城壬寅安陽河溢皆壞民居 秋七月庚

宋史通鑑卷三

辛

何鑑

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棄市 八月丁亥諭吳

越伐江南戊戌殿中丞趙象坐擅稅除名 九月癸

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

制誥李穆諭江南主李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

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

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

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

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

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

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

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稱疾不奉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闔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冬十月丙戌江南主李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序

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既至遂留於別館壬辰曹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戌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既見舟師步騎水陸並進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丁酉命吳越王錢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疆僞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官爵閏月已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兵于銅陵壬戌拔蕪湖當塗進次采石磯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編五代史

凡百五十卷賜器幣有差帝覽之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虐于子也丁卯曹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江南池州人樊若冰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緮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既克池州卽州爲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生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見戲耳宋師將渡江六鎮海師度使同平章事鄧綰華督水軍萬人鄧美領步兵萬人同逆宋師

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上疏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錄

宋史通鑑卷三

李

何

宰相以漏泄為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聖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虛多遜專其職已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水軍于鄂甲午曹彬敗江南軍於新竹砦十二月己酉彬敗江南軍于白鷺洲甲子吳越王帥兵圍常州獲其人馬亭拔呂城內寅曹彬敗江南兵于新林港己巳左拾遺劉祺坐受賂黜而杖配沙門島

宋元通鑑卷第三

宋元通鑑卷第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 起乙亥至丙子凡二年

太祖四

開寶八年 是年唐亡 春正月甲戌朔以出師不御殿

丙子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軍於州界 三月癸卯

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

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

勉之父子八人皆没于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

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

宋元通鑑卷四

宋史通鑑

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初江南主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諸臣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為談不恤政事以徐溫諸孫元橘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皇甫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

輒云北軍疆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勲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徧野知爲近習所蔽始驚懼收繼勲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以以上江兵入援三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于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

宋通鑑卷一百一

張本

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江南之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聞帝優詔褒之五月壬申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知桂陽監張侃發前官隱沒羨銀追罪兵部郎中董樞右贊善大夫孔璘殺之太子洗馬趙瑜杖配海島侃受賁遷屯田員外郎六月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緄

宋通鑑卷一百一

張本

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賊棄市甲子韓出柳長四丈辰見東方秋七月辛未朔日食庚辰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驛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體矣八月辛酉詔權停今年貢舉士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癸亥丁德裕敗潤州兵于城下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冬十月己亥朔江南主危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仍厚賜遣之辛亥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言可用者遣詣闕丁巳江南主貢銀五萬兩銅五萬兩復遣徐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思辭歸戊午江南
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改鎮江軍節度爲鎮海軍節
度 已未曹彬遣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
兵攻江南江南都虞候朱令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
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
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倚角禦之令贊乘大
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
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
擒令贊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四

張本

月辛未江南主遣徐鉉等再奉表乞緩師不報甲申
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於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
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
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
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
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
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乙未克
昇州初江南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
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
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

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
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
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
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
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
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等上露
布曰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
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
彰平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
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

宋史紀事本末

五

張本

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
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
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
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
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
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
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
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勅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
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請於闕庭
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復於危途

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之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狃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逆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貌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駭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

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雅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未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寮以下諸降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捷至羣臣

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徐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棟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乃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

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十二月辛丑赦江南復一歲兵戈所經二歲帝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故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賊吏必誅甲子契丹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交遣使生辰亦然

九年春正月辛未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宜露布不用獻俘止令煜君臣白衣紗絹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

乎舍垢自亂離之云漢致跨據之相承論文告而弗
賓申吊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
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面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
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
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
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異來朝庶
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
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携何
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
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

宋史通鑑卷四

八

張本

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
吳彼皆閭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
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
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乙亥授李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
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
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
因出泊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
臣所爲大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死臣

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史臣曰
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
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譏毀正直利口
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已卯江南昭武節度使盧
絳焚掠州縣 庚辰詔郊西京曰定鼎洛邑我之西
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況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惟率
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內慙涼德感是洪休得不
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睽離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郊
且邊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
取四月內選日有事於園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

宋史通鑑卷四

九

張本

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不
得以進奉爲名輒有率斂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二
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
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
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
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
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
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
使 帝語晉王光義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

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庶國用富饒今之勑敵止在契丹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吾昨所爲蓋亦勿思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已未吳越錢俶來朝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綉綿錢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

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幸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錢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多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餘孽未靖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俶將安往俶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每視事命從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只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三月癸酉以皇子德芳爲檢校太保貴州防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丙子帝如西京己卯次

鞏縣遂拜安陵庚辰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 夏四月庚子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壬寅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丙午駕還辛亥帝至自西京時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

宋元通鑑卷四

主

張本

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其方殷都三臺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輕自有不得不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脩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此禁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丁亥曹翰屠江

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時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未下刺史謝彥實乃集衆謀納欵指揮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負之刺史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與同列執彥實殺之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五月甲戌遣司勳員外郎和峴往江南路採訪殺盧絳 六月庚子帝步至晉王邸命作機輪輓金水河注邸中爲池癸卯吳越王進銀絹綿以萬計乙卯焚惑入南斗 秋七月戊辰帝幸晉王第觀新池丙子幸京兆尹光美第視疾丁亥命脩先代帝王及五岳四瀆祠廟 八月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賊棄市乙巳帝幸開寶寺觀藏經丁未帝命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九月庚寅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有疾則召光義視之帝步他日必爲

宋元通鑑卷四

主

張本

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辛丑党進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北癸丑帝不豫夜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 論曰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爲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茂不成喪涪陵武功並不得其死例以春秋

宋史紀事本末

西

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弑書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太祖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輟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潸濯至再末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製必相儆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方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

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通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貸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羣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

宋史紀事本末

五

張本

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乙卯詔曰先帝創業垂二十一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庚申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先帝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薛居正沈倫及中外官進秩有差 十一月庚午詔諸道轉運使察州縣官吏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進封劉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己亥大赦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

園自是歲屢幸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
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欲面奏者即時引對
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
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
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罷河東兵

宋元通鑑卷四

六

宋元通鑑卷第四

宋元通鑑卷第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 起丁丑至癸未凡七年

太宗一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次行皇帝諡曰英武聖
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武聖
文神德廟號太祖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
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
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
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
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
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
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實於下第帝
不悅故一勝自呂蒙正以下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
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
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
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
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
開寶寺自為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
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

宋元通鑑卷五

何倫刊

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律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中明之母或蔽欺以紊經制辛卯置江南推茶場二月庚子帝更名昺三月己卯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己丑許契丹互市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夏四月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

宋元通鑑卷五

郭植

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五月癸亥向拱張永德張美劉廷讓皆罷節鎮為諸衛上將軍丙寅詔繼母殺子及婦者同殺人論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生辰為乾明節己卯封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六月磁州保安等縣墨蟲生食桑葉殆盡潁州大水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

宋元通鑑卷五

三

以取羨餘者死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官稼八月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祿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遺李翰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陝道忠壽諸州大水九月容州初置珠初南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擔者銀帶衣服吳越錢俶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冬十月辛巳初推酒酤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於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丁酉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棄市王祐卒祐字景叔大名莘人舉後唐進士仕宋至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初祐掌制誥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己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類類識者服其先見三年春正月庚寅殿直趙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戊戌開襄漢漕渠漕渠成而水不上卒廢己酉命傅太

祖寶錄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初置三館千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朔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之凡八萬卷

三月乙酉朔詔旌貝州清河民田祚門閭復其家以其十世同居故也已酉吳越王俶來朝貢獻加厚夏四月己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汴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之雖勤畏首畏

宋史通鑑卷五

四

何序

尾之不暇遂從問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商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榮戰在門龜綢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觀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陛下欽嗣不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觀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

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出室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需鴻私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錢俶時在京師會洪進納土因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管戈甲特

宋史通鑑卷五

五

何序

建國王之號俾增帥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慙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會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 辛巳侍御史趙承嗣坐監征欺隱棄市 五月乙酉吳越王錢俶尚在京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曰臣

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
斗筭之量寶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
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上田討平
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請請吏之心然
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
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不基削平諸夏凡在率
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
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
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諫家春雷發聲元爲聲俗則
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境內州十

宋元徽二年

六

初

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
萬五千三十六歲于闕下伏望特降明詔允茲至誠
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答曰
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
山自朕慕臨聿修觀禮觀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
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
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
無書之簡編末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
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
宅勾吳早織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

宋元徽二年

七

初

備嘗千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
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
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
大勲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
革羽毛既脩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
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
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
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
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
以淮南節度管内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
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授俶
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
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
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羣令兩
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
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
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壬寅定難節度使
李克儼卒子繼筠嗣六月癸未詔職官賊罪雖會
赦不得叙著爲令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初
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爲念不及多取留汴貧

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帝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至是煜誕辰帝遣使賜燕燕畢暴卒追封吳王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李煜事迹莫若徐鉉為詳帝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

李煜集卷五

戊戌金鄉縣民

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帝覽讀稱嘆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壬子中書舍人李知古坐受賕改刑部所定法杖殺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詔特復其家是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錢俵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八月癸丑滑州黃河清癸酉詹事丞徐選坐賊杖殺之九月甲申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田錫壬子以布衣張遜為襄邑縣主簿張

文旦濮陽縣主簿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

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百官上尊號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為常制十二月庚午收近郊戊寅契丹遣使來賀正旦

宋史卷五

九

何輪

四年春正月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置僉書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於卯新渾儀成司天監生巴中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帝命置于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巾帛伐

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內辰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 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 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干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

宋史紀事本末

十一

郭進

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庚戌以石熙載爲樞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爲兵馬都鈐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哥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曄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

宋史紀事本末

十二

何徽

衆詔諭漢主劉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至申夜帝幸城西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蹕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移幸城南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甲午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帝釋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己丑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 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爲彭城郡王 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于遂發太原 六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以城降留兵千人 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

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千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

宋史紀事本末

三

耶律

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乙巳帝至自范陽是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甲戌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九月庚子華山道士丁少微詣闕獻金丹及巨勝南芝玄芝癸卯山後兩林蠻以名馬來獻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鈴轄劉廷翰等合擊大

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蒲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是月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本北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

宋史紀事本末

三

耶律

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歸華山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斬首萬餘級十二月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丁卯置諸州司理判官五年春正月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庚寅改端明殿爲文明殿以程羽爲學士專備顧問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皂正戶長

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
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
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
役下五等免之 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
及從臣疏鞠大明殿已丑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錕卒
錕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錕進言
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
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
國降王長帝大笑宴畢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南越王 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

宋史通鑑卷五

高

何鑑

自西陲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
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使李重誨自是
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
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閏月甲寅親試禮部
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李沆宋湜張詠
王旦寇準向敏中丁巳親試諸科舉人 夏四月癸
未親試應百篇舉 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
城是月壽州風雹寇氏縣雨雹 五月癸卯朔大霖
雨辛酉命宰相祈晴 六月高麗遣使來貢賴州大
水徐州白溝溢入城 秋七月交州丁部領及其子

連相繼死連第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
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
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
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
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
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
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
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
使以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僕並爲部署將
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僕由廉州進桓聞之

宋史通鑑卷五

圭

邵植

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八月甲申西
南蕃主龍瓊瑒使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來貢 九
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錄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
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
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
美留守東京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
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十二月
戊寅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乙酉帝還京議者皆
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
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

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紉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綠

宋史通鑑卷五

六

何

邊諸若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女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陞

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

宋史通鑑卷五

七

張本

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師還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且戒戎兵無輕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寨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丙寅改靜戎軍爲安靜軍 二月詔曰朝

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清秩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適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有司據文而校件析以聞志既切於澄清惡重由於僥倖成命不返蓋示信以當然出令惟行於重勸而安在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區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已卯命宰臣禱雨 三月己酉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

李處義

本

張本

子三人 壬戌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實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實戰死會炎璋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夏四月丙戌禁西川諸州白衣巫師罷湖州織羅放女工是時自春涉夏不雨帝意獄訟冤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慈宮園戶病創死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

李處義

本

張本

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 五月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甲戌薛居正卒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進士歷仕晉漢周至刑部侍郎宋為樞密直學士歷加左僕射進司空平章事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與歸私第卒年七十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脩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食 甲辰罷左拾遺田錫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以議

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
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
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
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
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
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
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池而
尚書省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屬事九寺三監宮
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
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

堯通鑑卷五

辛

魏本

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
五臟皆麗于背遂禁鞭背減徒刑隆平之時將措
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
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
唯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邪 丙午置
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
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
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
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辛亥以趙普爲司徒兼侍
中以石熙載爲樞密使初趙普奉朝請累年慮多遜

堯通鑑卷五

壬

魏本

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
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
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輻軸以察姦變且自
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
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
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
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冬十
月丙戌校歷代醫書甲午詔作蘇州太一宮成 十
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
棄市甲辰女真遣使來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
安國王令張耒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
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撼宿憤得詔
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
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壬子令諸州監臨官
有所聞見須面陳者俟報辛酉罷樞密使楚昭輔爲
左驍衛上將軍 十二月癸酉購求醫書
七年春正月壬戌詔定輿服等差及昏娶喪葬儀制
二月乙酉特貲廬州管内逋米一萬七千二百四
十石 三月癸巳朔日食乙未罷秦王廷美爲西京
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

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楊守一趙鎔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月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帝夏四月甲子以竇僞郭贊並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僞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僞之直至是謂僞曰賞卿之叱賈琰也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爲

宋史通鑑卷五

主

何序

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流盧多遜于崖州初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咒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

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干遠裔趙白樊德明閭密王繼勳趙懷祿閭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時盧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也舊事多遜曰姬自何來乃居此姬頽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附合吾子不能從其意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不一歲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者怙勢妬賢恣行無忌終當遠竄妾幸未死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而去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

宋史通鑑卷五

主

何序

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君子少之五月辛丑崔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已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綬宥四州辛亥潘美敗契丹之師于鴈門破其壘三十六丙辰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時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遂有是貶仍以閻彥進知房州兼鄜通州州中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六月乙亥李繼捧弟李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

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慰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間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秋七月甲午以子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王德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八月庚申朔王溥卒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

宋通鑑卷五

唐

郭

有心計溥舉乾祐進士甲科周時歷官右僕射宋初進司空封祁國公罷相時作自問詩唯述平生榮遇爲幸人擬之長樂老云卒年六十一已卯詔川峽諸州官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歇正龜殼等悉罷之民間勿禁 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後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後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訪古哲思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

都統 冬十月己卯賀得字簡字日章儀之弟漢乾佑二年進士初在涇州與于顯同官顯子謂方幼解以其必大任以女妻之既爲開封判官則斤賈琰之佞至于謂之奸邪則未遠知也解平生亦有操行云 癸卯乾元曆成 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庚午蠲兩浙諸州太平興國六年以前逋租辛亥詔諸州置農師

宋通鑑卷五

事

郭

樞密副使先是德超爲酒坊使有寵于帝觀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微帝信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宋琪爲參知政事癸酉辛金明池觀習水賦丙子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進士爲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是科王禹偁登第 夏四月壬寅班外官戒諭辭士于弭德超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悲望甚當快快一日詣王顯榮禹錫曰我

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
友在吾上我實耻之言涉犯上顯奏之詔鞠問德超
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
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
超屢稱其寃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表初盧
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
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徙符春州歲餘卒

五月丁卯交州黎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
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令璿爲統師之名卿居副
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

宋通鑑卷五

三

張本

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
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
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是月河大決滑州之韓村
汎澶濮曹濟諸州壤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己亥以王顯爲樞密
使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
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向墮矣
因取賜之是月大水江河漢雖殺洛瀾湖水溢溺死
者以萬計 秋七月辛未叅知政事鄭資罷資嘗因
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

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入對以宿醢

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工部尚書李昉叅知政事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助

無他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

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

言警朕矣 八月庚戌罷樞密使石熙載爲右僕射

是月詔曰朕選用羣才升良衆職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親與之語以

勸其能儻敷納而可觀必越次而命賞靡容僥倖庶

協澄清自今應親臨選擢官吏竝送中書更審內覆

宋通鑑卷五

三

張本

歷別聽進止 九月初置水陸路發運于京師 冬

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

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輒使視

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

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

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

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

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

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

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

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戊戌罷趙普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明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十一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請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叅知政事張齊賢王沔並僉書樞密院事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不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

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量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丁亥賜河北河東成卒孺京城諸軍米是月醴泉縣水中草變為稻滑州河決 錢俶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勲德度越典常咨予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申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

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
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昨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
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
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儼相武
庫禁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
行願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
於帶礪之盟帝資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
增衍食之封非足膺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
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改封漢南國王

宋元通鑑卷第六

手

張本

宋元通鑑卷第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

起甲申至丁亥凡四年

太宗二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
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
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
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
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命翰林學士宋白與李昉集
諸文士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丁卯帝弟前秦王
廷美涪陵縣公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
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
趙普爲之也 癸酉李穆卒穆字孟雍陽武人周進
士爲右拾遺宋歷官參知政事穆質厚忠恪謹言慎
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卒年五十七帝臨其喪哭謂
侍臣曰穆國之良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
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三月丁巳塞滑州決
河帝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今年租是月
帝選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爲知州因問宰相
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穆

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奏彭一郡守政
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夏四月乙酉泰
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十一
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 五
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六月丁亥詔求直言
使按察淮浙蜀廣獄壬寅詔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
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
下有朝令夕改拾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
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
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

宋史紀事本末

二

何序

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
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
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
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
之母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
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其臣而使
之若衆人也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為朝元殿文
明殿為文德殿丹鳳門為乾元門匭院為登聞鼓院
八月丁酉親祀太一宮是月河水溢淄州大水
九月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冬十月甲申華山隱士

宋史紀事本末

三

張本

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自
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帝謂宰相曰
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
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
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
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
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 知夏州
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實襲李繼遷於地斤澤大
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
免獲其母妻而還戊戌忠州錄事叅軍卜元幹坐受
賄枉法杖殺之 十一月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改元雍熙初帝將郊祀秦再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
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帝以問趙普
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覃恩
普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何足師
法帝從普言癸酉以浦城童子楊億為秘書省正字
十二月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后淄州刺史處

耘之女丙申詔曰王者賜醕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醕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醕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羣臣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 是月封陳洪進爲岐國公

宋通鑑卷六

四

張本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定安侯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禁增置寺觀京城

宋通鑑卷六

五

張本

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三月己未親試禮部舉人賜梁顥及第第一 江南民饑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賑諸州饑民及察官吏能否丙子宴羣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己丑殿前承旨王著坐賊棄市 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初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

暇縱酒樗蒲侂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
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盜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
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
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
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
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寬商
州是月侂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
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侂遂與
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
時詔郭守文與侂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

宋史通鑑卷六

六

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
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庚申詔諸道轉
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木旱 八月癸酉朔遣
使按問諸路刑獄仍察官吏勤惰以聞 九月辛亥
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
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
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
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瘡不預及諸王宴
歸暮過元佐元佐悲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
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

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
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已已禁海賈 右羽林
統軍周保權卒 遣使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
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
高麗還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怪之得報發兵乃
還 閏月癸未太白入南斗乙未禁宮管殺人祭鬼
及僧人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親錄京城繫囚至
日盱近臣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患及無告獄訟平允
不致枉濫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 十一月壬午
狩近郊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獻

宋史通鑑卷六

七

何

太廟久隳前制缺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
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
竝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十二月庚
子朔日食宋琪柴禹錫罷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
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爲
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
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
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
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誅
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爲左驍衛大將軍

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是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尺江水水合可勝重載

三年春正月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前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戊戌參

宋通鑑卷六

何序

何序

知政事李圭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罷爲禮部侍郎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癸酉曹彬趙彥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取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正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別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授崖而下斃敗

宋通鑑卷六

九

何序

甚衆癸未重進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圍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庚寅陳洪進卒洪進字濟川仙遊人先爲南唐清源軍節度使江南平洪進遂入覲及帝即位即以其地來歸授武寧軍節度使從平太原封岐公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殺大將以城降趙普上疏曰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與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闔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蠡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爲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

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
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
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初姚元崇獻明皇
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
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饒雄往歲兒醜百
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上田耕桑半失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
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多失之外復有他虞又
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
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

宋史通鑑卷六

何序

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
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
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
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
而阻衆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
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
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
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
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
民動衆賣積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

斯帛伐是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
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
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
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
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
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
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
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
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
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

宋史通鑑卷六

上

張本

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千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
衷不報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
戰于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
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
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
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
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

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輕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與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尊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渫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降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

宋史通鑑卷之

三

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鬬間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

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

宋史通鑑卷之

三

何序

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

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
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
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
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
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父母妻子與我
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
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
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
任除僞名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

宋史通鑑卷之

五

何序

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
如此事否 六月戊戌朔日食 甲辰以御史中丞
辛仲甫參知政事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違詔失律
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羣
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初米信軍潰獨李
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
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丁
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
者時齊賢以言爭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癸巳階州福津縣有大山麓來自龍帝峽

壘江水逆流壞民田數百里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

張宏爲樞密副使辛亥降潘美爲檢校太保贈楊業

太尉大同軍節度使 九月戊寅賜北征軍士陣亡

者家三月糧 冬十月庚申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

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

丁氏由是遂亡十一月丙戌帝幸建隆觀相國寺祈

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 壬寅契

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

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

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

宋史通鑑卷之

五

何序

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
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
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
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復罪本國旦夕
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
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
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
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
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
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

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
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
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
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
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
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
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
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弁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
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
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

宋史通鑑卷六

宋

張本

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
謂弁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
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
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以劉繼元爲保康節
度使 李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昏大國未
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襲女號義成公
主歸之 扈蒙卒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晉天福中
舉進士仕宋以工部尚書致仕自張昭寶儀卒典章
儀注多蒙所刊定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殺
生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 以孔維爲國子司業賜

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
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
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
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
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
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
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
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
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

宋史通鑑卷六

宋

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
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
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
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
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
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
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
漢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
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垌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故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

宋史通鑑卷末

宋

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 命殿中侍御史柳開使河北開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才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

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宋史通鑑卷末

宋

宋本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者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改錢俶爲武勝軍節度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疾詔免入辭將發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 二月丁酉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三月庚辰詔申嚴考績 夏四月癸巳張宏罷以趙昌言爲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罷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 王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克其位可乎 乙未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濬園圍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斷之如

開寶之令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

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

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

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五月丙寅

遣使市馬于諸路國子博士李覺上言乞於軍伍中

取牝馬而孳息之增畜駒將卒之月給俟其納馬即

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增倍矣由是牧馬頗蕃 以

李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

泄朝中事於繼遷乃出之崇信徙其弟克憲為道州

宋通鑑卷六

辛

張本

訪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六月鄜州獻馬前足如牛

秋七月置三班院 八月庚子免諸州吏所遺京

倉米二十六萬七千石 九月癸亥校醫術人藝業

冬十一月庚辰詔以實數給百官俸

宋元通鑑卷第六

宋元通鑑卷第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 起戊子至己丑凡二年

太宗三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大赦改元除十惡

官吏犯贓者不赦禁用酷刑 二月乙未改補闕拾

遺為司諫正言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

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庚子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

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

宋元通鑑卷七

何昇

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

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

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

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

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

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

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

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

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

太保兼侍中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

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以王禹偁爲右拾遺禹偁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

宋史通鑑卷七

二

十

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調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

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庚子改封錢俶爲鄧王以王沔叅知政事張宏爲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戌樞密副使趙昌言罷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程頴旣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頴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爲公輔令昌言爲內應事覺頴流海島貶昌言爲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旦儼顯皆司戶叅軍 夏四月丁亥賜京城高年帛 華山隱士陳搏卒搏忽謂弟子

宋史通鑑卷七

三

吳

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著指玄篇八十一章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富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

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
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
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
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
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
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
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 辛
未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
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
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何

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
合大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
能知趙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邪 內侍侯莫陳利
用以幻術得幸進鄭州團練使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僞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
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堅子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潭而踣
及出潭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閏月
乙未賜諸州高年爵壬寅親試禮部進士及下第舉

人時翰林學士朱白爲考官多致物議退白所取二
十八人帝因覆試取下第者八百餘人 六月丁丑
親試進士諸科舉人 秋七月丙午除西川諸州鹽
禁 八月戊寅錢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追封秦
國王謚忠懿張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
張昺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
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畧居尊
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
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
國王明德茂勲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祥

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
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
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
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
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
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
中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
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山碑云鏘鏘九有亢

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僉擅改公奏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僉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不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命中使護俶喪葬洛陽自銀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

宋史通鑑卷七

不

才

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時人為窮奢極欲富貴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帝視國子監學官李覺講周易賜帛百匹 九月乙酉楊守一卒守一洛陽人事帝于晉邸累遷翰林僉樞無他才術適會時機列職通顯 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諸州毋再獻 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遂擊之殺獲殆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

繼遷為銀州刺史克洛苑使是年契丹初置貢舉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洩旬

宋史通鑑卷七

七

必克山後八州開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管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管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管田尋亦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

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開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犬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

宋史通鑑卷七

九

九

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

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于壽春川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克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

宋史通鑑卷七

九

九

日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重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癸丑詔錄將校官吏子孫士卒廩給其家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三月壬寅親試禮部舉人召王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詩不踰月徧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夏四月丁巳置富順監辛未幸趙普第視疾五月戊戌以早慮囚遣使分往諸路決獄秋七月甲申以知代

州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戊子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正殿減常膳 八月丙辰大赦 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黥血帝亦不怒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宋元通鑑卷七

十

界

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冬十月辛未以

歲旱彗星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佑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霽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

宋元通鑑卷七

十一

界

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俸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

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 羣臣上尊號帝下
詔卻去之翌日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
功聖德輝映今古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省去內外
無不驚駭帝曰只如皇帝二字亦不當兼稱此起自
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止欲稱王以諸子封王有
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再奏

宋元通鑑卷七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 起庚寅至甲午凡五年

太宗四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內外文武官並加勳
階爵邑改乾明節爲壽寧節 戊子趙普罷普自再
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
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書
令西京留守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
諸州漁禁 已酉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因唐
制也大學士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之 三月乙未
幸西京留守趙普第視疾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
陳兢粟競陳宜都王俶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
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嫺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
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至羣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
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戡言于朝詔
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五月甲午詔給致仕官半
俸 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
是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

下元張燈庚午太白晝見 秋七月丁丑太白復見
是月吉洪江斬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
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
價分糶 八月乙巳毀左藏庫金銀器皿已巳禁川
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
月辛巳焚惑入太微垣 冬十月乙巳焚惑陵左執
法乙丑知白州蔣元振知須城縣姚益恭並以清幹
聞下詔褒諭賜粟帛 十一月戊戌太白晝見 十
二月辛酉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
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夏王

二年春正月丙戌焚惑犯房乙丑詔陝西諸州長吏

設法招誘流亡復業者計口貸粟二月癸丑監察御
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 閏月辛未朔日
食已丑詔開封府捕京城捕博犯者斬匿不以聞與
同罪 三月乙丑辛仲甫罷知陳州已巳以歲旱蝗
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
明日雨蝗盡死 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 辛巳
張宏罷以張齊賢陳恕並叅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
準並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上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
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
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
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
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
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
汚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時王禹偁上言請自
今庶官候調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
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左正言謝泌上言曰伏觀
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丙辰以謝泌為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絲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聖賜泌金紫拜左司諫

宋史通鑑卷八

四

何休

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李孟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動容久之六月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是月潘美卒美字仲詢大名入周世宗時為供奉官宋太祖與美素厚陳橋舉事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副至貴顯卒年六十七諡武惠秋七月己亥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子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霍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己亥呂蒙正罷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

宋史通鑑卷八

五

陸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疏駁之帝追還前詔至是罷沔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髮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觀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恕漏言亦罷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二日間連罷二相因有奏毀者帝謂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汚甚明敏毀者慙而止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若何諸子曰但事權多爲同列所分蒙正曰協恭和衷宰相事也我平生無他能唯善用人耳蒙正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急切用人取之囊中一時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賤及掌吏部選除擬精常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癸卯王顯以失誤護短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旣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進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旣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

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未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十二月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身癸未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太子中允和嶠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親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

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聖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三年春正月乙卯京師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後李順盜據益州終宋世屢有此異 二月乙丑朔日食

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爲大師封魏國公戊戌親試禮部舉人是科得薛奎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宋通鑑卷六

八

徐

印頒天下 夏四月癸未上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獄並責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 夏六月辛卯置常

平倉于京師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至是雨蝗盡殲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秋七月己酉趙普卒普字

則平幽州蓟人徙洛陽在周爲軍事判官移鎮宋州追宋以佐命功歷拜相帝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追封真定王謚忠憲帝撰神道碑記爲八分書以賜之普性深沉有岸

谷多忌刻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每歸私第取論語讀之微言與義雖非其所知而臨政處裁亦粗得其大畧詔配享太祖廟廷乃擬之爲呂望蕭何夫太公王者之佐固非普所敢倫然太宗構涪陵之獄普寔贊之此蓋生于患得患失之心亦蕭相國所不爲也 帝嘗御龍圖閣閣書指西北架一漆函帝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 八月戊辰以秘閣成賜近臣宴

壬申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隱居終南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

宋通鑑卷六

九

祥

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九月乙卯羣臣請上尊號凡五表終不許 冬十月始置京朝幕職詔州縣官考課并校三班殿最 十一月己未禁兩浙諸州巫師 閩婆國來貢閩婆遠在南海中自宋元嘉中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陀邏來貢

以李沆為給事中叅知政事 契丹伐高麗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辛卯祀天地于圜丘

二月己未朔日食 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

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

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

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

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

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

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宋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余

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路蔑聞者任

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

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

二聖之不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

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

受其賜矣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

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丑交州黎桓遣

使來貢并上下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

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丙

戌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

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

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

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眾

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事附遂

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

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三月

壬子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卯詔諸司奉行公事

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戊申罷鹽鐵戶部度支等使

置三司使 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

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

宋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建

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

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

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

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

然之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

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

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

自引咎遂罷 壬申張遜寇準罷以柴禹錫知樞密

院事呂端叅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遜素與

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呼萬歲準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秋七月戊戌置諸路茶鹽制置使 翰林學士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小黃綱密奏焉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邈所造者即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

宋史

三

庚

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帝納之 八月丙辰朔日食 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婦迨至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脊井則婦人

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讞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乃潛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答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

宋史

三

化

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以爲神 九月大水河決澶州 冬十月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兩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頴宋毫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叅知政事趙鼎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

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惜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閏月己酉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已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始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

宋通鑑卷八

南

何聖

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實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十一月癸酉還隴西州所獻白鷹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瘡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

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己未陷彭州己巳陷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門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趙保吉從緩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時京西兩浙饑民相率

宋通鑑卷八

北

界

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所在官司皆坐以強盜棄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由是全活者甚衆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克叟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

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
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
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
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間道無壅王
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
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梓州金帛
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
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
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頤來援賊乃潰去 三月乙
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

宋通鑑卷八

七

子女壁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四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
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
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
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所
賜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
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
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綏銀 丙戌罷
起居院初宋琪李昉同建議復時政記右諫議大夫
張泌請罷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
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
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以國子學復爲國子
監 己亥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
甚衆庚子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聞巴蓬劍
等州 五月丁巳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
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
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丙寅河西
行營送趙保忠至闕下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
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雷有終知成都府辛

宋通鑑卷八

七

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丙子礫李順等八人于鳳翔
市 六月戊申高麗數爲契丹侵掠乞師伐之帝以
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
貢 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貢馬謝罪又遣弟延
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命錢若水
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
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 八月甲午以上繼恩爲
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
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

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
宜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
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頗師不進專務飲
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
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
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
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
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
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

宋史通鑑卷八

六

昇

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
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
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達者皆有學
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
是知勸民有諫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
之蜀人刻為戒民集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
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
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
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

言為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聞
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
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
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
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
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
官正復雲安軍先是李順黨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
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
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

宋史通鑑卷八

七

昇

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乙未罷推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
得利無幾而味醲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
辛酉遣使分行宋毫陳潁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
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 壬申以襄王元
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
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
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

聖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乙亥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月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麟殺其將王文壽以叛遣使招撫其衆遂共斬麟首以降 十一月丙寅帝視國子監直講孫奭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

宋元通鑑卷八

手

金

賜以緋魚束帛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辛丑罷總計使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割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

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十朝拜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請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恕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是年契丹行大明歷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八

三

星

宋元通鑑卷第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太宗五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畿內辛酉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惟剽掠下則火光上則葦宇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

宋元通鑑卷九

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戊辰劉昌言罷以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曰屢見之帝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帝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涕泗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尋以平章求解職契丹大將韓

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

卿邀擊敗之于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

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二月丙午四川都

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瑒

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

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

爲政管推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

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未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

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翰

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三月庚申詔求直

宋元通鑑卷九

十一

何

言已已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坑夏四月癸未呂蒙

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

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

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敢用

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

可同列竦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

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奉朝請帝謂左

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

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

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耳人品崇重何有

寂寞不聞其鬱悒也。况嚴大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唯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叅知政事。甲申。以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叅預。惟專修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召王禹偁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乙酉。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佻。生事失守。禦體罷之。甲辰。開寶皇后宋氏崩。初。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

公主第。及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謫。訥責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知滁州。鄭彙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六月乙酉。購求圖書。丙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鄭州節度使。繼遷不受。秋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停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

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最以謙
冲故乃異其禮數勿師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
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
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
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
之言諭也 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境為歸化王其
部凡十一州皆負山險以寇掠為事 庚午李繼遷
寇清遠軍張延敗之 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讓宮
僚稱臣許之 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
終為西川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

宋元通鑑卷九

王

張棟

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
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
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
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
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
知府州事 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司天臺
置之 帝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
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
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
聲滯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

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
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
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
矣因命待詔朱文濟奏舊琴阮譜中書彈新聲詔
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是
年契丹以韓德讓為大丞相

宋元通鑑卷九

六

張棟

延州別駕又五歲宰相奏其可用召判兵部昉不願
內徙屢辭始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
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嘉之至是歷官至相位
而不平大節雖不無可議然亦時之賢相云 庚辰以
李昌齡叅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
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 以太
祖孫惟吉為閬州觀察使惟吉德昭長子也太祖崩
時惟吉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
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
州觀察使凡舉第供億車服賜與舊與諸王均 三

月戊辰命宰臣祀郊廟社稷禱雨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瑋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

宋史通鑑卷九

七

祥

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視養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

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國事即用端策 秋七月甲寅寇準罷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戢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

宋史通鑑卷九

八

才

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鳳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京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北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番朮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四十五里李斯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蘇易簡卒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初蜀人何光逢易簡父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稱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

簡得其善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
逢非其意居常快快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
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上召薛
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
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
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
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
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
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

宋史道鑑卷九

九

祥

八月李繼隆討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
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
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
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
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
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
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
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
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
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 冬十月已
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求豐監 十一月丁卯朔
增司天新曆為一百二十甲子 太常寺律官田琮
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十二月命宰相以下
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 時帝務興農事直
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
農鹽鐵推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
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寬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

宋史道鑑卷九

十

余

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
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
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
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
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
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困瘁况民之
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逖公稅及既亡遷則鄉
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柘材木咸計其直或
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土計流然還無所
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

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
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僭其逃民歸業
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
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掘井田
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
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
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儉糧或以營
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
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
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

宋通鑑卷九

十一

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耕
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
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墾瘠
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墾瘠復患於水旱者爲
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
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
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
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
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
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

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
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
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
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
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
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
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
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論曰
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爲無見若今之
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余嘗

宋通鑑卷九

十一

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
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藁爾米脂逼於沙
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稱邪柰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
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
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殿政爲學士帝曰
此唐獎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
以病罷尋卒 以溫仲舒王化基叅知政事李惟清
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葬孝章宋皇后于宋昌陵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

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

宋史通鑑卷九

三

貞

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夏四月乙未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以李至李沆並叅知政事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丁亥立郭氏爲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 六月辛丑詔罷獻祥瑞追復帝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乙巳以錢若水爲戶

部侍郎若水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脩太宗實錄初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叅知政事李昌齡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弗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不列監脩官呂端姓名以爲若水掠美若水引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脩官名衆不能折帝御便殿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秋八月己亥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爲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爲樞密副使庾子以生日爲承天節 冬十月己酉葬太宗于永熙陵 十

宋史通鑑卷九

古

庭

二月丙申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帝生母也 甲辰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是時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命宋湜草制詞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築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躬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又以夏綬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帝以靈武事訪李至李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燃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

宋元通鑑卷第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

起戊戌至庚子凡三年

真宗一

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

宋元通鑑卷九

主

耳

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

宋元通鑑卷第九

宋元通鑑卷十

張本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改元丁丑召學官崔頤正講書因命宰臣選明經術者以聞甲申彗出營室北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占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行將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時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日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救甘肅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

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聚。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關事。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二

何序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推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

擇人。士君子學行脩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公華。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始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官校。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張本

官今幕職州縣而已。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蠶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

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而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錄。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竟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何休

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轡者。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張本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僉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翰林學士知制誥。乙未。慮囚丁酉。慧城。三。月。復開進士諸科。淳化末。停貢舉者五年。至是復焉。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夏四月。己酉。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御史王濟以刑綱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杖行劫。不以賊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

尚不畏况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為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為刻而識者是之右司諫孫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五月戊午朔日食六月辛卯詔近臣舉常叅官才堪轉運使者丙辰以旱免開封二十五州軍田租秋七月甲子詔民供億山陵者賜租什二已詔沿淮諸州藏產遺骸八月癸卯禁新小錢

宋史紀事本末

六

何序

九月己巳詔呂端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錄壬申賜終南隱士种放粟帛緡錢冬十月丙戌朔日食戊子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以張齊賢李沆並同章事己丑以向敏中叅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順適則近之矣帝常問

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石保吉求為使相帝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帝然之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論曰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為人君之大防矣丙午許羣臣獻著述今兩制銓簡帝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曰夫進賢黜不肖開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纖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時禹偁備書上願實錄直書其事值宰

宋史紀事本末

七

張本

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稍知黃州命柳開知代州開上言曰國家翔翥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不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

宋史通鑑纂要

八

何序

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其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餘竊慮屬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

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金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稱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

宋史通鑑纂要

九

張本

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未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

怒之開至州葦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昂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人請車駕觀兵河朔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休哥知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十二月癸卯詔三司判官舉才堪知州者各一人是歲溪峒吐蕃諸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領甘州回鶻

宋通鑑卷一百一

十

何序

西南蕃黎州山後蠻來貢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侍從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舉入閣故事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才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今僕率其屬承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今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

宋通鑑卷一百一

十一

何序

亦不聞別分利權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二月己酉戒百官比周奔競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三月丙辰江浙發廩賑饑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芒屨策杖流落不能歸故有是詔閏月丁亥帝以久旱諭宰相曰凡政有關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

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夏五月丁亥嚴服用之制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

宋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張本

璆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璆不如瑋

六月戊午曹彬卒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芸之子初爲成德軍牙將隸周世宗帳下歷遷閣門使奉使吳越不受私餽宋初典禁旅以至大用至是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前後征討降四國主江南四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不辜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自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

將第一以工部侍郎張詠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秋七月甲申詠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己丑以王顯爲樞密使壬寅製聖教序賜傳法院甲辰視國子監召學官崔僊仝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丙午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呂文仲爲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夜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八月癸酉楊礪卒礪字汝礪鄆縣人舉進士第一歷官樞密副使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嗟閔久之乙亥以曹彬配饗太祖廟廷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廷九月庚辰朔日食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才明敏忠慎國人重之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

宋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三

張本

都部署傳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姬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

宋通鑑卷十

古

何序

衆登陣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條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棗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賀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

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計除孰敢不用命哉

宋通鑑卷十

十五

何序

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

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太原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

張本

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肅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操強兵坐遠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撫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瀘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燄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塞關鄰境不相救援糧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

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縱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關則莫若凡奏邊防陞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糧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蠱有毒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

張本

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南濟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壬辰宋湜卒湜字持正長安人歷官樞密副使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喜

汲引後進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仰之末年
五十一謚忠定 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及帝
幸河朔兵馬輜輳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
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備不等均衆由是慚憤
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
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
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
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
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
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
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至是叛卒見均
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
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鑑爲謀主均率衆攻陷漢州進
寇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
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
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
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庚子帝至自大名上
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脩黃河監察御史王

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
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
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
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
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
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
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
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
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
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
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
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
王師均亦閉城自固 二月癸亥王顯罷以周瑒王
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
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以錢若水爲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帝出手詔詢若
水備禦剪滅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
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嬰徐
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

之三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

宋元通鑑卷十

千

何序

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

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克復漢州有終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若有

宋元通鑑卷十

主

何化

終擊走之丁卯益州王均開城僞爲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因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丙子帝賞花苑中召從臣宴射帝作賞花釣魚詩從臣皆賦三

月戊寅朔日食

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

能須察訪行實乃許起送。夏四月庚戌呂端卒。端字易直幽州人。餘慶弟也。以父蔭致位宰相。器量宏大。輕財好施。不畜貲產。卒年六十六。謚正惠。諸子貧。質其居第。帝贖還之。孫誨。乙卯。葬李皇后于永熙陵。五月丁卯。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謀故劫殺坐賊枉法論如律。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丁卯。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秋七月己亥。以待讀學士夏侯嶠侍講邢昺爲江浙巡撫使。八月辛亥。京東水災。遣使安撫。九月壬寅。張耒德卒。耒德

宋史通鑑卷十

三

何化

字抱一。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父母迎諸途。遇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之。驚曰。此何人邪。逆旅主人曰。郭雀兒也。柴異其人。欲嫁之。父母恚曰。汝出自掖庭。奈何欲嫁此人。柴曰。此貴人也。必欲嫁之。遂昏于逆旅中。所謂雀兒即郭威也。柴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郭威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先有男女各一人。不知所從來。傭力于市。以食父

老。勸相配爲夫婦。及郭威至市。人聚觀。女子在旁。衆中呼曰。此吾父也。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視之。曰。此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耒德也。漢命耒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威之外兄弟也。威時鎮鄴。有密詔付遇。耒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耒德邪。遇驚曰。何謂也。耒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耒德屬吏。遇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耒德曰。必成。以柴父夢爲驗。未幾威篡漢。即位爲周太祖。除耒德爲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耒德居睢陽。比鄰有書生。卧疾瘵之。獲痊。來謝。因乞水銀五兩。耒德與之。即以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別。耒德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耒德留之。固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耒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耒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耒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於亥。耒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封衛國公。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

宋史通鑑卷十

三

何序

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阻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氊乘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皆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雷有

宋元通鑑卷十

音

張本

終遣楊懷忠追王均至富順乃之大敗其眾因張旗鳴輦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支吾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為川峽安撫使召知雄州何承矩還拜引進使州民詣闕借留詔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

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堦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眾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

宋元通鑑卷十

幸

何序

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關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

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聞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推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

宋史道鑑卷十

宋

張本

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推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爲證驗。况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膺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

值鑿駕北征。旣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祲。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祲。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祲。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

宋史道鑑卷十

三

張本

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祇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豆下無虞。然恐應在宅時。即合

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噉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蒿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寔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爲之憮然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罷十二月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偁聞而奏疏略

宋元通鑑卷十

三

何序

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穀弩張弓十損四

五蓋不敢擅有脩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貴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覲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

宋元通鑑卷十

三

張本

上嘉納之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帝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刊刻

宋元通鑑卷第十

宋元通鑑卷第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一 起辛丑至癸卯九三年

真宗二

咸平四年春正月辛巳幸范廷召第視疾 甲申詔益州因城亂殺傷劫盜除官吏外皆釋不問乙酉命收瘞西川遺骸 二月丁未祈雨丁巳幸大相國寺上清宮祈雨戊午雨帝方臨軒決事霑服不御蓋壬戌詔羣臣子弟奏補京官者試一經 甲子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

宋元通鑑卷十一

何序

已納而非理者以內府錢還之沒者給其家 丙寅詔從臣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一人 三月丁丑風霾帝謂宰相曰卿等思闕政以佐予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許帝又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况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以圖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為

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古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 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 庚寅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司天監進儀天曆 辛卯王化基罷知揚州以王旦叅知政事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癸丑詔置朝集院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鈐曹官廳而已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關門放見蓋閣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其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 己未以王欽若叅知政事 五月戊子亳州貢白兔還之 六月癸卯汰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丁卯詔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戊申出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秋七月庚午

宋元通鑑卷十一

二

張本

以河朔餽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存恤 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朱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域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何

宋元通鑑卷十一

三

倪

從來三患也請築湊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城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曰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為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當其道路

不墜饑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翰蔽自邊境屢驚兇黨猖熾爵賞之而不恭討討之而無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募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壤築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歸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為存有大害棄

宋元通鑑卷十一

四

倪

有大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堯舜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同年而語哉昔西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力排眾說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大通于時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類于靈武也必以失

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
臣竊惟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統兵
裁五六十悉付以閫外之事士卒効命疆場晏然朝
廷無肝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臨邊賜
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宜而行儻寇擾內屬撓之以
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彼則奔潰衆
叛安能與大邦爲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
以爲彼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
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
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

宋史通鑑卷上

五

何

則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帝訪於左右輔臣
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
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
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
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
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
不便也疑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
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
固戰則多敗

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李至卒至字言幾真
定人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舉進士歷官
叅知政事知審因至官至金吾衛大將軍知審卒至
即逐其養子以攘其資士論薄之九月趙保吉寇
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
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
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冬十
月王禹偁卒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畢
士安一見甚器之舉進士歷官翰林詞學敏贍遇事
敢言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爲流俗所容屢見
摯斥歷知黃州有虎闢鷄鳴冬雷之異嘗上疏引洪
範傳陳戒語在前東帝遣內侍乘驛勞問黜襮之詢
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遂命徙蘄州禹
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
書止期身後之語帝異之及是至郡未踰月而卒計
聞上甚悼之厚賻其家契丹主冊其弟蕭氏爲齊
天皇後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爲鎮定高陽
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
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蒲城而還十一月壬申
知階州竇玘獻白鷹還之十二月丁未詔蜀賊王均

宋史通鑑卷上

六

何

既平除追補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閏月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已卯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爲右僕射 太常寺言樂工習藝不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贊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

李元通鑑卷十一

七

張本

百斬首五千降千人 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李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爲之色變翌日王旦謂之遂巡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二月乙酉詔邊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其家 三月丁酉趙保吉陷靈州先是知州裴濟謀輯八鎮興屯田

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破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詔王超也末興軍 庚戌比部員外郎洪湛坐同王欽若知貢舉事敗流儋州時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知其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滅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

李元通鑑卷十一

八

何序

虞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虞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虞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虞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毫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虞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與邊蕭母賓古閭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貢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昺又悉

遁去欽若因得固執邪虜休役後始傭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而昂力爲欽若辯以湛抵罪坐削籍流儋州欽若獲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竟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勢人不敢言工部尚書趙昌言知雜御史范正辭並坐故入欽若貶昂自是厚被寵顧皆欽若爲之也已未御試禮部舉人賜王曾進士及第一是科又得韓億夏四月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五月癸卯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

宋光通鑑卷十一

九

張本

關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六月都城大雨壞廬舍民有壓死者賑恤其家趙保言寇靈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秋七月甲午朔日食乙巳罷齊賢言隱士种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八月乙酉河西蕃族擾攘南州等四府人內附九月戊申种放至京師以幅巾入見對平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校在司諫直昭文館乙卯賜种放第宅錫予甚厚時對嘉祐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

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遂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論薄之王嗣宗守京兆放至通判以下羣拜放恃恩驕倨垂手接之不爲答及嗣宗至放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乃今此輩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亦何足道嗣宗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盜名陛下不察優以殊禮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交結權貴以希薦達因挾擯放不法事極其醜詆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

宋光通鑑卷十一

十

何化

杜鎬嘗因宴餞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沙州將曹宗壽殺其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方物詔授本軍節度使宗壽延祿之從子也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丁亥向敏中罷初薛居正之子惟吉既死其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違詔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貲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訾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

質宅之狀京兆尹王嗣宗忌敏中會入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未與軍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時將議親郊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裡祀典禮無據帝曰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因詔三司餘瀆祀可省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丁未以白州民黃受百餘歲賜粟帛十二月壬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嚴爵

宋元通鑑卷十一

十一

何序

一級向敏中知未與軍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六合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爲六合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

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庚寅屯田員外郎盛梁坐受賕在法流崖州

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日等內屬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及統軍使蕭撻寧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

宋元通鑑卷十一

十一

張本

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馬知節自益州徙知延州朝議擇可代者帝以張誅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未與徙知益州民聞誅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濟巡撫西蜀帝因令傳諭誅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五月甲午太白晝見辛亥錄望都將士戰沒子孫鎮州副都部署李福坐望都之戰

臨陣退剗削籍流封州 六月丁亥以寇準爲三司使復鹽鐵度支戶部副使時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歸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川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權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八月庚午太白晝見 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踐傷者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口賜米一斛蠲隸州民租十之三 九月丙申出內府緡帛市穀實邊 甲辰呂蒙正以疾力辭拜太子太師萊國公罷相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未嘗以親戚微寵蒙正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蒙正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應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名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制

冬十月丁丑狐出皇城角樓獲之 十一月甲寅有星孛于井鬼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年六十四錫字表聖嘉州人耿介寒素未嘗趨權門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立朝以來章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天何奪之速邪嗟惜久之 錢若水卒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十歲能屬文美風神有器識華山陳搏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舉進士歷官集賢院學士并代經畧使能斷大事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末每每懇避權位卒年四十四士君子深惜之 甲子趙保吉陷西京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僞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哀告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

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是年除天下逋租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宋元通鑑卷第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二起甲辰至丁未凡四年

真宗三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丙申京師地震癸卯丁未復震 壬子開定州河通漕 二月戊寅真益黎雅州地震 以太常卿張齊賢為兵部尚書 三月己亥皇太后李氏崩謚曰明德 夏四月丙辰邢州地震不止帝問左右知州為誰或以上官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丁卯以隆暑休北邊役兵 五月丁巳詔諸路轉運使代還日在任興除利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悉條上以聞 六月甲子詔三千里外州罷貢承天節暑甚罷京城工役 梁顥卒年九十二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歷官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有吏才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 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丙戌李沆卒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

宏遠至位宰相卒年五十八時西北川兵帝使殷延訪或至盱眙食參知政事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沈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沈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沈沈不用準問之沈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

宋元通鑑卷三

二

命

吾言沈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沈弟維善亮嘗語維曰外議以汝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議所以備禦之策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之英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諸在列者即席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沈又嘗言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沈嘗讀論語

或問之沈曰沈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故雖嘗與宋白同知貢舉而物議一不及沈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廣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沈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庚寅以畢士安參知政事

宋元通鑑卷三

三

辰

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廝鐸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 八月己未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旣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

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帝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壬申詔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可任幕職者一人九月癸未罷北面齋御劔內臣以劔屬主將已丑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舉文武官可任藩郡者各一人丁酉以契丹入寇召宰相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

宋史通鑑卷三

四

良

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戮敵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爲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就可爲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閏月乙亥以叅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

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聞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漠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冬十月壬午詔修葺歷代聖賢陵墓癸卯因王繼忠言命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爾關南地歸契丹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已酉置龍圖閣奉

宋史通鑑卷三

五

真

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以楊億判史館繪修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製皆億所定羣僚分撰篇序詔經億覈定方用之 十一月辛亥太白晝見 乙卯契丹攻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兵敗之已未契丹逼冀州知州王瓌擊走之 戊辰以李建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時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前受敕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癸酉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謂宰臣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爲之備旣而契丹兵自冀州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旣死虜大挫嗣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脩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日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旣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

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犖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次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契丹使韓杞

宋史通鑑卷三十一

人

化

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

宋史通鑑卷三十一

九

才

謂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黨非國利也契丹猶覲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唯故殺放火強盜僞造符印犯賊官吏不赦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北面部署鈐轉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

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畢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竟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是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總終不入三月丁巳賜李迪等進士第四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三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夏四月賜進士李迪等瓊林宴樞密直學士劉師道其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

團練使俱坐考試不公故也帝視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癸卯王欽若罷相以馮拯叅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學士授之五月丁巳司天少監史序上乾元寶典癸酉詔天下推利勿增美爲額六月己卯命法直官用士人辛卯以趙德明歸欽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高瓊求板本經史詔給之秋七月甲子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詔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曰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曰識洞韜畧運籌決勝曰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令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辛丑有星孛于紫微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脩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 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冬十月庚辰丁謂上景德農田編乙酉平章畢士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遂卒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舉進士歷官至宰相卒年六十八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謀生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丙戌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戊申詔侍從舉堪爲學官者十人 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癸酉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自是生辰交遣使歲以爲常 十二月辛巳以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始置大學士爲欽若也 癸未契丹遣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亦歲以爲常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始有此詔 三年春正月丁巳親釋逋負繫囚賑畿縣貧民收瘞遺骸 丁卯詔緣邊歸業民給復三年 辛未置常平倉 二月甲申以宋州爲應天府謂爲太祖舊藩故也 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繼英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諱名中書帝在藩邸選爲導吏官至樞使澶州經畧亦預焉至是卒上臨哭之賜贈加厚 戊戌寇準罷相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稍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

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恩卿當深戒之初寇準入相張詠在成都聞之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

宋史通鑑卷三

南

貞

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達旦雖庖庫所在燭淚成堆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準在鎮值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曰準誠賢無如騷何帝意解已亥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趙安仁叅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僉書樞密院事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糴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以丁謂爲三司使林特爲副使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三司案牘煩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特尤善附會而有心計三月己未詔敕諫臣悉心獻替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圖籍賜編脩官金帛有差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同脩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加邢昺爲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帝語及宮邸舊寮歎其淪喪殆盡

宋史通鑑卷三

五

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五月壬寅日當食不虧周伯星見己未渭州妙娥族三千帳內附復置高州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言桓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命遵前詔安撫遣使諭曉之六月乙未汴水暴漲賜役兵錢秋七月乙巳太白晝見壬子緣海安撫使邵晔上邕州至交趾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關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八月甲戌閱太常新集雅樂九

月乙丑夏州趙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奉誓表
向敏中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帝嘉之 冬十月
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
度使封西平王賜資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
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
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甲午兩浙轉運使姚
鉉坐不法除名為連州文學 丁酉葬明德皇后于
永熙陵 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見 十二月癸酉
太白晝見 戊寅高瓊卒瓊燕人少勇無賴為盜事
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即擊釘而遁事
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後從征太
原及討幽薊歷有功勞官至殿前都指揮使雖不識
字曉達軍政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
節度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戊子詔牛羊司畜有孳
乳者勿殺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道
負釋繫囚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丁卯帝素服詣諸
陵 二月己巳帝如西京經漢將軍紀信塚司徒魯
恭廟贈信太尉恭太師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
廟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丁酉賜隱士楊璞緡帛 三月己
亥帝至自西京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府大定
秦為遼西郡漢為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
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
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倣臨演置宮掖樓閣府庫市
肆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諡曰莊
穆 五月丙申朔日食 戊午詔兗州增孔子守塋
戶凡二千 閏月戊辰減劔隴等三十九州歲貢物
夔質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丙戌詔兵部尚書張
齊賢等各舉供奉官侍禁殿直有謀畧武幹知邊事
者二人 六月丁未司天言五星聚而伏於鶉火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 秋七月甲戌宜州軍
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撫使初置宜州劉永規
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眾怨鼓譟殺永規推判官盧
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
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
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乙亥交州黎龍廷
來貢賜龍廷九經及佛氏書辛巳詔封為交趾郡王
賜名至忠 是月帝謂宰臣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
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唯有轉

逆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官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 八月庚子韓崇訓罷 丁巳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丁巳詔王旦楊億等脩太祖太宗史置龍圖閣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杜鎬爲之 九月己巳賜交趾郡王印及安南旌節 冬

宋通鑑卷三

六

十

十月甲午朔日當食雲陰不見 乙巳頒考試進士新格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舉常叅官可知大藩者二人 乙卯毀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 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帝御朝元殿受朝曹利用等言招安賊黨其饋賊食物者請追捕滅死論詔釋不問 十二月初詔禮部柳名考校舉人 己亥賜近臣契丹錦綺綾縠等物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經制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邪尙以羸老艱於步趨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

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帝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曷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詩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是歲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米石百錢 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捷爲知縣王固貪濁帝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其密侍官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爲歷服當須轉運使察之

宋通鑑卷三

九

九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三 起戊申至辛亥九四年

真宗四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吳川

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論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電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言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日歸與妻共之旣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言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金

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山祥符三篇朕竊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俟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陳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靜簡儉終述世祚延求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言也帝默然二月丙午申明非命服勿鐙金不許以

金銀爲箔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番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糧草 壬寅御試禮部貢舉人是科得杜衍 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意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五月壬戌王欽若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六月乙未木工董祚於泰山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末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王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

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辛亥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秋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八月己丑上太祖太宗尊諡庚寅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開封府治道役民已酉王欽若獻芝草八千餘本 九月戊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 岳州進三春茅 庚申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于仗內 己卯以馬知節爲行營都部署 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幽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

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
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
始未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
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
壇臺閱視訖還御帷宰臣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
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帝御壽昌殿受羣臣
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
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
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十一月戊戌帝幸
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

宋元通鑑卷三

五

貞

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
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
文公旦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
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
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
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親王元
佐等悉進爵王欽若張齊賢溫仲舒寇準王化基邢
尚郭贊並進秩有差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
嚴譴之已鏤板文集令轉運司擇官看詳可者錄奏

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
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鑲神
劒蓋司命真君也嘗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爲聖祖宣
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
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三月
丙辰朔日當食陰晦不見辛未賜京城酺夏四
月戊子昇州火乙未河北旱蝗壬寅詔禁中外羣臣
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五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

宋元通鑑卷三

六

貞

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會參以下六
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尋又封左丘明等十九人
爲伯庚辰代州地震六月戊戌麟府言社慶族
依唐龍鎮爲援數擾別部請出兵襲之帝曰均吾民
也不許庚戌御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脩貢
舉梁固等九十二人秋七月甲寅詔右僕射張齊
賢等各舉才堪御史者一人以昭應宮爲王清昭應
宮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
戒有司勿筭九月發官廩賑泰州鳳州水災冬
十月兗州霖雨害稼賑恤其民詔天下州軍作太歲

觀十一月丙辰作文武七條戒官吏甲子詔諸路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不舉察者坐之

十二月辛丑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甲辰契丹隆緒母蕭氏死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比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遼陵旁罷制舉科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前訪闕政令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宋史紀事本末

七

三

三年春正月丁巳賜建安軍父老江西錫果帛二月交州主黎至忠苛虐國人不能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和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已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之辛丑以張齊賢判河陽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上新造銅候儀三月壬辰交州李公蘊薨諡忠貞日黎桓不義而得之公

宋史紀事本末

八

論

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夏四月辛酉賜泰山隱士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甲戌加王旦兵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工部尚書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王欽隆帝私卜欽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果生子劉脩儀攘爲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呂端既卒諸子析居舊第以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苟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儻謀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五月壬午以西涼府覓諾族瘴疫賜藥契丹伐回鶻破肅州先是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刺里至是圖玉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以實之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

瘡痍未復烏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
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
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六月庚戌邊
臣言契丹饑來市羅詔雄州羅粟二萬石賑之 河
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于
汾陰不許 秋七月江左旱蝗命張詠充昇宣等十
州安撫使時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
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
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
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

宋史通鑑卷三

九

庚

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
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
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
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皆號稱能吏
帝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乃
疏論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
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
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己亥置龍圖閣學士以
直學士杜鎬為之 辛丑寧王元僊率文武官三上
表請祀汾陰后土帝從之 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

有事于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
經度制置使以宰相王旦為大禮使知樞密院事王
欽若為禮儀使 九月丁亥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
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內侍江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
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
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
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
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月辛亥契丹
使耶律寧告征高麗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

宋史通鑑卷三

十

余

禪記 十一月己亥陝州黃河清 契丹主隆緒伐
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王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至
是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
契丹遣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
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
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
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
歸高麗 十二月陝州黃河復清庚戌集賢校理晏
殊獻河清頌已巳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是月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

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遺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四年春正月辛巳又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關關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

宋史通鑑卷三

十一

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二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王比年以來

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遑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

宋史通鑑卷三

十二

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

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戊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廢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繞

宋光宗皇帝

幸

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違戾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輒又上言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

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庚子右僕射判河陽張齊賢見于汜水頓陳堯叟獻白鹿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濱四海贊召草澤李漬劉興漬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漬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漬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乙丑詔葺夷齊祠丁卯賜寧王元偓服帶鞍馬有加

宋光宗皇帝

幸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栗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頌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于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出已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丁卯呂蒙正卒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龜圖起居郎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淪

蹟窘乏劉誓不再適蒙正及第迎二親奉養備至龜
圖旋卒蒙正憂制起復歷官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平
生質厚寬簡遇事敢言受讒不辯家財百萬盡捐以
助國用卒年六十八謚文穆 五月癸巳詔州城置
孔子廟 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丙寅詔授交甘等
州大食蒲端三麻蘭勿巡等國貢使官是月江淮兩
浙大水帝以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
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蔣之蓋旱稻也內出
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
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
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 秋七月甲午
馮拯罷知河南府除閩浙荆湖廣南歲丁錢四十五
萬畿內蝗鎮眉昌州地震 八月乙巳太白晝見
丙辰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授官丁巳詔文武
官有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者並賜對 乙丑刻御
製大中祥符頌於大承天祥符門 河決通利軍合
御河壞州城田廬遣使發粟賑之 九月辛卯以向
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
發冊 冬十月丁巳定江淮鹽酒價有司慮失歲課
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 十一月丙子御試服勤

詞學經明行脩貢舉人 十二月乙巳詔焚秦州潮
害稼復租沒溺人賜千錢粟一斛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四 起壬子至丙辰凡五年

真宗五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乙亥賜處州進士周啓明粟帛 戊寅雨木冰壬午河決棣州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 二月庚戌詔貢舉人公罪聽贖 三月庚戌宰相王旦等並加特進功臣 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所

宋元通鑑卷十四

何真

愛伶人輒付富室聽其厚得張齊賢偶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唯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有司請違法販茶者許同居首告帝謂以利敗俗非國體不許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爲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

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

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

可取也 五月辛未江淮兩浙旱給占城稻種教民

種之戊子賜近臣金華殿所種麥 曾致堯卒致堯

字正臣南豐人舉進士及第稍遷秘書丞上欲以爲

知制誥宰相李沆以爲浮薄不可出知秦泉蘇揚鄂

五州坐知揚州誤添月俸貶監江寧府酒稅致堯性

剛率言多激訐人謂其有才而德弗稱孫肇布肇

請于歐陽脩爲作神道碑 六月庚申賜杭州隱士

林逋粟帛逋力學善詩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結

宋元通鑑卷十四

二

真

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故有是賜 秋七月戊辰

作保康門 八月丙申朔日食己未作會靈觀奉祀

五嶽 九月戊子罷叅知政事趙安仁爲兵部侍郎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

于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

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昔爲

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

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戊子以王欽

若陳堯叟並爲樞密使丁謂叅知政事馬知節爲樞

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

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盛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

宋通鑑卷十四

三

訓

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爲真玄武爲真武已未大赦辛酉作崇儒術論刻石國學閏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鎮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幸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内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于京師壬申改孔子謚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己卯知天雄軍寇準獄空詔獎之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初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鼓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廵言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爲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

宋通鑑卷十四

四

訓

其姓爲劉聞李迥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億剛介寡合在書局人多怨謗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嚙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億在學士院帝忽夜召見于禁中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

宋元通鑑卷四

五

松

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億歸陽翟別墅以疾求解職臺臣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養疾帝語王旦曰聞楊億好謗時政旦曰億幼荷國恩知所自立若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張齊賢自河陽代還請老歸洛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戊申禁內侍臣出使干預州縣公事凡有違者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辛酉詔宗正寺以帝籍爲玉牒二月己亥泰州言海陵草中生聖米可濟饑三月十

未詔沙門島流人罪輕者徙近地夏四月庚辰詔淮南給饑民粥麥登乃止壬午太白晝見丙戌詔死罪可疑者詳審以聞五月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特賜緋紫者勿佩魚丙午命升建安軍爲真州六月丁卯壽丘獻紫莖金芝癸酉保安軍雨溢兵民溺死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稼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已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

宋元通鑑卷十

六

材

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

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
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
羣臣然知夷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九月
丁酉出玉宸殿種占城稻示百官 冬十月己卯作
步虛詞付道門 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史
甲寅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 十二月

戊午朔日食 己巳天書扶持使趙安仁等上奉天
書車輅鼓吹儀仗壬申獻天書于朝元殿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
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起楊億知

宋史通鑑卷十

七

真

汝州初億與弟偉居陽翟養母有啓與朝中親友有
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
餓至是希旨言事者又攻之不已乃復啓與親友有
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因羨蔡尚關弓而相
射蓋億自深知不爲人所容矣會加上玉皇聖號表
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
閣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既爲謔言所入晚年
恩禮漸衰而意亦未嘗不屬也 壬寅奉天書發京
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
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

于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二太
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丙辰以應天府爲
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
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
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
宗聖像 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
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三月甲午宰
相親王並進秩青州民趙嵩百一十歲詔存問之
夏四月沙州入貢先是曹宗壽旣殺延祿而代之至
是死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

宋史通鑑卷十

八

真

壽以來通使契丹 五月乙未涇原言葉施族大首
領艷般率族歸順 六月丙辰眉州通判董榮受賊
黨獄長安知縣王文龜酗酒濫刑並投荒裔 乙亥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罷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
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
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
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
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旣而擅超擢之知節
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
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

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竟叟用王旦薦以寇準爲樞密使 張齊賢卒齊賢字師亮曹州人晉亂徙家洛陽初齊賢爲布衣時即有大度孤貧力學落魄不羈嘗出行遇羣盜飲食于逆旅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吾貧困恒饑欲就諸君求一醉飽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九

有何不可顧吾輩龔蹕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皆世之英雄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怍怍皆嘆曰真宰相器也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及舉進士以致君自負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時以爲榮但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又欲娶薛惟吉妻樂氏君子以此少之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

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 秋七月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王嗣宗曹利用爲樞密副使 八月甲寅

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 九月丙戌含譽星見 冬

十月高麗來貢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爲契丹所

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諍

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乙酉

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

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

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十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十

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 是歲戶部

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

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

于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

下非十惡枉法賊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于寶符

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二月丙寅加楚

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

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者許奏名 三月壬寅御試

禮部貢舉人帝采賈誼置器之說爲試題得蔡齊賦

曰安天下於覆孟其功可大帝歎曰此宰相器也賜進士及第第一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是科又得范仲淹龐籍仲淹父壻從錢俶納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時仲淹方二歲母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仲淹因襲朱姓是年舉禮部第一人登進士題名錄曰朱說者是也

夏四月辛酉帝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賜輔臣刻石國子監 壬戌寇準罷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日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

宋元通鑑卷四

十一

論

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達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

準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 壬申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失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 五月壬午榮王元儼因事奪節降封端王 庚寅熒惑犯軒轅壬辰廢內侍省黃門禁金飾服器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閏月己卯赦天下 秋七月丙辰以諸州牛疫免牛稅一年戊午王嗣宗罷 除

宋元通鑑卷四

十二

蔡齊爲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民有告訐刻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齊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數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德之皆自新爲善由是風化大行 八月張詠卒詠字復之鄴之鄆城人歷官樞密直學士詠初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關吏自傳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也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耳詠曰吾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別
去詠尋卒詠側儻有大志尚氣節御下嚴峻不喜人
拜跪違者或倨坐詈之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
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
至以政績聞自號乖崖謂乖則違衆崖不利物帝稱
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官
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
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
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詠少時謁陳搏于華
山遂欲隱居搏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後詠知益

宋元通鑑卷十

事

才

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僧送至鹿頭關詠出一書封固
付僧曰謹收此候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于官司
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
大禍僧藏其書至是持其書詣府具陳詠前言時凌
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之乃詠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
詠嘗血食于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于僧持書詣
府之日卒策爲立祠于成都祀之 大理少卿闕允
恭坐枉獄除名 九月吐蕃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
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
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得附會

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
敗衆益怨之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
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易戎王
也立遵居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
使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
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
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
秦州以備之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
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傳道教正隨
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秦立授錄院及
上清觀獨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之號 冬十
月乙巳王欽若上聖祖先天紀 十一月种放卒放
字明逸洛陽人初隱終南二華後乃徙居嵩山天封
觀側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
類驛吏規箠糧具纖悉無遺至是計開帝猶親製
文祭之 癸亥高麗使同東女真來貢 十二月丁
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還以地理圖進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加刑部
尚書壬申以張士遜崔遵度爲壽春郡王友以張旻
爲樞密副使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

宋元通鑑卷十

事

松

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戾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二月丁亥王旦等上兩朝國史加旦司徒脩史官以下進秩有差 甲午詔以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之所名資善堂張士遜謁王旦稱壽春郡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媿謝 是月延州蕃部饑貸以邊穀 三月己酉王

欽若上寶文統錄乙丑著作郎高濂以賊賄杖脊配沙門島 夏四月庚辰周伯星見 庚子帝幸陳堯叟第視疾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六月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奉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灾灾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秋七月丙寅詔天下羣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 八月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羗砦初瑋在秦州數

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脩太平事業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翰林學士李迪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迪問對曰瑋必克旣而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積中不出報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 初盛度奉使陝西因覓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帝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山河之險而不能固者甲兵之利而不

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脩太平事業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翰林學士李迪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迪問對曰瑋必克旣而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積中不出報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 初盛度奉使陝西因覓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帝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山河之險而不能固者甲兵之利而不

能禦今復繕山用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關廣
備上覽帝稱其博學 丙戌陳堯叟罷爲右僕射

九月甲辰丁謂罷爲平江軍節度使丙午以陳彭年
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
謁王旦旦辭不見明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
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
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
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
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
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識認者 丁巳帝以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七

頻歲旱蝗荐饑三司調用不給召李迪問所以濟之
之策迪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
今邊幸無費儻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
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爲三司使
俟其至當出金帛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
曰借又言陛下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
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
乃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帝嘉納之
大發內庫金贈賜三司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
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

幾得兩青州飛蝗多赴海死者 冬十月己卯王欽
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 十一月會靈觀奏甘露
降丁謂爲之也 乙巳詔河陝諸路州簡禁軍五百
人丁未河西節度使石普坐妄言災異除名流賀州
丁卯以唐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是歲西蕃宗哥族
叩部山後蠻夏州甘州來貢諸州有隕霜害稼及水
災者遣使賑卹除其租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八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五 起丁巳至壬戌凡六年

真宗六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天皇大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已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二月丁丑詔曰朕大庇烝民隆興至治彌綸闕失交屬於庶僚寤寐思賢屢頒于明詔凡此臣工若皆緘默獻納何裨况朕躬攬萬機日披封奏詳延百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用申誡告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賦歛繁暴行獄稽留並令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亦許非時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廳事並置什器候及三年或屢

宋元通鑑卷十五

張本

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苟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謫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 以魯宗道劉燁為右正言初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戊寅宰相親王以下悉進秩庚寅封交趾李公蘊為南平郡王 己亥叅知政事陳彭年卒彭年撫州人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言以曾為

宋元通鑑卷十五

何序

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宣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夏四月庚辰陳堯叟卒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父省華初事孟昶為西水尉仕宋歷光祿卿知開封府生堯叟堯佐堯咨俱登甲科堯叟事親孝謹與兄弟恒侍親側堯叟平生唯此足稱云戊子邵州野竹生實以食饑民五月戊申以王旦為太尉侍中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起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宋史通鑑卷五

三

何化

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已酉焚惑犯太微已未奉太祖容于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為禮儀使六月戊寅除昇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聽民溉田庚辰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治塋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採之禁秋七月丁巳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

凌策季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八月庚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

宋史通鑑卷五

四

張本

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護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丙午帝幸王旦第視疾已酉王旦卒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祐之子也以進士及第致位首相會天下無事

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

宋史通鑑卷五

五

張本

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預弼賜之遺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唯不諫天書一節其爲過大矣我死之後當削髮

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張旻罷冬十月壬申諭諸州非特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一月辛丑曹瑋平鬼留家族乙卯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給貧民粥并瘞死者罷工役放逋負釋繫囚詔陝西緣邊鬻穀者勿筭是年范仲淹爲集慶軍節度推官始復本姓其上表有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之語用故事親切爲時所傳云

宋史通鑑卷五

六

何序

二年春正月壬寅賑河北京東饑辛亥賜壽春郡王恤民歌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二月丁卯壽春郡王加太保進封昇王詔近臣舉常參官堪爲御史者三月丙辰諭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夏四月庚寅赦天下閏月癸卯馬知節罷爲彰德軍觀察留後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術愚俗不報五月壬戌詔諸州長史存恤孝弟力田者丙戌西京民訛言妖如帽夜飛入人家

又變爲大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操兵自衛 六月

乙巳訛言帽妖至京師民自夜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尋詔捕嘗爲邪法人耿槩等棄市妖遂不興

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

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

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因

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

特異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辛亥彗出北斗

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 八月甲辰立昇王受

宋光通鑑卷五

七

又

益爲皇太子大赦百官加恩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郡王進封昇王至是立爲皇太子壬子以李迪兼太

子賓客癸丑作元良歲賜皇太子 九月庚辰賜京

師餉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

大敗 張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

遂罷知天雄軍 以楊億爲工部侍郎

三年春正月癸亥貢舉人郭禎等見崇政殿積冒喪

赴舉命典謁詰之即引咎殿三舉 契丹冊曹賢順

爲燉煌郡王 二月乙未河南府地震 契丹以王

繼忠爲南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食 丙寅御

試禮部貢舉人翰林學士工部尚書錢惟演楊億等

坐知貢舉失實降一官 夏六月甲午王欲若罷判

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巡檢朱

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

準判未興軍寇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

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

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

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

宋光通鑑卷五

八

何

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

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

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

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

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

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

我夫老君聖人也儼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

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

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

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
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
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
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
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
默既惑左道即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
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
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
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
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

宋元通鑑卷五

九

何又

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
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
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
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
不懌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
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
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是月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徐境秋七月壬申
以天書再見羣臣上帝尊號大赦曹瑋卒瑋字寶
臣彬子善撫士卒亦有父風八月丁亥大會道釋

童孺于大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辛卯太白
見庚戌遣使撫恤京東河北水災彰德留後馬
知節卒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宋初從征李
筠李重進有功領江州防禦使知節以父蔭補官自
少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
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旦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但恐驚動君相耳至是卒謚正惠冬十一月己巳
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圓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圓丘必以次舉行為定制

宋元通鑑卷五

十

何又

十二月辛卯向敏中加左僕射寇準加右僕射麻下
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
命翰林學士李昌武密覘之回奏云敏中方謝客門
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
耐官職以曹利用丁謂並為樞密使癸巳以任
中正周起為樞密副使處士李濟魏野相繼而卒
濟字長源洛陽人野字仲先陝州人濟即野中表兄
也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僉書樞密院
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

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羣戎畏懷之 庚午詔曰故處士李濟著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特行賞典式慰營魂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州縣存恤又詔曰故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州縣存恤賜其家粟帛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向敏中卒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位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敏中勤政理慎采拔借與張齊賢爭十萬之貲清議少之 夏四月乙酉有兩月並見于西南 復以

宋元通鑑卷五

十一

何化

楊億爲翰林學士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脩撰判館事 高麗求成于契丹五月丁巳發粟賑秦隴始詔諸路置勸農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歲凡農田事悉領之其諸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 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

宋元通鑑卷五

十一

張本

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諧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丁巳太白晝見辛酉京城大雨水壞廬舍 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官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轎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

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孰遠小州迪言向
省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八月乙酉以任
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周起曹
瑋罷壬寅貶寇準爲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
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
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
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
第舍假準也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
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
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
得賤也雖然準亦有以自取之朱能何人懷政何官
天書何事乃附會以干進也九月帝疾愈丙辰始
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
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十月壬辰以
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十一月戊午召近臣于
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
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於此內出七百二十二卷
付宰臣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
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
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

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
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
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
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
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
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
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
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
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
乃迪言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
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旣而謂復留命
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
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旣復位
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
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
號楊劉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
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
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
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勿非中宮不能立中宮

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
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
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甲戌
丁謂等請作天章閣奉安御集十二月己丑王欽
若加司空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庚寅議事資善堂
命張景宗侍皇太子 楊億卒億字大年建州浦城
人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
章制度性耿介尚名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 愚嘗
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
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
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
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
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
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
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
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
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
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
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

李元通集卷五

五

何

至於便液俱下而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
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閏月京城穀貴減直發常平
倉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手書宰相諭以輔
導儲貳之意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 二月甲寅審
刑院言天下無斷獄 親策進士是科得包拯 庚
午以孔子四十六世孫聖祐襲封文宣公 三月京
東西水災賜民租十之五 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軒
轅 五月乙亥慮囚降天下死罪 六月丙午太白
晝見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
殿 八月馮守信卒守信字中孚滑州人以三禮舉
于鄉歷官威塞軍節度使守信初以儒業發身行伍
然本田家子知民間疾苦將兵治民寬簡有法人多
稱之 壬戌營惑犯南斗 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冬十月壬子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 十一月
王欽若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
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
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
故貶時丁謂威權日甚起居注李垂未嘗往謁或問
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

李元通集卷五

五

何

勢視若所爲人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任中正工部尚書 詔遇慶會皇太子押班 高麗遣使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 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制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寅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時太子幼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

李元通筆

七

張本

日王所須也李迺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登騎去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樞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廡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朝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

李元通筆

六

何化

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乞恭傳奏禁中盡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迺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乎德如此夫 庚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乙丑以奎日爲乾元節丙寅封元儼爲定王丁謂馮拯曹利用悉進秩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迺爲衛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迺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迺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聚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日當醜徙于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迺行或語謂曰迺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詣就賜以錦囊貯劔千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丁謂欲邀蔡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帳次于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夏六月契丹主聞先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吊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已酉命叅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蹈行履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自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

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誼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芘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丁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犯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論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

則亦出爲京西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叅知政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先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真宗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至是皆獲擢用 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崖州司戶叅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速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丁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

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儉狹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于洛守劉燁所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條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初胡則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及謂貶崖州賓客盡散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請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服罷歸 初江淮發運使李溥姦賊狼

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黃震代之將行上書自陳辭
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
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
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
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
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
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 八月乙巳太后同
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冬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
陵以天書殉 宋史贊曰真宋英晤之主其初踐位
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後

宋史通鑑卷五

三

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奏天
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
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
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
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
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
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
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
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

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
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
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
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
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
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
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
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
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

宋史通鑑卷五

三

何

去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
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
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
所鄙 甲戌吐蕃李立遵來附 丁巳王曾以帝初
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
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隻
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
正輒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壬午以張知白
為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
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魯

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
始此 十二月壬戌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 加馮
拯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
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
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脩國史於次相云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六

起癸亥至辛未凡九年

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何來賀
長寧節 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推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
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日耗稍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
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採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
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廣
人入芻糧者推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
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
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
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
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謂之舊錢
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
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

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塲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釐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詔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額鹽淮浙蜀廣海或井或鹺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

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二月壬戌減諸節齋醮道場 三月辛卯司天監張奎運上崇天曆 夏四月丁巳詔近臣舉諫官御史各一人 五月庚午詔禮部貢舉時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寅祁第十人呼曰大宋小宋庠初名郊李淑惡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姓同國號名應郊天其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六月甲辰罷江寧府澤水縣米丹砂乙卯禁毀錢鏐鐘 秋七月辛巳蠲天下逋負時

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畝日闢帝益務約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論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一塋者率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八月減天下罪一等 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戊戌故相寇準卒于雷州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知巴東縣歷相位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不豫遣人取自洛至則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逝詔許歸塋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挿竹焚紙相傳謂枯竹生笋誠若是準之至誠格天不啻周公之感大風雷電矣然黨朱能比懷政蓋不能無間然也要亦準之功大聖隆或者附會其說云

已亥馮拯卒拯字道濟河陽人初拯父為趙普勾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前普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子異日當至吾位果舉進士位至輔相登爵位顯聯自有定數固不問其人品之如何也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請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禮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頒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十一月丁酉禁江南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至是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戊午置益州

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入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棄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 三月癸卯王欽若上真宗實錄是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是科得尹洙周堯卿胡宿而葉清臣預焉 夏四月辛酉詔三司歲市紬絹非土產者罷之 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 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于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已卯帝臨國子監謁孔子遂謁武成王廟 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祀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 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見疎

十二月庚午詔開封府每歲止旦冬至禁刑三日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十崇政殿 二月詔陝西災傷州軍盜賊殺傷主者

刺配麟州牢城 夏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

樓 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

婦茶帛 已亥賜隱士林進粟帛 六月壬戌太白

晝見 癸酉環原州屬羗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死

之 秋七月丙午詔邊戶爲羗所擾者蠲租復役二

年 八月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 九月乙巳詔司

天監奏災異據占書以聞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

宋通鑑卷六

六

斗 辛酉以晏殊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摧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

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益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

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

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

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摧之 戊申王欽若卒欽若

字定國新喻人舉進士甲科位至左僕射司空同平

章事帝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惡時人稱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論 十二月癸

丑以王曾爲門下侍郎與昭文館大學士張知白並

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

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

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

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契丹大閱聲言

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

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

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莫如

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

果罷去 戊寅太白晝見

宋通鑑卷六

七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張得象與流內銓同試百司人

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 三

月甲申詔轉運使提點刑獄罷勸農司 已亥鄜延

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夏四月壬子詔京東西

河北淮南平穀價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壬午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罪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 已亥詔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

郡毋得薦送 是月契丹伐歸鴻圖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閏月
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
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
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
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 胡宿爲揚子尉縣大
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濟之活數千人
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爲絹以給邊

宋史紀事本末

九

費 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
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 已丑詔施州溪峒首領三
年一至京師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
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冬十月甲戌
朔日食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賜一子官 十二月
丁丑發米六十萬斛賑畿內饑 以蔡齊爲翰林學
士時太后大出金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
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
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譴之罷知河南府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先
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
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令帝不從 已未晏殊罷殊從幸玉清昭應宮
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
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
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
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 戊辰以夏竦爲樞
密副使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
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龍圖閣學士

宋史紀事本末

九

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
書無逸篇爲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二月癸
酉命呂夷簡夏竦脩先朝國史王曾提舉 丁丑西
域僧法吉祥等來獻梵書 三月戊申試禮部奏名
進士諸科賜王堯臣及第第一其諸一千七十六人
中又得韓琦文彥博趙鼎 夏四月壬辰壽寧觀火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有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太白晝見 癸亥楚王元佐卒 六月甲戌祈
雨于玉清昭應宮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 秋七
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滑州決河時謝絳通判常州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川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脩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

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自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冬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已丑頒新定五服敕十一月丁酉朔以陝西旱蝗蠲民租有持杖劫人倉廩者詔減其罪知諫院司馬光奏曰周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今暴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

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鄉村大擾不免廣爲收捕重加刑辟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且將不可禁禦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壬寅復作指南車 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十二月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官者毋赦號州知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諛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多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 二月壬午張知白卒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先爲龍圖閣待制以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知青州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與王欽若多不合及爲相慎名器抑微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賜謚文節 三月丙申朔日食壬子以張上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

爲樞密副使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于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癸未命官減三司歲調上供物庚戌詔温州興州廣州貢柑子多不過千少或百數不得以貢餘爲名餽遺近臣致累擔負重爲人害犯者有罰自後鼎廣免貢 五月乙未朔交趾寇邊是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 秋七月壬子江寧揚真潤諸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 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賑卹乙亥河決澶州 九月乙巳遣使脩諸路兵械 冬十月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 十二月甲子以范仲淹爲祕閣校理初仲淹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故有是擢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十二

昇

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
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
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
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額之
會利用從子洩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
呼萬歲事聞洩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后問
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
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
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

宋史紀事本末

四

昇

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庚申朔魯宗道卒宗
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及帝立
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
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
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
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
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叅政因
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

私入卒年六十四平生剛正疾惡少容然亦不爲小
廉曲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
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
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
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
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
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
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簡肅議者以爲
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丙寅張士遜罷初士遜之

宋史紀事本末

五

川

入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
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
同平章事 丁卯以夏竦薛奎叅知政事陳堯佐爲
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
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
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至是拜叅政入
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
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
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
之時祥符知縣陳詒治吏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

去太后果怒而詰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辦事下樞密堯佐獨曰罪詰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詰由是得免 癸酉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時利用既斥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置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冤之 閏月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

制舉及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乙丑詔受賕官勿蔭 辛巳契丹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四月辛卯交趾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使來告以德政爲交趾郡王 五月庚申詔戒文弊 庚午詔先朝文武官自刺史少卿監以上並錄其後庚辰御承明殿臣僚請對日晏乃罷 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

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畏天戒也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苗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

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決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

宋史通鑑卷之六

十一

四

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千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

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初太后受冊將御太安殿王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

宋史通鑑卷之六

十九

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秋七月癸亥以昭應宮災詔天下不復繕脩以二殿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食詔罷天下職官田收其入均給之辛卯以陳堯佐王曙並叅知政事夏竦爲樞密副使已亥詔官犯賊毋使親民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蓍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輒朴撻

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太延琳因之爲變遂因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以降丙午京師地震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十一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

且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護之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瑋卒瑋字寶臣彬之子也通左氏春秋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卒年五十八謚武穆辛巳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太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資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貢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審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范仲淹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三月賜進士八百二

十三人。是科得李之才富弼唐介乙亥蔡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夏四月轉范仲淹為殿中丞。五月丙辰大雨雹。六月癸巳呂夷簡上新脩國史。秋八月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盡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隄。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

宋史通鑑卷六

三

多藏。雖不出民用益覺。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推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九月乙丑姜遵卒。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舉進士知廬陵。召為監察御史知吉州。高惠連發遣在廬陵時賊事按驗無狀。降延州通判。後歷官樞副長於吏事。余無足稱。唯識范仲淹。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官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

也。聞者以為笑談。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冬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額許汝鄭鄆濟衛晉絳號毫宿等二十八州軍鹽禁。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

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郊聽任子弟。二月癸巳詔復郡縣職田。三月以范仲淹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夏四月乙巳閱大樂。六月庚辰翰林學士宋綬上皇太后儀制。是

宋史通鑑卷六

三

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稱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為稱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稱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稱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



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釋
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
在無能爲也釋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
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
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
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慨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
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
爲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
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勵名節 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
知應天府 十一月丁亥弛兩川禁 十二月甲
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爲夏國公以女歸之

宋元通

宋元通鑑卷六

音